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五・經部・群經總義類

經義述聞三十二卷(卷十八至卷三十二)〔清〕王引之撰……一
左海經辨二卷〔清〕陳壽祺撰……三七一
娛親雅言六卷〔清〕嚴元照撰……四八七

經義述聞弟十八

高郵王引之

春秋左傳中七十六條

舍于翳桑　遂自亡也　攻靈公　未出山　亡大夫
寵　鬭穀於菟　無動　縣公　旅有施舍　卒偏之
兩　薄之也　待諸乎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又可
以為京觀乎　亢大國之討　此物　先大夫之肅
欲於鞏伯　寘諸褚中　賴前哲以免也　絲麻菅蒯
赦罪　應且憎　疏行首　三軍萃於王卒　閉蒙
甲冑　為事之故　官不易方　師不陵正旅不偪師
臣不敢及　今既耕而卜郊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
不可從也　焚我郊保　馮陵我城郭　范匄少于中
行偃而上之　欒黶士魴上之　攝威之　荀偃將中
軍　農力　多遺秦禽　射為禮乎　蔑之　越在他
竟　商旅于市　遒人　官師　維門之枤　也乎
以卒　為王御士　知不集也　則季氏信有力於臧
氏矣　藥石　寢廟　沒沒　將庸何歸　一與一誰
能懼我　五吏三十帥　不可億逞　鳩藪澤　數疆
潦　公怨之　龍宋鄭之星也　遺民　熙熙乎　八
風　天又除之　過諸廷　婼義事也　誰知所敝
與子上盟　瑤髮中而旦　諄諄　高其閈閎　繕完

菁牆　威儀

舍于翳桑　翳桑之餓人

宣二年傳。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杜注曰。翳桑。桑之多蔭翳者。注意葢謂桑多蔭翳。故宣子與靈輒休止其下。引之謹案。下文曰翳桑之餓人也。則翳桑當是地名。僖二十三年傳曰謀於桑下。以此例之。若是翳桑樹下。則當曰舍于翳桑下。翳桑下之餓人。今是地名。故不言下也。春秋地名。或取諸草木。若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隱十年傳。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莊十三年。晉師軍于廬柳。僖二十四年。戰于大棘。宣二年。諸侯之師至于棫林。襄十四年。師逆臧孫至于旅松。十七年。游吉奔晉及酸棗。三十一年。此類不可枚舉。其以桑名者。虢公敗戎于桑田。僖二年。入桑泉。二十四年。禦諸桑隧。成六年。晉敗狄于采桑。僖八年。及晉語敗狄于稷桑是也。且傳凡言舍于者。若出舍于睢上。成十五年。甯子出舍于郊。襄二十六年。成子出舍于庫。哀十四年。舍于目衍之上。僖二十九年。退舍于夫渠。成十六年。舍于五父之衢。定八年。舍于蠶室。舍于庚宗。哀八年。句末皆地名。其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哀八年。五梧地名。亦取諸草木矣。使謂舍于五梧為在梧樹之下。其可乎。自公羊氏傳聞失實。始云活我於暴桑下。而呂氏春秋報更篇曰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

下有餓人。淮南人閒篇曰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史記晉世家曰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又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並承其誤。杜不能釐正而又臆為之說非也。余友馬進士器之亦云翳桑蓋地名。

遂自亡也

杜注曰。輒亦去。引之謹案。此謂盾亡。非輒亡也。自宣子田于首山至不告而退。明盾得免之由。盾既免。遂出奔。出奔出於已意。不待君之放逐。故曰自亡。有亡乃有復。故下文言宣子未出山而復。而大史謂之亡不越竟也。若以此為輒亡。則傳尚未言盾亡。下文何以遽云未出山而復乎。史記晉世家誤以靈輒為示眯明。云明亦因

亡去。又云盾遂奔。不知遂自亡也。即謂盾奔。非謂輒亡去也。杜氏蓋因史記而誤。穀梁傳敘此事亦云趙盾出亡至於郊。

攻靈公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釋文。趙穿攻。如字。本或作弒。引之謹案。攻本作殺。殺字隸或作煞。上半與攻相似。又因上文伏甲將攻之而誤為攻耳。趙穿殺靈公。故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若但攻之而已。則殺與否尚未可知。大史何由而書弒乎。杜注。宣子未出山而復。曰。聞公殺而還。釋文。聞公殺。申志反。蓋殺有如字及申志反二音。故別之曰申志反。左傳釋文殺音申志反者凡十三見。並與此同。今本注及釋文俱改殺為弒。非也。隱四年經衛州吁弒其君完。釋文弒音試。凡弒君之類皆放此。可以意求。不重音。釋文已云弒不重音。不應於此又音申志反也。公殺。正謂趙穿殺靈公。則杜所據本作殺明甚。釋文攻如字。亦當作殺如字。今本作攻者。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不誤之釋文也。殺又音試。故別之曰如字。隱十一年傳。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釋文弒作殺。云音試。一音如字。莊三十二年傳。不書殺。諱之也。釋文殺音試。一音如字。僖九年經。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釋文殺如字。又作弒。今本作誤為音傳同。公羊音試。二十四年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釋文弒作殺。云音試。又如字。三十三年傳注。冀芮欲殺文公。釋文殺。音

試。或如字。襄二十一年傳注。終有弒殺之禍。釋文殺。申志反。又如字。二十二年傳。吾與殺吾父。釋文殺。如字。一音試。定四年傳。將弒王。釋文弒作殺。云如字。又申志反。是其例矣。不直曰殺如字而云趙穿殺如字者。以別於上文注之國以殺。下文注之聞公殺。皆音申志反也。若攻字無申志反之音。直云攻本或作弒可矣。何須別之曰如字乎。且傳言攻者多矣。釋文皆不作音。何獨於此攻字而云如字乎。其為後人所改明矣。鈔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引此正作趙穿煞靈公於桃園。煞即殺字也。陳禹謨本改從今本左傳作攻。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靈公十四年。

趙穿殺靈公晉世家居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亦皆言殺本於左傳也唐石經始誤爲攻而諸本從之遂使文義不明當據書鈔釋文以正之羣書治要載此傳作攻蓋後人以今本改之也魏徵與虞世南陸德明同時斷無虞陸作殺而魏獨誤攻之理亦當據書鈔釋文以正之晉語趙穿攻公於桃園攻字亦後人所改

未出山

宣子未出山而復杜注曰晉竟之山引之謹案晉語陽處父如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山而還韋注曰山河內溫山也傳曰及溫而還然則未出山亦謂未出溫山也杜未詳考且是時晉竟南至河而山在其內僖二十五年傳晉於是始啓南陽杜彼注曰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據此則出山尚未越竟不得以爲晉竟之山也家語正論篇作未及山而還王肅注曰山晉之竟誤與杜注同

食大夫黿

四年傳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家大人曰黿下當有羹字謂爲黿羹以食大夫也下文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所嘗者羹也則上文原有羹字可知自唐石經脫羹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一指篇飲食部十九羹篇鱗介部四黿篇引此皆無羹字案御覽載此事於羹篇則所引當有羹字今本無者後人依俗本左傳刪之因并刪指篇黿篇兩羹字耳鈔本北堂書鈔酒食部三羹篇出黿羹二字注引左傳食大夫黿羹陳禹謨本刪注文羹字而正文黿羹二字尚存初學記服食部羹篇引同白帖十六羹篇出黿羹二字注所引亦同（今本注內無羹字亦後人所刪）高注呂氏春秋季夏篇及淮南時則篇並云黿可爲羹引左傳鄭靈公不與公子宋黿羹（呂氏春秋論大篇注引同）則傳文原有羹字甚明史記鄭世家敘此事亦云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又云靈公召之獨弗與羹韓子難四云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易林蒙之萃云黿羹芬香染指弗嘗黿羹之災皆本於左傳

鬭穀於菟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引之謹案傳凡言命之曰某者皆名也未有連姓言之者鬭字蓋涉他篇鬭穀於菟而衍自宋槧補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漢書敘傳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檡（與菟同）故名穀於檡論語公冶長篇皇疏此兒爲虎所乳故名之曰穀於菟也（穀奴口反說文穀乳也從子㱿聲作穀者俗字耳）皆無鬭字

無動

十一年傳謂陳人無動動字杜氏無注引之謹案動謂驚懼也昭十八年傳將有大祥民震動震動猶震驚也商頌長發篇不震不動鄭箋曰不可驚憚也爾雅曰震驚懼也震動也文十五年公羊傳其實我動焉爾何注曰動懼失操宋衷注春秋緯曰驚動也見文選羽獵賦注今俗語猶云驚動義竝相通史記陳世家作謂陳曰無驚是其證矣孟子盡心篇王曰無畏文義與此相似

縣公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杜注曰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引之謹案縣公猶言縣尹也與公侯之公不同如謂楚僭稱

王其臣僭稱公則楚官之貴者無如令尹司馬何以令尹司馬不稱公而稱公者反在縣大夫乎襄二十五年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杜注曰棠公齊棠邑大夫齊之縣大夫亦稱公則公爲縣大夫之通稱正義謂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即因而言之非也作傳者非其臣僕何爲與臣僕同稱非僭擬於公侯也若以爲僭則公尊於侯齊君但稱侯豈有其臣反稱公者乎鄉飲酒禮諸公大夫鄭注曰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則孤卿得稱公亦非公侯之公也

旅有施舍　施舍已責　魏絳請施舍　施舍可愛　施舍寬民　施舍不倦　喜有施舍

引之謹案古人言施舍者有二義一爲免繇役地官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施讀爲弛鄉師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注曰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是也一爲布德惠蓋古聲舍予相近舍古音暑見唐韻正施舍之言賜予也宣十二年左傳旅有施舍謂有所賜予使不乏困也若地官遺人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委人以甸聚待羈旅是也成十八年傳施舍已責襄九年傳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三十一年傳施舍可愛昭十三年傳施舍寬民又施舍不倦又十九年傳王施舍不倦二十五年傳喜有施舍周語縣無施舍施舍若遺人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及廬有飲食路室有委候館有積是也又聖人之施舍也譏之施舍謂賜予窮

困之人下文喜怒取與則謂因怒而奪因喜而與以其人之功罪定之也又布憲施舍於百姓晉語施舍分寡楚語明施舍以道之忠忠謂惠愛也吳語曰忠惠以善之是也韋注以爲忠恕失之皆謂賜予之也杜注施舍不倦曰施舍猶云布恩德得傳意矣而其他則以施爲施惠舍爲不勞役強分施舍爲二非也韋注縣無施舍曰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此誤作休息解注聖人之施舍曰施予也舍不予也注布憲施舍曰施施惠也舍舍罪也注施舍分寡曰施施德也舍舍禁也注明施舍以道之忠曰施已所欲原心舍過同一施舍而前後屢易其說蓋古訓之失傳久矣

卒偏之兩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服注曰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見夏官敍官大司馬疏 杜注曰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引之謹案偏非司馬法之偏兩亦非司馬法之兩也杜解偏字兩字皆失其指服解偏字是也而解兩字則非今案卒偏之兩者百人爲卒五十人爲偏兩偏則一卒故曰卒偏之兩言一卒之數乃偏之兩也偏五十人兩之則百人欲明卒是百人故曰卒偏之兩耳服誤以兩爲二十五人則與之字文義不合杜以偏爲車十五乘而云廣十五乘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則是於人數之卒兩雜以車數之偏文義之不倫甚矣又案成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注曰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正義曰以兩之一謂將二十五人也又言卒謂更將百人也舍偏謂舍一偏之車九乘也兩之一焉又舍二十五人也案兩之一爲二十五人卒爲百人兩之於卒四分之一也傳當先言卒後言兩之一何得先言兩之一後言卒乎其不可通一也一兩二十五人謂之兩之一則一卒百人一偏九乘何以不云卒之一偏之一乎其不可通二也車一乘當有甲士三人九乘則二十七人今云二十五人則不足以供九乘之用若謂二十五人爲步卒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見成元年左傳正義九乘則六百四十八人成出革車一乘徒二十人見地官小司徒注九乘則一百八十人亦不當云二十五人也其不可通三也今案以兩之一卒適吳兩之二字蓋因下句舍偏兩之一而衍當作以一卒適吳一卒百人也舉其數則爲偏偏五十人也一卒有兩偏以一卒適吳者以兩偏適吳也以兩偏適吳而舍其一是於偏舍兩之一也故曰舍偏兩之一焉不曰舍卒之半而曰舍偏兩之一者軍制人數多少皆爲之名半卒五十人自以偏名則當舉偏言之不得但云卒之半也不曰舍一偏而曰舍偏兩之一者欲見一卒本有兩偏舍其一於吳仍歸其一於晉也兩者數之偶兩之一猶云參之一四之一耳宣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此傳曰以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則一卒之爲兩偏兩偏之舍其一較然著明學者尚何疑焉自解者誤以偏爲九乘兩爲二十五人

又不察兩之一卒之行兩之二宗於是義雜而文亦難通宜乎孔沖遠之病其蹇澀矣見正義又案昭元年傳說晉人毀車以爲行曰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正義曰服虔引司馬法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然則偏爲前拒乃人數之名蓋亦以五十人爲偏也齊語曰五十人爲小戎與此異名而同實

薄之也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家大人曰薄之也本作薄之可也上文引詩而釋之曰先人也此又引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以明先人之可以制勝然後終言之曰薄之可也此四字乃總結上文之詞今本作薄之也則是專釋軍志之文而餘文不與焉失其旨矣鈔本北堂書鈔車部一引此正作薄之可也陳禹謨本刪去通典兵十五同自唐石經始脫可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待諸乎　吾無以待之

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引之謹案待諸者禦之也時上軍未動故郤克欲禦楚師士會以寡不敵衆故收軍而退也晉語師大儺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竝曰待禦也昭七年傳曰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管子大匡篇曰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制分篇曰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止待猶言止禦尹知章注以不能止絕句待字下屬爲句失之孫子九變篇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墨子七患篇曰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是待爲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爲宮室以禦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義一也墨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霜雨露節用篇待作圉圉即禦字也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杜注曰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正義曰杜以文承武王克商作頌之後又連四篇詩義故以爲著之篇章劉炫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橫取下文京觀爲無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失非也家大人曰劉以章爲章明功業是也凡功之顯著者謂之章魯語曰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晉語曰以德紀民其章大矣韋注竝云章著也義與此章字同使子孫無忘其章即上文所云示子孫以無忘武功則章者正章明功

業之謂非謂篇章也功業即指禁暴以下七德而言故下文曰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若云使子孫無忘其篇章則未矣

又可以爲京觀乎　不可以終

家大人曰古何字逌作可襄十年傳下而無直則何謂一矣釋文何或作可誤也陳氏芳林考正曰古文可爲何字之省未應遽斥爲誤昭八年若何弔也釋文何本或作可齊策可往矣姚本如是鮑本作何宗廟亡矣韓策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后鼓文其魚隹可隹古惟字可字竝與何同史記陸賈傳何乃比於漢說苑奉使篇何

作可皆其證也宣十二年傳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宋十行本明閩本監本毛本可皆作何唐石經宋淳熙本岳本皆作可或曰作何者誤余謂可即何字也此言古之爲京觀所以懲有罪也今晉寔無罪則將何以爲京觀乎既曰何以和衆何以豐財何以示子孫又曰何以爲京觀四何以文同一例爾雅釋邱疏引此亦作何唐石經作可者何之俗字耶非有兩義也又襄三十一年傳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案不可以終本作可以終世可即何字也上既言不能終矣此又言何以終世作問詞以申明之正與上文相應也僖十一年傳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文義正與此同下文言令聞長世又與終世相應也唐石經及各本皆作不可以終者傳寫脫去世字僅存可以終三字後人又誤讀可爲可否之可遂於可上加不字耳漢書五行志載此文正作何以終世宋景祐本如是今本作不可以終乃後人以左傳改之志文本於劉歆歆所見傳文本作可以終世而可即何之俗字故引傳直作何也

亢大國之討

十三年傳晉以衞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家大人曰亢當也襄十四年左傳晉禦其上戎亢其下呂氏春秋離俗篇豈亢責也哉高杜注竝曰亢當也字通作伉呂氏春秋士節篇身伉其難高注伉當也大國之討謂晉討衞之救陳也言我寔掌

衞國之政而當晉之討不得委罪於他人也十二年宋伐陳衞孔達救陳曰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是其證也杜訓亢爲禦以亢大國之討爲禦宋討陳皆失之

此物

十五年傳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杜注曰物事也引之謹案物類也桓六年傳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宣十二年傳百官象物而動昭元年傳言以知物九年傳事有其物晉語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韋杜注竝曰物類也言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其謂此類也夫

前六年傳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十二年傳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皆其證

先大夫之肅

成二年傳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　家大人曰肅謂敏捷也爾雅曰肅速疾也肅速也晉語曰叔羊舌職之聰敏肅給是也[韋注肅敬也失之說見晉語]才具敏捷則可以勝敵故曰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則肅非肅敬之謂也下文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亦言克之才迥不及先大夫之敏捷非不敬之謂也

欲於鞏伯　豈不欲吳

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引之謹案欲猶好也[好呼報反]言余雖愛好鞏伯不敢廢舊典而以獻捷之禮相待也古者欲與好同義凡經言耆欲皆謂耆好也言欲惡皆謂好惡也泰誓我尚不欲越語吾不欲匹夫之勇皆謂不好也論語言欲仁欲善孟子言可欲之謂善亦皆與好同義故孟子所欲有甚於生者中論天壽篇作所好荀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爲所非韓詩外傳作好利矣又昭十五年傳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謂費無極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女何故去之對曰臣豈不欲吳亦謂豈不好吳也杜解欲於鞏伯云欲受其獻解豈不欲吳云非不欲善吳皆失之

寘諸褚中

三年傳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杜注孔疏皆不言褚爲何物引之謹案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衧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通俗文曰裝衣曰衧說文繫傳曰褚衣之橐也集韻曰褚裝也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杜注曰褚畜也呂氏春秋樂成篇作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褚可以裝衣亦可以裝衆物說文帾帾也所以盛米又曰帾載米帾也繫傳曰帾囊也莊子至樂篇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賈子春秋篇曰囊漏貯中褚衧貯帾並字異而義同褚可以裝物亦可以裝人故鄭賈人欲寘荀罃於褚中以出哀六年公羊傳陳乞以巨囊載公子陽生事與此相類也

賴前哲以免也

八年傳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潘安仁西征賦云平失道而東遷緊二國而是祐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懋訓勉勵之勉既改左傳本文於義未爲允愜引之謹案安仁所見左傳蓋作勉勉者免之借字也秦策免於國患[常作免國於患]大利也鮑彪

曰免元作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又曰亦始勉於罪矣晉語曰彼若不敢而遂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韋注以爲勸勉失之辯見國語）皆借勉爲免也古本左傳亦借勉爲免故安仁誤解爲愁耳義雖未愜然左傳本文作勉於此可見不然則免之與勉意義絶殊傳如作免安仁何皆訓爲勉乎

絲麻菅蒯

九年傳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正義曰陸機毛詩疏曰菅似茅滑澤無毛柔肕宜爲索蒯與菅連亦菅之類喪服傳曰疏屨者藨蒯之菲也可以爲屨引之謹案絲麻菅蒯皆可爲屨喪服有菅屨麻屨檀弓曰絲屨組纓皆是也此以作屨譬之言菅蒯雖不如絲麻然其爲屨則一也故不可弃

赦罪

十三年傳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引之謹案赦與釋同（魏策信陵君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釋解也故杜注曰晉欲求解於秦釋赦古同聲故說文赦從赤聲赤釋聲相近也又昭五年傳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赦亦與釋同謂分叔孫氏之邑以賂南遺將以自釋其罪也家語正論篇作以求舍罪舍亦與釋同（周官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注舍讀爲釋古者釋菜釋奠多作舍字鄉飲酒禮主人釋服大射儀獲而未釋獲古文釋竝作舍）

應且憎

君有二心於狄（有與又同）曰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杜注曰言狄雖應荅秦而心實憎秦無信家大人曰廣雅應受也言狄人受君之言且憎君之無信是以來告我也周語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韋注曰應猶受言晉文雖當私賞猶非我一人也晉語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注曰外應受我内憎其非是凡言應且憎者皆謂受且憎非謂應荅也（周頌賚篇曰我應受之襄十三年左傳曰應受多福逸周書祭公篇曰應受天命是應與受同義康誥曰應保殷民言受保殷民也僖十二年左傳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言受乃懿德也管子小匡篇曰應公之賜敘且不朽言受公之賜也）

疏行首　問盟首

引之謹案成十六年傳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杜注曰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案下文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則塞井夷竈正所以疏行首非決開營壘之謂也首當讀爲道疏通也謂通陳列隊伍之道也井竈已除則隊伍之道疏通無所窒礙矣又襄

二十三年傳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注曰盟首載書之章首𥘉盟詞簡約無篇章（下文毋或如云云是也）不得云章首首亦當讀為道盟道盟惡臣之道也古字首與道通逸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史記秦始皇紀道首高明索隱曰會稽刻石文首作道。

三軍萃於王卒

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襄二十六年傳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正義曰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

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韋昭見彼為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引之謹案三軍萃於王卒三萃以攻其王族三皆當為四說文曰亖籀文四鄭注覲禮曰古書作亖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晉之四軍合而攻楚之中軍故曰四軍萃於王卒又曰四萃於其王族不得言三也學者多見三少見亖故亖字誤書作三萃有襄二十六年四萃之文足以證之耳。

閒蒙甲胄

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胄杜注曰閒猶近也釋文近一本作與音預家大人曰訓閒為近於義無取一本作與是也言以君之靈得與於甲胄也莊十年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昭二十六年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注並曰閒猶與也是其證韓子亡徵篇曰上閒謀計下與民事。

為事之故

為事之故敢肅使者杜注曰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荅故肅使者家大人曰杜以事為軍事非也事謂楚子使人來問之事晉語曰為使者故敢三肅之是其明證矣。

官不易方

十八年及襄九年傳並曰官不易方杜前注曰官守其業無相踰易後注曰方猶宜也引之謹案方常也恒象傳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謂不易常也（檀弓左右就養無方內則博學無方論語里仁遊必有方鄭注並曰方猶常也）周語官不易方韋注曰方道也道與常義相近晉語詔官方定物注曰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

師不陵正旅不偪師　官之師旅　百官之正長師旅

引之謹案經傳言師旅者有二義一為士卒之名小司

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是也一爲羣有司之名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襄十年左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十四年傳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晉語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皆謂掌官成官常者官之師旅猶言羣有司也周室之師旅即官守也樊仲之官守所守者嗣典也其官則師旅也三句一貫故下文但曰其非官守也其大小之殊則旅卑於師師又卑於正故八職師旅在正之下成十八年傳師不陵正旅不偪師言小不加大也襄二十五年傳百官之正長師旅先正長而後師旅也楚語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言公侯之統伯子男猶官正之統師旅也乃杜注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曰師二千五百人之師也旅五百人之師也注官之師旅曰師旅之長注百官之正長師旅曰師旅小將帥也韋注伯子男爲師旅曰師師旅也皆不知師旅爲羣有司之名而誤以爲帥師旅者夫帥師旅者豈得遂謂之師旅乎至韋注周室之師旅曰周室之師衆則又誤以爲人衆之名矣又案宰夫之一曰正左傳之師不陵正百官之正長楚語之官正亦謂羣有司也詳見宰夫一曰正下。

臣不敢及

襄四年傳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家大人曰臣上亦當有使字三夏文王皆非宴使臣之樂故曰使臣弗敢與聞又曰使臣不敢及若云臣不敢及則上下異文矣下文云君所以勞使臣又云君教使臣使字皆不可省也鄉飲酒禮疏引此無使字亦後人依俗本左傳删之案正義云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矣遣臣即使臣則傳文本作使臣不敢及明矣魯語云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彼文總說六詩而曰皆非使臣之所敢聞則此亦當云使臣不敢及明矣自唐石經始脫使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小大雅譜正義及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一引此並作使臣不敢及。

今既耕而卜郊

七年傳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杜注曰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引之謹

案耕謂正月。夏小正。正月農耕及雪澤。正月已耕矣。二月乃卜郊。故曰既耕而卜郊。杜誤以春分爲耕時。孔曲爲之說。非也。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

八年傳。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家大人曰。親我無成四句。承上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而言。言楚之親我。有始無終。而其心且欲以我爲鄙邑。故楚不可從。不如待晉也。杜注以親我爲晉親鄭。鄙

我是欲爲鄭欲與楚成。不可從爲子駟不可從。皆失之。

焚我郊保　伐我保城　令隧正納郊保

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杜注曰。保守也。家大人曰。郊保與城郭相對爲文。保謂小城也。保與城同類。故言焚成十三年傳曰。伐我保城是也。襄九年傳。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亦謂納國外及縣邑小城之民。使奔救火也。杜注郊野保守之民亦非。檀弓。遇負杖入保者息。鄭注曰。保。縣邑小城。月令四鄙入保。晉語抑爲保障乎。鄭章注竝曰。小城曰保。莊子盜跖篇曰。大國守城。小國入保。

馮陵我城郭

杜注曰。馮。迫也。家大人曰。馮亦陵也。馮陵疊韻。不得分爲二義。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彼注云。加陵也。馮亦陵也。爾雅。馮河。徒涉也。小雅。不敢馮河。毛傳云。馮陵也。正義曰。陵波而渡。故訓馮爲陵。周官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鄭注云。馮猶乘陵也。乘陵亦疊韻。

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

九年傳。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杜注曰。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引之謹案。上之二字上。蓋脫中行偃三字。此言范匄年少於中行偃。而偃以匄爲賢。讓之

使居已上也。下文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士魴二字衍。說見下。使佐上軍。是其例矣。若但云上之。而不言上之之人。則文義不明。杜注欒黶士魴上之云。黶魴讓起。而此不云偃讓匄。則所見本已脫中行偃三字。

欒黶士魴上之

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杜注曰。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引之謹案。士魴二字。蓋因下文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而衍。杜所見本已然。蓋下軍將次於上軍佐。韓起若不佐上軍。則欒黶當佐上軍矣。故欒黶與韓起相讓。若士魴爲下軍佐。與上

軍佐位不相近無由讓上軍佐於韓起也且上文韓起少於欒黶不言少於士魴則不當有士魴二字

攝威之

十一年傳則武震以攝威之釋文攝如字又之涉反家大人曰之涉之音是也攝與懾同懼也謂武震以畏懼之也凡懼謂之懾使人懼亦謂之懾（呂氏春秋論威篇威所以懾之）字通作攝史記刺客傳荊軻嘗游過楡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蓋聶曰是宜去不敢留吾曩者目攝之目攝之謂怒目以懼之也（索隱正義解攝字皆誤辯見讀書雜志）韓詩外傳曰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並與此攝字同義

荀偃將中軍

十三年傳使士匄將中軍辭曰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家大人曰荀偃上當有使字晉侯使士匄將中軍而士匄辭以荀偃故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脫去使字則文義不明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下文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趙武上亦有使字也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五人事部六十四引此並作使荀偃將中軍

農力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家大人曰農力以事其上與尚能而讓其下對文則農力非耕田之謂也廣雅農勉也言勉力以事其上也（農力猶努力語之轉耳）小人謂在下之人亦非謂庶民也下文云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然則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謂在下者皆勉事其上而無爭心也下文又云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則必不尚能而讓其下矣伐其技以馮君子則必不農力以事其上矣故知農力者勉力之謂非耕田之謂也呂刑云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言勉殖嘉穀也（說見呂刑）管子大匡篇云耕者農用力言勉用力也（說見讀書雜志）又云耕者用力不農言用力不勉也此皆古人謂勉爲農之證杜未釋農力二字故具論之

多遺秦禽　多取費焉　多殺國士

十四年傳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杜注曰軍帥不和恐多爲人所禽獲家大人曰多讀爲亦祇以異之祇祇適也言我若不歸則適爲秦所禽獲而已多與祇古同聲而通用襄二十九年傳祇見疏也正義祇作多云多見疏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論語子張篇多見其不知量也何注曰適足自見

其不知𦒿引之謹案定十五年傳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多亦讀為祇言服事楚國何益之有適自取貢獻之費而已昭十三年傳曰祇取辱焉二十六年傳曰祇取誣焉定四年傳曰祇取勤焉哀十四年傳曰祇取死焉文義正相合也哀八年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多亦讀為祇言不足以害吳而適傷魯之國士也哀十三年傳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文義正相合也

射為禮乎

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釋文射為食亦反下皆同或一讀射而禮乎音食夜反引之謹案射為禮乎釋文作射而禮乎是也上文射為食亦反乃射為背師句之音射而禮乎者射而用禮射不用軍射也言射則為背師不射則為戮其惟射而禮乎杜注曰禮射不求中則本作射而禮乎明矣今本射而作射為者涉上文射為背師而誤唐石經為字係改刻蓋初刻本是而字也太平御覽工藝部一引此正作射而禮乎

蔑之 暴妾使余

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正義曰言暴虐使余如妾引之謹案暴妾二字文義不相屬疑暴字本在上文蔑字上寫者錯亂在下耳暴蔑猶輕慢也韓子八說篇曰人主輕下曰暴蔑亦輕也義見大雅桑柔篇鄭箋文選典引蔡注襄二十年傳曰暴蔑其君而去其親昭九年傳曰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俗本蔑作滅今從唐石經及宋本皆謂輕慢也列女傳毋儀傳載此已作暴妾使余則傳寫之誤自漢已然矣

越在他竟

閭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杜注曰越遠也家大人曰越之言播越也昭二十六年傳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與此越在他竟同義桓十六年公羊傳越在岱陰齊義亦與此同又昭二十年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定四年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皆謂播越也晉語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亦與越在草莽同義

商旅于市

商旅于市杜注曰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正義曰商人見君政惡陳其不正之物以諫君也引之謹案旅讀鴻臚之臚司儀皆旅擯鄭司農曰旅讀為旅于泰山之旅謂九人傳辭後鄭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士冠禮旅占古文旅作臚史記六國表臚於郊祀索隱曰案臚字訓陳也出爾雅文今爾雅作旅正義曰臚音旅祭名又陳也漢書敘傳大夫臚岱鄭氏曰季氏旅於泰山是也顏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

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韋昭曰大行今之鴻臚應劭注百官表曰鴻臚者鴻聲臚傳之也莊子外物篇大儒臚傳陳言也傳言也言語風聽臚言於市韋昭注曰臚傳也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是也周語曰庶人傳語此傳上文曰士傳言竝與臚言同義韋注庶人傳語曰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士也杜注士傳言曰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然則商人亦卑賤不能徑達故傳言于市以待上之風聽與漢書賈山傳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卽上文史爲書工誦箴諫卽上文同瞽誦詩諫卽上文瞽爲詩公卿比諫卽上文大夫規誨士傳言諫過卽上文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卽上文庶人謗商旅議於市卽此句彼文皆取此傳爲之而來云商旅議於市則是以旅爲商殆由誤讀傳文而然正義曰易云商旅不行旅亦是商此文連于市若然以旅爲商直云商旅于市則文不成義於市之上增一議字亦足證商人之以言諫而非以貨諫矣

遒人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杜注遒人行人之官也徇于路求歌謠之言說文丌部辺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從辵從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引之謹案說文遒人當作辺人許君所據左傳作辺人故於辺下述之如此猶琯字注曰古者玉琯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琯執字注曰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執皆舉古事以著其字之所出此言古之辺人亦猶是也若如今本說文作遒人則當述於辵部遒字下不當於丌下述之矣且左傳若無辺人之文則此從辵從丌之字何以知爲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者乎玉篇引說文已作遒人則其誤久矣又案作辺者蓋賈侍中左傳解詁本也其記詩言及讀與記同則賈侍中說左傳語也

官師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杜注曰官師大夫楚語作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韋注曰師長也引之謹案左傳之官師與工竝舉楚語之官師與旅賁竝舉乃是官之小者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杜彼注曰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正義曰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尙是也是天子之官師非卿祭法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賈子階級篇曰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以上三說皆不以官師爲大夫

雍門之萩

十八年傳伐雍門之萩惠氏補注曰萩鄭元引作荻之引

案水經淄水注引左傳作荻乃傳寫之譌非酈氏原文也凡書傳中萩字傳寫多誤作荻。案玉篇音且留切蒿也。當從萩。釋文云本又作秋。引之謹案蒿艾之屬不中爲稱晉人無爲伐之。萩即楸字也。說文楸梓也。徐鍇注曰春秋左傳伐雍門之楸。作萩同。漢書東方朔傳又有萩竹籍田。貨殖傳山居千章之萩。顏師古注竝曰萩即楸樹字也。字亦作橚。晏子春秋外篇曰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斬雍門之橚者。中山經其狀如橚郭璞注即楸字也

也乎

家大人曰襄十九年傳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乎字後人所加。也與邪同。古書通以也爲邪說見釋詞後人不知古字之假借故又加乎字耳。後漢書袁譚傳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七禮儀部二十八引此皆無乎字。又昭七年傳子產曰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也亦與邪同。乎字亦後人所加。太平御覽鬼神部三引此有乎字亦後人依俗本左傳加之。其人事部三十八器物部一及王制正義後漢書儒林傳注引此皆無乎字。晉語作其或者未舉夏郊邪。說苑辨物篇作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則也即邪字明矣。以上二條唐石經竝闕。

以卒

二十年傳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杜注曰七章以卒盡八章。引之謹案杜解以卒二字未安。竊謂以猶與也。說見釋詞。卒卒章也。言賦常棣之七章與卒章也。卒下無章字者蒙上而省。

爲王御士

二十二年傳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杜注曰御王車者。引之謹案御侍也。御士蓋侍從之臣。若周官御僕御庶子之屬。見夏官大僕。非謂御車者也。僖二十四年傳穨叔桃子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狄師二字衍說見本條。王御士將禦之。杜彼注曰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即御僕下士十有二人。是其證。

知不集也

二十三年傳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杜注曰集成也。釋文知音智又如字。家大人曰讀如字者是。知不集者知事之必不成。非自謂其智之不能成事也。

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杜注曰臧氏因季氏之欲而爲定之猶爲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引之謹案公鉏之意

欲季孫立羯以樹恩於孟氏非求勝於臧孫之立悼子也不得云有力於臧氏臧當爲孟因上下文臧氏而誤爲臧耳力功也見晉語韋注言秩本當立立之不足以爲功羯不當立而季氏立之則信有功於孟氏矣謂羯必感其恩也杜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非是昭二十八年傳謂賈辛司馬烏有力於王室故舉之晉語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周語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桓謂有功於王室有功於先君也豈謂有功過於王室過於先君乎

藥石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引之謹案藥字古讀若曜說見唐韻正故聲與療相近方言愮療治也江湘郊會謂醫治之曰愮或曰療注愮音曜愮與藥古字通故申鑒俗嫌篇云藥者療也藥石謂療疾之石專指一物言之非分藥與石爲二物故下文云美疢不如惡石又云石猶生我也三十一年傳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家語正論篇同王肅云藥療也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藥作療正義云不可救以藥讀藥爲藥餌之藥失之莊子天地篇曰有虞氏之藥瘍也荀子富國篇曰不足以藥傷補敗藥字並與療同義藥石猶療石耳注疏說此二字皆未了

寢廟

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正義曰一解此二字上有脫文鼠不敢穿寢廟牖以爲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閒雅鼠不即以爲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爲畏人故也惠氏樸菴曰廟日祭月祀朝聘燕饗皆行之於廟故鼠不穴疏以爲廟幽靜失之引之謹案經言寢廟多指宗廟言之此寢廟則指人之寢室言之寢室爲人之所居故鼠不敢穴襄四年魏絳引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民居寢廟獸居茂草故曰各有攸處杜注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非也箴言民獸各有攸處非謂人神不相雜糅此寢廟亦謂人之所居非謂宗廟也凡宮室尊嚴謂之廟荀子禮論篇疏房檖貌越席牀笫几筵所以養體也楊倞注曰貌古貌字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呂氏春秋慎勢篇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此廟字亦指王者所居言之非謂宗廟也

沒沒

二十四年傳何沒沒也將焉用賄杜注曰沒沒沈滅之言釋文沒沒如字一音妹家大人曰沒沒貪也取下句云將焉用賄晉語不沒爲後也韋注曰沒貪也又不沒

於利也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史記貨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沒亦貪也重言之則曰沒沒矣釋文一音妹妹與昧同音昧亦貪也二十六年傳曰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杜注昧猶貪冒二十八年傳曰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漢書句奴傳貪昧利不顧叙傳苟昧權利顏注竝曰昧貪也重言之則曰昧昧矣昧與沒古同聲而通用故史記趙世家昧昧以聞趙策作沒沒

將庸何歸

二十五年傳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杜注曰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引之謹案杜說非也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承上吾死也吾亡也而言將庸何歸則承上君死安歸而言杜并兩意爲一意而以庸爲用歸爲歸趣失其旨矣將庸何歸者將何歸也庸亦何也莊十四年傳庸非貳乎僖十五年傳其庸可冀乎襄十四年傳庸知愈乎若斯之類不可悉數何歸之爲庸何歸猶何傷之爲庸何傷文十八年傳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昭元年傳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魯語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安知之爲庸安知荀子宥坐篇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詎知之爲庸詎知莊子齊物論篇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孰能之爲庸孰能也大戴記曾子制言篇則雖女親庸孰能親女乎解者多訓庸爲用故義不可通

一與一誰能懼我 不利子商

閭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家大人曰與猶當也敵也方言曰懼病也言狹道之中一以當一雖崔慶之衆不能病我也故下文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當亦與也二十四年傳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與亦當也管子輕重戊篇曰即以戰鬬之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淮南人閒篇曰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史記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與皆謂敵也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也是相當相敵古皆謂之與也晉語楚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言必病楚師也下文王曰天之祚楚誰能懼之言誰能病之猶申鮮虞言誰能懼我也是懼爲病也成十六年左傳范文子曰釋楚以爲外懼乎晉語懼作患與病義亦相近引之謹案哀九年傳利以伐姜不

利子商。杜注曰子商謂宋。案傳文子字。其不可解者有三。下文曰伐齊則可。敵宋不吉。正釋此二句之義。則傳意謂不利敵宋也。若但云不利子商。則是不利於宋與傳意相反矣。其不可解者一也。伐與敵不同義。攻其國謂之伐。兩軍相遇而戰謂之敵。十七年傳曰我十伐衞未卜與齊戰。二十七年傳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此傳曰伐齊則可。敵宋不吉。是伐與敵不同也。是時宋伐鄭而晉欲救之。救則兩軍且相遇而戰。可謂之敵。不可謂之伐。不得承上伐姜之文而省也。乃上句言伐。而下句不利子商。殊無敵義。其不可解者二也。子固商姓。然不

得遂謂之子商。姜為齊姓。豈得遂謂之姜齊乎。徧考書傳。無稱宋為子商者。而言子商謂宋。其不可解者三也今案傳自釋曰敵宋不吉。不吉亦不利也。宋亦商也。則商上之字當與敵同義。作子則非其義矣。子。疑當作予予即與字。古人多謂敵為與。已見上。下文曰宋方吉。不可與也。謂宋不可敵也。此言不利與商。即是不利敵宋。故傳自釋之曰敵宋不吉也。子字之形似予。又因下文子水位也之文而誤耳。東周策。秦知趙之難予齊人戰。予即與字。今本譌作子。漢書高祖紀楚子諸侯人之慕漢者數萬人。予亦譌作子。又案不可與也。杜注曰不可與戰。蓋誤釋為與共之與。而以戰字增成其義。不知與訓為敵。戰義在其中矣。越語說戰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曰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解者皆誤以為與其之與。而增字以足之。韋昭注越語則曰勿與戰王弼注老子則曰不與爭。蓋古義之湮久矣。漢書朝鮮傳荀彘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言恐不能敵也。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亦是誤以為與共之與而增字以足之。史記朝鮮傳恐不能與下有戰字。則又後人不曉與字之義而妄增之也。

五吏三十帥

齊人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杜注曰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引

之謹案晉之五吏。具在傳中。成二年傳公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蓋一司馬。二司空。三輿帥。四候正。五亞旅。此晉五吏之舊制也。自悼公立軍尉而五吏之名遂先軍尉而省亞旅。成十八年傳說悼公命官曰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晉語亦曰祁奚為元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元司馬。張老為元候。鐸遏寇為輿尉。籍偃為輿司馬。元尉即軍尉也。元候即候奄即候正也。上軍尉與尉即輿帥也。故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

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
一命之服盖自悼公以後有軍尉而無亞旅此晉五吏
之新制也此傳齊賂晉侯爲賂晉平公則所謂五吏者
當爲悼公所定一軍尉二司馬三司空四輿尉五候奄
矣昔武王伐紂誓師坶野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
爲古凡五晉之五吏其遺法也淮南兵畧篇曰夫論除
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此下當有此司馬之官也一句正行五連什
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
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
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
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
足也五官即此五吏矣三十帥者師帥也統於六正者
也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
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依小司徒五師爲軍一軍之
中師帥凡五六軍則師帥三十大國三軍師帥凡十五
也晉爲大國師帥當十五而有三十帥若古者天子一
圻而有六軍今晉地數圻計井出賦自當有六軍之數
非三十帥不足以統之晉自文公作三軍僖二十七年其後
作五軍三十年舍二軍文六年作六軍成三年至悼公舍新軍

而復爲三軍襄十四年雖分合不常而車徒之數則一名爲
三軍其實六軍故有三十帥也再以乘馬之法計之城
濮之戰晉車七百乘在僖二十八年是時晉初作三軍凡五萬二千五
百人當爲師帥二十有一每七帥而一軍鞌之戰八百
乘在成二年自文六年晉舍二軍仍爲三軍凡六萬人爲師二十有四每八
帥而一軍平邱之會四千乘在昭十三年自襄十四年晉舍新軍仍爲三軍凡
三十萬人爲師百有二十每四十帥而一軍此傳伐齊
不言車數以三十帥推之當爲千乘而統士卒七萬五
千人每十帥而一軍也若下文百官之正長師旅
爲官屬而非將帥詳見前師不陵正旅不偪師下

不可億逞

今陳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杜注曰億度
也逞盡也家大人曰杜訓億爲度逞爲盡不可度盡殊
爲不辭今案億者滿也逞與盈古字通言其欲不可滿
盈也文十八年傳曰侵欲崇侈不可盈厭意與此同說
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漢書賈誼傳曰好惡積意
說見前我庾維億下意意臆並與億同是億爲滿也左氏春秋昭
二十三年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左氏傳欒盈史記作
欒逞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逞作
盈是逞即盈也廣雅曰盈瘱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倉

既盈我庾維億億亦盈也說見前我庾維億下易林乾之師曰倉盈庾億漢巴郡太守樊敏碑曰持滿億盈是億盈皆滿也

鳩藪澤

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杜注曰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引之謹案藪澤乃天地自然之利非人所能聚而成之也不得云聚成藪澤鳩當讀爲究爾雅究謀也大雅皇矣篇曰爰究爰度究猶度也度山林究藪澤皆取相度之義鳩究二字皆以九爲聲小雅小弁篇不舒究之與醻爲韻則究讀若鳩故與鳩通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究藪澤者度其出賦之多寡故下文遂云量入脩賦非以備田獵也賈逵云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見本篇正義尤失經義

數疆潦

杜注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正義曰賈逵以疆爲疆埸境埆之地鄭衆以爲疆界內有水潦者案周禮草人凡糞種彊㯺用蕡鄭元云彊㯺強堅者則彊地猶堪種植非水潦之類故從鄭衆之說數其疆界有水潦者計數減其租稅也孫毓讀爲疆潦註云砂礫之田也引之謹案水潦所集不必在疆界且上文之山林藪澤京陵淳鹵下文之偃豬原防隰皋衍沃皆二字平列此疆潦不應獨異鄭衆之說非也孫毓讀爲疆潦甚覈磽之譌爾雅山多小石磝郭璞注云多礓礫礫釋文礓居羊反引字林云礫也說文礫小石也玉篇磽同礫力的切衆經音義卷八引通俗文云地多小石謂之礓礫是礓礫者有石之地逸周書文傳篇所謂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材用者也不可樹穀故計數減其租入也孫說爲長

公怨之　幸而後亾

二十七年傳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亾家大人曰怨刺也言伯有志誣其君於君享趙孟之時賦鶉之賁賁之詩公然譏刺之以爲賓榮寵也廣雅譏諫怨也諫通作刺論語陽貨篇詩可以怨鄭注曰怨謂刺上政見邶風擊鼓正義漢書禮樂志曰怨刺之詩起詩譜序曰刺怨相尋是怨與刺同義正義以公爲君怨爲怨怒云伯有反將公之所怒以爲賓之榮寵失之遠矣

杜解幸而後亾曰言必先亾家大人曰杜以下文云子展其後亾者也故以後亾連讀謂伯有必徼天幸乃得後亾否則必先亾也不知此以而後二字連讀非以後

亡二字連讀亡謂出奔也言伯有幸而後得亡不幸則爲戮故上文云伯有將爲戮也哀二十五年傳衛侯怒褚師聲子褚師出曰今日幸而後亡杜彼注云恐從以得亡爲幸是其明證矣僖二十一年傳宋公子目夷曰宋其亡乎幸而後敗亦謂幸而後止於敗不幸則亡也以上三條皆以而後二字連讀

龍宋鄭之星也

二十八年傳龍宋鄭之星也杜注曰歲星木各本木誤作本據上注及正義改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正義曰歲星屬木木位在東方東方之次皆

是龍分天之分野亦爲大火辰爲壽星大火房心爲宋分壽星角亢爲鄭分故龍爲宋鄭之星也然則寅爲析木之津析木燕之分野梓慎言不及燕當別有以知之非吾徒所能測也引之謹案龍謂歲星宋鄭以歲星爲候故曰龍宋鄭之星也史記天官書云宋鄭之疆候在歲星是其證也歲星本爲宋鄭之星非以東方之宿房心爲宋角亢爲鄭也杜不得其解而以東方之宿說之誤矣若果謂東方之宿豈有略燕之分星而不數者乎

遺民

二十九年傳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家大人曰遺民本作遺風此涉下文猶有先王之遺民而誤案杜注云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則傳文之作遺風甚明而今本正義云作歌之民與唐世民同顯與杜注不合此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之也唐風蟋蟀正義云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故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彼疏所引正作遺風故知此疏爲後人所改也漢書地理志作遺民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史記吳世家正作遺風又蟋蟀序云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義即本於左傳遺風二字與史記杜注及詩正義所引皆合自唐石經始作遺民而各本皆沿其誤

熙熙乎

廣哉熙熙乎杜注曰熙熙和樂聲家大人曰訓熙熙爲和樂聲則與廣字義不相屬予謂熙熙即廣也周語云熙廣也周頌昊天有成命傳同重言之則曰熙熙謂其廣熙熙然也廣哉熙熙猶言遠哉遙遙碩哉岌岌矣

八風

引之謹案樂之有八音以應八方之風也隱五年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周語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賈服注並曰八

風八卦之風是也賈逵注見初學記樂部上因而八音卽謂之八風襄二十九年傳五聲和八風毛謂八音克諧也五聲八風相對爲文杜注曰八方之氣謂之八風非也昭二十年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年傳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音皆人所爲故曰爲九歌八風若八方之風其是天籟不得言爲矣杜注昭二十年傳曰八方之風亦非大戴記小辨篇天子學樂辨風又曰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辨風卽辨音盧注別四方之風失之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輕重已篇吹摽殞之風鼓動金石之音風猶音也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土風謂南音此風訓爲音之證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亦謂八音克諧也說見樂記淮南原道篇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遺風卽遺音故高注曰遺風猶餘聲

天又除之

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家大人曰天又除之之字卽指子產而言小雅天保篇何福不除毛傳曰除開也此言子產位當

知政而世皆稱其善天又開除子產而奪伯有之魄則政將焉避子產也天又除之猶言天又啟之啟亦開也三十一年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啟之語意與此相似杜以天又除之爲驅除伯有則於語意不合

過諸廷

三十年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杜解過諸廷曰愆期行過王廷家大人曰過當爲遇字之誤也儋括入朝而愆期遇之於廷故曰遇諸廷猶論語言遇諸塗也若如杜注云行過王廷則當言過廷不當言過諸廷矣論語鯉趨而過庭若加一字曰鯉趨而過諸庭其可乎

婦義事也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杜注曰義從宜也引之謹案義訓爲宜不訓爲從宜婦從宜事斯爲不辭矣今案義讀爲儀儀度也言婦當度事而行不必待人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義古字通說文義己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爲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周官大行人大客之儀大戴禮朝

事篇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周語示民軌儀大射儀注引作義晉語曰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楚語曰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又曰其智能上下比義皆謂比度之也說見後比義下字又通作議昭六年傳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亦謂度事也說見後議事以制下

誰知所敝

國之禍難誰知所敝引之謹案敝猶終也言不知禍難所終也歸妹彖傳曰君子以永終知敝雜卦傳歸妹女之終也緇衣曰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是敝與終同義高注淮南原道篇曰敝盡也盡亦終也

述十八　四十七

與子上盟

游吉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巳復歸釋文出與子上用兩珪質于河九字云一本作與子上盟絶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爲一句也引之謹案用上盟字蓋衍文用兩珪質于河此誓也非盟也下文入盟大夫乃言盟耳上文子產行亦段從之子皮止之壬寅子產入癸亥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曲晳氏亦是止之於外而盟於內方止之時不及盟也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官封人大盟則飾其牛牲司盟凡盟詛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傳凡言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隱七年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僖二十五年新與楚盟口血未乾襄九年王賜之騂旄之盟十年欲用牲加書曰大子既與楚客盟二十六年宋之盟楚人先歃二十七年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昭六年諸侯盟誰執牛耳哀十七年衛大子與猳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同上又僖九年穀梁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無不殺牲歃血者其食辛無牲則以人血代之如云孟任割臂盟公莊三十二年王制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定四年是也無用珪者用珪則非盟也僖二十四年傳子犯以璧授公子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亦是約信而非盟也故晉語但言公子沈璧

述十八　四十八

以質而不言盟韋注曰質信也沈璧以自誓爲信自史記晉世家載此事云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說苑復恩篇亦云沈璧而盟始誤以誓爲盟蓋西漢時已不知誓與盟之有別矣韓子外儲說云咎犯再拜而辭文公止之解左驂而盟于河趙策刑白馬而盟之與此同不曰投璧而曰解左驂然則涖牲者乃謂之盟投璧不可謂之盟也杜注投其璧于河曰質信於河注此傳曰沈珪於河爲信也但云質信云爲信則非盟可知杜所據本蓋無盟字

降婁中而旦

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杜注曰降婁奎婁也周七

月令五月。降婁中而天明。正義曰。劉炫以爲五月降婁未中。而規杜失。引之謹案。劉說是也。月令仲夏旦危中。季夏旦奎中。月令季夏爲周之八月。蓋子蟜之葬在十九年之八月。是月降婁中而旦也。杜當云周八月。今六月。降婁中百天明。則得之矣。而云周七月今五月。此誤記月令。故爾。正義曲護杜氏。而云月令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不同。非也。

諄諄

三十一年傳。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釋文諄諄。徐之閏反。或一音之純反。引之謹案。諄諄。眊亂也。漢書董仲舒傳。天下眊亂。謂趙孟年未滿五十。而眊亂如八九十人也。昭元年傳。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杜彼注云。八十曰耄。耄。亂也。義與此同。眊耄古字通。呂刑耄荒。漢書刑法志作眊荒。諄諄或作訰訰。又作忳忳。爾雅。訰訰。亂也。釋文。訰訰之閏之純二反。或作諄。音同。楚辭九章。中悶瞀之忳忳。忳字異而義同。漢書五行志引此文。顏注。諄諄。重頓之貌也。失之。

高其閈閎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杜元凱注曰。門庭之內迫迮。又有牆垣之限。爾雅云。所以止扉謂之閣。郭景純注曰。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閣。按若備門實高。而直庭內迫迮者。即當云庭不容車。不應云門也。又高爲門戶。非關止盜之方。文伯不應云以無憂客使。若門得車入。則子產止須引車入門。致室屋之下。何勞壞垣。云不可踰越。蓋是門既不大。而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子產爲其不容車入。故壞垣耳。尋文究理。郭說得之。但閎與閣二字相似。流俗轉寫。致有混謬。杜君不加詳覈。就而通之。未爲允當。以上匡謬正俗。引之謹案。作閎者。左傳原文也。作閣者。傳寫之誤也。元凱從作閎之本而訓爲門。允矣當矣。郭注爾雅引作閈閣。則爲東晉時誤本所惑。師古不知正景純之誤。反據其所引以規杜注。非也。今取師古之說而尋究之。其不可通者有七。凡門之高與墻相稱。言門高則墻高可知。門墻俱高。則盜賊不能踰越。故必高其閈閎。而後無憂客使也。而云高爲門戶。非關止盜之方。其不可通一也。傳云。高其閈閎。厚

其墻垣閎與閈同義皆謂門也猶垣與墻同義垣亦墻也。邵氏爾雅正義曰閈既爲門閎亦爲門不當重見非也今易閎以閣閣爲門旁止扉之橛而閈則爲門之大名二者竝稱名物固已不倫且何以振閎之屬皆置而不言而獨有取於止扉之閣其不可通二也高其閈閎謂館門高大也若止扉之閣卑之不足以爲陋高之不足以爲美何所取而必欲高之乎其不可通三也門不容車謂門小也若謂止扉太高車不能進則是礙於止扉而不入非門小不能容矣則傳當言門不通車何得言門不容車乎其不可通四也館門高大則可容車館門既容車矣而止扉太高

有礙於車則子產但毀其止扉即可以納車馬何必舍閣而毀垣致干晉人之責讓乎若館門卑小實不能容則雖止扉不高車馬亦不能入車之容不容存乎門之大小不繫乎閣之高卑而謂門不容車由於止扉之高其不可通五也杜注門庭之內迫迮不當兼言庭釋門不容車也又有牆垣之限釋不可踰越也不可踰越謂墻垣限之非謂止扉太高車不能踰之而過也郭說止扉曰門辟旁長橛也辟與闢同闢也謂兩扉既開其旁有長橛以止之也蓋止扉之橛在門內兩旁門開則插橛於地以止扉使不動若今城門既開插木樁於旁以止之是也車由門閈出入閣在門內兩旁不當車道雖高不礙車之出入而云止扉又高不容車入其不可通六也牢固門戶以禦盜賊自有闔楗之屬與止扉之閣無涉閣以止既開之扉非以固既閉之扉也段氏說文注謂閣閉門乃用之非是何扞禦寇賊之有而云門既不大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其不可通七也尋文究理實不當如師古所說善乎陸氏音義之言曰爾雅所以止扉謂之閣讀者因改左傳皆作各音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云高其閈閎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爲穿鑿此足以糾小顏之失矣徐仙民與貝純同時仙民東晉人師古諱民故稱徐仙而所作左傳

音但音宏不音各陸元朗亦但謂讀者改左傳作各音而不言左傳舊本作閣然則賈服諸家之本皆作閈閎無作閣者可知左思魏都賦營客館以周坊飾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閈閎起建安而首立張載注引春秋左傳曰高其閈閎又曰爾雅曰閎巷門也一曰閎門中所從出入也太沖追陽所據左傳字竝作閎與元凱同則西晉以前舊本皆不誤至東晉時始有譌作閣者而郭氏誤用之以注爾雅耳學者實事求是自當據元凱以規景純之失何得類譌承譌而以不誤者爲誤乎近世通儒若惠氏定宇段氏若膺皆舍元朗之正論而從師

古之曲說，竟欲以東晉時傳寫之誤字改西晉以前不誤之舊本，此不可以不辨。

繕完葺牆

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唐李涪刊誤曰：繕完葺牆，文理不達，所疑字誤，遂有繁文。予輒究其義，是繕宇葺牆以待賓客，此則本書宇誤為完。書曰峻宇彫牆，足以為比。段氏若膺曰：古三字重疊者時有，安可以後人文法繩之？下文無觀臺榭，豈非三字重疊耶？況此篇因壞垣屬辭，士文伯詰垣之好不應見毀，添設宇字，則無謂矣。引之謹案：段說是也。若皆毀之四字，專指牆而言，則不得兼言宇矣。杜注云：葺，覆也。釋文云：謂以草覆牆也。然則繕完葺牆者，既繕完之，又以草覆之耳。李以繕完葺三字為繁文，案成元年傳臧宣叔令脩賦繕完，亦是既言脩而又言繕完也。其上三字平列，而下一字總承之者，內外傳中亦往往有之。桓六年傳云：嘉栗旨酒（正義曰：所祭之酒，栗善味美。）文十六年傳云：賦斂積實（注：實，財也。）齊語云：論比協材。晉語云：假貸居賄。楚語云：蓄聚積實（注：實，財也。）文義並與此同，而李以為繁複，自未曉古人屬文之例耳。

威儀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家大人曰：令尹圍之威儀，本作令尹圍之儀。其威字則涉下文威儀而衍。儀謂容儀也。故杜注曰：言語瞻視行步不常。言令尹之言語瞻視行步有似於人君，非謂其有威儀也。下文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令尹有他志，而瞻視言動上擬於人君，何可畏可象之有？且下文明言令尹無威儀，則不得言見令尹之威儀矣。正義曰：言令尹之儀（今本之儀作威儀，與本疏下文不合，乃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已是國君之容矣。服虔曰：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本似君作以君，今本正義譌作似君。惠氏已辨之。）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以上正義。）案服言以君儀，孔言用君儀，皆但言儀而不言威儀，則正文之無威字明矣。至下文引詩敬慎威儀云云，乃言威儀耳。自唐石經始衍威字，而各本皆仍其誤。羣書治要有威字，亦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漢書五行志引此無威字。

經義述聞弟十八

經義述聞弟十九

春秋左傳下七十條　　高郵王引之

不靖其能　造舟于河　露其體　是謂近女室疾如
蠱　董振擇之　寡君舉羣臣　且諺曰　四方之虞
亨神人　以盟其大夫　使亂大從　叢事以制
賚之以行　願與諸侯落之　寵靈　行期　黃熊
呰恪　不能相禮　聖人之後　官職不則　樂　孤
斬焉在衰絰之中　貌不道容　是四國者　形民之
力　子毋勤　曰義也夫　非無賄之難　大城城父
札瘥夭昏　私族於謀　棠君尙　親戚　鄙　琴

張字子開名牢　齊侯疥遂痁　僱介之關　取人於
萑蒲之澤　古之遺愛　迋求存反　問于介衆　莫
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五牲三犧　季郈　宣王有
志　以閑先王　官宿其業　易之亾也　若爲三師
以肆焉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不爲義疚　魯君
世從其失　元年春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　孟懿子會城成周　備物典策　少帛　綦
閒王室　以約爲刊　如髮之斬　形鏤　三軍之事
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滑師閉塗　先王
一盛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爭明　使處吳竟　魯

人之梟

不靖其能　請免之以靖能者

昭元年傳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杜注不靖其能二句曰安靖賢能則衆附從引之謹案其能謂處不辟汚出不逃難也而云安靖其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則

文不成義矣今案傳曰靖其能又曰賞其賢則靖與賞意當相近傳又曰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又曰請免之以靖能者則靖有表章風勸之義靖當讀爲旌旌表也吉會使本當戮以其能是二者而免之所以表章之也表其能即是賞其賢故下文又曰賞其賢矣旌表其能所以勸羣吏若不旌其能以示之孰肯勸勉而爲能者乎故曰不旌其能其誰從之也僖二十四年傳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並與此同義以六書之例求之靖從靑聲靑從生聲（龶即生字）旌亦從生聲故旌字得通作靖旌之通作靖猶旌之通作

精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孟郁脩堯廟碑師工旌寄即精寄字。）

造舟于河

造舟于河正義曰詩云造舟爲梁是比舟以爲橋也釋水云天子造舟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孫炎曰比舟爲梁郭璞曰比船爲橋皆不解造義蓋造爲至義言船相至而竝比也家大人曰造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造次一聲之轉故凡物之次謂之造昭十一年左傳僖子使助薳氏之簉杜注曰簉副倅也張衡西京賦屬車之簉薛綜注曰簉副也義與造舟竝相近）故薛綜注東京賦曰造舟以舟相比次爲橋也李巡孫炎皆言比舟正釋造字之義沖遠不得其解而轉訓爲至爾雅釋文訓造爲作宣十二年公羊傳疏引舊說訓造爲詣又轉訓爲成皆由不知造爲比次之義故望文生訓而卒無一當矣。

露其體

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家大人曰露猶疲也憊也呂氏春秋盡數篇曰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揭爲聾處目則爲䁾爲盲處鼻則爲鼽爲窒處腹則爲張爲疛處足則爲痿爲蹷然則氣鬱而不宣者體之所以憊也故曰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羸其體方言曰露敗也管子五輔篇曰振罷露（罷與疲同）資乏絕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是露爲疲憊之義露羸一聲之轉故廣雅曰疲羸㥏（與憊同）極也列子湯問篇氣甚猛形甚露張湛曰有勝氣而體羸虛是露卽羸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案音義曰丁張竝云路與露同文所列注文內無困之二字今據刪）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罷潞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竝曰潞羸也路潞皆與露同故杜言體羸露也正義不曉露字之義乃云形膚疲則骸骨露又云羸露是露骨之名其義與倮相近倮露形也羸露骨也皆失之。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家大人曰晉侯以近女而生疾不言近女而言近女室於義轉迂易林鼎之復云女室作毒爲我心疾則漢人所見本已與今同案室當爲生字之誤也（蓋生誤爲王。又誤爲室。）是謂近女爲句生疾如蠱爲句本文女蠱爲韵下文食志爲韵（傳凡言是謂者文多用韵若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是謂沈陽可以興兵之類是也）若以近女室爲句疾如蠱爲句則失其韵矣又

案下文曰女不可近乎言近女不言近女室此近女下本無室字之證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又曰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下文曰淫生六疾又曰今君至於淫以生疾此生疾二字之證又曰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此生疾如蠱之證又案晉語亦曰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下文亦云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此尤是謂近女生疾如蠱之明證也段氏說文蠱字注讀是謂近女室疾為句（近女室非疾名不得以近女室疾連讀）如蠱為句尤非

董振擇之

三年傳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注曰董正也振整也正義曰董正釋詁文也振為整理之義言正整選擇示精審也引之謹案擇女為昏無所用其糾正亦無所用其整理杜注非也今案董當讀為動動振之言振動也（振動謂之動振猶恪恭謂之恭恪昭十六年傳無有不共恪是也）周語曰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震與振通振動者戰栗變動也春官大祝辨九撎四曰振動鄭大夫曰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後鄭曰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是董與動通董振擇之者震動恪恭以擇之言敬之至也

寡君舉羣臣

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正義曰舉亦皆之義言舉朝羣臣也家大人曰舉當讀為與（舉與古字通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為與禮運選賢與能即大戴禮王言篇選賢舉能也楚辭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曰與舉也史記呂后紀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言不唯寡君與羣臣受賜而已先君之靈亦寵嘉之魯語曰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成四年傳寡君與其二三臣昭十九年傳寡君與其二三老）是也正義失之

且諺曰

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家大人曰且諺曰本作曰諺曰晏子既使宅人反其故室矣因謂宅人曰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云云上曰字仍是記事之詞自諺曰以下方是晏子之語若作且諺曰則與上文不相承矣自唐石經上曰字誤作且而各本皆從之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此竝作曰諺曰（今本晏子春秋雜篇有晏子使晉一篇文與左傳同且諺曰三字亦同此後人取誤本左傳竄入書非晏子原文其原文見元刻本及明沈啟南本與左傳事同而文異左傳之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彼文作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鄰舍餘見羣書拾補）

四方之虞

四年傳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杜注曰虞度也家大人曰

虞，憂也。范望注大元元瑩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襄三十年傳曰：以晉國之多虞。哀五年傳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晉語曰：衞文公有邢狄之虞。韋注：虞，備也。失之。吳語曰：越曾足以為大虞乎。韋注：虞，度也。亦失之。又曰：今伯父有荊蠻之虞。皆其證也。

亨神人

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杜注曰：亨，通也。陸粲附注曰：劉向新序善謀篇。援此文亨作享。古字亨享通，傳遂辨誤曰：愚謂劉自誤，非通也。陳氏芳林考正曰：亨為古享字，固然。但此處則作通義解為長。引之謹案：亨當從

新序讀為享。杜不讀為享者，蓋以神可言亨，人不可言享耳。不知古人之文多有從一而省者。人固不可言享，亦得因神而并稱之。襄二十年傳：苿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衞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則以享神人，亦是從一而省文耳。襄二十七年傳：能歆神人。杜注曰：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彼言歆神人，此言享神人，皆是因神而并及於人也。又案

亨為古享字，以誤解為通，故古字得存。若杜解為享祀之享，則後人必改為享矣。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皆古享字。王弼誤解為通，故古字得存。故傳注誤解者，亦可以考見古本云。

以盟其大夫

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正義曰：崔杼弒莊公，立其弟景公。孤，謂景公也。以其幼小，輕弱之。惠氏補注曰：呂氏春秋載此事曰慎行篇：毋或如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弱其孤，謂殺崔成、崔彊；

亡其大夫，謂崔杼強而亡。左氏傳世既久，或先秦以來所據本異，當以呂覽為正。家大人曰：惠說非也。弱其孤謂弱景公，孔說是也。盟其大夫，謂崔慶盟國人於大宮也。自弒其君以下三句，皆一時之事。若崔杼父子之亡，在弒莊公後三年，與前事絕不相涉。慶封之害崔杼，非其罪之大者，楚靈王無為數之以告諸侯也。呂氏春秋作亡其大夫者，亡字古讀若芒，盟字古亦讀若芒。說見唐韻正。盟亡同音，故借亡為盟耳。盟明亡三字古並同音。管子七法篇：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亡君即明君也。明之通作亡，猶盟之通作亡矣。高氏昧於假借之義，故云亡其大夫謂崔杼強而亡。惠氏

又以弱其孤為殺崔成崔彊夫崔成崔彊慶封已殺之矣豈特弱之而已乎且以孤為崔杼之子則弑其君弱其孤兩其字義不相屬矣若必改盟為亡則下文之以盟諸侯又作何解何不察之甚也

使亂大從　鄭勝亂從

五年傳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杜注使亂大從曰使從於亂釋文正義並引服虔注曰使亂大和順之道哀二十年鄭勝亂從杜注曰釋君助臣為從於亂引之謹案傳言亂從不言從亂杜注非也兩從字皆當訓順書傳從字多訓為順不煩枚舉言立適大順也今殺適立庶則亂

大順矣助君順也今釋君助臣則亂順矣亂從猶言犯順僖三十三年傳文不犯順是也家語正論篇使亂大從王肅注亦曰從順也是舊說皆如是杜棄而不用何邪惠氏補注說使亂大從亦以服注為是

議事以制

六年傳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杜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引之謹案杜以議事為臨事非也漢書刑法志引傳文李奇注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案李以議為議論之議亦非傳意議讀為儀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為定法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議陸績姚信本並作儀惠氏周易述曰儀度也將舉事必先度之鄭注尚書大傳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于此儀之發矢則必中于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于民心案惠說是也儀與擬皆度也作儀者假借字耳正義曰必議論之而後動失之少牢下篇其晉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說見前其晉體儀也下今文儀或為議宣十一年左傳令尹蔿艾獵城沂程土物議遠邇昭三十一年傳士彌牟營成周議遠邇量事期皆言度其遠邇也魯語曰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言度其老幼也淮南俶真篇

曰不可隱儀揆度兵略篇曰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隱議即隱儀廣雅曰隱度也是儀度之儀古通作議也鄭語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晏子春秋外篇博學不可以儀世墨子非儒篇儀作議字又通作義襄三十年左傳女待人婦義事也義事亦謂度事也說見前婦義事也下

聳之以行

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杜注曰聳懼也漢書刑法志聳作雙顏師古注曰雙謂奬也家大人曰顏說是也聳之以行謂舉善行以奬勸之故楚語敎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韋注曰聳奬也方言曰自關而

西秦晉之間相勸曰聳或曰狀狀與獎同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又曰慫慂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慫慂慫與聳義亦相近

願與諸侯落之

七年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杜注曰宮室始成祭之為落正義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元云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然則不釁似無

祭而杜言宮室始成祭之為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澆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家大人曰注謂宮室始成祭之為落正義謂祭中霤之神皆於禮無據雜記注明言不釁者不神之則不祭明矣正義又謂落是以酒澆落之尤與傳義不合庾蔚之解雜記注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則庾說已誤案爾雅曰落始也與諸侯落之者與諸侯始其事也楚語伍舉對靈王曰今君為此臺願得諸侯與始升焉是其明證矣宮室既成於是享賓客以落之故雜記注曰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又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以為證哀十七年傳

曰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事亦相類昭七年傳又曰楚子享公于新臺即是與諸侯落之之事也然則落之之事享也非祭也四年傳叔孫為孟鍾饗大夫以落之義與此同服虔注以落為釁鍾正義謂以血澆落之並非是小雅斯干箋曰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則落與釁明是二事釋文訓落為始是也正義謂以血澆落之亦非是或以為祭或以為釁或言以酒或言以血皆由不知落之為始而誤以為澆落之義也

寵靈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正義曰言開其恩寵賜以威靈以及楚國引之謹案寵靈之靈非威靈之謂也廣雅曰靈福也言寵楚國而賜之以福也凡傳稱以君之靈以大夫之靈者靈皆謂福也三十二年傳曰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哀二十四年傳曰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靈亦福也班固典引曰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寵靈二字亦承福字言之是靈與福同義此傳上文曰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即所謂寵靈也下文曰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

又承寵靈言之是寵靈楚國即寵福楚國也若云寵威楚國則義不可通。

行期

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杜注曰問魯見伐之期引之謹案下文曰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則行期當謂會盟之期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杜彼注曰請會期是也會盟則兩君皆行故問魯君行期若伐魯之期出楚定之何須問魯乎。

黃熊

引之謹案晉平公夢黃熊入於寢門左傳昭七年 國語晉語皆載此事其字竝作熊羆之熊舊本無不如是正義曰諸本皆作熊字謂諸舊本也自解者以鯀為黃熊入於羽淵輒疑獸非入水之物而讀為鼈三足能之能正義引梁主曰鯀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蓋出梁元帝左傳音史記夏本紀正義曰鯀之羽山化為黃熊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為三足也至唐初遂有徑改為能者釋文曰今本作能者勝也謂之今本則為唐初之本而非舊本矣。此說之一變也或眩於熊與鼈之二說而不能定遂於作能之本而如字讀之不以為熊亦不以為鼈而以為說文之能熊屬足似鹿見釋文。此說之又一變也今案黃熊入夢乃鯀之神神狀似熊非真熊獸也獸非入水之物而神則可以入水中山經曰騩山神鼉圍處之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恆遊于睢漳之淵出入有光海外東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在蚕蚕北兩水間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則神之狀形者未嘗不入於水也太平御覽獸部二十引瑣語曰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遊既敗於顓頊自沒沈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熊則赤熊固入淵矣此黃熊入夢與彼略同何得以入淵之文而疑其非獸乎釋文載一說曰既為神何妨是獸正義曰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此說是也若以為能鼈之能則黃字義不可通爾雅鼈三足能不云色黃白帖卷九十七熊下引逸周書王會篇曰東胡獻黃熊今本逸周書作黃羆蓋後人所改。李善注南都賦引六韜曰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紂則熊固有色黃者黃熊蓋即羆也爾雅羆如熊黃白文大雅韓奕曰赤豹黃羆。傳言黃熊則其獸而非鼈明甚正義引張升反論今本升誤叔反誤皮辯見錢氏經史答問鮌化為熊與螣蛇為韵傅元潛通賦鮌亟變而成熊與終窮為韵而斷以王劭云古人讀熊丁陵反張升用舊音傅元用新音其辨明矣張升後漢人傅元晉人而字皆作熊不作能蓋當時猶未有三足鼈之謬說也今由正義所引而更以五證明之楚辭天問化為黃熊巫

何活既王逸注曰言鯀死後化為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王注不以為三足鼈則其字作熊不作能可知其證一也說苑辨物篇載國語之文曰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邪意厲鬼也子產曰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字正作熊與宋明道本國語相合明道本注曰熊似羆宋庠本正文熊作能注熊似羆作能似熊非也洪興祖天問補注亦誤謂國語作能其證二也論衡死偽篇載左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及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為黃熊之文而解之曰夢象也吉

因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古自有所為又無形篇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鯀亟有山化為黃熊廟身變者莫牛哀之為虎鯀之為熊乎則夫虎熊之薾不能過人字正作熊與死偽篇同且以虎熊並言則其為熊字無疑今本熊作能加雙行小字於下曰能音奴來反乃後人所為非其原本也豈有死偽篇作熊而此又作能者乎陳氏芳林反以能字為是益考之不審也則其字為熊羆之熊明矣其證三也正義引賈逵曰熊獸也如傳本作能則賈氏當以三足鼈釋之今賈云獸而不云鼈則其字作熊可知檢經典釋文序錄注左傳者六家莫前於賈逵解詁而字正作熊則熊為左氏原文也其證四也中山經青要之山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郭璞注曰鯀化於羽淵為黃熊今復云在此然則一已有變怪之性者亦無往而不化也是景純所據左傳國語字正作熊其證五也是皆左傳國語古本作熊之明驗矣請再以杜本求之黃熊二字杜氏無注蓋以熊之為獸人所共知故耳若作能字則為異狀之鼈不得無注故傳之作熊不作能觀於杜之無注而知之矣藝文類聚獸部熊引左傳夢黃熊入於寢門白帖卷九十七熊云晉侯夢黃熊入寢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則唐人所據之本固有不誤者自陸德明誤從作能之俗本且如字讀之而以為熊屬足似鹿其後國語舊音宋庠補音皆仍其誤夫訓為獸名則當作熊訓為鼈名則當作能今作能字而以為獸名則既不合於舊本之熊又不合於三足鼈

之能是創前人未有之曲說所謂岐又有岐也且能如字讀者獸名也如謂獸不可以入水則雖改而為能仍非入水之物如謂神之所化自可入淵則舊本作熊理本無礙何須改而為能乎甚矣其謬也陳氏芳林內外傳攷正段氏若膺說文注皆為陸氏釋文所惑而以能字為是熊字為非故具論之

陟恪

杈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杜注曰陟登也恪敬也大雅文王集傳引或說曰陟恪當為陟降引之謹案恪讀為格爾雅曰格陟登陞也是格與陟同義

陟格謂魂升於天也既言陟而又言格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莊子德充符篇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假與格同格亦登也楚辭離騷陟陞皇之赫戲兮陟亦陞也格與恪古字通論語爲政篇有恥且格漢山陽大守祝睦碑格作恪後漢書班固傳用討韋頑黎崇之不格文選格作恪逸周書小開武篇罔有恪言即格言也不必改爲陟降

不能相禮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作病不能禮曰本或作病不能相禮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傳文本無相字故注云不能相儀荅郊勞以此爲已病傳加本有相字文義已明杜可無不能相儀之注矣且下云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對唐時本已衍相字陸氏不從是也惠氏定宇補注曰相字蓋襲上文相儀而誤引之謹案臧惠二說是也古者謂習於禮曰能禮周語晉侯其能禮矣是其證上文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是不能者相儀與荅郊勞二事故總言之曰不能禮如曰不能相禮則專指相儀言之遺卻荅郊勞一事矣史記孔子世家索隱曰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禮乃講學之病者不能禮爲病非疾困之謂也據此則司馬貞所見本亦無相字今索隱

病不能下有相字乃後人據俗本左傳增之也觀索隱曰不能禮爲病足證所引傳文無相字矣王肅家語正論篇注曰僖子病不知禮文雖小異而亦無相字又案上文不能荅郊勞下注曰爲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相字亦後人所增藝文類聚人部六引傳文正作病不能禮無相字

聖人之後　聖人有明德者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見史記孔子世家集解杜預注及王肅家語注並同下文曰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杜注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家語觀周篇改其文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王注曰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史記孔子世家亦改其文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引之謹案聖人謂弗父何正考父也聖人之後謂孔子爲弗父考父之後故下文遂曰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此言其祖之有明德而爲聖人也故下文遂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此言弗父考父德爲聖人而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也曰聖人曰聖

人有明德者皆指弗父考父言之故篇內無一語及商湯者解者誤以聖人爲商湯湯有天下不得謂之不當世於是改易其文曰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孝就其說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或曰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不知聖人有明德者聖人卽謂弗父考父不必加之後二字也聖人卽是有明德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襄二十四年傳僑聞君子長國家者君子卽是長國家者也且下文方言其後何得亂其次序邪以弗父考父爲聖人者聖爲明德之通稱不專指大聖逸周書謚法篇曰稱善賦簡曰聖敬賓厚禮曰聖鄉飲酒義曰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管子四時篇曰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賈子道術篇曰且明且賢此謂聖人案書曰人之彥聖緇衣引君陳曰旣見聖亦不克由聖小雅正月曰具曰予聖小閔曰或聖或否大雅板曰靡聖管管晉語曰卑聖傳士越語曰聖人不出忠臣解皆言明德之通稱也襄二十二年傳禹用聖人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鄭元云聖通而先識也尚書洪範云睿作聖者通識之名尚書又稱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詩稱人之齊聖皇父孔聖母氏聖善皆非大聖也弗父之讓考父之共其有明德如是得不謂之聖人乎固不必商湯而後爲聖也敘孔子之先而但及弗父考父者舉其近者言之耳若欲舉其遠者則湯之先更有契爲聖人不得以湯爲始也韓詩外傳曰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曰孔其命爾爲司寇彼敘孔子之先亦但及弗父而止是其例也

官職不則

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何可常也杜解官職不則曰治官居職不一法引之謹案則猶等也均也說文則等畫物也是則與等同義管子七法篇曰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呂氏春秋功名篇曰取則行鈞均鈞古字通是則與均亦同義官職不則謂賢否不同也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也壹也類也則也皆謂同也不同不壹不類不則皆謂異也故曰同始異終也杜訓則爲法而又云不一法以牽合上三句之義其失也迂矣

樂

九年傳晉侯飲酒樂釋文樂音洛引之謹案樂當如字讀謂平公飲酒而樂作也古者謂作樂爲樂故檀弓云是月禫徙月樂下文屠蒯酌以飲工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正指此樂字而言檀弓載此事云平公飲酒鼓鍾杜蕢曰卽屠蒯子卯不樂是其明證矣此與元年鄭伯宴趙孟飲酒樂不同釋文音洛非也檀弓忌日不樂說者亦誤讀爲哀樂之樂辯見檀弓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十年傳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杜注曰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引之謹案斬讀爲慙慙焉者哀痛憂傷之貌晉語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是也桓引者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語意與此相似慙之言憯也說文憯痛也小雅雨無正篇憯憯日瘁鄭箋曰憯憯憂之貌楚辭九辯憯悽增欷王逸注曰憯痛感動歎累息也古聲憯慙相近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傳潛作漸是其例矣杜不得其解而臆爲之說非是

貌不道容

十一年傳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引之謹案貌不道容貌當爲視此涉上文容貌而誤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從之漢書五行志作貌亦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案上文云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單子視不登帶則不能道容貌矣故云視不道容言不過步則不能昭事序矣故云言不昭上下皆以言視對文今本視作貌則與上文不合且貌即容也今云貌不道容則是容不道容矣此必當依上文改正

是四國者

十二年傳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注曰四國陳蔡二不羹劉炫伯規過曰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懼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昭四字積畫四當爲三錢氏答問曰賈子書大都篇云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患掉末大必折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棄疾内作難然則左氏傳云四國者兼葉言之昭十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二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羹爲二以當之誤矣當時實有四城改四爲三亦非其實引之謹案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與此相應則無脫文可知楚語曰靈王城陳蔡不羹又曰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史記楚世家亦曰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陳蔡下皆

無葉字豈得盡謂之脫文乎陳蔡不羹實三國故楚語既言三國又言三城而此言四國者涉上文兩四國字而誤上文曰四國皆有分又引周與四國鄭注覲禮四享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正與此同周官內宰疏引鄭志荅趙商曰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抳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劉說是也特以納棄疾者亦有葉邑之師故後世傳聞之誤遂謂靈王所城者亦有葉賈子書所云者是也以十一年杜注考之不羹城在今襄城縣東南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雖有東西二不羹然杜注及土地名並云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縣西北有不羹亭定陵之不羹有亭而無城則非靈王所城者也傳所謂大城不羹其爲襄城縣之不羹城無疑水經汝水注亦云汝

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又東南逕東不羹城南引春秋傳大城陳蔡不羹爲證而西不羹亭則僅見於溵水注中不引春秋傳爲證陳蔡不羹相距或二三百里或三四百里而今之襄城南距葉縣六十里古葉邑即任葉縣南三十里與襄城東南之不羹城相距不及百里襄城之不羹已大城矣未百里而又城葉無是理也學者當據內外傳以正賈子之誤何反據賈子以疑左氏乎十三年傳言許葉之師者案傳曰棄疾君陳蔡城外屬焉楚世家作方城外屬焉十八年傳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則葉固方城外之邑屬於棄疾者葉人之從棄疾宜也奚必靈王所城者而後爲之用乎且傳不言陳蔡許葉不羹而

言陳蔡不羹許葉明陳蔡不羹是靈王所城之大都而許葉則否故先言陳蔡不羹後言許葉而楚語則但言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不言許葉也若謂葉本許都故有許葉之稱則尤非事實十三年傳曰楚子遷許而質許圍故許圍作亂又曰師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杜注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是許國之師實許圍所召也九年遷許於夷遷方城外人於葉十一年又遷許於荊見十三年傳許與葉皆受蕩析離居之害遂叛靈王而從棄疾故曰師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許謂遷荊之許非謂葉也許已遷夷遷荊何得仍謂葉爲許乎葉本楚邑

自許遷於葉遂謂葉爲許九年傳遷許于夷遷方城外人于許杜注曰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是也然言許則不言葉矣自許遷夷遷荊而舊所居之葉仍歸於楚而謂之葉後凡言葉公及沈諸梁老于葉皆是也然言葉則不言許矣未聞因葉本許都而稱許葉也假令納棄疾者但有葉邑之師而無遷荊之許則傳但言葉可矣何必謂之許葉乎許爲楚之附庸葉爲楚之邑不得合許葉爲一以強附於賈子書之葉也近世說此條者若顧氏亭林臧氏玉林陳氏芳林皆誤引賈子爲據而錢氏復謂左傳之許葉即賈子之葉故具論之

形民之力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注曰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云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引之謹案杜釋形字迂回難通今案形當讀為刑後漢書陳蕃傳注引此正作刑民之力刑猶成也見大傳學記鄭注刑民者成民也桓六年傳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正義曰言養民成就然後致孝享是其義也之猶是也爾雅之子者是子也無逸惟耽樂之從漢書鄭崇傳引作惟耽是從力猶務也見坊記鄭注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者言惟成民是務而無縱欲之心也大雅烝民篇威儀是力文義正與此同之曰廣雅曰刑治也刑民之力者治民是務也

子毋勤　祇取勤焉

十三年傳平王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家大人曰勤猶辱也以其降服而對故曰子毋辱成十七年晉厲公使辭于欒書中行偃曰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語意與此相似正義曰言子毋以見使為勤勞失之矣定四年晉謀伐楚荀寅言於范獻子曰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亦謂祇取辱也昭十三年楚靈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語意亦相似鄭注檀弓曰勤勞辱之事也成九年穆姜謂季文子曰大夫勤辱是勤與辱同義

曰義也夫　猶義也夫

十四年傳二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又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引之謹案曰當為由字之脫誤也猶讀為由字之假借也莊十四年傳猶有妖乎正義曰由有妖蛇而厲公得入乎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大戴禮保傅篇猶此觀之莊四年公羊傳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孟子公孫丑篇文王猶方百里起並與由同家語正論篇載此猶正作由則曰字亦當作由寫者脫一直畫耳由義行義也孟子盡心篇言居仁由義言大義滅親叔向能行大義故不為末減也再言由義也夫所以深歎美之雜記引孔子之言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正與由義也夫之文相類又仲尼燕居論夔曰古之人也終又曰古之人也又孔子贊禹曰禹吾無間然矣終又曰禹吾無間然矣美顏回曰賢哉回也終又曰賢哉回也重言嗟歎是其例也杜注曰義也夫云於義未安注猶義也夫云以直傷義故重疑之失之矣服虔讀滅為威下屬為句亦不辭由義也夫乃孔子歎美之辭不得屬之衆人而云咸曰也王肅家語用左傳文而承誤作曰又沿服虔之解而以咸屬下讀於為末下注曰末薄也於或曰不義下注曰或左傳作咸也非也

非無賄之難　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十六年傳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正義曰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家貧無賄不為難也立於貴位而無善名是為身之大患言韓子當患無令名不宜患家無賄也僑聞為國家者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事大國愛小國不為難也無禮以定其位是國之大患言鄭當患位不定不宜患事晉之難也引之謹案正義以難為難易之難非也傳言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正義乃曰事大國愛小國不為難則遺卻不能二字矣今案難亦患也之是也言君子非無賄是患而無令名是患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是患無禮以定其位是患也襄二十四年傳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彼言無賄之患此言無賄之難彼言無令名之難此言無令名之患是難即患也昭元年傳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意亦與此同十年傳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難亦患也言商彊之所以及於罪者患在不慎也正義曰言人居其難可不謹慎亦失之晉語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之徒二字衍說見國語)言患三公子皆得立也又曰君既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言患里克不從也又曰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衆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言是之不患也(襄十七年傳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孟子離婁篇於禽獸又何難焉言於禽獸又何患也故其下文云無一朝之患也古人多謂患為難互見前宋衛實難下。

述十九

大城城父

十九年傳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杜注曰城父今襄城城父縣(謂即晉時襄城郡之父城縣各本父城二字誤倒今據水經汝水注改正)惠氏補注曰高誘曰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見呂氏春秋慎行篇注)引之謹案二十年傳費無極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以今輿地考之方城山在葉縣南四十里父城故城在寶豐縣西北自寶豐縣東南至葉縣六十八里又四十里而至方城山則父城故城當在方城西北百餘里正所謂方城之外也故無極謂其將以方城之外叛若沛國之城父其故城在今亳州東南去葉縣南之方城遠矣勢不能以方城之外叛無極安得而誣之乎自高誘誤以沛國之城父為大子建所居而闞駰十三州志(見史記正義)史記楚世家正義並同其誤惠氏不能釐正而反用其

述十九

說以規杜。非也。

札瘥天昏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賈逵注曰。短折曰夭。未名曰昏。家大人曰。昏之言泯。泯沒也。皋陶謨。下民昏墊。鄭注曰。昏沒也。傳曰寡君之二三臣。若未名而死。不得謂之臣矣。晉語曰。晉侯將死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晉侯亦非未名而死者也。昭二十年傳。所以天昏孤疾者。周語。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義並同也。

私族於謀

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杜注曰。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引之謹案。傳言私族於謀。不言於私族之謀。杜說非也。私族於謀而立長親者。私謀於族而立長親也。倒言之則曰私族於謀矣。十一年傳。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言唯憾於蔡也。本年傳。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言怒於室色於市也。文義並與此相似。

棠君尙

二十年傳。棠君尙謂其弟員曰。釋文。棠君尙。君或作尹。引之謹案。作尹者是也。杜注曰。棠君。奢之長子尙也。爲棠邑大夫。廣韻棠字注。引風俗通曰。棠。楚邑。大夫伍尙爲之。其後氏焉。尙爲棠邑大夫。則是縣尹也。其官作尹明甚。棠尹。猶言箴尹沈尹連尹耳。杜注棠君。亦當作棠尹。爲棠邑大夫。故謂之棠尹也。或謂注曰。棠尹。奢之長子尙也。則傳文本無尙字可知。若傳已稱其名曰棠尹尙。則注當云棠尹尙。奢之長子也。必不更箸其名曰奢之長子尙矣。案此注內棠尹下脫尙字。非傳文衍尙字也。棠尹尙。奢之長子尙也。重一尙字。猶襄十年傳注。耶人紇。叔梁紇也。重一紇字。釋文正作棠君尙。或說非。

親戚

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家大人曰。親戚謂其父也。錢氏曉徵史記攷異曰。五帝紀。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正義云。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妹顆首等也。案古人稱父母爲親戚。大戴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孟子盡心篇。人莫大焉亾親戚君臣上下。楚世家。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猶言如喪考妣也。孟嘗君列傳。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亦謂其父母也。正義兼弟妹言之。非史公之旨。家大人曰。錢說是也。余請爲之加證。管子揆度篇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轉重乙篇曰。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

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晏子外篇曰今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墨子兼愛篇曰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節葬篇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非命篇曰內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呂氏春秋遇合篇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無能與居者恃君篇曰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史記陸賈傳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皆謂父母爲親戚也又案左傳親戚爲

戮史記楚世家作父母戮管子九變篇親戚墳墓之所在小問篇作父母墳墓之所在墨子天志上篇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下篇作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荀子議兵篇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漢書刑法志作歡若親戚賈子保傅篇無恩於親戚大戴禮作無恩於父母此尤其明證也

鄙

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家大人曰古謂野爲鄙鄙以待之謂退處於野以待之也故下文又言耕於鄙僖二十四年傳鄙在鄭地氾杜彼注訓鄙爲野是也此注以爲遷鄙失之呂氏春秋胥時篇史記吳世家五子胥傳並作耕於野桓十一年公羊傳遷鄭焉而野留鄭仲師大司徒注引作鄙留

琴張字子開名牢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杜注曰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引之謹案賈鄭二家之說固無明徵王肅家語亦不足信家語序曰論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

故藝識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是琴張名牢乃王肅之臆說僞託於家語者杜氏不察而用之疏矣此及孟子盡心篇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牢曰鄭注以牢爲子牢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文司馬彪注以子牢爲琴牢亦爲家語所誤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爲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王肅家語未出以前不得有琴張名牢之說辨見漢書

齊侯疥遂痁

陸氏釋文曰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痎又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為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痁疾何為復言遂痁乎家大人曰陸說是也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疥且痁疥之與痁不同病故加且字以別之若讀疥為痎則痎即是瘧豈有重複其義而言瘧且瘧者乎況疥字古音在祭部痎字古音在之部二部之字絕不相通若果是痎字無由誤為疥也顏之推孔穎達以讀痎為是說見顏氏家訓皆由昧於古音故為曲說所惑耳

偪介之關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杜注曰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杅暴奪其私物引之謹案偪介本作偪尒今俗尒作尔尒即邇字也偪尒二字義本相近襄二十九年傳云邇而不偪是也注本作尒近也迫近國都之關迫近二字正釋偪尒二字則正文之本作偪尒明矣祇因尒與介字形相似故尒以為介而注文之尒近也亦誤為介近也後人以介無近義而有隔義故改近也為隔也以牽合介字不知偪與介隔義不相近不得言偪介之關且注云迫近國都之關又云為近關所征稅皆承上近也二字言之若改近也為隔也則全注皆不可通矣陸孔所見已是誤本故陸云介音界孔又曲為之說云迫近國都為關以隔邊鄙之人則讀注不審而為誤本所惑也晏子春秋外篇作偪介之關亦後人依左傳改之案晏子諫篇云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問篇云佞人求君逼邇而陰為之與爾亦與邇同又云左右偪邇晏子書言偪邇者多矣唯此一處作偪介與本書不合故知為後人所改也凡經傳中邇字作尒者多誤而為介說見穀梁傳

莊十五年

取人於萑苻之澤

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杜注曰於澤中劫人引之謹案劫人而取其財不得謂之取人取讀為聚聚古通作取萃象傳聚以正也釋文聚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謂禽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麀之聚人即盜也謂羣盜皆聚於澤中非謂劫人於澤中也盜聚於澤中則四出劫掠又非徒於澤中劫人也下文云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則此澤為盜之所聚明矣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藝文類聚治政部上白帖九十一太平御覽治道部三引此竝作聚人於萑苻之澤蓋從服虔本也杜本作取者借字耳而云於澤中劫人則誤讀為取與之取矣韓子內儲說篇鄭少年相率為盜處

於萑澤將遂以爲鄭禍處於萑澤卽所謂聚人於萑苻之澤也

古之遺愛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杜注曰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家大人曰愛卽仁也謂子產之仁愛有古人之遺風非謂其見愛於人也以子產爲古之遺仁猶以叔向爲古之遺直耳史記鄭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愛惠也惠亦仁也故廣雅曰惠愛仁也

迋求枉反

二十一年傳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杜注曰迋恐也釋文迋求枉反恐也引之謹案求本作邱淺人改之也迋之本訓爲往來之往迋于放切說文迋往也從辵王聲引春秋傳曰子無我迋蓋謂左傳俗用迋字非謂其訓爲往也訓往則義不可通俗以爲恇懼之恇恇有邱往反之音邱往與邱枉同禮器衆不匡懼鄭注曰匡猶恐也釋文匡作恇音匡又邱往反是也迋訓爲恐則與恇同故亦音邱枉反若音求枉反則當訓爲誑欺不得訓爲恐矣鄭風揚之水篇人實迋女釋文迋求枉反誑也定十年傳是我迋吾兄也釋文迋求往反欺也與音邱往反而訓爲恐者不同淺人習見迋字有求枉反之音輒改邱爲求而不知字雖同而音義則異也段氏說文注謂人實迋女之迋爲誑之假借是也而謂子無我迋之迋亦同則非也子無我迋乃恇之假借言子毋以是言恐懼我今日之事不幸而後从亡幸猶不亡也豈誑之假借乎

問于介衆

二十四年傳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杜注曰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釋文介音界引之謹案言衆則周之國人胥在是矣無取更言大也書傳亦無謂國人爲介衆者介疑當作亣亣古其字詳見周禮六鄉之治下問于其衆者問于周之衆庶也亣與介字形相似故誤爲介杜所見本已然

莫

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杜注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釋文曰陽不克莫絕句引之謹案陽不克莫甚爲不辭莫然不動之解亦爲皮傅今案陽不克絕句莫當作其下屬爲句言陽氣不克其將積聚而爲旱也其莫字形相似故其譌作莫賈子道德說篇其生氣皆集焉檀弓注斬板謂斵其縮也今本其字並譌作莫而漢書五行志引傳文已作莫蘇林注亦曰莫莫爾不勝爲積聚也則此字之譌其來久矣

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唐石經此行凡九字比各行少一字周之寶珪四字係改刻釋文云于河本或作沈于河陳氏芳林攷正曰案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左傳云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於河漢書五行志作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湛古沈字說文湛沒也是石經刊去者乃沈字也家大人曰有沈字者是也用寶珪沈于河與用兩珪質于河文同一例見襄三十年用猶以也故漢志作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若無沈字則文不成義覲禮曰祭川沈襄十八年傳中行獻子感於河沈玉而濟定三年傳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皆其證也釋文以無沈字者為正本唐石經刊去沈字即因釋文而誤水經河水注云子朝取周之寶玉沈河以祈福則善長所見本亦有沈字白帖六七兩卷並引作沈于河與史記正義同皆不從釋文也

述十九

五牲三犧

二十五年傳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服注曰五牲麋鹿熊狼野豕三犧鴈鶩雉也見正義杜注曰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麕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引之謹案麋鹿之屬可謂之獸不可謂之牲牲家物也獸野物也特牲饋食禮實獸于於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內則三牲用藙獸用梅是獸與牲異不得以獸為牲也曰六曰五曰三皆以物類言之非以所用之事言之且月令季冬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則犧牲所用亦有社稷山川何必祭天地宗廟而後謂之犧乎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凡祭祀共其犧牲鄭注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也則犧牲即在六畜之內不得以鴈鶩雉當之矣今案五牲牛羊豕犬雞也三犧牛羊豕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牲牛曰大牢牛下蓋脫羊豕二字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羊下蓋脫豕字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曰字蓋因上下文而衍說見大戴禮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割列禳瘞是有五牲盧辯注曰五牲牛羊豕犬雞也誥志篇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月令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土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所謂五牲五穀也三犧即三牲牲之為大牢少牢者也桓八年公羊傳何注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凡二牲曰少牢是也養之則曰畜用之則曰牲色純則曰犧以牢禮言之則有三合雞犬計之則為五合馬計之則為六其實一也

述十九

僖十九年傳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昭十一年傳五牲不相爲用則五牲卽在六畜之內矣猶下文之五章五色合元計之則爲六宋五聲合變宮變徵計之則爲七音目服杜二家皆失之

季郈　郈氏　郈昭伯　郈孫

引之謹案昭二十五年傳言季郈者一言郈氏者二言郈昭伯者二言郈孫者四郈字皆當作后后者厚之俗字也說文厚古文作垕垕與后同潛夫論志氏姓篇曰魯之公族有后氏檀弓后木鄭注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正義曰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呂氏春秋察微篇魯季

氏與后氏鬬雞今本后作郈後人依俗本左傳改之也據注以字爲氏則作后明矣高注曰后氏魯孝公子惠伯革之後也以字爲氏因曰后氏蓋惠伯革字厚厚與后通惠伯革之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其後爲后氏又謂之后孫猶公子彄字子臧見隱五年傳正義而其後爲臧孫公子督字華父而其後爲華孫也華孫見文十五年經襄十四年傳公使厚成叔弔于衞厚孫歸復命厚孫卽后孫也厚成叔亦惠伯革之後呂氏春秋觀表篇高注曰后成子魯大夫也后敬子國之子魯語韋注曰后敬子魯大夫后惠伯之元孫故稱后孫厚成叔風俗通義過譽篇作后成叔文選幽憤詩注引左傳同后昭伯漢書古今人表作厚昭伯史記魯周公世家索隱曰系本昭伯名惡魯孝公之後稱厚氏五行志昭公二十五年劉歆以爲時后氏與季氏有隙或書其本字或書其俗字皆是也若郈則叔孫氏之邑而非惠伯革之字不得爲昭伯所受之氏臧孫之臧華孫之華豈可以爲邑名乎后旁加邑蓋傳寫者之誤也襄十四年厚成叔釋文厚本或作郈案郈亦當作后而元和姓纂引風俗通曰魯大夫郈昭伯食采於郈因氏焉已誤以后孫之后爲郈邑之郈食采於郈者叔孫氏非后氏也水經汶水注曰無鹽縣之郈鄉魯叔孫昭伯之故邑也禍及鬬雞矣又誤以后昭伯爲叔孫昭伯蓋叔孫氏食邑於郈后昭伯之后誤本又作郈因相涉而生錯謬矣

宣王有志　失志爲昏

二十六年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有於目九經古義曰鄭康成周禮注二志古文識保章氏有志謂長而有知識也王伯厚以爲有撥亂之志恐非外傳曰宣王長而立之彘之亂宣王尚少至始有知識乃授之政也引之謹案惠說是也大戴禮保傅篇成王有知而選大公爲師周公爲傅彼言成王有知猶此言宣王有志也哀公問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鄭注曰志讀爲識識知也子之心所知也緇衣曰爲上可望而知

也爲下可迹而志也注曰志猶知也墨子非命中篇不
志皆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亾皆三代之暴不肖人也
下篇志作識識亦知也楚辭天問師望在肆昌何志王
注曰言大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也志知即識知
是志與知同義志爲知識之知又爲血氣心知之知音智
哀十六年傳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
志謂心知也言哀公之失禮由於自失其心知故曰失
志爲昏也列子湯問篇安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
於斷張湛注曰志謂心智

以閒先王

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杜注曰閒錯先王之制引之
謹案閒之言干也謂干犯先王之命也昭二十年傳曰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
先王之命即上文所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
以德德鈞以卜是也襄十九年傳閒諸侯難太平御覽
皇親部十二引服虔注曰閒犯也是閒與干同義上文
曰王室其有閒王位謂干王位也昭三十一年傳曰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襄十一年傳曰或閒茲命謂干茲命也襄三年傳曰使于大命定
四年傳曰管蔡啟商惎閒王室謂謀干王室也說見後惎閒王室下
哀二十年傳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謂犯干上國也鄭
語曰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韋注曰言更相犯
閒也閒與干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聘禮記皮馬相閒鄭
注曰古文閒作干是也。

官宿其業　物乃坻伏

二十九年傳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
鬱湮不育杜注曰宿猶安也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
云宿猶安也謂安心思其職業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
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劉元鄉以服義太迂曲
引之謹案服訓宿爲思杜訓爲安皆於古無據且皆與
下句不貫宿謂安心思其職業則尤爲迂曲今案宿讀
爲俶俶古文夙字也說文夙早敬也從丮夕丮讀若戟持也今本

說文脫夕字依段注補。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隸變作夙說文
又云俶古文夙又云肅持事振敬也俶夙肅古今字作
宿者借字耳賈子保傅篇有司齊肅端冕大戴記作夙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是俶從肅竝通作宿也。言居官者能敬脩其業其所掌之物乃至也
上文云物有其官官脩其方又云董父甚好龍能求其
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正謂此也。
杜解物乃坻伏云坻止也釋文坻音旨又丁禮反正義
曰若滅弃所掌之事則其物乃止息而潛伏家大人曰
杜孔分坻伏爲二義非也坻讀爲敀敀隱也言滅弃其
業而不脩則所掌之物乃隱伏而不出也廣雅敀隱也

曹憲音丁禮反王襃四子講德論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潛底猶潛隱也馬融廣成頌䟽越蘊㟼駭洞底伏底伏猶隱伏也坻底並與厎通論衡龍虛篇引左傳坻作低低伏亦隱伏也故感虛篇又云夏末政衰龍乃隱伏

易之亾也

范氏中行氏其亾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亾也杜注曰范宣子刑書中旣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正義引劉炫曰范氏取蒐之法以爲國制雖則爲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亾嚮已歇今荀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焉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亾家大人曰杜劉孔三君皆未曉易字之義而強爲之詞非傳意也孔氏顨軒經學卮言讀易爲難易之易亦非今案易之亾也四字作一句讀易者疾也速也言中行寅擅作刑器以召禍又加以范氏之舊惡是速之使亾也史記天官書塡星其居久其國福厚句易句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漢書天文志太白所居久其國利句易句其鄉凶蘇林曰易疾過也是古謂疾速爲易也引之謹案孟子梁惠王篇深耕易耨易耨亦謂疾耨也易讀如字趙注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孫奭音義易以豉切皆失之管子度地篇曰大暑至利以疾耨殺草薉是其證齊語曰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義亦同也吳語一日惕一日留韋注惕疾也留徐也惕與易聲近而義同後人不知易有疾速之義故或以爲改易或以爲簡易望文生訓而古義遂失其傳矣

若爲三師以肄焉

三十年傳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杜注曰肄猶勞也釋文曰肄本又作肆家大人曰作肄者本字作肆者俗字也肄肆古字通聘禮記爲肆古文肆爲肄周官小宗伯肄儀故書肄爲肆玉藻肆束及帶肆讀爲肄大雅皇矣箋曰肄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肄之案隱九年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即所謂肄也文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肄焉其可杜注曰肄暫往而退也此傳曰若爲三師以肄焉彼出則歸彼歸則出義並相同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三十一年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絕句杜以夫字下屬爲句失之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杜解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曰有所謂有地也引之謹案所時也言名者人之所欲得也然有時有名而不如無名若邾黑肱之以地叛而書名是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衞侯會公于沓何注曰黨所也所

猶時也大戴禮本命篇曰婦人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言無時敢自遂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言晉楚時以兵威小國而後小國得以安靖也昭七年傳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言有時反其道以取順於民也三十年傳曰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墨子節用篇曰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此皆古人謂時爲所之證

不爲義疚

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釋文爲于僞反)杜解不爲義疚曰疚病也見義則爲之引之謹案不爲義疚當作不爲不義疚杜曲爲之說非也上文曰終爲不義下文曰德不義也又曰作而不義文皆相承此處脫一不字耳不爲不義疚言不爲不義而內省多疚也不義卽回邪也昭二十年傳曰君子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語意略與此同後漢書文苑傳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中論考僞篇引傳文亦作不爲義疚則後漢時傳文已脫不字

魯君世從其失

三十二年傳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釋文從子用反失字無音家大人曰失讀爲佚(佚字又作逸)佚與勤正相反言魯君世縱其佚以失民季氏世脩其勤以得民也古多以失爲佚(見九經古義)

元年春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 庚寅栽 城三旬而畢

引之謹案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與此爲一事不應已見於前年冬十一月又見於是年正月也

以經考之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書於昭三十二年冬不書於定元年春則狄泉之會實在前年而不在是年明甚晉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敬王十年魯昭之三十二年也(見韋注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下遂云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則狄泉之會實在昭三十二年(韋注云魯定之元年失之辨見國語)正與春秋經合然則昭三十二年傳載狄泉之會於冬十一月者爲得其實而定元年傳元年春正月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年時與月皆失其實

矣元年傳又云庚寅栽杜氏長厤以爲元年正月乙亥朔辛巳爲正月七日庚寅爲十六日案辛巳庚寅皆當在昭三十二年十一月據長厤昭三十二年十一月丙子朔則辛巳在十一月六日庚寅在十五日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己丑正在庚寅之前一日（長厤云十四日）葢十一月十四日令役十五日遂設板築也若以庚寅栽爲正月十六日事則豈有自十一月己丑令役歷兩月之久而始設板築者乎元年傳又云城三旬而畢計

當始於昭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庚寅畢於十二月十五日己未（不畢於十二月十四日者長厤云十一月小）非自定元年正月築城至二月始畢也杜氏不悟元年春正月合諸侯之大夫爲誤栽前年十一月之事乃以辛巳庚寅竝屬之元年正月誤矣

孟懿子會城成周

杜注曰不書公未即位引之謹案孟懿子會城成周卽昭三十二年經所書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也傳當屬之前年十一月誤載於是年正月耳非是年正月實有孟懿子會城成周之事而經不書也且城三旬而畢則前年十二月築城已畢（說見前）何得正月會城成周之有

備物典策

定四年傳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正義曰服虔云備物國之儀物之備也當謂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繖扇之屬備賜魯也杜不解備物則與典策爲一也備物典策謂史官書策之典若傳之所云發凡之類賜之以法使依法書時事也引之謹案服解備物未確孔合備物與典策爲一尤屬未安竊謂備物卽

服物也經傳多言服物祭義曰以具服物以脩宮室周語曰亦唯是生死之服物采章又曰服物昭庸采飾顯明皆是也土田陪敦祝宗卜史服物典策皆四字平列服與備古字通趙策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作騎射之備漢書王莽傳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卽盡服厥辜皆其證（凡從服從葡之字古多通用後漢書皇甫嵩傳注曰備古服字繫辭傳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犕牛乘馬僖二十四年左傳伯服史記鄭世家作伯犕）

少帛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賈逵注曰少帛雜帛也（見史記衞世家集解）杜預注同正義曰周禮司常云通帛爲旃雜

帛爲物。鄭元云通帛謂大赤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犬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引之謹案雜帛者謂其帛色赤白相雜也雜與少不同義不得以少帛爲雜帛且雜帛爲物物是旗名而雜帛則非旗名可謂之物不可謂之雜帛亦不可謂之少帛猶之通帛爲旜可謂之旜不可謂之通帛也今案少帛蓋即小白逸周書克殷篇縣諸小白孔晁注曰小白旗名齊桓公名小白蓋以旗爲名若齊大夫欒施字子旗孔子弟子榮旂字子旗之類也少與小帛與白古字並通（玉藻大帛不緌鄭注帛當爲白閔二年左傳大帛之冠雜記注引作大白小雅六月白旆央央孫炎爾雅注引作帛旆英英子思之子名白漢書孔光傳作帛是白與帛通少小之通書傳甚多不煩枚擧）

述十九

惎閒王室

管蔡啟商惎閒王室杜注曰惎毒也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正義曰惎毒閒亂賈逵云然是相傳訓也引之謹案毒亂之語不辭惎之言基基謀也閒犯也（說見前以閒先王下）謂謀犯王室也爾雅曰基謀也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鄭注以基爲謀是也廣韻基教也一曰謀也訓基爲教本於宣十二年傳楚人惎之脫扃注訓惎爲謀惎即此傳舊注也玉篇諆謀也廣韻惎謀也諆惎基並字異而義同。

以約爲利

鑄金初宦於子期氏（今本鑄譌作鑪據釋文唐石經改）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杜注曰此約謂要言也引之謹案杜以上文乘人之約爲乘人之窮困故別之曰此約謂要言也其實約與利相對爲文仍謂窮困耳昭二十八年傳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約與利亦相對言因楚子窮困而得見則是以約爲利檀弓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文義與此相似陸粲左傳附注曰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爲利是也

如驂之靳

述十九

九年傳吾從子如驂之靳釋文云本或作如驂之有靳非也家大人曰作有靳者是也陸本脫去有字反以有字者爲非誤矣案杜注云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正義云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以上正義）如杜說則靳即服馬也驂馬後於服馬故曰如驂之有靳如孔說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靳在服馬之胸正當驂馬之首故曰如驂之有靳若云如驂之靳則文不成義矣而疏首所列經文亦作如驂之靳則後人改孔以從陸也秦風

小戎釋文引沈重音義云。靳者言無常處游在服馬背上。（今本服誤作參。依釋名改。）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引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如沈說則靳是服馬背上之游環也。貫驂馬之外轡以止驂之出。故曰如驂之有靳。二說不同而靳上皆當有有字。自唐石經依釋文刪去有字。而各本遂沿其誤。鄭風大叔于田正義引此亦作如驂之有靳。則是孔本原有有字。與沈重所引同。不當改孔以從陸也。

彤鏤

哀元年傳。器不彤鏤。杜注曰。彤丹也。鏤刻也。陸粲附注後錄曰。彤當作彫。文相近而譌也。家語。車不彫幾。器不彤鏤。（問禮篇。）惠氏定宇曰。彤古彫字。陳氏芳林曰。案家語一本仍作彤。引之謹案。作彤者是也。車不彫幾。器不彫鏤。兩彫字重出。則不詞矣。（少儀曰。車不雕幾。食器不刻鏤。哀公問曰。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雕字皆不重。）陸說非也。惠以彤爲古彫字。蓋以周舟古字通。彫從周聲。則亦可從舟聲。故彫字古作肜。肜與彤相似。因誤爲彤耳。案說文肜（丑林反）船行也。從舟彡聲。非從彡舟聲。不得爲古彫字。書傳中彫字亦無作肜者。若直以彤爲古彫字。則於理尤不可通。惠說亦非也。今案周語。器無彤鏤。韋注曰。彤丹也。鏤刻金飾也。賈子禮容語

述十九　廿二

篇作蟲鏤。（建本潭本皆如是。俗本作雕鏤。乃後人以意改之。）楚語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韋注曰。彤謂丹楹。鏤謂刻桷。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作蟲鏤。蟲者赨之俗字。說文赨（徒冬反。）赤色也。從赤蟲省聲。（管子地員篇曰。赨埴黑秀。）通作蟲。又通作彤。（彤徒冬反。大雅雲漢篇。蘊隆蟲蟲。徐邈音徒冬反。爾雅作爞爞。郭璞亦音徒冬反。）故左傳國語作彤鏤。賈子吳越春秋作蟲鏤。陸以彤爲彫之譌。惠又以彤爲古彫字。皆未考蟲鏤之文也。

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五年傳。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引之謹案。三軍下之字。何黨之下乎字。皆衍文也。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皆以七字爲句。而韻在句末。（埋古讀若貍。謀古讀若媒。皆在之部。故與之爲韻。若師字古音在脂部。師六五。長子帥師。與尸爲韻。秦風無衣篇。王于興師。與衣爲韻。曹風下泉篇。念彼京師。與耆爲韻。小雅節南山篇。尹氏大師。不宜空我師。與氏維毗迷爲韻。瞻彼洛矣篇。以作六師。與茨爲韻。大雅板篇。曾莫惠我師。與懠毗迷尸屎葵資爲韻。昭十二年左傳。爲諸侯師。與淮坻爲韻。皆與脂部之字爲韻。而無入之部者。則師與之非韻。不得因師乎師乎而於之下增乎字也。）今弟二句衍之字。弟三句末衍乎字。則長短參差。而韻亦不顯矣。史記齊世家載此文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是三軍下無之字之證。（唐石經始衍之字。）又曰。師乎師乎。胡黨之乎之下乎字。則後人據誤本左傳加之也。集解引服虔

述十九　廿三

左傳注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服注言何所適也而不言何所適乎則傳文本無乎字可知唐石經初刻但作何黨之而無乎字此舊本之僅存者或又注乎字於之字旁則爲俗本所惑矣。

潛師閉塗

六年傳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服虔注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見史記楚世家集解杜預同。）引之謹案閉塗二字文不成義塗非門關之類不可得而閉也且是時方將迎惠王於國中而先絕其往來之塗則惠王無由至軍中矣塗當爲壘字相似而誤也（壘字下作土與塗同其右旁之㐬又與余相似故墨子備城門篇遁人辟火而復攻備梯篇辟誤作除。）史記楚世家伏師閉塗徐廣曰塗一作壘列女傳楚昭越姬篇載此事亦作伏師閉壘是古本正作壘也蓋楚之諸臣恐昭王之外爲鄰國所知故作爲伏師閉壘之狀使人莫測其意也服虔作注時傳文已誤作塗故不得其解史記作塗者乃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其一本作壘與列女傳合則舊本也小司馬不能審擇乃從作塗之本而以攢塗說之案攢塗者殯也殯當於殿不當於軍中且惠王未至而殯無是理也其說尤誤。

先王

十三年傳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陳氏芳林攷正曰案正義曰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則先王似當作先公惜石經殘闕家語載此事亦作先王（辯物篇）家大人曰作先公者是也今本作先王者後人依家語改之耳桓五年正義引此正作先公。

一盛

旨酒一盛兮杜注曰一盛一器也引之謹案喪大記食粥於盛鄭注云盛謂今時杯杅也。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十四年傳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注曰車子微者鉏商名（孔叢子記問篇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蓋襲用杜注也。）正義引服虔曰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又引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曰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引之謹案服以車爲車士是也聘禮記肦肉及廋車鄭注曰廋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晉語其上朝升之而莫載其車韋注曰車車僕也則主車之人即謂之車哀六年傳有鮑子之臣差車鮑點杜彼注曰差車主車之官此傳曰叔孫氏之車蓋叔孫氏之差車也元和姓纂殷湯子姓引風俗通義曰左傳有子鉏商蓋亦謂車爲車士故以子屬下讀是服說長於杜矣而未盡

也春秋時婦人稱姓男子則稱氏族以子爲姓非也今案子鉏蓋其氏商其名也傳凡言子儀克子越椒之類上二字皆字也子服何子人九之類上二字皆以先世之字爲氏也成十六年及哀五年傳皆有公子鉏定八年傳有鉏邱子鉏是春秋時多以鉏爲名字今此子鉏知非字者古人名字相應鉏與商不相應故也廣韻鉏字注曰又姓左傳有鉏麑則春秋時有以鉏爲氏者漢書古今人表有子鉏商是子屬下讀之明證也易林訟之同人子鉏執麟春秋作經蔡邕麟頌庶士子鉏獲諸西狩是子鉏連讀之明證也

爭明

十六年傳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杜讀與不仁人爭爲句明無不勝爲句注曰明無不勝言必勝家大人曰疑當讀與不仁人爭明爲句明猶彊也周語說穀雒鬬曰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亦謂爭彊也韋注曰明精氣也失之管子四時篇風與日爭明

使處吳竟

使處吳竟爲白公家大人曰子西召勝歸楚則當使處楚竟不當使處吳竟且吳爲敵國子西安能使勝處吳竟乎唐石經此處殘缺不可考而各本皆有吳字太平寰宇記蔡州褒信縣下引此同予謂吳字乃涉上文在吳而衍請以七證明之杜注云白楚邑也白既爲楚邑則不當云使處吳竟爲白公一也上文子西曰吾諸邊竟使衞藩焉謂舍諸楚竟也若云使處吳竟則與上文不合二也下文云吳人伐慎白公敗之則勝之在楚不在吳甚明若云使處吳竟則又與下文不合三也楚語子西曰欲寘之竟韋注引此文云使處竟爲白公今本韋注竟上有吳字乃後人依誤本左傳加之與正文不合曰處竟曰寘之竟皆指楚竟而言四也楚語又云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是白在楚竟故楚子張亦號白公五也史記五子胥傳云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爲白公文與左傳略同而云楚之邊邑不云吳之邊邑六也周官調人疏引此作使處竟爲白公無吳字七也

魯人之皋　使我高蹈

二十一年傳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杜注曰皋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皋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爲此會引之謹案訓皋爲緩於古無據云數年不知答齊稽首亦非也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蒙已不知答稽首矣何待數年乎皋當讀爲咎言魯人不答稽首之咎數年而猶不自覺故使我高蹈而來也

古聲糸與咎同故字亦相通書糸䌛古文作咎繇楚三十二年左傳狄人伐廧咎如書序咎單作明居咎字並與皋同音又鼛鼓之鼛下以咎得聲考工記作皋鼓後漢書馬融傳作咎鼓。文曰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止謂魯人拘守儒書故數年不知其咎也左傳多古字後人失其讀耳又案呂氏春秋知化篇子胥高蹶而出於廷高注曰蹶蹈也傳曰魯人之皋使我高蹈蹞怒貌此之謂也以上呂氏春秋注是高蹈爲蹞怒貌說文蹶跳也蹈亦騰躍二名故高注訓蹶爲蹈淮南原道篇曰經紀山川蹈騰崑崙蹈騰連文而其義相近樂記發揚蹈厲之已蚤蹈厲謂騰上也廣雅曰厲上也楚辭遠遊曰徐弭節而高厲。蹈厲連文而其義相近又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列子湯問篇曰師襄乃撫心高蹈皆謂騰躍而起也凡人喜甚則高躍怒甚亦高躍故曰高蹈蹞怒貌也杜以高蹈爲遠行亦失之高蹈非遠行之謂且齊魯盟于顧頓是齊地。不得言遠行。

經義述聞弟十九

經義述聞弟二十　　高郵王引之

國語上七十三條

玩則無震　厚其性　至于武王　犬戎樹　青艾脩
之　險而不懟　弗震弗渝　監農不易　省風土
水土無所演　惠王三年　不舉　見神　大夫士日
恪位著　保任戒懼　十六年　禮義　十八年　陽
不承獲甸　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
墾田若蓺　夫辰角見而雨畢　天根見而水涸　本
見而草木節解　川無舟梁　不賞善　其語迂　無
謫　好盡言以招人過　簡王十一年　言教必及辯

明令德矣　靈王二十二年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
越　天昏札瘥之憂　汩越九原　命姓受祀　少光
王室　身聳　成事不貳　過慝之度　褻賓　揚沈
伏而黜散越　助宣物　文德　布憲施舍於百姓
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　蛉病　弛孟
文子之宅　既其葬也焚　大寒降　講眾圖　嘗之
寢廟　禁置麗　謝季文子　民莠有慝　及匏有苦
葉矣　間畏而往　浮也　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
相　計過　守龜　㳄姓　野處而不暱　三鄉　遂
滋民　正月之朝　居處好學　選其官之賢者而復

用之　則民不憾　擇是寡功者　餉陰　余一人之命　牛馬選具

玩則無震

周語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韋注曰震懼也家大人曰震亦威也上言威下言無震互文耳下文倉葛曰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晉語曰車有震武也韋注竝曰震威也文六年左傳其子何震之有賈逵注亦曰震威也見史記晉世家集解成二年傳畏君之震師徒橈敗義亦同也杜注震動也失之商頌長發箋曰震猶威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橈敗

厚其性

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韋注曰性情性也家大人曰性之言生也樂記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鄭注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昭八年左傳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謂莫保其生也十九年傳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謂樂其生也荀子禮論篇天地者生之本也大戴禮禮三本篇生作性秦策生命壽長史記范雎傳生作性文七年左傳曰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杜解厚生曰厚生民之命此云懋正其德即正德也云厚其性即厚生也云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即利用也成十六年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襄二十八年傳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文六年傳曰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皆其證也

至于武王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家大人曰至于下當有文王二字周人敘述祖德未有稱武王而不及文王者此文自莫弗欣喜以上皆兼文武言之自商王帝辛以下乃專言武王耳史記周本紀載此文正作至于文王武王文選齊敬皇后哀策文注引此亦云至于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所引從略而亦兼文武則原有文王二字可知

犬戎樹

吾聞夫犬戎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俗本帥上衍能字辯見陳氏芳林春秋外傳攷正韋以樹惇絕句注曰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舊音曰以惇蓋是犬戎主名引之謹案上文大畢伯士注以為犬戎君蓋犬戎之先君也其曰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辭意顯然此句蓋指犬戎今君而言則舊音之說是矣而未盡也樹者其主名惇字當屬下讀犬戎樹者先國而後名猶曰邾婁顏耳惇帥舊德者惇史記周本紀作敦爾雅曰敦勉也言勉循舊德也晉語曰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給也是其證下文單襄公曰懋

師其德韋注言勉師其德文義亦與此同。

耆艾脩之

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韋注曰耆艾師傅也師傅脩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也家大人曰師傅職當匡君非徒脩瞽史之教以聞而已也脩之謂脩飭之也之字指王而言非指瞽史之教而言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文伯曰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韋彼注云脩儆也楚語白公子張引武丁之言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並與此脩字同義

險而不懟

召穆公曰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韋解險字曰在危險之中引之謹案險謂中心憂危之也此與下句怨而不怒皆以心言非以境言下文單襄公曰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荀子榮辱篇曰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是其證

弗震弗渝

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引之謹案渝讀爲輸輸寫也謂輸寫其氣使達於外也廣雅輸寫也小雅蓼蕭篇我心寫兮毛傳曰輸寫其心也枚乘七發曰輸寫淟濁左氏春秋隱六年鄭人來渝平公羊穀梁並作輸平是渝輸古字通此言當土脈盛發之時不即震動之輸寫之則其氣鬱而不出必滿塞而爲災也韋注訓渝爲變於上下文義稍遠矣

監農不易

王其祇祓監農不易賈韋二家並曰不易不易物土之宜賈注見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二引之謹案二家讀易爲變易之易而增物土之宜以足之非本義也易當讀慢易之易易者輕也樂記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鄭注曰易輕易也不易猶言勿易秦策曰願王之勿易也不亦勿也說見釋詞史記禮書曰能慮勿易謂之能固高誘及

張守節正義並訓易爲輕是也監農不易者民之大事在農監之不敢輕慢也

省風土

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宋明道本無省字引之謹案明道本是也今本省字蓋因注而衍韋注曰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則正文無省字明矣晉語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文義與風土相似無煩加省字也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二引賈逵本正作瞽帥音官以風土無省字陳禹謨本增省字舊音於上文省功音小井反

且二下省民省屬同則唐本已有衍省字者矣

水土無所演

夫水句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朱明道本如是俗本脫所字民乏財用不亾何待家大人曰水土無所演衍水字演潤也土得水則潤潤則生物而民得用之若水竭則土無所演不能生物而民失其用矣故曰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亾何待韋注云水氣不潤土枯不養正釋土無所演四字而正文內本無水字也今本作水土無所演則文義不明蓋涉上句水土演三字而誤左傳昭二十三年正義引此正作土無所演無水字宋十行本如是明監本作水土無所演增水字刪所字皆惑於俗本國語而誤史記周本紀漢書五行志說苑辨物篇並同

惠王三年

惠王三年邊伯石速蔿國出王而立子穨韋注曰三年魯莊公十九年也引之謹案下文始云三年則此非三年矣三當作二史記周本紀惠王二年邊伯等五人作亂立釐王弟穨為王十二諸侯年表惠王二年燕衛伐王王立子穨是也注內三字亦當作二年表周惠王二年正當魯莊公十九年故注曰二年魯莊公十九年也若作三年則為莊公之二十年不得云十九年矣

不舉

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又晉語川涸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乘縵不舉韋注並曰不舉不舉樂也此二事又見莊二十年成五年左傳杜注並曰不舉去盛饌引之謹案杜說是韋說非也成五年傳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襄二十六年傳古之治民者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既云不舉又云徹樂則不舉非徹樂矣天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注曰殺牲盛饌曰舉鄭司農引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此不舉為去盛饌之明證且王日一舉之下始云以樂侑食則所謂舉者以盛饌言之非謂作樂明甚王制然後天子食日舉句以樂句食日舉即所謂王日一舉也以樂即所謂以樂侑食也故鄭注云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俗以日舉二字屬下讀非是而昭十七年傳三辰有災君不舉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不舉去樂也則西漢時已誤解矣又案禮記凡去樂者謂之不舉樂雜記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又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

爲士比殯不舉樂是也。去盛饌者則但謂之不舉。檀弓玉藻之君不舉文王世子之公素服不舉是也。二者絕不相同而檀弓正義既引庾蔚說以舉爲舉饌又誤以爲舉樂則辨之不明矣。

見神

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亾家大人曰見當爲㝵㝵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爲見。史記趙氏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見亦㝵之譌。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祠之漢書見作得。此則見譌爲㝵又譌爲得也。下文曰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即其證也。莊三十二年左傳作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亾此尤其明證矣。又案說文㝵古文得。一切經音義卷一曰衞宏詔定古文官書㝵得二字同體。尚書高宗夢㝵說是也。以上一切經音義。今㝵字不見於經傳。尚書高宗夢㝵說字亦作得。未必非後人所改。此㝵字若不譌爲見則後人亦必改爲得矣。

大夫士日恪位著　位宁有官師之典

家大人曰凡朝內君臣所立之處謂之位或謂之宁宁字亦作著。周語曰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此謂臣之位著也。位者曲禮下卿位是也。著者昭十一年左傳朝有著定。杜注曰著定朝內列位常處。十二年傳曰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十六年傳曰其祭在廟已有著位。並與周語著字同義。韋注周語曰中庭之左右曰位是也。其曰門屏之閒曰著則非也。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宁。孫炎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楚語曰位宁有官師之典。此謂君之位宁也。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皆指衞武公而言位者君視朝之位也。宁者曲禮天子當宁而立是也。韋注楚語曰門屏之閒謂之宁是也。其曰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則非也。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注羣臣之列位也。

保任戒懼

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韋注曰保守也。任職也。

雖守職戒懼猶未足也。家大人曰韋以保任爲守職非也。任亦保也。保任戒懼四字平列。說文任保也。襄二十一年左傳曰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是其證。

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　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

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韋注曰襄王十六年魯僖之二十四年。引之謹案正文及注十六年皆當爲十七年。蓋襄王以魯僖八年正月定位即爲元年。定位見僖八年左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魯僖九年爲襄王元年非也。惠王已於僖七年閏月崩明年則僖之八年而襄王之元年矣。不得

（逆至僖九年始稱襄王元年）至魯僖十年爲襄王二年上文襄王三年而立晉侯注曰襄王三年魯僖之十年是也至魯僖十五年爲襄王八年上文八年而隕於韓注曰八年魯僖之十五年是也則魯僖二十四年當爲襄王之十七年明甚今本作十六年者蓋後人依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改之（年表襄王十六年在魯僖二十四年）不知年表誤以魯僖之九年爲襄王之元年（說見前）則自元年以後次序皆譌不足據也且上文之三年已爲魯僖十年八年已爲魯僖十五年則加九年而至魯僖二十四年正當襄王之十七年矣何得減其數爲十六年乎又賜晉文公命章襄王十

六年立晉文公注曰襄王十六年魯僖二十四年（俗本四誤作三今從宋本）案十六年亦當爲十七年襄王自魯僖八年定位爲元年至魯僖二十四年爲十七年是年秦伯納晉文公（見僖二十四年左傳）故曰襄王十七年立晉文公而注云襄王十七年魯僖二十四年也若襄王十六年則在魯僖二十三年時晉文公尚未得國不得云立晉文公矣下文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雝注曰襄王二十一年魯僖二十八年上推至魯僖二十四年立晉文公之年亦當爲襄王十七年不當爲十六年也蓋後人誤改上文之十七年爲十六年遂竝此而改之而不知與前後不合也

禮義

逆王命敬奉禮義成補音義字無音引之謹案義讀爲儀謂奉行禮儀而有成也韋注云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是禮義卽禮儀非仁義之義也忠信仁義別見下文與此義字不同古書多以義爲儀說見禮記別之以禮義下

十八年

十八年王黜狄后韋注曰十八年魯僖二十四年也引之謹案正文及注十八年皆當爲十七年上文十七年

王降狄師以伐鄭韋氏發注於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曰襄王十三年魯僖之二十年也下事見二十四年下事謂下文王降狄師以伐鄭也襄王十七年以狄伐鄭正當魯僖之二十四年故曰下事見二十四年左傳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王德狄人以其女爲后甘昭公通於隗氏（杜注曰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秋頽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是王黜狄后卽在以狄伐鄭之年則亦當爲襄王十七年是年爲魯僖二十四年故注曰十七年魯僖二十四年也（襄王自魯僖八年定位爲元年至魯僖二十四年則十七年矣說見前十六年下）若襄王十八年則爲魯僖之二十五年注不得云魯

僖二十四年矣。以注校傳，八字之誤無疑。上文已云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此又云十七年者，黜狄后別爲一事，與上降狄師以伐鄭各自爲章，故更端而稱十七年也。宋本提行，後人不知而改七爲八，大謬。襄王十八年曷嘗有黜狄后之事乎。

陽不承獲甸

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覲武，臣是以懼。韋注曰：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爲甸服，又懼晉不惠卹其民，適以震威燿武而見殘破。家大人曰：據韋注則正文本作陽不獲承甸，今本獲承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

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

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韋注曰：庸，功也。冕服旗章所以昭有功，五采之飾所以顯明德，文章黼黻絺繡之文章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序，次也。各以次比順於禮也。引之謹案：昭庸、顯明、比象、序順皆兩字平列。庸與融通。釋名曰：融，明也。昭庸即昭融。大雅既醉篇曰：昭明有融。昭五年左傳曰：明而未融。皆是也。比象猶次序也。比讀如比次之比。鄭注周官世婦曰：比，次也。象之言序也。比象猶言比序。周官遂師曰：比敘其事。是也。敘與序同。繫辭傳：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陸績曰：序，象也。京房曰：次也。虞翻本作象。是象與序同義。文章比象，言文章相次序也。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樂記所謂五色成文而不亂也。桓二年左傳：五色比象，昭其物也。義與此同。杜注以爲比象天地四方，非也。周旋序順者，序亦順也。爾雅曰：順，敘也。大戴禮保傅篇曰：言語不序。周語上篇曰：時序其德。楚語曰：奔走承序。序皆謂順也。說見前撰時敘下。昭庸顯明皆明也。此篇之昭庸顯明，即下篇之顯融昭明。下篇曰：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作庸者，假借字耳。比象序順皆順也。文章之有次，猶周旋之有序也。韋注皆失之。

墾田若蓺

韋注曰：蓺猶蒔也。言其稀少猶若蓺物。引之謹案：蓺當爲蓻，姊入切。說文云：蓻，艸木生也。俗本生上衍不字，今依玉篇刪。從艸執聲。廣韵云：蓻，草生多皃。墾田若蓻者，若，乃也。見小爾雅。言已墾之田宜不蕪穢，而乃蓻然多草，蓋由君奪農時，使不得耕耨也。下文曰：今陳田在草。明是其明證。蓻與樹蓺之蓺相似，學者多聞蓺少聞蓻，蓻字遂譌而爲蓺。韋氏不察而訓蓺爲蒔，誤矣。稀少猶若蓺物，雖曲爲之說而

終不可通也

夫辰角見而雨畢

韋注曰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引之謹案大辰房心尾也壽星角亢也角非大辰不得謂之辰角當以夫辰二字絕句辰者星也桓二年左傳三辰旂旗杜注曰三辰日月星也是星亦得謂之辰下文之角天根本駟火皆辰也夫辰統下之詞

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

韋注曰天根亢氐之閒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引之謹案爾雅云天根氐也無以天根為亢氐之閒者至於氐之為本徧考書傳皆無之竊疑本當作亢亢見當在天根見之前隸書亢作庀（楊君石門頌漎執忠庀右旁作庀）又作氐（韓勑碑兩側題名任城亢父亢作氐）又作肓（張遷碑吏民頡頏左旁作肓）竝與本字相似而譌為本又與天根上下互易耳依星之前後弟之當云亢見而水涸天根見而草木節解蓋寒露之後五日亢星朝見又五日天根見也

川無舟梁

韋注曰舟梁以舟為梁也引之謹案韋注非也上文川不梁單言無梁此川無舟梁則兼言無舟舟梁是二非謂以舟為梁也上文曰十月成梁則川自有梁不須以舟為之且造舟為梁天子之禮他人所不敢用不得以此責陳也

不賞善

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家大人曰不賞善左傳成十三年正義引作賞不善是也貪陵之人不善之人也而如其願以予之則是賞不善也今本賞不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

其語迂

郤犨見其語迂單子曰迂則誣人韋注曰迂回加誣於人家大人曰迂讀為訏賈子禮容語篇作訏說文訏詭譌也說文謣妄言也法言問明篇曰謣言敗俗謣好敗則訏謣迂聲義竝同荀子非十二子篇欺惑愚眾矞宇嵬瑣矞與譎同宇與訏同皆古字假借也漢書五行志載周語亦作迂顏師古注曰迂夸誕也義長於韋矣

無謫

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韋注曰謫譴也家大人曰謫有二義一為譴責一為過愆此云步言視聽無謫則謫字自謂過愆非謂譴責也老子曰善

言無瑕謫義與無謫同。若訓爲譴責則與上句義不相屬矣。漢書五行志謫作讁。顏注曰讁責也。無讁謂得其義理無可咎責也。以無謫爲無可謫亦非。

好盡言以招人過

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韋注曰招舉也。舊音曰招音翹。引之謹案漢書陳勝傳贊招八州而朝同列。鄧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此舊音所本也。今案後漢書鍾皓傳云魯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魏志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同。其字皆作昭。然則昭者明著之詞。言好盡己之言以明著人之過也。賈子禮容語篇作好盡言以暴人過。暴亦明著之詞。則其字之本作昭甚明。韋本作招者借字耳。昭十二年左傳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張衡東京賦招有道於側陋。賈逵薛綜注竝云招明也。漢校官碑宗懿招德。即昭德。是昭字古通作招。左傳楚靈王昭史記楚世家作招史記建元已來王子侯者表劇魁侯昭漢表作招。招人過即昭人過。不當訓爲舉。亦不當讀爲翹也。

述二十　末

簡王十一年　十二年

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韋注去簡王十一年魯成十七年。引之謹案正文及注之十一年皆當爲十二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簡王十二年正當魯成公十七年。故韋云簡王十二年魯成十七年也。下文十三年齊人殺國武子。注曰在魯成十八年。上文劉康公聘于魯。韋注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聘于齊。注曰十一年魯成十六年也。則魯成十七年爲簡王十二年明甚。其晉殺三郤上十二年三字則後人所增。蓋後人不知十一年即十二年之譌。故又增十二年三字於其下也。春秋經及左傳諸侯同盟于柯陵及晉殺三郤同在魯成十七年。則同在簡王十二年矣。非前年會于柯陵是年殺三郤也。

言教必及辯　施辯能教

述二十　七

韋注言教必及辯曰辯別也。能分別是非乃可以教。注施辯能教曰施其道化而行能辯明之。故能教。引之謹案辯當讀爲徧。古字辯與徧通。堯典徧于羣神史記五帝紀作辯於羣神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不得辯知也謂不得徧知也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曰辯徧也。言教必及徧者言教必及於徧施也。施徧能教者施教而徧是謂能教也。上文劉康公曰宣所以教施也。教施當爲施教惠所以和民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韋注曰宣徧也。是其義。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明令德矣　純明則終

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韋注曰言周子明於善德引之謹案明成也言守終純固道正事信則善德已成守終即是成德故上文曰成德之終也非但明於善德而已也爾雅曰明成也隨九四有孚在道以明傳曰有孚在道明功也謂有孚在道以成其功也舊解明字皆失之史記李斯傳曰大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明與成就同義又下文說鍾律云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亦謂純成則終也故古謂樂一終爲一成

靈王二十二年

韋注曰二十二年魯襄之二十四年是歲齊人城郟引之謹案依注則二十二年當作二十三年春秋襄元年簡王崩二年爲靈王之元年至襄二十四年則靈王之二十三年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襄二十四年正當靈王二十三年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韋注曰越迸也家大人曰越揚也散揚與沈滯正相反爾雅曰越揚也聘義叩之其聲清越以長晉語必播於外而越於民鄭韋注並曰越揚也夬彖辭揚于王庭鄭注曰揚越也下文揚沈伏而黜散越韋注亦曰越揚也

天昬札瘥之憂　鮮不夭昬

然則無夭昬札瘥之憂韋注曰短折曰夭狂惑曰昬家大人曰昬之言泯沒也臯陶謨下民昬墊鄭注曰昬沒也字亦作殙廣雅曰殙死也晉語曰君子失心鮮不夭昬謂晉侯將死也韋注昬狂亂之疾亦非昭十九年左傳鄭駟偃卒子產對晉使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昬二十年傳曰天昬孤疾義並同也後漢書周舉傳皇天不祐大命夭昬亦以昬爲死

汨越九原

汨越九原韋注曰越揚也家大人曰汨越皆治也謂平

治九州之土也說文曰汨治水也爾雅曰淈治也書序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禁籥天問不任汨鴻某氏傳及王逸注並曰汨治也魯頌泮水篇屈此羣醜鄭箋曰屈治也淈屈並與汨通廣雅曰越治也說苑指武篇曰城郭不脩溝池不越是汨越皆治也汨與越聲相近故義相同猶曰與越之同訓爲于也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句首二字皆同意

命姓受祀

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韋注曰受祀謂封國

受命祀社稷山川也祀或爲氏家大人曰作氏者是也上文曰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即此所云命姓受氏迄于天下又曰胙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下文曰亡其氏姓又曰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皆其明證也隱八年左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襄二十四年傳曰保姓受氏以守宗祊氏與祀聲相近又因上下文有祀字故氏誤作祀耳韋注謂受命而祀社稷山川則曲爲之說也

少光王室

其何德之脩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韋注曰光明也引之謹案光之言廣也謂廣大王室也上文曰王室其愈卑乎卑與光義正相對上卷王室其將卑乎韋注卑微也僖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邾杜注卑小也僖十五年穀梁傳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亦以光與卑相對大雅皇矣傳曰光大也周頌敬之傳曰光廣也是光與廣大同義堯典光被四表漢成陽靈臺碑光作廣荀子禮論篇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廣作光大戴禮曾子疾病篇君子行其所聞則廣大矣漢書董仲舒傳廣作光是光與廣同聲而字亦相通又易內言光者多與廣同義說見前光字下

身聳

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韋注曰聳懼也家大人曰聳

敬貌故曰身聳除潔敬也賈子禮容語篇作身恭除潔恭亦敬也若訓聳爲懼則與身字義不相屬矣聳字本作竦說文竦敬也張衡思元賦曰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余身即此所謂身聳也楚語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韋彼注曰聳敬也

成事不貳　平民無貳

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據下文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則當讀民以心力爲句從之不倦成事不貳韋注曰貳變也引之謹案古無訓貳爲變者貳當爲貣貣即忒之假借字也大雅瞻卬篇鞫人忮忒毛傳曰忒變也洪範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貣集解引鄭注曰卦象多變故言衍忒是貣正訓變故韋注曰貣變也貣音他得切與力爲韻若作貳則失其韻矣貣力古音在之部貳字古音在脂部脂之二部古不相通書傳貣字多誤作貳見詩其儀不忒禮記宿離不貣下

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韋注曰成民使無疑貳也家大人曰貳當作貣貣音他得切即忒字也無貣謂無過差也大射儀鄭注引此作平民無忒是其明證矣月令注引此作平民無貳蓋後人以韋本國語改之案正義引國語舊注曰平民使不貣則鄭注本作貣可知貣與貸同大戴禮禮三本篇貸之則喪荀子禮

論篇貸作貳，貳亦貣之譌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其言不貳，家語五帝德篇作其言不忒；管子勢篇動作不貳，與極極德極力代爲韻，則其字並當爲貣。凡此皆非貳字也。韋注解爲疑貳，則所見已是譌本。

過慝之度

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韋注曰：慝，惡也。家大人曰：慝之爲惡，常訓也。此慝字當讀爲忒。忒，差也。（見豫卦鄭注、左傳文二年注、呂氏春秋孟春、先己二篇注。）狂與悖，眩與惑，轉與易，過與忒，義並相近。過忒，卽過差也。事差其度，故曰過忒之度。若以慝爲惡，則別爲一義，且與之度二字義不相屬矣。洪範之民用僭忒，（僭忒卽僭差，說見洪範。）漢書王嘉傳引忒作慝；董仲舒雨雹對曰：以此推移，無有差慝。是差忒字古通作慝也。

蕤賓

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韋注曰：蕤，委蕤，柔貌也。言陰氣爲主，委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家大人曰：安靖神人，是釋蕤字；獻酬交酢，是釋賓字。蕤與綏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注：綏當爲緌。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注：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說苑指武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綏。漢書律厤志：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萬物也。）綏者，安也。故曰所以安靖神人。淮南天文篇：蕤賓者，安而服也。亦是以安釋蕤，以服釋賓。今云蕤，委蕤，柔貌也，義本史記律書。然不以安釋蕤，而以柔釋蕤，則安靖神人四字遂無著落矣，似於傳意未合。

陽沈伏而黜散越

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韋注曰：沈，滯也；黜，去也；越，揚也。發揚滯伏之氣，而去散越也。引之謹案：黜讀爲屈。屈，收也，謂收斂散越之氣也。爾雅曰：斂、屈，收、聚也。魯頌泮水篇屈此羣醜，毛傳曰：屈，收也。聘禮屈繅，鄭注曰：屈繅者，斂之。（鄭注士喪禮曰：繹，屈也。江沔之閒謂縈收繩索爲繹。是屈與收同義。又士虞禮管人汲不說繘屈之，注曰：屈，縈也。亦取縈收之義。）屈與黜聲相近，故字相通。說苑立節篇曰：將軍子囊黜兵而退，謂收兵而退也。沈伏者發揚之，散越者收斂之，此陰律之所以閒陽律，成其功也。揚與沈伏義相反，則黜與散越義亦相反。韋注訓黜爲去，失之矣。

助宣物　贊陽秀

元閒大呂，助宣物也。家大人曰：助下有陽字，而今本脫之。據韋注云：陰繫於陽，以黃鍾爲主。又云：以陽爲首，不名其初。又云：大呂助陽宣散物也。（呂助二字連讀，義則本律厤志，說見下。）

正文本作助陽宣物明矣上文云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下文云南呂贊陽秀物也（今本脫物字說見下）贊陽與助陽文同一例漢書律麻志云呂以旅陽宣氣又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高注淮南天文篇云大呂所以配黃鍾助陽宣物也義皆本於國語月令注引此正作大呂助陽宣物

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家大人曰秀下有物字而今本脫之則文不成義據韋注云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也贊佐也（月令正義引此注下有陰佐陽秀成物也七字）則正文本作贊陽秀物與助陽宣物文同一例明矣律麻志云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說與韋注同月令注引此正作南呂贊陽秀物

文德

以大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韋解文德云文文王也家大人曰此泛言周之文德不專指文王下文宣三王之德即其證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晉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亦是泛言周之文德杜注云崇文王之德誤與此同劉炫已辯之

布憲施舍於百姓

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韋注曰憲法也施施惠舍舍罪也引之謹案布法與施舍意義不倫周禮秋官之布憲（掌憲邦之刑禁）管子立政篇之出令布憲皆不爲施舍而設且下文云儉柔容民則非布法之謂也憲疑當爲悳悳古德字（說文悳古文作悳郎中鄭固碑悳能簡乎聖心是也隸或省作悳執金吾丞武榮碑蓋觀德於始韓勑禮器碑倍道畔德其旁皆古文悳字也）形與憲相似而譌昭十三年左傳施舍不倦杜注曰施舍猶云布恩德則施舍正所以布德故曰布德施舍於百姓也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正與此同義且上文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是無射本以布德爲義故以無射之上宮布德施舍於百姓耳韋所見本已誤作憲故不得已而曲爲之說其實非也又案施舍之言賜予也布德施舍於百姓所謂周有大賚也韋分施與舍爲二義失之說見左傳旅有施舍下

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宏欲城成周爲之告晉云云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韋注敬王十年曰十年魯昭三十二年注是歲曰是歲敬王十一年魯定之元年引之謹案是歲即謂敬王

十年非謂十一年也豈有事在十一年猶承十年而稱是歲者乎韋云是歲敬王十一年魯定之元年者蓋以定元年左傳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故據以作注不知昭三十二年傳已云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矣以春秋經考之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書於昭三十二年冬而不書於定元年春則會城成周之事在昭三十二年而不在定元年明甚定元年傳以前年十一月之事復載於次年正月左氏之誤也（說見左傳）國語以狄泉之會屬之敬王十年正與昭三十二年春秋經合實足以糾定元年左傳之誤韋氏不能詳審反據定元年左傳以為之注疏矣

殄病

魯語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韋注曰殄絕也家大人曰注依爾雅訓殄為絕民之絕病頗為不辭案殄亦病也周官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注曰殄病也大雅瞻卬篇曰邦國殄瘁（說見前殄瘁下）殄之言瘨也疹也大雅雲漢篇胡甯瘨我以旱鄭箋曰瘨病也釋文瘨韓詩作疹越語曰疾疹貧病疹殄瘨聲近而義同

弛孟文子之宅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宅有司所居（案文子所居今云有司所居非也）公欲毀之以益宮引之謹案弛之言移也易也（集韻弛余支切改易也）爾雅弛易也弛宅者以他所之室易之也下文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文子對曰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又曰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則弛之為易明甚蓋移其宅於他所而後取其舊宅耳下文又曰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今命臣更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更亦易也昭三年左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亦弛宅之類也古者謂易為弛韓子內儲說篇應侯謂秦王曰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王曰必弛易之矣呂氏春秋開春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臣諫於太子曰請弛期更日高注曰更改也案弛易也移也謂移易其期日也字或作施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韓策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易作施（正義以施為張設非是說見史記雜志）是也或作馳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一年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

第一一七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5 反文句

是也韋以弛爲毀則與吾欲利于於外之算者不合且下文曰易曰更豈毀之謂乎。

既其葬也焚

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韋注曰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家大人曰既其葬也焚五字韋解未明既爲一句其葬也焚爲一句既猶既而也言既而夏父弗忌之葬也火焚其棺槨煙達於上也周語云既榮公爲卿士晉語云既驪姬不克又云既里丕殺禍公隕於韓文元年左傳云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十六年傳云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成二年傳云既衞人賞之以邑若斯之類不可悉數

大寒降

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韋注曰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引之謹案下文烏獸孕水蟲成注謂春時烏獸成水蟲孕注謂立夏是出孕彼成皆同時之事而大寒降土蟄發乃有季冬孟春之別於文爲不類矣今案大寒降亦謂孟春也降猶減也退也廣雅曰退降殺瘦減也降與降通襄二十六年左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俗本降誤作隆今從唐石經是也季冬大寒之氣至孟春而減矣退矣故曰

大寒降猶夏小正言正月寒日滌也白之言受也今本誤作日月之日說見大戴禮韋氏誤解大寒降爲季冬之月寒氣初下遂並以下文嘗之廟爲季冬時事失其義矣周頌潛篇正義亦以大寒降爲季冬蓋沿韋注之誤。

講罛罶

水虞於是乎講罛罶說文罶字注引作溝罛罶溝蓋草書講字之譌韋注曰講習也家大人曰取魚之事無待於講習講讀爲構小雅四月篓曰構猶合集也謂合集罛罶以取魚也講字古讀若構說文講從言冓聲史記項羽紀業已講解漢書講作構韓世家將西購於秦刺客傳北購於單于韓策燕策購並作講甘茂傳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鄒氏云講讀曰構故與構通韓子

內儲說曰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又曰因請爲魏王構之講與構同魏策今我講難於秦即構難僖十五年左傳注構虛而不經釋文構作講皆其證也

嘗之寢廟

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韋注曰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矣引之謹案上文大寒降說見上土蟄發皆孟春之事則唐說爲長夏小正正月魚陟負冰獺獻祭魚而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正義以爲十月非是說見禮記下是虞人取魚在正月國君因於是月嘗之於廟宜也周頌潛篇正義曰

韋昭以爲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韋稱古以言不當謬也以上正義據此則魯語嘗之廟正當孟春獺祭魚之時視月令之季冬嘗魚先薦寢廟差後一月亦如夏小正二月祭鮪而月令薦鮪在季春夏小正四月執陟攻駒而月令縶騰駒在仲夏夏小正九月王始裘而月令天子始裘在孟冬夏小正九月樹麥而月令種麥在仲秋也或蚤或莫義得兩通何必季冬之是而孟春之非乎且下文曰助宣氣也以孟春陽氣宣通故行此以助之若季冬則時方收斂不得謂之宣矣

韋注行諸國曰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是韋固知行諸國爲孟春事矣而嘗之廟乃獨屬之季冬以上下相連之二句強爲分別遂使助宣氣也之文單承行諸國句而文義之析亂甚矣陳氏芳林考正曰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廣成頌注引作嘗之於廟行諸國詩潛正義引作而嘗之廟案韋注引月令自當有寢字國下元明諸本有人字從宋本刪與廣成頌注所引亦合也以上陳說今案韋引月令嘗魚先薦寢廟者以爲嘗之廟之證非以正文有寢字也今本正文寢字卽涉注內寢字而衍宋本已然嘗之廟行諸國皆以三字爲句增一寢字則長短參差矣當從廣成頌注及詩正義刪寢字

禁罝麗

水虞於是乎禁罝麗韋注曰罝當作罜麗小網也舊音作禁罜麗云罜麗上音獨下音鹿小網也補音曰今按韋注云罝當作罜則作音者先合寫爲罝字然後引注音獨乃允耳舊音直改罝作罜則注爲虛設今改作罝引之謹案舊音罜麗二字乃國語原文非改罝作罜也注內罝當作三字乃後人所增耳蓋正文本作禁罜麗注文本作罜麗小網也故舊音出正文罜麗二字云上

音獨下音鹿傳寫者因上文禁罝羅而誤爲禁罝麗後人又於注中罜上增罝當作三字以遷就已誤之正文耳公序不能釐正反據此以難舊音非也西京賦注引此正作禁罜麗今本禁上衍罝字胡氏果泉曰罝字不當有此蓋有依國語記罝字於罜旁者而誤衍禁上也又引韋昭曰罜麗小網也則正文當改罝爲罜注文當去罝當作三字而以罜麗連讀乃復國語韋注之舊否則正文注文皆作罝作舊音者不應不見而改罝爲罜也荀子成相篇注引作禁罝罜麗與宋明道本同蓋宋本又誤作禁罝罜麗校書者據此以改楊注耳篇內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禁罝羅矠魚鼈禁罜麗設

幷鄉皆以三字爲句不得雜入四字句而云禁罝罣麗也明道本注罝當作罣作罝當作罛亦後人所改上云講罛罶此云禁罣麗互文也言講罛罶則罣麗亦在所講可知言禁罣麗則罛罶亦在所禁可知不得複舉罛字遺卻罶字而云禁罛罣麗也舊音不云罝依注音孤則所見國語正文無罝字注文亦無罝當作罛之語明甚

謝季文子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韋注曰謝季文子者魯叔孫僑如譖季文子於晉晉人執之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且請之家大人曰韋以謝與請爲二事不知謝卽請也謝季文子者請釋季文子也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不得謝謂不得請也（說見前若不得謝下）成十六年左傳曰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是其明證矣

民旁有慝

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家大人曰旁之言溥也徧也（說見周易旁行而不流下）言民徧有姦慝而君不能察也昭六年左傳民並有爭心三十二年傳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亦謂徧有爭心徧有亂心也並

字古音蒲朗反與旁音相近（說文髮從髟並聲玉篇髮蒲朗切列子黃帝篇使弟子並流而承之釋文並音傍史記秦始皇紀並河以東集解引服虔漢書注並音傍漢書武紀遂北至琅邪並海顏注並讀曰傍是並與旁音相近也）故並亦有徧義說見周易並受其福左傳卿出並聘下

及匏有苦葉矣

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家大人曰及匏有苦葉矣左傳襄十四年正義引此及作在是也（詩正義引作及與左傳正義不合明是後人依誤本國語改之）案韋注云業事也穆子之事在濟涇故曰豹之業在匏有苦葉矣今本在作及則文義不明蓋涉上文兩及涇而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十六引此已誤）定十年左傳駟赤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文義正與此同

闇畏而往

闇畏而往闇喪而還引之謹案上闇字蓋衍上文曰子之來也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所謂畏而往也又曰闇康王卒欲還所謂闇喪而還也畏上不當有闇字此涉下句而衍也畏出於己非出於人何闇之有說苑正諫篇作闇畏而往蓋後人據誤本國語加之也

淫也

沃土之民不材淫也家大人曰淫也當爲逸也此涉上

文兩淫字而誤案士文云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是沃土之民之所以不材者正以其逸也下文云瘠土之民其不嚮義勞也勞也與逸也文正相對今本逸也作淫也則與土下文不合矣列女傳母儀傳作淫也亦後人以誤本國語改之又文選西京賦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李善注引此文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又下注云庶人因沃瘠而勞逸殊正文注文皆作逸而今本注文之逸也獨作淫也既與下注不符又與正文不協其爲後人所改無疑左傳成六年正義引此云沃土之民不材逸也襄二十五年正義及白帖八十並引此云沃土之民逸今據以訂正

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　牧協職

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韋注曰三君云師尹大夫官也維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引之謹案政事之政讀曰正爾雅曰正長也說文曰事職也百官之政事謂百官府之爲長官及任羣職者猶酒誥言有正有事立政言立政立事也說見尚書厥正人下周官宰夫職曰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一曰正卽此所謂百官之政事也二曰師卽此所謂師尹也四曰旅卽此所謂旅也襄二十五年左傳百官之正長師旅成十八年傳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所謂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也上文三公九卿官之大者也此政事師尹旅牧相則大夫士也官之小者也牧相亦官名說見下故皆曰與下文又言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是所與者非大臣卽羣臣也若謂百官所行之政事則日中考政所考者卽百官所行之政事何又言與百官之政事乎列女傳載此文師尹上有使字則後人不解古訓而妄增之也

中論譴交篇引此無使字又案上文之三公九卿下文之大史司載與此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皆都內之公卿大夫士不得以爲州牧國相也齊語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韋彼注曰牧五屬大夫也是大夫有稱牧者周語牧協職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亦謂牧大夫任民以職事者韋彼注以爲牧人亦非也相者淮南時則篇五月官相正月官司空二月官倉三月官鄉四月官田五月官相六月官少內七月官庫八月官尉九月官候十月官司馬十一月官都尉十二月官獄高注曰是月陽氣長養故官相相佐也月令孟春命相布德和令盍卽此官鄭注以相爲三公亦非也月令稱三公者前後凡八見不得於此改

稱維旅牧相者，維猶及也。維與惟通。禹貢曰：齒革羽旄惟木。酒誥曰：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多方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氏。惟字並與及同義。言天子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及旅牧相宜序民事也。注訓維爲陳，亦失之。

計過

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引之謹案：夜而計過，列女傳作夜而討過。討者，除也。見隱四年公羊傳注。除去其過，然後無憾，於義爲長。

守龜

老請守龜卜室之族。韋注曰：守龜，卜人也。引之謹案：守龜若謂卜人，則當云請使守龜，不得但云請也。韋說非是。今案昭五年左傳：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定元年傳：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哀二十三年傳：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管子小匡篇：庶神不格，守龜不兆。呂氏春秋精諭篇：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皆指龜言之，則此亦當然。昭十九年左傳：駟氏請龜以卜，與老請守龜卜室之族，文義正相似。謂之守龜者，蓋世守之龜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龜以卜。白虎通引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故魯臧昭伯有寶龜僂句。昭二十五年左傳。齊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襄二十八年左傳。衛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石祁子兆。檀弓。士昏禮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士喪禮卜葬日：卜人先奠龜於西塾上，南首。族長涖卜。是大夫士之家亦有龜也。惟龜之大者，大夫不敢以爲寶，故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何如其知也。苞咸注曰：蔡，國君之守龜也，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皇侃疏曰：蔡，大龜也。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卜國之吉凶，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不得畜蔡也。

漆姓

防風氏爲漆姓。史記孔子世家漆作釐。說苑辨物篇同。大荒北經亦曰：有大人之國，釐姓。索隱曰：釐音僖。家語云姓漆，蓋誤。世本無漆姓。引之謹案：漆當爲來。古字來與釐通。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周頌思文篇：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引作釐𪎊。史記陳杞世家索隱曰：平公鬱。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郁來。蓋鬱郁釐來並聲相近，遂不同耳。故史記作釐也。來與桼字形相似，因誤爲桼，後人又加水旁耳。隸書來字作来，新莽侯鉦偕多一點耳。鄭固碑勝字作𦚂，右畔之桼直與来同。皋陶謨在治忽，史記夏紀作來始滑，漢書律曆志作七始詠。楊慎丹鉛錄曰：來是桼字之誤。桼即七字也。左氏春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釋文曰：漆本或作漆。說文：濡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淶。今本淶字譌作漆淶二字，玉篇譌或作誄，皆隸書相亂也。

年左傳注郊瞞防風之後漆姓釋文曰漆音七盇此字之僞久矣又案索隱釐音僖者晉語黃帝之子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舊音曰僖或爲釐潛夫論志氏姓篇亦作釐然則防風氏爲黃帝之後與釐僖古同聲故史記漢書僖字多作釐汞與釐僖古亦同聲故晉語作僖又作釐而魯語作汞也若漆與釐僖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野處而不暱

齊語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韋注曰暱近也家大人曰野處而不近於義無取今案暱當爲匿匿古慝字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眾匿乃雍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韓子主道篇處其主之側爲姦匿匿竝與慝同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匿作慝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尚書大傳作側慝不慝不爲姦慝也上文曰旦莫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即所謂野處而不慝也管子小匡篇作樸野而不慝是其明證矣

三鄉

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韋注不解鄉字引之謹案鄉亦官名與宰族虞衡同例淮南時則篇三月官鄉高注曰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也

遂滋民

遂滋民與無財韋注曰遂育也滋長也引之謹案遂語詞猶言因也滋當讀爲慈慈者愛也卹也與無財則所以卹之也大戴禮記少閒篇剌與慈民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皆謂惠卹其民也作滋者假借字耳管子小匡篇作慈於民予无財是其證韋注失之

正月之朝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韋注曰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於司徒引之謹案鄭注周禮正月之吉曰吉謂朔日吉日不皆在朔辨見通說韋意則用鄭朔日之解此言正月之朝則指上旬而言非專指朔日也續漢書五行志注引尚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注曰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是其證荀子禮論篇月朝卜宅月夕卜日今本宅日上下互易誤也辨見讀書雜志月朝月夕謂上旬下旬也又管子立政篇曰孟春之朝季冬之夕正月之朔則朝非朔也

居處好學

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引之謹案居處下脫爲義二字下文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云云竝與此同則此文亦當有爲義二字管子小匡篇正作於子之鄉有居處爲

義好學當據補

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

引之謹案用衍字也尹注曰復白也謂鄉長選其賢者以白桓公下文曰有人云云即白桓公之語也若加用字則與下文語勢隔閡且用賢之權在桓公不在鄉長有人云云亦但謂其人如是而無請用之語不得以爲用之也用字蓋涉上文擇其善者而業用之而衍管子小匡篇正作選官之賢者而復之中匡篇管仲瞿而復之無用字

則民不憾

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尹注曰憾恨也家大人曰憾當爲惑月令曰皆脩封疆審端徑術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即此所謂井田疇均則民不惑也古惑字作感說見經義雜記與感相似惑誤爲感後人又加心旁耳管子小匡篇正作則民不惑

擇是寡功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家大人曰擇是當從管子小匡篇作擇其其譌爲甚因譌爲是耳隸書甚字作是是字作是二形相似故甚譌爲是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舉之日月也說苑辨物篇作甚焉故稱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雅甚都史記甚作是上文曰擇其善者而業用之又曰選其官之賢者

而復之下文曰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皆其證也

飭陰

地南至於飭陰尹注曰飭陰地名齊南界也舊音云飭賈作陶引之謹案飭陰當作岱陰謂泰山之北也齊在泰山之北故曰南至於岱陰桓十六年公羊傳越在岱陰齊何注曰岱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是也傳寫者脫去岱字耳陶即陰之誤而衍者蓋隸書陶字或作陰陰字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陰字一本誤作陶太平御覽學部十二引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陶爲陰校書者兩存作陰作陶之本而傳寫者遂增陶字後又誤而爲飭矣管子小匡篇正作地南至於岱陰

余一人之命

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引之謹案之命二字蓋因下文天子之命而衍僖九年左傳云天子有事於文武此云余一人有事於文武文義正同不得有之命二字余一人有事於文武乃致胙之由未及命齊侯也管子小匡篇有之命二字則後人據誤本國語加之也亦當作余一人有事於文武

牛馬選具

男女不淫牛馬選具引之謹案選亦具也古人自有複

語耳說文巽具也又云巺具也僎選與巽古並同聲牛馬選具者謂牲畜皆全不見掠奪也墨子號令篇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選具猶齊備也恐其不全故選具之也韋注訓選為數數具連文則不詞矣尹知章注管子小匡篇曰選擇其善者以成具亦以迂回失之。

經義述聞弟二十

經義述聞弟二十一

高郵王引之

國語下九十八條

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　夫子誡之　蒸于武公　伯氏不出　而雞三公子之徒　鮮有慢心　雖其慢　濟其罪　吾秉君以殺大子　唯無忌之　申生受賜以至于死　宗國　其有勤也　桓公在殯　宋人伐之　戚蟲　里丕死禍公隕於韓　不更厥貞　苟眾不說　若無天乎云　敵而有文　約而不諂　荀　畏讟敬也　十月　迎公　用午軍于廬柳　于二命　公懼　匡困資無　宋眾無乃彊乎　鄖瘠　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　惠慈二蔡　矇瞍脩聲　以為大政　冀缺耨　戰　余病喙　以懸御人　使勿兜　是先主覆露子也　過由大　君臣不相聽　圍公　刑史　二月乙酉　使呂宣子佐下軍　王故以疏季昇其宗　子孫　聰敏肅給　道逆　使佐新軍　比義　女工妾　厚其外交而勉之　及為成師　置茅蕝設望表　木楗　文錯其服　五日　諄趙鞅　尋飯　是天啟之心也　淳燿　民煩　若合而函吾中　矖麻　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　廷見　師長士　懿戒　右執殤宮　象夢　心類德音　自詬

兄遠宣朗　齊肅　滯久而不震　勤民以自封　闡
一善　憲臧否　既能得入　從逸　於其心也戚然
不敢左右　猶震也　奮其朋勢　士卒　官帥
諱御　天子　許諾　蒲贏　還軍接紐　載稻與脂
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　天地之刑
四年　上帝不考　至於元月　用人無藝往從其
所

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

晉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令子爲上卿辭曰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引之謹案上二君字皆指哀侯下一君字乃指武公待止也爾雅止待也廣雅止待逗也論語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晉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篇作其誰能止之是待與止同義言哀侯未死時但知其從哀侯而未知其止於曲沃爲武公臣也既從哀侯又貳於武公故曰從君而貳也定元年左傳子家羈曰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語意正與此同皆謂無以對死君耳韋氏不得其解乃曰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貳也迂回而難通矣

夫子誠之俗本之作也因注而誤今從明道本

韋注曰夫子郭偃也其言皆誠也引之謹案下云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要注云二大夫史蘇郭偃也二大夫兼指郭偃則此夫子非謂郭偃也今案夫子謂里克也上文里克曰何如是問史蘇之詞於是史蘇郭偃相繼告之士蔿㴱信其言而欲里克豫爲之備故謂里克曰夫子誠之下文驪姬欲殺大子立奚齊而患里克不從使優施說之則當時里克權重可知故豫誠之責首在里克也

蒸于武公

韋注曰武公獻公之禰廟也在曲沃引之謹案武公之廟在絳不在曲沃周語曰襄王使賜晉文公命晉侯郊勞館諸宗廟及期命於武宮韋注武公之廟此受命於絳之宗廟非受命於曲沃之宗廟也其證一也下章說秦伯納文公云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即位于武宮在入于絳之下不在入于曲沃之下其證二也下章說悼公即位云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入者入于絳也則朝于武宮亦在絳明矣其證三也且奚齊處絳上文已明著之矣則莅事于武宮亦在絳可知何爲遠適曲沃乎韋謂武公之廟在曲沃者蓋以左傳僖二十四年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二文相連故謂

武宮在曲沃。不知彼文丁未下。亦當有入于絳三字。冀者脫之耳。說見左傳。武宮在絳。不在曲沃也。若謂朝于武宮遂在曲沃。則絳爲國都。何以反無宗廟可朝乎。韋氏不考本書之入于絳即位于武宮。而據內傳殘闕之文以爲說。非也。又案韋注云獻公之禰廟也。則正文武公當作武宮。

伯氏不出

伯氏不出。奚齊在廟。韋注曰。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一云伯氏狐突也。昭謂是時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爲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引之謹案。下文子盍國乎。子謂申

生也。不得又謂之伯氏。且申生未嘗杜門。不得謂之不出也。當以一說爲是。上文云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則已在大子申生反自稷桑之五年。獻公之二十一年矣。知者。反自稷桑之五年。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見下文。正與上文云云相同。則同在一時可知。狐突杜門不出。在獻公十七年。見下。直至二十一年猶不出。故是年大子申生將死。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也。烝于武公。奚齊在韋注文次三大夫相見之下。蓋即在二十一年之孟冬。冬祭曰烝。下距申生之死不及三月。申生死於是年之季冬。姚氏秋農曰。左傳僖四年。大子申生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晉用夏正。乃下年二月二十八日。故經書于明年春。正當狐突不出之時。故猛足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也。必言伯氏不出者。因狐突之避難而知難之將作也。國語雜記晉事。不皆以年之先後爲次。狐突杜門不出。事在前而文在後。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事在後而文在前。猶上文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奚齊。亦事在後而先言之也。惠公悔殺里克。在既殺里克之後。而下文先言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後言惠公即位而殺里克。蒐于被廬作三軍。在文公二年。蒐于清原作五軍。在八年。而下文先言蒐于清原作五軍。後言大蒐于被廬作三軍。皆不以年之先後爲次。韋云是時狐突未杜門。殆考之不審耳。

而難三公子之徒

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難。患也。言所患者三公子也。說見左傳非無賄之難下。韋注曰。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引之謹案。之徒二字衍文也。下文曰。蚤處之。使知其極。謂分三公子以都城也。又曰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又曰。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又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又曰。乃城曲沃。大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皆謂離間三公子。非謂去三公子之黨也。不

得云三公子之徒下文里克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韋注始云徒黨也而此不釋徒字則所據本無之徒二字明甚

鮮有慢心雖其慢

夫人知極俗本極上衍有字宋本無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韋注鮮有慢心曰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貌欲也引之謹案鮮有慢心則不慢矣何以又云慢乃易殘上下相反非其原文也今案鮮下當有不字雖當讀曰唯言人知其位已極則志足意滿鮮不有怠慢之心唯其怠慢乃有釁可乘易於殘毀也韋作注時已脫不字故失其本指而以為不敢違慢耳古字雖與唯通詳見禮記已雖小功下

濟其罪

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韋注曰濟渡也以不勝罪之家大人曰渡其罪之語不詞疑本作濟成也而後人妄改之周語晉語楚語吳語竝云濟成也爾雅濟成也謂以不勝成其罪

吾秉君以殺大子

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韋注曰秉執君志以殺大子不忍為也引之謹案逸周書謚法篇曰秉順也言大子君之所欲殺也吾順君之意以殺大子吾不忍也故曰吾秉君以殺夫子吾不忍韋注失之

唯無忌之

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韋注曰言驪姬唯無忌憚之心執之已固何可敗也家大人曰如韋注則正文之字下當有固字謂其無忌憚之心已固不可敗也今本脫固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何可敗也義不相屬

申生受賜以至于外

引之謹案至于二字義不可通葢因上文不聽伯氏以至于外而行宋明道本已然作申生受賜而外而摺以也

宗國

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韋注曰宗國公族也引之謹案公族不得稱宗國宗國謂周也猶言宗周云爾宗國既卑謂王室微弱隱十一年左傳王室而既卑矣是也內外無親內謂王室外謂諸侯王室既卑則不能救虢諸侯遠之則不肯救虢故曰其誰云彩之

其有勤也

君無懼矣明道本如是今本矣作焉非其有勤也韋注曰有勤曰勤勞也明道本如是今本自作有涉正文而誤家大人曰注解其有勤也句未明有與又同也與邪曰古書通以有為又也為邪說見釋詞上文宰孔

謂獻公曰君可無會也又言齊侯不暇以晉為務故此云君無懼矣其又勤邪言不必勤於遠行也僖八年左傳載宰孔之言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意與此同

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葵邱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云云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韋注曰八年葵邱後八年也桓公復會諸侯於淮在魯僖十六年魯僖十七年冬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大子奔宋宋襄公伐齊納之是為孝公引之謹案桓公在殯上當有九年二字左傳僖十七年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二月辛巳夜

殯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是桓公在殯宋人伐之之事也案晉用夏正僖十八年春宋襄公伐齊經書春王正月則當為晉惠公之八年十一月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晉獻公以二十六年卒見下文自二十六年至惠公八年為九年在會于淮之後一年不得仍為之八年也當云九年桓公在殯宋人伐之寫者脫去九年二字耳

惑蠱

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韋注曰蠱惑也家大人曰蠱亦惑也左傳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宣八年晉胥克有蠱疾皆謂惑也昭元年醫和論蠱疾曰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又曰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又曰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哀二十六年大尹惑蠱其君是蠱即惑也古人自多複語不必分為二義

里丕从禍公隕於韓

里丕从禍公隕於韓韋以里丕从絕句注云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下文禍公隕於韓注云禍貪伏之禍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僖十五年家大人曰禍字或自為一句或下屬為句皆文不成

義當以里丕从禍為句从禍謂从於禍里丕从禍猶周語言郤至从難即上文所云喪田不懲禍亂其興也或謂韋注禍貪伏之禍五字本在里丕从禍之下後人誤移置於公隕於韓之下非也上文喪田不懲禍亂其興禍字韋氏無注而此禍字獨有注明是以此禍字為惠公隕於韓之禍與上文禍亂其興謂里丕見殺者不同故特注以明之也且上文得國而狃終逢其咎韋注曰謂惠公也此云禍貪伏之禍則貪伏二字明指惠公而言非指里丕然則禍貪伏之禍五字本在公隕於韓之下非後人移置明矣此韋氏之誤不必曲為之諱也

不更厥貞

不更厥貞大命其傾韋注曰不變更其正引之謹案不變更其正則當為鬼神所祐矣何以大命反傾乎韋說非也今案更者償也報也夏官馬質馬死則旬之內更淮南詮言篇功之成也不足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更貴鄭衆高誘注並云更償也呂氏春秋有報更篇所言皆報德之事。上文貞之無報也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此云不更厥貞亦謂不報厥貞也行正禮而不償以吉祥則鬼神之不祐可知矣故下文遂曰大命其傾也。

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

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韋注曰苟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予糴則晉得以為辭故不可不予家大人曰韋以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作一句讀非也苟衆不說為句不說謂不說秦也言秦不予糴則晉衆不說下文曰不若予之以說其衆。晉衆不說則其君之不報施有辭也若以不說為不說惠公則不得言其君有辭矣。

若無天乎云

秦穆公曰殺其內主背其外賂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韋斷云字上屬為句注曰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家大人曰若無天乎云文不成義且與下二句不相聯屬云字當在下文若字下而以若無天乎為一句若云有天為一句魏志公孫淵傳淵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云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若無天乎若云有天皆用晉語文。蓋所見本云字在若字下也穆公之意以為若無天則勝負尚未可知若有天則吾必勝之也若無天乎之下不更贅一語者下文明言若云有天吾必勝之義見於下故文省於上也晉語記申生之言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今本死上衍至于二字。辨見國語。雖死何悔檀弓記其言則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之下不更贅一語亦是義見於下而文省於上也

敏而有文

且晉公子敏而有文韋注曰敏達也文有文辭俗本作文有文章說茲從宋明道本。引之謹案敏而有文本作敏而文因注而衍有字也晉語但言文故注云文有文辭第七篇公以趙文子為文也注曰文有文德是其例也僖二十三年左傳作晉公子文而有禮文上亦無有字。襄三十一年傳子大叔美秀而文中庸曰簡而文文義並與此同。

約而不諂

約而不諂韋解約字曰在約困之中。家大人曰約如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言雖自斂約而不諂屈於人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其色儉而不諂儉亦約也僖二十

三年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語意略與此同。皆就晉公子之行事而言若以約爲在約困之中斯爲不類矣

荀 依

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路史疏仡紀荀作苟云荀國語史記皆作荀非史記五帝紀集解單行本索隱皆作荀後人以誤本國語改之也文國名紀曰戰國有苟變子思薦之引之謹案路史荀作苟是也元和姓纂苟國語黃帝之後漢有苟實苟參荀周文王第十七子郇侯之後以國爲氏後去邑

爲苟廣韻苟姓出河內河南西河三望國語云本自黃帝之子漢有苟參古厚切荀本姓郇後去邑爲荀今出潁川相倫切是荀姓爲文王之後苟姓爲黃帝之後且元和姓纂及廣韻引國語並作苟不作荀也軒轅黃帝傳亦作苟又潛夫論志氏姓篇苟作拘拘苟古聲相近故苟通作拘也路史曰國語作荀非則所見已是誤本矣又案依當作衣今本作依者因上文儇字而誤加人旁耳考潛夫論正作衣史記五帝紀集解單行本索隱引國語並作衣鄭注中庸曰今姓有衣者廣韻衣字云姓出姓苑而依字不以爲姓則國語之本作衣益明矣

畏黷敬也

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家大人曰黷敬二字義不相屬娶妻不娶同姓者畏其黷倫非畏其黷敬敬當爲故字之誤也言同姓之所以男女不相及者畏其褻黷故也韋注云畏褻黷其類但釋畏黷二字而不及敬字下文黷則生怨云云亦但承黷字言之而不及敬字則敬爲誤字明矣文選女史箴黷不可以黷但言黷而不言黷敬故李善注引此文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以釋黷不可黷之意今本注文作畏黷敬也則與正文不合蓋後人以

誤本國語改之也左傳僖二十三年正義引此正作畏黷故也昭元年正義故作敬乃明監本所改宋慶元本正作故。

十月 十二月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韋注曰內傳魯僖公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爲閏餘十八閏在十二月後魯失閏以閏月爲正月晉以九月爲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引之謹案十月當爲七月十二月當爲十一月蓋晉用夏時故月與周異內傳之僖

公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謂納公子重耳）周月也周之九月爲夏之七月正月爲夏之十一月故內傳曰九月而此曰七月內傳曰正月而此曰十一月也杜預春秋後序曰汲冢古書紀年篇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僖五年左傳晉卜偃說滅虢之日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而傳終之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漢書律厤志以爲言厤者以夏時故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是其例也賈韋二君誤以周月爲解故不能正傳寫之譌而內外傳之紀月遂齟齬而不合矣

述三十一　十四

迎公

董因迎公於河家大人曰迎本作逆此後人以意改也凡內外傳例言逆公不言迎公太平御覽方術部九引此正作逆

甲午軍于廬柳

韋注曰甲午魯僖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引之謹案內傳作二月甲午則此當云十二月甲午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寫者脫去十二月三字耳或曰校書者誤謂與上文十二月相複而刪之也

干二命　非其官也而干之

若干二命以求殺余韋注曰干犯也家大人曰奉二君之命以殺文公不得謂之犯命干猶與也（與今作預）言汝與於二君之命以求殺余也干古通作閒（音澗聘禮記皮馬相閒鄭注古文閒作干鄭語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韋注言更相犯閒）左傳莊十年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昭二十六年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注並云閒猶與也閒干古同聲故後世有干與之語又下文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注曰干犯也家大人曰干亦與也殺有罪者司寇之事邢侯非其官而與之故曰干

公懼

公懼遽見之家大人曰懼字涉下文公懼而衍此時伯楚尚未以呂郤之謀告公不得言公懼也文選思元賦注獄中上梁王書注引此並作公遽見之僖二十四年左傳作公見之皆無懼字陳氏芳林外傳攷正刪懼字是也

述三十一　十五

匡困資無

救乏振滯匡困資無韋注曰匡正也正窮困之人家大人曰匡與救同意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成十八年傳曰匡乏困救災患杜注匡亦救也

宋衆無乃彊乎

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強乎韋注
日不許釋宋宋降于楚其衆益彊家大人曰如韋注則
是楚衆彊非宋衆彊矣殊與傳文不合竊謂彊當讀為
僵僵斃也見呂氏春秋貴卒篇注言宋國之衆將為楚所斃也故
僖二十八年左傳曰不許楚言是棄宋也彊之為僵猶
疆之為僵陳君閑道疆車馬疆頓疆卽僵之假借

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

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
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
童昏不可使謀韋解嚚瘖二字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

嚚耳不別五聲之和為聾家大人曰傳言不可使言不
可使聽則嚚瘖為不能言之人聾聵為不能聽之人韋
氏以左傳釋之非其本指也凡事理之相近者其名卽
相同籧篨戚施侏儒皆疾也故人之不肖者亦曰籧篨
戚施侏儒邶風新臺篇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又曰燕
婉之求得此戚施鄭語曰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
也皆謂不肖之人也淮南脩務篇注云籧篨偃戚施僂
皆醜貌也故物之粗醜者亦曰籧篨戚施方言曰簟之
粗者自關而西謂之籧篨太平御覽引薛君韓詩章句
曰戚施蟾蜍喻醜惡是也侏儒短人也故梁上短柱亦

謂之侏儒淮南主術篇曰脩者以為櫚榱短者以為朱
儒枅櫨是也不能言謂之瘖故不言亦謂之瘖晏子春
秋諫篇曰近臣嘿遠臣瘖是也不能言謂之瘖不能聽
謂之聾故口不道忠信之言亦謂之嚚耳不聽五聲之
和亦謂之聾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所云是也故事理
之相近者既有本意卽有借義說經者不以本義廢借
義不以借義亂本義斯兩得之矣

惠慈二蔡　諏於蔡原

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韋注曰蔡蔡公原原公引之謹
案蔡讀為祭公謀父之祭漢書古今人表有祭公與虢

中虢叔閎夭南宮适辛甲同時卽此所謂諮於八虞而
諮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
尹者也昭王時有祭公隕於漢水穆王時有祭公謀父
春秋隱元年祭伯來桓八年祭公來莊二十三年祭叔
來聘蓋皆文王時祭公之後路史後紀曰祭事文王受
商之命蓋別有所據也祭為畿內之邑字本作𨛦說文𨛦別邑也故穀梁傳以祭伯為寰內諸侯若凡蔣邢茅胙祭之祭隱元年左傳正義以為畿外之國桓十一年杜注云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其是與韋注周語以祭公謀父為周公之後非也祭與蔡古字通呂氏春秋音
初篇周昭王及蔡公抎於漢中僖四年左傳正義引此
作祭公古今人表亦作祭公墨子所染篇幽王染於蔡

公穀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祭公敦春秋鄭祭仲易林既濟之睽作蔡仲漢安平相孫根碑祭足作蔡足皆其證也逸周書祭公篇禮記緇衣引作葉公亦是假蔡爲祭因譌而爲葉也上文曰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此言咨於二虢即上文之二虢則此言詢於蔡亦即上文之二蔡也二蔡蓋二人皆食邑於祭者惠慈猶惠愛也固不必蔡子而後謂之慈也說者以二蔡爲管叔蔡叔失之管蔡不賢豈得置武王周公而更管蔡乎

矇瞍脩聲　不脩天罰

矇瞍脩聲家大人曰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亂說見前謹脩其法下）循聲者循琴瑟之聲而歌詠也王制正義引此正作循（宋十行本明閩本監本並同毛本改循爲脩非）又引舊注歌詠琴瑟是其證聲爲歌之所循故曰循聲（射義曰射者各循聲而發）若作脩聲則義不可通韋本當亦是循字故注云無目於音聲審故使循之而今本注文亦誤作脩矣又下卷晉爲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韋注曰脩行也家大人曰脩與行不同義脩亦當爲循循天罰行天罰也甘誓曰今予惟共行天之罰是也韋注訓爲行則其爲循字可知（說文循行順也）

以爲大政　子爲大政

使郤縠將中軍以爲大政韋注曰大政大掌國政家大人曰韋說非也政讀爲正（正政古多通用不煩枚舉）爾雅曰正長也郤縠將中軍爲卿之長故曰大正以爲大正猶曰以爲正卿耳昭十五年左傳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杜注曰孫伯黶晉正卿漢書五行志作大正是其證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書大傳正作政逸周書嘗麥篇曰王命大正正刑書）又子產對韓宣子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昭七年左傳同）亦謂宣子爲正卿也成六年左傳子爲大政杜注曰中軍元帥是也韋注曰大政美大之政亦非

冀缺耨

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家大人曰冀缺耨上有見字而今本脫之自冀缺耨至相待如賓皆言曰季之所見如此下文從而問之云云亦從見字生出若無見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藝文類聚人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三引國語皆作見冀缺耨僖三十三年左傳同

戰

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家大人曰戰非戰鬥之戰何以明之鍾鼓錞于丁甯皆戰所必用不得以鍾鼓屬伐以錞于丁甯屬戰以是明之

戰讀爲憚憚懼也（見上文）此承上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而
言言伐之則必備鍾鼓所以聲其罪也若憚之而已則
但用錞于丁甯所以儆其民也白虎通義引書大傳曰
戰者憚警之也廣雅曰戰憚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曰
君子終身守此戰戰又曰君子終身守此憚憚魯語師
大鏄以憚小國說苑正諫篇作戰莊子達生篇以鉤注
者憚呂氏春秋去尤篇作戰戰與憚古同聲同義故字
亦相通

余病喙

郤獻子傷曰余病喙家大人曰喙下有矣字而今本脫

之則語勢不完喙字亦作㑊方言㑊㑊也（㑊古倦字）郭璞曰
今江東呼極爲㑊音喙（王篇㑊困極也大雅緜篇維其喙矣毛傳喙困也）外傳
曰余病㑊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引作余病喙矣成
二年左傳作余病矣皆有矣字

以愁御人

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隕命之禮曰寡君使克
也不腆敝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愁御人
韋注曰愁願也御人婦人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巳
者引之謹案說文憖說也言以此說君之御人耳韋訓
憖爲願以願御人則爲不辭故又申之曰願以此報君
御人之笑已者殆失之迂矣

使勿兜

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韋注曰兜
惑也宋庠補音曰案人名有驩兜器名有兜鍪它無所
訓徧閱經典子史未見兜惑之說將先儒自有所據其
散亡乎引之謹案兜當爲兜說文兜廱蔽也從儿象左
右皆蔽形讀若瞽勿兜謂勿廱蔽也說文之訓始出賈
侍中國語注乎韋注訓爲惑則其字益當作兜蓋兜之
爲言猶蠱也蠱惑也爾雅曰蠱疑也疑亦惑也昭元年
左傳曰女惑男謂之蠱是也兜與兜形相似後人少見

兜少見兜故兜誤爲兜矣

是先主覆露子也

韋注曰露潤也引之謹案露與覆同義覆露之言覆慮
也包絡也釋名釋天曰露慮也覆慮物也釋宮室曰廬
慮也取自覆慮也淮南時則篇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春
秋繁露基義篇天爲君而覆露之地爲臣而持載之漢
書晁錯傳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嚴助傳陛下垂
德惠以覆露之皆謂覆慮之也若訓露爲潤則與覆異
義矣而高誘注淮南亦訓露爲潤顏師古注漢書訓露
爲膏澤且云或覆或露言養育也不知露即訓覆覆露

為古人之連語上下不殊義也。

過由大

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引之謹案過由大過字後人所加刑之過也由大六字本連讀言刑之失也由大臣有罪而不刑也韋氏誤分為二句於刑之過也注云刑殺有過者於由大注云由大臣也不知刑之過也四字乃起下之詞非別為一句也後人不察其誤又於由大上加過字則與上四字義不相屬矣韋注怨由細云怨望者由小細民也而注由大則云由大臣也而不及過字則由大上無過字可知。

君臣不相聽

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為恥乎韋注曰不相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隕於韓先穀不與林父相聽以敗於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家大人曰君臣不相聽指厲公與欒郤中行諸人而言上文曰吾君將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此所謂君臣不相聽也韋以欒武子所說三事當之誤

矣。

圍公

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家大人曰圍當作圉成十七年左傳云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呂氏春秋驕恣篇云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或言執或言幽或言囚皆謂圉之也今本圉作圍則非其旨矣古圉字本作圉說文口圉囹圄所以拘罪人史記秦始皇紀贊咸陽圉而免刑戮漢書司馬遷傳幽於圉圄之中皆是也圉圍字相似因誤為圍齊策則是圉於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墨子備城門篇乃足以守圉韓子揚搉篇主將禁圉推而塗言篇以圉強敵今本圉字並誤作圍又楚語王孫圉宋明道本作圍困學紀聞亦引作圍史記陳世家文公圉春秋世族譜作圍一作韋經傳通用圍字宣四年左傳圉伯嬴于轑陽而殺之是也圉圍字亦相似。

刑史

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韋注曰刑刑官司寇也史大史掌書法也引之謹案司寇者掌刑之官不得直謂之刑大史非掌刑之官不得與司寇並舉韋說非也刑史謂刑官之史掌刑書以贊治者周官刑官之屬鄉士遂士皆十有二人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鄭注曰史司寇吏也陷於大戮則刑官之史

得書其罪故曰以頻刑也。

二月乙酉

二月乙酉公即位引之謹案晉行夏時二月當爲十二月成十八年左傳春王正月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而此文上云厲公七年冬葬作始於三郤卒於公則魯之正月晉以爲冬蓋晉之十一月也由是推之則魯之二月爲晉之十二月内傳曰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則此當曰十二月乙酉公即位矣成十六年傳正義引此作正月乙酉又引孔晁云二月乙酉言正月者記者誤也案正字即十二之合譌

使呂宣子佐下軍至故以彘季屏其宗

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韋注曰上當爲下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賊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孫字衍說見下條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引之謹案悼公即位之年魯成公之十八年也十八年左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杜注彘季士魴如伐鄭可也襄九年傳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杜注曰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又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注曰二國從下軍是佐下軍者彘恭子非呂宣子也下文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韋注文子趙武也而能恤大事使將新軍將今本譌作佐辯見下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襄九年左傳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杜注曰武新軍將又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注曰二國從新軍是趙文子爲新軍將呂宣子卒而趙文子始將新軍則先趙文子而將新軍者呂宣子也

是將新軍者呂宣子非彘恭子也傳寫者上下錯亂耳上當云使彘恭子佐下軍而以曰武子之季云云次於其下下當云使呂宣子將新軍而以曰邲之役云云次於其下今更訂其文如左

使彘恭子佐下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呂宣子將新軍。曰邲之役此云邲之役鄢之役下文云昔克潞之役此云其子不可不崇也下文云其子不可不興也兩事相連故文義亦相似。呂錡佐知莊子於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賊楚王而

欒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不可不崇也。

子孫

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家大人曰孫字後人所加呂宣子呂錡之子也故曰其子不可不崇不當有孫字左傳成十八年正義引此無孫字下文其子不可不與也亦無孫字。

聰敏肅給

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韋注曰肅敬也給足也引之謹案肅之言速給之言急也爾雅曰肅速也肅速疾也論語公冶長篇禦人以口給孔傳曰佞人口辭捷給皇

侃疏曰給捷也管子大匡篇曰隰朋聰明捷給荀子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楊倞注曰齊疾也給急也是肅給皆疾也聰敏言其通達也肅給言其敏捷也四字義相貫韋注失之

道逆

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韋注曰且觀察諸侯之有道德與逆亂者引之謹案道猶順也謂觀察諸侯之順命與逆命者楚語遑而道從而逆道與逆相反正與此同是道爲順也管子小問篇百川道年穀熟亦謂百川順也若以道爲有道德則與逆字義不相當矣管子君臣篇順理而不失之謂道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據此則道德之道亦以順得名。

使佐新軍

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韋注曰說云新中軍也宋本如是昭謂但言新軍無新中軍宋本無下脫新字引之謹案下文始云使魏絳佐新軍此不當與之複故舊說以新軍爲新中軍以別於下文之新軍。而韋氏駁之以爲無新中軍則新軍與下文無別下文令狐文子卒公乃使魏絳佐新軍則先魏絳而佐新軍者令狐文子而非趙文子也其不得以趙文子爲佐

新軍明矣今案佐字涉下文使佐新軍而誤佐當爲將呂宣子本將新軍宣子卒故公使趙文子將新軍也襄九年左傳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杜注曰武新軍將又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注曰二國從新軍是趙文子將新軍魏絳佐之也蓋其始也呂宣子將新軍令狐文子佐之及二子卒則趙文子將新軍而魏絳佐之故上文云使呂宣子將新軍呂宣子今本誤作恭子辯見上使令狐文子佐之此及下文云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將新軍令狐文子卒公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也合前後考之而傳寫之譌誤可

衍而正矣。

比義

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韋注曰。比。比方也。義。宜也。楚語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韋注曰。比義。義之與比也。又楚語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韋注曰。義。宜也。引之謹案。以上三言比義。義字皆當讀為儀。說文曰。儀。度也。比儀者。比之度之也。周語曰。儀之於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義古字通。（說見前嬌義事也下）云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者。言願君比度而行之也。云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者。行猶用也。言使知事之族類而用其比度。若學記言比物醜類也。云其智能上下比義者。言巫之智能上下比度以事神也。（比義即比度。非比於義之謂也。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上下比義。光遠宣朗。八字皆平列。）義與比意相近。故言比可以兼義。晉語云。能上下比之。是也。襄三十年左傳。文待人婦義事也。義事。謂度事而行也。（說見前婦義事也下）字又通作議。昭六年左傳。昔先王議事以制。亦謂度事也。（說見前議事以制下）韋注訓義為宜。又以行比義為義之與比。皆失之。

女工妾　輅車

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韋注曰。女。美女。工。樂師。傳曰。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是也。妾。給使者。女工妾凡三十人。或云。女工有伎巧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引之謹案。內外傳亦有不相合者。不可強同。內傳師悝師觸師蠲。凡三人。不言女妾。而此曰女工妾三十人。則與內傳殊義。且上言女。下言妾。而中乃言樂工。為不倫矣。唯或說差為近之。蓋女工妾長於女工之妾也。成二年左傳。魯賂楚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杜注曰。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是以女工妾為賂之證。又案。下文曰。輅車十五乘。內傳則曰。廣車軘車淳十五乘。凡兵車百乘。二者亦不合。韋注牽合內傳而曰。輅。廣車也。車。軘車也。十五。各十五也。亦失之。廣車不得謂之輅。軘車亦不得但謂之車。輅車者。路車也。又不得以輅車為二物。

厚其外交而勉之

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韋注曰。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託之而勸勉焉。引之謹案。此謂寬其死罪。無取於勸勉也。勉當讀為免。古字勉與免通。（詳見左傳賴前哲以免也下）免之。謂免其死。秋官鄉士。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僖三十三年左傳。若從君惠而免之。是也。上文云滅之。此云免之。相對為文。昭七年左傳。朔於敝邑亞大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

大矣是遠逃者以免殃為幸也。

及為成師

及為成師居大傅家大人曰師當為帥字之誤也為成帥者為成公之中軍帥也居注曰為成公軍帥兼大傅官今本帥字亦譌作師韋注引宣十六年左傳晉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皆其證也潛夫論志氏姓篇作為成宰居大傅宰與帥同襄二十七年左傳正義引作及為元帥元字蓋後人所改而帥字則不誤

置茅蕝設望表

斉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

牟守燎故不與盟韋注曰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為表表其位也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賈逵注曰束茅以表位為蕝說文曰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引春秋國語曰致茅蕝蓋本此引之謹案會盟無縮酒之文韋注非也當以賈說為長蕝謂置茅蕝者未盟之先擯相者習儀也習儀則必為位故以茅蕝表之漢書叔孫通傳說朝儀曰為緜蕞野外習之如淳注曰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引春秋傳曰置茅蕝顏師古曰蕞與蕝同然則置茅蕝之義當與緜蕝相似蓋為習儀而設也周官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是其比類也望表盟之日所以表位者也望而知其所立之處故曰望表淮南說林篇曰植表而望則不惑是也設望表者豫為王及諸侯之位以木表之若覲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也昭十一年左傳朝有著定會有表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杜注曰野會設表以為位是其明證矣韋以為望祭山川亦非上云盟諸侯下云守燎所言者皆會盟之事不得雜以祭神也

木楗

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韋注曰木楗木擔也

引之謹案書傳無訓楗為擔者楗當作揵淮南人間篇負輂粟而至衆經音義卷十一引作揵載粟米而至又引許叔重曰揵擔之也廣韵曰揵擔運物也方展切木揵者蓋繫物於橫木之兩端而中荷之若今之扁擔是也揵與楗字形相似學者多見楗少見揵因譌而為楗矣宋庠補音音其偃反失之

文錯其服

金玉其車文錯其服韋注曰文文織錯錯鏤也引之謹案服不可以鏤韋說非也文錯猶文繡也漢書地理志注引世本曰錯叔繡文王子叔繡字錯蓋取繡文交錯

之義秦策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淮南齊俗篇曰宮人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皆其證也爾雅釋旗名云錯革鳥曰旟謂交錯其文畫爲急疾之鳥（說見爾雅）畫文謂之錯繡文亦謂之錯其義同也。

五日

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家大人曰五日下當有瘳字平公從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瘳故賜之莒鼎若無瘳字則與下文意不相屬據韋注云祭後五日平公有瘳故見之則似所見本已脫瘳字若有瘳字則不必如此詞費矣然說苑辨物篇止作五日瘳公見子產昭七年左傳亦云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則有瘳字是也。

譔趙鞅

曾孫蒯聵以譔趙鞅之故韋注曰譔佐也舊音譔之閏反補音又之純反說文訰亂之孰也乇書或訓佐也從去聲與韋注合舊音得之引之謹案書傳無訓譔爲佐者譔當爲諒大雅大明篇涼彼武王毛傳曰涼佐也釋文涼本亦作諒同力尚反佐也是韋注所本也諒與譔相似因誤爲譔後人又據已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耳說文及廣韻俱無譔佐也之訓惟玉篇譔字云佐也蓋後人據誤本國語增入非顧氏原文也（一切經音義十三云。譔亦左也左與佐同。蓋唐時國語及注諒字已誤作譔故元應承用之也）曹風鳲鳩篇毛傳貳疑也貳誤爲忒（說見其儀不忒下）而玉篇遂收入忒字注廣雅卒極也卒誤爲乎而玉篇遂收入乎字注嫡餘盈也匪[illegible]非也傳寫者脫去上也字與非也混爲一條而玉篇餘字注遂收非也之訓皆後人所增也。

尋飯

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家大人曰尋字義不可通尋當作專專古摶字（周官大司徒其民專而長釋文專徒丸反）專與尋字形相近故專誤爲尋曲禮毋摶飯鄭注曰爲欲致飽不謙此言其食不當摶飯也若獨食則不嫌矣鹽鐵論取下篇摶粱齧肥摶粱即摶飯也呂氏春秋慎大篇載此事正作摶飯。

是天啟之心也

鄭語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韋注曰啟開也天開季紃故叔熊不得立有心字說家大人曰韋以下文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啟下無心字故以有心字爲誤也今案天啟之心謂啟季紃之心也叔熊不得立是天啟季紃之心使之紹其先業也晉語曰非天誰啟之心襄二十五年左傳

曰天誘其衷啟敝邑心昭二十七年傳曰天啟叔孫氏之心則有心字不誤下文天之所啟與此相承而不相背也

淳燿

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韋注曰淳大也燿明也敦厚也言黎爲火正能治其職以大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之爲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家大人曰韋訓淳爲大義本爾雅（爾雅作純義同）然云大明厚大天明地德則不詞矣予謂淳燿敦大光照皆二字平列淳字本作焞焞明也燿光也言能光明天明厚大地德也下文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即其證說文焞明也春秋傳曰焞燿天地蓋約舉鄭語之文也崔瑗河閒相張平子碑曰亦能焞燿敦大天明地德其字竝作焞昭二十九年左傳（正義引此亦作焞）今本作淳者俗字耳大元元測序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范望亦云淳明也漢書楊雄傳光純天地純亦明也（李奇訓純爲絲亦失之）焞淳純古竝通用

民煩

楚語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韋注曰煩亂也家大人曰民讀爲泯泯煩皆亂也昏亂之人故不可教訓玉篇泯彌忍彌賓二切滅也又泯泯亂也是泯與民同音（大雅桑柔篇靡國不泯釋文泯面忍反徐又音民是泯滅之泯亦與民同音）康誥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呂刑曰民興胥漸泯泯棼棼逸周書祭公篇曰女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孔晁注泯芬亂也（芬與棼同）泯芬與民煩聲近而義同哀公問曰寡人惷愚冥煩冥煩與民煩聲義亦相近故賈子大政篇曰夫民之爲言也瞑也萌之爲言也盲也孝經援神契亦曰民者瞑也（見大雅靈臺正義）

若合而函吾中

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解合而函吾中曰合合戰也函入也舊音曰函音咸或爲臽音陷補音曰今本竝作函家大人曰函訓爲容不訓爲入臽即陷或滔或掩之掩亦不訓爲入作函作臽皆臽字之譌也臽本作𦥑形與函相似故譌而爲函（函字俗書作函與臽字尤相似玉篇臼部有函字胡耽切函鑑也又胡減切函書也函字俗書作函故玉篇誤收入臼部）說文臽小阱也從人在臼上舂地坎可臽人今經傳通作陷（秦廣雖白起也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

臽餓之矛論衡議口篇葵遥九空地臽漢武都大守李
翕天井道碑墬無臽瀆而狹須刻臽礲其字皆作臽
今經傳相承作陷未必非後人所改也莊語之
臽吾中若非譌爲函則後人亦必改爲陷矣
墬入地也廣韻陷入地隤也是臽與入同義故傳曰臽
吾中僖四年公羊傳曰大陷于沛澤之中故韋注訓臽爲入也宜十二年
左傳曰𢓜子以偏師陷陷字亦與此同義舊音及補音
皆不知函爲臽之譌相承音咸失其義矣史記禮書函
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啗音含鄒誕生
音徒濫反案函亦臽之譌臽陷聲相近故鄒誕生本作
陷裴駰司馬貞音含皆失之也漢書司馬遷傳函糞土
之中而不辭函亦臽之譌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而不
辭是其證經傳中臽字既相承作陷而國語之臽吾中
史記之函及士大夫漢書之函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爲
函後人多見函少見臽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宋賈昌朝羣經音辨函字有三音一音咸置也一音含容也一音陷不辨也是直不辨函臽之爲二字其失甚矣

囂庶

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
大囂庶爲樂韋注曰囂讙也庶衆也引之謹案囂亦衆
也高誘注淮南脩務篇曰囂衆也小雅十月之交篇讒
口囂囂箋曰囂囂衆多貌囂與嚻同囂庶謂聲音之衆
多也。

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

韋注曰不服心不服也引之謹案韋注蓋謂諸夏事晉
寡王心不服矣今案而者連及之詞吾不服諸夏而獨
事晉當作諸夏不服吾而獨事晉傳寫者誤倒其文耳。
昭十二年左傳楚子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正所謂諸
夏不服吾而獨事晉也若作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則
義不可通矣韋據誤本作注故失其指。

延見

左史倚相延見申公子亹韋注曰延見見於廷也引之
謹案下文曰子亹不出則在家非在朝也不得言延見
延當爲迋迋與往同謂往至子亹之家而請見故下文
曰子亹不出也說文曰迋往也又曰往之也古文作迋
襄二十八年左傳君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漢書五
行志迋作往襄二十八年傳又曰伯有迋勞於黃崖三
十一年傳曰印段迋勞於棐林皆是也迋與延字相似
故迋譌作延廣雅迋歸也今本迋字亦譌作延。下文闕且延見令尹子
常延亦迋之譌。

師長士

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韋注曰師長大夫引之謹案經
傳言師長者有二義有訓爲公卿者盤庚邦伯師長百

執事之人傳曰師長公卿是也有當訓爲士者楚語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是也蓋上言卿下言士而中包大夫故曰以下曰至於猶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中包公卿大夫士耳如以師長爲大夫則師長即在卿之下何得言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乎墨子尚同篇引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輕大夫師長於大夫之下言師長則師長爲士矣襄二十五年左傳曰百官之正長師旅是也祭法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官師即此師長士也

懿戒

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家大人曰戒字涉注文戒書而衍懿即大雅抑之篇也可謂之懿詩不可謂之懿戒案韋注云三君云懿戒書也昭謂懿句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三君及韋注皆釋懿字而不及戒字則正文原無戒字明矣宋庠補音出作懿二字而釋之云注讀曰抑詩抑篇是也而不言懿戒則庠所見本亦無戒字明矣玉海五十九引此始有戒字說命正義小大雅譜正義大雅抑正義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六陳禹謨本增戒字竝引作作懿以自儆無戒字

右執媷宮

余左執鬼中右執媷宮韋注曰中身也禮記曰其中退然予以曰媷媷宮媷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媷矣家大人曰韋以媷宮爲媷之居非也媷之居則不可言執故又爲之說曰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殆失之迂矣宮讀爲躬中躬皆身也執媷躬猶言執鬼中作宮者假借字耳

象夢

而又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家大人曰象夢當爲夢象謂以所夢見之人作象而使求之也據韋注云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而使求之則正文之作夢象甚明今本夢象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潛夫論五德志篇載其事云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說升以爲大公即用國語之文

心類德音

齊桓晉文心類德音以得有國韋注曰類善也引之謹案類之言率也率循也言其心常循乎德音也下文觀射父曰使心率舊典者爲之宗語意與此同率與類古同聲同義而字亦通用漢書尹翁歸傳類常如翁歸言顔師古注類猶率也外戚傳事率衆多顔注率猶類也考工記梓人注是取象率焉率音類本又作類又音律祭義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率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反凡釋文內率字之音多如此

自誥

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韋注曰。誥告也。引之謹案爾雅誥誓謹也。郭注曰皆所以約勤謹戒衆。今本譌作勤據明吳元恭本改自誥者自戒敕也。上文曰衞武公作懿以自儆義與此同。

允遠宜朗

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允遠宜朗其明能允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引之謹案下允爲允明之允上允則廣大之廣周語中篇叔父若能光裕大德韋注曰光廣也。下篇曰䝿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下篇緝明也熙廣也。卽爾雅緝熙光也之光。光與廣通詳見易光字下允遠者廣遠也。廣與遠同義。宜朗者明朗也。明與朗同義。宜訓爲明。詳見詩宣昭義問下。陸賈祖考頌允遠之度宜朗之明義大國語於允遠言度於宜明言明亦是以允爲廣以宜爲明也。

齊肅

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拔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韋於上齊字注曰齊。潔也。於下齊字無注。但云肅疾也。引之謹案韋意於下齊字蓋亦訓爲潔。故蒙上注而省其文也。今案下齊字當訓爲疾。與肅同意。故以齊肅連文。爾雅曰肅齊疾也。敬不可久。故欲其疾速也。玉藻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舒也遲也皆緩也。齊也遫也皆疾也。說見本條與此齊肅同義。

滯久而不震

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而不震。生乃不殖。引之謹案震振也。與也。晉語曰底著滯淫。誰能興之。是矣。韋注訓震爲懼失之。又周語曰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韋注曰震動也。此云不震不殖。亦與同義。

勤民以自封

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韋注曰。勤勞也。封厚也。引之謹案勤病也。民多曠而我取富。非勞民乃病民也。病民以自封。猶言厲民而以自養也。爾雅瘽病也。釋文曰瘽音勤。字亦作勤。瘽勤懃字異而義同。楚語又曰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瘠民猶病民

聞一善

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家大人曰。聞一善。本作聞一善言。今本無言字者。蓋後人以上句多一字。故刪之以對下句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必字字相對。且善言入於耳。故曰聞。刪去言字。則文義不明。後漢書文苑傳注。文選薦禰衡表注。楊荆州誄注。引此並作聞一善言。

憲臧否

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韋注曰憲法也取善惡之法象大人曰法臧否之語不詞余謂憲者表也表臧否以示人故曰龜足以憲臧否大雅崧高篇文武是憲周官小司寇憲刑禁箋注並曰憲表也

旣能得入

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無厭旣能得人明道本如是而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引之謹案入當爲人能得人卽上文所謂其愛也足以得人也曜之以大利謂示其人以大利也下文動而得人卽承此句言之若作入字則義不可通上文曰來曰寵正謂入國之後見寵於子西不當又言得入也且得入由於子西之召何能之可言乎元明諸本不解其義而改能爲而謬益甚矣

從逸

吳語彼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韋注曰從順隨也家大人曰從讀爲縱縱逸猶放逸也晉植酒賊流情縱逸韋以從爲順隨則誤分從逸爲二義

於其心也戚然

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韋注曰戚猶惕也家大人曰諸書無訓戚爲惕者說文伳惕也春秋國語曰於其心伳然然則今本作戚乃伳字之譌而韋所見本正作伳不作戚故與說文同訓爲惕也廣雅曰伳愼愼也玉篇曰愼心動也廣韵曰伳意愼伳也義與惕並相近

不敢左右

吳王夫差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家大人曰廣雅敢犯也言不犯君之左右唯有恩好之故也韋注以爲不敢左右鼻掠齊民失之

獵震也

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韋注曰獵震也家大人曰震與獵義不相近諸書亦無訓獵爲震者震當爲虐犯獵連文故訓獵爲虐爾雅獵虐也郭注曰陵獵暴虐是其證虐說文本作虐隸省作虐見司隸校尉魯峻碑其下半與辰字相似虐字隸或作虐與震字上半亦相似舊本國語虐字作虐因譌而爲震矣

奮其朋勢

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韋注曰朋羣也勉厲士卒以奮激其羣黨之勢家大人曰朋讀爲馮馮勢盛怒之勢也方言曰馮怒也楚曰馮郭璞注曰馮恚盛貌昭五年左

傳今君奮發震電馮怒杜預注曰馮盛也楚辭天問曰康回馮怒是馮爲盛怒也作朋者假借字耳史記田完世家之辭馮韓策作韓朋藝文類聚寶部下引六韜曰九江得大貝百馮淮南道應篇作大貝百朋是馮與朋古字通猶淜河之淜通作馮也。

士卒

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今本作官帥辯見下條）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

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家大人曰上文秣馬食士士卽卒也此既言卒則無庸更言士士卒當爲王卒字之誤也王卒者中軍之卒也中軍從王故其卒謂之王卒左傳哀十一年吳子伐齊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是王卒皆在中軍也自陳王卒至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皆指中軍言之下文言左右軍亦如之而此不言中軍者言王卒則中軍不待言也三軍陳法皆同所不同者左尚赤右尚黑而中則尚白耳今本王卒作士卒則無由知其爲中軍之卒既不專指中軍則不得言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矣文選吳都賦劉逵注引此正作陳王卒（宋尤袤本如是合本王作士乃後人依俗本國語改之）

官帥

行頭皆官帥補音云帥音所類反今官私諸本多作官師非是按史記馮唐傳云爲官卒將（卒當爲率卽帥字也說見讀書雜志）史記晉灼注（此漢書注非史記注）百人爲徹行皆帥將也史記索隱正引吳語曰百人爲徹行皆官帥賈逵云百人爲一卒帥一隊也官帥隊大夫也若作師字殊無意義明道本正文注文皆作官師陳氏芳林亦以爲非說曰宋劉淵

林吳都賦注引作官帥是也賈公彥周禮小宰疏引作官師非也干祿字書收帥帥二字云上通下正蓋當時寫書偶用通體點畫僅豪釐之別因遂成師字耳家大人曰宋陳二說皆非也案韋注云三君皆云官師（明道本如是各本依宋說改師爲帥）大夫也服謂下言十行一嬖大夫此一行宜爲士周禮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據韋注則所見本正作官師也何以明之祭法官師一廟鄭注云官師中士下士也襄十五年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杜注云官師劉夏也正義引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是官師卽士也而韋云此宜爲士則正文

之作官師甚明說內外傳者或以官師爲大夫襄十四年左傳官師相規杜注云官師大夫此蓋本於舊注故韋此注云三君皆云官師大夫也案三君以官師爲大夫非也說見左傳官師下賈景伯即在三君之內其注當云百人爲一卒卽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是三君皆以官師爲大夫韋以下文有大夫故不從三君而以官師爲士也漢書馮唐傳爲官帥將晉灼曰百人爲徹行亦皆帥將也見史記集解此但言百人爲行當有帥將以統之求舊言國語有官帥之文至小司馬所見本始譌作官帥故引賈注亦作官帥而公序遂奉爲定本矣師帥字形相似帥可譌爲師師亦可譌爲帥吳都賦及注作官帥未必非傳寫之譌而韋注云此宜爲士又引周官卒長皆上士徧考經傳士稱官師而不稱官帥則當作官師明矣鄭仲師注周官小宰引此正作官師故賈疏亦作官師非誤也國語舊本多作官師亦非誤也鈔本北堂書鈔樂部四引國語吳都賦皆作官師而陳禹謨又改爲官帥矣行頭皆官師者在平時則爲官師在此時則爲一行之長亦猶十行一嬖大夫在平時則爲大夫在此時則爲十行之長也十旌一將軍亦是平時爲卿而此時爲將軍故周官云軍將皆命卿也又云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是大夫皆得稱帥而士則但稱卒長不得稱帥也此行頭爲百人之長卽卒長也安得稱爲官帥乎且官帥之名不見於經至史記始有官率將之語不得援以爲據

譁釦

三軍皆譁釦以振旅韋注曰譁釦讙呼也舊音釦音口家大人曰說文釦金飾器口也玉篇音口與讙呼之義無涉釦當讀爲㖃字或作呴俗作吼說文㖃厚怒聲玉篇呼垢切文選江賦注引聲類云呴嗥也燕策云呴籍叱咄一切經音義十九引國語三軍譁呴又引賈逵注云呴譁也與韋注讙呼同義作釦者借字耳當音呼垢反不當音口

天子

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家大人曰天子當爲天下此涉上下文天子而誤也韋注曰淫僭也名號也以淫名聞於天下謂天下皆知吳之僭號非獨聞於天子而已也左傳哀十三年正義文選王粲贈文叔良詩注引此並作聞於天下

許諾

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家大人曰許諾二字涉下

文吳王許諾而衍上文吳王責晉侯曰君億負晉衆庶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故此文董褐復命曰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此下不當有許諾二字也左傳正義引此皆無許諾

蒲嬴

其民必移就蒲嬴於東海之濱韋注曰蒲深蒲也嬴蚌蛤之屬引之謹案蒲嬴卽蒲盧蛤屬也廣雅曰蜌蛤蒲盧也夏小正十月雉入于淮爲蜃傳曰蜃者蒲盧也鄭注月令曰大蛤曰蜃是蒲盧爲蛤屬也中山經曰青要之山南望墠渚是多僕纍蒲盧郭注以蒲盧爲爾雅之果嬴蒲盧非也僕纍蒲盧皆嬴蚌之屬故墠渚生之若果嬴蒲盧爲細腰土蜂非水濱所宜產也高誘注淮南俶眞篇曰嬴蠡薄嬴也薄嬴猶蒲嬴耳蒲嬴之爲薄嬴猶蒲姑之爲薄姑僕纍蒲盧蒲嬴薄嬴皆一聲之轉韋注分蒲嬴爲二物而以蒲爲深蒲非也深蒲與嬴於文旣爲不類且深蒲所在皆有不必海濱若蚌蛤之屬則海濱爲多故說文曰蛤有三皆生於海也

遷軍接龢與和同

明日遷軍接龢韋注曰上下皆龢引之謹案上下皆龢不待遷軍而始然且下文人有致死之心方言其效不得於未斬有罪之前豫言上下皆龢也今案龢軍門也周官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鄭注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燕策曰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師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是和有左右每和立兩旌又各有左右或先或後以次立之故曰接和接之言倢也次也廣雅曰倢佽也佽次也說文倢佽也佽遞也佽與次通遞相及亦次序也倢與接通猶捷之作接睫之作䀹箑之作萎也接和者次和也西京賦曰次和樹表是其義也遷軍接和則壁壘已成部曲已定乃斬有罪者以徇耳或曰孫子軍爭篇交和而舍注兩軍相對爲交和交和卽接和此說非也此時吳越尚未交戰不得言兩軍相對下文方云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一曰接龢地名明日遷軍接龢猶上文言明日徙舍至於禦兒也

戴稻與脂

越語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韋注曰稻糜脂膏也引之謹案稻不得訓爲糜稻當作稃注稻字同稃音浮字之誤也廣雅稃糜饘也粰與稃同月令行糜粥飲食淮南時則篇作稃鬻道藏本同

是今本改作穧擔。是移即廢也。故韋注訓移爲廢。裁移與脂裁以脂與穧相雜者，內則注所謂膏腯也。腯與膾同。下文曰無不餔無不歠。歠，飲也。必穧而後言歠，則穧爲移之誤明矣。不然，稻，穀名也，但言載稻則移與米巷飲與米飲皆未可知。穧子何以無不餔歠，而宏嗣又何以知其爲廢也。宋庠補音及舊音，稻字皆無音，稻蓋已不知其爲移字之誤矣。

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

韋注敗吳於囿曰：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注又敗之於沒曰：沒，地名。此下俗本皆有在哀十九年五字，宋明道本無之。案哀十九年左傳越人侵楚以誤吳也，未嘗有伐吳之事，宋本是也。注又郊敗之曰：在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引之謹案：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皆一時之事，不得分爲十七年二十年也。吳語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而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于吳。是三敗皆一時之事也。蓋左傳越之伐吳凡再舉而滅之，哀十七年三月敗吳於笠澤，二十年十一月圍吳，至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而滅吳，是也。吳語越語則皆以爲一舉而滅吳，故有三敗而滅吳之文。二者傳聞各異，不可強同。韋欲牽合左傳，分爲前後兩年，而反與吳語之文大相刺謬，疏矣。

天地之刑

韋注曰：刑，法也。殺生必因天地四時之法。家大人曰：刑讀爲形，形，見也。天地之刑，謂殺生之兆先見於天地者也。生與殺必因乎此，故曰殺生因天地之形。下文曰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又曰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管子勢篇曰：殺殺生生，因天地之形。天地形之，聖人成之。皆其證也。形刑古多通用，不煩枚舉。

四年　又一年　又一年　又一年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韋注曰：說云哀三年。昭謂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又一年，注曰：反國五年，魯哀十年。又一年，注曰：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又一年，注曰：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引之謹案：四年承上在吳三年言之，謂在吳三年之明年也。注三年皆爲五年。蓋吳許越之成在魯哀元年，句踐宦吳三年而反，則在哀四年。韋注以爲哀之五年，非也，見下。其明年則哀五年矣，故舊說云魯哀五年也。下文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蓋距宦吳未久，道其受辱之辭，其爲反國之明年明甚。其下文言又一年者三，則爲反國之二年三年四年

在魯哀之六年七年八年矣合在吳之三年凡歷七年故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云句踐歸自會稽七年拊循其民欲用以報吳也再合居軍之三年凡歷十年故下文范蠡曰十年謀之也韋以四年爲反國四年魯哀九年三言又一年爲反國之五年六年七年魯哀之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皆失之又案左傳夫差殺子胥在哀十一年而越語則句踐反國之三年時當哀七年見上便云申胥驟諫王怒而殺之蓋記者傳聞各異不可強同韋以宦吳三年而反爲哀五年加以反後六年爲哀十一年以求合於十一年殺申胥之事不知越人行成在哀元年宦吳三年而歸在哀四年而非五年縱加反國之六年亦財十年其時尚未殺申胥也況四年爲反國之明年再二年爲反國之三年而非六年乎越語之文本不與左傳相當無事規規求合也

上帝不考

上帝不考時反是守韋注曰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天時天時反乃可以動家大人曰韋注文義不明考當讀爲巧反猶變也言上帝不尚機巧惟當守時變也漢書司馬遷傳聖人不巧（大史公自序巧誤爲朽）時變是守顏師古注曰無機巧之心但顧時也是也古字考與巧通故金縢予仁若考史記魯周公世家作旦巧

至於元月　居軍三年

韋注至於元月曰爾雅曰九月爲元謂魯哀十六年九月也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注居軍三年吳師自潰曰魯哀二十年冬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亥滅吳引之謹案此以左傳說之也不知越語之文與左傳不同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伐吳越語則以反國之四年九月伐吳（四年說見上）左傳以伐吳之後三年圍吳又三年而滅之越語則自反國之四年伐吳乃遂居軍三年待其自潰而滅之左傳自伐吳至滅吳凡六年（自十七年至二十二年）越語自伐吳至滅吳凡三年左傳自越及吳平至滅吳凡二十二年哀元年傳所謂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也越語自越及吳平至滅吳凡十年（宦吳三年而反國又歷四年至九月而伐吳居軍三年吳潰而滅吳凡十年也）下文范蠡所謂十年謀之也（史記越世家作謀之二十二年後人以左傳改之也）越語之年月非左傳之年月也不然則事同左傳文亦當然豈有至於元月在哀十六年而不著其爲何年者乎又豈有興師伐吳在十七年三月而不著其爲何年何月者乎又豈有居軍三年在伐吳之後三年而不著其年之相距者乎至於元月上承又一年之文則爲反國四年之九月矣（韋注王[illegible]待之

曰。自此後四年乃遂伐吳非也。遂興師伐吳。上承至於元月之文。則爲九月伐吳矣。居軍三年。上承伐吳之文。則伐吳之後遂居軍以困之矣。不書節次。不自顯然。何得亂以左傳之年月乎。

用人無藝往從其所

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舉解用人無藝二句曰。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爲制。不豫設也。故曰從其所也。引之謹案。舉說非也。用人無藝。當屬上二句爲義。往從其所。則屬下句爲義。用人無藝者。人猶衆也。言用衆之道無常也。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三無字相應爲文。往從其所者。其所。敵人之所也。言往從敵人之所。而彼尚能以剛強禦我。則其陽節未盡。未可卽滅。故曰不死其野也。蔽察藝爲韻。察古讀若際。繫辭傳萬民以察。與契爲韻。宋玉高唐賦九竅通鬱。精神察。與施蓋逝會害逮歲爲韻。淮南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原篇作施於四海。察於天地。所禦野與爲韻。以是明之。

經義述聞弟二十二　高郵王引之

春秋名字解詁上一百五十五條

鄭游吉字子大叔（襄二十八年左傳）

取大吉之義也。大當如字讀。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傳釋文並音泰。非也。大叔。論語憲問篇作世叔。世大聲相近。大。正字也。世。借字也。桓九年傳正義曰。諸經稱世子及衞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作大。然則古者世之與大。字義通也。案公羊經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左氏穀梁並作大室。左氏經昭二十五年樂大心。公羊作樂世心。曲禮不敢與世子同名。鄭注曰。世或爲大。則大世古通用也。爾雅父之累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釋名父之兄曰世父。言爲嫡統繼世也。案世亦大也。叔。小也。雙聲。世大疊韻。世父叔父相對成文。則叔爲小。世爲大也。若但以繼世爲解。則何以解於父之仲兄不爲後者乎。

晉梁養字餘子（閔二年左傳。案餘子猶言子餘也。冉求字有。而哀十一年傳謂之有子。有子猶言子有也。晉有梁五。梁由靡。梁丙。梁益耳。俱以梁爲姓。梁餘子亦是也。文十一年左傳正義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案傳中有姓名與字並稱者。若百里孟明視。苑羊牧之。梁餘子養之類。皆先字而後名。廣韻及元和姓纂以梁餘爲複姓。非也。）

大戴禮記夏小正。時有養日。傳曰。養。長也。字或作羕

爾雅曰羕長也餘亦長也廣雅餘長久也老子曰脩之於家其德乃餘脩之於鄉其德乃長長餘皆久也羕與餘皆有長久之意故名羕字餘子

吳伯嚭字子餘哀八年左傳

嚭之言丕也說文嚭大也物小則不足大則有餘故名嚭字子餘或曰嚭與餘皆謂眾多也嚭伾古同聲廣雅曰伾伾眾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辯土篇曰餘猶多也孔晁注周書糴匡篇曰餘眾也

楚秦商字子丕史記仲尼弟子傳

商與章古字通費誓我商賚女釋文曰商徐音章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作弦商商之言章章盛也大也呂氏春秋審時篇得時之稼其氣章高誘注曰章盛也孝經內事圖帝空章而光宋均注曰章大也孫穀古微書引商有盛大之義故字子丕爾雅曰丕大也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漢書儒林傳許商字伯長漢繁陽令碑陰張商字伯璋璋與僞同夏也長也璋也皆大也

衛卜商字子夏仲尼弟子傳

樂記曰夏大也秦商字子丕則商亦大也商章古字通見上漢書遊俠傳萬章字子夏與此同意或曰取章夏爲義也春官鍾師九夏有章夏杜子春云臣有功奏章夏或曰商殷商也夏夏后氏也

齊東郭賈字子方哀十四年左傳

賈夏古字通史記趙世家北登夏屋漢書地理志作賈屋夏大也韋昭晉語注曰方大也方之言旁旁廣雅曰旁廣也又曰旁大也方旁古字通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皐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是夏與方皆大也

附

周王子虞字子于史記晉世家索隱引初人

虞吳古字通周頌絲衣篇不吳不敖褚少孫補史記孝武紀引作不虞不驁方言曰吳大也又曰于大也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正義曰于音近迂是廣大之義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曰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尚書大傳義伯之樂名曰朱于鄭注曰于大也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因事之祭或曰虞古娛字眾經音義三引張揖古今字詁云古文虞今作娛白虎通云虞者樂也虞之言娛也于讀爲盱盱亦樂也豫六三盱豫釋文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貌鄭風溱洧篇洵訏且樂釋文洵韓詩作恂訏韓詩作盱云恂盱樂貌也

蔡公孫霍字盱哀四年左傳

霍大貌爾雅大山宮小山霍風俗通義曰萬物盛長雖然而大盱之言于也于大也爾雅訏大也方言中齊西楚之閒曰訏訏與盱聲義亦同

晉女寬字叔褎（晉語）

說文褎衣博裾也淮南氾論篇曰褒衣博帶主術篇曰一人被之而不褒萬人蒙之而不褊高誘注曰褒大也褊小也漢書王莽傳彼世褒主李奇注曰褒主大主也字通作褒禮器不樂褒大鄭注曰褒之言褒也是褒者寬大也漢韓勑碑陰王褒字文博孔宙碑陰陳褒字聖博與此同意

鄭渾罕字子寬（昭十八年左傳正義）

罕讀爲衎（鄭公子喜字子罕宋樂喜字子罕皆俗罕爲衎）漸六二飲食衎衎馬融注曰饒衍（釋文）王肅注曰衎衎寬饒之貌（李善魏都賦注）

鄭公子呂字子封（隱元年左傳）

呂之言甫也（周書呂刑禮記孝經竝引作甫刑）爾雅曰甫大也淮南天文篇仲呂者中充大也南呂者任包大也方言呂長也宋魯曰呂長亦大也商頌殷武篇封建厥福毛傳曰封大也

鄭公孫僑字子產（襄二十二年左傳）一字子美（二十五年傳）

僑與產皆長大之意說文僑高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其橋大人也盧辯注曰橋高也高大之人也爾雅僑高也又曰大磬謂之毊大管謂之簥大籥謂之產是僑與產皆長大也漢書馮奉世傳馮逡（讀若駿）爾雅駿大也字子產後漢書宦者傳鄭眾字季產其意皆爲大也一字子美者說文美從大則美亦大也隱五年公羊傳曰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

宋公孫碩釋字碩父（桓乃正義引世本石甫願繹文十八年左傳正義引作碩父澤）

爾雅碩大也說文碩大頭也又曰願大頭也願之言元也小雅六月篇毛傳曰元大也方言釋既廣又大也釋之言奕也爾雅奕大也

宋公子充石字皇父（文十一年左傳）

充石美大之意也皇亦美大之意說文充長也高也長與高皆大也呂氏春秋必己篇禍充天地淮南說山篇近之則鍾音充高注竝曰充大也孟子盡心篇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是充者美也大也爾雅碩大也漢書律麻志石大也石碩古字通（世本碩父澤又作石甫願繹見上）豳風狼跋篇公孫碩膚毛傳曰碩大膚美也陳風澤陂篇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是碩者美也大也爾雅皇皇美也尸子廣澤篇曰皇大也（爾雅釋詁）

疏大雅皇矣篇皇矣上帝毛傳曰皇大也周頌執競篇上帝是皇傳曰皇美也是皇者美也大也

宋南宮萬字長（莊十一年左傳作南宮長萬十二年經作宋萬傳亦作宋萬又作南宮萬梁玉繩處素曰疑長是其字案春秋時名字竝稱者皆先字而後名故曰南宮長萬）

萬讀曰曼。魯頌閟宮篇孔曼且碩，毛傳曰曼長也。曼與萬古字通。荀子正論篇曼而饋，楊注曰曼當爲萬。列萬舞而進食。是其例也。

附 魯公子鞏字后檀弓后木鄭注曰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正義曰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案革乃鞏之脫文古人以王父字爲氏惠伯名鞏字厚故其後爲厚氏呂氏春秋察微篇高注曰后氏魯孝公子惠伯革之後也以字爲氏因曰后氏是也風俗通誤謂食采於郈因氏焉辯見左傳述聞

后讀爲厚。鞏堅厚也。爾雅鞏篤掔固也。掔與堅同篤掔厚也。凡物薄則脆，厚則堅。故堅固之義與厚相因也。

述二十二　六

宋公孫嘉字孔父桓二年左傳孔父嘉先字而後名也杜注以嘉爲字非　楚成嘉字子孔文十二年傳　鄭公子嘉字子孔襄九年傳

說文孔通也。從乙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案孔好一聲之轉。空謂之孔亦謂之好。鄭衆注考工記玉人曰好璧孔也孫炎注爾雅釋器同嘉美者謂之好亦謂之孔。義相因也。漢書禮樂志令問在舊，孔容翼翼。孔容，嘉美之容也。孔容翼翼猶言令儀令色小心翼翼也。漢劉熊碑陰屈孔字子瑋。瑋禕古字通。爾雅禕美也。則孔亦美也。嘉與孔俱有美意，亦俱有大意。爾雅假大也。假嘉古字通大雅假樂篇假樂君子中庸引作嘉樂君子其義同。老子道篇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河上公注曰孔大也。大元羨次五孔道夷如，范望注曰大道平易。

楚公子善字子元楚語注

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堯典曰惇德允元。

曹公子欣時字子臧成十三年左傳又成十六年公羊傳作喜時漢書古今人表作剎時

小雅頍弁篇爾殽既時，毛傳曰時善也。士冠禮嘉薦亶時，言嘉薦亶善也。周書小開篇何敬非時，何擇非德，言何敬非善也。欣時，喜善也。時善聲之轉。欣喜亦聲之轉。故公羊傳作喜時。字子臧者，爾雅臧善也。

述二十二　七

魯公貌字若定十年左傳

爾雅藐藐美也。說文䫉美也。䫉與藐同。若亦美也。爾雅若善也。呂氏春秋古樂篇高注曰善美也。

宋向宜字子祿昭二十一年左傳注

小雅鴛鴦篇福祿宜之。是其義。或曰宜與儀通。爾雅曰儀善也。廣雅曰祿善也。

鄭公子去疾字子良宣四年左傳

疾惡也。良善也。去疾故良也。昭九年左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杜注曰疾惡也。疾爲惡，亦爲弱。良爲善，亦爲彊。周語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之猶與也謂棄壯與良也之訓爲與見釋

詞。良與弱相對成文，則其義為彊矣。人有疾則弱，故謂之不良。昭七年傳孟縶之足不良，史朝曰弱足者居是也。

齊高彊字子良 昭八年左傳

良亦彊也。良與梁古字通。墨子公孟篇身體彊良，即彊梁也。吳語夫吳良國也，能傳取於諸侯。良國，彊國也。韋注曰良善也，失之。良又為勉彊之彊。楚語蔡聲子謂湫舉曰子尚良食，言子尚其彊食，彊食者努力加餐之謂也。韋注曰尚彊也，良善也，失之。考工記梓人曰強飲強食，是其義。魯孔紇字叔梁。史記孔子世家叔梁紇，襄十年左傳正義曰名紇字叔梁，古人名字並言者，皆

先字而後名。梁，元和姓纂鄒字注、景德本儒行正義皆作良。紇讀為仡，聲近假借也。彊壯謂之仡，亦謂之梁。說文仡勇壯也，引秦誓曰仡仡勇夫。宣六年公羊傳仡然從乎趙盾而入，何注曰仡然壯勇貌。老子德篇強梁者不得其死。墨子魯問篇其子強梁不材。莊子大宗師篇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李頤注曰據梁，強梁也。釋名說宮室曰梁，彊梁也。古人以王父字為氏，潛夫論氏姓篇鄭共叔之後為彊梁氏，元和姓纂引世本，魏將軍文子生慎子會，生強梁，因氏焉，是古人名字多取彊梁之義也。梁或作良，見上良亦彊也。故

齊高彊字子良

曹卹字子循 仲尼弟子傳

卹讀為率。古字卹與率通。卹即恤之別體。多士罔不明德恤祀，史記魯周公世家恤作率。爾雅率，循也，故名率字子循。

鄭罕達字子姚 哀二年左氏經傳 一字子賸 哀九年傳

姚讀為佻。說文逴行不相遇也。引詩佻兮達兮。今鄭風子衿篇今詩佻作挑。毛傳曰挑達往來相見貌。姚、佻、挑古字通。達之為姚，猶偵之為逃，皆有所往也。方言偵，逃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鄭注曰朓，條也。條達行疾貌。太平御覽天部四。聲義並相近，達與佻一聲

之轉也。說文賸，送也，送亦往也。咸象傳賸口說也。釋文曰賸，達也。虞作媵。鄭云送也。媵與賸聲近而義同。賸之言騰也。廣雅曰騰，犇也，釋宮 又曰疾也。衆經音義卷十八。正與條達行疾貌之義相近。賸之為騰，猶媵之為騰也。大射儀鄭注曰古文媵作騰。

齊闞止字子我 哀十四年左傳

我讀為儀。小雅角弓篇如食宜饇，釋文曰宜本作儀。韓詩云儀，我也。古讀儀如俄，聲與我相近，故通作我。儀，威儀也。止，容止也。鄘風相鼠篇人而無止，鄭箋曰止，容止也。引孝經曰容止可觀。爾雅曰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是止與儀同意，故相鼠曰人而無儀

又曰。人而無止。又曰。人而無禮。儀也止也。皆禮也。小雅小閔篇箋曰。止禮也。是也。大雅抑篇亦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齊高止字子容（襄二十九年左傳）

義見上。

衛公子瑕字子適（僖三十年左氏經傳）

管子小問篇說王曰。瑕適皆見精也。尹知章注曰。瑕適。玉病也。（楊倞荀子法行篇注。以適爲玉之美澤調適之處。非是。）呂氏春秋舉難篇。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適。玉有瑕謂之瑕適。猶言有瑕謂之瑕謫也。老子道篇。善言無瑕謫。河上公注曰。無瑕疵謫過於天下也。謫與適通。

宋公子說字好父（桓元年左傳正義引世本）

方言。娧好也。郭注曰。謂妦娧也。娧說古字通。好謂之說。好焉亦謂之說。周語。厲王說榮夷公。韋注曰。說好也。小雅彤弓篇。中心好之。毛傳曰。好說也。說亦作悅。廣雅曰。悅喜也。呂氏春秋孝行篇高注曰。好喜也。

鄭公子喜字子罕（成十四年左氏經傳）宋樂喜字子罕（檀弓下篇鄭注。又正義引世本）

說文曰。衎行喜皃。衎罕古字通。

宋公子衎字樂甫（檀弓下篇鄭注及正義引世本並作樂甫衎。文七年十八年正義引世本同。唐書宰相世系表及通志氏族略。衎作衍。非也。衎與罕同。子罕爲樂甫五世孫。不應與其祖同名。）

衎與遂古字通。（襄十二年左氏經。秦伯使士衎來聘。公羊衎作遂。月令審端徑術。鄭注曰。術周禮作遂。）小雅雨無正篇。飢成不遂。毛傳曰。遂安也。淮南氾論篇高注曰。安樂也。遂有安樂之義。故名遂字樂甫。

秦孫陽字伯樂（楚辭七諫注。又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張揖注。）

王風君子陽陽篇。君子陽陽。君子陶陶。毛傳曰。陽陽無所用心也。陶陶和樂貌。鄭箋曰。陶陶猶陽陽也。正義曰。史記（晏嬰傳）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今本史記陽作揚）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不憂。下傳云。陶陶和樂。亦是無所用心。故和樂也。案陽之言暢也。其心舒暢也。字或作揚。荀子儒效篇。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楊注曰。揚揚。得意之貌。陽爲得意之貌。故字伯樂矣。

晉郤無恆字伯樂（晉語。又漢書古今人表）一字子良（哀二年左傳無恆。晉語作無正。蓋恆通作亙。亙字篆文作𠄨。與正相似而譌。呂氏春秋似順篇注。及淮南覽冥篇注。又譌作無政耳。古今人表中中有郤亾。而無郤亾正。則正爲譌字可知。）

爾雅。恆憂也。無憂則樂矣。故無恆字伯樂。良或作梁。孟子滕文公篇王良。即郵良也。荀子正論篇作王梁。淮南要略篇。康梁沈湎。高

注曰康梁耽樂也。

鄭國參字子思　哀五年左傳

參讀爲慘爾雅曰慘憂也憂思也又曰慘思也周南汝墳篇惄如調飢韓詩惄作愵云愵憂也見釋文是憂亦謂之思小雅正月篇癙憂以痒雨無正篇鼠思泣血鼠思即癙憂也樂記曰亡國之音哀以思猶云哀以憂也又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與下文之康樂剛毅肅敬慈愛淫亂皆二字平列思亦憂也古人自有複語耳。

燕級字思　仲尼弟子傳單行索隱本　魯孔伋字子思　孔子世家

級與伋皆急字之假借也桓十六年左傳急子邶風新臺序作伋急者憂恐迫切之意莊子天地篇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汲與急通淮南繆稱篇忣於不知已者不自知也高注曰忣急也是急爲憂恐也思亦憂也說見上故名急字子思。

魯原憲字子思　仲尼弟子傳

說文憲敏也僖三十三年左傳杜預注曰敏審當於事也憲有審當於事之義故字子思或曰憲與獻通思與偲通皆謂多才能也周書謚法篇曰博聞多能曰獻史記正義獻作憲齊風盧令篇其人美且偲毛傳曰偲才也鄭箋曰才多才也。

楚郤宛字子惡　昭二十七年左傳

宛當讀爲怨宛怨古同聲故借宛爲怨字又作惋秦策曰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史記楚世家惋作怨是也怨惡義相近故名怨字子惡大雅假樂曰無怨無惡夏官合方氏曰除其怨惡

顏高字子驕　仲尼弟子傳

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顏刻案高乃亭之譌亭隸作克亭刻同聲古字通用說文亭象屋下刻木之形大雅雲漢箋曰克當作刻論語憲問篇克伐怨欲馬注曰克好勝人也意與驕相近故字子驕

魯公山不狃字子洩　定五年左傳不狃論語陽貨篇作弗擾擾假借字也古音狃與擾同

不語詞不狃狃也洩與忕通爾雅狃復也孫注曰狃忕前事復爲也鄭風大叔于田篇正義說文狃犬性忕也桓十三年左傳莫敖狃于蒲騷之役杜注曰狃忕也正義曰說文云狃狎也說文狃字次狎字下蓋有一曰狎也句而今脫之忕習也今本說文忕改作愧郭璞云貫忕也今俗語皆然爾雅貫習也注則狃忕皆貫習之義以上正義鄭風大叔于田篇將叔無狃毛傳曰狃習也是狃與忕同訓忕張揖雜字音曳爾雅釋文正與洩同聲字林曰愧習也衆經音義卷十二愧即忕之或

體也或謂不狃字子洩取爾雅釋獸闕洩多狃之義案郭注闕洩多狃曰說者云腳饒指蓋讀狃爲其跡丸之丸（釋文丸字本或作狃）郭注其跡丸曰丸指頭處多一指則多一跡故以饒指釋多狃也據此則闕洩之獸其狃多於他獸故曰闕洩多狃若果取此義則當名闕洩字多狃其義乃明今不云多狃而但云狃則與他獸之跡無異何以見其爲闕洩乎獸以闕洩爲名又何得單稱洩乎或說非也

中黨字周（仲尼弟子傳單行索隱本中黨作中堂漢郎中王政碑作中黨論語公冶長篇作申棖）

黨與周皆朋輩相親密之義（廣雅黨比也雜記鄭注黨猶親也文十八年左傳杜注周密也離騷王注周合也）文十八年左傳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比周猶比黨也儒行曰譎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是也齊策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荀子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

晉狐突字伯行（晉語注）

突之言駃也說文駃馬行疾來皃大雅緜篇混夷駾矣毛傳曰駾突也鄭箋曰驚走奔突張載注魯靈光殿賦引詩作混夷突矣班固西都賦曰窮虎奔突狂兕觸蹶突亦奔也突爲奔走故字伯行

魯左人郢字行（仲尼弟子傳）

說文徥徑行也又曰楚謂疾行爲逞徥逞郢古字通（左傳衛公子郢漢書古今人表作公子逞）

魯陳逆字子行（哀十一年左傳）

行官名謂行人也管子小匡篇隰朋爲行尹注曰行謂行人也周語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賈注曰理吏也小行人也（僖三十年左傳正義）秋官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

楚屈到字子夕（楚語）

到至也到字子夕蓋取朝發夕至之義楚辭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附楚莊企足字蹻（呂氏春秋異用篇）

說文曰企舉踵也又曰蹻舉足小高也（今本小作行據漢書高紀注及晉書音義改）

齊慶舍字子之（襄二十八年左傳）

夏官司戈盾鄭注桓十六年公羊傳何注並曰舍止也之當爲止二字篆書相似而譌（陳風墓門篇歌以訊之讀列女傳作歌以訊止小雅車舝篇高山仰止釋文曰本或作仰之）

魯秦非字子之（仲尼弟子傳）

非與飛通（史記秦本紀大駱生非子盧諶贈崔溫詩作飛子漢劉熊碑孔耽神祠碑皆以飛爲非）字亦作蜚（漢書宣帝紀顏注曰蜚古飛字）之當爲止字之譌也（說見上）

小雅四牡篇曰翩翩者鵻載飛載止。

公祖句茲字子之 仲尼弟子傳

句與拘通說文曰拘止也茲如詩昭茲來許之茲語詞也 大雅文下有武篇昭茲來許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謝沈書作昭哉來御是茲爲語詞 之亦當爲止句訓爲止故字子止也。

宋樂溷字子明 定九年左傳

溷當讀爲焜溷與焜同聲 集韻焜溷並音戶袞切 故借溷爲焜昭三年左傳焜燿寡人之望服虔注曰焜明也 見正義 故名焜字明。

附 韓公孫赫字顯

戰國時人秦策曰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楚策曰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趙策曰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宗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韓策曰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人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又曰韓公仲謂向壽曰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案赫郝古字通公孫郝即公孫顯也公孫顯韓人故黨韓甘茂魏人故黨魏也公孫赫史記甘茂傳作公孫奭說文奭盛也召公名讀若郝公孫奭亦以奭爲名顯其字也爾雅赫赫躍躍迅也釋文曰赫舍人本作奭是赫與奭通。

大雅生民篇以赫厥靈毛傳曰赫顯也小雅節南山篇赫赫師尹傳曰赫赫顯盛貌赫或作奭見上說文奭盛也。

附 楚黃敖章字子華 楚策

廣雅章采也玉篇章采也引書曰五服五章哉華亦采顧命傳曰華采色楚辭九歌華采衣兮若英。

郳子顏字夷父 莊五年左傳正義引世族譜

顏高不平也夷平也顏岸古字通 史記晉世家屠岸賈漢書古今人表作屠顏賈 爾雅曰重厓岸又曰望厓洒而高岸高則險峻故字夷父以相反爲義也漢書儒林傳戴崇字子平與此同意。

宋樂傾字夷父 檀弓下正義引世本作夷甫傾文十八年左傳正義作夷父須須蓋頃之誤頃與傾通。

說文傾仄也從人從頃頃頭不正也廣雅傾衺也正則平衺則不平矣繫辭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傾與平正相反也故名傾字夷父夷平也。

宋公孫周字子高 哀二十六年左傳注

周讀爲輖輖低也士喪禮記軒輖中鄭注曰輖摯也 摯俗本譌作蟄今改正 考工記輈人大車之轅摯鄭注曰摯輖也摯與摯通說文摯抵也抵古低字 史記天官書其前抵者漢書天文志抵作低。 廣雅曰輖摯低也輖訓爲低故字子高。

齊公子祈字子高 呂氏春秋愼行篇注曰齊惠公子高祈元和姓纂曰齊惠公生子高祁祁

與祈通子高祈。（先字而後名也。）

祈讀爲圻。（祈之爲圻，猶靳之爲圻也。荀子儒效篇跨天下而無靳，即無圻也。說見荀子雜志。）

說文曰：圻，地圻咢。一曰岸也。（廣韻圻渠希切，曲阜也。又魚斤切。）垠或從斤。（今本誤以垠爲正文，圻爲重文。茲從衆經音義卷七所引及廣韻改正。）爾雅曰：望厓洒而高岸。圻訓爲岸，故字子高也

楚鬬勃字子上（僖二十八年左傳）

勃，奮起而上也。勃、浡古字通。爾雅：浡，作也。郭璞注曰：浡然興作皃。莊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浡焉。勃爲興起，故字子上。干寶注需象傳云：雲上于天曰上，升也。（見釋文）後漢書儒林傳張興字君上。漢繁陽令碑陰樊興字子上，與此同

述二十二　十八

鄭駟帶字子上（襄三十年左傳）

帶讀爲嵽。說文：嵽（特計切），高也。（爾雅釋宮釋文曰：嵽，高。高皃也。帶與嵽通。）亦上也。說文：上，高也。

公西輿如字子上（史記仲尼弟子傳）

臧氏西成曰：今本史記作輿如者，譌字也。唐六典載孔子弟子本之史記，作輿如。通典（禮十三）及宋本家語弟子篇亦作與如。（案隋書禮樂志亦作與如，家語無如字。）說文：舁，共舉也。從臼從廾。與，黨與也。從舁從与。是與字本有舉上之義，引之謂舉字古通作與。地官師氏：王舉則從。鄭注曰：故書舉爲與。禮運篇：選賢與能。即大戴禮王言篇之選賢舉能也。上與尚同。廣雅曰：尚，舉也。韓子外儲說篇：舉燭者，尚明也。是舉與尚同意，故舉如字子上。漢孔宙碑陰張上字仲舉，亦此意也。如，語詞也。長狄僑如，焚如，棄如，節如，魯季孫意如，越皋如，皆以如爲語詞。

晉伯宗字尊（成五年左傳伯宗，穀梁傳作伯尊。）

大雅鳧鷖傳曰：宗，尊也。大宗伯疏引古尚書說曰：六宗，天地神之尊者。

附 棟田無擇字子方（莊子田子方篇，田子方，戰國時人）

述二十三　十九

擇與斁通。（大雅思齊篇：古之人無斁。鄭箋作無擇。）爾雅：射，厭也。釋文：射字又作斁。周南葛覃篇：服之無斁。毛傳曰：斁，厭也。說文曰：斁，厭也。一曰終也。字或作繹。廣雅曰：繹，窮也。然則無斁者，無有厭棄，無有終窮也。無斁則有常矣。故字子方。方，常也。檀弓：左右就養無方。論語里仁篇：遊必有方。鄭注並曰：方，猶常也。

施之常字子恆（史記仲尼弟子傳。）

附 宋公孫考父字正（昭七年左傳正考父。先字而後名也。考父佐戴武宣，在春秋前。）

周書謚法篇曰：考，成也。隱五年春秋：考仲子之宮。穀梁傳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正亦成也。祭法

黃帝正名百物魯語作成命百物正名即成命也正與定通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作正四時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作定卒伍繫辭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虞注曰定謂成列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以待陰陽之所定高注曰定猶成也淮南天文篇秋分蕞定高注曰定者成也

魯宓不齊字子賤史記仲尼弟子傳

不語詞不齊齊也賤與翦通爾雅曰翦齊也說文作前曰齊斷也字亦作踐豳風伐柯篇籩豆有踐毛傳曰踐行列皃蓋行列整齊之皃也翦齊也之翦通作賤猶召南甘棠篇之勿翦勿伐韓詩翦作剗見釋文士

述二十二　二十

喪禮下篇之緇翦今文翦作淺王藻篇之弗身踐也踐當爲翦矣並見鄭注

楚任不齊字選仲尼弟子傳

不語詞不齊齊也齊風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曰選齊也史記平準書吏道益雜不選謂雜出不齊也字亦作撰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

魯邦巽字子斂仲尼弟子傳索隱引文翁圖邦巽作國選

說文曰巽具也又曰僎具也字亦作選齊語曰牛馬選具是也廣雅具僃也斂亦具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法起焉楊倞注曰斂然聚集之貌佛讀爲勃勃然興起貌案佛然爲興起則斂然爲具備矣斂之言僉也檢也方言曰僉皆也爾雅曰檢同也是具備之義也巽與斂皆有具備之義故名巽字子斂或曰巽之言選選擇取也文收取也義相因也

楚史老字子亹楚語

亹讀爲眉方言曰眉老也東齊曰眉爾雅曰老壽也眉訓爲老老訓爲壽則眉與壽同意故古之頌禱者皆曰眉壽凡經言以介眉壽豳風七月遐不眉壽小雅南山有臺綏我眉壽周頌雝眉壽無有害眉壽保魯魯頌閟宮眉壽萬

述二十二　二十一

年士冠禮眉亦壽也眉壽猶言耆壽文侯之命老壽昭二十年左傳壽耇召誥耳耆也老也耇也眉也皆壽也而詩傳與箋皆以眉壽爲秀眉方言注同案眉必秀而後爲壽徵若但言眉則少壯者皆有之無以見其爲壽矣爾雅曰黃髮兒齒鮐背壽也豈得徑省其文而曰髮壽齒壽背壽乎說眉壽者當據方言爲義不得如毛鄭所云也眉字作亹者古音微與文通亹有門音故轉爲眉其一字即釁字也釁從爨省從酉分聲亹從爨省從酉文聲字當爲亹作亹者隸之變也亹釁同字故亦同聲大雅鳧鷖篇鳧鷖在亹爾雅虋从艸釁聲赤苗皆有門音

俗以爲黽勉之勉。大雅棫樸篇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亹亹是也又俗以爲眉壽之眉史老字子亹是也古鐘鼎文眉壽字亦多作𩓅伯頊父鼎之𩓅史頌鼎之𩓅䜌公緘鼎之𩓅叔液鼎之𩓅晉姜鼎之𩓅皆俗𩓅字爲眉字。其𦬂史鼎作𩓐中叉字乃古文文字(晉姜鼎文字亦作夂)蓋從𩓅省文聲也其與亹字會意諧聲俱合是亹𩓅爲一字而與眉通用也唐宋以來言六書者不達古音故諧聲之例不能通曉間有一二古字說文佚載者則茫乎不知所從但指爲俗字而已說文偶𢿱亹字而張參遂謂不合六書徐鉉又以娓字當之拘牽無識通人所不取也

魯冉孺字子魯(仲尼弟子傳)

孺與濡通孟子公孫丑篇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趙岐注曰濡滯猶稽也既去留於晝三日怪其猶久濡之言需也需彖傳曰需須也(爾雅須待也須與須同)雜卦傳曰需不進也是濡爲遲鈍也魯亦遲鈍也說文魯鈍詞也論語先進篇參也魯孔注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孺又愚也方言儒輸愚也儒與孺通魯鈍亦愚也大顏注漢書周勃傳曰俗謂愚爲鈍椎(見史記周勃世家索隱)

陳公良孺字子正(仲尼弟子傳)

孺讀爲需正當爲止字之誤也雜卦傳曰需不進也說文曰需須也遇雨不進止須也是需有止義

晉胥童(成十七年經)字之昧(晉語)

童蒙聲義相近童蒙之言童矇也說文矇童矇也一曰不明也蒙彖辭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釋文引廣雅曰童癡也鄭風褰裳篇狂童之狂也且毛傳曰狂行童昏所化也晉語僮昏不可使謀僮童古字通賈子道術篇反慧爲童皆昧之義也說文昧闇也

晉閻沒字明(晉語)

沒與昧古字通(史記趙世家昧夶以閻趙策作沒夶)襄二十四年左傳何沒沒也沒沒猶昧昧(釋文沒如字一音妹正與昧同音杜注以爲沈滅之言失之)廣雅曰昧昧暗也昧訓爲暗故字明取相反之義

鄭罕蔑字明(昭二十八年左傳)楚唐蔑(史記楚世家作唐昧荀子議兵篇作唐蔑)字明(逸象)

說文蔑勞目無精也檀弓鄭注曰明目精也名蔑故字明也蔑莫聲同而義近(玉篇莫莫結切)說文莫火不明也字通作眛說文目不明也從目未聲玉篇音莫葢切(說文目部前有眛字曰目不明也字以午未之未爲聲玉篇音莫葢切後有眛字曰目不正也字以本末之末爲聲玉篇音莫達切故廣韻去聲第十四部眛眛目不明也莫貝切第十八部眛目暗也莫佩切入聲

弟十三部。眛目不正也。莫撥切。正與玉篇同。蓋眛之言眛也。說文，眛，闇也。布篇眛，莫潰切，正與目暗之眛同音也。眛之言晢也。說文，晢，目不正也。玉篇晢目達切。正與目不正之眛同音也。而今本目不明之眛右畔訛寫本未之未而音莫撥切，目不正之眛右畔訛寫午未之未而音莫佩切。正字又訛作明。所當互易者也。玉篇目不正之正雖與今本說文同訛作明。而莫達切之音尚不訛。莫達與莫撥同。可據以訂眛目不正也。莫撥切以正之矣。段氏說文注不能釐正而以莫佩切之眛爲說文所無。非也。

秦百里視字孟明僖三十三年左傳

洪範曰。視曰明。

晉解揚字子虎史記鄭世家說苑奉使篇。

虎讀爲盰。古音虎與盰同。昭三十一年公羊傳，人未足而盰有餘。說文引作虍有餘。見槀傳。槀公羊釋文盰許于反文許孤反

述三十二　三十四

許孤反正與虍同音。玉篇，虍，火乎切，火乎與許孤同。是其例也。方言，盰，揚，雙也。驢瞳子今本子上衍之字當據說文刪燕代朝鮮洌水之間曰盰。或謂之揚。郭注曰。盰，舉眼也。揚，詩曰美目揚兮是也。

齊高齕字子齮昭二十六年左傳之高齮，即史記魯世家之高齕。秦王齕字齮史記秦本紀之王齕，即始皇本紀之王齮。

說文，齕，齧也。齮魚綺切側齧也。側字據眾經音義卷十三引許慎說增。史記田儋傳，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集解引如淳曰漢書注齮齕猶齚齧。索隱曰。齮，側齒齩也。

魯顏噲字子聲仲尼弟子傳

說文，噲，咽也。一曰嚵噲也。嚵，小啐也。啐，小飲也。則噲若飲食下咽有聲也。或曰。噲當讀爲𪗷。廣韻，𪗷，身快切喘息聲。

樂欬字子聲仲尼弟子傳

氣逆之聲曰欬。說文，欬，屰气同逆氣也。

晉韓不信字伯音昭三十二年左傳

音當爲言字之誤也。困彖辭曰。有言不信。墨子經篇曰。信，言合於意也。

魯季寤字子言定八年左傳

釋元應眾經音義卷二引倉頡篇曰。覺而有言曰寤。邶

述三十二　三十五

風終風篇曰。寤言不寐。或曰。寤讀爲語。語。亦言也。

鄭公子語字子人桓十四年左氏經傳

大雅公劉篇，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傳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正義曰。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雜記言而不語。對而不問。鄭注曰。言，言己事也。爲人說爲語。孟子梁惠王篇曰。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

魯宰予字子我仲尼弟子傳

曹叔孫申字子我元和姓纂曹叔孫成子生申爲子我氏

申讀爲身。爾雅，身，我也。郭注曰。今人亦自呼爲身。

魯公子務人字爲（昭二十九年左傳）

務亦爲也。繫辭傳：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虞翻注曰：務，事也。（見李鼎祚周易集解）韓子喻老篇曰：事，爲也。務人猶言爲人。春秋時宋有向爲人（見成十五年左傳）是也。務人檀弓作禺人。正義曰：禺、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或曰：說文禺，母猴屬。爲，母猴也。故禺人字爲。案禺若爲母猴屬，則與人字意義不倫，豈有上言獸而下言人者乎。或說非是。文十八年左傳有公冉務人，與此同名，則務字不誤。

齊公子𨊠字季勞（管子小匡篇：季勞處魯。又曰：公子𨊠游於魯。𨊠即季勞也。）

管子四時篇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𨊠之。

衞世叔齊字疾（哀十一年左傳）

爾雅：齊，疾也。荀子君道篇：齊給便捷而不惑。史記五帝紀：幼而徇齊。集解曰：徇，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索隱曰：尚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曰：齊，疾也。

齊樊須字子遲（仲尼弟子傳）

須、頿古字通。爾雅：頿，待也。歸妹九四：遲歸有時。陸績注曰：遲，待也。（見釋文）

晉荀盈字伯夙（襄二十七年左傳）

盈讀爲嬴（宣四年左傳伯嬴，呂氏春秋知分篇作伯盈。案蒍賈字伯嬴，即賈有餘利之嬴，是嬴與盈通），夙讀爲肅（大戴禮保傅篇並夙興，白虎通引作齋肅端統，是肅與夙通）。嬴，寬緩也。肅，嚴急也。月令：孟秋天地始肅，不可以嬴。鄭注曰：肅，嚴急之言也。嬴猶解也。（解，古賣切）爾雅：肅，疾也，速也。大雅雲漢篇：昭假無嬴。箋訓嬴爲緩。是嬴與肅正相反。故名嬴字肅，猶狐偃字犯，閻沒字明，以相反爲義也。

齊慶嗣字子息（襄二十八年左傳）

嗣與息皆謂子也。嗣，繼也（爾雅），故子繼父者謂之嗣。特牲饋食禮：嗣舉奠。鄭注曰：嗣，主人將爲後者。是也。息，

生也（漢書高紀顏注），故所生之子謂之息。趙策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是也。管子輕重丁篇：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利名子息，亦取滋生之意。今俗貸錢謂其本爲母，謂其利爲子，又謂之利息。

宋華家字世子（成十五年左傳。正義引世本世子家作子世。案世子當作子世，子世字也，家名也。）

魯頌桓篇正義曰：家者，承世之辭。

楚仲歸字子家（文五年左傳）鄭公子歸生字子家（宣四年經傳）魯公孫歸父字子家（宣十四年傳）齊析歸父字子家（襄二十八年傳）蔡公孫歸生字子家（昭元年經傳）

魯孔求字子家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孔光傳

玉篇求索也。與求同。說文家入家搜也。

郳䢼字子家仲尼弟子傳

䢼讀爲庳。古聲䢼與庳相近。說文庳。一家之尻也。

齊慶封字子家襄二十八年左傳

封讀爲邦。康誥正義曰。古字邦封同。商頌元鳥篇邦畿千里。李善西京賦注引作封畿千里。論語季氏篇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本作封。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邦鄭本作封。邦與家相對爲文。

鄭國字子徒仲尼弟子傳

徒讀爲都。徒都古字通。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留侯以韓申徒下韓國。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以韓申都下韓。潛夫論志氏姓篇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莊二十八年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周官小司徒。四縣爲都。司馬法曰。王國五百里爲都。載師鄭注。

述二十三　卅六

衛孫襄字伯國襄二十六年左傳

襄讀爲壤。聲近假借也。壤從土襄聲。檀弓有原壤。亦以壤爲名。壤。土地也。故字伯國。昭元年左傳曰。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孟子滕文公篇夫滕壤地褊小。

楚公孫甯字子國哀十八年左傳

哀十六年左傳曰。沈諸梁兼二事。國甯。

鄭公子發字子國襄九年左傳

發讀爲伐。發伐聲近而通。周頌噫嘻篇鄭箋曰。發伐也。考工記匠人鄭注曰。伐之言發也。成十六年左傳。楚公子茷。晉語作王子發鉤。茷音伐。與發通。漢書董仲舒傳。柳下惠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

楚屈禦寇字子邊僖二十五年左傳

邊竟也。哀十一年左傳曰。齊國夏高無丕帥師伐我。冉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是其義也。

秦壤駟赤字子徒仲尼弟子傳廣韻壤字注以壤駟爲複姓

徒讀爲赭。說文曰。赭。赤土也。古聲赭徒相近。爾雅。杜赤棠。杜與徒聲亦相近。故赤謂之徒。又謂之杜。

晉羊舌赤字伯華襄三年左傳

魯公西赤字子華仲尼弟子傳

玉藻。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鄭注曰。華。黃色也。馬有華騮之名。華俗作驊。非。穆天子傳正作華。郭注曰。色如華。騮爲赤色。說文騮赤馬黑髦尾也。則華其黃色與。華騮蓋即黃騮也。月令曰。中央土。天子駕黃騮。

述二十三　卅七

附

周白丹字圭孟子告子篇注。丹名。圭字也。史記貨殖傳曰周人。

圭讀爲黊。聲近假借也。說文黊胡圭戶圭二切鮮明黃色也。從黃圭聲。蘳黃華。從艸黊聲。讀若墮壞。謂讀與墮同。是黃謂之黊也。名丹字黊。與名赤字華同義。華亦黃也。

楚公子黑肱字子晳襄二十七年左傳　鄭公孫黑字子晳二十九年左傳

狄黑字晳仲尼弟子傳　衛公子黑背字析昭二十年左傳杜注析朱鉏黑

晳孫。元和姓纂曰。衞穆公生公析黑背。其孫成子朱鉏以王父字爲氏。案析與晳通。

說文。晳人色白也。晳與黑相對爲文。

曾蒧字晳。奚容蒧字子晳竝仲尼弟子傳。曾蒧今本作曾蔵。誤。說文玉篇廣韻俱無蔵字。惟集韻有此字。音多忝切。蓋據誤本史記也。案說文曰。古人名黬字晳。黬與蒧同音。則當作蒧。

蒧讀爲黬。玉篇黬之林切。又音緘。說文。黬雖晳而黑也。古人名黬字晳。曾蒧之蒧。論語先進篇作點。說文。點小黑也。黬與點古同聲而通用。

伯虔字子析仲尼弟子傳

虔當爲黚。黚䵝相似而誤也。史記衞康叔世家。出公季父黚。索隱曰。系本名虔。誤與此同。析晳古字通。襄二

十七年左傳。臯門之晳。實與我役。邑中之黚。貞慰我心。墨子貴義篇。黚者黑也。或曰。虔析皆敬也。商頌殷武傳曰。虔敬也。說文。惁先歷切。敬也。二徐本惁誤作悊。音陟列切。案悊乃哲之重文。已見口部。而訓爲知。不得又見心部而訓爲敬也。段氏茂堂亦沿其誤。今依玉篇廣韻改正。惁與析通。

晳蔡黯字墨哀二十年左傳

墨黑也。黯亦黑也。黯暗也。墨亦暗也。史記孔子世家。黯然而黑。是黯亦黑也。管子四稱篇。墨墨若夜。是墨亦暗也。

魯孔白字子上史記孔子世家

蕭山王氏南陔曰。上尚古字通。禮記檀弓。殷人尚白。引之案孔氏殷之胄也。故名白字上。

晉士匄字伯瑕襄三十一年左傳　楚陽匄字子瑕昭十七年傳

瑕假古字通。莊十四年左傳傅瑕。常行本史記鄭世家索隱作甫假。檀弓公肩假。漢書古今人表假作瑕。乞人之物曰匄。借人之物曰假。內則曰。不通乞假。是乞與假事類相近。故名乞者字假。名匄者亦字假。襄三十一年左傳。士文伯曰。寡君使匄請命。釋文云。今傳本皆作匄字。或作丐字。案士文伯字伯瑕。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匄字子瑕。與士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匄與乞義同。則作

匄者是。

鄭駟乞字子瑕昭十九年左傳

說見上。

魯冉求字子有仲尼弟子傳

邶風谷風篇。何有何亡。黽勉求之。箋曰。有求多。亡求有。

衞端木賜字子貢仲尼弟子傳

爾雅。貢賜也。字亦作贛。說文。贛賜也。淮南精神篇。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要略篇。一朝用三千鍾贛。高注並曰。贛賜也。

孟舍字施。孟子公孫丑篇孟施舍。趙注曰：孟，姓；舍，名也；（施，發音也。案施其字也。先言施後言舍者，襄十年左傳正義曰：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故郰人紇字叔梁，史記孔子世家稱爲叔梁紇。）舍之爲言予也。（舍古音暑，與予聲相近。）施之爲言賜也。賜亦予也，故名舍字施。襄九年左傳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舍與施同義，杜注云舍勞役，非也。）晉語施舍分寡（韋注云舍，舍勞，非也。）皆謂以德惠賜予之也。（說詳經義述聞左傳旅有施舍下。）或曰施者弛之借字，弛舍謂免征役也。地官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施讀爲弛。鄉師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注曰：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

齊弦施字多（哀四年左傳）

取厚施之義也。或曰施當讀爲貤。說文：貤，重次弟物也。（玉篇貤，余豉切。）多，重也。從重夕。重夕爲多，重日爲曡。貤也多也皆重也。廣雅：貤，益也。益亦多也。高誘注齊策曰：益，多也。

楚蔿賈字伯嬴（僖二十七年、宣四年左傳）

嬴當讀爲贏。說文：贏，賈有餘利也。昭元年左傳：賈而欲贏而惡囂乎。

魯公子益師字眾父（隱元年左傳）

易師彖傳：師，眾也。益之則彌眾矣。桓十七年左傳楚屈瑕曰：益請濟師於王。鬬廉對曰：師克在和不在眾。

杜注曰：濟，益也。益師者，欲師之眾也。

鄭公子班字子如（成十三年左傳）

廣雅：如，均也。孟子公孫丑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趙注曰：班，齊等之貌。是班亦均也。

魯公輸般字若（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鄭注曰：般，若之族。劉氏端臨曰：若疑般之字，今從劉說。）

公輸般即孟子離婁篇注所謂魯班也。漢書楊雄傳般倕棄其剞劂兮，顏注曰：般讀與班同。公輸班字若，與公子班字子如同義。若猶如也。

鄭公孫舍之字子展（襄八年左傳）

舍與舒古字通。（小雅何人斯五章舍車盱爲韻。聘禮記發氣怡焉，鄭注曰：發氣，舍息也。舍息即舒息。史記律書：舍者，舒氣也。）方言：舒，展也。

魯漆雕哆字子斂（仲尼弟子傳）

說文：哆，張口也。小雅巷伯篇哆兮侈兮，毛傳曰：哆，大皃。哆之言侈也，斂之言儉也。賈子道術篇：廣（疑當作兼）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爲侈。

魯漆彫啟字子開（漢書藝文志漆彫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彫啟後。王應麟攷證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漆彫開字子開，蓋名啟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也。案古今人表正作漆彫啟，家語不知漆彫開之爲漆彫啟，乃云漆彫開字子若。）

說文：启，開也。從戶從口。字通作啟。士昏禮贊啟會卻

夕禮請啓期鄭注並云今文啓爲開。

宋公子肸字向父成十五年左傳正義引世本晉羊舌肸字叔向襄十一年十六年左傳注一字叔譽國語及逸周書大子晉篇向讀爲蠁肸蠁者布寫之皃也說文肸肸蠁布也从十𦐇聲蠁知聲蟲也司馬相如蠁從向漢書司馬相如傳眾香發越肸蠁布寫顏注曰肸蠁盛作也揚雄傳薌呹肸以掍根兮注曰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又注禮樂志曰肸振也揚雄傳又曰肸蠁豐融左思蜀都賦景福肸蠁而興作則凡動而四布者皆謂之肸蠁矣肸之言肹也肹也說文曰肹動作切切又曰肹許訖切振也肸從肹聲故有振起之義也羊舌肸又字叔譽譽者譽之言旟小雅都人士傳曰旟揚也亦振起之義也錢氏曉徵以譽爲嚮之譌失之。

楚鬭般字子揚宣四年左傳漢書敘傳曰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師古曰子文之子鬭班亦爲楚令尹胡三省曰左傳莊三十年申公鬭班殺令尹子元而鬬穀於菟爲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案子文之子爲令尹者鬭般也般與班雖同音而般字子揚則非謂虎也孟堅之說始不可信。般與播古字通古音元與戈相出入故史記賈生傳大鈞槃物漢書作播。般即播之假借也春官大師皆播之以八音鄭注曰播猶揚也昭四年左傳播於諸侯杜注亦曰播揚也三十年傳將焉用旨播揚焉注曰播揚猶勞動也呂氏春秋必已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高注曰揚動也播散也案播亦揚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揚謂之播因而揚米去康謂之𢿰說文𢿰揚米去康也小雅大東篇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楚薳罷字子蕩襄二十七年三十年左傳罷讀爲播罷播古音相近罷古音婆說見唐韻正故借罷爲播也公羊罷作頗頗之爲播猶波之爲播也波與播通見左傳波及晉國下襄二十五年左傳成公播蕩杜注云播蕩流移失所昭二十六年傳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亦謂流移也盪與蕩同播或作波莊子外物篇鮒魚對莊周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司馬彪云謂波蕩之臣波蕩即播蕩也東海之播臣猶齊策云大魚蕩而失水耳流移謂之播蕩搖動亦謂之播蕩家大人曰司馬相如上林賦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蕩波與震動對文張衡西京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堵波盪與陁堵對文蕩波即波蕩波蕩猶播蕩耳謹案李善注西京賦曰波盪搖動也後漢書公孫述傳方今四海波蕩亦謂四海搖動也論語微子篇孔注云播搖也僖三年左傳杜注云蕩搖也。

附

周呂尚字牙 周初人見史記齊大公世家索隱

尚之言當也。樘也。尚與當樘古聲相近。牙之言梧也。伍也。牙與梧伍古聲相近。釋名釋邱曰。當途曰梧邱。梧忤也。與人相當忤也。釋宮室曰。梧在梁上兩頭相觸牾也。長門賦離樓梧而相撐。薛瓚注漢書項籍傳曰。小柱爲枝。邪柱爲梧。今屋梧邪柱是也。說文。樘。邪柱也。樘與撐同。靈光殿賦枝牚杈枒而斜據。枝牚即屋梧邪柱也。牚亦與撐同。枝牚猶言枝梧也。邪柱謂之枝牚。又謂之梧義取相當忤也。韋昭辯釋名曰。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宋書百官志。伍之爲當。猶牙之爲尚也。或曰。尚讀爲堂。牙讀爲庌。通俗文曰。客堂曰庌。太平御覽居處部九。

宋公孫督字華父 桓元年左傳

督。中正也。華。表出也。爾雅。督。正也。莊子養生主篇緣督以爲經。郭象注曰。順中以爲常也。考工記匠人堂涂十有二分。鄭注曰。分其督旁之脩。正義曰。名中央爲督。督者。所以督率兩旁。晉語。衣之偏裻之衣。韋注曰。督在中。左右異色。故曰偏裻。裻與督通。夏官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鄭注曰。華讀爲㼌哨之㼌。正之使不㼌邪離絕。

齊慶奊字纏 襄二十八年左傳

奊。衺曲也。纏。直也。說文。奊。頭衺骫奊態也。又曰。骫。骨耑骫奊也。朱倉頡篇曰。骫。曲也。文選舞賦注引王篇廣韵竝曰。骫。骨曲也。骫奊疊韵字。皆曲貌也。廣雅。纏。直也。說卦傳曰。巽爲繩直。深衣曰。負繩及踝以應直。淮南天文篇。子午卯酉爲二繩。高注曰。繩。直也。說林篇。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注曰。繩。亦直也。

楚公子側字子反 宣十二年左傳 魯孟之側字反 哀十一年傳 杜注。論語雍也篇孔注。

洪範曰。無反無側。

齊華還字周 襄二十三年左傳

還與環通。士喪禮注。古文環作還。昭十七年左傳。環而塹之。及泉。越語。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杜韋注竝云。環。周也。字或作圜。漢書高五王傳。迺割臨菑東圜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顏注云。圜。謂周繞之。或作旋。說文。旋。周旋。旌旗之指麾也。

魯公伯繚字周 單行本史記索隱仲尼弟子傳

繚。曲也。爾雅。小枝上繚爲喬。郭注云。謂枝上句。是也。周。亦曲也。唐風有杕之杜篇。生于道周。毛傳云。周。曲也。是也。繚繞也。楚詞九歎。腸紛紜以繚轉兮。王注云

緫繞也是也周亦繞也吳語周軍飾壘韋注云周繞也是也故周垣謂之撩撩之言繚繞也說文撩(力沼切)周垣也班固西都賦曰繚以周牆

齊公子堅字欒(呂氏春秋慎行篇注公子欒堅先字而後名也)

堅與牽通(定十四年公羊傳公會齊侯衛侯于堅左氏堅作牽)字或作掔(夬九四牽羊悔亡釋文曰牽子夏作掔)或作擥(漢書揚雄傳擥象犀師古曰擥古牽字)鮑莊子名牽(成十七年傳)正與此同說文曰牽引前也廣雅曰牽引也又曰牽連也欒與攣通攣亦引也連也說文曰攣係也(係與繫同)小畜九五有孚攣如馬融注曰攣連也(見釋文)玉篇攣綴也引易曰有孚攣如孔氏正義曰攣如者相牽繫不絕之名也易林震之師曰一莖九纆更用牽攣字或作䜌說文曰䜌不絕也

楚公子結(定十四年春秋)字子綦(莊子讓王篇賈子淮難篇史記楚世家皆作綦本字也定四年左傳及楚語作期呂氏春秋高義篇注作旗俗字也)

綦結雙聲其義相近夏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注云鄭司農曰璂讀如綦車轂之綦元謂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士喪禮綦結于跗又組綦繫于踵鄭注云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然則弁與屨之綦皆結也云綦車轂者方言車下鉄大者謂之綦郭璞音忌疏證云此言維車之索玉篇紩(持栗切)索也古作鉄案今江淮之閒以帶束腰而作結以固之謂之綦以繩束物亦然其音正與忌同維車之索必約束而作結以固之故謂之綦綦車轂之綦亦此義也云薄借綦者薄借屨名急就章所謂不借釋名所謂搏腊也薄借屨有係以結于跗故謂之落借綦也說文作不借綥同云馬絆綦者昭二十年穀梁傳云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釋文劉兆云綦連併也踂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縶劉兆云如見縶絆也連併縶絆同爲聚合不解皆固結之意也

魯公子彄字子臧(隱五年左傳正義引世本)

臧古藏字彄讀曰區說文區踦區藏匿也昭七年左傳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服虔注云僕隱也區匿也(見釋文)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楊倞注云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是區爲藏也哀十三年公羊春秋盜殺陳夏彄夫左氏穀梁竝作夏區夫則二字古通用

越人蒙字子臧(史記鄒陽傳索隱)

臧亦藏字蒙包藏也鄘風君子偕老毛傳云蒙覆也

昭十三年左傳杜注云蒙裹也皆包藏之義也

魯南宮括字子容仲尼弟子傳一名韜論語公冶長篇王注釋文作韜云本又作縚

括者包容之稱也史記秦始皇本紀贊秦孝公有囊括四海之意張晏云括括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集解引後漢書蔡邕傳包括無外皆容受之義也韜亦容受之稱廣雅韜容寬也玉篇韜藏也寬也劒衣謂之韜說文弓藏謂之韜廣雅皆取包容之義

晉郤芮字子公周語

芮讀爲納公讀爲容取容納之義也芮納皆從内聲故納通作内經典不可枚舉又通作芮公與容古同聲而通用故容貌之容本作頌從頁公聲容受之容古作宂從宀公聲家大人曰楚詞七諫正法弧而不公謂方正不容也王逸以爲背公鄉私失之非見楚詞淮南齊俗篇望君而笑是公也亦以公爲容

邾公子茁字捷元和姓纂有捷姓引風俗通曰邾公子捷茁之後以王父字爲氏

捷讀爲插士冠禮鄭注捷柶扱柶於醴中釋文扱作插云初洽反本又作插樂記注插猶捷也釋文捷本亦作插初洽反是捷即插也釋名捷插也接也插於盹眦而相接也亦與捷之爲插同說文插刺内也內與入同字或作接漢書敵通傳將爭接刃於公之腹謂插刃於其腹中也茁之言倳也插也李何注敵通傳曰東方人以物插地中爲倳顏師古曰倳音側吏反周官考工記又作菑音皆同耳考工記輪人察其菑蚤不齵注曰菑謂輻入轂中者也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謂建輻也釋文菑側吏反溝洫志隤林竹兮揵石菑顏注曰石菑者謂插石立之菑亦插耳音側吏反俗本吏誤作其義與傳同又注張安世傳引續漢書輕車菑矛戟幢麾而釋之曰菑插也

邾子克字儀父隱元年左傳周王子克字子儀桓十八年傳楚鬭克字子儀僖二十五年傳宋桓司馬之臣克字子儀哀十七年傳子儀克先字而後名也

克與刻通說文克象屋下刻木之形故以克爲刻也

儀讀如娑儀之言疏刻也字或作犧或作獻魯頌閟宮篇犧尊將將釋文犧素河反淮南俶真篇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高誘注曰犧尊疏鏤之尊明堂位周獻豆鄭注曰獻疏刻之正義曰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故爲疏刻之犧獻皆爲疏刻而與儀通此猶周語儀人蕭醴賈逵本作儀人見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二大誥民獻有十夫尚書大傳作民儀也見困學紀聞卷二儀爲疏刻故名刻字子儀

楚蘧呂臣字叔伯僖二十三年左傳注

呂與旅伯與百古字竝通宣十八年左氏經楚子旅卒穀梁旅作呂僖三十三

年穀梁傳百里子（釋文百或作伯）孟子百里奚（韓子難言篇作伯里子）莊二十二年左傳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杜注曰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僖二十二年傳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注曰庭中所陳品數百也是其義。

罕父黑字子索（仲尼弟子傳）

黑讀爲纆說文纆索也從糸黑聲字或作纆坎上六係用徽纆劉表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釋文）

附

齊王驩字子敖（孟子離婁篇宋驩戰國時人）

驩讀爲讙敖讀爲䜌說文讙譁也荀子彊國篇百姓讙敖楊注曰讙喧譁也敖喧噪也地官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釋文囂五羔反）鄭注曰囂讙也（說文嚻聲也從㗊㗊眾口也）墨子號令篇讙囂駴眾其罪殺。（囂與嚻同）

晉狐偃字子犯（僖二十三年左傳注晉語注）

偃當讀爲隱古字偃與隱通（齊語隱五刃管子小匡篇作偃五兵漢書古今人表徐隱王顏注曰即偃王也）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無隱鄭注曰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犯犯顏而諫名隱字犯以相反爲義也。

陳顓孫師字子張（仲尼弟子傳）

張讀爲長（知丈反）皋陶謨州十有二師鄭注曰師長也（見釋文）故名師字長作張者假借字耳墨子所染篇長柳朔呂氏春秋當染篇作張柳朔莊子山木篇攬其蔓枝而王長其閒釋文長本又作張是長與張通。

公晳哀字季次（仲尼弟子傳）

王氏南陔曰哀當爲衰左氏桓二年傳皆有等衰杜預注衰殺也襄二十五年傳自是以衰注衰差降昭三十二年傳遲速衰序注衰差也序次也管子地員篇凡彼草物有十二衰淮南子說山篇上有三衰下有九殺皆謂等差也有等差即有次弟故古人名衰字季次矣淮南氾論篇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高注

季襄魯人孔子弟子季襄即季次襄與次名字不相應襄亦衰之僞（家語作公晳克克亦衰之譌衰誤爲哀哀又誤爲克）

晉趙衰字子餘（僖二十四年左傳）

說文㾊滅也㾊與衰通物滅少則但存其餘矣玉篇廣韵並云餘饒也是滅少之義也或曰餘者饒也（秦策及淮南精神篇高注）多也（呂氏春秋辯士篇注）名衰字餘以多少相反爲義。

魯閔損字子騫（仲尼弟子傳）

小雅天保篇不騫不崩毛傳云騫虧也虧亦損也（高注淮南精神篇云騫損也）漢書龍雒傳內無邪辟之行外無騫污

之名。顏師古注云。驁損也。
晉叔仲會字子期仲尼弟子傳
說文期會也。桓十年公羊傳曰。會者何期辭也。成十
六年傳曰。會不當期。魏策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
可不一會期哉。
魯顏何字冄仲尼弟子傳
古冄字或省作冉。秦冉字開是也。說見下卷冄與儋通。史
記老冄傳或曰儋即老子。是也。說文何儋也。儋何也。
故名何字儋
鄭公子魚臣字僕叔宣十二年左傳

魚讀爲御。古聲魚與御通。天官序官釋文。𩵋音魚。本又作魚。又音御。史記宋世家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潛公謂公子御說也。說文御使馬也。小雅出車傳
曰僕夫御夫也。魯武公子有伯御周語魯大夫有御孫
莊二十四年左傳。皆以御爲名。
燕周豎字子家仲尼弟子傳
豎內豎也。內豎給事於內。故字子家。家猶內也。爾雅
牖戶之閒謂之扆。其內謂之家。文王世子。問內豎之
御者。鄭注云。內豎小臣之屬。僖二十八年左傳注。豎
掌通內外者。
楚屈巫字子靈襄二十一年左傳

楚語云。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
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
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
覡。在女曰巫。故巫字子靈也。說文靈或從巫。楚辭九
歌靈連蜷兮既留。王注云。靈巫也。楚人名巫爲靈子。
易林小畜之漸。學靈三年。仁聖且神。明見善祥。吉喜
福慶。亦謂學巫也。
齊公子鑄字子工昭八年左傳注十年傳子工作子公
說文鑄銷金也。字子工者。謂攻金之工也。或曰鑄當
讀爲祝。古字祝與鑄通。樂記封帝堯之後於祝。鄭注曰祝或爲鑄。淮南俶眞篇高

注曰。鑄讀如唾祝之祝。小雅楚茨篇工祝致告。毛傳曰。善其事
曰工。少牢饋食禮曰。皇尸命工祝。鄭注曰。工官也
鄭駟歂字子然定九年左傳
歂視專視充二切讀爲惴他丸切方言惴赫也。郭注曰。火熾盛
之貌。說文然燒也。或曰歂讀爲顓莊十一年左傳歂孫生古今人表歂作顓
然讀爲燃式善如善二切皆敬慎之義也。說文顓頭顓顓
謹皃。顓顓之言惴惴也。小雅小宛篇。惴惴小心。與溫
溫戰戰爲韻。莊子齊物論篇。小恐惴惴。與縵縵爲韻
則惴字古讀爲顓。故其義同也。玉篇引說文曰。燃意
燒也。一曰意急而懼也。一曰戁也。今本說文脫下二句案一曰

意急而懼者訓僛爲不戁不竦之戁也爾雅戁文板切與僛聲相近懼也是也一曰戁者訓僛爲敬也說文戁敬也此云僛戁也其義一也爾雅熯敬也熯與戁同熯而善切小雅楚茨曰我孔熯矣是也僛之言戁也

楚王子鈎字發成十六年左傳四楚公子茷正義曰晉語謂之王子發鈎蓋一名一字也案茷發古同聲茷即發之假借發字也鈎名也古人名字並稱者皆先字而後名故謂之王子發鈎

鈎讀爲彀爾雅釋詁釋文彀古豆反一音古侯反古侯反則音鈎矣顏師古注漢書馮唐傳曰彀音溝溝與鈎同音說文彀張弩也發䠶發也如淳注漢書馮唐傳曰彀騎張弓之騎也見史記馮唐傳索隱小雅吉日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述二十二　四六

附 趙公孫龍字子秉列子仲尼篇釋文

龍讀爲穮力公切廣雅穮穦也說文穦穫刈也秉禾束也小雅大田篇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毛傳曰秉把也

楚蔿艾獵字叔敖宣十一年左傳

艾讀爲弋艾獵即弋獵也古聲艾與弋通爾雅大歲在壬曰元黓音弋史記厤書作横艾是其例也弋獵者游田之事故字曰敖說文曰敖出游也

傳公子尾字施父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鄭樵氏族略

施讀爲拕呂氏春秋愼過篇鄭賈人奚施淮南人閒篇作奚他是施字古讀如他正與拕同音說文拕曳也俗作拖莊子秋水篇此龜者甯其死爲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取曳尾之義故名尾字拕

秦西術字乞僖三十三年左傳

術讀爲遂文十二年公羊經正作遂乞讀爲訖遂終也竟也遂周書大子晉篇孔注云遂終也廣雅云遂竟也訖亦終也竟也爾雅云訖止也止亦終也漢書西域傳顏注云訖竟也

經義述聞弟二十二

述二十二　四七

經義述聞弟二十三　　高郵王引之

春秋名字解詁下一百三十五條

鄭游眅字子明（襄二十二年左傳）

說文眅多白眼也春秋傳曰鄭游眅字子明檀弓鄭注曰明目精也

鄭公孫輒字子耳（襄九年十年左傳）

輒耴古字通說文耴耳垂也從耳下垂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耴耴者其耳垂也故以爲名案春秋傳無秦公子耴葢鄭公孫輒之誤也耳垂謂之耴故車耳亦謂之輒說文輒車兩輢也輢車旁也輒車輢上曲鉤也釋名乘輿金爲耳也（宋本爲誤作馬毛本又於金下增飾字案史記禮書彌龍徐廣曰乘輿金薄繆龍爲輿倚較集解所引當作乘輿以金爲耳也彌與靡通）輒車耳反出也大元積次四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君子積善至于蕃也范望注云蕃車耳也（蕃與轓通）漢書景帝紀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應劭注云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也（案朱轓即古今注所謂文官赤耳也）今本古今注云文官青耳武官赤耳誤也崔豹古今注重耳古重較也（較與較同）文官赤耳武官青耳然則輒輢較轓皆車耳也鄭大夫有姚句耳（句同鉤）此輢上曲鉤之義也晉文公名重耳晉大夫有梁益耳此重較爲重耳之義也

述二十三　一

魯子叔輒字伯張（昭二十一年左氏經注）叔孫輒字子張（哀八年左傳）

耳垂左右皆外向其象侈張輒之反出以向外亦如之說文聑張耳有所聞也大荒東經曰有一大人張其兩耳

秦冉字開（仲尼弟子傳）

冉讀爲聃冉聃古字通定四年左傳聃季史記管蔡世家衞康叔世家並作冉季說文聃耳曼也名聃字開與名輒字張同義

李耳字聃

史記老子傳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索隱云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

鄭公孫黑肱字子張（襄十八年左傳注）

大戴禮王言篇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舒肘謂張兩肱也八尺曰尋鄭注考工記梓人云張臂八尺

楚駟臂字子弓（仲尼弟子傳）

弓讀爲肱古字弓與肱通鄉射禮侯道五十弓鄭注云今文弓爲肱昭三十一年春秋邾黑肱以濫來奔公羊作黑弓

齊后處字子里（仲尼弟子傳）

述二十三　二

鄭風將仲子篇無踰我里毛傳云里居也論語里仁篇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鄭注云里者民之所居也

齊陳盈字子芒（元和姓纂有子芒云陳僖子生子芒盈因氏焉）

盈讀爲楹芒讀爲朵楹柱也朵棟也說文朵棟也從木亾聲引爾雅曰朵廇謂之梁蓋朵者棟之一名朵廇者梁之一名謂之朵廇者言梁上承棟棟之所留止也釋名楹或謂之望言高可望也或謂之棟棟中也居屋之中也蓋望與朵古同聲朵即望也然則棟謂之朵梁謂之朵廇故說文曰朵棟也又曰朵廇謂

述二十三　三

之梁辨其名物之不同也或欲刪說文棟也二字非是

齊杞殖字梁（襄二十三年左傳）

殖讀爲植立者謂之植橫者謂之梁爾雅植謂之傳傳謂之突郭注曰戶持鎖植也衆經音義卷七引三倉云戶旁柱曰植墨子非儒篇季孫與邑人爭門關決植淮南本經篇縣聯房植高注曰植戶植也夏官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鄭注曰植築城楨也是立者謂之植也爾雅槢謂之梁朵廇謂之梁是橫者謂之梁也（爾雅又曰䏡謂之梁亦取橫亙之義）

楚公子啓字子閭（哀六年左傳）

說文閭里門也名啓字閭取啓門之義王氏南陔曰啓與閭皆行陳之名左氏襄二十三年傳言齊侯伐衞其軍有啓有胠孔疏以左翼曰啓爲賈逵說逸周書武順篇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孔晁注開猶啓皆陳名

卞仲由字子路魯顏無繇字路（竝仲尼弟子傳）

繇與由同取由路之義也

楚公子建字子木（襄二十五年左傳）大子建字子木（哀十六年傳）

建讀爲楗說文楗歫門也（南都賦注所引如是今本作限門也誤）從木

述二十三　四

建聲蓋楗者關牡所以歫門使不可開也顏氏家訓曰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烹伏雌吹扊扅（廣韻云扊扅戶扃）今日富貴忘我爲吹當爲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以上家訓）門牡以木爲之故字子木老子曰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淮南繆稱篇曰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閉藏

陳諸字伯爰（唐書宰相世系表）

諸讀爲堵爰讀爲垣小雅鴻雁篇之子于垣百堵皆作傳云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箋云徵民起屋舍築牆壁

百堵同時而起射義蓋觀者如堵牆牆亦垣也

齊公孫竈字子雅（昭三年左傳子雅韓子外儲說篇作子夏）

雅讀爲竈竈雅古同聲（雅古音伍說見唐韻正）故竈通作雅玉篇引倉頡篇曰楚人呼竈曰竈

齊公子固字子城（昭八年左傳注八年傳作子成假借字也十年傳正作子城）

夏官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襄十年左傳城小而固是其義也或曰固城楚邑名昭十三年傳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是也（固城息舟城皆楚邑也杜注謂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非是）

魯公孫宿字成（哀十五年左傳注）

成與城通隱元年春秋及宋人盟于宿杜注曰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僖二十一年左傳所謂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國必有城故字城

宋大宰盈字蕩（莊子天運篇商大宰蕩曰蕩問之云云釋文蕩問之一本蕩作盈崔本同或云盈大宰字宋大宰自稱盈則盈其名也蕩字也）

盈讀爲桯（戶經他丁二切）方言榻前几江沔之閒曰桯郭注曰今江東呼爲承桯說文桯牀前几也（廣韻桯牀前長几）桱（古零切）桯也東方謂之蕩段注曰謂之桯者言其平也桯之言呈（說文呈平也）案蕩亦平也齊風南山傳云蕩平易也几平則謂之桯又謂之蕩矣古音盈與呈通昭二十三年穀梁春秋胡子髡沈子盈滅釋文盈本亦作逞襄二十二年左傳欒盈自楚適齊史記晉世家作欒逞說文䋼從糸盈聲讀若聽或從呈作綎是其例也

宋公子何字弗父（昭七年左傳）

何讀爲枷（音加）弗讀爲柫（音拂）說文柫擊禾連枷也枷柫也釋名枷加也加杖於柄頭以撾穗而出其穀也方言僉自關而西謂之柫齊楚江淮之閒謂之桲（音勃）案柫之言拂也擊物之名也說文拂過擊也擊謂之拂故擊禾者謂之柫柫桲聲相近故又謂之桲耳古音何與枷通故枷通作何陳風澤陂篇有蒲與荷樊光

爾雅注引作有蒲與茄（見澤陂正義茄音加）是其例也（枷之爲何猶加之爲柯也爾雅陵莫大於加陵郎春秋成十七年之柯陵）齊語耒耜枷芟漢書王莽傳子之北巡必躬載柫韋顏注與說文同

晉瑕呂飴甥字子金（僖十五年左傳）

飴讀爲枱說文枱（與耜同）耒耑也從木台聲鈶或從金徐鍇曰即耜刃也音弋之反弋之反正與飴同音故偁飴爲枱鄭注考工記匠人曰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又注月令曰耜者耒之金也三倉曰耜耒頭鐵也（見莊子天下篇釋文）枱爲耒頭金故其字或從金作鈶故瑕呂飴甥字子金

魯季公彌字鉏 襄二十三年左傳 齊犂彌字且 單行本史記齊世家索隱

且卽鉏之假借也彌讀爲璽玉篇璽亡支切 青州人呼鏃也說文鉏立薅所也璽鉏皆所以芟夷者故名璽字鉏。

魯商瞿字子木 仲尼弟子傳

瞿讀爲欋釋名云齊魯謂四齒杷爲欋 具俱切 說文云杷收麥器也蓋以木爲之故字從木欋之言俱也齒兩兩俱列也說文䀠左右視也讀若拘又讀若良士瞿瞿楰 臬朱切 茉臿也茉 互瓜切 兩刃臿也目兩視謂之䀠兩刃臿謂之楰四齒杷謂之欋聲義皆相近也淮南說林篇木大者根欋山高者基扶言其根基之四布也爾雅四達謂之衢義亦相近。

陳金父字仲爾 唐書宰相世系表

爾讀爲檷遯初六繫于金柅釋文柅說文作檷云絡絲趺也讀若昵子夏作鑈蓋絡絲之檷古或以金爲之故易曰繫于金檷而其字或從金作鑈玉篇鑈古文檷金部字亦從金。

附

號公鼓字石父 呂氏春秋當染篇注周幽王時人在春秋前 案鼓量名也所容重一石周語關石龢鈞韋注曰石今之斛也 史記滑稽傳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一石一斛也續漢書百官志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 廣雅曰斛謂之鼓是鼓與石同也或以十二斛爲鼓所容重十二石曲禮獻米者操量鼓正義引何氏隱義曰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釋文引作十二石案容十二石則其器甚大獻米者執之不便當以廣雅斛謂之鼓爲是其器但容一石故小而易操也冢大人曰管子樞言篇云釜鼓滿則人概之荀子富國篇云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據左傳考工記釜受六斗四升盆受一斛二斗八升皆與一斛之鼓不甚相遠故或並言釜鼓或並言盆鼓也。

晉楊食我字伯石 昭二十八年左傳

王氏南陔曰廣雅石柘也說文柘百二十斤也稻一柘爲粟二十斗禾黍一柘爲粟十六斗大半斗漢書食貨志云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引之案管子國蓄篇中歲之穀糴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

楚囊瓦字子常 昭二十三年左傳

常讀爲瓽 丁浪切 常瓽皆以尚爲聲故借常爲瓽說文瓽大盆也從瓦尚聲廣雅瓽㼨也 㼨胡監切說文作鑑云大盆也 意

就篇曰甀瓮甋甌瓨罌盧或曰以瓶甃井也漢書游俠傳觀瓶之居居井之眉一旦叀礙爲瓽所轠顏注曰瓽井以甎爲甃者也大盆謂之瓽井甃亦謂之瓽皆瓦質也

齊步叔乘字子車仲尼弟子傳

齊公孫捷字子車昭八年左傳注子淵捷字子車二十六年傳取疾驅之義說文逮疾也逮與捷同

齊北郭佐字子車襄二十八年左傳

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鄭注曰戎獵之副曰佐案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

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此戎車之副也夏官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此獵車之副也

附

齊田廣字駢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慎子曰田駢名廣駢讀爲苹春官車僕掌廣車之苹苹車之苹釋文苹薄經反又薄田反鄭注云皆兵車也廣車橫陳之車也苹猶屛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春秋傳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孫子八陳有苹車之陳故書苹作平杜子春云平車當爲軿車釋文軿裴經反其廣與苹皆兵車之名故名廣字苹

齊梁邱據字子猶昭二十年左傳

據讀爲遽猶讀爲輶遽也輶也皆車之輕且速者也爾雅遽傳也僖三十三年左傳且使遽告於鄭晉語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杜韋注並云遽傳車也昭二年左傳子產懼弗及乘遽而至則遽爲車之最速者遽者疾也車輕行疾故謂之遽也爾雅輶輕也說文輶輕車也秦風駟鐵篇輶車鸞鑣毛傳與爾雅同

魯曾參字子輿仲尼弟子傳

參讀爲驂秦風小戎篇箋云驂兩騑也桓三年左傳正義云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爲參故謂之驂又駕一馬乃謂之駟故說文云驂

駕三馬也駟一乘也總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騑馬則謂之驂詩稱兩驂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稱說驂而賻之一馬亦稱驂是本其初參迺以爲名也名驂字子輿者駕馬所以引車也

秦公子鍼字伯車晉語

鍼讀爲鉆玉篇其沾切又敎淹切鍼鉆古字通夏官射鳥氏注并夾鍼箭具釋文鍼其炎反李其嚴反沈云或作鉆是也說文鉆膏車鐵鉆

魯孔穿字子高史記孔子世家

案車轂口金也高讀爲膏車行則膏轂之穿以利轉

故穿字子膏也先鄭考工記注云賢大穿也軹小穿
也後鄭云大小穿皆謂金也說文釭車轂口鐵也史
記田敬仲世家稀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
方穿言必以膏之滑運穿之圜也並駒荀卿傳炙轂
過髡集解云劉向別錄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
也索隱云過爲潤轂之物今人車旁縣小油瓶而置
毛帚於其中時出其油以潤轂口大穿小穿皆潤之
謂之膏車是矣

秦公子縶字子顯

說文縶或馽字云絆馬也檀弓子顯以致命於穆公

鄭注云使者公子縶也引盧植注云古者名字相配
顯當作韅呼見切 案韅說文作㬎云著腋鞥也左傳釋文正義並引作著掖皮也 釋名韅經也橫經其腹下也義與說文相
近惟僖二十八年左傳韅靷鞅靽杜預注云在背曰
韅與說文釋名異義史記禮書鮫韅徐廣用說文小
司馬用釋名而玉篇廣韻則皆用杜注不復存古義
矣

齊宗樓字子陽哀十一年左傳

樓讀爲鏤陽讀爲鍚大雅韓奕篇鉤膺鏤鍚傳曰鏤
鍚有金鏤其鍚也箋曰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
也春官巾車玉路鍚鄭注曰鍚馬面當盧刻金爲之
所謂鏤鍚也

宋樂轡字子蕩襄六年左傳

蕩讀爲鞨廣韻鞨與章切馬額上靻靻則古切勒名說文勒馬
頭絡銜也案鞨勒之杜額上者也疑卽詩鉤膺鏤鍚之鍚
字或從革耳廣韻鍚與章切馬額飾聲義正同轡與勒
相近故名轡字鞨鞨與蕩聲相近故通作蕩鞨之爲
蕩猶暘谷之爲湯谷也史記五帝紀索隱

鄭然丹字子革昭十三年左傳

古者用革多以丹染之若齊風載驅之朱鞹毛傳云諸侯之

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小雅瞻彼洛矣之韎韐士冠禮注云韎韐縕韍也合韋
爲之染以茅蒐因以名焉成十六年左傳之韎韋杜注云韎赤色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引春秋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鄉射禮記之
韋當鄭注云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大射儀之朱極注云以朱韋爲之
明堂位之朱干注云朱大盾也齊語定三革韋注云三革甲冑盾也吳語之
丹用宣二年左傳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譏棄甲也皆是也其他不可枚舉

宋孔金父字子木桓元年左傳正義引世本作木金父子木潛夫論志氏姓篇作子木金父子木蓋其字也

晉解侯字張成二年左傳案傳稱張侯者文十一年傳正義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

說文侯從人從厂象張布夏官射人王大射則以貍

步張三矦。
朱張字子弓論語微子篇釋文引王弼注
說文張施弓弦也。
鄭豐卷字子張襄三十年左傳
卷讀爲弮。漢書司馬遷傳張空弮。音邱權切。又音眷。冒白刃
李奇注曰弮弩弓也。字或作絭。文選閒居賦注引張
晏曰連弩三十絭共一臂。絭音眷或曰卷讀爲彏巨員切
說文彏弓曲也。
楚令尹舍字子發荀子彊國篇
發讀爲拔古字發與拔通鄭注檀弓曰公叔文子名拔或作發秦風駟

鐵篇舍拔則獲傳云拔矢末也箋云拔括也緇衣引
大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釋亦舍也或曰
發發矢也與舍同義
楚公子比字子干昭十三年左傳
敀誓比爾干。傳云干楯也正義曰楯以扞敵故言比
齊弦章字子旗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弦章韓非子外儲說篇作弦商商章古字通新序雜事篇作弦甯甯章字之誤也管子小匡篇作子旗蓋弦章之字
謂旌旗之采章也月令曰命婦官染采以爲旗章。小
雅六月篇曰織文鳥章。大雅韓奕篇曰淑旂綏章。郊
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爾雅曰因章曰
旃皆謂旌旗旗章所以立表以示衆人因而凡物之
表皆謂之章亦謂之旗閔二年左傳衣身之章也佩
衷之旗也杜注云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昭元年
傳衆之表旗而著之制令。
鄭公子偃字子游成六年左傳注駟偃字子游昭十六年傳注晉荀偃
字伯游襄十三年傳注籍偃字游注晉語吳言偃字子游仲尼弟子傳
顔成偃字子游莊子齊物論篇
偃讀爲㫃說文㫃旌旗之游㫃蹇之皃讀若偃古人
名偃字子游是㫃本字也偃借字也古人名字多假
借必讀本字而其義始明。

齊欒施字子旗昭十年左傳鄭豐施字子旗昭十六年傳注魯巫馬
施字子旗仲尼弟子傳論語述而篇通作期
說文施旗皃齊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旖旗旖施
也。
楚鬭成然字子旗昭十三年左傳
成然旃也疾言之爲旃徐言之爲成然成然之合爲
旃猶終葵之合爲椎也說文椎擊也齊謂之終葵成與旃終與椎今
韵俱不同位而呼旃爲成然呼椎爲終葵者古音寬
緩依類相從非若後世之拘牽破碎也左傳宋元公
大子欒史記宋世家作頭曼董逌廣川書跋云孫炎

以絲爲頭與合聲。史記貨殖傳范子計然。徐廣注云。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研亦計然之合聲。計與研頭與欒俱不同位。也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通帛爲旜。旜與旃同。爾雅曰因章曰旃。說文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

榮旂字子祺（仲尼弟子傳）

祺讀爲旗。唐書禮樂志正作榮子旗。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交龍爲旂。爾雅曰有鈴曰旂。

楚文之無畏字子舟（文十年左傳）

無語詞。畏讀曰根。舟上柱也。釋名曰。船又曰舟。言周

流也。其前立柱曰根（俗作桅。說文無桅字）。根巍也。巍巍高貌也

周王札子字捷（宣十五年左氏經傳。杜注曰。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

捷讀曰楫。楫船櫂也。釋名曰。船在旁撥水曰櫂。又謂之札。形似札也。又謂之楫。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是楫與捷聲相近（玉篇楫才立子葉二切。捷疾葉切。）故楫通作捷

楚成得臣字子玉（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左傳）

春秋定九年夏得寶玉大弓。左傳曰。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案器用之美者莫如玉。故名得字玉。或曰。得讀爲德。古字德與得通（易升象傳君子以順德。釋文姚本德作得。論語微子篇何德之衰。漢石經德作得。）玉藻曰。君子

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聘義曰。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管子水地篇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

齊陳瓘字子玉（哀十五年左傳）

昭十七年左傳瓘（工玩切）斝玉瓚。杜注云。瓘。珪也。斝。玉爵也。案珪乃玉瓚之柄（見考工記玉人注）既言玉瓚則柄在其中。不得更言作柄之珪矣。且珪與瓚。一物也。斝。又一物也。瓘玉瓚之閒。何得雜之以斝乎。遍考書傳亦無謂珪爲瓘者。杜說非也。今案瓘斝與玉瓚對文。則瓘乃玉石之名。說文。瓘玉也。引春秋傳曰瓘斝。然則瓘斝者以瓘爲斝。猶玉瓚以玉爲瓚也。竊疑瓘爲琨之或體。說文。琨石之美者。從玉昆聲。或從貫作瑻。禹貢瑤琨。馬融本（見釋文）及漢書地理志皆作瑤瑻。禹貢釋文引韋昭音貫（蓋漢書音義）正與瓘同音。瓘即瑻也。瓘斝猶言瑤爵耳。王肅注禹貢曰。瑤琨美石次玉者也。故陳瓘字子玉矣。說文誤分琨瑻爲二字耳

衛蘧瑗字伯玉（襄二十六年左傳）

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說文。瑗大孔璧。人君上除陛以相引。

楚觀從字子玉（昭十三年左傳）

從讀爲琮才宗切聲相近而假借也說文琮瑞玉大八寸似車釭

附魏翟鯛字璜說苑臣術篇

大戴禮記保傅篇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玭珠以納其閒玉藻佩玉有衡牙鄭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正義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二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衡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爲聲。

后作蜀字子明仲尼弟子傳索隱以后作爲複姓

蜀讀爲燭韓子外儲說篇曰舉燭者尚明也。

齊陳書字子占昭十九年左傳

說文占視兆問也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井是吉鄭注云三龜占書亦合於吉正義引正義云周禮大卜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呂刑明啓刑書胥占亦謂明開刑書相與視之也。

鄭石制字子服宣十二年左傳

制讀爲製說文製裁衣也定九年左傳晳幘而衣貍製服虔注云貍製貍裘也見幽風七月正義哀二十七年傳陳成子衣製杖戈杜預注云製雨衣也說苑復恩篇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史記叔孫通傳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則製乃衣服之通稱也。

晉仲孫它字子服晉語

它讀爲袉說文袉裾也裾衣袌也。

紀裂繻字子帛隱二年左氏經傳

內則男鞶革女鞶絲鄭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此讀桓二年左傳之鞶厲爲鞶裂詩云垂帶如厲小雅都人士箋云厲當作裂。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案鞶囊有飾謂之裂書傳無文詩毛傳及左傳服注竝云厲帶之垂者無煩讀厲爲裂而以爲鞶囊之飾也裂繻蓋謂裂帛邊以爲符信漢書終軍傳關吏予軍繻張晏注云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注云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以爲符信也紀子帛名裂繻則裂繻爲符春秋時已有之不始於漢世矣。

陳公子佗字五父莊二十二年左傳

佗讀爲紽召南羔羊篇素絲五紽素絲五緎素絲五總毛傳曰紽數也緎縫也案訓緎爲縫本於爾雅釋訓三章文義實不當如爾雅所訓。總數也案紽緎總皆數也五絲爲紽四紽爲緎

四紘爲總五紽二十五絲五紘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紽次言五紘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弘書曰五絲爲䌰倍䌰爲升倍升爲緎（緎今本譌作紘埤雅引此正作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緵與總通（豳風九罭釋文曰緵字又作總）然則紘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緵八十縷也說文作稯云布之八十縷爲稯正與倍紀爲緵之數相合）紽之數今失其傳案釋文曰紽本又作佗春秋時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紽即西京雜記之䌰矣

附周王子叔纁字鍇（漢書地理志注引世本云鍇叔纁文王子案纁名也鍇字也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故稱鍇叔纁名與伯仲叔季竝稱者猶夏后禹之爲伯禹周公旦之爲叔旦也）

王氏南陔曰說文纁五采備也（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鍇金涂也詩大雅韓奕篇簟茀錯衡毛傳云錯衡文衡也孟子云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是鍇與繡有文章交錯之義左思蜀都賦云䟽理綺錯引之案秦策云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是繡固文章相錯者也故地形之相錯者取喻於繡焉

鄭公子睔字子印（春秋世族譜）

睔讀爲綸（漢書古今人表鄭成公綸顏注曰綸音工頑反左傳作睔音工慁反）綸印綬也說文綸糾青絲綬也印執政所持信也法言孝至篇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李軌注云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後漢書仲長統傳無半通青綸之命李賢注引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綬案墨子號令篇云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大小封之守還授其印又云候三發三信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史記蔡澤傳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蓋官吏之有印綬由來已久鄭公子綸字子印則春秋時已有佩印綬者不始於漢矣

齊公子于字且（哀六年左傳南郭且于杜注且于齊公子鉏也案且與鉏通鉏其字也于其名也文十一年傳正義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故稱且于）

于讀爲芋且讀爲菹（釋文且子餘反聲與菹相近）說文菹酢菜也士喪禮籩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鄭注云齊人或名全菹爲芋公子齊人故取以爲名字與

顏祖字襄（仲尼弟子傳）

祖讀爲菹（祖菹皆從且得聲）襄讀爲釀（釀從醸聲醸從襄聲）聲近假借也廣雅醸（曹憲音攘）菹也葅與菹同說文釀菜也廣韵云釀菜爲葅葅亦與菹同釀之言釀也鄭注內則說菹云釀菜而柔之以醯殺腥肉及其氣釋名云菹阻也生釀之遂使阻於寒溫之閒不得爛也或曰祖讀爲

坥塿讀爲壞方言坻坥郭音坥、場也場郭音傷梁宋之閒蚍
蜉犂鼠之場謂之坻螾場謂之坥郭注云螾蟺也
其糞名坥隱三年穀梁傳疏壤徐邈音傷糜信云齊
魯之閒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壤即場也

鄭公子平字子豐春秋世族譜

平。疑當作年隸書年字或作丰見北海相景君銘孔龢碑與平相
似而誤名年字豐取豐年之義也齊僖公之母弟夷
仲年亦以年爲名。

秦白丙字乙僖三十二年左傳作白乙三十三年傳作白乙丙蓋白姓也乙字也丙名也稱白乙
丙者。文十一年傳正義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

丙火也剛日也乙木也柔日也名丙字乙者取火生
於木又剛柔相濟也。

鄭石癸字甲父春秋世族譜以石甲父石癸爲一人元和姓纂曰鄭石癸字甲父。

癸水也柔日也甲木也剛日也名癸字甲者取木生
於水又剛柔相濟也。

楚公子壬夫字子辛襄五年左傳

壬水也剛日也辛金也柔日也名壬字辛者取水生
於金又剛柔相濟也匡謬正俗曰襄五年楚公子壬
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壬夫爲王夫
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按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

十榦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或者此人以庚午歲若
庚午日生故名庚字子午耳辛壬同是十榦若以辛
生則不得名壬若以壬生則不得字辛此與庚午不
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爲壬夫不宜穿鑿改易爲王也
以上匡謬正俗 案顏說非也公子午字子庚自以榦支相配
公子壬夫字子辛自以十榦相配二者意義各殊不
得以彼例此也若謂同是十榦不宜相配則何以秦
之白丙字乙鄭之石癸字甲父衞之夏戊字丁乎十
榦相配義取五行相生非謂其以此日生也又何嫌
於名壬字辛乎古人名字相應若如顏說作王則與
辛不相應豈古人名字之例乎。

衞夏戊字丁哀十一年十五年左傳

戊土也剛日也丁火也柔日也名戊字丁者取土生
於火又剛柔相濟也。

楚公子午字子庚襄十八年左傳

小雅吉日篇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傳云外事以剛日

鄭印癸字子柳昭十六年左傳注

柳讀爲酉說文柳從木丣聲丣古文酉是酉柳聲相
近故借柳爲酉也酉之爲柳猶酉之爲䣅也漢書律
厤志曰䣅孰於酉訓酉爲䣅也䣅亦以丣爲聲

錢氏廣伯曰。吳志虞翻傳注翻說堯典柳谷曰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柳。古柳丣同字。案堯典以丣爲柳此以柳爲丣。

魯顏辛字子柳 仲尼弟子傳

錢氏廣伯曰。辛乃辛之譌。柳亦當讀爲丣。引之案明金蟠本家語正作顏辛。洪邁隸續釋魯峻石壁殘畫象顏子柳云。考孔子家語。史記七十子傳。顏子柳名辛。則所見弟子傳辛字尚不誤。

附 魯泄柳字子庚 孟子。告子篇子。柳子思爲臣。趙注曰子柳泄柳也。說苑雜言篇子。柳作子庚。

錢氏廣伯曰。柳亦當讀爲丣。引之案。丣古文酉。淮南時則篇云仲。秋之月。招搖指酉。其日庚午。故名酉字庚。

楚鬬宜申字子西 僖二十六年左傳 公子申字子西 哀六年傳 魯會申字子西 經典釋文敘錄

淮南時則篇。孟秋之月。招搖指申。其位西方。文十八年左傳齊懿公游于申池。杜注云齊南城西門名申門。水經淄水注云。系水出齊城西南。東北流。直申門西。京相璠杜預竝言申門卽齊城南 竊當作南城 面西弟一門矣爲申。池然則西謂之申。古之恆言也名宜申者謂宜直申方也。宏申。猶言利西爾耳。

楚公子辰字子商 成十年左傳

昭元年左傳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杜注曰商邱。宋地。主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邱。因閼伯故國。祀辰星。

鄭公子宋字子公 宣四年左傳

宋國公爵。

晉女齊字叔侯 襄二十九年左傳

齊國侯爵。

陳公子楚字子宋 元和姓纂。葢出世本。

鄭游楚字子南 昭元年左傳 魯林楚字南 定八年左傳林楚公羊作臨南。臨與林通。南其字也。子叔文楚字仲南 元和姓纂引世本。案文疑之字之譌。春秋時。嬀之武佚之狐。文之無畏。耿之不比。皆以之爲語詞。

商頌殷武篇。維女荊楚。居國南鄉。

衛公子楚字南 一名荊 春秋世族譜以公子荊南楚爲一人。案南楚見昭二十年左傳 楚。名也。南。字也。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故稱南楚。楚又名荊耳。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孫發公子朝。皆人名。

秦秦祖字子南 仲尼弟子傳

祖讀爲楚聲近假借也荊楚之楚通作祖猶詩衣裳
楚楚之楚說文引作𪓐也祖𪓐皆以且爲聲秦祖字子南猶
游楚字子南也或曰祖讀爲沮漢書地理志漢中郡
房陵縣東山沮水所出東至郢入江字或作雎定四
年左傳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哀六年傳江漢雎
漳楚之望也杜注云四水在楚界故字子南
衞公子郢字子南哀二年左傳
說文郢故楚都杜南郡江陵北十里
陳夏徵舒字子南成二年左傳又元和姓纂楚公子追舒字子南襄二
十二年左氏經傳

徵古懲字魯頌閟宮篇荊舒是懲史記建元以來侯
者年表作荊舒是徵懲舒追舒蓋以時事名之也定八
年左傳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文十二年左傳羣舒
叛楚杜注云羣舒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
舒城西南有龍舒
陳公子少西字子夏宣十一年左傳即楚語公子夏也　鄭公孫夏字子
西襄十年傳注
西夏同名也逸周書史記篇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
郭不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
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亾或曰大夏山名也呂

氏春秋古樂篇昔者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
陰取竹於嶰谿之谷高注云大夏西方之山本味篇
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注云大夏澤名或曰山名杜西
北
魯苫越字夷定七年八年左傳
鄭靈公夷字子蠻成二年左傳一字子貉昭二十八年傳
齊東郭牙呂氏春秋重言篇字垂說苑權謀篇
牙讀爲圉牙古讀如吾與圉聲近而通爾雅圉垂也孫炎云圉國
之四垂也大雅桑柔正義
晉師曠字子野昭八年左傳

小雅何草不黃篇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毛傳云曠空
也曠或作壙孟子離婁篇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
獸之走壙也趙注云獸樂壙野
附　楚屈平字原史記屈原傳楚辭離騷注
爾雅廣平曰原昭元年公羊傳上平曰原
附　趙李緅字牧秦策
緅當爲棷棷古藪字禮運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鄭注
云棷聚草也釋文棷素口反徐揔會反澤也本或作
藪案徐音揔會反則所見本棷誤作椶可知然則秦
策亦是棷誤爲椶傳寫者又誤爲緅耳名藪字牧者

天官大宰九職四曰藪牧養蕃鳥獸鄭注云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

楚沈諸梁字子高哀十六年左傳

廣韵楚文王庶子有食邑諸梁者諸都古字通禹貢孟豬夏官職方氏作望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諸梁蓋即都梁也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都梁侯長沙定王子漢書地理志零陵郡都梁侯國水經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酈道元注云都梁縣漢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長沙定王子敬侯遂之邑也縣而有小山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俗謂蘭為都梁山因以號縣受名焉案梁者

述二十三　三七

橫亙之稱故山多以梁為名若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爾雅梁山晉望梁山之犀象孟子去邠踰梁山齊策舉黍梁父山海經嬰梁山高梁山水經注嶲梁山之類不可枚舉都梁山亦是也蘭草本因所生之山而得名非山因所生之草而得名也其名都梁者或取水渟山上之義說文瀦水所停也檀弓鄭注云南方謂都為豬都梁者豬梁也都梁山名故字子高。

魯公孫有陘字山

爾雅山絕陘郭注云連山中斷絕說文陘山絕坎也陘之言陘也廣雅陘古定切隔也隔絕不相連之稱也凡兩山中斷以成隘道者皆謂之陘故述征記云太行山首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陘見元和郡縣志或曰山阪謂之陘廣雅陘阪也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閒介然趙注云山徑山之領徑與陘通領亦阪也廣雅嶺阪也法言吾子篇作山峌之蹊。

宋公子段字子石襄二十年左傳鄭公孫段字子石印段字子石並襄二十七年傳

段讀為碫字或作鍛大雅公劉篇取厲取鍛傳云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為鍛質也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說文碫厲石也引春秋傳曰鄭公孫碫字子石唐元度九經字樣碫音煆見春秋案陸德明毛

述二十三　三八

詩音義鍛本又作碫丁亂反引說文云碫厲石又引字林大喚反廣雅碫礪也曹憲音都玩反則碫之音段相承自古唐以前未聞有作碬而音煆者也碫從石段聲故鄭公孫碫左傳但作段則所謂見春秋者亦必作碫而不作碬音段而不音煆矣玉篇碫都亂切礪石也碬下加切磍碬高下也碫碬字體各異音義俱別又安可讀碫厲之碫為磍碬之碬乎徐鍇徐鉉音說文碫字為乎加切蓋沿唐元度之誤而不知耳廣韵下平聲九麻碬胡加切礪石也引春秋傳曰鄭公孫碬字子石亦沿俗本說文之誤。

楚公孫龍字子石仲尼弟子傳

龍讀爲礱礱亦厲石也說文礱䃺也從石龍聲晉語
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賈逵注云礱磨也見枚乘諫吳王書注
荀子性惡篇鈍金必待礱厲然後利楊注云礱
厲皆磨也。

魯公子堅字石 元和姓纂魯僖公生其叔堅堅生惠叔子叔爲公石氏案石蓋堅之字公石者公子石也猶公子衎公子爲之稱公衎公爲。
呂氏春秋誠廉篇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

齊公孫青字子石 昭二十年左傳
齊風著篇充耳以青乎而毛傳云青青玉也。正義云
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全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

述二十三　二十九

青玉。亦謂玉石雜也青爲玉石雜故字子石。或曰青
空青也石。之類也秋官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
戒令鄭注云青空青也管子小稱篇丹青在山民知
而取之。揆度篇秦明山之曾青神農本草玉石部。有
空青曾青白青扁青肉青。

魯公斂陽字處父 定八年左傳
僖二十八年穀梁傳。山南爲陽。大雅皇矣篇居岐之
陽是其義也或曰陽溫也 豳風七月箋 管子山合篇夏處
陰冬處陽謂夏就寒冬就溫也。

宋蕩澤字子山 成十五年左傳

齊公子淵字子淵 廣韻下平聲一先及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
說文湫子了切又卽由切。安定朝那有湫淵漢書郊祀志湫
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
水不流冬夏不增不減不生草木。顏師古曰。此水今
在涇州界。淸澈可愛不容穢濁或諠汙輒興雲雨案
湫者。水淸之貌淮南原道篇湫漻寂寞高注云。湫漻
淸靜也淵水淸澈故謂之湫矣。

魯顏回字子淵 仲尼弟子傳
說文淵回水也。回。淵水也。又部叟字注 列子黃帝篇鯢桓
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

述二十三　三十

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雝水之潘爲淵
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殷敬順釋文云潘本
作蟠蟠洄流也 洄與回同 荀子致士篇水深則回釋名說
弓云。簫弣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回。水爲淵亦
水之宛曲盤回也

鄭公孫閼字子都 隱十一年左傳
雝水謂之閼聚水謂之都說文閼遮擁也閼與遏通
廣雅。都。聚也水經文水注曰。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
瀦漢書召信臣傳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顏師古注
云閼所以壅水。提閼卽隄堰也 爾雅隄謂之梁鄭仲師注天官𢿱人云梁

水偃也。偃（與堰同。）又謂之堨。（文選沈休文三月三日率爾成篇詩注云：堰，築土以壅水也。一作堨，音堨。魏志劉馥傳：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堨之言遏也。遏之則聚而成都矣。禹貢：滎播既豬。（豬與潴同。）傳云：滎澤播水已成遏豬。正義云：言壅遏而為豬。史記夏本紀作滎播既都。（索隱引爾雅其宮而豬焉，鄭注云：豬，都也。南方謂都為豬。）地官稻人以豬畜水，鄭注引春秋傳規偃豬（襄二十五年左傳），云：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案偃豬即遏豬，偃、遏一聲之轉耳。

滅字子蒲（檀弓）

王氏南陔曰：滅即莧之俗字。說文莧字說引周書曰：布重莧席。纖蒻席也。讀與蔑同。蒻，蒲子，可以為平席。今周書作敷重蔑席。馬融云：蔑，纖蒻。（釋文）王肅云：纖蒻華席。（孔疏）蔑字是漢時通用，古文蓋作莧。莧是纖蒻，蒻為蒲子，故名莧字蒲。

秦公孫枝字子桑（僖九年、十一年左傳、晉語）

楚鬬椒字伯棼（僖二十八年左傳）一字子越（文九年、十六年傳）周劉狄（昭二十六年傳）字伯蚡（昭二十二年傳）

棼、芬古字通。說文：芬，艸初生，其香分布也。或從艸作芬。又曰：椒，香木也。荀子禮論：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故名椒字伯芬。越謂香之發越也。韋昭晉語注曰：越，發聞也。宋玉高唐賦曰：越香掩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衆香發越。是也。故又字子越。狄當為秋，字形相似而誤也。（中山經大山有草，其葉狀如荻而赤華。韓子十過篇荻蒿楛楚，今本荻譌作萩。趙策秋蒿苦楚，今本秋譌作狄。）秋者，椒之假借。古聲椒與秋同，故椒或作茮，（文九年左氏春秋經楚子使椒來聘，穀梁作茮。九年公羊釋文亦曰：椒，一本作茮。）或作湫。（襄二十六年左傳椒鳴，楚語作湫鳴。椒舉，古今人表作湫舉。昭三年傳子瑕椒，十三年傳作子瑕湫。）又作秋也。劉秋字伯盆，與鬬椒字伯棼同。棼、盆皆芬之假借也。鬬伯棼之子為盆黃，（見說苑善說篇）盆即棼也，以其父字為氏。

鄭公孫蠆字子蟜（襄九年左傳注）

說文：蠆，毒蟲也。（蠆與蠆同。）蟜，（居夭切）毒蟲也。（二徐本皆云蟜，蟲也。案說文蟜蠚蠆蚳蠆六字連文，則蟜為毒蟲矣。蟲也之上本有毒字，寫者脫去耳。蕭該漢書朱博傳音義引呂靜韻集云：蟜，毒蟲也。玉篇與韻集同，並本說文。）案蟜即蠆也，以其尾之夭蟜上曲，故謂之蟜。鄭公孫蠆字子蟜，齊公孫蠆字子尾，其義一也。禹貢：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說文云：夭，屈也。喬，高而曲也。爾雅釋木：句如羽，喬。上句曰喬。小枝上繚為喬。釋獸：人曰撟。郭璞注：句如羽，喬，曰樹枝曲卷似鳥毛羽。注小枝上繚為喬曰：謂細枝皆翹繚上向。注人曰撟曰：頻伸夭撟。大人賦：低卬夭蟜以佁儗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喬、撟、蟜聲近而義同。小雅都人十篇：卷髮如蠆。箋云：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

沬曲上卷然是其義矣
齊公孫蠆字子尾昭三年左傳
魯公子奚斯字子魚閔二年左傳
奚讀爲鮭聲近假借也鮭廣韻古攜苦圭戶佳三切音皆與奚相近鮭之爲奚猶鞋之爲鞵也斯語詞北山經敦薨之水其中多赤鮭郭注云今名鯸鮐爲鮭魚論衡言毒篇毒螫渥者在魚則爲鮭與鯸鮐故人食鮭肝而死今人所謂河豘也或曰奚斯馬名蕃白馬賦注引劉邵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或作雞斯藝文類聚獸部上引太公六韜曰太公與散宜生得犬戎氏文馬毫毛朱

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是也字子魚者魚讀爲圉鄭衆注夏官校人曰養馬爲圉
衛史鰌字子魚襄二十九年左傳注論語衛靈公篇注
爾雅鰼鰌郭注云今泥鰌釋文引字林云似鱣鰌同俗作鱔短小
晉羊舌鮒字叔魚昭十三年左傳
廣雅鱝鮒也井九二井谷射鮒鄭注云所生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微小也見劉逵吳都賦注今人謂之鯽魚
楚公子魴字子魚昭十七年左傳
爾雅魴魾郭注云江東呼魴魚爲鯿案今人猶謂之鯿魚
衛祝鮀字子魚鮀定四年左傳作佗假借字也論語雍也篇憲問篇正作鮀
爾雅鯊鮀郭注云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小雅魚麗篇魚麗于罶鱨鯊釋文引舍人爾雅注云鯊石鮀也陸機疏云鯊魚吹沙也似鯽魚狹小常張口吹沙見初學記鱗介部
梁鱣字叔魚仲尼弟子傳集解云鱣一作鯉
衛風碩人篇鱣鮪發發陸機疏云鱣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石磧上鉤取之大者千餘斤郭璞爾雅注云鱣大魚似

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
魯孔鯉字伯魚史記孔子世家
衛公子鱄字子鮮襄十四年左傳
士喪禮魚鱄鮒九釋文鱄市轉反劉市專反呂氏春秋本味篇魚之美者洞庭之鱄高注曰鱄魚名鮮說文作鱻云新魚精也段云精即鯖字大雅韓奕篇炰鱉鮮魚
衛庾公差字子魚襄十四年左傳孟子離婁篇作庾公之斯古音支歌相近斯即差也
差讀爲䱹說文䱹側下切俗作鮓臧魚也南方謂之魿北方謂之䱹一曰大魚爲䱹小魚爲魿字或作鮺天官庖

人其祭祀之好羞。鄭注云、若荊州之鱦魚、青州之蟹胥。

宋公子圍龜字子靈（成五年左傳）

圍讀爲違、同聲假借也。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管子形勢篇、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宋本違作圍。表記、不廢日月、不違龜筮。龜猶違卜也。大誥曰、王害不違卜。是也。靈猶神也。頤初九曰、舍爾靈龜。春官龜人、天龜曰靈屬。爾雅曰、龜俯者靈。

魯展喜字乙（僖二十六年左傳。展喜、魯語作乙喜。乙喜名也、乙字也。文十一年傳正義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故稱乙喜、猶晉解張字張而左傳稱張侯、鄭公子騑字子駟而楚語稱駟騑也。）

乙當爲乚。說文、乚（烏轄切）、元鳥也。齊魯謂之乚、或從鳥。又曰、孔、通也。從乚從子。乚、請子之候鳥也。乚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案嘉者、喜也。（禮運鄭注、嘉、樂也。樂亦喜也。祭義、父母愛之、嘉而不忘。大戴禮曾子大孝篇、嘉作喜。襄十九年左氏春秋公子嘉、公羊嘉作喜。漢書古今人表鄭簡公嘉、史記十二諸侯表嘉作喜。）楚辭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詒、女何嘉。王注云、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是也。古者乚至而喜、故名喜字乚。

越文種字禽（呂氏春秋當染篇注）

種讀爲䳯。玉篇、䳯（充鞏切）、雀也。廣韻、䳯、小鳥飛也。故字

禽。

晉韓籍字叔禽（元和姓纂）

籍讀爲鵲。古音籍與鵲相近。（詳見唐韻正）故鵲通作籍。春秋時晉有蒲城鵲居。（成二年左傳正義引世本）戰國時秦有扁鵲。秦策、莊子有瞿鵲子。（齊物論篇）是古人多以鵲爲名者也。名鵲故字禽。

附　楚項籍字羽（史記項羽本紀）

籍亦鵲之假借。鵲、鳥名也。故字羽。

原籍字亢（仲尼弟子傳、原亢籍。集解引家語曰、名亢字籍。案亢字也、籍名也。稱亢籍者、文十一年左傳正義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家語非也。）

籍亦鵲之假借。字亢者、爾雅曰、亢、鳥嚨。

陳亢字子禽（論語學而篇鄭注）

與原鵲字亢同義。

魯公子翬字羽父（隱四年左傳）　鄭公孫揮字子羽（襄二十四年傳）

翬本字也、揮借字也。爾雅、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注云、翬翬、其飛疾羽聲也。（小雅斯干篇正義）或曰、翬雉名。公子翬字羽、猶項鵲字羽也。爾雅說雉曰、伊雒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郭注云、言其毛色光鮮。

晉郤犨字子羽（晉語注）

犨讀爲鶯。小雅桑扈篇、有鶯其羽。毛傳云、鶯然有文

章廣韻鶯鳥羽文也

晉郤豹字叔虎（晉語注）

楚成熊字虎（昭十二年左氏經傳）

成熊公羊作成然字之誤也隸書熊字作熊（漢劉熊碑）或作熊（白石神君碑）然字作然（劉熊碑）或作然（郙閣頌）字形相似故誤白虎通義號篇黃帝有天下號曰有熊本皆誤為自然正與此同

晉羊舌虎字叔羆（唐書宰相世系表）

楚鬬穀於菟字子文

宣四年左傳若敖娶于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奴口反）謂虎於菟（音烏菟音徒）故命之曰鬬穀（此字衍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於菟案於菟虎文貌說文㒸黃牛虎文讀若塗菟㒸聲義並同虎有文謂之於菟故牛有虎文謂之㒸於菟云者言其文之於菟然也說文虍虎文也於菟與虍聲近而義同單言之謂之虍重言之謂之於菟

鄭罕虎字子皮（襄三十年左傳）

宋華貙字子皮（昭二十一年左傳）

爾雅貙（丑于切）似貍郭注云今貙虎也大如狗文如貍

魯展獲字禽（魯語）

說文獲獵所獲也曲禮正義曰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通而為語獸亦可曰禽故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以上正義）名獲字禽者義取田獵得獸也或曰戰伐得囚俘曰獲亦曰禽禽古擒字也（周易集解井卦崔憬注）襄二十四年左傳收禽挾囚杜注云禽獲也僖二十二年傳不禽二毛即檀弓之不獲二毛也

鄭公子騑字子駟（襄八年左傳）

說文騑驂旁馬駟一乘也墨子七患篇云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驂騑謂但駕兩服不駕兩驂也秦風小戎正義云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春秋時鄭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駟也桓三年左傳正義云驂馬名騑者以驂馬有騑騑之容故少儀云騑騑翼翼案騑之言分也左右分列也騑之言妃也左右相配也騑之言腓也與兩服相茈倚也騑之言棐也與兩服為輔弼也若取騑騑翼翼之義

則四牡騑騑小雅所謂不得兩驂獨謂之騑矣
魯子家駟字駒（荀子大略篇注）
說文驪馬絡頭也馬二歲曰駒絫絡頭今謂之籠頭
馬一歲則箸籠頭
蔡正與子字子馬（荀子堯問篇注）蔡正鏊氏也
駕馬所以引輿也
宋司馬耕字子牛（仲尼弟子傳）一名犂（論語顏淵篇注）魯冉耕字伯
牛（仲尼弟子傳）
古者耕以人耦不用牛力作耕非本義也耕當讀爲
牼說文牼（口莖切）牛厀下骨也引春秋傳曰宋司馬牼

字牛即司馬耕也昭二十年傳有犂牼孟子告子篇
有宋牼是古人多以牼爲名司馬牼亦是也冉耕亦
當爲冉牼古字假借耳司馬牛一名犂者論語雍也
篇犂牛之子騂且角何注云犂雜文也淮南說山篇
犂牛既科以犢（今本誤作犧辨見淮南雜志）高注云犂牛不
純色
莒苑牧之字羊（昭二十二年左傳案昭二十年傳有苑何忌則苑乃姓也古姓名與字竝稱者恆先字而後名若百里孟明視苑羊牧之是矣）
宋羊斟字叔牂（宣二年左傳案羊斟名也）
羊斟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羊羹案羊斟即羊羹也肉

汁謂之羹亦謂之斟燕策廚人進斟羹史記張儀傳
作廚人進斟（趙世家使廚人操銅枓行斟索隱云斟謂羹汁故名）
汁曰斟方言斟汁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閒曰斟關西
曰汁羊斟字叔牂者爾雅云羊牝牂錢氏曉徵養新
錄云淮南繆稱云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
國危則斟爲斟酌之義左傳其御羊斟不與當以羊
爲其御之名斟不與三字爲句細玩下文其御字叔
牂正與羊名相應傳文後兩斟字或後人所加引之
案呂氏春秋察微篇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
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

斟不與焉則華元之御自以羊斟二字爲名傳云其
御羊斟不與又云君子謂羊斟非人也又云詩所謂
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皆以羊斟連讀不得以
斟不與三字爲句亦不得謂下文兩言羊斟斟字皆
後人所加也淮南所云當由誤讀左傳而然殊不足
據漢書古今人表亦有羊斟斟字之屬上讀明甚
衞高柴字子羔（仲尼弟子傳）
柴讀爲𦍩同聲假借也說文𦍩（玉篇七移切）羊名蹏皮可
以割桼召南羔羊傳云小曰羔大曰羊
名字相應故訓所存而古義不可周知姑闕所疑以

第一七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0　頁正向

侯逵者列如左。

晉寺人勃鞮字伯楚 晉語 一名披 僖五年左傳案勃鞮之合聲爲披。

宋公子目夷字子魚 僖八年左傳

魯公子買字子叢 僖二十八年左傳

楚公子嬰齊字子重 宣十一年左傳注

楚公子貞字子囊 成十五年左傳注

鄭良霄字伯有 襄十一年左氏經注

鄭罕嬰齊字子齹 昭十六年左傳注

楚伍員字子胥 昭二十年左傳注

魯季公亥字若 昭二十五年左傳

宋樂祁字子梁 定八年左傳

衛公孫彌牟字子之 哀十二年左傳注

齊顏涿聚字庚 哀二十三年左傳注

宋樂茷字子潞 哀二十六年左傳

晉士蔿字子輿 晉語注

晉祁奚字黃羊 呂氏春秋去私篇注

齊雝人巫字易牙 史記齊世家索隱引賈逵左傳注

魯孔箕字子京 史記孔子世家

魯冉雍字仲弓 以下並見史記仲尼弟子傳

武城澹臺滅明字子羽

江東矯疵字子庸

淳于光羽字子乘

魯公夏首字乘

魯縣成字子祺 上與簡旂字子祺相連疑因此誤衍字子祺三字。

衛廉絜字庸

魯公西蒧字子上 上與公西輿如字子上相連疑因此誤衍字子上三字。

伯仲叔季兄弟之序也或與字俱稱或卽以爲字雖

以爲字與命名之義不相比屬列如左。

魯費庈父字伯 隱二年左傳注

鄭祭足字仲 桓五年左傳稱祭足十一年傳稱祭仲足名也仲字也杜注以爲名仲字仲足失之

魯公子慶父字仲 莊二年左氏經稱公子慶父八年傳稱仲慶父慶父名也仲字也古人以王父字爲氏故其後爲仲孫氏。

魯公子牙字叔 莊三十二年左氏經稱公子牙傳稱叔牙牙名也叔字也古人以王父字爲氏故其後爲叔孫氏。

魯公子友字季 莊二十七年左傳稱公子友三十二年傳稱季友閔二年傳稱成季友名也季字也古人以王父字爲氏故其後爲季孫氏。

楚成大心字孫伯 僖二十八年左傳注

晉荀林父字伯 宣十五年左傳注

衛侯剽字子叔 襄二十六年左傳

魯公子憖字子仲 昭十二年左傳

宋皇瑗字子仲哀十四年左傳

魯公肩定字子中中與仲同

魯顏之僕字叔並史記仲尼弟子傳

春秋內外傳人名凡注以某爲某而今未知其審者列如左。

楚鬬廉鬬射師莊三十年左傳注以爲一人

宋樂鉏將鉏成十六年左傳正義云杜譜於樂氏之下樂鉏將鉏爲一人傳無樂鉏之文不知其故何也。

宋皇鄖大司馬椒襄九年左傳正義引服虔注以爲一人

鄭石㚟石盂襄二十二年左傳注

鄭子般駟宏子思哀二年左傳注以子般爲駟宏二十七年傳注以子思爲國參世族譜則以子般駟宏子思爲一人

魯公子括伯御周語注以括爲伯御史記魯世家則以伯御爲括之子。

魯匠師慶御孫魯語匠師慶宗人夏父展莊二十四年左傳皆作御孫未知二人中孰爲御孫也韋注則以慶爲御孫之名。

晉董褐司馬演吳語注以爲一人哀十三年左傳作司馬寅。

晉竇犨字鳴犢史記孔子世家聞竇鳴犢舜華之死索隱云竇犨字鳴犢案史記原文當作聞鳴犢竇犨舜華之死而無舜華二字下文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亦當作鳴犢竇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蓋鳴犢一人也竇犨又一人也漢書古今人表以鳴犢與竇犨二人並列孔叢子記問篇夫子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迴輿而旋皆本於史記而不及舜華或作鐸鳴犢犨魏志劉廙傳注引新序以趙犢犨晉鐸房魯孔某爲三人或作澤鳴犢犨說苑權謀篇以晉澤鳴犢犨魯孔某爲三人而亦不及舜華惟家語困誓篇襲史記之文而妄改之曰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且以爲二人則是以竇犨鳴犢爲一人舜華爲一人也後人又據之以改史記遂易鳴犢竇犨之文爲竇鳴犢舜華而原本不可復識矣然考集解云或作鳴鐸竇犨又作竇鳴犢舜華也蓋裴駰所據本作鳴犢竇犨其別本或作鳴鐸竇犨又或以家語改史記作竇鳴犢舜華耳後人惑於家語乃以改竄之本爲正文遂作竇鳴犢舜華遂與別本重複不知正文作鳴犢竇犨故集解記別本云又作竇鳴犢舜華若正文已作竇鳴犢舜華則集解不須記此本矣據別本以校正文其作鳴犢竇犨明甚小司馬不能釐正乃據改竄之本而解之云竇犨字鳴犢疏矣唐書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書辨證通志氏族略皆沿誤本史記之誤。

附晉文侯仇字義和文侯之命父義和傳云義和字也正義引鄭注云義讀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案古天子於諸侯無稱字者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王若曰小子封王曰封定四年左傳引蔡仲命書云王曰胡文引踐土之盟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皆稱其名其他則稱伯父伯舅叔父叔舅而已未有稱字者也或以義爲字或以義和爲字並當闕疑。

附鄒孟軻字子輿文選辨命論引傅子云鄒之君子孟子輿與擬論語著七篇謂之孟子春秋序釋文正義並云姓孟名軻字子輿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據此則孟子無字。

左傳人名有似異而實同者列如左

晉司馬督昭二十年左傳司馬烏二十八年傳案烏乃篤之譌篤與督古字通漢書古今人表正作司馬篤。

晉魏曼多定十三年左傳魏侈史記晉世家魏哆趙世家案多侈哆古同聲而通用。

魯孟孺子洩武伯彘哀十一年左傳注案洩彘聲相近故彘通作洩。

王肅家語所列名字異於他書者皆不可信不敢孱入列如左。

有若字子有　七十二弟子篇。案史記作尼弟子傳不云字子有。

漆雕開字子若　同上。案史記作漆雕啓字子開。

秦商字不慈　同上。案史記作字子丕。

琴牢字子開一字張　同上。案昭二十年左傳及孟子盡心篇皆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而無琴牢之文。論語子罕篇牢曰鄭注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本非一人也。而云琴牢字子開一字張。又於家語序中表箸之。其爲臆撰之說顯然可見。杜預乃用其說以注左傳誤矣。漢書古今人表琴牢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琴張見於左傳孟子。故人表列之。若琴牢則書傳所無何由得列於人表乎。

冉孺字子魚　同上。案史記作字子曾。

伯虔字楷　同上。案史記作字析。楷蓋晳之譌。晳與析通。史記正義引家語作字晳。晳亦晳之譌。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　同上。案論語學而篇鄭注陳亢子禽不云字子亢。此因檀弓陳子亢而附之也。不知陳子亢別是一人。案古今人表陳亢列弟五。陳子亢列弟六。梁氏曜北云陳子亢是子車弟。子亢字也。與陳人名亢字子禽者判然不同。自鄭注檀弓誤云子亢孔子弟子。遂以爲一人。

奚箴字子楷　同上。案史記作奚容蒧字子晳。楷蓋晳之譌。

廉潔字子曹　同上。案史記作字庸。

公西減字子尚　同上。案史記作公西蒧字子上。

穰駟赤字子從　同上。案史記穰作壤。從作徒。

冉季字子產　同上。案單行本史記索隱作冉季產。季乃長幼之序。非名也。不得云冉季字子產。今本史記亦作冉季字子產。後人以家語改之也。

薛邦字子從　同上。案史記作鄭國字子徒。

縣亶字子象　同上。案史記作鄡單字子家。

狄黑字皙之　同上。案史記作字晳。

商澤字子秀　同上。案史記無字子秀三字。集解引家語作字季。

原抗字子藉　同上。案史記作原亢籍。

漆雕從字子文　同上。案史記從作徒。無字子文三字。

公夏守字子乘　同上。案史記守作首。

申繚字子周　同上。案史記公伯僚字子周。申黨字周。而無申繚字子周之文。繚今本家語誤作續。史記正義引作繚。

孔忠字子蔑　同上。案史記無字子蔑三字。

縣成字子橫　同上。案史記橫作祺。

顏相字子襄　同上。案史記相作祖。

宋父周　本姓篇。案商頌那篇王義引世本。弗甫何生宋父。無周字。潛夫論志氏姓篇同。

世子勝　同上。案商頌正義引世本無此一代。潛夫論但云宋父生世子。而無勝字。

睪夷　同上。案商頌正義引世本作睪夷。潛夫論同。無作睪夷者。

子家名傲後名永　後序。案永蓋求字之誤。史記孔子世家作求。字子家。漢書孔光傳作子家求。不云名傲。

子直名榼　同上。案史記作箕。字子京。漢書作子箕。

武字子順名微後名斌　同上。案史記作子慎。漢書作順。而無武微斌三名。

子魚名鮒後名甲　同上。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慎生鮒。儒林傳謂之孔甲。而無字子魚之文。

敘曰名字者自昔相承之詁言也白虎通曰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蓋名之與字義相比附故叔重說文屢引古人名字發明古訓莫箸於此觸類而引申之學者之事也夫詁訓之要在聲音不在文字聲之相同相近者義每不甚相遠故名字相沿不必皆其本字其所假借今韵復多異音畫字體以爲說執今音以測義斯於古訓多所未達不明其要故也今之所說多取古音相近之字以爲解雖今亾其訓猶將罕譬而喻依聲託義焉爰考義類定以五體一曰同訓子字子我常字子恆之屬是也二曰對文沒字子明偃字子犯之屬是

也三曰連類括字子容側字子反之屬是也四曰指實丹字子革啟字子閭之屬是也五曰辨物鍼字子車鱣字子魚之屬是也因斯五體測以六例一曰通作徒字爲都綌字爲鵲之屬是也二曰辨譌高字爲克狄字爲秋之屬是也三曰合聲徐言爲成然疾言爲旃之屬是也四曰轉語結字子綦達字子姚之屬是也五曰發聲不狃爲狃無畏爲畏之屬是也六曰並稱乙喜字乙張侯字張之屬是也訓詁例在上編名物分爲下卷欲箸者不爲贅設之詞難曉者悉從闕疑之例上稽典文旁及謠俗亦欲以究聲音之統貫察訓詁之會通云爾至於解釋不明援引鮮當大雅宏達其有以教之矣

經義述聞弟二十三

經義述聞第二十四　　高郵王引之

春秋公羊傳五十四條

會猶最也　如勿與而已矣　昉適也　會正朔也　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　吾為子口隱矣　俶甚也　元年春王正月　非有即爾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　是不可得則病　二月丙午　此非怒與　必無紀者　然則齊紀無說焉　臂摋　此未有言伐者　弟也　序績也　吾雖喪國之餘　出不正反戰不正勝　未得乎取穀也　通可以已也　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一本又作易輪　二月癸亥朔　云災　以人心為皆有之　以為周公主　魯公用騂犅　其意也赫然　勝乎皇門　茅旌　而微至乎此　潞子之為善也躬　是則土齊也　盜臭出也　往殆乎晉　莒女有為鄫夫人者　歲在己卯　乙未　終身無已也　叔孫舍至自晉　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　君無多辱焉　眠而曰　三月辛巳　色然　夏一本作脈　泲泊說　公羊災異

會猶最也

隱元年公羊傳會猶最也何注曰最聚也直自若平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為言聚若今聚民為投最釋文最字無音家大人曰正文及注最字皆當作冣才句切冣與聚聲義皆同故曰冣之為言聚也說文冣積也從冂冂莫狄切取取亦聲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為冣世人多見最少見冣故書傳冣字皆譌作最樂記會以聚衆鄭注曰聚或為冣釋文不為作音蓋所見本已譌作最不復知其為冣字矣管子禁藏篇冬收五藏冣萬物尹注冣聚也地數篇民衆所冣粟以避重泉之戍尹注冣聚也又音子外反則當時已誤為最莊子德充符篇物何為冣之哉司馬彪注曰冣聚也釋文引徐邈音采會反則徐本已譌作最荀子彊國篇埶拘則冣韓詩外傳作埶拘則聚趙策顏冣史記廉頗藺相如傳作顏聚史記殷本紀大冣樂戲於沙丘徐廣曰冣一作聚周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冣鵩鳥賦憂喜聚門兮李善曰或作冣亦聚也小爾雅冣叢也今本冣皆譌作最玉篇冂部冣才句切聚也之訓誤入日部最字下說文繫傳最字下淺人增又曰積三字韻會所引無之大徐本亦無段氏說文注已辨之此傳釋文不為冣字作音則唐初已誤為最不始於開成石經矣。

如勿與而已矣

毋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何注曰如即不如齊人語也家大人曰如上當有不字而寫者脫之桓十四

年傳曰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六年傳曰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則此亦當云不如勿與而已矣不然同一齊人語何以此言如而彼皆言不如乎何注殆不可從凡以如為不如者皆為此注所誤說見釋詞

防適也

二年傳始滅防於此乎何注曰防適也齊人語疏未解適字之義引之謹案一切經音義卷六華嚴經音義上引三蒼曰適始也

食正朔也

三年傳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何注曰此象君行外彊內虛是故日月之行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引之謹案正當也廣韻正當也食正朔也者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下文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皆謂日食不與朔相當則此食正朔謂不前不後當朔而食明矣古人多謂當為正詳見易正平凶也下何注未達正字之義故正字之上又加不失以明之不知正訓為當即不失之謂也

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

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疏標以吾至愛女五字解曰若如也言吾愛於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引之謹案傳意是謂與夷雖我所甚愛而不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今乃言愛與夷不若愛女則是愛之不甚非其語意也今案與夷字女字當是上下互譌尋文究理蓋本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夷寫者錯亂耳作疏者不能釐正乃云不止如女以曲成其義案傳云不若未嘗言不止若也且上下兩言不若皆謂不如何獨於上不若解為不止若乎蓋所見已是誤本故強為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吾為子口隱矣

四年傳公子翬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何注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引之謹案注意蓋讀口為叩叩發動也謂以己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語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注曰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釋文叩音口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亦發動之意與此相近

俶甚也

九年大雨雪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何注

曰徵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弒隱公之象引之謹案徵訓爲始不訓爲怒雪非雷電之屬亦不象人之怒也郭璞注爾雅徵作也引此傳徵甚也文義亦未安辨見爾雅今案徵厚也見大雅既醉箋徵甚者厚甚也平地七尺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徵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異也

元年春王正月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引之謹案春秋繁露玉英篇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立謂不言也位桓不言王者從其志以見其事也以上春秋繁露先言不書王後言書即位皆指元年而言也隱不言立桓不言王亦謂隱桓之元年也據此則元年春下無王字與左氏穀梁不同何注三年春正月曰無王者以見桓無王而行也不注於元年而注於三年則元年春下有王字與左氏穀梁同所見本異也又案書王不書王之故傳無明文蓋疑而闕之時周室既衰令不行於諸侯諸侯無王者不惟魯桓而已何獨於桓誅無王之罪乎穀梁以爲桓無王元年有王所以治桓弒君之罪則何以解於十一公之元年無罪而書王乎無王之說本非

達詁公羊則無此說也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爲無王殆非傳意

非有即爾

二年傳器之與人非有即爾何注曰即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引之謹案據注則傳文當作非即有爾傳作非即有爾故注云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也下文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言足以見器之與人非即有矣此出非有即爾四字而解之曰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則所據本已誤作有即唐石經亦誤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　蒐者何簡車徒也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傳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蒐者何簡車徒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引之謹案大閱者何簡車徒也當作大閱者何簡車也徒字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者何簡車徒也當作蒐者何簡徒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蓋蒐惟簡徒大閱惟簡車大蒐則合車徒而並簡之故傳分別言之何注大閱者何簡車也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但言車而不言徒則

車下無徒字可知。注蒐者何簡徒也曰徒衆但言徒而
不言車則徒上無車字可知桓六年昭八年十一年傳
疏曰蓋以早書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
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爲之
昭八年之簡徒非比年也簡車當以三年桓六年之簡
車非三年也簡車徒當以五年昭十一年之簡車徒非
五年也是以譏其早也據此則蒐爲簡徒大閱爲簡車
大蒐爲簡車徒傳本各自爲義故注本之而爲此說若
蒐與大閱六蒐傳皆謂之簡車徒則三者異名而同實
注何得強爲分別而以簡徒爲蒐簡車爲大閱乎以此

述二十四　七

言之何所據大閱傳正作簡車蒐于紅傳正作簡徒明
甚漢書刑法志連帥比年簡徒徒各本誤作車卒正三年簡車
車各本誤作徒顏注曰徒人衆也則所見本已誤羣牧五載大簡車徒說與何
注同蓋西漢以來公羊家舊有此說故漢志及何注皆
祖述之要皆出於傳文之分言簡車簡徒簡車徒也此
又一證矣徐疏不言簡車簡徒簡車徒傳文有分合之
不同昭八年十一年疏又兩引大閱傳作簡車徒也則
所見本已誤衍不始於唐石經矣又案李善注魏都賦
謝朓登孫權故城詩並引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
也馬字蓋涉左傳而衍左傳大閱簡車馬也何注但言車不言馬

則本無馬字可知李所見本衍馬字徐所見本衍徒字
皆誤本也穀梁傳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不言徒亦不
言馬與公羊古本合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

十一年傳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疏解突
可故出云突可以此之故出之也解忽可故反云言忽
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孔氏顨軒公羊春秋通義曰故
如故也言少遲久之伺宋之隙則突依舊可出而忽依
舊可反引之謹案以此之故不得但言故疏說非也如
故亦不得但言故且忽前此無反國之事何依舊之有

述二十四　八

孔說亦非也今案故讀當爲固固者必也襄二十七年傳我卽死女
能固納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並曰固必也突可固出而忽可固反言
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古字故與固通周語咨於
故實史記魯周公世家故作固論語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固作故

是不可得則病

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何注曰使突有賢才是計
不可得行則已病逐君之罪已蹤病逐君之罪討出突
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於國之亾疏曰言已終能出突
而反忽則爲權之成若不能如是乃爲其病矣言突有
賢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討之令忽有國雖貲功

力猶愈於國之亾也引之謹案注疏所說非傳意也是不可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鄭注)恥也是句謂上文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為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則以為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然後能保有鄭國故曰然後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逐君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

二月丙午　五月丙午

九

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婁儀父盟于趡春秋說以為二月晦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春秋說以為五月之朔(見僖十六年疏蓋春秋緯之說也)何氏本之發注於僖十六年傳曰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佹無所求取言晦朔也趡盟奚戰是也蓋以趡之盟在晦而不言晦奚之戰在朔而不言朔引之謹案此說非也杜預春秋長歷桓十七年二月甲戌朔是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五月壬寅朔丙午是月五日也上推至三年七月壬辰朔日辰正合若謂十七年二月丙午是晦五月丙午是朔則上推三年七月朔當為丙申不當為壬辰矣經何以云七月壬辰朔乎春秋緯之說顯與經文不合更以公羊之例求之僖十六年傳論春秋不書晦日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是朔日有事則書朔今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可謂有事矣如丙午是朔日則例當書朔今不書則其非朔可知又僖十六年經之是月傳以為晦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矣此經之二月丙午事在彼前如丙午是晦日而不言晦則春秋不書晦之例當先於此發之何以傳無一語直至僖十六年之是月始云晦日不言晦乎然則此經之二月丙午傳本不以為晦也春秋緯之說亦非傳意邵公乃淺信而不疑何邪

此非怒與

十

莊四年傳今紀無罪此非怒與何注曰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于子孫與家大人曰遷怒但謂之怒則文義不明何注非也怒之言𧦝太過之謂也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劒或謂之𧦝𧦝猶怒也荀子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說見荀子)是古者謂過為怒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者言今日之紀無罪乃因其先世有罪而滅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為𧦝則𧦝者齊人語也

必無紀者

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

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引之謹案必無紀下不當有者字蓋涉下文至今有紀者而衍唐石本闕無紀者三字而字數與今本同則原刻已衍者字矣

然則齊紀無說焉

何注曰無說無悅懌也釋文無說音悅引之謹案說當如字讀說卽號辭也承上文言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今齊之先君爲紀所讐則齊紀先世有不共戴天之讐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何注非

臂摋

十二年傳萬臂摋仇牧何注曰側手曰摋釋文臂必賜反本又作辟婢亦反引之謹案臂短不可以擊人作辟者是也辟推擊也爾雅辟拊心也郭璞曰謂推胷也是辟有推擊之義辟之言批也左傳說此事曰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玉篇引作搥說文搥反手擊也批辟聲之轉其摋當爲殺辟殺仇牧者批殺仇牧也左傳曰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此云萬辟殺仇牧其義一也若作摋而訓爲側手則與辟義相複辟已是手擊何須又言側手乎何所據摋字始誤本也古本公羊蓋作殺不作摋故說文無摋字

此未有言伐者

十八年傳公追戎于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何注曰據公追齊師至嶲舉齊侵也引之謹案此未有言伐者言字後人所加傳意謂此時未有伐魯者而經言追則大其非爲已追而爲中國追也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嶲弗及彼云齊人侵我西鄙則有伐者矣有伐者而言追是爲已追此未有伐者而言追是爲中國追也下文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與此未有伐者文義正同又

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與此文義亦同乃謂此時未有伐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伐者也伐上不當有言字唐石經無僖二十六年疏引此有言字蓋後人據誤本加之

弟也

十九年傳娣者何弟也家大人曰弟也本作女弟也女弟也者別乎弟而言之也左傳隱元年成八年十一年昭二十八年正義引此皆作女弟也則唐初本已有脫女字者不始於唐石經矣然白虎通義嫁娶篇及召南鵲巢江有汜齊南山大雅韓奕正義士昏禮疏引此皆作

女弟也。又說文及士昏禮注並云娣女弟也。即本於此傳則傳文原有女字明矣。

序績也

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何注曰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於服楚。引之謹案鹽鐵論執務篇曰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於天下。邵陵之會子之爲主。傳曰子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此所引傳文序績作子積。大雅桑柔篇誨爾序爵墨子尚賢篇引作誨女予爵漢書外戚傳盼皮弁素積顏師古注積字或作績。字不同而說亦異。蓋本於嚴氏春秋也。子積謂子桓公之積善。即承上子桓公爲主而言。義得兩通。

述二十四　廿三

吾雖喪國之餘

二十二年傳宋公曰吾雖喪國之餘。何注曰我雖前幾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家大人曰喪國謂商也。喪國之餘謂宋也。左傳載襄公之言曰寡人雖亡國之餘。杜注曰宋商紂之後是也。何注謂宋幾爲楚所喪失之迂矣。

出不正反戰不正勝

二十六年傳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何注曰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引之謹案正之言定也必也。周官宰夫鄭注曰正猶定也。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修甲兵漢書刑法志正作定。是正與定同義。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者言師之出也不能豫定其得反其戰也不能豫定其得勝。蓋敗亡亦事之常也。穀梁傳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是也。不正者事不可必之謂非謂不正其自謂反自謂勝也。何注失之

述二十四　廿四

未得乎取穀也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何注曰未可謂得意於取穀。引之謹案得非得意之謂也。得猶便也。見呂氏春秋淫辭篇高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則後患將至穀雖已取其計不便於魯也。下文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正發明魯計不便之義。故曰未得乎取穀也。猶言未爲計之得耳。此與莊六年傳之言得意不得意者殊義。不得據彼以說此。

通可以已也

二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曰猶

者何通可以已也。通字何氏無注。引之謹案：通之爲言猶道也。道言也，道可以已，言可以已也。故文六年穀梁傳曰：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漢書劉向傳曰：臣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通所聞，道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顏師古注：通謂陳道之也。是通與道同義。道通一聲之轉，道言之道轉爲通，猶通達之通轉爲道矣。襄三十一年左傳：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杜注：道，通也。法言問道篇亦曰：道也者，通也。

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

三十三年傳：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何注曰：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襲鄭所當由也。引之謹案：注未得傳意。即，猶若也。古書多謂若爲即，說見釋詞。百里及蹇叔欲收子尸而恐失其處，故指地以示之曰：爾若死，必毋在他處，而在殽之嶔巖，吾將於此收爾之尸。故下文曰：吾將尸爾焉。何注：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尤非。穀梁范注亦誤，詳見左傳必死是閒下。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引之謹案：往反當上下互易。何注曰：或以爲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注先釋反，後釋往，則傳之先言反，後言往可知。寫者錯亂耳。唐石經已誤。

一本又作易輪。

匹馬隻輪無反者。何注曰：隻，踦也。釋文：隻，如字。一本又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輙。隻，踦也。一本作易踦。引之謹案：隻本字也，易俗字也。易古音神石反，經典釋文敘錄曰：徐仙民反易爲神石。與隻聲相近，故俗易爲隻。隻字古音在鐸部，易字在錫部。二部古或相通，如幕在鐸部，帟在錫部，而檀弓布幕，衞也；繆幕，魯也。鄭注云：幕或爲帟。帟亦在鐸部。易在錫部，而論語述而篇：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釋文云：魯讀易爲亦。亦、釋在鐸部，而楚詞九章思蹇產而不釋，與錫部之積策迹適悐爲韻。赫在鐸部，而漢書赫蹏書，晉灼音錫部鬩牆之鬩。說文迹從亦聲，狄從亦省聲，鶍或作鵺，從亦聲，則以錫部之字而讀鐸部之聲。狛從白聲，讀若錫部之蘖，又讀若鐸部之泊，皆是也。公羊古本蓋作易，何氏讀易爲隻，故云：易，踦也。踦與隻同義。易踦也者，正以明易之爲隻也。董仲舒不知易爲隻之假借，而以爲易輪輙，其說雖於文義未安，然即此可見古本之作易矣。大抵假借之字，不以本字讀之，則義失其真；徑改爲本字，則文非其舊。存其假借之易，而讀以本義之隻，斯兩得之矣。臧氏經義雜記乃謂易爲誤字，又謂傳文當作踦輪，注當作踦隻也，非是。

二月癸亥朔

文元年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引之謹案：朔，衍字也。漢書五行志載此經無朔字，而引董仲舒、劉向之說於下。

仲舒傳公羊向傳穀梁其皆無朔字可知也志又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今以二傳之例考之凡日食言日不言朔者穀梁皆以爲晦日隱公三年傳日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公羊皆以爲二日隱公三年傳說言日不言朔日或失之前朔在前也何注日謂二日食。逾數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一爲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左氏穀梁皆無朔字。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者皆言日不言朔故穀梁以爲晦

日。公羊以爲二日。故志曰。穀梁以爲晦七。公羊以爲二日七也。若如今本公羊文公元年日食。二月癸亥下有朔字。則非二日矣。所謂公羊以爲二日者。但有六事。志何以云二日七乎。更以公羊朔二十七考之。所謂朔二十七者。一爲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二桓公十七年十月朔。穀梁以此爲二日不以爲朔所謂二日一也故穀梁以爲朔者止有二十六。三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四莊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五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六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七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八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九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十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一。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十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三。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十四。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十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十六。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十七。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十八。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十九。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二十。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三。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二十四。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二十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五行志所引如是今本公羊傳三作正。二十六。

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二十七。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此二十七者皆言朔故曰。公羊以爲朔二十七。若文公元年二月癸亥下亦有朔字。則是朔二十八矣。志何以云二十七乎。自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日食三十六引春秋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則唐初已衍朔字。不始於開成石經矣。宮據五行志刪正

云災

二年傳。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何注曰。云。言也。言有災。家大人曰。廣雅曰。云。有也。詳見釋詞。云災。有災也。有災與無災相對爲

文何知云之爲言而忘乎云之爲有故以迂回失之

以人心爲皆有之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何注曰以人心爲皆有疾痛不忍娶引之謹案人之言仁也墨子經說篇仁愛也方言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閒謂之人兮表記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何彼注曰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

辭表記注引公羊仁之作人之是人卽仁也以仁心爲皆有之者以哀痛父母之心爲衆所同有也作人者俗字耳下文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何注曰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爲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此解得之

以爲周公主

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主則周公曷爲不之魯家大人曰主字涉上文爲周公主而衍案上文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封魯公以爲周公兼生養死祭言之非專指爲祭主一事也且爲周公主爲字讀平聲封魯公以爲周公爲字讀去聲並見釋文此文封魯公以爲周公是復述上文之詞若於爲周公下加一主字則謬以千里矣自唐石經始衍主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定四年左傳正義引此無主字

魯公用騂犅

何注曰騂犅赤脊周牲也疏曰正以山脊曰岡故知騂犅爲赤脊矣引之謹案牛脊赤色謂之騂犅則自脊以外非赤色也魯頌閟宮篇享以騂犧傳曰騂赤犧純也箋曰赤牛純色今唯脊毛赤而餘則否豈純色之謂乎

且無以異於羣公之不純色矣下文羣公不毛注曰不毛不純色明堂位曰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若以騂剛爲赤脊則是夏牲尚黑殷牲尚白全體之毛色皆然而周之尚赤獨爲脊赤而非全體皆赤之牲無是理也當從說文訓犅爲特牛特牛牡牛也說文特牛父也騂犅猶言騂牡耳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

其意也

宣元年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其意也引之謹案其意上當有如字桓元年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何注曰弒君欲卽位故如其

意以箸其惡足也若無如字則文義不明蓋寫者脫去耳唐石經已然

赫然

六年傳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何注曰赫然已支解之貌疏不解赫然二字引之謹案赫之言捇也說文捇裂也從手赤聲（秋官敘官釋文捇徐呼陌反案古音當讀如霍）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詞曰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是分裂謂之赫後漢時猶有此語也

勝乎皇門

十二年傳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何注曰勝戰

勝家大人曰爾雅勝克也謂莊王克鄭入自皇門非謂戰勝也凡克國克邑皆曰勝下文曰今君勝鄭而不有（新序雜事篇勝作克）隱二年左傳曰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文十五年傳曰凡勝國曰滅之襄十年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哀元年傳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十三年傳曰國勝乎大子死乎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孟子公孫丑篇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並與此勝字同義

茅旌

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何注曰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引之謹案春官司巫祭祀則共菹館鄭注曰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引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是茅之薦物者或曰藉或曰苴而無稱旌之文何注斷曰藉不斷曰旌未知何所據也茅為苴名旌則旗章之屬二者絕不相涉何得稱茅以旌乎今案茅當讀為旄旄正字也茅借字也蓋旌之飾或以羽或以旄春官司常析羽為旌爾雅注旄首曰旌李巡注曰旄牛尾著干首（見鄘風干旄正義）是也其用旄者則謂之旄旌矣地官掌節道路

用旌節鄭注曰今使者所持節是也後漢書光武帝紀注節所以為信也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眊三重桓十六年左傳壽子載其旌以先邶風二子乘舟傳作竊其節而先往正義引史記衞世家盜其白旄而先而釋之曰或以白旄為旌節也漢書蘇武傳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是節即旄旌也周語曰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然則鄭伯執旄旌者其自比於行人執節以逆賓與何氏據俗字作旌而不求其正字非也旄從毛聲茅從矛聲古毛聲矛聲之字往往相通

如詩髧彼兩髦之髦說文作髳如髳如髦之髦投書作髳是其例也新序雜事篇載此事正作旄旄君余知古渚宮舊事兩蓋出嚴氏春秋也校何氏本爲長。

而微至乎此

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何注曰微喻小也積小言語以致於此引之謹案邶風式微傳曰微無也言寡人得見君面從以君之不令臣微怒使然耳而其實貳而伐之服而舍之無或至於滅國惡君若此之甚也

僖十五年左傳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語意與此相似。微至乎此即是赦鄭之語故下文遂言撝軍退舍何訓微爲小而加積言語二字以釋之始失之迂矣上文已云交易爲言矣何又云積小言語邪且鄭伯請不毛之地待命甚服豈得置之不荅而但言伐鄭之由乎韓詩外傳載此文而省去君如矜此喪人四句遂使微至乎此文義不明蓋西漢時人已不識傳意矣

潞子之爲善也躬

十五年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何注曰躬身也引之謹案躬行善事無取滅亡之理此非傳意也古字躬與窮通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聘禮鄭注作鞠窮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篇躬爲匹夫而不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躬與窮同。躬當讀爲窮潞子之爲善也窮言潞子之爲善其道窮也蓋潞子去俗歸義而無黨援遂至於窮困下文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其窮於爲善之事也何注失之孔氏通義又以躬字屬下讀而云足以亡其躬案經云以潞子嬰兒歸未嘗殺之也不得云亡其躬古人字多假借必執本字以求之則迂曲而難通矣

是則土齊也　不可

成二年傳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

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疏曰是則土齊也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也曰不可者各本也字倒在不可下今改正引之謹案一本是也曰不可者國佐自荅上語也與僖二十年傳之曰不可同義說見下。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不可上亦當有曰字皆後人不解古人文義而刪之耳後漢書孔融傳注引此云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則所見本尚未刪曰字兩曰不可與上文之兩請諾相應爲文若去其一則文不相應矣又案是則土齊也下何注云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此正釋曰不可三字也

下注云言至尊不可爲質此亦釋下文曰不可三字也上下皆言曰不可故何注兩釋之若上文本無曰不可三字而以下文之不可總上二事言之則上注不當先言是不可行下注又不當但言不可爲質矣合兩注觀之則後人妄删之迹自明僖二十年傳宋公曰以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亦是自咎上語也論語陽貨篇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彼文兩言曰不可亦與此同兩曰不可皆陽貨之言說見四書釋地墨子耕柱篇亦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惠氏公羊古義曰是則土齊也土讀曰杜古杜字皆作土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云王霸記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引之謹案惠說非也耕者東西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乎僖四年穀梁傳說齊桓公侵蔡云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謂不以蔡之地爲齊土非杜塞之謂也此云土齊亦謂以齊之地爲晉土故何注曰則晉悉以齊爲土地也於義自通無煩改讀

蓋舅出也

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何注曰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孔氏通義曰定弋鄫女蓋鄫世子巫之姊妹故巫於襄公爲舅襄公於巫爲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引之謹案孔解舅出長於舊注矣而以襄公與巫爲舅出則非也襄公若爲巫之甥則傳當實指之曰蓋公與巫舅出也文義始明今傳無一語及襄公則所謂舅出者非公與巫也尋繹傳文蓋舅出也之語上承叔孫豹率而與之俱則豹之與巫一爲舅一爲出矣言豹所以與巫俱者蓋與巫爲舅出故也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故與鄰國之君論婚姻哀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杜注曰景曹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也宋魯匹敵之國而猶如是況小國乎

往殆乎晉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何注曰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孔氏通義曰殆危也告危於晉也家大人曰何訓殆爲疑往疑乎晉則爲不辭故加讞字以增成其義然殆可訓爲疑不可訓爲讞也孔訓殆爲危往危乎晉則尤爲不辭故加告字以增成其義然傳言殆乎晉不

言告始乎晉也今案始讀爲治始治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荀子彊國篇殆始中國楊倞注始或爲治治謂訟理也以郤子欲立異姓爲後故相與往訟理於晉也下文曰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郤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曰時莒女嫁爲郤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子莒有外孫郤子愛後夫人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僖二十八年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皆與此傳往治乎晉同義古謂訟理爲治訟或曰辭訟周官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皆是也大司徒曰凡萬民之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有地治者謂爭地而訟理者也說見周官訝士曰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亦謂有訟理於士者也

莒女有爲郤夫人者

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郤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注曰時莒女嫁爲郤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郤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引之謹案依傳莒女爲郤夫人而欲立其出則似所立者郤夫人之子而莒之外孫矣如此則與取後乎莒之文不合故注曲爲之說曰夫人無男不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郤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然無男有女還嫁之子莒皆傳文所無蓋當時解傳者增益其說不足據也尋繹傳文莒女有爲郤夫人者當作郤女有爲莒夫人者寫者上下互譌耳郤女爲莒夫人則莒夫人之子郤之外孫也郤子舍世子巫而欲立其外孫故曰欲立其出又曰取後乎莒也何所見本已譌故其說迂曲而難通

歲在己卯

二十一年傳庚子孔子生何注曰時歲在己卯疏及鄂本閩本北監本永懷堂本皆如是俗本作乙卯誤厲氏滋大曰是年歲在己酉古文卯作丣酉作丣字形相類故何氏誤以己酉爲己卯錢氏曉徵以三統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己卯必乙巳之譌也引之謹案杜氏長厤是年歲在己酉與三統術同大雅文王正義引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與長厤同則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亦同矣何氏何至不識古文酉字而以爲己卯厲說似是而非若以爲乙巳之譌則卯巳二字形體聲音俱不相近巳字無緣誤卯何氏精於讖緯讖緯多用殷厤甲寅元續漢書律厤志論曰殷厤元用甲寅大衍厤議曰緯所據者殷厤也不得以三統術說之也錢說亦未得其實今案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多寡各異有謂獲麟至漢興二百七十五歲者

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與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者後漢馮光陳晃之說也（竝見續漢志）今由哀公十四年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大初元年丙子殷術以爲甲寅（說詳大歲考）則歲在己酉殷術當爲丁亥與此注不合矣由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爲甲午殷術當爲壬申由壬申上推百六十二歲至獲麟之歲歲在庚寅又上推七十一歲至襄公二十一年則歲在己卯故此注曰歲在己卯也蔡邕術議曰馮光陳晃所據則殷術元也又曰光晃以考靈曜爲本（見續漢志）然則此注謂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卯始用考靈曜紀年之法（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案甲寅元殷術也）而考靈曜又本於殷術與

乙未

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注曰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引之謹案杜氏春秋長術明年閏八月則是年不當有閏月且長術是年十二月甲寅爲十二月十七日明年二月癸卯（二十六日）左傳（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爲二月七日若十二月後有閏月則癸卯當在明年正月不得在二月矣何說非也乙未當

爲己未（左氏經亦作乙未杜注曰十二月無乙未日誤）甲寅爲十二月十七日則己未當爲二十二日己與乙字形相似故己誤作乙左氏經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穀梁竝作乙未乙亦己之誤也（據杜氏長術是月無乙未）

終身無已也

二十九年傳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家大人曰父子兄弟非一人不得言終身也身字蓋因下文終身不入吳國而衍終無已者終竟也竟無已時也檀弓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莊子則陽篇其可喜也終無已呂氏春秋知度篇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文義竝與此同昭二十七年疏引此已衍身字則不始於唐石經矣新序節士篇亦作終身無已蓋後人據誤本公羊增身字也

叔孫舍至自晉

昭二十四年傳叔孫舍至自晉疏曰上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以其被執而還故省去其氏今此叔孫舍不去氏者蓋以無罪故也是以文十四年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云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云已者已大夫自已（與以同）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當各

一第 177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版

歸其本。以此言之，則知隱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疏。以上　引之謹案，叔孫二字後人所增，非其原本也。文十四年傳但言無罪而執者稱行人，有罪而執者不稱行人。未嘗言無罪而執者至則稱氏，有罪而執者至不稱氏也。不足為叔孫舍至自晉之證。若隱如至自晉省去其氏，叔孫舍至自晉獨不省，則傳必詳言其義。文十五年傳，單伯至自齊。注云，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以此例之，若叔孫舍至自晉不省去氏，注亦必加訓釋。今傳無文，注亦不言其有異，則舍至自晉與隱如至自晉同一書法可知。至而不省去氏者

惟單伯一人，則隱如及舍之至皆省去氏可知。且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傳說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注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據此則一事再見者，其始稱氏族，其卒則但稱名。故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則省去季孫而云隱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則省去叔孫而云舍至自晉，正所謂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不得有叔孫二字，顯然明白。左氏、穀梁並作婼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左氏曰，婼至自晉，尊晉也。杜注曰，貶婼族，所以尊晉。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范注曰，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此皆舍至自晉不稱叔孫之明證，不應公羊獨有此二字也。徐氏所見本已誤增此二字，故臆為之詞耳。孔氏通義亦沿其誤。

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

二十五年傳，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委俗作倭。何讀至婁字絕句。注曰，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引之謹案，維婁分屬牛馬，古無明文。且牛馬之順於倭已者，不待維繫而始然，然則維婁二字為贅文矣。今案此當讀且夫

牛馬為句，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為句。維與惟同。婁，古屢字也。小雅角弓篇，式居婁驕。王肅注，婁，數也。又正月篇，屢顧爾僕。釋文作婁。巧言篇，君子屢盟。賓之初筵篇，屢舞僊僊。釋文並作婁。周頌桓篇，屢豐年。釋文，屢，本又作婁。孔子屢歎之。釋文作婁。漢書宣帝紀，婁蒙嘉瑞。師古曰，婁，古屢字。凡漢書屢字皆作婁。云屢倭已者，喩季氏之得民已久也。故下句曰，季氏得民衆久矣。言牛馬非他人是順，惟屢倭已者而順焉，亦猶季氏之得民久而民皆從之也。

君無多辱焉

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多字釋文無背家大人曰，多讀為衹。衹，適也。言民皆為季氏用，君若伐之，則民

必助之無適自取辱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君祇辱焉，是也。祇多古字通，說見前多遺秦商下。

眡而曰

定八年傳：陽虎弑不成，郤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眡而曰：彼哉彼哉。趣駕。何注曰：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家大人曰：何以眡字從目，故訓為望，其實非也。眡讀為俄，俄謂須臾之頃也。桓二年何注曰：俄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說文：俄，行頃也。虎舍于郊而說然息，謂魯人之必不來追也，俄而思公斂處父必來追，故曰彼哉彼哉，此意中之處父，非目中之處父也。處父至則不及駕，故曰趣駕，非望見處父之師而後駕也。俄而二字，傳文屢見。桓二年傳曰：俄而可以為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曰：俄而牙弑械成。作眡者，假借字耳。上文曰眡而鋟其板，亦是借眡為俄也。漢書外戚傳：始為少使，蛾而大幸。則又借用蛾字。

三月辛巳

十四年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引之謹案：三當為二，左氏、穀梁並作二。據杜預長歷，是年二月己未朔，辛巳，二十三日也。若三月則戊子朔，不得有辛巳矣。釋文但言公子佗人，二傳作公孫佗人，牄，二傳作牂，而不言三月，二傳作二月，則此傳亦作二月可知，唐石經始誤為三。

色然

哀六年傳：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貌。釋文：色然，如字，本又作垝，居委反，又或作危。引之謹案：色者，歠之借字也。一切經音義卷九：歠，所力反。埤蒼云：恐懼也。通俗文：小怖曰歠。公羊傳云：歠然而駭，是也。集韻：歠，恐懼也，亦引春秋傳歠然而駭，與何本不同，蓋出王崧期、高龍、孔衍三家注也。垝、危皆色之譌，猶脃之譌為脆矣。

夏一本作廉

十三年，盜殺陳夏彄夫。釋文：夏，戶雅反，一本作廉。引之謹案：夏與廉聲不相近，夏字無由通作廉，廉蓋廡字之誤。古聲夏廡相近，夏古音戶，詳見唐韻正。故夏通作廡。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曰：夏屋，今之門廡也。夏廡聲相近，故門廡謂之夏屋。說文：庌，廡也。廡，堂下周屋。釋名：大屋曰廡，幽冀人謂之庌。庌夏聲亦相近，夏之為廡，猶庌之為廡也。正義以為夏家之屋，失注意矣。是廡與夏聲義相近也。隸書廡字作廡，與廉相似，故廡誤為廉耳。公羊古本蓋作廡，今作夏者，後人以二傳改之也。

涕沾袍

十四年傳反袂拭面涕沾袍何注曰袍衣前襟也疏曰袍亦有作衿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說文袍襺也論語曰衣敝緼袍袌交衽也是當作涕沾袌衿襟皆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袂拭面泣涕沾襟是王仲任所見之傳亦作袌春秋序正義引公羊涕沾袍下又云聖人竊復畏懼歘以下沾衿之泣據下作沾衿疑上沾袍或後人改也家大人曰何以袍爲衣前襟者袍本作袌步報反釋文袍步刀反又步報反衣前襟也當以步報之音爲是玉篇袌與袍同又步報切衣前袌也廣韻袌薄報切衣前襟墨子公孟篇曰楚莊王解冠組纓絳衣博袍然則袍者袌之俗字涕沾袍卽涕沾襟非衣敝緼袍之袍也論衡引此傳西狩獲麟作西狩獲死驎涕沾袍作泣涕沾襟蓋據嚴氏春秋故與何本異其實襟與袍一物也春秋序正義引公羊涕沾袍又曰下沾衿之泣者以衿袍同物而衿爲人所易曉故言衿以見袍非引公羊本作衿而後人改之也

公羊災異

引之謹案公羊春秋記災異者覈矣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見漢書五行志何休又引而申之其說邪詳且備然尋檢傳文惟宣十五年冬蝝生有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之語其餘則皆不言致此之由亦不以爲禍亂之兆如隱三年日有食之何注曰是後衛州吁弒君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九年大雨震電注曰隱不還國於桓之所致大雨雪注曰此桓將怒而弒隱公之象然傳但云記異未嘗言某事所致某事之象也隱五年螟注曰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桓元年大水注曰先是桓篡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旣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五年大雩注曰先是桓公無王而行比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然傳但云記災未嘗言某事之所致也其他記災記異者不可枚舉而皆無一語及於感應乃知公羊之學惟據人事以明法戒不侈天道以涉譸張蓋天人之際荒忽無常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已開讖緯之先何氏又從而祖述之遂其多方揣測言人人殊謂之推廣傳文則可謂之傳之本指則未見其然也至於穀梁明言災異者尤鮮而劉向說莊七年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以爲皆象諸侯附從失其所也夜

中而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說僖十四年沙鹿崩曰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說十六年六鶂退飛過宋都曰鶂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也說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以上並見兆宦注皆流入古驗之學而考之穀梁傳文則絕無此語豈非王充論衡所謂語增者與

經義述聞第二十四

經義述聞第二十五　　高郵王引之

春秋穀梁傳六十一條

其志不及事也　不貳之也　彝夏　始厲樂矣　誅不填服　苞人民　或說曰故貶之也　電霆也　所以治桓也　討數日以賂　倉正朔也　病　其不地於紀也　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　始人之也　躬君　稱人以殺大夫　宋萬之獲也　如往月致月　天子諸侯黝堊　三戰三兵　倚諸桓也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一國之後　宮之奇諫曰語曰　勤雨也　哆然　諸侯相見曰朝　塊然　是何與我之涙也　春王正月　出惡正也　其爲主乎救齊　無辛焉　何以爲道　亾乎人之辭也　進不能守　下闇　故士造辟而言　無君之辭也　不以難介我國也　地而後伐鄭　暴彈之　孰爲　周災不志也　季孫行父禿　主必自此始矣　不可　梁山　是以知其上爲事也　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　薦其美也　是大夫張也　恥不能據鄭也　汲鄭伯　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　車軌塵　一事注乎志　弃而又弃之　此皆無公也　遐而屬其二三大夫

其志不及事也

隱元年傳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引之謹案其志二字與上句文義不屬其疑當爲旦形相似而譌也君子以其歸賵非禮(以猶謂也君子謂其受非禮之賵也以訓爲謂見經傳釋詞)爲人可以辭矣今乃不辭而受之故志以示譏而仲子早卒無由追賵又當志其不及事之失故曰君子以其可辭受之旦志不及事也唐石經始誤爲其

不貳之也

祭伯來傳曰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范注曰臣當稟命於君無私朝聘之道疏曰不貳之者言臣當一一稟命無自專之道也引之謹案范注楊疏皆未得傳意貳非專之謂也貳敵也(哀七年左傳注)竝也(篇上)天子聘遣諸侯天子之臣亦聘遣諸侯則是與天子相敵耦相比竝故謂之貳人臣不敢竝於至尊故無外交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郊特牲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正與此同義而孔氏正義又誤解爲一心蓋古訓之湮久矣

舞夏

五年傳舞夏范注曰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八人爲列竝執翟雉之羽而舞也引之謹案夏蓋五色羽之名也天官序官夏采鄭注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染人秋染夏注曰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鸐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是也舞羽謂之舞夏則所執之羽備五色可知樂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蓋謂此也(鄭注以爲五行失之辨見禮記)鄭注舞師羽舞以爲析白羽爲之襍非一色不得但云白羽也

始厲樂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范注曰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佾)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引之謹案注意非傳意也穀梁子以諸侯四佾爲正六佾爲僭尸子以諸侯八佾爲正六佾爲厲僭與厲皆斥其非非謂魯能革諸侯之僭侈也厲之言裂也廣雅云裂裁也裁減八佾爲六佾故曰始厲樂矣古厲裂同聲魯語裂

山氏。祭法爲厲山氏。是其例也。識厲樂者。謂其不當滅而滅也。郭璞注爾雅。乃以厲樂爲作樂。失其指矣

誅不塡服

戰不逐奔。誅不塡服。范注曰。求服者不復塡厭之。引之謹案。誅謂殺戮。非特塡厭之而已。塡讀爲殄。謂殄戮之也。盤庚曰。我乃劓殄滅之。多方曰。殄戮多罪。不殄服。猶言不殺降也。作塡者假借字耳。小雅小宛篇。哀我塡寡。毛傳曰。塡。盡也。釋文塡。徒典反。爾雅曰。殄。盡也。集韻。殄。或作塡。是其證也。凡從眞從㐱之字。多以聲近而通。說文引詩鄘風㐱髮如雲。今詩㐱作鬒。大雅胡寧瘨我以旱。韓詩瘨作疹。是其例也。

苞人民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范注解苞人民曰。制其人民。家大人曰。制與苞義不相近。傳注亦無訓苞爲制者。范說非也。苞讀爲俘。俘。取也。衆經音義卷十三引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作苞者。假借字耳。苞古通作包。見經典釋文。爾雅。俘。取也。漢書賈誼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晉灼曰。包。取也。敘傳。包漢舉信。劉德曰。包。取也。苞與俘同訓爲取。而古聲又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捊。引取也。或作抱。捊訓爲取。而或作抱。猶俘訓爲取。而通作苞也。漢書楚元王傳曰。浮邱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毀學篇曰。昔李斯與苞邱子俱事荀卿。苞邱即浮邱。浮之通作苞。猶俘之通作苞也。凡從孚從包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左氏春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並作包來。投壺。若是者浮。浮或作匏。管子八觀篇。大囷則衆有遺苞矣。苞即莩。有餓莩之莩。說文。飽。古文作𩜣。從采聲。采。古文孚字。枹。擊鼓杖也。禮運明堂位並作桴。𦊅。覆車也。王風兔爰篇作罦。庖。廚也。呂氏春秋本味篇作烰。

或說曰故貶之也

八年。無侅卒。傳曰。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引之謹案。上云或曰。則下亦當然。不得又稱或說曰也。說蓋衍文。疏舉或曰至貶之也

釋曰。就二說之中。後或曰是也。則或下無說字明矣。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亦上下皆言或曰。是其例也。唐石經始衍說字。故亦衍文。蓋涉四年傳與于弒公故貶之也而衍。唐石經有之字。宋本以下皆脫。故者承上之辭。未有不言所以貶之故。而但言故貶之者也。唐石經始衍故字。疏或曰至貶之也。當作或曰貶之也。蓋楊氏所據本無故字。𣪺舉

或曰毀之也而釋之傳寫者因上疏標題二伯至任也下疏標題周禮至末誤而衍至字耳自宋本已然。

電霆也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傳曰震雷也電霆也疏曰電卽雷之光霆者霹靂之別名有霆必有電故傳云電霆也引之謹案古人言霆有二義。一爲霹靂之別名爾雅疾雷爲霆是也。一爲電之別名此傳云電霆也是也易繫辭傳鼓之以雷霆劉瓛注曰霆電也震爲雷離爲電衆經音義卷九引。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霆卽電也開元古經電占引京房曰凡霆者金餘氣也奄者內鏡而外

冥又曰霆或中天而見此人君自以爲明也又曰霆或正直而長光明者此人君行微人不知曲直又曰霆或明久而復息者此人君譏問內直言之事則謂電爲霆西漢時猶有此語故曰電霆也疏分電與霆爲二失之。

所以治桓也　莒人辭不受治也

引之謹案說文討治也襄五年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杜注亦曰討治也討可訓爲治治亦可訓爲討桓元年春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謂稱王以討桓之罪也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傳曰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謂魯人討莒莒人辭不受討也古者多謂討爲治哀六年左傳齊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謂討范氏之亂也二十三年傳齊人取我英邱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邱也以辭伐罪足矣謂討齊人取英邱之罪也。

討數日以賂

二年傳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石經討作計宋十行本以下皆作討范注桓旣罪深責大乃復爲

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各本亦作討引之謹案傳文及注討字皆當作計范注下節曰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校亦計也廣雅曰計校也漢書嚴助傳注曰校計也傳作計數日以賂故范云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以注校傳其作計明矣傳文作計則注亦作計明矣釋文出計數二字云色主反注同是傳文及注皆作計數也荀子富國篇貨財取與計數楊注曰計數計算也若作討數則義不可通。

食正朔也　正是日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傳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范注楊疏不釋正字引之謹案正當也廣韻正正當也食

正朔也者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定四年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謂當是日也古人多謂當為正詳見易正乎凶也下

病

引之謹案鄭注士冠禮曰病猶辱也故凡羞愧者皆曰病桓五年穀梁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言近者猶不服遠者可知此誠天子之羞矣莊二年傳公子貴矣師眾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言以公子師師僅伐一邑此誠公子之羞矣九年傳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言千乘之國猶不能免人於難此誠公之羞矣宣二年傳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言華元有賢行能得眾心雖師敗身獲不為羞辱矣襄八年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言公子貴人也因淺事而為微者所獲則公子羞辱矣哀九年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言以鄭師之重而合宋以易得之辭言之此鄭之羞也十三年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言以宋師之重而合鄭以易得之辭言之此宋之羞也由已羞之謂之病為人羞之亦謂之病莊二年傳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言為公

子羞之也九年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言為內羞之也乃徐邈注襄傳公子病矣云公子病不任為將帥見疏則誤以為疾病之病楊氏疏哀傳鄭病矣云由君不任其才故為鄭國病患則誤以為病患之病古訓疏而經說遂晦矣。

其不地於紀也 附鄭氏釋廢疾

十三年傳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曰春秋戰無不地即於紀戰無為不地也鄭君曰紀當為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得字疑誤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蓋鄭君釋廢疾之說引之謹案傳凡自魯皆曰我若隱二年傳向我邑也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之屬或曰內若隱元年傳及者何內為志焉爾之屬范注曰內謂魯也無言已者六年蔡人殺陳佗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也不得破紀為己戰魯龍門者公羊之說公羊傳曰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何注曰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疏曰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非穀梁說也鄭君改穀梁之說以從公羊非是又案鄭君釋何氏廢疾義例詳明然亦不能無失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范氏列何鄭之說而不從鄭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其曰晉狄之也鄭據厥慭之會釋何休之難范云鄭君之說似依左傳未詳是穀梁意非則亦不信也今案鄭說違

失者不唯此三事而已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何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釋之曰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此及下條皆見注案月掩日而過謂之日食之徵其明無所虧傷安得既出之後尚有虧傷之處未復乎僖二十三年傳茲父之不葬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何曰所謂教民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鄭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

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為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案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教而不用也不觀敵為策又不用其臣之謀義在戰于泓傳非此傳不葬之義也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傳曰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何曰蔡世子班弒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何以反書日邪鄭釋之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見疏案楚夷狄也夷狄不足責便不日則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亦當不日矣此說之不

可通者也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傳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何曰穀梁以為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鄭釋之曰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見注案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其國也豈得云受國於子糾乎

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曰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下文曰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

傳言兼甸者對下文壬申至乙亥不及旬而言故范注曰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者本正文及注內甸字皆作甸乃涉上文甸字而誤楊疏曰兼甸之事者納粟者甸師而夫人親舂是兼之也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辭釋文及唐石經並作旬釋文曰旬如字十日為旬一本作甸今據以訂正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家大人曰傳言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者火焚之餘米不可以奉宗廟必易之而後可易之則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其事非兼旬不能辦今壬申災而乙亥嘗相距不過三日則是未易災之餘而嘗也上言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者唯與雖古字通言魯人不易其災之餘而嘗者其意若曰雖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則不敬莫

大乎是故書之曰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所以志不敬也徐邈讀可也絕句志不敬也自爲句正與傳意相合桓八年傳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哀十三年傳曰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哀元年傳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皆其明證矣范甯乃用鄭嗣之說讀可也志爲句而釋之曰唯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揆之文義甚爲不安皆由不知唯爲雖之假字故字義失而句讀亦舛矣少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並曰雖或爲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爲雖荀子性惡

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楊倞注唯讀爲雖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漢書揚雄傳解嘲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文選唯作雖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以聞之唯某無以更也墨子尚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

予也趙策曰君唯釋虛偽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此皆古書假唯爲雖之證

十八年春王正月

范注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引之謹案桓元年春王正月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

以治桓也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皆言書王之故而於是年獨無傳則是年經文無王字與書王者不同故不發傳也三年春正月不書王遂不發傳是其例也范所見本已增王字故云以王法終治桓之事案傳言元年有王而不及末年則末年不書王與元年異可知否則桓無王而書王傳不應無說也

始人之也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

練時錄毋之變始人之也范注曰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書者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家大人曰傳言錄者閔錄之也閔錄義見下漢書賈捐之傳孝武皇帝閔冐頓以來數爲邊害亦謂閔錄也人之者仁之也仲尼燕居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鄭注曰仁猶存也墨子經說篇曰仁愛也說文曰仁親也義竝相近謂於練時閔錄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彼言念母此言人之其義一也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閒謂之人兮中庸表記竝曰仁者人也鄭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漢時謂相親爲人偶賈子匈奴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

述三十五　十四

道治民者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以人意相存偶之言今本作相存問乃後人以意改之今據聘禮疏訂正注表記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則人與仁同義公羊春秋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何注曰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是其明證也仁與人義相通故字亦相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呂氏春秋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人竝與仁同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四方士仁聞君風耀士仁與士人同

躬君

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讎其義固不可受也引之謹案躬君弒於齊當作君躬弒於齊范注曰魯桓親見殺于齊魯桓釋君字親見殺于齊釋躬弒於齊四字則范所據本作君躬弒於齊明甚而釋文出君弒二字則唐初君字已誤倒於躬字之下不始於石經矣或曰釋文當本作躬弒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之也

稱人以殺大夫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傳曰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家大人曰大夫二字涉上下文而衍隱四年衛人殺祝吁于濮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與此文同一例則不當

述三十五　十五

有大夫二字明矣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彼是君殺大夫故傳曰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此不當言殺大夫自唐石經始有之而各本遂沿其誤僖七年疏引此無大夫二字

宋萬之獲也

十一年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引之謹案傳謂宋萬爲公所獲也獲上不當有之字蓋涉上文釋蔡侯之獲也而衍疏舉傳文作宋萬之獲也則唐初已衍之字不始於石經矣

如往月致月

二十二年傳公如句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

有懼嵒爾引之謹案下如字蓋衍公如乃統下之辭。故范注曰陳公行例則下文但分言往與致不須更言如矣定八年傳公如。何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往月上亦無如字唐石經始誤衍。

天子諸侯黝堊

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或曰。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七。引穀梁傳作天子丹諸侯黝堊傳意言魯僭用天子之禮故下云丹楹非禮也若天子諸侯同黝堊傳何用述此禮御覽所引本是引之謹案此說非也傳意以黝堊倉黈

皆禮之所有而丹楹則禮之所無故云非禮非謂其僭用天子之禮也下文刻桓宮桷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亦以刻桷非禮之所有故云非正非謂其僭天子也左氏公羊皆云。非禮也。孔穎達曰。正禮楹不丹桷不刻故云非禮也諸侯之禮固有與天子同者若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之屬是也唐石經及各本作天子諸侯黝堊皆不誤御覽居處部十五引作天子丹。諸侯黝堊丹字乃涉上下文丹楹而衍左傳正義北堂書鈔禮部八。白帖六十七所引並與今本同又廣雅釋宮云天子諸侯廟黝堊卿大夫蒼士黈即用此傳之文。故知今本之非誤

三鼓三兵

二十四年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家大人曰陳三鼓三兵本作陳三兵三鼓與上文文同一例唐石經兵鼓二字互誤而各本皆從之。北堂書鈔武功部八。太平御覽天部四兵部七十二。開元古經日古六。引此並作陳三兵三鼓。

倚諸桓也

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傳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

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范注曰譏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引之謹案范謂與桓行異是也而謂依倚齊桓則未達倚字之義倚讀為奇奇異也奇諸桓者異於桓也異於桓者桓與魯非皆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而一則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一則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異莫甚於此矣故春秋書其異於桓者以譏焉王逸注九章云。奇異也。古字倚與奇通易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蜀才本倚作奇春官大祝奇𢷎杜子春曰奇讀曰倚僖三十三年穀梁傳匹馬倚輪無反者釋文倚居宜反即奇輪也字或作畸莊子大宗師篇曰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

而侔於天釋文畸李其宜反云奇異也畸於人而侔於天謂異於人而同於天也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釋文倚本或作畸同紀宜反李云異也然則倚諸桓者猶云畸於桓耳荀子天論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楊注曰畸謂不齊也齊桓魯莊之行不齊如是是以謂之畸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諸矦不得專封諸矦

僖二年傳說城楚丘曰其不言衞之遷焉何也不與齊矦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矦諸矦不得專封諸矦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引之

謹案下不得專封蓋涉上不得而衍唐石經已然案旣言非天子不得專封則無庸更言諸矦不得專封且下文言不與者不與其專封也若專封上有不得二字則與下文不貫矣。

一國之後

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引之謹案此論地之大小非論時之遠近也不得云一國之後後二字蓋後人增之以與耳目之前相對而不知其不可通也耳目之前至小也一國至大也耳目之前得所玩好而一國以亾故曰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下文獻公亾虢五年而後舉虞則患在一國之謂矣唐石經始衍之後二字新序善謀篇載此事亦云患在一國之後蓋後人據誤本穀梁增之後二字也

宮之奇諫曰語曰

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亾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家大人曰下諫字衍晉國之使者云云宮之奇諫虞公之詞也故終之曰虞公弗聽其語曰脣亾則齒寒云

云則宮之奇知虞將亾退而私論也故終之曰挈其妻子以奔曹明前說爲諫其君而後說則否也當爲宮之奇曰不當有諫字蓋因前宮之奇諫曰而衍也五年左傳曰晉矦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云云弗聽許晉使此宮之奇諫其君而弗聽也而其下又曰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則宮之奇將欲去虞私論其必亾也與此正相似。

勤雨也

冬十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范注曰言不雨是欲

得雨之心勤也。釋文勤。如字。糜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二稕。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家大人曰。糜說是也。勤字平去二聲皆可讀。下年春王正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六月雨傳曰。雨云者喜雨也。案閔者憂之甚也。轉之則爲喜。然則勤雨閔雨皆憂雨也。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文不憂雨正與僖之勤雨閔雨相反。傳言僖公以不雨爲憂。故曰不雨者勤雨也。若曰欲得雨之心勤則非其意矣。問喪曰。哭泣無時。服勤三年。鄭注曰。勤謂憂勞。呂

氏春秋不廣篇勤天子之難。高注曰。勤憂也。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楚辭七諫曰。居愁勤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是古謂憂爲勤也。魏人尙通古訓。故糜信訓勤爲憂。至晉而寖失其傳矣。

哆然

四年傳於是哆然外齊侯也。疏曰。哆然。疏外齊侯。哆然寬大之意也。引之謹案寬大之意與疏外無涉。揚說非也。爾雅。誃。離也。邵氏正義曰。穀梁傳云。於是哆然外齊侯也。哆然離散之貌。誃哆音義同。此說是也。外齊侯。則有離散之心。狀其離散。故曰哆然。家大人曰。荀子王霸篇。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侈。亦離也。侈與哆同

諸侯相見曰朝

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引之謹案非正也下諸侯相見曰朝六字。與下句義不相屬。蓋涉下文而衍。唐石經已有之。案此先釋杞伯姬來四字。言婦人既嫁不當踰竟。而今踰竟者是爲志乎朝其子也。爲志乎朝其子者。是伯姬而非杞伯。則

杞伯失夫之道矣。故幷譏杞伯。下文諸侯相見曰朝云云。是言伯姬之子非諸侯。不當待以諸侯之禮。諸侯相見曰朝六字。正對非諸侯者言之。以譏魯侯之失禮。與上文譏伯姬者不同。然則上文不當有此六字明矣

塊然

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疏引徐邈云。塊然安然也。引之謹案書傳無訓塊爲安貌者。徐說非也。今案塊然獨尊之貌。荀子君道篇。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東方朔荅客難曰。塊然無徒。廓然獨居。字亦作傀。荀子性惡篇。傀然獨立天地之

閒而不畏揚注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楚詞七諫塊兮鞠王注曰塊獨處貌哀時命塊獨守此曲隅兮。凡言塊者皆獨貌也。

是何與我之深也

十年傳世子已祠致福於君驪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君畏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君謂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與我之甚范氏無注家大人曰方言子讎也子與古字通與我之深讎我之深也成二年左傳曰讎我必甚言我與女爲父子以來未有過切何讎我一至於此也

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宋本以下皆如是　后經正作三引之謹案日食必於朔杜氏春秋長厤是年三月庚午朔則作三者是也若正月則長厤以爲辛丑朔非庚午矣左氏公羊皆作三。

出惡正也　正在大夫也

十九年傳梁亡出惡正也范注曰正謂政教引之謹案正卽政之借字也又襄十六年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范注楊疏皆無解釋案正亦當讀政言當時政在大夫故諸侯會而大夫盟也與上文失正之正異義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緇衣引作正天官酒人掌冰正故書正爲政文六年左傳兼時政也漢書律厤志引作正月令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政作正。

其爲主乎救齊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傳曰邢爲主焉爾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引之謹案爲主乎救齊上不當有其字蓋涉上句而衍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傳曰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

陽也文義正與此同

無幸焉

二十二年傳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范注曰若要而擊之必可破非僥幸也家大人曰宋非楚敵但可僥幸以取勝耳無猶莫也廣雅曰莫無也是無與莫同義乘其在險擊之而勝莫有幸於此者矣謂之幸者難得之時易乘之勢偶爾值之者也左傳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是幸之義矣范注非

何以爲道

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

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引之謹案末二句謂信不合於道則不成爲信也不當云何以爲道何以爲道當作何以爲信。上云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故下云信而不道何以爲信與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而不信何以爲言文義正同寫者誤言爲道耳唐石經已然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五引此正作何以爲信陳禹謨本又改信爲道。

㠯乎人之辭也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十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㠯乎人之辭也引之謹案㠯讀存㠯之㠯㠯者不在也㠯乎

人言其過不在於人也人謂有司也四十郊不從乃僖公不敬以致天譴非擧有司之過故曰乃者㠯乎人之辭也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僖公也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傳曰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㠯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㠯乎人之辭也以上成七年傳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成公也范注曰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是也宣三年成十年之乃不郊襄七年之乃免牲傳並云乃者㠯乎人之辭也義與此同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

乃復傳曰乃者㠯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傳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以上宣八年傳蓋公子遂未將事而反進退不以公命是專也而春秋諱之曰乃復使若事畢而反命者然於遂爲容隱之詞正以譏宣公之闇於使人也故曰乃者㠯乎人之辭也人謂遂也言其過不在遂而在宣公也范注僖三十一年㠯乎人云若曰無賢人也注宣八年㠯乎人云言魯使不得其人皆誤以㠯爲無以人爲賢人不知凡言㠯乎人者皆謂不在乎人也荀子王制篇制與在我㠯乎人與讀爲舉古字多以與爲舉說見禮記選賢與能下舉皆也

言制皆在我而不在人也是㠯與不在同義管子戒篇邪行㠯乎體遷言不存口言不在體不在口也莊子田子方篇其在彼邪㠯乎我在我邪㠯乎彼言不在我不在彼也淮南詮言篇物物者㠯乎萬物之中高注曰不在萬物之中也互見禮記㠯於禮下

進不能守

三十三年傳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疏標進不至始也五字釋曰舊解進不能守謂入滑而去退敗其師謂敗於殽也本或別進字者引之謹案進不能守當作不能守進不至始也當作不能至始也

舊解進不能守。當作舊解不能守。本或別進字者當作本或別有進字者。蓋疏所據本不能守上無進字。不能守。即承入虛國言之。秦師入滑而去。故傳云入虛國不能守。疏云舊解不能守。謂入滑而去也。後人以下云退敗其師。而增進字以爲對文。則義不可通。守以處言。非以行言。何進之有乎。疏既據無進字者作解。又存有進字者於後。故曰本或別有進字者。但記別本不用其義也。自唐石經誤從別本作進不能守。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楊疏以從已誤之傳文。而原本幾不可復見。幸有疏之末句以進字爲別本。猶可知正本之無進字耳。

下闇

文六年傳。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闇字釋文無音。引之謹案闇與瘖同。上泄則下瘖。謂君泄臣言。則臣莫敢言也。下瘖則上聾。謂臣不言。則君無所聞也。墨子親士篇曰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喑亦與瘖同。遠臣則唫。晏子諫篇曰近臣嘿。遠臣瘖。又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政理篇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語意竝與此同。是下闇即下瘖也。故范注曰臣闇不言。君無所聞。淮南泰族篇既瘖且聾。文子符言篇瘖作闇。潛夫論考績篇曰聾瘖與士者。以爲闇應明。經隱闇。即晉語所謂嚚瘖不可使言也。是瘖闇古多通用。闇字古讀若陰。故與瘖通。說文闇從門音聲。喪服四制引書高宗諒闇。論語憲問篇作諒陰。羣經音辨。闇於今切。書高宗諒闇。何休讀。此蓋本於釋文。而今本釋文無此語。則陳鄂刪之也。

故士造辟而言

范注曰。辟君也。引之謹案造辟二字。文不成義。造訓至訓適。如作適君所解。則凡入告者孰不適君所。但言適君所無以見其愼密也。且君謂之辟。君所不可謂之辟。今案辟當作膝字之誤也。膝字左旁之月與君相似。右

旁之桼隸或作耒。新莽候鉦重五十七斤七作耒。鄭固碑造膝佹辭。膝作脥。或作耒。韓勑碑漆不水解漆作涞。辟字右旁之辛或作羊。祝睦碑辟司空府北軍中候辟作辟。或作耒。周公禮殿記公辟相承高頤碑仕辟州郡辟皆作辟。又相似。故膝字譌而爲辟矣。造當讀爲蹙。古字造與蹙通。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韓子難篇景公造然變色。即蹙然也。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即孟子萬章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也。蹙者促也。見小雅小明篇傳。近也。考工記弓人注。蹙膝而言者。君臣促膝密語。南史王瞻傳引滿促膝唯余二人。陸倕感知己賦。車出門其已歎。無論銜杯與促膝。不使左右聞之也。魏志中山恭王傳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高堂隆傳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晉書荀勖傳孔子作

春秋左邱明子夏造滕親受南史徐伯珍傳徵士沈儀
造滕談論陸雲九愍顧自隸於承閒悲巢人之造滕絮
昭明太子與殷芸令上交不諂造滕忠規造滕二字本
於此傳也舊唐書李吉甫傳慮造滕之言或不下聞常
袞授王縉侍中制累陳造膝之言頻契沃心之道造膝
之言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也郎中鄭固碑犯顏謇愕
造膝佹辭風俗通過譽篇諫有五諷為上狷為下故入
則造膝出則詭辭晉書羊祜傳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
君臣不密之誡君惟懼其不及南史劉穆之傳造膝詭
辭莫見其際造膝詭辭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詭辭而
出也蓋舊本多作造膝注穀梁傳者范甯而外尚有八家見釋文敘錄故漢魏
六朝唐人之文多用其義促膝密語正與此傳不漏言
之指相合也范本作造辟蓋傳寫之誤

無君之辭也

引之謹案穀梁傳言無君者二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
傳曰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此謂桓王未即位故曰無君
也見注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曰大夫不名無君
也此謂齊人殺無知尚未有新君也言無君之辭者三
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
無君之辭也又宋司城來奔傳曰司城官也其以官稱

〈述三十五　三十六

無君之辭也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傳曰司馬官也
其以官稱石經及宋本作其以俗本誤作以其無君之辭也蓋謂其擅權
專國不知有君故曰無君無君之辭也者謂經書司馬
司城是箸其專擅無君之辭也范泰說宋司馬華孫曰
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祿其不臣因曰無君故書官以見
專然則經八年之書司馬司城亦謂其專擅無君明矣
七年傳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此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亦稱人以殺則有罪可知司城來奔亦有罪不容於宋
可知所謂罪者專擅無君之謂也故書官以見之而鄭
氏乃云殺其司馬無君人之德非也經既稱人以殺以
明有罪則非君之妄殺矣何又責其無君人之德乎且
八年十五年同一書官同一無君之辭而前後異訓無
是理也

不以難介我國也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
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范注曰介猶近也釋文介音界
引之謹案古無訓介為近者介當為尒尒古邇字荀子禮論
篇尒則翫哀公篇不可以身尒也楊注並曰尒與邇同斥彰長田君碑弦躍遐尒卽遐邇字形與介
相似故譌為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傳曰其不
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彼注

〈述三十五　三十七

曰邇猶近也不使戎得逼近於我釋文邇如字一本作介音界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釋文邇如字本又作介音界今案介亦尒之譌尒古邇字故邇字別本作尒陸氏竝音界失之矣召誥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介作迩迩即邇字考傳比介解比近恐經文作比邇爲是葢古作迩後字畫缺滅誤作介字以上考文說今案比介亦比尒之譌尒古邇字非由迩字缺滅也鹽鐵論非鞅篇引桓十五年公羊傳曰末言尒祭仲亾也今本尒譌作介

地而後伐鄭

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曰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引之謹案地而後伐鄭當作地而後伐言地而後伐者疑辭也此春秋之例也而此經之地則非疑辭乃著其美也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傳曰地而後伐疑辭也此傳即承前傳言之也伐下不當有鄭字凡地而後伐者皆疑辭豈獨伐鄭爲然哉唐石經始衍鄭字

暴彈

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范注曰暴殘暴引之謹案暴訓殘暴則與彈字文義不相屬今案暴者猝也謂猝然引彈而彈之也呂氏春秋察今篇澭水暴益高注曰暴卒也卒與猝同史記主父偃傳吾日暮塗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暴者卒也急也

孰爲

趙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范注曰迴已易他誰作盾而當忍弒君者乎釋文曰孰爲盾絕句家大人曰范訓爲爲作謂誰作盾而當忍弒君義甚迂曲陸又讀孰爲盾絕句皆非也爲猶謂也言誰謂盾而忍弒其君也禮器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家語公西赤問篇作孰爲公羊傳曰趙盾曰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是其證矣古書爲字或與謂同義楚策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爲勇即謂勇也孟子公孫丑篇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謂是其智弗若也爲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莊子天地篇曰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爲安盜跖篇曰今謂臧聚曰女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今爲宰相曰秦策秦令周取爲楚王曰齊策淳于髡爲齊王曰墨子魯問篇墨子爲魯陽君曰韓子內儲說篇嗣公爲關吏曰商臣爲其傅潘崇

日為字竝與謂同義。于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楚說曰。今為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大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闘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為亦謂也故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此之為者志也逸周書官人篇為作謂莊二十二年左傳是謂觀國之光史記陳杞世家謂作為墨子公輸篇宋所為無雉兔鮒魚者也宋策為作謂莊子讓王篇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呂氏春秋慎人篇為作謂

周災不志也

述三十五　三十三

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曰周災不志也疏曰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註云重王室也今遍檢范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也引之謹案徐本周災至至當為志聲近而譌也荀子正論篇其至意至闇也楊注曰至意當為志意亦聲近而譌疏曰范本有不字不得解與徐同則志字與徐不異可知蓋外災不志襄九年傳而周災則志所以重王室也故曰周災志若作周災不志則與經志成周宣榭災不合周災既不志則雖樂器之所藏亦不當志矣經何以書成周宣榭災乎。當以無不字為是周災志者起下文之辭言周災固當志經不直云成周災而舉宣榭者以其樂器所藏重之也故曰周災志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季孫行父禿孔必自此始矣

成元年冬十月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范注曰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甯疑經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引之謹

述三十五　三十四

案左氏公羊冬十月下皆無季孫行父如齊之文不應穀梁獨有且春秋例不遺時無事亦書冬十月見桓元年不必實之以事也竊疑季孫行父禿以下當在二年戰于鞌傳之末蓋郤師與齊侯戰于鞌者有季孫行父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四人傳於是追敘齊患所起因慢此四人之故而及前此四人同時聘齊之事亦猶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傳因而追敘申生之死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傳因而追敘襄公之漏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傳因而追敘子胥之干闔廬蔡侯之拘南郢也皆備在冬十月下耳公羊敘齊

盟之始與此略同而於經文盟于袁婁下始追敘之穀梁或亦相似也。

不可

二年傳國佐曰反魯衞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諸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范注曰不可謂若不許已言引之謹案范以左傳云晉人不可賓媚人曰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故以不可爲不許已言不知此傳不可二字與則諸相對爲文不可者謂郤克之後二說不可行也公羊傳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諸反魯衞之侵地請諸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曰不可（疏引一本有此三字說見公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今本脫曰字）何注上曰不可曰則晉恐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注下曰不可曰言至尊不可爲質彼文曰不可與請諸相對猶此文不可與則諸相對也當如何氏公羊注作解若以不可爲不許已言則文義下屬請壹戰句上文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云云遂成不了之語矣

梁山

五年梁山崩范注曰梁山晉之望也疏曰詩云奕奕梁山是韓國之鎮霍陽韓魏晉之地故云晉之望也引之謹案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鄉縣北乃㶟水所經（見水經㶟水注）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見水經聖水注引王肅注）與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見爾雅郭注）故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夏陽春秋之梁國（見桓十年左傳杜注）亦非韓也（夏陽今之韓城在河西韓奕之韓在河東非今韓城也辨見顧氏日知錄）自厚成箋詩始誤以奕奕梁山爲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爲晉所滅之韓國（辨見日知錄）而隋人遂改夏陽爲韓城縣揚氏不能糾正而承用之疏矣。

是以知其上爲事也

九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傳曰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引之謹案知字義不可通知當爲叛范注曰臣以叛君爲事依經爲說也疏曰今此莒師衆民叛君從楚故變文書日以見惡又僖四年疏曰莒潰書日惡大夫之叛故謹而日之則此傳作叛其上甚明唐石經始誤爲知（左旁矢字尚存其半右旁曰字全）

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

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傳曰。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范注曰。上雖有不君之失。下莫敢效不臣之過。今復云周公之出。則上下皆有失矣。疏曰。僖二十四年傳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謂王雖出鄭。不敢有之以爲國也。此云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謂上雖有不君之失。臣下孰敢放效爲之。觀經立說。故二處不同也。引之謹案。如范注。則是下孰敢效之。非孰敢有之矣。今案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卽僖傳所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言前此天王之出。雖失天下。而諸侯莫敢有其國。周道未大衰也。今周公出奔。則又失其爵位與采邑。是不獨上有失位之時。而下亦然。故曰今上下皆失之矣。所謂上下之道無以存也。存與亡相對。存則不失其爵祿。亡則失之矣。豈過存之謂乎。

薦其美也

十七年傳。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家大人曰。美當爲義字之誤也。祭統云。唯賢者爲能盡祭之義。又云。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故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若云薦其美。則與非享味之意不合矣。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引此竝作薦其義

是大夫張也

襄三年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引之謹案。張當爲彊。疏曰。禮。君不敵臣。陳遣大夫赴會。諸侯大夫與之爲盟。則是貴賤之宜。而云大夫彊者。諸侯大夫君在私盟。故謂之彊也。案十六年。大夫不臣也。則不繫諸侯。此云諸侯之大夫而謂之彊者。此雖對君私盟慢君之意。緩至十六年積習已久。不臣之情極。故不繫諸侯以上楊疏是楊所據本正作彊字。定六年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范注曰。三家侈張。而此不釋張字。定六年傳釋文。張如字。一音丁亮反。而此無音。則作彊不作張可知。不然。豈有略於前而反詳於後者乎。朱梁補石經始誤作張

恥不能據鄭也

九年。同盟于戲。傳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范注曰。戲盟還而楚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家大人曰。方言。據。定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是諸侯不能定鄭也。史記白起傳曰。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按據猶

安定也。

洩鄭伯

十年傳洩鄭伯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范注曰洩猶引也鄭伯髡原爲臣所弑而不書弑此引而致於善事引之謹案洩引之解義甚迂回鄭伯爲臣所弑而不書弑豈洩引之謂乎洩疑當爲沒沒者終也見士昏禮及檀弓注說文作歿古謂以壽終爲得沒晉語曰將壽寵得沒是也不以壽終爲不沒檀弓曰不沒其身是也鄭伯爲臣所弑是不沒其身者也而經不書弑而書卒七年經傳使若令終得沒者然故謂之沒鄭伯沒鄭伯者卒鄭伯也卒亦終也曲禮曰壽考曰卒卒猶沒也沒與洩形相似而誤耳。

述二十五　夫

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　亦病矣

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傳曰非圍而曰圍齊句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與音餘監本與誤作焉今據唐石經改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引之謹案非圍而曰圍齊句絕有大焉亦有病焉者猶言大齊也亦病齊也病齊謂罪齊也非大而足同與者承上有大焉而言言齊若非大國何須諸侯同圍之也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者承上亦有病焉而言言諸侯既同罪之則齊亦有罪矣僖六年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文義略與此同范讀非圍而曰圍爲句齊有大焉爲句又以亦病矣爲病諸侯與上文不合皆失之。

車軌塵

昭八年傳車軌塵范注曰塵不出轍家大人曰范以軌爲轍非也車轍塵則文不成義予謂軌者循也謂後車循前車之塵不得旁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史記天官書月五星順入句軌道韋昭注漢書亦誤解軌字辯見讀書雜志史記又云其逆入句若不軌道謂逆入大微與不循道而行也彼言軌道猶此言軌塵且車軌塵與馬候蹄對文則軌非車轍明矣。

述二十五　兲

一事注乎志

十一年傳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范注曰一事輒注而志之也引之謹案注字義不可通注當爲詳詳字左旁與丬相似右旁與主相似故詳誤爲注詳乎志者詳于志也已書楚師滅蔡又書執蔡世子友以歸又書用之一事而志之甚詳所以惡楚子之强暴也故曰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春秋之義甚美甚惡皆

詳其事。成九年襄三十年傳竝曰。詳其事。賢伯姬也。此傳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皆謂詳志之以示法戒范云。一事輒注而志之。注亦當爲詳。謂詳其事而志之也。釋文注乎。張具反。又之住反。則唐初已誤爲注。不始於石經矣。

奔而又奔之

二十一年。蔡侯東出奔楚。傳曰。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家大人曰。此言蔡侯之祖父皆爲楚所殺。及其出奔。乃又不奔他國而奔楚。是忘祖父而自安於讎國。故惡而貶之也。范注曰奔既罪矣。又奔讎國。惡莫大焉。失之。

此皆無公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傳曰。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范注曰。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疏曰。叔倪之卒事無公。而曰皆。何解經言宋公佐卒于曲棘。傳言邠公也。今叔倪復卒。傳曰。皆無公也。傳上疑脫故字。引之謹案。無公乃宋公叔倪之事。故曰此皆無公。下句方言天命耳。豈得亂其次序。而曰此皆天命使魯無君乎。今案無公之無當讀譕。譕古謨字。爾雅曰。謨謀也。集韻謨古作譕。管子形勢篇譕巨者可與遠舉。謂謀大也。說見管子雜志譕公者。謀納公也。言違天者不祥。宋公叔倪之死皆以謀納公故。故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譕公也。謀納公者皆死。則是天之不使公還。非我不納公也。故曰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上文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曰邠公也。注曰邠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訪也。譕也。皆謀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退而屬其二三大夫

定十年傳。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范注曰屬語也。家大人曰。書傳無訓屬爲語者。屬會也。聚也。孟子梁惠王篇。乃屬其耆老而告之。呂氏春秋順民篇。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趙岐高誘注竝曰。屬會也。屬其二三大夫。但言會齊之諸臣。下曰字乃及齊侯之語耳。屬而後語。屬非語也。

經義述聞弟二十五。

經義述聞弟二十六　　高郵王引之

爾雅上六十四條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昄大也　厖有也
來懷至也　貢賜也　綝善也　業敘也　惟基謀也
則刑職常也　粵于爰曰也　爰粵于那都繇於也
合對也　緌繼也　湮落也　逴遠也　引順薦劉
陳也　尸職主也尸寀也寀寮官也　績宜事也　犯
尅捷功肩堪勝也　孟勉也　餞迪進也　尚右也
篤固也　禕美也　從神崇重也　罄盡也　蒐攈聚
也　肅疾也肅速也　裒多也　虺頹元黃瘽逐病也
寫蕬憂也　倫敕愉庸勞也　勞來強事謂勤也
悠傷憂思也　禧福也　頻族替戾底止徯待也　嗃
幾烖殆危也　肆故今也　載謨食詐僞也　哉延言
閒也　徵止也　功績明成也　梗較道直也　豫安
也　均弟易也　儀榦也　昌敵彊應丁當也　迪假
厲作也　苦息也　郡臻仍迺侯乃也　艾歷覛胥相
也　神治也　俾拼抨使從也　享孝也　縱縮亂也
存察也　烈餘也　元良首也　薦摯臻也　揚續
也　即尼也　妥安坐也　猷假已也　就終也

釋詁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郭曰詩曰有壬有林又曰文王烝哉引之謹案君字有二義一爲君上之君天帝皇王后辟公侯是也一爲羣聚之羣林烝是也古者君與羣同聲故韓詩外傳曰君者羣也故古羣臣字通作君臣管子大匡篇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皆羣臣之假借也國蓄篇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君亦羣之假借謂大男大女及諸羣吾子也諸羣猶諸衆也呂氏春秋謹聽篇云諸衆齊民呂氏春秋召類篇曰羣者衆也白虎通義曰林者衆也此篇下文曰烝衆也林烝羣同爲衆多之義故曰林烝羣也林烝二字連文而不與下文相錯亦可以知其別爲一類矣不然君上至尊豈得以林烝稱之乎自毛公釋詩之有壬有林文王烝哉始誤以林烝爲君上之君而漢書律厤志之說林鍾楚辭天問注之說伯林表記注之說武王烝哉並仍其誤案小雅賓之初筵云百禮既至有壬有林上曰百禮下曰有林則有林正取衆盛之義不得訓爲國君使文義參差也傳云壬大也林君也君與大義已不類而壬字之解猶不誤箋又以壬爲卿大夫其失彌甚矣毛鄭詩考正曰詩中如有蕡有鶯之類並形容之辭此以形容百禮既至壬壬然盛大林林然衆多此說是也林鍾之義周語以爲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注曰林衆也言萬物衆盛也則林字正取衆盛之義故

訓之曰百粟故淮南時則篇謂林鍾爲百鍾不得如漢志君主種物之說也天問之伯林雉經不知何指王叔師見晉語有大子申生雉經之事遂以伯林爲申生而訓爲長君實無明據也至大雅文王有聲之文王烝哉則韓詩訓烝爲美其說確不可易詩書多以烝爲美大之詞說見前不顯不承不得如毛傳訓爲君上之君也下文有王后烝哉皇王烝哉若訓烝爲君則與王后皇王字義相複矣偏考經傳之文未有謂君爲林烝者則林烝之本訓爲羣明矣天帝皇王后辟公侯爲君上之君林烝爲羣聚之羣而得合而釋之者古人訓詁之指本於聲音六書之用

述二十六　三

廣於假借故二義不嫌同條也如下文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爲予我之予賚畀卜爲賜予之予鄭樵注曰疑此當言台朕陽予也賚畀卜予也以二字同文故誤耳案古之字義不隨字音而分一義兼數音一音亦兼數義樵以後人之音析古人之義誤矣　須俟替戾厎止徯待也須俟徯爲竢待之待替戾厎止爲止待之待治肆古故也治古爲久故之故肆爲語詞之故載謨食詐僞也載謨食爲作爲之爲詐爲詐僞之僞昌敵彊應丁當也昌爲當埋之當丁浪反　敵彊應丁爲相當之當棲遲憩休苦㪰齂呬息也棲遲憩休苦爲止息之息㪰齂呬爲氣息之息郡臻仍迺侯乃也郡臻仍爲仍乃之乃迺侯爲語詞之乃艾歷覛胥相也艾爲輔相之相歷覛爲相視之相胥爲相保相受之相際接翜捷也際接爲交接之接翜爲捷疾之捷義則有條而不紊聲則殊塗而同歸此爾雅所以爲訓詁之會通也魏張稚讓作廣雅猶循此例如釋詁篇龐或肙虞方云撫有也龐或肙方云爲有無之有虞撫爲相覜有之有彭亥渠底匡厲方也彭亥渠爲方圓之方底匡厲爲有則之方駿勁堅剛者劈勃莫撣揄摘綝倞悖怏強也駿勁堅剛者劈摘綝倞悖怏爲剛強之強勃莫撣儉爲勉強之強若斯之類不可枚舉　自唐以來遂莫有能知其義者矣

暀大也

釋文暀舊音之曰反本又作至又作暀家大人曰作至者是也作暀者涉上文昄字從日而誤說文無暀字其

述二十六　四

作暀者又暀之誤也說文暀烏貫玉篇充脂切與大義無涉　郭曰至極亦爲大則郭本作至明矣高注呂氏春秋求人篇及秦策並云至大也卽用爾雅之訓邵氏二雲正義曰史記索隱引樊光云到可見之大也司馬相如傳　暀本作到此說非也樊本蓋已誤作暀字從日故云可見之大索隱引樊注作到者以正文云爰周到隆到隆卽至隆作到者俗字耳　故從正文作到以省繁文非謂樊本作到也若作到則字從邑不得言可見之大矣釋文所列諸本皆無作到者以是明之

厖有也

引之謹案厖古讀若蒙說見唐韻正厖與蒙古字通上文厖大也宋刻爾雅疏明監本注疏引尸子竝作蒙大也商頌長發篇爲下國駿厖荀子榮辱篇引作駿蒙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引作恂蒙雜卦傳曰蒙雜而著秦風小戎篇蒙伐有苑鄭箋曰蒙厖也蒙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卽易所謂蒙雜也凡此皆厖蒙通用之證。釋言曰蒙荒奄也蒙與厖同荒與幠同故郭引詩遂荒大東作遂幠大東蒙厖幠荒皆謂奄有之也魯頌閟宮傳荒有也說文奄覆也有餘也大元元文罔者有之舍也蒙者亾之主也亾與無同沽望曰有生於無無生於有也又罔蒙相極范曰罔無蒙有事相極蓋是蒙爲有也蒙亦厖耳廣雅龎有也家大人疏證曰說文龎兼有也從有龍聲讀若聾爾雅厖有也厖與龎聲近而義同說卦傳震爲龍虞翻于寶龍竝作駹周官巾車駹車故書駹作龍杜子春讀爲駹考工記玉人上公用龍先鄭司農讀爲尨尨駹之通作龍猶龎之通作厖矣

來懷至也

引之謹案召誥曰越若來三月句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若來三月五字連讀越若語詞來至也言越若至三月也某氏傳以越若來爲於順來非是說見尚書釋言曰懷來也來亦至也故表記引詩聿懷多福鄭注曰懷至也。

貢賜也

邵曰貢說文作贛賜也淮南道應訓云桓公贛之衣冠而見家大人曰呂氏春秋舉難篇贛作賜要略云一朝用三千鍾贛高誘流贛賜也家大人曰淮南精神篇今贛人敖倉高注亦曰贛賜也今通作貢史記仲尼弟子傳端木賜字子貢韓子外儲說左篇曰貢賜不出史記樂書大一貢兮天馬下漢書禮樂志貢作況況亦賜也此皆貢訓爲賜之證。

綝善也

郭曰綝未詳其義釋文綝勑金反引之謹案玉篇綝丑林切善言也廣韻同丑林與勑金同音是善言爲綝也古無綝字故俗綝爲之說文廣雅竝曰綝止也家大人疏證曰止有安善之義故字之訓爲止者亦訓爲善爾雅曰綝徽善也徽戾止也休戾也廣雅曰休戾善也綝止也皆其證矣

業敘也

引之謹案齊語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言擇舊法之善者而次敘用之也韋注業猶創也失之晉語曰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韋注業猶次也次亦敘也邵引學記時敎必有正業失之正業之業不得訓爲敘

惟基謀也

郭曰國語曰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

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通謂謀議耳。如肇所未詳。邵曰如通作茹。周頌臣工云來咨來茹。邶風柏舟云不可以茹。鄭箋俱云茹度也度即爲謀故釋言又云茹度也大雅江漢云肇敏戎功毛傳肇謀也。餘皆見詩引之謹案郭言餘皆見詩則惟基亦見詩也。今案大雅生民篇載謀載惟鄭箋曰惟思也。思與謀義相成則惟亦謀也蓋三家詩有訓惟爲謀者故郭云見詩褚少孫續史記三王世家曰維者度也惟維古字通。度亦謀也載謀載惟猶言是究是圖弗慮弗圖爰究爰度來咨來茹周爰咨諏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詢皆古人複語也爾雅惟圖詢度咨諏究如慮皆訓爲謀則其義皆通矣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

述二十六　七

東國雒十二字連讀。鄭注以基爲謀。見康誥正義某氏傳以初基爲初造基於基上加造字以釋之非是。孔子閒居引詩夙夜其命宥密鄭注曰詩讀其爲基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鄭訓基爲謀與毛傳異。毛傳基始也。蓋亦本三家也故郭亦云見詩基或通作惎定四年左傳管蔡啟商惎間王室謂謀間王室也說見左傳。邵引盤庚人惟求舊周語后稷始基靖民皆失之人惟求舊與器非求舊對文則惟爲語詞猶呂刑言非訖于威惟訖于富也周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又曰基福十五基禍十五三基字文義相承則基非謀也

則刑職常也

則之爲常說見周易後有則也下邢曰典刑者詩大雅蕩篇云。尚有典刑引之謹案典刑即典常也詩之言有典刑。猶易之言有典常繫辭傳既有典常。魯語曰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晉語曰必順於典刑又曰失趙氏之典刑鄭語曰脩典刑以守之楚語曰多訓典刑以納之孟子萬章篇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以上凡言典刑者可訓爲典法即可訓爲典常鄭注周官大宰曰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爲法式也常者上下通名是法即常也故爾雅則刑範矩律五宗既訓爲法而又訓爲常。刑爲典常之常又爲久常之常召誥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言常用王之德於天下也此家大人說某氏傳以刑爲法失之辭見尚書多方曰慎厥麗乃勸厥

述二十六　八

民刑用勸言湯慎其所施之政教然後勸勉其民而民遂常用勸勉也傳以乃勸爲民勸又以刑爲刑罰皆失之家大人曰唐風蟋蟀篇職思其居職思其外職思其憂皆謂常思之也毛傳職主也主與常義亦相近故坤彖辭先迷後得主傳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小雅大東篇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謂常服勞苦而不見勞來也史記越世家殺人而死。職也五子胥傳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皆謂事理之常也季布傳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漢書顏師古注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

粤于爰曰也

引之謹案曰讀若聿聿字本作吹說文吹詮詞也從欠從曰曰亦聲字或作聿或作曰其義一也文選江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聿辭也詩中多假用曰字如曰至渭陽(渭陽)曰爲改歲曰殺羔羊(七月)見晛曰消(角弓)曰嬪于京(大明)曰止曰時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緜)曰恐厥國(抑)曰求厥章(載見)皆當讀爲發聲聿其莫之聿故曰爲改歲漢書食貨志引作聿見晛曰消釋文引韓詩作聿荀子非相篇漢書劉向傳引詩亦作聿曰嬪于京爾雅釋親注引作聿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楚辭離騷注引作聿曰恐厥國釋文引韓詩作聿而鄭箋於見晛曰消曰止曰時予曰有疏附四句皆讀爲論語子曰之曰失其指矣(解見釋詞)粵于爰聿一聲之轉而聿與曰通故云粵于爰曰也若讀爲子曰之曰則與粵于爰異義矣(鄭箋於皷曰于差王于出征爰及矜人爰有樹檀爰方啓行皆誤訓爲子曰之曰解見釋詞)

爰粵于那都繇於也

引之謹案於者語詞非歎詞也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其義上下相承若以於爲歎詞則非其類矣郭曰左傳曰棄甲則那那猶今人言那那也書曰皋陶曰都繇辭於乎皆語之韻絕所說皆謬爰粵于之訓爲於書傳多有不煩訓釋那者越語曰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韋注那於也都之言諸也(諸與都古字通爾雅釋地宋有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諸亦於也邵引孟子謨蓋都君咸我績趙注都於也繇者釋文繇除又反孫音由是孫不以繇爲卜兆之繇辭也邵曰繇通作由大雅抑云無易由言鄭箋由於也是那都繇皆爲於也又案康誥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又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由亦于也言偏求聞于古先哲王也(別與偏古字通說見前別求聞由古先哲王下)繇亦通作猷馬本大誥王若曰大誥繇爾多邦鄭王本繇作猷漢書翟義傳王莽倣大誥曰大誥道諸侯王蓋用爾雅繇道也之訓馬鄭王並同(以釋文正義知之)引之案大誥道爾多邦文義不順猷於也大誥猷爾多邦者大誥於爾多邦也經文本自明白祇緣訓猷爲道於義未安致令後人妄改其始改也升猷字於誥字之上某氏傳曰順大道以告天下眾國是也其再改也又升猷字於大字之上正義曰此本猷在大上是也其他緣例而改者二改而後脫者一多士曰王曰猷告爾多士多方曰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傳並曰以道告之蓋俱是告猷而脫出古文改爲猷告矣此緣例而改者也多方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傳曰順大道告四方與大誥猷爾

多邪傳同則此句經文亦有大字蓋初作大告猷爾四國多方後改爲大猷告爾四國多方故解之曰順大道告四方其後則又脫大字矣此改而復脫者也王莽倣大誥用今文尚書而以道字代猷字曰大誥道諸侯王是今文猷字亦在誥字下與馬鄭王本同大誥在多士多方前其誥猷之文馬鄭王必皆有說學者雖不悟誥猷之誤爲猷誥猶不得不載其異同至多士多方告猷之義已詳大誥不復再釋學者斯忽焉不察矣然以例推之可得而知也邵以猷爲歎詞亦因今本尚書而誤

合對也

引之謹案秦策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韓子初見秦篇合並作對

綏繼也

引之謹案綏通作蕤亦通作緌玉藻緇布冠繢緌鄭注緌或作蕤餘見前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下漢書律麻志曰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萬物也顧命曰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綏亦繼也說苑指武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綏

湮落也

引之謹案周語湮替隸圉今本湮作堙依宋明道本改韋注湮沒也謂沈沒於隸圉之中故郭云湮沈落也湮替隸圉猶云降在皁隸昭三年左傳故爾雅湮降並訓爲落也邵引周語墮高湮庳失之韋注湮塞也

違遠也

家大人曰晉語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齊語天威不違句顏咫尺韋注並曰違遠也邢疏引召南殷其靁篇何斯違斯未遑毛傳違去也

引順薦劉陳也

引之謹案王制內則並曰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引年者陳敘其年齒之多寡也鄭注以爲引戶校年失之經言

引年不言引戶校年也文六年左傳曰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引亦陳也引延繹一聲之轉皆長之陳也凡物陳之則長故引延繹又訓爲長矣下文曰引延長也郭曰方言曰繹長也

順未詳邵曰坊記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順者陳敘也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卽其陳敘之詞也舊說以順爲將順失其義矣引之謹案邵說是也古者謂陳爲順聘禮曰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鄉飲酒禮曰篚在洗西南肆士冠禮曰洗有篚在西南順或言南陳或言南肆或言南順其義一而已矣昭二十年左

傳曰其祝史祭祀陳信無愧又曰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薦亦陳也連言之則曰薦陳襄三十一年傳门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是也家大人曰祭義曰孝子之祭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薦之謂陳之也上文曰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卽此所謂進之也又曰薦其薦俎卽此所謂薦之亦卽仲尼燕居所謂陳其薦俎也薦訓爲陳故荀子禮論篇謂陳器爲薦器鄭注以進之爲進而腥薦之爲進孰強分二事失之矣郭曰劉未詳引之謹案逸周書敘曰文王唯庶邦之多難謹典以匡謬作劉法劉法者陳法也桀誓善敹乃甲胄史記魯世家作陳乃甲胄是敹亦爲陳也敹與劉聲近而義同下文曰流擇也說文曰敹擇也敹與流之同爲擇猶敹與劉之同爲陳矣郭引詩以引以𡨋禮記告賓祭薦而不食及淮南之劉覽偏照皆失之

述二十六　圭

尸職主也尸宷也宷寀官也

郭釋尸宷也曰謂宷地釋宷寀官也曰官地爲宷同官爲寀引之謹案古無謂宷地爲尸者郝曰莊子天下篇皆願爲之尸謂願其主食宷之地也此曲說不可通爾雅直訓宷爲官何得以官地釋之乎據釋文云宷李孫郭並七代反則李孫亦以宷爲宷地不始於景純矣今案宷之言宰也鄭注周官大宰曰宰主也宰宷聲相近故謂宰爲宷尸職主也尸宷也其義上下相承漢書楊雄傳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尸也宰也皆主也官者事之主故宷又爲官義亦相承也官宷之宷亦宰也隱元年公羊傳曰宰者何官也周官目錄注隱元年左傳注竝曰宰官也宰宷聲相近字或作采故堯典若予采釋文引馬注曰采官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以展采錯事文穎注與此同主謂之宰亦謂之宷官謂之宰亦謂之宷家謂之宰亦謂之埰僖三十三年公羊傳宰上之木拱矣何注宰冢也方言冢秦晉之閒或謂之埰埰亦宰也郭彼注曰古者卿大夫有采地死葬之因名埰誤與此注同曰事謂之采亦謂之縡下文曰采事也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毛傳載事也漢書楊雄傳作上天之縡皆以聲近而有二名也

述二十六　𠫤

績宜事也

家大人曰下文曰績業也功績成也功績業皆事之已成者故績業公又爲事也公功古字通業公已見邢邵疏皋陶謨曰庶事康哉堯典曰庶績咸熙庶績卽庶事也又曰績用弗成卽事弗成也莊十一年左傳大崩曰敗績謂敗其事也故春秋宣十二年晉師敗績穀梁傳曰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也舊本曰作日今從楊疏作曰晉語曰國無敗績韋無敗政謂國無敗事也韋注訓績爲功不若訓爲事齊語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謂以文武之事爲法也邢引商頌設都于禹之績失之業宜

一聲之轉。月令曰季冬之月，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宜者事也。來歲之事，必依國典順時令而行之，故歲終則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事也。淮南本經篇曰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衆宜。衆宜謂衆事也。高注衆物宜適也，失之。邢引大雅鳧鷖篇公尸來燕來宜，邵引士冠禮宜之于假，皆失之。公尸來燕來宜，毛傳宜宜其事也，則宜非事也。宜之于假，承上毫士假宜而言，則宜亦非事也。引之謹案釋天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郭曰周官所謂宜乎社。大祝。然則宜乎社即有事乎社，故曰宜事也

犯剋捷功肩堪勝也

引之謹案勝又訓爲陵，故犯亦訓爲勝，取陵犯之義也。漸九五終莫之勝，虞注曰勝陵也。管子侈靡篇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是勝與陵犯同義。剋捷功爲勝敗之勝，肩堪爲勝任之勝，竝見邢疏。邵堪又爲勝敗之勝，見郭注。勝敗之勝與勝任之勝相陵犯之勝古皆讀若升，故同爲一訓。逸周書周祝篇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又曰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呂氏春秋貴因篇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是勝敗之勝古亦讀若升。

孟勉也

郭曰孟未聞。錢氏曉徵荅問曰班孟堅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羣。曹大家服虔竝訓孟爲勉。書洛誥女乃是不蘉蘉莫剛反。馬鄭王皆訓爲勉，而說文爾雅俱無蘉字，蓋即孟之轉聲。戰國有芒卯，淮南子作孟卯。氾論篇是孟有芒音也。古文尚書必有作孟字者，孟轉爲蘉，猶甿沒轉爲密勿。經師授受，文字互異，各有所自。家大人曰明字古亦讀若芒，明亦勉也。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洛誥曰明作有功。又曰公明保予沖子。多方曰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明字皆當訓爲勉，重言之則曰明明。大雅江漢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魯頌有駜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皆謂勉勉也。蘉明孟古竝同聲，故其義亦同，說見前明明天子下

餞迪進也

邵引說文餞送去也，又引大雅崧高王餞于郿，士虞禮記尗徹乃餞，家大人曰諸餞字皆訓爲送，不訓爲進。余謂餞與踐同。周官司尊彝曰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踐與獻皆進也。鄉大夫注鄉飲酒禮注坊記注竝曰獻進也。或言朝踐，或言朝獻，其義一而已矣。鄭注曰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

以上鄭注薦亦進也注又曰故書踐生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士虞禮記注曰古文餞爲踐是踐餞古字通又與薦聲相近而其義則皆爲進也邵曰大雅桑柔云弗求弗迪毛傳迪進也引之謹案迪古讀若逐說見唐韻正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良馬逐大畜九三逐進也備風考槃篇碩人之軸傳曰軸進也釋文軸毛音迪正義引釋詁云迪進也迪逐軸並通

尚右也

亮介尚右也郭曰紹介勸尚皆相佑助引之謹案郭以尚爲勸尚非也大雅抑篇曰肆皇天弗尚謂天弗右也周頌我將篇維天其右之是也鄭箋曰皇天不高尚之於詩意未合故下文即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墨子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弗常九有以亡義與此同弗常即弗尚也尚古通作常說見前肆皇天弗尚下晚出古文尚書咸有一德篇襲墨子而改之曰厥德匪常九有以亡蓋未知常爲尚之俗字也邵引左氏襄二十九年傳不尚取之未確

篤固也

家大人曰中庸曰篤行之篤行即上文所謂固執也儒行篤行而不倦謂行之常固也論語泰伯篇篤信好學謂信之固也子張篇信道不篤謂不固也博學而篤志謂固志也固志見遯象傳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謂守靜固也以上諸條皆合爾雅篤固也之訓而釋者但訓篤爲厚釋爾雅者亦未引諸書以證固也之訓皆失之疏矣篤與固同義故後漢延篤字叔堅莊子秋水篇井魚不可以語於海者今本井魚作井鼃乃後人所改辯見讀書雜志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篤於時固於時也史記白起范雎傳皆言稱病篤謂病已固也然則篤之訓固其所包者廣矣

禕美也

釋文禕於宜反邵引東京賦侯其禕而引之謹案釋訓曰委委佗佗美也釋文委委於危反詩云委委佗佗是也諸儒本並作禕於宜反舍人云禕禕者心之美引詩亦作禕是禕字重言之亦爲美也今本釋文禕作褘非禕於宜切美也字從示褘許韋切后祭服也字從衣舍人引詩作禕蓋本於三家

從神崇重也

引之謹案大雅既醉篇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是從爲重也郭曰隨從所以爲重疊從有重義故隨亦有重義巽象傳曰重巽以申命彖傳曰隨風巽是隨亦重也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皆重疊之義郭曰神未詳錢曰重有重疊之義又有尊重之義從中加重疊之重也神彌崇尊重之重也家大人曰錢以神爲尊重之重是

也。禮器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正義曰、七獻神者、謂祭先公之廟。禮又轉尊神靈、尊重也。荀子非相篇曰、寶之珍之、貴之神之、亦謂貴之重之也。邢曰、大雅鳧鷖云、福祿來崇。家大人曰、崇又爲輕重之重。盤庚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傳曰、崇、重也。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釋文、重、直勇反。又下文曰、丕乃崇降不祥。多方曰、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傳曰、重亂有夏。釋文、重、直勇反。）諸崇字皆訓爲輕重之重。

磬、盡也

郭曰、今江東呼厭極爲磬。釋文、磬、苦計反。說文云、器中盡也。本或作罄。廣雅云、勮也。今廣雅作極也。家大人曰、謂困極也。極、亦盡也。廣韻磬又楷革切、字或作擊。淮南人間篇、秦皇使蒙公、楊翁子將築長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擊與磬同、謂築長城西連流沙、北盡遼水也。法言淵騫篇、蒙恬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亦謂起自臨洮而盡於遼水也。

蒐、摟、聚也

郭曰、春獵爲蒐。蒐者、以其聚人衆也。邵曰、蒐者、成十六年左傳云、蒐乘補卒。襄二十四年傳云、齊社蒐軍實。言聚而閱之也。摟者、說文云、摟、曳聚也。或作婁。小雅角弓云、式居婁驕。鄭箋、婁、斂也。疏引釋詁云、婁、斂聚也。家大人曰、釋天、春獵爲蒐。郭云、搜索取不任者。則蒐非聚衆之謂。且苗獮狩皆聚衆之事、不獨蒐也。左傳之蒐乘蒐軍實、皆謂簡閱之、非謂聚之。郭、邵所引皆非確證。予謂魯頌泮水篇、束矢其搜。搜者、聚束之貌。故毛傳云、搜、衆意也。搜與蒐古字通。（桓四年穀梁傳、秋曰蒐。釋文、蒐、麋氏本又作搜。漢書刑法志、春振旅以搜。）玉篇、廣韻並云、搜、聚也。即用爾雅之文。又案角弓篇式居婁驕、婁、古屢字也。故荀子非相篇作式居屢驕。王肅訓婁爲數、是也。鄭訓婁爲斂、謂斂其驕慢之過、似於義未安。孟子告子篇、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摟諸侯、即聚諸侯。故郭云、摟猶今言拘摟聚也。史記天官書、婁爲聚衆、義亦同也。

肅、疾也。肅、速也

引之謹案、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肅之言速、給之言急也。（論語公冶長篇、禦人以口給。孔注、佞人口辭捷給。皇侃疏、給、捷也。荀子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楊倞注、齊、疾也。給、急也。）聰敏肅給、義相貫。（韋注、肅、敬也。給、足也。皆失之。）故肅訓爲疾、又訓爲速。邢引召南小星篇、肅肅宵征、是也。邵引禮運、刑肅而俗敝。（鄭注、肅、峻也。此謂刑罰峻急、非謂其疾速也。）周語、俾莫不任肅純恪。（韋注、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使莫不任其事、速其功、大敬其職。案任、信也。肅、整也。純、壹也。任肅純恪四字平列。韋說皆失之。）皆未允。

哀多也

家大人曰。周頌般篇。哀時之對。箋曰。哀。衆也。衆亦多也。管子輕重丁篇曰。五衢之民哀然。今本哀譌作衰。從宋本改。

虺穨元黃瘽逐病也

引之謹案。虺穨。疊韻字。元黃。雙聲字。周南卷耳篇。我馬虺隤。我馬元黃。皆謂病貌也。毛傳謂元馬病則黃。失之。小雅何草不黃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亦病也。猶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也。以草病與人之勞瘁。亦中谷有蓷。暵其乾矣之意。鄭箋謂歲始草元。歲晚草黃。亦失之。虺穨元黃。凡物病皆得稱之。孫屬之馬。郭屬之人。皆非也。見郭注及詩釋文正義。詩言何草不黃。何草不元。以是明之。

釋文曰。瘽。音勤。字亦作懃。楚語曰。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勤民。病民也。病民以自封。猶言厲民而以自養也。郤引樂記。微亂則哀。其事勤。亦近之。郭曰。逐。未詳。衛風考槃篇。碩人之軸。鄭箋曰。軸。病也。正義曰。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邢疏用孔說。引之案。考槃一章曰。碩人之寬。二章曰。碩人之薖。三章曰。碩人之軸。毛傳曰。薖。寬大貌。軸。進也。釋文。薖。韓詩作過。過。美貌。則寬薖軸皆美大之之詞。不如箋所云也。今案。逐當讀爲疛。音肘。說文。疛。心腹病也。讀若紂。廣雅。疛。病也。

曹憲音胄。小雅小弁篇。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毛傳曰。擣。心疾也。釋文。擣。韓詩作疛。義同。呂氏春秋盡數篇。鬱處腹。則爲張爲疛。高注曰。疛。跳動也。是疛爲心腹之病也。大畜九三。良馬逐。釋文曰。逐。一音胄。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郭注曰。逐。音胄。文選西都賦。六師發逐。後漢書班固傳逐作胄。是逐字古有胄音。故與疛通也。

寫繇憂也

郭注曰。有憂者思散寫也。引之謹案。有憂者待於散寫。不得即以寫爲憂。邶風泉水篇。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散寫之謂也。若即以散寫之寫爲憂。則是以憂我憂矣。其可通乎。今案。寫當讀爲鼠。小雅雨無正篇。鼠思泣血。箋曰。鼠。憂也。義本於爾雅也。鄭所見本蓋作鼠。故據以釋經耳。寫字古讀若零露湑兮之湑。私呂切。小雅蓼蕭篇。我心寫兮。與湑語處爲韻。車舝篇。我心寫兮。與湑爲韻。與鼠字聲近而通。依字母。寫在心母。鼠在審母。二母之字。往往相通。如湘音息良切。心母也。鬺音式羊切。審母也。而召南采蘋篇。于以湘之。漢書郊祀志注引韓詩湘作鬺。胥音相居切。心母也。疏音所菹切。審母也。而大雅緜篇。予曰有疏附。後漢書祭彤傳注引尚書大傳作胥附。犀音先稽切。心母也。師音疏夷切。審母也。而文十六年公羊傳。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穀梁作師丘。他若信之作申。性之作生。速之作數。皆心審二母之相通也。寫鼠之通。亦猶是矣。字或作癙。上文曰。癙。病也。釋文引舍人注曰。癙。心憂憊之病也。癙爲憂憊之病。故又訓爲憂。小雅正月篇。癙憂以痒。傳曰。癙。痒。

皆病也案痒既訓病則癙不得復訓爲病癙與憂連文癙亦憂也癙憂猶鼠思耳小雅之鼠即爾雅之癙古字多通俗俗師失其讀久矣

郭曰繇役亦爲憂愁錢曰詩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謠本又作䌛見廣韻是繇有憂義景純以繇役爲憂愁似曲引之謹案郭固失之錢亦未爲得也廣韻引詩我歌且繇繇即謠之俗字非以繇爲憂也若以繇爲憂則是心之憂矣我歌且憂大爲不詞矣今案方言愮憂也重言之則曰愮愮釋訓曰灌灌愮愮憂無告也王風黍離篇曰中心搖搖義並與繇同繇音遙又音攸說文悠憂也

小雅十月之交篇悠悠我里毛傳曰悠悠憂也昭十三年左傳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湫攸皆憂也湫與愀同攸與悠同杜以攸爲縣危之貌非是悠攸二字義亦與繇同漢書韋賢傳注繇與悠同悠之爲悠悠亦猶愮之爲愮愮愮與悠古同聲故皆與繇通鄉風雄雉篇悠悠我思說苑辨物篇引作遙遙我思是其例也

倫敕愉庸勞也

郭曰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㾂同錢曰倫勞聲相近敕當爲勑即勞來之來來與勞亦相轉也景純不知聲音之轉乃云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斯爲鄉壁虛造矣詩我生之初尚無庸鄭訓庸爲勞此經典正文而郭亦不能引家大人曰勞有三義一爲勞苦之勞一爲功勞之勞一爲勞來之勞倫勩邛勤愉庸癉爲勞苦之勞而倫庸又爲功勞之勞勑爲勞來之勞倫之爲勞錢但云聲相近而經傳未有明文今案倫與熏通淮南精神篇曰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是熏爲勞苦之勞也倫又與勳通祭統曰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是勳爲功勞之勞也熏勳倫聲相近熏勳之通作倫猶薰勳之通作淪小雅雨無正篇淪胥以鋪漢書敘傳晉灼注引齊韓魯詩淪並作薰

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韓詩作勳是其例也錢謂敕當爲勑即勞來之來是也今作敕者經傳中約敕之敕通作勑故勞勑之勑誤作敕下文勞來釋文曰來本又作勑則此敕字明是勑字之誤一切經音義十二引爾雅來勞也又引舍人注勞力極也來強事也則舍人本正作來不作敕勞來二字說見下條勞來勤也下愉之言瘉也上文曰瘉病也凡勞與病事相類故上文曰劬勞瘽瘉癉病也此曰邛勤愉癉勞也小雅小閔傳曰邛病也義並相通爾雅訓愉爲勞而郭乃云勞苦者多惰愉其失也鑿矣韓子三守篇曰惡自治之勞憚憚與癉同庸

之爲勞錢引詩我生之初尙無庸是也釋訓曰庸庸慅慅勞也是重言之亦爲勞矣然勞苦謂之庸功勞亦謂之庸郭引晉語無功庸者亦是也功勞與勞苦義本相近故勞苦謂之庸亦謂之熏功勞謂之勳亦謂之庸矣

勞來強事謂勤也

家大人曰勤有三義一爲勤勞之勤金縢曰昔公勤勞王家是也一爲相勸勉之勤康誥曰周公咸勤某氏傳曰周公皆勞勉五服人是也一爲相勞苦之勤小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鄭箋曰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以休息之穆天子傳曰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

勤七萃之士于羽陵之上郭注勤猶勞也是也勞來亦有三義一爲勤勞之勤說文勑勞勑也從力來聲經傳通作來孔子閒居篇奉三無私以勞天下鄭注曰勞勞來也史記周本紀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墨子尙賢篇曰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是也一爲相勸勉之勤呂氏春秋孟夏篇勞農勸民高注曰勞勉也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顏師古注曰力來勸勉之也來音郎代反孟子滕文公篇勞之來之漢書宣帝紀勞來不怠皆謂勸勉是也一爲相勞苦之勤小雅大東篇東人之子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曰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卽是勞來也鴻鴈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是也強事謂皆勤勞之勤也小雅隰桑篇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曰謂勤也我心愛此君子豈能不勤思之乎呂氏春秋開春篇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諸侯皆來謂矣言諸侯皆來勤周也

邵曰衆經音義卷十二引舍人云來強事也疑強事二字本係舍人之注傳寫者溷入正文也引之謹案郭注云自勉強者亦勤力者由事事故爲勤也則郭本有此二字釋文亦不言衆家本無此二字則與郭本同未必衆家之本皆誤增此二字也遍考書傳亦無訓來爲強事

者竊疑舍人之注本擧來強事三字而總釋之唐時已脫其總釋之語但存來強事也四字而釋元應誤引之也上文癙癵瘽痒病也釋文引舍人曰癙癵瘽痒皆心憂憊之病也釋言禦圉禁也衆經音義卷九引舍人曰禦圉未有而預防之也釋訓謔謔謞謞崇讒慝也大雅板篇正義引舍人曰謔謔謞謞皆盛烈貌是舍人注有總釋經文之例此注來強事下安知其無脫文未可遽以強事爲來之訓釋而謂經有衍字也

悠傷憂思也

家大人曰釋文思司嗣反小雅正月曰癙憂以痒雨無

正曰鼠思泣血鼠思即癙憂也此與下文思念之思異
義故郭注別之曰皆感思也樂記曰亡國之音哀以思
又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皆是此思字而邢邵
俱未引

禧福也

郭曰禧書傳不見其義未詳邵曰禧通作釐說文云釐
家福也漢書文帝紀云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
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引
之謹案莊子讓王篇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
而不祈喜喜亦與禧同而禧祈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

喜作福是其證穆天子傳曰祭祀則憙畋獵則獲憙亦
與禧同

頍竢替戾底止徯待也

郭曰替戾底者皆止也止亦相待家大人曰頍竢徯爲
竢待之待替戾底止爲止待之待待亦止也廣雅曰止
待逗也是待與止逗同義論語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
史記孔子世家待作止皇侃疏曰景公欲處待孔子其爲政治處亦止也故替
戾底止皆訓爲待也引之謹案待或通作時廣雅峙離
待也方言作萃離時也時亦止也楚辭天問注萃止也大雅緜篇
曰曰止曰時時與止同義猶言爰居爰處耳說見前曰止曰時下

莊子逍遙遊篇猶時女也司馬彪注曰時女猶處女也
處亦止也玉篇引爾雅室中謂之跱跱止也今爾雅跱
作時家大人曰止又爲竢待之待檀弓吉事雖止不怠
鄭注曰止立俟事時也俟亦待也襄二十三年左傳齊
侯將伐晉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羣臣
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子姑止之猶言子姑待之也

嗃幾烖殆危也

郭注曰嗃烖未詳引之謹案危有二義一爲危險之危
幾烖殆是也一爲詭詐之詭嗃是也嗃蓋譎之別體字凡
從言者或從口說文當以嗃爲譎之重文而於口部別出嗃字非也危則詭之假借也漢

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
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詭與危
通故以二義合爲一條猶林烝爲羣而羣通作君遂與
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同訓爲君也說見前說文曰譎權詐
也三蒼曰詭譎也見釋氏一切經音義卷十四莊子齊物論篇恢恑
憰怪釋文引李注曰恑戾也憰乖也恑與詭同憰與譎
同譎詭一聲之轉也廣雅曰譎恑也蓋張稚讓不知爾
雅之嗃危也即是訓譎爲詭故又綴此條耳假借之例
後人昧之久矣自許氏說文已不識嗃危之同譎詭又
何怪後世作音者強分嗃與譎爲二乎玉篇嗃余出切譎公穴切

肆故今也（肆俗作肆）

大雅緜篇肆不殄厥慍思齊篇肆戎疾不殄毛傳並曰肆故今也大明篇肆伐大商抑篇肆皇天弗尚鄭箋亦曰肆故今也皆以故今二字連讀引之謹案肆伐大商之肆當依毛傳訓爲疾餘三肆字皆當訓爲故不當訓爲故今也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皆字各爲義不當以故今二字連讀（宋王觀國學林曰釋詁釋言皆用一字爲訓若以故今二字訓肆字則非爾雅句法）康誥曰嗚呼肆女小子封言今汝小子封也多士曰肆爾多士言今爾多士也梓材曰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肆王今王也召誥曰肆惟王其疾敬德言今惟王其疾敬德也君奭曰君肆其監于茲言君今其監于茲也檀弓曰故謂夫子貞惠文子言今謂夫子貞惠文子也哀公問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固與故同言今臣敢無辭以對乎是肆故皆訓爲今也故訓爲今今亦可訓爲故甘誓曰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共行天之罰言故予惟共行天之罰也湯誓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言故朕必往也皆承上之詞治肆古故也治讀爲始（皋陶謨在治忽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漢書律厤志作七始詠孟子萬章篇始條理也音義本亦作治條理荀子禮論篇所以別貴始史記禮書始作治齊策天地之闢民之治曾本治作始）始古爲久故之故肆爲語詞之故肆故今也則皆爲語詞郭謂今與故義相反而兼通非也

載謨食詐僞也

孫曰食言之僞也郭曰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書曰朕不食言錢曰古文僞即爲字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蓋僞有兩義載謨者作爲之義食詐者虛僞之義景純專主虛僞之訓乃謂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失其旨矣邵引大宗伯則攝而載果鄭注載爲也餘與錢同引之謹案錢邵以載謨爲作爲之爲是也皋陶謨乃賡載歌史記夏本紀作乃更爲歌襄三十年左傳引詩曰無載爾僞謂無爲爾僞也（杜注無載行詐僞行亦爲也）小雅巧言篇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釋文莫一本作謨作與謨皆爲也孫郭皆以食爲虛僞之僞而證以湯誓之朕不食言韋注晉語亦以食言爲僞言皆非也食言者言而不行則爲自食其言食者消滅之義非虛僞之義也（左傳僖十五年我食吾言杜注食消也公羊傳僖十年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何注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而消亡之）哀二十六年左傳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若以食言爲僞

言則與能無所乎之文了不相涉矣而袁氏書傳乃曰食盡其言僞不實正義曰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不幾於穿鑿而失其本指乎今案載讀爲食皆爲也哀元年左傳曰逢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不可食不可爲也（已語終詞也杜注食消也已止也皆失之）或曰食當讀爲飭吳語周軍飭壘韋注曰飭治也字或作飾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飾治也爲亦治也周語韋注呂氏春秋去私篇高注並曰爲治也飭與爲同訓治故曰飭爲也古字多假借後人不識耳

哉延言閒也

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閒也郭注曰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閒隙餘未詳邢疏曰延者今墓道也說文曰哉言之閒也引之謹案凡語詞皆言之閒何獨於哉而云閒乎哉疑當讀爲廁廁與閒同義（廣雅廁閒也）故曰廁閒也廁本字也哉借字也哉與菑古同聲哉之爲廁猶菑之爲廁也考工記輪人察其菑蚤不齵鄭司農讀菑如雜廁之廁是其例也閒又訓爲息（見下）延者息之閒也大誥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延者閒也息也謂禍亂不少閒也（疏曰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案分不少與延爲二義失之）晉語平公謂陽畢曰自穆厲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韋注曰閒息也是也邢說失之閒又訓爲毀（廣雅閒訿也訿與毀同）言者毀之閒也緇衣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謂遠臣毀近臣也昭二十七年左傳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周語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皆謂謗毀也

徽止也

郭曰徽未詳錢曰徽從微省古文徽與尾通故徽有止義易係用徽纆所以止罪人也邢引揚雄解嘲徽以糾纆引之謹案錢說皆失之王逸服虔注漢書揚雄傳曰徽縛束也（見文選注）亦非止之義今案楚辭離騷忽緯繣其難

遷廣韻作徽繣徽繣者止而不遷之謂（繣之言畫也論語雍也篇今女畫孔傳畫止也）王注緯繣乖戾也義亦相近凡物止則不行相乖戾亦不行故乖謂之戾止亦謂之戾止謂之徽猶戾謂之敹也（說文敹戾也廣雅敹𪘏也敹𪘏即徽繣）止謂之眕猶戾謂之紾也（說文眕目有所恨而止也孟子告子篇紾兄之臂趙注紾戾也）止謂之艮猶戾謂之很也

功績明成也

郭曰功績皆有成事有分明亦成濟也邢曰功者夏官稾人云乃入功于司弓矢鄭注功成也荀子富國篇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績者穀梁成五年傳云伯尊其無

績乎明者。隨九四云有孚在道以明。象曰有孚在道明功也。引之謹案郭說迂曲。邵說是也。大戴記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典婦功曰秋獻功。染人曰冬獻功。稾人曰秋獻成。功亦成也。管子五輔篇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能。士脩身功材。言脩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言無爲而天下成也。堯典之三載考績。謂考成也。正義曰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禹貢之覃懷厎績。和夷厎績。原隰厎績。皆謂有成也。猶之東原厎平。震澤厎定。平定皆成也。呂氏春秋仲冬篇注淮南天文篇注並曰定成也史記作覃懷致功。功亦成也。魯語曰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功績皆成也。互文耳。周語曰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言令德已成也。又曰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言純成則終也。說並見國語史記李斯傳曰大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明與成就同義。家大人曰周頌臣工篇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者成也。暮春之時麥已將熟。故云將受厥成。箋曰大受其光明。失之。辨見毛詩。

梗較道直也

引之謹案方言梗覺也。郭璞注曰謂直也。邵有楚辭九章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謂橘榦之直而有理也。王注梗強也。未確。今俗語猶云梗直矣。書大傳覺兮較兮。鄭注曰。較兮。謂直道者也。周官司裘注曰。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邵有祭統夫人薦豆執校。戶教反鄭注曰。校豆中央直者也。校較聲近義同。直道一聲之轉。說苑脩文篇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文雅。易道即易直也。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是也。文子自然篇行道者而被刑。淮南主術篇道作直。是道與直同義。或曰道古首字也。郊特牲曰首也者直也。古聲道與首相近。說見古韻標準故字亦相通。史記秦始皇紀會稽刻石文追首高明。索隱曰今碑文首字作道。是史記借首爲道也。逸周書周月篇周正歲道。歲道即歲首。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謹告。今本謹譌作諫。據羣書治要引改。稽道即稽首。是逸周書借道爲首也。

豫安也

邢引大雅板篇云不敢戲豫。邵引小雅白駒云逸豫無期。康誥云無康好逸豫。引之謹案板傳以戲豫爲逸豫。白駒傳以逸豫爲逸樂。雖樂與安義相近。而究非確證也。今案金縢曰王有疾弗豫。弗豫謂弗安也。傳曰不悅豫亦未確爾雅河南曰豫州。李巡曰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釋名曰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

豫也字通作譽小雅蓼蕭及裳裳者華並曰是以有譽處兮譽處謂安處也說見毛詩

均弟易也

引之謹案夏小正農率均田傳曰均田者始除田也案均易也均田猶孟子盡心篇言易其田疇也邵曰大雅泂酌云豈弟君子表記引此而釋之曰弟以說安之毛傳作易以說安之是弟爲易也案大雅旱麓篇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周語引此而釋之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亦以豈爲樂弟爲易

儀榦也

家大人曰楨榦儀榦皆謂立木也說文檥榦也從木義聲經傳通作儀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曰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文六年左傳曰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呂氏春秋愼小篇注曰表柱也表儀與藝極義相近杜注表儀猶威儀失之荀子君道篇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爾雅直訓儀爲榦郭曰儀表亦體榦邵曰儀所以行禮引左氏成十三年傳禮身之榦也皆非其本指

昌敵彊應丁當也

郭曰書曰禹拜昌言家大人曰昌言者當理之言故曰昌當也皋陶謨禹拜昌言某氏傳曰以皋陶言爲當釋文當丁浪反趙注孟子公孫丑篇引書禹拜讜言逸周書祭公篇曰王拜手稽首黨言管子霸形篇曰仲父益不當言當言卽昌言也昌讜黨當並聲近而義同昌爲當理之當敵彊應丁爲相當之當也古者彊禦二字同義彊之爲當猶禦之爲當也秦風黃鳥傳及齊語注並云禦當也秦策曰東以強齊燕中以陵三晉強者當也言秦兵之彊東可以當齊燕中可以陵三晉也當字又有盛壯之義晏子春秋外篇曰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女有當年而不績者丁當一聲之轉當年者丁年也丁年者壯年也淮南

齊俗篇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婦人當年而不織管子揆度篇曰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當壯卽丁壯也輕重丁篇男女當壯輕重戊篇作丁壯然則昌彊丁當又皆有盛壯之義爾雅直訓彊爲當而郭云彊者好與物相當值則非其本指昭十年左傳齊欒高氏彊於陳鮑氏惠氏補注引爾雅彊當也言與陳鮑相當值亦非

迪俶厲作也

郭曰公羊傳曰俶甚也穀梁傳曰始厲樂矣迪未詳錢曰說文妯動也迪妯文異義同詩崧高有俶其城傳云俶作也邵解俶字與錢同又曰迪者微子云詔王子出

迪。迪訓爲行。行卽作也。厲者。臯陶謨云。庶明厲翼。鄭注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引之謹案。邵解迪字未確。錢謂迪妯義同。是也。下文曰。蠢。妯。動也。此曰。動。蠢。迪。作也。是妯與迪通。郭解俶厲二字。所引傳文皆與作字之義無涉。隱九年公羊傳。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俶字不得訓爲作。五年穀梁傳。舞夏。曰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厲字亦不得訓爲作。錢邵說是也。俶厲爲作。爲之作。又爲動作之作。方言曰。俶。動也。廣雅曰。搖侎。與俶同動也。此曰。搖動。俶。作也。是俶爲動作也。樂記曰。發揚蹈厲之已蚤。蹈厲。謂騰躍也。小雅菀柳傳曰。蹈。動也。漢書揚雄傳注曰。厲。奮也。周語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厲六師。謂作士氣也。齊策曰。田單厲氣循城。謂作氣也。是厲亦爲動作也。

苦息也

郭曰。苦勞者宜止息。引之謹案。苦勞者宜止息。則苦勞非止息也。爾雅何以訓苦爲息乎。今案。苦讀爲王事靡盬之盬。靡盬者。靡息也。盬與苦。古字通。說見前王事靡盬下。

郡臻仍迺侯乃也

郭曰。迺卽乃。餘未詳。錢曰。郡當爲君。詩君曰卜爾。春秋傳鬭廉謂莫敖曰。君次於郊郢。皆以君爲乃也。乃有難義。故春秋傳曰。乃難於而。臻亦難於至。仍亦難於因也。詩侯誰在矣。侯服于周。皆與乃同義。段氏若膺曰。郡當爲那之誤。邵曰。郡通作宭。小雅正月云。又窘陰雨。鄭箋窘。仍也。臻者。易釋文引京房易云。水臻至。臻亦仍也。故廣雅云。仍。再也。郡臻二字。皆從仍取義也。仍者。春官司几筵云。凶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司農讀爲仍。是仍乃二字相通也。侯者。小雅四月云。侯栗侯梅。家大人曰。小雅天保篇君曰卜爾。毛傳曰。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鄭箋曰。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則君字自指先君而言。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猶言神之弔矣。詒爾多福。不得訓君爲

乃也。桓十一年左傳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我與君對文。下又曰。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則君字自指莫敖而言。亦不得訓君爲乃也。錢說失之。諸書無訓那爲乃者。段說亦失之。正月箋。宭。仍也。卽爾雅。郡仍同訓之義。邵謂郡通作宭。是也。法言孝至篇曰。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郡者。仍也。仍者。重也。晉語注。數也。周語注。言數勞王師於荒服之外。漢家不爲也。李軌注以郡爲郡縣之郡。非是。法言謂仍爲郡。義本爾雅。則郡非誤字明矣。錢謂臻難於至。仍難於因。其說迂而無據。邵引京房易水臻至。謂郡臻二字皆從仍取義。是

也墨子尚同篇曰飄風苦雨荐臻而至節南山傳曰薦重也重亦仍也是薦臻竝與仍同義說文仍從乃聲故二字同聲而通用說文𠧪往也讀若仍此即今之迺字故一切經音義十八引倉頡篇曰迺往也廣雅曰乃往也義竝與說文同秦繹山刻石文作𠧪漢繁陽令楊君碑作𠧪桂陽大守周憬功勳銘作迺州從事尹宙碑作迺其字一也鄭仲師注周官既讀乃為仍而吳語迻遲乃至左傳哀十三年正義引作遆遆仍至大雅雲漢箋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正義曰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是仍字古通作乃也史記張耳陳餘傳乃求得趙歇漢書乃作仍舊本如是宋祁改仍為乃辨見讀書雜志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淮南道應篇盧敖乃與之語今本脫乃字據蜀志郤正傳注引補論衡道虛篇乃作仍是乃字古亦通作仍也仍乃同聲而訓仍為乃猶迺乃同聲而訓迺為乃矣侯誰在矣侯栗侯梅侯字皆當訓為維唯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之侯當訓為乃耳

艾歷覛胥相也

郭曰覛謂相視也公羊傳曰胥盟者何相盟也今公羊桓三年傳作胥命者何相命也艾歷未詳引之謹案艾與乂同皋陶謨俊乂在官漢書谷永傳作艾禹貢淮沂其乂漢書地理志作艾洪範乂用三德漢書五行志作艾史記三代世表楚熊乂楚世家作熊艾乂為輔相之相君奭曰用乂厥辟謂用相厥辟也某氏傳曰用治其君事案傳訓乂為治用治其君則義不可通故加事字以增成其義失之多方曰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夾介乂皆輔相之義也傳曰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失之歷覛為相視之相郊特牲曰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邵有歷謂閱視之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變官民能歷其才藝謂相其才藝也晉語曰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謂相時而發之也說文𥈮目財視也覛衺視也周語曰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韋注覛視也邵有魏策曰前脈地形之險阻脈與覛同胥為公羊傳相命之相又為輔相之相釋文相息羊反讀者或息亮反今不用案胥之訓為相有平去二音若艾歷覛之訓為相則當音息亮反陸說非也方言曰胥由輔也吳越曰胥燕之北鄙曰由郭注胥相由正皆謂輔持也廣雅曰由胥輔助也皆輔相之義也胥又為相視之相大雅緜篇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毛傳胥相也鄭箋曰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公劉篇于胥斯原箋曰相此原地以居民

神治也

郭曰神未詳邵曰小雅信南山云維禹甸之毛傳甸治也韓詩甸作敶古者甸陳聲同陳又轉為神其義同也引之謹案陳轉為神於古無據竊謂孟子盡心篇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神治也言君子所過之地則民化所在之地則民治不言在而言存者變文協韻耳其

實一也。趙注曰。存在此國。其化如神。神上加如字。於義未安。集注曰。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則又於所存上加心字矣。荀子議兵篇亦曰。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又王制篇曰。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大神。亦謂大治也。楊倞注。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失之。

俜拼抨使從也

引之謹案。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俾者。從也。猶魯頌言至于海邦。莫不率從也。說見前罔不率俾下。邵曰。拼通作抨。說文云。抨。府盈切。相從也。冢大人曰。考工記輿人。大與小無抨。鄭注曰。抨。偏邪相就也。相就即相從。廣雅曰。從。使

也。小雅雨無正篇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鄭箋曰。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此正用爾雅使從也之訓。正義誤解使字。辯見毛詩。又管子小匡篇。魯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邢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史記龜策傳。大將不彊。卒不使令。漢書外戚傳。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不使皆謂不從也。使與從同義。故俾拼抨訓為使。而俾拼抨使又訓為從也。使又所吏反。從又才用反。襄三十一年左傳曰。無憂客使。又曰。賓從有代。賓從即客使。雜記曰。客使自下由路西。正義曰。客使謂客之從者也。

享孝也

引之謹案。酒誥曰。用孝養厥父母。釋名引孝經說曰。孝。畜也。畜。養也。廣雅曰。享。養也。言與享同。是享孝並與養同義。故享又訓為孝。逸周書謚法篇曰。協時肇享曰孝。是也。享訓為孝。故享祀謂之孝祀。小雅楚茨曰。苾芬孝祀。魯頌閟宮曰。享祀不忒。是也。分言之則曰孝曰享。周頌載見曰。以孝以享。是也。合言之則曰孝享。小雅天保曰。是用孝享。萃彖傳曰。致孝享。是也。

縱縮亂也

郭曰。縱放掣縮。皆亂法也。冢大人曰。郭以縱放為亂。未

確。子謂賈子傳職篇曰。雜彩從美。不以章。從與縱同。大戴記保傅篇作縱美雜采不以章。今本大戴訛作縱上下雜采不以章。辯見大戴。縱。雜。皆亂也。易釋文引孟喜雜卦注曰。雜。亂也。美不以章。故曰縱美。采不以章。故曰雜采。是縱為亂也。縮謂引而亂之。即郭所云掣縮也。說文。摍。蹴引也。又曰。縮。亂也。一曰蹴也。案蹴謂絲縮不申也。故縮字從糸。摍蹴聲相近。故儀禮古文縮作蹙。縮與摍同。周語秦策注竝曰。縮。引也。易林遯之泰曰。縮緒亂絲。手與為災。是引而亂之曰縮也。

存察也

郭曰。存即在。引之謹案。周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鄭注

曰存省也荀子脩身篇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楊倞注使存於身失之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存往者在來者在省存皆察也孟子離婁篇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亦謂察人之術莫善於觀眸子也邵引禮運云處其所存大傳云五曰存愛鄭注俱云存察也

烈餘也

邢引大雅雲漢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家大人曰齊語曰戎車待游車之裂與裂同戎士待陳妾之餘韋注曰裂幾也幾亦餘也說文裂繒餘也故左氏春秋紀裂繻字子帛裂與烈皆餘也引之謹案大雅皇矣篇脩之平之其灌其栵栵讀爲烈烈謂伐木之餘也說見毛詩

述二十六　四三

元良首也

邵曰書疏引釋詁云元首首也與郭本異家大人曰宋十行本及閩本尚書疏皆作釋詁云元良首也自明監本始作元首首也此涉上文元首而誤耳乃俗本尚書疏之譌字非孔沖遠所見爾雅本作元首也爾雅所釋之字與釋之之字皆不同字豈有以首釋首者乎或沿邵氏之誤以爲爾雅當作元首首也則惑之甚者也

薦摯臻也

郭曰薦進也摯至也故皆爲臻臻至也家大人曰進與至不同義郭彊合爲一非也藝文類聚禮部上引書大傳曰薦至也廣雅同說文瀳水至也義亦與薦同言人事至於神也是薦與臻同義

揚續也

郭注曰揚未詳邵曰曾子立事篇身言之後人揚之引之謹案後人揚之謂稱道其言非謂繼續也今案雒誥曰以予小子揚文武烈立政曰以揚武王之大烈逸周書祭公篇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皆謂續前人之業也猶言嗣守文武大訓耳解者於雒誥則以爲褒揚某氏傳於立政則以爲播揚正義胥失之矣

述二十六　四四

卽尼也

孫曰卽猶今也尼者近也見高宗肜日正義郭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引之謹案高宗肜日曰典祀無豐于尼傳曰尼近也今本尼作昵乃衛包所改古文尚書撰異已辯之宣元年公羊傳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何注卽近也是卽尼皆爲近

妥安坐也

小雅楚茨篇曰以妥以侑士相見禮曰妥而後傳言士虞禮曰主人及祝拜妥尸郊特牲曰詔妥尸毛傳鄭注竝曰妥安坐也以安坐二字連讀引之謹案上文曰妥安止也是訓妥安爲止此曰妥安坐也亦是訓妥安爲

坐非訓安爲安坐也坐與止同義說文曰坐止也上文曰妥止也（郭曰妥者坐也）此曰妥坐也皆異名而同實士相見禮之妥而後傳言本謂坐而後傳言不必加安字以釋之也孟子公孫丑篇曰坐我明語子逸周書度邑篇曰安予告汝是安與坐同義故曰安坐也不當以安坐二字連讀說文侳安也侳與坐聲近而義同妥安二字同義故妥又訓爲安漢書武五子傳北州以妥薛瓚曰妥安也妥與綏古字通（士相見禮注曰古文妥爲綏孟康注武五子傳曰妥古綏字）綏亦安也小雅之以妥以侑士虞禮之拜妥尸郊特牲之詔妥尸妥字皆當訓爲安若訓爲安坐而曰拜安坐尸詔安坐尸則皆爲不詞矣

猷假已也

郭曰猷假未詳引之謹案小雅鼓鍾篇其德不猶言其德不已也（說見前其德不猶下）猶與猷同下文曰酋卒終也此曰卒猷已也猷與酋聲近而義同邵引春秋僖三十一年猶三望公羊傳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云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段氏說文注曰猷已也謂已然之詞即猶三望之類皆失之錢曰假與瑕通詩烈假不瑕鄭讀烈假爲厲瘕訓瑕爲已謂爲厲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也正義謂瑕已釋詁文案錢說是也假又與遐通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遐亦終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某氏傳大已遠終殷命天之）終與已同義

就終也

引之謹案酋就聲相近故皆訓爲終（史記魯世家考公酋索隱酋世本作就）越語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韋注就終也就與即一聲之轉故終世謂之就世亦謂之即世成十三年左傳曰無祿獻公即世是也邵引史記楚世家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於義未確

經義述聞弟二十六

經義述聞弟二十七　　高郵王引之

爾雅中九十四條

齊中也　誃離也　適遹也　疾齊壯也　梳頹充也
萁曬亟也　翦齊也　饙餾稔也　矜苦也　潛深
測也　誥誓謹也　畯農夫也　葢割裂也　支載也
漠察清也　晉滅也　髦選也　凌慄也　慄慼也
猶若也　稱好也　坎坴也　豵肆也　肆力也
獵虐也　師人也　䂙韋也　謀心也　振古也　絢
紋也　烝塵也　豵貫也　昣昣也　曷盍也　展適
也　服整也　翌明也　振訊也　閔恨也　越揚也

懊忨也　稟廩也　訊言也　覭姡也　辟歷也
繩繩戒也　懊懊勉也　夢夢訰訰亂也　速速感感
惟逑鞫也　不遹不蹟也不徹不道也　每有雖也
暨不及也　洵慄也　遾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　連
謂之簃　所以止扉謂之閎　三達謂之劇旁　五達
謂之康　甌甎謂之甈　約謂之救律謂之分　輿革
前謂之𩊚　環謂之捐　鑣謂之钀載轡謂之轙　款
足者謂之鬲　百羽謂之縛　旄謂之罽　不律謂之
筆　以蜃者謂之珧　革中絕謂之辨革中辨謂之韏
枉戌曰箸雍　風與火為庉　咮謂之柳　彗星為
欃槍　錯革鳥曰旟　其名謂之繅　邑外謂之郊郊
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方
丘胡丘　當途梧丘　水出其左營丘　丘背有丘為
負丘　望厓洒而高岸　夷上洒下不漘　厓內為隩
外為隈　畢堂牆　涘為厓窮瀆汜谷者㵋　山小而
高岑　重甗隒　左右有岸厒　山上有水埒　沇泉
穴出穴出仄出也　瀵大出尾下　以衣涉水為厲
繇膝以下為揭　綝縭也

釋言

齊中也

郭引釋地曰距齊州以南引之謹案呂刑曰。天齊于民
馬注齊。中也管子正世篇曰。治莫貴於得齊謂得中也
列子周穆王篇曰。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皆謂中為齊
家大人曰。人臍居腹之中。央故謂之臍臍者。齊也。士喪
禮下篇齊三采鄭注曰齊居柳之中。央疏曰。以其言齊
若人之齊亦居身之中央也莊子達生篇與齊俱入釋
文。司馬云齊回水如磨齊也。是齊為物之。中央也漢書
郊祀志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
封禪書索隱引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淵言
如天之腹齊也天中。之為天齊。亦猶中州之為齊州矣

誃離也

郭曰誃見詩邪曰小雅巷伯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鄭箋云因箕星之哆而又侈大之是也引之謹案哆侈皆張大之貌非離析之義郭言誃見詩不知何指邵曰穀梁僖四年傳云於是哆然外齊侯也哆然離散之貌誃哆音義同於義爲長說文誃離別也周景王作洛陽誃臺徐鍇曰誃臺猶別館也別館與離宮同義故曰誃離別也家大人曰荀子王霸篇曰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侈亦與誃同

遹述也

毛鄭詩考正曰案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爲辭助詩中聿曰遹三字互用爾雅遹自也述也禮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遹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晛曰消釋文云韓詩作聿劉向同毛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爲遂於聿脩厥德釋之爲述箋於聿來胥宇釋之爲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遹駿有聲遹求厥甯遹觀厥成遹追來孝並釋之爲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爲遂爲述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欥字注云詮詞也从欠从曰曰

亦聲引詩欥求厥甯然則欥蓋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遹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繹之也引之謹案戴以詩之聿曰遹三字爲詮詞善矣然遹訓爲述又訓爲循（見釋詁）自是古義如此非爾雅之緣詞生訓也康誥曰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馬注遹述也釋訓曰不遹不蹟也（小雅河水篇念彼不蹟毛傳不蹟不循道也）不遹卽邶風日月篇之報我不述（毛傳述循也）故孫炎注釋詁云遹古述字凡若此者固皆不得以詮詞釋之

疾齊壯也

郭曰壯壯事謂速也齊亦疾邢曰急疾齊整皆於事敏速彊壯也邵曰壯本或作莊大雅云思齊大任毛傳齊莊也疏以爲釋言文家大人曰敏速與彊壯不同義邢合爲一非也疾齊壯也者壯與齊皆疾也故郭曰壯壯事謂速也齊亦疾莊子徐無鬼篇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李頤注曰壯猶疾也齊策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文選求自試表注後漢書馮衍傳注引此並作壯犬是壯爲疾也釋詁曰齊疾也荀子脩身篇曰齊給便利史記五帝紀曰幼而徇齊集解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索隱引尚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云齊疾也春秋衞世叔齊字疾是齊爲疾也齊又爲齊莊之莊（齊壯）

與整齊義本相通故祭統曰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莊與壯古字通鄘風君子偕老箋顏色之莊。釋文曰莊本又作壯。晉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舊音曰壯音莊。檀弓衛有大史曰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曰莊一本作壯。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壯敖侯許倩徐廣曰一作莊。故一本作莊。大雅思齊正義所引是也。

桄熲充也

引之謹案熲古讀若入戶奉扃之扃。小雅無將大車篇不出于熲與冥為韻集韻扃熲竝涓熒切是其證也熲扃同聲故字亦相通淮南俶真篇曰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閒而不窕昭二十一年左傳注窕細不滿也。主術篇曰橫扃四方而不窕今本窕作窮乃後人所改辯見讀書雜志橫扃者充塞之謂荀子賦篇曰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義與淮南同也此文訓熲為充非訓為光邢引說文熲火光也邵引釋詁熲光也皆失之。

婁古屢字暱亟墟記反也

郭曰親暱者亦數。色角反亟亦數也引之謹案亟與數同義親暱與數異義而云親暱者亦數則鑿矣今案亟為亟數之亟暱為相親愛之亟方言亟愛也東齊海岱之閒曰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相敬愛謂之亟字或作㥛廣雅㥛愛也亟訓為愛相愛即相親暱故云暱亟也

翦齊也

家大人曰士喪禮記曰馬不齊髦鄭注齊翦也。

饙餾稔也

郭曰今呼餐飯為饙饙熟為餾。力又反引之謹案漢書律厤志曰留孰於酉。孰古熟字酉餾古同聲故義皆為熟。

矜苦也

引之謹案莊子在宥篇曰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矜者苦也矜其血氣猶孟子言苦其心志耳爾雅直訓矜為苦而郭云可矜憐者亦辛苦其失也迂矣。

潛深測也

家大人曰莊子田子方篇曰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是潛為測也商子禁使篇曰深淵者知千仞之深縣繩之數也深淵測測淵也列子黃帝篇曰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不深不測也張湛注深當作淫非是。是深亦為測也。

誥誓謹也

家大人曰謹者戒敕之謂韓子十過篇知伯曰吾與二主約謹矣外儲說左篇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女皆謂相戒敕也鹽鐵論世務篇引詩云誥爾民人謹爾侯度明涂禎本如是與詩攷所引合張之象本誥譌作告說苑脩文

篇引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誥告竝與謹同義故下文曰用戒不虞也漢書刑法志以刑邦國誥四方顏師古注曰誥字或作誥誥謹也文王世子曰曲藝皆誓之鄭注誓謹也說文曰誓約束也周官大宰曰掌百官之誓戒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二曰誥或言謹或言戒或言約束其義一也引之謹案楚語曰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自誥亦謂自戒敕也

畯農夫也

引之謹案畯長也田畯農之長率人曰夫若大夫之夫矣凡經傳言準夫言牧夫言嗇夫言取夫言膳夫言宰

述二十七　七

夫皆率人之義故郊特牲曰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周頌噫嘻篇率時農夫鄭箋以農夫為主田之吏義本爾雅也下文曰髦俊也髦俊也此文曰髦士官也畯農夫也皆出眾之稱故皆以俊髦連言之

盇割裂也

郭曰盇未詳錢曰鄭注緇衣云割之言盇也正義謂割盇聲相近古者聲隨義轉聲相近者義亦相借尚書割申勸甯王之德割有盇義爾雅盇割同訓盇有割義皆取同聲之轉也引之謹案錢說是也釋文曰盇舍人本作害害與盇字相通呂刑曰鰥寡無盇謂鰥寡無害也

孟子萬章篇謨盇都君謂謀害舜也害與割字亦相通廣雅害割也堯典湯湯洪水方割某氏傳割害也大誥天降割于我家釋文割馬本作害割之為盇猶害之為盇也害割盇三字聲義竝相近故竝得訓為裂

支載也

郭曰未詳邵曰王照曰淮南齊俗訓云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家大人曰道藏本淮南支作攱攱載通作戴支之言枝閣也淮南說林篇冠則戴攱之今本攱譌作致見讀書雜志文子上德篇攱作枝此云支載也廣雅云攱閣載也其義一而已矣

述二十七　八

漠察清也

樊曰漠然清貌家大人曰莊子知北遊篇曰澹而靜乎漠而清乎是漠為清也昭二十八年左傳德正應和曰莫杜注曰莫然清靜莫與漠通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文選高唐賦曰九竅通鬱精神察今本察下衍滯字辯見讀書雜志文選下是察為清也察訓為清清亦訓為察呂刑曰明清于單辭明清察也故後漢書明帝紀曰明察單辭王粲曰視容清明鄭注察於事也

瞥滅也

邵曰。尔雅召閔云胡不自替引之謹案召閔傳曰。替。廢也。箋曰。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則不得訓替爲滅也今案魯語令德替矣晉語君之家嗣其替乎。韋注並曰替滅也桓二年左傳兄其替乎。亦當訓爲滅。

髦選也

引之謹案士之選謂之髦烝我髦士髦士攸宜是也。選士亦謂之髦譽髦斯士是也譽髦斯士選斯士也譽與古字通與者語詞耳說見毛詩

淩慄也

郭曰淩懅戰慄釋文曰案郭注意當作倰今本倰譌作陵下引埤蒼作倰慄也。又譌作淩。今據明葉林宗影宋本釋文改。埤蒼云。倰慄也樊注作淩冰凜也。錢曰。此當從樊光義慄當爲栗詩二之日栗烈說文作栗𠛱凓𩑶者冰寒也。冢大人曰。此仍當從郭義釋文不言各本有作淩者則舍人李孫本皆作淩可知。且不言樊本作淩而言樊注作淩則正文仍作淩可知。又慄爲戰慄之慄各本皆無異文不當改慄爲凓也。古者謂戰慄爲倰淮南兵略篇曰。諸侯莫不慴倰說苑善說篇曰登高臨危目不眴而足不陵漢書楊雄傳馳閶闔而入淩兢服虔注曰。淩兢恐懼貌也見文選甘泉賦注。又虎豹之淩遽顏師古注曰淩戰栗也遽惶也張衡西京賦百

禽倰遽薛綜注曰倰猶怖也遽促也倰淩淩陵古通用懅遽古通用此皆郭注淩懅戰慄之證埤蒼訓倰爲慄義亦本於爾雅

慄慼也

引之謹案慼讀爲蹙慄與栗通孟子。引書夔夔齊栗趙注曰敬慎戰懼也桓六年。左傳嘉栗旨酒杜注曰。栗謹敬也。哀公問孔子。蹴然辟席。鄭注曰蹴然敬貌蹴與。蹙同是栗與蹙皆敬謹之義也漢書楊惲傳不寒而栗顏師古注曰栗竦縮也小雅節南山篇蹙蹙靡所騁鄭箋曰蹙蹙縮小之貌又儀禮古文縮字。皆作蹙是栗與蹙皆局縮不申之義也。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鄭注曰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訓栗爲蹙正用爾雅之文。廣雅曰迫蹙急也是栗與蹙皆急迫之義也。栗蹙同義故訓栗爲蹙作慼者俗字耳。非謂憂慼也慼與蹙古聲相近慼通作戚小雅小明篇自詒伊戚與蹙夜宿覆爲韻餘見唐韻正故蹙通作慼禮器不然則已蹙釋文蹙本又作慼是其證也郭誤以慼爲憂慼之慼而曰戰慄者憂慼則迂回而失其本指矣。

猶若也

郭曰詩曰寔命不猶引之謹案猶爲若似之若又爲若或之若。內則曰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鄭注曰猶若也襄十年左傳曰

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若有鬼神也

稱好也

釋文稱尺證反引之謹案考工記輈人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鄭注曰肉稱弘殺好也是稱爲好也肉稱猶言肉好樂記曰寬裕肉好是也鄭注肉肥也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曰肉好言音之洪美 荀子禮論篇曰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義亦同也論衡逢遇篇曰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定賢篇曰骨體嫺麗面色稱媚稱皆謂好也 爾雅直訓稱爲好而郭云物稱人意亦爲好則失之迂矣 邵氏引周語君子不自稱也乃稱譽之稱尤非此義

坎銓也

樊曰坎卦水也水性平銓亦平也見宣十二年左傳正義 郭曰易坎卦主法法所以銓量輕重引之謹案爾雅非釋易之書不得旁涉卦象且水性雖平然書傳無訓水爲銓者況爲水之坎乎法雖銓量輕重然書傳無訓法爲銓者況主法之坎乎樊郭二家之注皆曲說也今案坎當爲次字形相似而誤李善魏都賦注引杜預左傳注曰銓次也哀三年傳外內以悛杜注悛次也悛字本又作銓故李善引之也廣韻銓悛並此緣切玉篇云跧亦作銓次也廣韻同銓可訓爲次次亦可訓爲銓故曰次銓也

窕𨽾也𨽾俗作肆

郭曰輕窕者好放𨽾家大人曰輕窕者好放𨽾則輕窕非放𨽾也爾雅何以直訓窕爲𨽾乎引之謂窕𨽾皆謂深之極也說文窕深𨽾極也從穴兆聲是極深爲窕也昭十二年左傳注曰𨽾極也周語晉語注及呂覽淮南各篇注並同 淮南兵略篇山高尋雲霓谿深𨽾無景今本脫霓深二字辯見讀書雜志 高注曰𨽾極也極谿之深不見景是極深爲𨽾也故曰窕𨽾也

𨽾力也

郭曰𨽾極力引之謹案爾雅訓𨽾爲力不當加極字以釋之今案𨽾與肄同邶風谷風篇既詒我肄毛傳曰肄勞也字本作勩小雅雨無正篇莫知我勩釋詁及毛傳並曰勩勞也此訓爲力者力亦勞也淮南主術篇曰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泰族篇曰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是力與勞同義大雅烝民篇威儀是力箋曰力猶勤也勤亦勞也窕𨽾也肄力也肄與𨽾聲相近故連而及之凡釋言篇中如憯曾也增益也蒙隱也僾唈也兆域也肇敏也之屬皆以聲相近而并及之肄𨽾古字通故又借𨽾爲肄矣周官小宗伯肄儀爲位故書肄爲𨽾玉藻𨽾束及帶注𨽾讀爲肄曲禮大夫與士肄內則請肄簡諒文四年左傳臣以爲肄業及之也釋文並作𨽾

獵虐也

家大人曰吳語曰今大夫國子與其眾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韋注獵虐也（今本虐譌作震辯見吳語）襄十八年左傳曰陵虐神主楚辭九歌曰凌余陣兮躐余行（躐與獵通）凌獵猶凌虐也故郭云凌獵暴虐

師人也

引之謹案人者眾也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傳曰其稱人何眾立之之辭也穀梁傳曰衛人者眾辭也萊誓曰人無譁鄭注人謂軍之士眾荀子儒效篇曰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謂塗之眾百姓也又王制王霸議兵三篇並曰下之人百姓亦謂下之眾百姓也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眄者漢書人作眾是人即眾也釋詁曰師眾也此曰師人也其義一而已矣故郭曰謂人眾

硈鞏也

郭曰硈然堅固釋文硞苦角反邢曰硞苦學切當從告說文別有硈苦八切石堅也邵仍依舊本作硈說文硞石聲從石告聲段氏若膺注曰爾雅邢疏剖別甚精釋文苦角反故邢曰苦學切四覺韵字多從屋韵轉入告聲古音在屋韵是以硞轉入覺韵據陸氏反語則知陸本作硞不作硈玉篇廣韵皆曰硞苦角切硈恪八切集韵類篇克角一切內亦有硞無硈皆可證而釋文注疏唐石經皆譌作硈則與陸氏苦角之音不合矣且硞與鞏音相近以尤韵與東韵近而硈與鞏不相關也硞斷無苦角之音硈斷無苦八之音此一定之音理江賦曰幽㵎積岨礐硞嶨確礐硞疊韵也古音在屋部嶨確亦疊韵也古音在藥部學者不知古音不可與讀古者此也五經文字曰硈口八反又苦角反見爾雅知張時爾雅已誤而張於硈下列口八苦角二反是不知古音也或曰何不正音之苦角為苦八而謂正文字誤乎曰音義積古相傳陸氏多從舊當時字固未誤也引之謹案告吉二字經傳中往往譌溷（告字從牛隸書牛字或作十故告字或作吉與吉相似傳寫往往互譌緇衣引尹吉曰云云鄭注吉當為告姤象傳后以施命誥四方釋文誥鄭作詰漢書刑法志誥四方師古曰誥字或作詰）廣韵硞苦角切固也集韻鞏也並與爾雅合今依段說訂正

謀心也

引之謹案心者思也洪範五事五曰思漢書五行志作五曰思心（今本無心字乃後人依古文尚書刪之辯見讀書雜志）又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說文曰思容也廣雅曰心容也心亦思也楚辭九章曰紛思心以為纕兮編愁苦以為膺（思心同義愁苦同義）又曰傷思心之不可懲兮呂氏春秋精諭篇曰勝書

能以不言說而周公且能以不言聽紂雖多心弗能知矣言紂雖多思慮不能知周之伐已也高注紂多惡周之心失之徐廣史記五帝紀音義引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佝通矣心慮即思慮是心與思同義釋詁曰惟慮謀也又曰惟慮思也又曰靖謀也方言曰靖思也是思與謀亦同義爾雅訓謀爲心心即思也郭誤以爲身心之心而釋之曰謀慮以心則迂回而失其本指矣。

振古也

郭曰詩曰振古如茲猶云久若此周頌載芟傳曰振自也箋曰振亦古也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引之謹案古古如此殊爲不詞蓋爾雅本作振自也自字古文作自形與古相似因譌爲古爾雅之振自也正釋詩之振古如茲毛傳之振自也即本於爾雅韋昭注晉語如淳注漢書高紀並云振起也凡事之所起即事之所自故振又訓爲自振古如茲猶甫田之言自古有年也鄭所見爾雅本自字始譌作古故據之以易傳郭從鄭義故曰振古如茲猶云久若此不知爾雅古字乃自字之譌古古如茲固不若自古如茲之文從字順也今訂從毛傳。

絢絞也

郭曰糾絞繩索引之謹案絢絞即是繩索非謂糾絞繩索也辯見前宵爾索綯下。

烝塵也

郭曰人衆所以生塵埃家大人曰郭訓烝爲衆衆與塵埃不同義故曲爲之說曰人衆所以生塵埃其失也鑿矣豳風東山篇烝在桑野毛傳曰烝寘也鄭箋曰蠋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塡塵同也小雅常棣篇烝也無戎毛傳曰烝塡也箋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也猶無相助己者古聲塡寘塵同是塵訓爲久非謂塵埃也故孫注曰烝物久之塵其意蓋曰此塵字非塵埃之塵乃物久之塵也釋詁曰塵久也孫彼注曰塵居之久義與此注同而郭彼注亦誤以爲塵埃矣又案盤庚失于政陳于茲正義曰釋詁云塵久也孫炎曰塵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爲久之義自久則生塵以下皆孔氏申明上文之詞非孫注原文也孔爲郭注所惑故有久則生塵之說非孫義也邵氏誤以久則生塵矣五字爲孫注又未解此注物久之塵四字之義而以爲物久則生塵遂謂景純之誤本於叔然何讀古之不審也。

兆閒也

郭曰窈窕閒隙誤(此注) 邢曰詩周南關雎云窈窕淑女毛傳云窈窕幽閒邵曰郭氏注方言云窕言閑都也(此注不誤) 家大人曰郭說迂曲邢邵說是也窕爲幽閒之閒又爲閒暇之閒司馬法嚴位篇云凡戰之道力欲窕氣欲閑又云擊其倦勞避其閑窕。

眕殄也

郭曰謂殄絕邢曰周頌載芟云徂隰徂畛毛傳曰畛埸也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故以畛爲埸易則地絕故得爲殄邵曰上文云畛致也釋詁云殄盡也畛又訓殄以聲轉爲義皆假借字也家大人曰畛無殄絕之義邢曲爲之說非也邵以爲假借字近之然未言何字之假借予謂畛珍聲相近蓋卽珍之借字殄腆聲相近卽腆之借字也釋詁曰珍美也儒行席上之珍以待聘鄭注曰珍善也士昏禮記辭無不腆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聘禮不腆先君之祧注並曰腆善也廣雅曰腆美也是珍腆同訓爲善又同訓爲美而珍與腆古聲亦相近說苑脩文篇曰使某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不珍卽不腆故曰珍腆也邶風新臺篇籧篨不殄箋曰殄當作腆腆善也燕禮注曰古文腆皆作殄是腆殄古字通大雅雲漢篇不殄禋祀錢氏荅問亦以殄爲腆。

曷盍也

郭曰盍何不家大人曰盍之爲何不常訓也而又訓爲何故廣雅曰盍何也楚辭九歌盍將把兮瓊芳王注曰盍何也言靈巫何持乎乃復把玉枝以爲香也(今本作盍何不也不字乃後人所加注言靈巫何持則訓盍爲何明矣而今本文選所載王注又改何持爲何不持以從五臣之謬解蓋後人但知盍爲何不而不知其又訓爲何故紛紛妄改耳) 管子霸形篇仲父盍不當言謂何不讜言也(當言卽讜言說見廣雅疏證) 戒篇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乎知章注曰君將有行何不出從乎盍何也(今本作盍何不也不字亦後人所加侈靡篇作公將有行胡不送公胡不卽盍不) 莊子盜跖篇盍不爲行釋文曰盍何也猶何不爲德行(今本作盍何不也不字亦後人所加) 又莊子養生主篇曰善哉技蓋至此乎言技之善何至於此也秦策曰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言何可忽也(褚少孫續史記三代世表曰豈可以忽乎哉) 管子小稱篇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莊子徐無鬼篇曰闔不亦問是已闔不何不也蓋闔並與盍同曷之爲何常訓也而又訓爲何不湯誓曰時日曷喪唐風有杕之杜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曷皆謂何不也(說者皆訓曷爲何失之) 曷爲何而又爲何不盍爲何不而又爲何聲近而義通也故爾雅曰曷盍也學者失其義久矣(曷盍聲近而義通故月令之鶡旦釋文作曷旦坊記作盍旦)

展適也

引之謹案周官肆師展犧牲鄭注曰展省閱也檀弓展墓而入鄭注曰展省視之（邵謂展墓猶曲禮言適墓又引左氏莊二十七年傳天子非展義不巡守皆失之。）是省視謂之展也又案文王世子曰適饌省醴適展也適饌猶言視具內則曰佐長者視具是也適與省同義故鄭注曰親視其所有（正義曰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案陳饌之處謂之饌爲不詞矣。）是省視謂之展亦謂之適也爾雅直訓展爲適而郭云得自申展皆適意則失之迂矣。

服整也

邢曰謂整治也引周南葛覃云服之無斁邵引魏風葛屨云好人服之鄭箋並曰服整也引之謹案邢邵說是也郭曰服御之令齊整則服御非齊整也爾雅何以訓服爲整乎又案服者艮之借字也說文曰艮治也經傳通作服治亦謂整治也故葛覃葛屨箋並云整治。

翌明也

郭曰書曰翌日乃瘳引之謹案翌爲明日之明又爲昭明之明皋陶謨夙夜浚明有家史記夏本紀作蚤夜翊明有家作翊者蓋今文尚書也翊與翌同翊亦明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續漢書郡國志左馮翊注引決錄注曰翊明也。

振訊也

家大人曰廣雅振訊動也豳風七月曰六月莎雞振羽毛傳莎雞羽成而振訊之莊八年公羊傳注振訊士衆（邢引曲禮振書端書邵引左氏昭十八年傳振除火災皆未確。）

閱恨也

郭曰相怨恨陸曰恨孫炎作很云相很戾也錢曰恨乃很之譌見詩毛氏傳而郭乃以相怨恨爲說誤矣邵說與錢略同又曰左傳疏（僖二十四年。）引李巡云閱相怨恨也是李本作恨郭注從李家大人曰錢邵說是也閱訓爲很故其字從門非謂相怨恨也然很與恨古字亦通晏子春秋雜篇曰君歡然與子邑子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恨與很同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韋注很違也。）新序節士篇曰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漢書匈奴傳曰右賢王與漢吏相恨外戚傳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恨並與很同孫本作很正字也李郭本作恨借字也但不當訓爲怨恨耳。

越揚也

郭曰謂發揚邵曰周語云汨越九原（案汨越皆治也說見周語）晉語云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韋注俱云越揚也家大人曰周語以揚沈伏而黜散越淮南俶眞篇暴行越智於天下高韋注並曰越揚也夬彖辭揚于王庭鄭

注曰揚越也揚越一聲之轉故發揚之轉爲發越司馬相如上林賦衆香發越飛揚之轉爲飛越劉琨勸進表精爽飛越播揚之轉爲播越昭三十年左傳將焉用是播越二十六年傳茲不穀震盪播越激揚之轉爲激越王風揚之水傳揚激揚也班固西都賦聲激越清揚之轉爲清越聘義叩之其聲清越以長注越猶揚也荀子法行篇作叩之其聲清揚而遠聞故大斧謂之鉞亦謂之揚大雅公劉篇干戈戚揚傳揚鉞也

懊忨也

郭曰謂愛忨引之謹案鄭語曰申呂方彊其隩愛大子亦必可知也隩與懊同愛懊一聲之轉愛之轉爲懊猶僾與曖之轉爲奥釋名曰懿僾也言奥僾也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奥王弼注奥猶暖也可得庇蔭之辭皆其例也愛懊忨竝一聲之轉或言隩愛或言愛玩其義一也玩與忨同

廩廯也

釋文廯息淺反廣雅曰廯倉也孫炎云廯藏穀鮮絜也舍人云廩少鮮也郭云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引之謹案說文無廯字自漢以前亦無謂倉廩爲廯者舍人本作鮮訓廩爲少鮮是也文十三年公羊傳羣公廩何注曰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曰廩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以上公羊疏也少與鮮同義故爾雅訓廩爲鮮也郭注易坤卦引公羊傳作羣公濂見小雅采薇正義濂音廉今本濂譌作慊依毛詩注疏校勘記改濂之言廉也廉亦約少之名大元有少以象謙卦其詞曰物濂然能自鐵濂然者約少之貌義與廩同也然則廩者鮮少之名故訓廩爲鮮作廯者因廩字而誤加广耳廣雅訓廯爲倉即因此而誤若爾雅以廯爲倉則當在釋宮不當在釋言矣藏穀鮮絜之注又從爲之辭景純言未詳蓋不信叔然之說也

訊言也

家大人曰言非言語之言乃言問之言言即問也故郭曰相問訊廣雅曰言問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鄭注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曰君言不宿於家鄭注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曰召公言於周公鄭注爲史佚問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願有言願有問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言於其衆問於其衆也史記倉公傳曰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言王問王也周官小司寇曰用情訊之鄭注訊言也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言之問之也言與問同義故或謂之言問漢書賈誼傳曰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

言亦問也。連稱言問者，古人自有複語耳。顏師古注欲發言則問其臣，分言問爲二義，失之。周官冢人言鸞車象人，注：鄭司農云：言言問其不如法度者。犬祝言何人，注：鄭司農云：何人主設復梯。犬祝主言問其具梯物。小雅出車篇執訊獲醜，鄭箋曰：訊，言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箋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皆以言問二字連文。言與問、訊同義，故曰訊，言也。而邢疏云訊問以言，邵云相問以言，又引曾子事父母篇弗訊不言，則皆誤以言爲言語之言矣。

醜，姡戶刮戶括二反也

舍人曰：醜，擅也。釋文曰：謂自專擅之貌。家大人曰：諸書無訓醜爲擅者，擅字疑有誤。一曰面貌也。孫李竝曰：醜，人面姡然也。郭義與孫李同。家大人曰：今人以醜爲面慙貌，非也。說文：醜，人面兒也。今本人面兒譌作面兒。案舍人曰醜面貌也，孫李亦曰醜人面姡然也，越語注曰醜面目之貌，是醜爲人面貌也。小雅何人斯正義引說文醜面見人，亦是人面兒之譌。說文繫傳及段氏注皆誤解醜字，今訂正。姡，面醜也。爾雅訓醜爲姡，說文訓姡爲面醜，其義一也。今本面醜譌作面醜。何人斯釋文引說文姡面醜也，亦後人據誤本說文改之。今據何人斯正義及邢疏所引訂正。又案說文嫙，好也；齌，材也；姡，面醜也；媠，直好兒。姡字在嫙齌媠之間，則其義亦與好相近，故何人斯箋曰姡然有面目，則姡非面醜明矣。卽孫李所云人面姡然也。然則醜與姡皆人面之貌，而非面慙貌明矣。小雅何人斯篇：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毛傳曰：醜，姡也。鄭箋曰：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是醜爲人面目之貌，故對鬼蜮言之。若以醜爲面慙，則與詩意相遠矣。又越語：余雖醜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韋注曰：醜，面目之貌。是醜爲人面目之貌，故對禽獸言之。若以醜爲面慙，則又與醜然人面之文不合矣。又後漢書梁成靖王黨傳：安帝詔曰：黨雖醜然人面，而其面而放逸其心。意亦與越語同，言黨雖醜然人面，而放逸其心，實與禽獸無異。下文夙淫于家，娉取人妻，是其事也。李賢不達，乃云醜姡也，言面姡然無媿，則誤解

醜字，幷誤解姡字矣。又案方言：㥏，慙也。荆揚青徐之閒曰㥏。此與有醜面目之醜異義。而左思魏都賦曰：有醜瞢容。神藻形茹。任昉彈曹景宗奏曰：惟此人斯，有醜面目。玉篇亦曰：醜，慙兒。則皆誤以醜爲㥏矣。總之，醜爲人面目之貌，或以爲慙，或以爲無媿，皆非也。自後人誤解醜字，而詩之有醜面目，國語之醜然人面，爾雅之醜姡也，義皆不可通矣。又案方言曰：猾，楚鄭或曰姡。又曰：姡，猾也。江湘之閒凡小兒多詐而猾，或謂之姡。郭彼注皆曰：言黠姡也。方言姡字，自是黠姡之義，非爾雅醜姡也之姡。而釋文引之以釋爾雅，誤矣。臧氏用中爾雅漢注

又以引方言者為孫炎注則誤之又誤也。

辟歷也

郭曰未詳引之謹案辟與䢃同歷與厤同說文䢃必益切。治也從辟井。爾雅辟法也說文刑字注引易曰井者法也法所以治也故䢃從辟井而訓為治。周書曰我之不辟今書金縢作我之弗辟文六年左傳曰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杜注辟猶理也理亦治也說文又曰厤音歷治也從厂秝聲音歷是䢃厤皆治也作辟歷者俗字耳辟歷亦疊韻字。

釋訓

繩繩戒也

邢引大雅抑篇云子孫繩繩邵引周南螽斯云宜爾子孫繩繩兮毛傳繩繩戒慎也家大人曰朱子不信爾雅謂是取傳注以作故亦不信繩繩之為戒慎而意為之解曰繩繩不絕貌余謂首章之振振言其仁厚二章之繩繩言其戒慎三章之蟄蟄言其和集皆見毛傳皆稱其子孫之賢非徒稱其眾多而已也抑之詩曰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此承上文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而言言教令之出不苟則子孫戒慎守之萬民皆奉行之也故鄭箋亦曰繩繩戒也下武篇繩其祖武毛傳曰繩戒也箋曰戒慎其祖考所踐履之迹是詩中單言繩者其義亦為戒慎朱傳繩繼也古亦無此訓故後漢東平憲王蒼引詩作慎其祖武見續漢書祭祀志注此所引蓋三家詩慎與繩聲相近也他若管子宙合篇曰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淮南繆稱篇曰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然則繩繩之為戒慎自周及漢古義相承非鑿空之訓也。

慔慔勉也

邵曰說文云慔勉也重言之義同引之謹案慔音慕又音莫釋文慔慔音慕集韻又末各切亦云勉也字亦作莫方言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淮南繆稱篇猶未之莫與高注曰莫勉之也重言之則曰莫莫小雅楚茨篇說祭祀之事曰君婦莫莫莫莫與慔慔同猶言勉勉也祭義曰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鄭注曰勿勿猶勉勉也禮器注同勉勉勿勿莫莫一聲之轉言君婦當祭之時奉承而進之既忠且敬莫莫然其欲其饗之也毛傳曰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訓莫莫為清靜則與忠敬異義故又加而敬至三字以足之正義亦曰后能清靜恭敬又至焦竑未免迂回矣。

夢夢訰訰亂也

注曰皆闇亂釋文引顧舍人云夢夢訰訰煩懣亂也邢

曰孫炎曰夢夢昬昬之亂也大雅抑篇云視爾夢夢邵
曰小雅正月云視天夢夢楚詞九章云中悶瞀之忳忳
賈誼書先醒篇云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
也忳訛音義同家大人曰莊子胠篋篇曰故天下每每
大亂李頤曰每每猶昬昬也案每每即夢夢之爲每
猶甍之爲甁矣方言甑謂之甌郭注今字作甍引之謹案釋文訛或作
諄襄三十一年左傳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
十者弗能久矣諄諄眊亂也言眊亂如八九十人也說見
左傳。

速速蹙蹙惟逑鞫也

引之謹案逑與𠭟同說文𠭟迫也廣雅同玉篇去牛渠牛二切故郭
曰賢士永哀念窮迫今本永譌作求邢疏曰惟念也逑急迫也鞫窮也言鄙陋小人專據
僭國士侵削我賢士永哀念其窮迫也今本疏內永字亦譌作求今據宋單疏本雪牕本元本及明吳元恭本改正。此是以念釋惟以窮釋鞫以迫釋逑也故釋文曰
逑郭云迫也邵曰逑與求同言思念所求皆窮困也此
失逑字之義蓋因釋文逑本亦作求而誤。

不遹不蹟也不徹不道也

郭注不遹不蹟也曰言不循軌跡也陳氏碩甫曰不遹
者即邶風日月篇之報我不述也古毛詩當作報我不
遹孫炎云遹古述字毛傳曰述循也即釋詁之遹循也
不蹟者即小雅沔水篇之念彼不蹟也傳曰不蹟不循
道也不徹者即十月之交天命不徹也傳曰徹道也不遹
不蹟不徹並見於詩故爾雅統釋之曰不道也毛公傳
義恐本爾雅今本爾雅不遹不蹟下衍一也字遂失其
指引之謹案陳說是也詩報我不述釋文本又作術文
選廣絕交論注引韓詩亦作術鄭注樂記曰術當爲述高
注呂氏春秋誣徒篇並云術道也報我不術者報我不
以道也術與遹通遹訓爲道故爾雅云不遹不道也楚
辭天問昏微遵迹王注曰迹道也迹與蹟同蹟訓爲道
故爾雅曰不蹟不道也郭所見本不蹟下已衍也字故
但云不循軌跡而不以不道釋之也。

每有雖也

郭注曰詩曰每有良朋小雅常棣辭之雖也陳氏碩甫曰爾
雅訓每爲雖非訓有爲雖也每下不得有有字蓋因注
而衍小雅皇皇者華篇每懷靡及毛傳云每雖即本爾
雅引之謹案陳說是也爾雅訓每爲雖者合每懷靡及
每有良朋而並釋之非專釋常棣詩詞也故皇皇者華
傳曰每雖而常棣傳即蒙上而省郭因皇皇者華箋不
訓每爲雖至常棣始訓每爲雖故獨引每有良朋以釋
每雖也之義非謂爾雅作每有也自唐石經誤增有字。

而常棣箋毋雖。也俗本亦依誤本爾雅作毋有雖。也唯相臺岳氏本無有字校勘記云。無有字者爲是箋正用皇皇者華傳也案皇皇者華正義曰下篇毋有良朋之下有毋雖之訓謂常棣箋有毋雖之訓。也則箋作毋雖也而無有字明甚箋訓出於爾雅。則爾雅亦無有字可知。玉篇廣韻竝云毋雖。也義本爾雅及毛傳鄭箋而不云毋有雖也是其證

暨不及也

引之謹。案傳注皆訓暨爲及未有訓爲不及者。不字葢涉下文蠢不遜也而衍釋詁曰逮。及暨與也釋言曰逮及也此曰暨及也皆是轉相訓傳注訓暨爲及卽本於爾雅加。一不字。則義不可通矣郭曰公羊傳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不得已是不得及此。又曲說之不可通者。

恂慄也

悉兮僩兮。恂慄也郭曰。恒戰悚邢曰謂嚴恂戰慄也邵曰禮記鄭。注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家大人曰邢兼用禮記注以釋爾雅。故云嚴恂戰慄不。知嚴恂二字。義不相屬邵則畫用禮記注爲解皆非郭義也郭云恒戰悚者謂悚懼戰慄也莊子齊物論篇民木處則惴慄恂懼釋文恂恐貌崔云戰也。是其證且恂與慄連文則恂非嚴峻可知。

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

孫郭皆曰籧篨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因以名云家大人。曰邶風新臺篇曰籧篨不鮮又曰得此戚施毛傳曰籧篨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鄭箋曰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也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孫郭之說皆出於此。今案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此一。義也晉語曰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此又一義也。爾雅此條兼釋籧篨戚施夸毗之義則口柔面柔。自指詩之籧篨戚施而言非。國語所云也而毛傳乃云不。能俯不能仰。則豈有衛宣一人而兼此二疾者乎。國語之籧篨戚施自是人疾之名。與口柔面柔之義兩不相涉。鄭箋謂口柔者不能俯面柔者不能仰。俱是強爲傳會口柔者不必仰首面柔者亦不必俯首且面柔之人。正欲人之見其顏色不宜於俯首也然則國語爾雅各爲一義不可強同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矣說者或據方言以籧篨爲粗竹席或據韓詩說文以戚施爲詹諸皆非口柔面柔之義故槩無

一第175冊 纂修四庫全書 第16 版正本

取房舍人曰籧篨巧言也戚施令色也李曰籧篨巧言好辭以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皆據本文爲解而不牽引他義較孫郭爲長

釋宮

連謂之簃

郭曰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簃廚連觀也家大人曰簃之言移也移以大傳正義曰在旁而及曰移逸周書作玻反雜篇說移旅楹孔晁曰承屋曰移移與簃古字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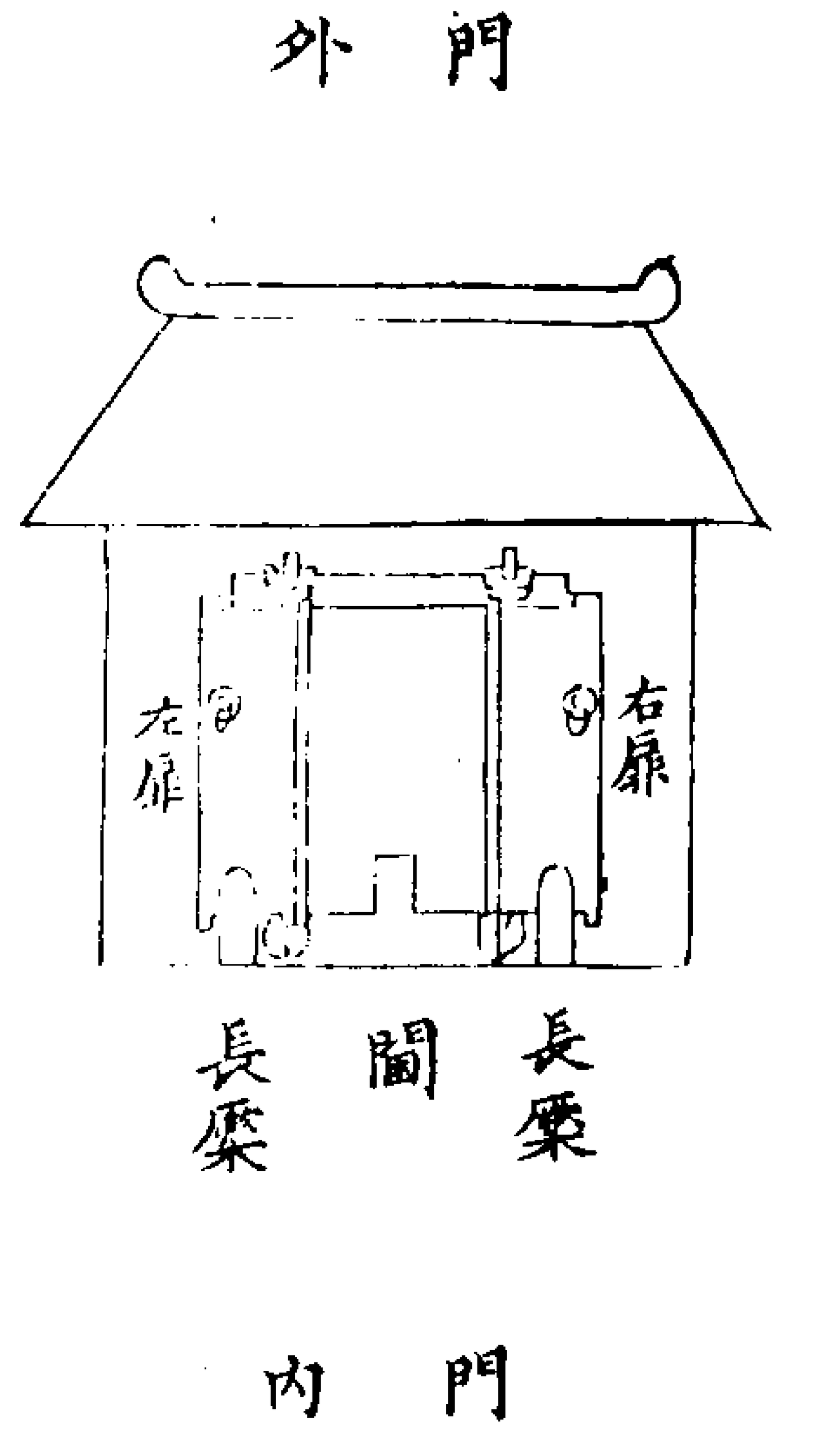
所以止扉謂之閎

郭注曰門辟旁長橜也左傳曰高其閈閎閎長杙卽門

橜也引之謹案辟與闢同經傳多以辟爲闢開也謂門之旣開其旁有長橜以止之使不搖動令時城門旣開插木橜於旁以止之是其遺法也或於門旁置斷木以止扉令人宮室多有之謂之門墊亦有代以石者閣之言格格止也見張晏漢書梁孝王傳注橜以止扉因謂之閣矣一名閏玉篇廣韻並云閏他但切閣也門旁橜所以止扉也郭不直云門旁長橜而云門闢旁長橜則閣以止旣開之扉非以固旣閤之扉明甚而顏師古匡謬正俗乃謂止扉以牢固扞禦寇賊則是以爲關楗之屬矣關楗以固旣閤之扉閣以止旣開之扉不可比而同之也良由讀郭注未

審以致斯誤耳段氏說文注謂閣閉門乃用之誤與顏同徐鍇說文繫傳又云閣今云門頰肩所附箸也亦與止扉之義不合至左傳高其閈閎當依杜預作閈閎郭所據本作閣乃當時傳寫之誤止扉之閣自作閣閈閎之閎自作閎也并見左傳高其閈閎下胡竹邨主政聞余說而韙之曰閣句是止旣開之扉若止旣閤之扉則當杜門中不當杜門旁上云橛謂之闑闑門中所豎短木也郭注旁長橛三字葢對闑之爲中央短橛言之

門闑旁長橜圖



三達謂之劇旁

郭曰今南陽冠軍樂鄉數道交錯俗呼之五劇鄉家大人曰史記酈生傳曰陳留者天下之㩆衝也㩆與劇同劇與㩆聲相近劇之爲㩆猶㩆之爲㨿也史記呂后紀見物如蒼犬㩆高后掖徐廣曰㩆音戟漢書五行志作㩆

五達謂之康

郭曰史記所謂康莊之衢家大人曰晏子諫篇曰公趨觴追晏子及之康問篇曰桓公過于康莊聞甯戚歌管子輕重丁篇曰決瀆落之水通之杭莊之閒杭與康同

釋器

甌瓿謂之瓵

郭曰瓿瓿小甖長沙謂之瓵引之謹案史記貨殖傳𥁕麴鹽豉千荅徐廣曰荅或作合（今本合作苔乃後人依漢書改之）器名有瓵孫叔然云瓦器受斗六升合（今本作孫叔敖敖字亦後人所改）當爲瓵音貽案徐所引即叔然爾雅注也列女傳仁智傳斂小器投諸合合亦與瓵同

約謂之救律謂之分

郭釋上句曰救絲以爲約或曰亦胃名釋下句曰律管可以分氣家大人曰爾雅言律謂之分而郭云律管可以分氣則迂回而失其本指且如郭說則此文當入釋樂不當入釋器矣今案爾雅於釋羅罔之後即云約謂之救律謂之分二者蓋亦羅罔之屬廣雅於釋羅罔之後即云軥謂之軥（軥曹憲音劬軥音𣃽）則軥亦羅罔之屬軥之言鉤也拘也廣雅釋詁曰軥軥引也作約者俗字耳救與約一聲之轉或說以此爲胃名是也律讀爲率說文曰率捕鳥畢也（玉篇山律切出二切）畢田罔也畢或作罼廣雅曰罼率也是率亦羅罔之屬作律者俗字耳說詳廣雅疏證

輿革前謂之䩬　竹前謂之禦

輿革前謂之䩬（胡根反）郭注曰以韋靶車軾後謂之茀注曰以韋靶後戶竹前謂之禦注曰以簟衣軾後謂之蔽注曰以簟衣後戶引之謹案以韋靶車軾詩所謂鞹鞃也不謂之䩬郭注非也日前日後皆車箱也（玉篇箱都郎切車箱）以革爲箱則在前者謂之䩬在後者謂之茀以竹爲箱則在前者謂之禦在後者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是竹前爲車箱之在前者革前不當異義䩬之言限也限隔內外使塵不得入也釋名說車云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也廣雅曰陽門蔽箱也是車箱亦有在前者不得以車軾當之

環謂之捐

郭曰著車衆環家大人曰環與捐皆圓貌也捐之言圓也說文圓音旋規也規亦圓也釋魚曰蜎蠉郭彼注曰井中小蛣蟩赤蟲蛣蟩猶詰屈也此蟲行於水中則掉尾至首左右回環其狀曲而且圓蠉謂之蜎猶環謂之捐矣

鑣謂之钀載轡謂之轙

郭釋上句曰馬勒旁鐵釋下句曰車軛上環轡所貫也釋文钀郭魚謁反轙郭音儀引之謹案說文鑣馬銜也从金麃聲轙車衡載轡者从車義聲重文作钀云轙或从金獻是钀爲轙之或體而非鑣之別名蓋許氏所見本作鑣謂之銜載轡謂之轙轙字本又作钀也古聲儀與獻相近故大誥民獻有十夫尚書大傳獻作儀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仲師讀獻爲儀轙或作钀正古聲之相近而通者也钀從金者車軛上環以金爲之也不得云鑣謂之钀徧考漢以前書亦無謂鑣爲钀者蓋載轡謂之轙別本轙作钀上與鑣謂之銜相連學者記覽錯亂因誤以钀爲鑣而易銜以钀郭氏所據殆誤本也

款足者謂之鬲

家大人曰款足謂空足也漢書司馬遷傳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字或作窾莊子養生主篇批大郤道大窾淮南原道篇窾者主浮漢書楊王孫傳窾木爲匵服虔高誘注竝曰窾空也管子國蓄篇曰大國內款小國用盡內款內空也漢書郊祀志鼎空足曰鬲蘇林曰鬲音歷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即此所云款足者謂之鬲也太平御覽器物部二引舍人注曰鼎足相去疏閒曰鬲義與蘇注同疏閒蓋疏闊之譌此是釋款字之義故釋文亦云款闊也邢疏曰鼎足相去疏闊者名鬲蓋承用舊疏而舊疏又本於舍人也鬲之言歷也鼎足疏闊歷歷然也說文秝稀疏適秝也玉篇秝稀疏秝秝然也廣雅曰秝疏也字通作歷文選登徒子好色賦齞脣歷齒李善注歷猶疏也古詩曰衆星何歷歷郭以款足爲曲腳失之

百羽謂之緷

家大人引穆天子傳曰天子於是載羽百緷今本緷譌作運據郭注改

旄謂之藣音卑

郭曰旄牛尾也邢曰舞者所執也引之謹案旄所以飾虡周頌有瞽篇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傳曰樹羽置羽也正義曰置之於栒虡之上角引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是也故旄謂之藣次於木謂之虡之下邢說非也段氏說文注引此以釋旇字則又誤以爲旌旗之屬矣集韻藣班糜切旄虡飾引爾雅髦謂之藣較邢說爲長蓋出孫炎高璉二家義疏也

不律謂之筆

郭曰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語之變轉引之謹案不律者發聲猶滑謂之不滑見釋邱類謂之不類若謂之不若也見釋魚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聿律聲相近弗筆聲相近不發聲也不律謂之筆猶言律謂之筆耳鄭樵注曰緩聲爲不律急聲爲筆其說似是而非

以蜃者謂之珧

引之謹案楚辭天問曰馮珧利決封豨是射王注曰珧弓名也決射鞲也

革中絕謂之辨革中辨謂之韏

引之謹案革中辨之辨當爲辟字形相近漢書蕭何傳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二千石備辨此作辨字解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此作辟字解然則張所見本作辨蘇所見本作辟也又涉上句辨字而誤也辟與韏皆屈也辟字或作襞說文曰詘詰詘也一曰屈襞又曰襞韏衣也徐鍇曰韏猶卷也廣雅曰韏詘曲也又曰襞韏詘也鄭注士喪禮曰以席襞疊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高注西周策曰山形屈辟狀如羊腸辟之言辟屈韏之言卷曲也鄭注大射儀曰爲冪蓋卷辟綴於篠莊子田子方篇曰辟焉而不能言司馬彪注曰辟卷不開也是辟與卷同義故革中辟謂之韏也不然辨乃中分之名與韏屈之義何涉乎孫注上句曰辨半分是也郭注下句曰復分半則仍與上句無異且如郭所言則正文當云辨中絕不當云革中辨矣說文韏字解曰革中辨謂之韏辨字恐是後人以誤本爾雅改之也段氏說文注欲改辨爲辦音班而以爲皮之縐文處處者引說文辦皺文也爲證不知辦乃皺文非縐文也仍與韏字之義無涉

釋天

在戊曰著雍

引之謹案著雍當爲祝黎說見後大歲攷

風與火爲庉

郭曰庉庉熾盛之貌邵曰易象傳云風自火出此釋其名爲庉也孔疏云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既炎盛還復生風象皆言實事故爾雅釋之舊說以爲假象非也引之謹案此釋庉字之義非釋易之風自火出蓋誤證也釋文庉本或作炖字同玉篇炖風與火也方言炖焃爀赫也郭彼注曰皆火盛熾之貌然則炖者火得風而炖炖然盛非謂風自火出也古無炖字故借庉爲之

咮謂之柳

咮謂之柳柳鶉火也郭曰咮朱鳥之口釋文咮豬究反本或作喙許穢反說文云喙口也昌穢反家大人曰本

或作喙者㖨字之譌㖨卽咮之異文陸音許穢反非也說文咮鳥口也曹風候人篇維鵜在梁不濡其咮毛傳曰咮喙也襄九年左傳咮爲鶉火卽此所云咮謂之柳也字或作噣說文噣喙也玉篇引詩作不濡其噣召南小星傳三心五噣四時更見是也或作注考工記梓人以注鳴者釋文注陟又反史記天官書柳爲鳥注是也或作㖨漢書東方朔傳尻益高者鶴俛㖨也顏注曰㖨鳥觜也音竹救反又天文志曰柳爲鳥㖨是也咮噣注㖨古同聲而通用喙則聲遠而不可通且毛傳以喙釋咮則咮喙之非一字甚明而漢書天文志柳爲鳥㖨韓

詩外傳鳥窮則㖨淮南氾論篇獸㖨衆今本㖨字竝譌作喙爾雅釋文咮本或作喙許穢反文選洞簫賦垂喙蛩轉李善注喙許穢切或爲咮都遘切此㖨之誤讀爲喙者也說卦傳爲黔喙之屬釋文喙況廢反徐丁遘反此又喙之誤讀爲㖨者也蓋㖨喙皆訓爲口而字形又相似學者亂之久矣

彗星爲欃槍

引之謹案開元占經妖星占篇引孫注曰欃槍妖星別名也又引尸子曰彗星爲欃槍尸子之文多有與爾雅同者見爾雅注疏及太平御覽彗星占篇引荊州占曰歲星逆行過度宿者則生彗星一曰天棓二曰天槍三曰天欃四曰茀星此四者皆爲彗是欃槍皆彗星之別名故爾雅尸子竝云彗星爲欃槍也然管子輕重丁篇曰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呂氏春秋明理篇曰其星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欃則已分彗與欃槍爲三而甘石二氏說彗與天棓天欃天槍形狀不同長短亦異自是以後各史志遂相承用之矣

錯革鳥曰旟 釋文錯七各反又七故反

李曰以革爲之置於旐端孫曰錯七故反置也革紀力反急也

畫急疾之鳥于縿周官所謂鳥隼爲旟者矣竝見公羊傳宣十二年疏郭曰此謂全剝鳥皮毛全今本譌作合茲從隋書禮儀志及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一所引置之竿頭卽禮記云載鴻及鳴鳶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一引郭氏音義云按禮記載鳴鳶鄭元云載之旌首以示衆卽此類也書云鳥獸希革詩云如鳥斯革鳥者自是鳥之皮毛明矣引之謹案李郭之說皆非也李解革鳥云以革爲之偏者古人旗章如交龍熊虎龜蛇之屬無以革爲之者非確詁也郭云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卽禮記云載鴻及鳴鳶其說本於鄭志鄭荅王贊問曲禮載青旌以下云皆畢皮置於旌首不畫也

綵彼交前有水則載青旌鄭注青青雀水鳥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俗本鴻上衍飛字辯見禮記皆謂畫鳥於旌而植之車上至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始謂以其皮飾旌而植之耳說見禮記鄭志誤以曲禮之畫鳥爲舉皮郭氏因之遂以革鳥爲鳥之皮毛如其說則爾雅當云錯鳥革曰旟文義始順不得顛倒其文而稱革鳥也曲禮之載虎皮若改爲載皮虎其可乎周官司常云交龍爲旂龜蛇爲旐不聞刻龍蛇之皮置於竿頭也且鳶鴻二旌必前有塵埃車騎始載之耳若以旟上之鳥爲鳶鴻則司常之州里建旟大司馬之百官載旟

豈皆見塵埃車騎而爲之備乎此眞所謂重性紕繆者矣司常云鳥隼爲旟鳥隼者鳥中之隼也隼謂之鳥隼猶鳥謂之鳥鳥鶬謂之鶬鶊蝗謂之蟲蝗非謂隼之外別有他鳥也隼爲急疾之鳥故謂之革鳥小雅六月篇織文鳥章傳云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箋云鳥章鳥隼之文章鄭志答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是錯革鳥爲畫鳥隼畫有文故謂之章考工記所謂畫繢之事鳥獸蛇也鄭宗顏曰鳥即鳥隼爲旟之類下文因章曰旃爲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則錯革鳥曰旟爲畫之明矣自當以孫說爲長然訓錯爲置則非也錯者畫文之名以采色涂於繒帛之上使文理交錯因謂之錯七各反若說文金涂謂之錯矣

小雅采芑篇約軝錯衡傳云錯衡文衡也晉語曰金玉其車文錯其服文錯猶文繡韋注訓錯爲鏤失之周文王子有錯叔繡漢書地理志注引世本云錯叔繡文王子名繡字錯亦取文理交錯之義然則錯革鳥者交錯其文爲鳥隼之狀故毛傳曰錯革鳥爲章矣鄭樵曰錯雜以五采也近之

釋地

其名謂之鰈

邵曰韓詩外傳云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是比目魚本名鰈隸體變轉今作鰈家大人曰邵說非也邵以說文無鰈字新附字有之又以韓詩外傳作

鰈遂謂鰈爲鰈之譌今考說文狧字解云犬食也從犬舌聲今本作从犬从舌乃徐鉉不知古音而妄改之茲據繫傳本訂正讀若比目魚鰈之鰈玉篇廣韻狧鰈二字並與榻同音則是說文原有鰈字而寫者脫之也鰈爲其魚魴鰈之鰈與比目魚鰈之鰈聲義縣殊不得以鰈爲鰈徧考書傳亦無謂鰈爲比目魚者竊謂鰈乃鰨之譌釋文曰鰈本或作鰨玉篇鰈比目魚鰨同上列子說符篇傳者射明張中反兩檎而笑張湛注曰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故大笑般敬順釋文曰檎大博經作鰈比目魚也案檎即鰨之俗字是鰨爲鰈之別體故爾雅作鰈韓詩外傳作鰨鰨與鰈相似傳寫者遂誤爲鰈耳當據爾雅或本之鰨以正外傳鰈字之譌豈可反據外傳之誤

字以改爾雅之正文乎。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邵曰魯頌毛傳云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說文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或作坰俱據爾雅爲說無郊外爲牧之文然詩疏及爾雅釋文引李巡孫炎舊注俱有此文毛許所引蓋異本也引之謹案無郊外爲牧者蓋舊本也毛於召南之野有死麕邶風之燕燕鄘風之干旄竝傳云郊外曰野及鄭風野有蔓草傳云野四郊之外說文云野郊外也皆不云牧外曰野鄭注牧誓及鄭風之叔于田周官之甸師遂人士師縣士竝云郊外曰野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淮南時則篇竝云廣平曰原郊外曰野二篇皆出爾雅韋注晉語亦云郊外曰野皆用爾雅之文而不去在牧外小雅出車首章于彼牧矣毛但云出車就馬於牧地而不云在郊外次章于彼郊矣鄭云乘馬牧地在遠郊據周官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而言而不云郊外謂之牧周語國有郊牧韋注云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而不云牧在郊外是毛許鄭高韋所見爾雅本皆無郊外謂之牧也孫本郊下有牧李本牧作田皆非爾雅

之舊矣蓋當時學者所增也。

釋邱

方邱胡邱

引之謹案水經汝水注曰汝水又東南逕壺邱城北故陳地春秋左傳文公九年楚侵陳克壺邱是也壺邱蓋即胡邱此亦地以邱名若棄邱咸邱之類。

當途梧邱咸途出其前戴邱途出其後昌邱

家大人曰梧邱戴邱昌邱皆取相當值之義梧圉禦三字古通用故強禦或作強圉見楚辭離騷及漢書王莽傳敘傳或作強梧釋天大歲在丁曰強梧史記麻書作彊梧梧之言禦也秦風黃鳥傳及齊語注竝云禦當也故邱之當途者謂之梧邱釋名曰當途曰梧邱梧忤也與人相當忤也邢有義亦同矣戴之言值也值亦當也釋地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郭璞注曰戴值也大記君纁戴六鄭注曰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是戴爲當也故邱之前當途者謂之戴邱釋詁曰昌當也故邱之後當途者謂之昌邱當途梧邱之途縱言之也途出其前後之途橫言之也而梧邱戴邱昌邱皆以其與途相當值名之

水出其左營邱

爾雅注疏校勘記曰。水出其左營邱。唐石經及各本並同。史記齊本紀集解、禮記檀弓正義皆引作。水出其前而左曰營邱。水經淄水注引作水出其前左爲營邱。又云營陵城南無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謂之白狼水西出丹山東北流。由爾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爲營邱矣。今臨淄城中有邱淄水出其前家大人曰前下脫左字故有營邱之名與爾雅相符。邵氏正義據此謂舊本爾雅經有前字。注云淄水過其南及東東南二字。正釋前左二字。然考詩齊譜正義引孫炎注爾雅云。水出其左營邱無前字經文水出其前後左右四字相對。與下左高咸邱右高臨邱前高旄邱後高陵邱。文法整對。劉熙釋名本爾雅亦言水出其左曰營邱。蓋史記水經注等蒙上水出其前渻邱之文引之。王氏穀曆云凡古人祇言左右者皆據前言之猶言東西亦據前言之。若對文則並舉。如釋畜言馬有前右後右前左後左矣。此言水出其左謂水出其前左也。引者加前字。須人易曉耳。家大人曰。此說非也。此文本作水出其前而左營邱。營者環也。水環其前與左也。若但言水出其左。則營字之義不見。孫炎郭璞何以皆言水過其南及東乎。古人屬文不必字字相對。若但齊其文而不顧其義。則以小害大矣。上文途出

其右而還之晝邱。途出其前戴邱。途出其後昌邱。首句亦多而還之三字。然去此三字。則晝字之義不見。郭注言爲道所規晝亦猶水出其前而左營邱去前而二字。則營字之義不見也。據王說云凡古人祇言左右者皆據前言之水出其左謂水出其前左也。然則水出其右亦謂水出其前右乎。渻邱沮邱正邱皆一面有水。唯營邱兩面有水。故言水出其前而左。豈得謂凡言左右者皆據前言之乎。左高咸邱右高臨邱左澤定邱右陵泰邱。皆非謂前左前右也。而謂水出其左。卽水出其前左。豈其然乎。若謂引爾雅者加前字須人易曉則尤爲曲說史記集解及水經注禮記正義所引皆有前字。集解正義所引前下皆有而字是也。齊之營邱淄水先過其前而後過其左故曰水出其前而左。與途出其右而還之文同一例。水經注無而字者省文耳然而字可省前字則斷不可省也。豈皆欲人易曉而加之乎。水經注又曰營陵唯城北有一水。由爾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爲營邱矣。云爾雅出前左之文。則是爾雅原有前字非善長欲人易曉而加之也。若爾雅但言水出其左。則諸君又何以知其爲前左而加前字以曉人乎。元和郡縣志亦曰爾雅曰水出其前經其左曰營邱。自開成石經始脫前而二字。而各本皆沿其誤。若詩正義無此二字。卽後人依誤本爾雅刪之。不得援以爲據案詩正義曰水所營

繞故曰營邱釋邱云水出其左營邱孫炎曰今齊之營邱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南東二字正釋前生二字則孫本有前而二字可知正義上言水所營繞下引孫注過其南及東則所引經文亦有前而二字可知後人刪此二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禮記正義曰釋邱云水出其前而左曰營邱以水營遶故曰營邱說與詩正義同故知詩正義亦有前而二字而後人刪之也若釋名無此二字則不足為據上文迻出其右而還之畫邱釋名無而還之三字豈得謂爾雅亦無此三字乎

邱背有邱為負邱

郭曰此解宛邱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於背上家大人曰郭說非也邱背有邱者謂邱之後又有一邱如背有所負然故曰負邱負亦背也廣雅曰背負後也釋名曰負背也置項背也曲禮負劍鄭注曰負謂置之於背明堂位天子負斧依注曰負之言背也秦策齊東負海北倚河高注曰負背也負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又通作偝史記魯世家南面偝依以朝諸侯偝依即負依主父偃傳南面負扆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邱背有邱為負邱宛中為宛邱二者迥不相涉郭不解負字之義而以為宛邱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於背上遂與上文之宛中宛邱下文之邱上有邱為宛邱混為一義其失甚矣邵曰邱背有邱疑於後高陵邱郭以邱背即邱上故定為重釋宛邱之義此曲為之說也後高陵邱謂邱形後高而前卑耳非邱背有邱之謂也且上言邱背有邱下言邱上有邱則邱背之非邱上明矣邵又曰說文云陚邱名武負聲相近陚邱即負邱也尤為皮傅之說負古讀若偝聲與陚不相近且說文但云邱名何以知其為邱背有邱之負邱乎

望厓洒而高岸

郭曰洒謂深也視厓峻而水深者曰岸家大人曰郭說非也洒者峭也語之轉耳邶風新臺篇新臺有洒毛傳曰洒高峻也峻亦峭也水厓之形有直立而卑者是峭而不高者也有高而陵夷者是高而不峭者也若既峭而又高者則謂之岸曰望厓洒而高則洒字自指厓言之而郭乃以為水深望厓水深而高則文不成義矣且厓峭而高即謂之岸何必水深而後謂之岸乎郭蓋以洒字從水故訓為水深此未達六書假借之義也洒濯之洒借為洒峻之洒新臺有洒之洒豈亦得訓為水深乎邵曰洒字從水西聲而與申聲相近又轉為深是從聲取義此則曲說之不可通者也

夷上洒下不漘

李曰夷上平上洒下陗下故名漘孫曰平上陗下故名曰漘不者蓋衍字郭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漘不發聲家大人曰郭以不為發聲是也以洒下為厓下水深則非漘為水厓之名不必水深而後謂之漘也夷上洒下皆指厓而言與水之深淺無涉夷者陵夷也陵夷者陂陀也見家語始誅篇注洒者峭也言上陂陀而下峻峭也

魏風伐檀釋文曰漘本亦作脣漘之言脣也上陂陀而下峻峭狀如人之脣故謂之漘是以李孫並云平上陗下故名漘也若以涯爲水涘則非其指矣

厓內爲隩外爲隈

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邢曰云外爲隈者隈當作鞫傳寫誤也詩大雅公劉云芮鞫之卽毛傳云水之外曰鞫案此誤以箋爲傳然則厓在水曲其內名隩又名隈其外名鞫又作坭音義同今以隩隈一事分爲外內之名故知誤也邵依邢改隈爲鞫云詩疏引爾雅作鞫陸氏爾雅釋文亦作鞫今本作隈說文云澳隈厓也其內曰澳其外

曰隈是爾雅舊本亦作隈釋文引字林作坭云隈厓外也左傳疏引爾雅亦作隈唐石經及宋本俱作鞫與陸氏釋文同今定從陸本家大人曰邢邵說是也今檢唐石經及宋本皆作外爲隈蓋唐石經始作隈隈字卽涉上文隩隈而誤而各本皆從之故邢疏特辯其誤邵謂唐石經宋本俱作鞫蓋偶未檢耳然恐後人轉據石經宋本及今本說文左傳疏以相難故明辯之案孫炎曰隈水曲中也淮南覽冥篇漁者不爭隈高注曰隈曲深處魚所聚也列子黃帝篇河曲之淫隈殷敬順曰隈水曲也此皆謂厓內爲隈非謂厓外爲隈也又案大射儀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鄭注曰隈弓淵也僖二十五年左傳秦人過析隈杜注曰隈隱蔽之處莊子徐無鬼篇奎蹏曲隈向秀曰曲隈股閒也是凡言隈者皆在內之名非在外之名厓外而謂之隈必無是理也且上文云隩隈是隈卽隩也乃又云厓內爲隩外爲隈不自相違戾乎今本說文作其外曰隈左傳疏引爾雅作外爲隈皆後人以俗本爾雅改之考古者固貴有定識也說文隩水隈厓也隈水曲也則明明以厓內爲隈矣隈卽隩也故曰其內曰澳其外曰鞫今改爲其外曰隈則與隩隈二字之注皆不合閔二年左傳注水之隈曲曰汭正義曰釋邱云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鞫彼雖不言汭汭卽隩也而汭字以內爲辭明是水之隈曲之內也據孔云水之隈曲之內則厓內爲隈甚明故引爾雅以釋杜注水之隈曲曰汭也今

改外爲鞫曰外爲隈則旣與疏意不合又與注意相反矣襄三年正義引爾雅厓內爲隩外爲鞫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外爲鞫今本兩鞫字皆作隈亦是後人所改而爾雅釋文則曰鞫字林作坭云隈厓外也九六反公劉箋則曰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正義則引爾雅曰厓內爲隩外爲鞫又引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爲鞫皆足正後人校改之謬

畢堂牆

李曰崖似堂牆曰畢郭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引之謹案自望厓洒而高岸至谷者溦皆釋水邊厓岸之名不得雜以山閒之道且畢爲道名以在上者言之牆爲堂邊以在旁者言之又不得謂在上之畢爲在旁之牆也郭蓋以詩終南有終有堂毛傳云堂畢道

平如堂也箋云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故本之而爲此注案紀堂乃杞棠之借字不得如毛鄭所釋（說見前有紀有堂下）且尋繹毛義畢道平如堂蓋本釋山山如堂者密之文密畢聲相近毛所見本密蓋作畢也故言堂而不言牆其非用畢堂牆爲說明矣自鄭申毛義始誤以畢堂牆說之而謂如堂之牆耳今案畢堂牆之堂當讀爲陂唐之唐（史記魏世家倉唐古今人表作倉堂後漢書延篤傳唐溪典注以爲堂谿氏）唐隄也牆謂隄內一面障水者以其在水之旁故謂之牆又謂之畢牆之言將也大雅皇矣篇在渭之將傳曰將側也釋名曰輿棺之車其旁曰牆似屋牆也是牆爲在旁之名也畢之言蔽障蔽水使不外出也說文曰牆垣蔽也唐牆蔽水故謂之畢矣郊特牲謂之水庸庸亦牆也（牆庸古字通）畢爲水厓故與諸水厓之名連類而舉矣

涘爲厓窮瀆汜谷者澂

家大人曰此篇自望厓洒而高岸以下皆釋厓岸之名故篇末題曰厓岸此云涘爲厓窮瀆汜谷者澂者言水厓謂之涘其窮瀆之厓則謂之汜通谷者之厓則謂之澂汜澂皆厓岸之名非溝瀆之名也對文則汜與澂異散文則通故廣雅曰湄汜厓也（湄與澂同見下）淮南道應篇公孫龍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高注曰汜水厓也班固幽通賦芔蟨大於南汜曹大家注與高誘同是汜爲厓也（顧命夾兩階戺二氏傳堂廉曰戺堂邊謂之戺亦謂之廉水厓謂之隒亦謂之汜其義一也）釋文曰澂本又作湄亡悲反釋水篇水草交爲湄釋文曰湄本或作澂亡悲反則湄澂是一字釋名曰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秦風蒹葭篇在水之湄毛傳曰湄水隒也說文曰隒厓也是澂爲厓也汜與澂皆厓岸之名故廣雅湄汜同訓爲厓義本於爾雅也而郭釋窮瀆汜曰水無所通者釋谷者澂曰通於谷（水經濟水注引正文作通谷者澂引注文作水注通谷）則是以窮瀆爲汜通谷者爲澂說文亦曰汜窮瀆也若然則汜澂當與谿谷溝瀆同列於釋水胡爲與湄澳墳涘同列於釋丘而總之以厓岸之名乎斯不然矣

釋山

山小而高岑

家大人曰管子宙合篇曰山陵岑巖淵泉閎流孟子告子篇可使高於岑樓趙注曰岑樓山之銳嶺者

重甗（魚蹇反）隒（魚檢反）

李曰隒阪也（見王風葛藟釋文）孫曰山基有重岸也郭曰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上大下小（各本脫下四字今據葛藟釋文及公劉正義引補）山狀似之因以名云引之謹案孫說是也下文左右有

岸居與此句相連皆謂山之厓岸也說文云隒厓也釋邱云重厓岸此云重甗隒文義相合皆厓岸之名也甗者厓之高而峻者也故釋名云聖踖所善陞甗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巖陁甗錡摧崣崛崎甗亦巖也陁與錡皆邪也陁之言迆錡之言攲也陂陁與甗錡對文巖甗雙聲也陁錡壘嵬也摧崣壘嵬也崛崎雙聲也解者多失之但不重者謂之甗重者謂之隒耳甗當讀爲屵說文屵岸高也從山厂呼旱切厂亦聲玉篇牛桀牛割二切廣韻又語偃切語偃之音與甗同屵正字也甗俗字也郭未達俗字之義而以爲山形如累兩甑案釋邱云如覆敦者敦邱又云如桒者桒邱如陼者陼邱此篇亦云山如堂者密如防者盛重甗之甗若果爲甑則當云如重甗者隒文義乃明何得徑省其文

而云重甗隒乎釋名云山上大下小曰甗甗是也而云甗甑也甑一孔者甗形孤出處似之也則已誤以爲山形如甑矣宋林亦云隒山形似重甑郭注之誤蓋本於二書也

左右有岸厒

釋文厒口閤反今本閤誤作閣據明葉林宗影鈔宋本釋文改錢曰厒蓋𡰯字之譌說文𡰯閉也山左右有岸似戶之閉故以得名俗師不通六書誤作厒或作㕉見廣韻皆非也段曰厒當作㕉文選江賦鼓㕉窟以漰渤李善注㕉苦合切是也家大人曰二說皆未安說文𡰯閉也左右有岸非閉之義

江賦鼓㕉窟以漰渤李善注㕉亦窟之類也集韻㕉壓也或作㕉皆非左右有岸之義今案厒本作厺從厂去聲非從缶聲廣韻厺去劫切厓厺集韻厺厓也或作厒去劫與口閤聲相近訓厺爲厓正合左右有岸之義且集韻云厺或作厒則厒爲厺之誤明矣厺之言胠也廣韻厺胠竝去劫切左右脅謂之胠說文胠掖下也去劫切廣雅胠脅也山左右有岸謂之厺義相近也篆書去字作厺缶字作缶二形相似隸書去字作去缶字作缶亦相似故從去從缶之字傳寫多誤管子輕重甲篇三月解匋匋字作匋漢冀州從事張表碑復攸陶陶字作陶此從缶之

字而誤從去者也亦有從去之字而誤從缶者說文鼛鼓鼛聲從鼓缶聲土盍切鼛乃鼛字之誤玉篇亦誤作鼛從尸又加鼛字音七盍切而不知鼛即鼛之誤也此亦如集韻之厺厒兼收廣韻有鼛無鼛是其證矣墨子備蛾傅篇以爲法程今本作涺程此皆從去之字而誤從缶者也怯㹤胠從去聲而音去劫切劫鉣從去聲而音居怯切鼛從去聲而音土盍切厺厒從去聲而音口荅切其義同也厺之爲厒鼛之爲鼛法之爲涺其誤亦同也

山上有水埒

引之謹案列子湯問篇壺領山頂有水涌出一源分爲

四埒注於山下。張湛曰：山上水流曰埒，是也。郭曰：有渟泉。於義未允。

釋水

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

李曰：水泉從旁出名曰氿。氿，側出。（側與仄同。案正文已云穴出仄出也，則注不須更言側出。側出，疑側也之譌。）引之謹案：泉皆自穴中出，而氿泉獨言穴出者，穴非孔穴之穴，乃回穴之穴也。文選幽通賦：叛回穴其若茲兮。李善引曹大家注曰：回，邪也。穴，僻也。又引韓詩曰：謀猶回穴。（毛詩作回遹，傳亦曰：回，邪。遹，辟。釋文曰：遹，韓詩作穴，義同。）宋玉風賦曰：回穴錯迕。後漢書盧植傳曰：今之禮記特多回穴。義竝與此同。然則邪謂之回，僻謂之穴。僻者，偏也。氿泉從旁出，故曰穴出，又曰仄出。（案車輢兩端自較中出者謂之軏，亦是從旁出也。故釋名曰：側出曰氿泉。氿，軏也，流狹而長，如車軏也。）穴與仄皆不正之名，與上文濫泉正出相對，非謂其從孔穴中出也。邵引說文：泬，水從孔穴疾出也。段注泬字引爾雅氿泉穴出，皆失之。（說文泬字之訓，別爲一義，非氿泉穴出之穴。氿泉穴出，謂旁出也。不然，泉皆出自穴中，豈獨氿泉乎？氿，說文作厬，云：仄出泉也。不云從孔穴出。）

濮大出尾下

郭曰：尾猶底也。引之謹案：凡泉莫不有底，水皆自下而上，何獨於濮而言出尾下乎？且尾者，後也，末也。泉之有底，水所自出，乃其始也，本也，不得謂之曰尾。徧考書傳，無謂水所自出爲尾者，況上出與下出不同。莊子秋水篇：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尾閭泄之（列子湯問篇所謂無底之谷），不知何時已而不虛。蓋海水自穴中下出，有若腹中之物泄於尾閭者然，故謂之尾。若濮水濆涌上出，則與尾閭之下泄者異矣，何得謂之尾乎？郭說非也。今案濮大出當絕句，尾下當自爲一義，不與上相屬。濮大出者，承上出同流而廣言之，謂之大出者，濆涌上出，其勢甚大也。上文云檻泉正出，沃泉縣出，氿泉穴出，此云濮大出，文義正相合矣。尾下者，承上歸異而廣言之，歸於他水者，水之尾也。尾者，下游也，故舉尾之名而釋之曰下。昭十二年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杜注曰：潁水之尾，在下蔡西。水經潁水至慎縣東南入于淮，注引春秋次于潁尾而釋之曰：蓋潁水之會淮也。是水之下游謂之尾也。灤水注引諺曰：高梁無上源，清泉無下尾。是下游曰尾，後世方俗語猶然。解者乃以大出尾下連讀，失其義矣。

以衣涉水爲厲

引之謹案：厲謂陵水而渡也。或以厲爲橋者，非。說見深則厲下。

繇膝以下爲揭

引之謹案。此六字蓋唐以前學者所增。非爾雅原文也。爾雅曰。繇膝以上爲涉。謂濟水之時。水濡至膝。又過膝而上也。又曰。繇帶以上爲厲。謂水濡至帶。又過帶而上也。蓋涉水者由淺入深。故水之濡體由下而上。斷無先濡上而後濡下之理。可云繇膝以上。繇帶以上。不可云繇膝以下。也後世學者見涉與厲分言淺深之度。而揭獨不言。以爲闕略。乃依繇膝以上爲涉之文而增繇膝以下爲揭。而不知其義不可通也。詩匏有苦葉傳曰。由膝以上爲涉。又曰。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又曰。揭。褰衣也。卽揭衣。皆用爾雅之文。而獨不及由膝以下爲揭。則所據爾雅本無此一句可知。正義曰。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爲揭者。略耳。案古本爾雅無此句。故傳不引。非略也。皇侃論語憲問篇疏引爾雅云。繇膝以下爲揭。則此句之增已久。不始於陸氏釋文矣。釋文則揭。起例反。下爲揭同。

紼䌰也

釋文。紼。本或作綍。䌰。本或作䋿。家大人曰。紼䌰聲之轉也。䌰之爲紼。猶吳謂筆爲不律。不律。律也。不發聲。說見前不律謂之筆下而䌰謂之紼也。引棺索謂之紼。亦謂之繂。鄭注檀弓曰。於碑間爲鹿盧下棺以綍繞。正義曰。繂卽紼也。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注曰。綍或爲率。率與繂同。釋名曰。從前引之曰

紼。縣下壙曰繂。維舟索謂之䌰。亦謂之紼。其義一也。邵引說文紼。亂系也。䌰。素屬。皆失之。二者皆非繩索

經義述聞弟二十七

經義述聞弟二十八　　　高郵王引之

爾雅下六十條

葖蘆萉　葍營　芑白苗秬黑黍　蔨萑　蘮蒘竊衣
蕢赤莧　苄地黃　莣杜榮　蕭萩　葦醜芀　葯
茇荄根　檴落　味荎著　藲茥　朹檕梅　朻者聊
杬魚毒　楓欇欇　樸枹者謂櫬采薪采薪即薪　唐
棣栘常棣棣　樕樸　榮桐木　蔽者翳　梢梢擢
如木楸曰喬　蜓蚞螇螰　蜆縊女　螳打蟷　鯉鱣
鰋鮎鱧鯇　鱊鮬鱖鯞　魵鰕　鼁鼀蟾諸　元貝貽
貝　蚨蝁　鯢大者謂之鰕　鴗天狗　鶪鷍老鳸鴳

巂周燕燕鳦　鷯鶉其雄鶛牝痺　雈老鵵　亢鳥
嚨其粻嗉　鹿牡麚　其迹速　豕子豬　虎竊毛謂
之虦貓　貘白豹　甝白狐其子豰　麠大麃　魋如
小熊竊毛而黃　猱蝯善援玃父善顧威夷長脊而泥
麐麌短脰　鼳鼠　䶄鼠　獸曰釁　膝上皆白惟
馵　白州驠　牡曰騭　駵白駁黃白騜　青驪繁鬣
騥　一目白瞯二目白魚　犤牛

釋草

葖蘆萉

郭曰萉宜為菔蘆菔蕪菁屬紫華大根引之謹案萉菔字形相似郭說似得之矣及以爾雅異物同名之例求之而後知其不然也爾雅所釋或獸與鳥同名密肌繫英鶾天雞是也或木與蟲同名諸慮山櫐諸慮奚相是也或草與蟲同名莪蘿之與蛾羅蚍衃之與蚍蜉果臝之與果臝蘆萉之與蠦蜰是也凡此者或同聲同字或字小異而聲不異蓋物之同名者往往有之故觀於蠦蜰而知蘆萉之必不誤也萉與菔特一聲之轉耳自郭以萉為菔之誤而後人遂直讀為菔無作肥音者蓋古義之失久矣經義雜記曰說文菔蘆菔似蕪菁从艸服聲萉枲實也从艸肥聲可證萉宜為菔矣後漢書十一

李注引爾雅葖蘆菔音步北反據說文及後漢書注知爾雅本作菔郭本以形近致誤耳引之案說文訓菔為蘆菔非引爾雅作蘆菔也萉自訓為枲實葖自訓為蘆萉蘆萉非萉也何嫌於相亂乎後漢書注引爾雅作蘆菔從郭注耳非舊本皆作蘆菔也釋文不言他本有作菔者則舊本皆作萉明矣不得謂郭本以形近致誤

葍營

家大人曰周秦諸子中唯管子為最古地員篇曰山之側其草葍與蔞即此文之葍營下文之葍藑茅也又曰五弱之土其種大穋杞細穋杞黑莖黑秀今本穋杞譌作樛杞尹注

（禾名又譌作禾名蕣見讀書雜志管子）即下文之芭白苗也又曰五沙之土其種大葥細葥白莖青秀以蔓葥與秠古字通（尹注以葥爲草名非辯見管子）即下文之秠一稃二米也又曰黑埴其草宜苹蓨即下文之苹蘋蕭也又曰頁居其木宜穠援桑擾擾與杻古字通（尹注以擾桑爲桑非辯見管子）即釋木之杻檍也又曰山之側其木乃區榆（今本區譌作品辯見管子）即釋木之蓲莖也又曰赤壚其木宜赤棠黑埴其木宜白棠即釋木之杜赤棠白者棠也而邢邵二疏皆未引故并記之

芭白苗秬黑黍

引之謹案大荒南經曰維宜芭苣穋楊是食（芭管子作秬見上條）

苣與秬同昭四年左傳曰黑牡秬黍以享司寒秬亦黑也素問五常政大論曰少陽在泉其穀蒼丹陽明在泉其穀丹素太陽在泉其穀黅秬厥陰在泉其穀蒼赤少陰在泉其穀白丹太陽在泉其穀黅秬是古謂黑爲秬也

菌蘆

家大人曰說文苴履中艸苴者藉也謂以草藉履底故郭云作履苴草漢書賈誼傳冠雖敝不以苴履是也苴蘆古字通

蘮蒘竊衣

齊民要術引孫注曰似芹江淮間食之實如麥其華著人衣故曰竊衣家大人曰廣雅竊著也故孫以著人衣解竊衣二字（竊女居反釋文作絮今本釋文作絮乃後人依注疏本改之玉經文字曰絮釋文作絮今據以訂正王逸九思蘮蒘兮青蔥字亦作絮）集韻絮女居切絮著也引史記張湯傳（張晏之傳用紵絮斮陳漆其閒索隱曰絮女居反新綿絮以漆著其閒也）然則蘮蒘之名蓋亦取黏著之義

蕢赤莧

經義雜記曰易夬九五莧陸夬夬正義引董遇云莧人莧也案齊民要術卷十人莧下引爾雅蕢赤莧郭注云今人莧赤莖者今爾雅單注本作今之莧赤莖者之即人字之譌（注疏本作赤莧一名蕢今莧菜之赤莖者乃誤以邢疏當郭注也）引之謹案顏氏家訓書證篇亦有呼人莧爲人耇之語蜀本草圖經說有赤莧白莧人莧馬莧紫莧五色莧凡六種皆其證也末學罕聞人莧故改郭注之今人莧爲今之莧耶疏但云今莧菜之赤莖者而不言人莧則所見本已作今之莧矣又案蕢者赤色也故莧之赤莖者謂之蕢文選神女賦綃紈績盛文章李善注引蒼頡篇曰績似纂色赤緝與蕢聲義相近也

苄地黃

邵曰公食大夫禮記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鄭注云今

文苦爲苄是古者用以芼羹矣引之謹案古人飲食無用地黃者苄乃苦之俗字謂以苦荼芼羹也鄭注羊苦曰苦苦荼也今文苦爲苄又特牲饋食記鉶芼用苦若薇注曰苦苦荼也今文苦爲苄苄乃地黃非也疏曰以其與薇類等荼爲不類故知非也案今文作苄即苦之俗字而鄭必辯之者正恐人之誤以爲地黃耳說文苄地黃也禮記鉶毛牛藿羊苄豕薇是則誤以今文之苄爲地黃矣邵說之誤實由於此爾雅翼曰地黃古以爲菜鉶羹用之亦因說文而誤

莣杜榮

郭曰今莣草似茅皮可以爲繩索履屩也釋文莣音亡字亦作芒本草拾遺曰今東人作箔多以芒草爲之程氏易疇通藝錄曰芒草者葦之類也今南方呼爲菅草亦呼爲莣取其莖穗束之爲埽彗呼曰茗帚其著莖之蒻繩之爲屨儀禮喪服有菅屨郭注爾雅所謂莣草似茅皮可以爲繩索履屩是也又曰菅有二種小者五月秀初色紫後漸白每莖本其秀疏散多者數十條取其莖爲埽彗呼茗帚歙人謂之荻芒江北人謂之芭芒末秀時拔之亦可爲繩作屬大者八月始秀每莖末十餘節每節爲小莖數十參差旋繞而至於末荼生小莖上其白如雪其密不可以數詩荼落則莖末禿然不可爲埽彗歙人謂之蘆芒江北人謂之家芒亦呼八月芒末秀時亦可取爲繩作屨也夫荻青雈也小而實中者今菅之小者類雈故謂之荻芒蘆者葦也大而空中者今菅之大者類葦故謂之蘆芒郭璞謂莣草似茅皮可以爲繩索履屩其爲菅也無疑矣後世詩人有芒屨之稱宜即菅屨也釋文莣音亡吾歙人呼菅爲芒者音同皆北人呼之音同忙也家大人曰管子地員篇曰其山之旁有彼黃䖞及彼白昌山藜葦芒芒即芒草也芒爲葦類故並言之矣周成雜字解詁曰芒杜榮也太平御覽引之芒誤作芸俗書芒字作芢因誤而爲芸且誤收入香部芸香下邵氏據此遂謂爾雅莣或作芸非也

蕭萩

校勘記曰萩字唐石經及宋元諸本並同明閩本監本毛本誤作荻詩采葛正義引釋草今亦誤作荻按釋文萩音秋說文萩蕭也从艸秋聲此蕭萩與蔍麃昀蔽菜莿皆所謂蟲齣也家大人曰蕭之爲萩猶楸之爲橚蕭字古讀若脩聲與萩相似襄十八年左傳伐雍門之萩晏子春秋外篇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萩橚並與楸同郭注中山經曰橚即楸字聲本相同言者有輕重耳世人多聞荻寡聞萩故諸書萩字多譌作荻中山經大山有草其葉狀如萩而赤華郭注萩亦蒿也音秋韓子十過篇公宮之垣皆以萩蒿楛楚陸機疏曰蕭今人所謂萩蒿者是也趙策作秋蒿苦楚而今本山海經韓子戰國策萩秋二字皆譌作荻枕木戰國策秋譌作狄苦譌作莒鮑本又改狄爲荻又易林剝之坤從風縱火荻芝俱从萩即蕭也淮南俶真篇曰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是也而今本易林萩字亦譌作荻藝

文類聚草部荻下亦引易林荻芝俱死則唐初本已誤矣

華䔢芀

郭曰其類皆有芀秀釋文芀字或作苕家大人曰荀子勸學篇繫之葦苕是也豳風鴟鴞傳曰荼萑苕也則萑葦之秀皆謂之苕萑與葦相似而不同說見毛鄭詩考正萑亦葦之類也故曰葦醜芀

菂茇荄根

郭釋菂茇曰今江東呼藕紹緒如指空中可啖者爲茇單注本茇下衍一茇字注疏本上茇字依說文改爲茇不知藕紹緒自名茇不名茇也今據鄭樵注所引訂正

卽此類又釋荄根曰俗呼韭根爲荄錢曰茇當爲茇說文茇艸根也菂茇也茅根也茇艸根也則菂茇當連下荄根讀之菂茇荄皆根之異名引之謹案錢說是也茇之言本也故槀本謂之槀茇西山經曰皋塗之山有草焉其狀如槀茇中山經曰靑要之山有草焉其本如槀本郭注上林賦曰槀本槀茇也燭本謂之跋見曲禮燭不跋鄭注跋本也方言曰荄杜根也東齊曰杜或曰茇淮南地形篇曰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皆其證也隸書文字或作犮又作犮𦵔與犮相似故茇譌爲茇耳郭以菂茇爲一類荄根爲一類非也或曰釋文茇字又作蔛廣雅曰蔛茇根也蔛茇同訓爲根則茇字似不誤曰茇與根雖同義而爾雅原文自作茇非作荄說文蔏菂茇三字相連而同訓艸根卽爾雅之菂茇荄根也若茇字則訓乾芻而不訓艸根矣然則訓茇爲根非爾雅義也

釋木

樸落

引之謹案說文樸木也目其皮裹松脂讀若華或作樗玉篇樸樗竝胡霸胡郭二切字通作華司馬相如上林賦華楓枰櫨張揖曰華皮可以爲索莊子讓王篇原憲華冠縱履釋文曰華冠以華木皮爲冠

味唐石經及單注本皆作味注疏本依釋文改作菋　荎著

郭曰釋草已有此名疑誤重出邵曰周禮注引杜子春

云鞢讀如菋荎著之菋是菋有鞢音與音味者師讀不同又曰齊民要術引皇覽冢記云孔子冢墓中有五味樹則五味亦有木本矣引之謹案唐本草注曰五味蔓生木上故又入釋木下文諸慮山櫐欇虎櫐皆以蔓生木上而入釋木是其例皇覽以五味爲樹名亦是故耳味荎著非誤重出亦非有兩音兩義也

藲荎

郭曰今之刺榆引之謹案荎之言挃也廣雅曰挃刺也故刺榆謂之荎又謂之梗榆梗亦刺也方言曰凡草木刺人者自關而東或謂之梗郭注今云梗榆釋文曰樞本或作藲海內南經曰建木

其木若蓲。蓲卽刺榆也。郭彼注曰：蓲亦木名，未詳。蓋偶未檢耳。又管子有區榆，見前蓲下。區亦與蓲同。

朹檕梅朻者聊

朹，檕梅。郭曰：朹樹狀似梅，子如指頭，赤色，似小柰，可食。朻者聊。郭曰：未詳。引之謹案：朻者聊，蓋卽朹之別種，猶下文言白者棠，枹者負，白者楝，皆承上文言之。朻卽下文之下句曰朻也。錢曰：朹檕疑與上文之貢綦爲一物，聲相近也。梅字當屬下句，謂梅之朻者名聊也。景純斷句似失之。案信如錢說，梅之朻者名聊，則當在上文梅枏之下，不當別見於此。

杬魚毒

郭曰：杬，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急就篇曰：烏喙附子椒芫華。顏師古注：芫華一名魚毒，漁者煮之以投水中，魚則死而浮出，故以爲名。其根曰蜀桼，其華可以爲藥。芫字或作杬。爾雅曰：杬，魚毒。郭景純解云：大木生南方，皮厚汁赤，堪藏卵果。此說誤耳。其生南方用藏卵果者，自別一杬木，乃左思吳都賦所云緜杬杶櫨者耳，非毒魚之杬也。邵曰：中山經云：首山草多芫芫。郭氏彼注云：芫華中藥。是郭氏非不知草類有芫華也。特以爾雅載杬於釋木，故不以爲芫華，而創爲有所謂魚尾者以杬子數之卽瘥，是亦杬子名爲魚毒之證。校勘記曰：芫魚毒蓋本釋草文，因芫或作杬，遂誤入釋木耳。家大人曰：本草芫華在草部，證類本草移入木部，引日華子曰：芫華小樹，在陂澗旁。又引圖經曰：芫華宿根舊枝莖長一二尺。然則芫華形如小樹，故入釋木，非以芫或作杬而誤入之也。上文之杞枸檵，亦以形如小樹而入釋木，是其例矣。漢魏人皆謂芫華可以毒魚。墨子雜守篇曰：種青芫芸烏喙。說文曰：芫，魚毒也。本草經曰：芫華殺蟲魚。太平御覽藥部九引吳氏本草曰：芫華根有毒，可用殺魚。則爾雅舊注必同此解。郭因杬在釋木，而以南方大木用藏卵果者當之，則與魚毒之名不合。邵氏曲爲之說，非也。

楓欇欇

家大人曰：欇欇，動貌也。欇之言攝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攝與搖皆動也。楓之言風也。廣雅曰：風，動也。楓木厚葉弱枝而善動，故謂之楓，又謂之欇欇。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舍人注曰：楓爲樹，厚葉弱莖，大風則鳴，故曰欇欇。說文欇作㯿，云：楓，木也，厚葉弱枝，善搖，一名㯿㯿。今本脫一㯿字，據邢疏及韻會所引補。又曰：㯿，木葉搖兒。今本兒字譌作白也二字。徐鍇曰：謂木遇風而翻見葉背，背多白，故曰搖白也。此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段氏注亦誤。說文：榣，樹搖

皃與此注文同一例衍謂爲聚樹葉動皃義本說文今據改是楓與樞樞皆以動名之也

樸抱者謂櫬采薪采薪卽薪

郭以樸抱者爲一類注云樸屬叢生者爲抱孫注同詩所謂棫樸抱櫟以謂櫬采薪采薪卽薪爲一類注云指解今樵薪釋文曰謂舍人本作彙又曰舍人引上句櫬梧來合在此句釋云櫬梧者此者字衍樸抱者此下當有彙字栩者其理也樸者相迫附也彙者莖也莖上當有其字如竹箭一讀曰抱也字衍一讀二櫬名采薪又名卽薪樊引詩云薪是穫薪荊州曰柞木采木曰字當在作木下詩人不曉薪意言薪謂身卽薪伐之也李云采薪一名奠櫬言卽薪謂二薪也孫引詩云薪是穫薪薪一名奠櫬郭云指解今樵薪今依郭氏說以上釋文錢曰謂當從舍人本作彙連上句讀謂樸之抱者名彙也說文彙作𧰨亦卽蝟字本从胃得聲故又通作謂也櫬采聲相近櫬一名采薪又名卽薪與櫬梧之櫬名同而實異引之謹案錢說是也但未言樸櫬二者爲何木耳今案樸說文作𣙙云叢也棻今本爾雅還依段說之下樸抱者謂之上中間櫬梧二字而許君云樸叢也蓋所見本設櫬梧四字本在櫬梧之上與上文諸句相連故訓樸爲叢與諸家異義也然則樸爲叢屬其抱者則謂之彙彙與抱皆叢生之名故曰樸抱者彙猶上文之杜赤棠白者

棠也大雅棫樸篇芃芃棫樸棫白桵也樸枹也二木皆叢生故類言之若下章言榛楛濟濟耳而毛傳乃曰樸抱木也箋曰白桵相樸屬而生則是以樸抱者三字連讀矣案此爾之例若杜赤者棠白者棣蓚者騶上二字皆下屬爲義若以抱者二字上屬爲義則全篇皆無此例也孫郭皆云樸屬叢生者爲抱卽踵毛傳之誤舍人以樸爲相迫附誤亦與孫郭同而以抱者彙連讀則不誤故其注云彙者其莖也如竹箭曰抱也是統釋抱者彙三字又云櫬名采薪又名卽薪是以櫬字屬下讀較諸家爲長矣櫬與采薪卽薪皆謂柞木也柞一名櫟一名橡一名采韓子五蠹篇曰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引韋昭漢書注曰采椽櫟榱也鹽鐵論散不足篇曰桐棺不衣采椽不斲淮南精神篇樸桷不斲椽卽櫟取之椽今本南誤作樸高注曰櫟采也應劭注漢書司馬相如傳曰櫟采木也徐廣史記李斯傳音義曰采一名櫟一名柞是采爲柞之異名故樊注曰荊州柞木曰采木也小雅車舝曰析其柞薪柞木可以爲薪故又有采薪卽薪之名矣喪服傳曰惡笄者櫛笄也櫛讀爲卽薪之卽謂以柞木爲笄也柞木粗惡故以爲喪笄櫛與卽字異而義同鄭以櫛爲巾櫛之櫛云以櫛之木爲笄非也說見儀禮

樕竿下。然則樕與采薪卽薪皆柞木之異名自李巡始誤以彙樕二字連讀然其注云采薪一名蒴樕則猶以采薪爲木名也而郭乃總釋之曰指解今樵薪則直以此八字爲釋樵薪矣上下文皆釋木名而此文獨釋樵薪恐無是理也或曰此非釋樵薪何以言采薪卽薪也曰采可爲薪故謂之采薪又謂之卽薪不必既爲薪而後謂之薪也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薪又曰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又曰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則未爲薪而已謂之薪矣然則采薪卽薪仍是木名非謂樵薪也

唐棣栘常棣棣

引之謹案召南何彼襛矣傳唐棣栘也正義引舍人注曰唐棣一名栘小雅常棣傳常棣棣也正義引舍人曰

常棣一名棣並與郭本合然常棣釋文云常棣棣本或作常棣栘秦風晨風傳棣唐棣也論語子罕篇注唐棣棣也今本作唐棣栘也此後人據郭本爾雅改之皇侃疏云唐棣棣樹也釋文不出栘字之音則舊本作唐棣棣也可知則與郭本殊蓋所見爾雅舊本作常棣栘唐棣棣也今案小雅常棣之華藝文類聚木部下引三家詩作夫栘之華唐時韓詩自存所引蓋韓詩也則名栘者乃常棣而非唐棣甚明常棣傳常棣棣也當依或本作常棣栘也何彼襛矣傳唐棣栘也及箋內之栘字俱當作棣後人據郭本爾雅改之也陸機詩疏釋唐棣曰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太平御覽果部十引吳氏本草曰郁李郁奧與可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然則唐棣卽奧李一名棣也以三家詩及毛傳陸疏本草考之似作常棣栘唐棣棣者爲長玉篇唐作棣云棣也與晨風毛傳論語何注合蓋因常唐聲相近遂致相亂耳

樕樸釋文唐石經及各本並同校勘記曰毛詩野有死麕作樸樕正義引爾雅及孫炎某氏注皆樕字在下今本蓋誤倒心

孫曰樸樕一名心引之謹案樸樕與心皆小貌也因以爲木名耳古者謂小爲僕遬漢書息夫躬傳僕遬不足數顏注曰僕遬凡短之貌也心之言纖纖小也釋名曰心纖也則二字聲義相近邶風凱風首章吹彼棘心傳

曰棘心難長養者今本脫心字段氏詩經小學曰棘下當有心字棘心棘之初生者故難長養下章言棘薪則其成就者矣詩意正相對今據補二章吹彼棘薪傳曰棘薪其成就者小棘謂之棘心其義一也故召南野有死麕傳及說文皆云樸樕小木也今本說文脫小字據五音韻譜集韻類篇補而樊注乃云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溼能古耐字江河閒以作柱則是以心爲松柏有心之心矣夫木皆有心何獨於樸樕而謂之心乎段氏說文注引廣韻松木名其心黃以爲卽爾雅之心字又謂毛傳說文小木爲心木之譌皆非也

榮桐木

郭曰卽梧桐引之謹案釋木所言灌木叢木瘣木遒木梭木于木皆汎言木之形狀非指一木以此例之榮爲桐木亦是通稱非謂梧桐也桐之言童也小木之名也淮南兵略篇曰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桐薪對巨斧猶言其小者也榮亦小木之名黃石公三略曰若決河而沈熒火（見後漢書袁紹傳注）淮南泰族篇曰滎水不能生魚鼈說文滎絶小水也瞥小聲也熒小瓜也聲與榮並相近樸樕心榮桐木二文上下相承皆木之小者也但一爲木名一爲小木之通稱耳而解者見桐木二字輒以爲梧桐說文梧梧桐木一曰櫬榮桐木

也桐榮也則許君已誤以桐不爲梧桐不始於景純矣爾雅木釋木名無別更加木字上文言櫬梧不言櫬梧木也徧考周秦之書未有謂梧桐爲榮者舊說殆不可從

蔽者翳

郭曰樹蔭翳相覆蔽者（今本作樹蔭翳覆地者乃後人依詩正義改之今據釋文及詩釋文所引訂正）詩云其菑其翳引之謹案木自斃以下三句皆釋木木也蔽卽上文木自斃之斃大雅皇矣正義引此作斃者翳又引李巡曰斃蔽也釋言曰斃踣也釋文斃字又作獘郭本作蔽者借字耳皇矣傳曰斃爲翳釋文

斃本或作蔽襄二十七年左傳以誣道蔽諸侯釋文蔽服虔王肅董遇並作獘云踣也是獘斃竝與蔽通翳蓋爲殪皇矣篇其菑其翳釋文曰翳韓詩作殪殪僵仆武紀注曰殪仆也（仆踣古字通）宣六年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殪皆訓踣斃之也（杜注殪盡也失之）作翳者亦俗字耳晉語曰斃之資以苦其與是去其職而翳其入也翳其入謂踣斃其民也（韋注翳猶屛也民離叛見遠屛其民也一曰翳滅也後說爲長）是竝與翳亦通斃殪皆踣也故曰斃者殪斃者謂人斃之者對上文自斃而言毛傳自斃爲翳雖與爾雅原文小異而其爲踣木則同

上文立死椔謂不斃者也亦對斃者而言若云樹蔭翳相覆蔽則是相覆蔽之木而非踣木與上二句全不相應矣

梢梢擢

郭曰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者釋文梢郭音朔家大人曰梢之言削也鄭注喪服記曰削猶殺也說文揱人臂皃從手削聲（所角切）考工記輪人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釋文揱音蕭又色交反又音朔）鄭注曰揱纖殺小皃也鄭司農云揱讀爲紛容揱參之揱元謂如桑螵蛸之蛸漢書司馬相如傳紛溶蔘萷彼注曰蔘萷擢也（蔘音蕭萷音山交反）

梢擢謂之梢。梢，枝蛛擢謂之萷蔘，其義一也。楚辭九辯萷櫹槮之可哀兮。王注曰：華葉已落，莖獨立也。釋文：萷，音朔。集韻：梢，色角切。梢擢，木無枝柯長而殺者。或作萷。萊人之爵本大而末小。車幅之近轂者大，近牙者小。木無枝柯長而殺者亦本大而末小。與萷與梢聲近而義同也。擢之言籊籊也。衞風竹竿篇籊籊竹竿，毛傳曰：籊籊，長而殺也。籊與擢聲近而義同。釋文引方言：擢，拔也。蒼頡篇：擢，抽也。廣雅：擢，出也。皆非長而殺之義。

如木楸曰喬

引之謹案：如木當爲木如。上既言喬之形狀矣。此復明栩名取類之義，故特以木字別之。以首句即是言喬，故附於上句曰喬之下。一木字統下四句而言。上文木自弊柛立死椔蔽者翳木相磨槸棤皵梢梢擢，木字皆統下文而言，且與上文更端，是其證也。今本作如木楸曰喬，則木爲衍文矣。

釋蟲

蜓蚞螇螰

家大人曰：鹽鐵論散不足篇曰：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螇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螇即螇螰也。螇螰謂之螇，亦猶螻蛄謂之螻，蚇蠖謂之蠖矣。

蜆縊女

郭曰：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校勘記曰：釋文蜆，孫音倪，下顯苦見二反。按倪之轉聲爲磬。毛詩倪天之妹，韓詩作磬。禮記文王世子注：縣縊殺之曰磬。磬者，縊死之名。磬倪聲相轉。此縊女之所以名蜆也。家大人曰：此說蜆字之義甚精。蜆縊女，猶言磬縊女耳。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罄於前，見於前也。見之轉爲罄，猶磬之轉爲倪矣。

蠪朾螘

郭曰：赤駁蚍蜉。引之謹案：蠪之言尨也。古者謂雜色爲尨，或借龍字爲之。周官牧人用尨，犬人用駹，巾車駹車，故書並作龍。杜及先鄭司農或讀爲尨，或讀爲駹，皆謂雜色。又巾車龍勒，鄭注龍駹也。又考工記玉人上公用龍，先鄭司農讀爲尨。故螘之赤色斑駁者謂之蠪，義與尨同也。朾之言赬也。赬，赤也。螘色赤駁，故又謂之赬螘。釋文：朾，本又作虰。玉篇：虰，丑輕切。今本輕譌作經。蠪虰也。廣韻：丑貞切。丑輕、丑貞之音並與赬同。說文：赬，赤色也。或作䞓，或作赪。赬朾並從丁聲，故字亦相通也。玉篇以蠪虰二字連讀。集韻同。段氏說文注謂蠪朾爲螘之一名。讀爾雅者誤以朾螘爲句，皆非也。蠪朾螘，與螱飛螘二句文同一例。若以螘字自爲句，則與

上文小者蝗相殺矣

釋魚

鯉鱣鰋鮎鱧鯇

舍人曰鯉一名鱣鱧一名鯇孫曰鰋一名鮎郭曰鯉今赤鯉魚鱣大魚似鱘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鰋今偃額白魚鮎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爲鮧鱧鮦也鯇今鯶魚似鱒而大又郭音義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强合之爲一物引之謹案舍人及孫注是也鯉鱣鰋鮎釋詩之鰋鯉也鱧鯇魴鰥

釋詩之魴鱧也郭氏徒以鯉鱣大小絕殊遂分爲二物并鰋鮎鱧鯇而亦分之不知鯉鱣之鱣自是魚之小者鱣鮪之鱣乃是大魚之名故爾雅之鯉鱣與鰋鱧竝稱而不與下文之鮥鮛鮪相連明非鱣鮪之屬也自毛公釋詩之鱣鮪始誤以鱣爲鯉則不知鱣鮪之鱣非鯉鱣之鱣也郭氏又分爾雅之鯉鱣爲二物而以鱣爲大魚則不知鯉鱣之鱣非鱣鮪之鱣也下篇說雉云鷂雉鷸雉鳪雉鷩雉說鼠云鼢鼠鼸鼠鼷鼠鼶鼠鼩鼠說馬云騊駼馬野馬說牛云犤牛犦牛犣牛犘牛犝牛此皆分舉衆物之名者若鯉鱣以下各爲一物則當云鯉魚鱣魚鰋魚鮎魚鱧魚鯇魚方合本書之例不得徑省其文而稱鯉鱣鰋鮎鱧鯇也鳥獸蟲魚因多異物而同名者魵謂之鰕鯢大者亦謂之鰕似鮎之魚謂之鯢雌鯨亦謂之鯢鱊謂之鯉鮂魚亦謂之鯉然則鯉鱣之鱣何嫌與鱣鮪之鱣同名乎不然鱣鮪之鱣絕大作爾雅者不應茫然不知而與鯉混爲一物也至白魚名鰋鱓魚名鯇皆以意爲說書無明證祇以鯉鱣旣分爲二遂遞分四魚以從之耳郭說似是而非未可依據

鱊古滑反鮬音步鱖音厥鯞章酉反

郭曰小魚也似鮒子而黑俗呼爲魚婢江東呼爲妾魚引之謹案此兩魚也鱊一名鮬謂魚婢也鱖一名鯞今之蜀魚也中山經合水多鰧魚狀如鱖郭彼注曰鱖魚大口大目細鱗有斑彩鰧音劇居衛反是也此以鮬釋鱊以鯞釋鱖非以鱖鯞釋鱊鮬也郭注始失之

魵鰕

引之謹案魏志東夷傳濊國海出班魚皮即說文所云魵魚出薉邪頭國者也魵班聲相近故班魚謂之魵魚說文鰕魵也又曰騢馬赤白雜毛色似鰕魚也然則鰕魚之班文其赤白相雜者與

[illegible]醜蟠諸

引之謹案郭曰似蝦蟇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蚥釋文鼁音起據反廣韻同唐石經亦作鼁正與去同音本草曰蝦蟇一名鼁一名去甫或謂之去甫或謂之鼁或謂之去鼁語之分合也玉篇鼀字注曰鼁鼀蟾蠩似蝦蟇也今本鼁誤作鼀案說文鼁或從酉作䶁是鼁䶁同字不得以鼀䶁當依廣韻䶁字注作鼁鼀金韓孝彥四聲篇海載玉篇注作去鼁集韻鼁口舉切爾雅鼁鼀蟾諸一曰去父或作蛙蓋去與鼀蛙古今字耳古者庶物之名多取雙聲疊韻去鼁疊韻字也去字古音在魚部鼀字古音在幽部釋文鼀音秋古魚幽二部之聲相為出入司馬相如子虛賦以御獸虡駢為韵上林賦以去獸兔雁宙羽遽虡什為韵揚雄蜀都賦以閭流為韵枚收數禦為韵羽獵賦以蕪與騶為韵解嘲以拔塗戾鉄書盧匪稞吾裒大為韵上林苑合籲以游豬憂為韵又易林一書以魚幽二部同用者自乾之臨至既濟之大畜凡百四十一條故去鼁疊韻猶國名之渠搜地名之姑猶見定六年左傳人名之州吁玉名之㻬琈見西山經郭注曰僊浮二音草名之扶留見吳都賦獸名之犰狳也見東山經郭注曰仇餘二音再以轉語求之去鼓聲相近故去鼁轉為鼓造造字古音在幽部與鼁同聲淮南說林篇鼓造辟兵文子上德篇鼓造作蟾蜍是也去鼁之轉故去鼁又轉為屈造夏小正傳曰蜮也者屈造之屬也鄭司農注秋官蟈氏曰蜮蝦蟇也屈造蟾諸也似蝦蟇故曰蜮也者屈造之屬也是也去鼁魚幽二部之疊韻也其魚部自為疊韻則曰去甫已見上幽部自為疊韻則曰𪓰鼀𪓰字古音為幽部入聲說文𪓰字注曰𪓰鼀詹諸以脰鳴者𪓰與去聲亦相轉也玉篇𪓰丘六切𪓰鼀同字故去鼁亦作去鼀說文鼀字注用爾雅之文曰去鼀詹諸也又釋之曰其鳴詹諸其皮鼀鼀其行去去與諸為韻去古讀若祛小雅斯干篇鳥鼠攸去與除芋為韻大雅生民篇鳥乃去矣與呱為韻僖十五年左傳千乘三去與餘狐為韻老子是以不去淮南俶真篇事其神者神去之去與居為韻鼀與諸去為合韻鼀與鼁同古音在幽部諸去二字古音在魚部古魚幽二部之聲相為出入已見上則其字之作去甚明去去之言祛祛也莊子應帝王篇泰氏其臥徐徐崔譔本作祛祛盜跖篇臥則居居聲義亦相近司馬彪注曰徐徐安隱貌隱俗作穩則祛祛亦安舒貌矣蟾諸之行徐徐然不迫故謂之去去高注淮南原道篇曰蟾諸跳行舒遲是也說文𪓰字注曰𪓰鼀詹諸也詩曰得此𪓰鼀言其行𪓰鼀今詩𪓰鼀作戚施𪓰鼀之言施施也王風丘中有麻篇將其來施施傳曰施施難進之意箋曰施施舒行貌然則𪓰鼀亦遲緩不迫之貌與去去同意也今本說文去鼀譌為夫鼀去夫形相似又因注內從黽去聲而誤既與爾雅乖違其行去去譌為其行夫夫則不得與其鳴詹諸為韻而古義亦亡矣集韻引說文已譌作夫且說文鼀字從黽夫聲而今本改為從黽從夫夫亦聲凡說文從某某聲多為後人竄改以牽合於其行夫夫之譌字不知其皮鼀鼀自以皮言其行去去自以行言今去譌為夫而謂其皮鼀鼀之鼀從其行夫夫之夫為義其猾亂不已甚乎學者當據爾雅之鼀鼀以正說文夫字之譌

乃戴氏毛鄭詩攷正反據今本說文之𪓐改爾雅之䶬
䶬爲鼄鼅又襲於說文之鼄鼅同字而於鼄字造爲力
竹切之音字書皆無此音書䶬以強異於䶬而爾雅說文皆紛
亂不可讀矣戴氏正義亦誤

元貝貽貝

釋文貽傾餘之反本又作貽他來反字林作蛤云黑貝
也大才反家大人曰字林作蛤音大才反則作貽者是
也貽黑色也呂氏春秋任數篇臺煤入甑中今本臺煤譌作煤室
辨見讀書雜志高注讀臺爲炱云炱煤煙塵也家語在厄篇炱
煤作炲𪑾今本炲譌作埃廣韻黖黷大黑之貌炱黷並音大才
反義與字林蛤貝同古無蛤字借胎爲之藝文類聚貨
部下引爾雅正作胎胎與貽字相似上下文又有貝字
故胎譌作貽顧音餘之反而陸從之非也

蚨蝁

郭曰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蝁子音惡釋文蚨
大結反引之謹案蝁之言惡也漢司隸校尉楊淮石門
頌曰惡虫䔺狩蛇蛭毒蟃蛭與蚨同蟃與曼同曼長也
說文蚨蝁也蛈毒長今本譌作蛈惡毒長也據釋文所引及玉篇注訂正從長失
聲毒長卽毒曼也易林從之訓曰毒蚨帶長蛈亦長也
義與蚨相近

鯢大者謂之鰕

郭曰今鯢魚似鮎四腳前似獮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
大者長八九尺引之謹案此卽人魚也水經伊水注曰
廣志曰鯢魚聲如小兒嗁有四足形如鯪可以治牛出
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故其著史記曰始皇帝之葬
也以人魚膏爲燭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卽鯢魚也
史記秦始皇紀正義引異物志曰人魚似人形長三尺
餘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秦始皇
家中以人魚膏爲燭卽此魚也出東海中然人魚之名
不始於此北山經曰決決之水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鯑
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瘕疾今本瘕譌作痴據證類本草改郭彼
注曰或曰人魚卽鯢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啼是古
謂鯢魚爲人魚也或謂之鰨漢書司馬相如傳禺禺鱋
鰨郭彼注曰鰨鯢魚也似鮎有四足聲如嬰兒義並與
此注同邢邵二疏並以鯢爲鯨鯢之鯢邵又引管子鯢
以爲殺此莊子外物篇所謂鯢鮒李軌注以爲小魚者皆非也又案釋文鰕音
遐歷石經及諸本亦作鰕而初學記引爾雅作鰕字從
役北戶錄亦云鯢大者謂之鰕音役引爾雅注鯢似鮎
四足聲似小兒廣韻鰕營隻切魚名有四足出文字集
略集韻鰕魚名有四足如鼈而行疾其字皆作鰕而讀

如役與今本異字異音未知孰是。

釋鳥

鴗天狗

郭曰：小鳥也，青似翠，食魚，江東呼為水狗。家大人曰：易林泰之兌曰：濼狗水鳧難宿少雛。濼狗蓋即水狗。一名魚狗。本草拾遺曰：魚狗，今之翠鳥也。小者名魚狗，大者名翠，取其尾為飾。亦有斑白者，俱能水上取魚，故曰魚狗。

鶨鶪老鳸鴳

郭以鶨鶪老連讀，注曰：鶨，鶪也，俗呼為癡鳥。以鳸鴳連

述二十八　三五

讀，注曰：今鴳雀。昭十七年左傳正義曰：注爾雅者，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斷老上屬，鳸下屬。唯樊光斷鶨鶪為句，以老下屬。邵曰：說文云：鶨，欺老也。又云：老雇，鴳。是則欺老之名其來已久，不得以上屬者為非，疑下文鳸字上舊有老字，後人誤以為重衍而去之耳。引之謹案：舍人及李、孫、郭以老字上屬，樊以老字下屬，則是五家所見之本皆祇有一老字。若有二老字，則諸家必皆以上老字上屬，下老字下屬，不得有此異同矣。今案：老字下屬者是也。說左傳者自景伯而下，皆以老鳸二字連讀。蔡邕獨斷同。叔重之學出於景伯，其斷句不當有異。說文雇字注云：老雇，鴳，則鴳字注當云：老雇也；鶨字注當云：欺老也。而今本說文云：鴳，雇也；鶨，欺老也。此明是後人以郭本改之。不然，豈有一人之言前後自相乖異者乎。九雇各有專名，而老雇居其一，若但謂之雇，則是總名而非專名矣。五鳩、五雉亦各有專名，不聞有但稱鳩、但稱雉者也。當從樊讀為正。

巂周燕燕鳦

舍人曰：巂周名燕燕，又名鳦。孫曰：別三名。郭以巂周為一物，注曰：子巂鳥出蜀中。以燕燕鳦為一物，注曰：詩云：燕燕于飛。一名元鳥，齊人呼鳦。邢曰：此燕燕即今之燕

述二十八　三六

古人重言之。孫炎、舍人以巂周燕燕鳦為一物三名，郭所不取也。家大人曰：巂周非子巂，郭說誤也。說文：巂，巂周，句燕也。今本周上無巂字。案下文離字注云：離黃，倉庚也。句法正與此同，推之他部，亦多有此。今本脫去離字、巂字，則失其讀矣。釋文引此已誤，今補。呂氏春秋本味篇：肉之美者鷈燕之翠。今本鷈燕誤作巂燕，見讀書雜志。鷈即巂之俗字。巂鷈並戶圭反。則舍人、孫炎以巂周為燕之一名，是也。巂周、燕燕、鳦，猶言芣苢、馬舄，馬舄、車前耳。說文又云：一曰蜀王望帝婬其相妻，慙亡去，為子巂鳥。此別是一義，故稱一曰，而景純遂以此釋爾雅之巂周，誤矣。古之稱燕者，或單呼燕，或連呼燕燕，經文中皆有之。詩傳云：燕燕，鳦也。此自釋詩

之莿燕爾雅云燕鳦此自釋上文之嶲周燕不得執彼例此而以燕燕連讀。

鶨鶨其雄鶛牝庳

引之謹案鶛庳皆卑小之皃鶛之言孅猪也說見後犤牛下。

萑老鵵

郭曰木兔也似鵄鵂而小兔頭有角毛脚夜飛好食雞

引之謹案呂氏春秋明理篇云其妖孽有萖生雉雉亦生鴳萖盍即老兔之兔何以明之高注曰於五行傳爲羽蟲之孽萖生雉雉生鴳既皆爲羽蟲之孽則萖即老兔之兔也若狐兔之兔則是毛蟲而非羽蟲矣以是明之說文無鵵字釋文曰鵵本又作莬音兔古書兔字多作莬盍萑頭似兔故謂之老兔又謂之木兔矣玉篇萑老兔字不從鳥與郭注同而鳥部又有鵵字則後人所加也

亢鳥嚨其粻嗉

郭曰嗉者受食之處別名嗉今江東呼粻家大人曰粻之言粻也廣雅曰粻弓藏也故鳥獸藏食之處通謂之粻釋獸云羊曰齥麋鹿曰齸說文云齥羊粻齸麋鹿粻是也其鳥粻則謂之嗉釋獸云鳥曰嗉是也故曰其粻嗉史記天官書柳爲鳥注七星頸張素索隱曰素嗉也漢書天文志作嗉。引孫炎鳥張嗉開元占經南方七宿占引黃帝占曰張朱雀嗉也然則張爲朱雀嗉故謂之張張亦粻也。

釋獸

鹿牡麌

引之謹案麌之言假也釋詁曰假大也故獸之牡者皆爲牡鹿謂之麌牡豕謂之豭其義一也。

其迹速

釋文速作𨔝云素卜反本又作迹引字林云鹿迹。一曰麋鹿子。凡說文字林相同者陸氏多舍說文而引字林如麋字引字林云鹿屬也以冬至日解角麋字引字林云麝麢也貘字引字林云獸似犬貊與說文同此𨔝字所引字林亦然非謂說文無此字惟字林有之也字林鹿迹一曰麋鹿子蓋皆出說文今本說文脫二日麢鹿子五字耳𨔝又爲鹿子故說文𨔝字在麌麢二字之間麌也麢也麛也皆鹿子之名也故三字相承段氏若膺謂𨔝字當在令上下二篆不相蒙非也廣雅𨔝蹏跡解迹也義本爾雅而速字作𨔝曹憲音匹迹匹字衍說見下與素卜反之音迥異引之謹案速之言蹋也漢書音義曰蹋迹也韋昭云三輔謂牛蹏迹爲蹋見爾雅序釋文聲義與此相近也說文𨔝鹿迹也從鹿速聲正與素卜反之音相合作𨔝作速皆爾雅原文也廣雅獸迹之名出於爾雅不應爾雅作速而廣雅又作跡蓋廣雅原文本作速傳寫者不識速字脫去中一畫遂與籀文迹字

作速者無以異曹憲不達則以爲籀文迹字而音迹（曹憲廣雅音往往據誤本作音。如第一卷劵𢭏也之劵從力當音巨眷反。譌爲從刀之劵。遂音去願反。勁疾也之勁從力。譌爲從刀之剄。遂音古鼎反。擸折也之擸音獵。譌而爲𢭏。遂音公入反。是也。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其後左旁之辶又涉上文蹠字而誤爲足遂成蹠字此集韵所以誤收蹠字以爲迹之或體也（蹠字亦誤爲蹠而成。故說文玉篇廣韵皆無蹠字。）然所見曹憲音猶但有迹字而無匹字也（匹迹與匹跡同紐。集韵以蹠爲迹之或體而匹跡切內不收蹠字。則所見曹憲音猶未衍匹字。）至今本則音內迹上又衍匹字展轉錯謬而愈不可通矣（速音子亦反。若匹迹反。則是從字而非速字矣。然則此匹字乃後人不知反切而妄加之。不足深辨也。）學者當據爾雅說文以訂廣雅之蹠爲速然後爾雅說文廣雅三書之義

若合符節而曹憲之據誤本速字作音集韵之誤收蹠字今本之誤衍匹字皆可次弟釐正也曰爾雅其迹速之速安知非籀文速之誤乎曰籀文之速卽迹字也釋獸凡言其子其足其迹下一字皆專著其名今不專著其迹之名而仍以迹名之則文不成義今使言麋子者不稱其子之名而但云其子言麋足者不著其足之名而但云其足足文義其可通乎且爾雅以辨名也有專名則稱之無專名則已耳故爾雅麋鹿麕狼兔並列而狼之迹獨不著其名則無專名故也鹿迹有專名則當與麋麕兔並著其名無專名則當如狼之不言其迹

矣豈有明知其非專名而重複其字以殫爲之名而云其迹迹者乎人與鳥獸足所踐處皆謂之迹而以迹之名專屬之鹿則豈鹿足所踐然後爲迹而他物所踐不得謂之迹乎（段云速無妨專爲鹿迹之名。案凡獸皆有迹。但謂之迹。何以別於他獸。段說非也。）速卽籀文迹字速之與迹無別也而云其迹速則豈易一籀文遂足以昭區別乎若然則麋之其子麇亦不必著其爲麇但易一籀文子字而云其子麂卽可以別之矣有是理乎循文察義爾雅其迹速之速當爲從辵朿聲而非籀文之速明甚廣雅獸迹之名出於爾雅其字亦必與爾雅同速與蹠皆非稚讓原文也曹憲不能據

爾雅說文以正廣雅之誤字而輒音爲迹段氏說文注又爲曹憲所誤而據之以疑說文麀字謂爲後人羼入而徑刪之（始則刪之。後又云。改麀篆爲麗篆。次於麗篆之下。所云鹿迹也。从鹿速。速籀文迹。乃合。案麀爲鹿迹又爲鹿子。故說文麀字次於麛麚二篆之間。不得移於麗篆下也。麀字說文但云速聲。不云速籀文迹。則其字之下當作速而非籀文迹字明矣。何得改其篆而又增其注乎。速爲人與鳥獸足所踐之通稱。何得專屬之鹿而從鹿作麀乎。自古字書韵書但有從鹿速聲之字。豈有從鹿速聲之字乎。）又欲改爾雅之速爲迹以曲從曹憲之誤音其失甚矣夫爾雅之速若本作迹則舍人樊光李巡孫炎諸人作注必有表而出之者施乾謝嶠顧野王諸人作音亦必有表而出之者何釋文但云素卜反而不云諸家有作迹而音迹

者乎。然則先儒相傳之本竝作豭文迹字者明矣。此之不察，而猥據曹憲之誤音以改不誤之爾雅說文，豈非好異而不求其是哉。

豕子豬

豕子豬。家大人曰：豬即豕，非豕子也。子字蓋涉上文豯子豵而衍。自唐石經已然，而邢疏遂沿其誤。（疏云：其子名豬。）廣韵引爾雅豕子豬，亦誤。案郭注云：今亦曰彘，江東呼豨，皆通名。郭以豕豬彘豨爲一物，則豬非豕子甚明。今人皆謂豕爲豬，無謂豕子爲豬者。下文之豶豱幺幼奏者豱，皆指豕言之，非指豕子言之。（豶，豬豶，謂豕之犍者。幺幼，謂豕之小者。奏者豱，謂豕之皮理腠蹙者。）至豕生三豵二師一特，乃言豕子多寡之異名耳。又案方言云：豬，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豭，關東西或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小爾雅：彘，豬也。豨，豬也。）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貕，吳揚之閒謂之豬子。然則豬也，豭也，彘也，豕也，豨也，五者一物也。豚也，貕也，豬子也，豕子也，四者一物也。今以豕子與豬爲一物，可乎。說文：豬，豕而三毛叢居者，亦不以豬爲豕子也。定十四年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艾豭，皆豕也，但有牝牡之分耳。則不得以豬爲豕子明矣。小雅漸漸之石箋及楚辭大招注並云：豕，豬也，即用爾雅之文，則爾雅原無子字可知。今本左傳正義及急就篇注、藝文類聚獸部中引此竝作豕子豬，則後人依誤本爾雅加之也。（案左傳正義云：釋獸云：豕豬，牝豝，牝者謂之豝，則豭是豬之牡者。孔以豭爲牡，豝爲牝，豬爲緫名也。今改豕豬爲豕子豬，則與孔說不合矣。急就篇注云：豕之三毛叢居者曰豬，而春秋左氏傳曰：既定爾婁豬，爾雅曰：豕豬，然則亦其通稱也。是顏以豬爲豕之通稱。今改爲豕子豬，則又與顏說不合矣。藝文類聚引爾雅云：豕豬豶豱幺幼奏者豱，皆謂豕，非謂豕子也。今改爲豕子豬，則又與下文不合矣。）初學記獸部、太平御覽獸部十五引此竝無子字，正與郭注、毛傳、方言合。今據以訂正。

虎竊毛謂之虦貓

郭曰：竊，淺也。詩曰：有貓有虎。家大人曰：竊，淺聲之轉。淺虦聲相近。竊與虦皆淺也。爾雅言竊毛，詩傳言淺毛，其義一也。逸周書世俘篇曰：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猫與貓同。

貘白豹

郭曰：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駮，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貘。引之謹案：上文虎竊毛謂之虦貓，下文甝白虎，虪黑虎，皆言虎豹之屬，非言熊屬也。豹與熊殊類，似熊者不得謂之豹。當以後說爲長。說文：豹似虎，圜文。大雅韓奕正義引陸機疏曰：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貘蓋毛白而文黑者。貘之爲言猶白也。（似熊而黑白駮之貘與白豹之）

貘皆以白得名而一爲白豹一爲食銅鐵之獸不得混爲一物逸周書王會篇不令支元貘與貘同孔晁注曰貘白豹元貘則黑豹今本豹字皆誤作狐玉海引此已誤列子天瑞篇青甯生程程生馬釋文引尸子云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貘又引山海經云南山多貘豹郭注云貘是豹之白者今本西山經貘豹作猛豹注曰猛豹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能舐食銅鐵出蜀中與列子釋文所引不同蓋貘有二義故郭注兩釋之而後人遂刪其一也然正文既言貘豹則是白豹之別名而非食銅鐵之獸矣貘猛古字通猶蚈蚰之爲蚿蚰此皆爾雅所謂貘也說文貘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未嘗以爲爾雅之白豹字林貘似熊而白黃出蜀郡一曰白豹然則似熊而白黃者非白豹明矣

述二十八　十二

貔白狐其子豰

郭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引之謹案經文明言白狐則非虎豹之屬也牧誓所謂如虎如貔大雅韓奕所謂獻其貔皮曲禮所謂貔貅皆非爾雅之貔也爾雅之貔即狐也方言曰貔陳楚江淮之閒謂之貅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貊關西謂之貍貍與狐同類故貍謂之貔狐亦謂之貔貍子貄貈子貆貒子貗貔白狐其子豰四者類布近而文亦相連正下文所謂貍狐貒貈醜也若虎豹則非其類矣而郭氏爾雅圖讚乃云書稱猛士如虎如貔貔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似是而非見藝文類聚獸部下是其注爾雅既以貔白狐爲虎豹之屬及其作圖讚又謂貔爲豹屬而非白狐蓋但知貔爲豹屬而不知其又爲白狐之異名遂致斯謬矣豹屬謂之貔白狐亦謂之貔二者同名而異實說文貔字解大雅韓奕傳及鄭注牧誓曲禮皆未嘗以豹屬之貔爲白狐陸機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羆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則已誤合二者爲一物不始於景純矣字林云貔豹屬出貉國一曰白狐分豹屬與白狐爲二而皆謂之貔較陸疏郭注爲長

麠大麃

釋文麠音京本或作麖同家大人曰麖之言京也釋詁

述二十八　十三

曰京大也大麃謂之麖海大魚謂之鯨其義一也中山經曰尸山其獸多麖郭彼注曰似鹿而小黑色

魋如小熊竊毛而黃

郭曰今建平山中有此獸狀如熊而小毛麤淺赤黃色俗呼爲赤熊即魋也引之謹案郭注上林賦鋋猛氏云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蓋亦魋類也邢引周官方相氏注之魌頭與此無涉

猱蝯善援貜父善顧威夷長脊而泥

家大人曰此舉其物之情狀因以著其命名之義也善援故曰蝯善顧故曰貜父長脊故曰威夷郭解貜父善

顧曰能攫持人好顧眄釋文玃字亦作貜說文亦曰玃父善顧攫持人也象虎豹能攫之屬皆能攫持人而不謂之玃然則玃父之名非以其能攫持人而命之也玃之爲言猶矍也（廣韻矍玃並俱縛切）說文矍視遽皃徐鍇曰左右驚顧也震上六曰視矍矍左思魏都賦曰吳蜀二客矍焉相顧（矍與矆同）是矍爲顧視貌也玃父善顧故謂之玃父矣小雅四牡篇周道倭遲正義以倭遲爲長遠韓詩作威夷見文選顏延之秋胡詩注是威夷爲長貌也威夷長脊故謂之威夷矣蝯猨父顧夷泥谷爲一韻（顧音若鼓北風日月篇寍不我顧與土處爲韻王風葛藟篇亦莫我顧與滸父爲韻魏風碩鼠篇莫我肯顧與鼠黍女土所爲韻小雅伐木篇微我弗顧與許羜父爲韻微子篇我不顧行遯釋文顧徐音鼓商頌長發篇韋顧既伐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

麔麚短脰

邢曰麔麚之獸皆短項邵曰麌之牡者爲麔麌鹿之牡者爲麚引之謹案麌鹿之屬其項皆不短則不得言短脰也此麔麚疑別是一獸而短脰者非謂牡麌牡鹿也麔麚雙聲字猶玃父之一名貑玃也似不得分爲二物

鼣鼠

校勘記曰段云鼣當作鼥按釋文鼣字或作鼥符廢反舍人云其鳴如犬也集韻二十廢鼣鼠名其鳴如犬吠或作鼥是丁度等所據釋文本作鼣舍人云其鳴如犬吠今本脫吠字廣韻亦云如犬吠藝文類聚卷九十五引爾雅作鼣鼠音吠又發聲相近今本從犬譌家大人曰此說是也玉篇鼣扶廢切引郭注云云而今本亦作鼣則後人以誤本爾雅改之也鼣鼥二字一從犮聲一從發聲鼥之爲鼣猶茇之爲蹳（漢書夏侯嬰傳常蹳兩兒棄之晉灼曰音足跋物之跋）跋之爲撥（說文跋蹎也史記孔子世家作撥）坺之爲發（說文引詩武王載坺韓詩作載發）鮁鮁之爲發發（說文引詩鱣鮪鮁鮁今詩作發發）滭冹之爲觱發（說文引詩一之日滭冹今詩作觱發）蚑蟦之爲發皇（釋蟲蚑蟦考工記梓人注作發皇）公叔拔之爲公叔發也（檀弓注公叔文子名拔或作發）舍人注其鳴如犬吠鼣鼥並扶廢反依聲爲訓也郭注中山經鼣鼠亦云音狗吠之吠

鼳鼠

郭曰今江東山中有鼳鼠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音巫覡釋文鼳古闃反郭音覡戶狄反引之謹案鼳皆當爲鼰釋文古闃反當爲戶結反後人依唐石經改之也玉篇鼳古役切鼠身長須秦人呼爲小驢也廣韻鼳古闃切引爾雅鼳鼠身長須秦人謂之小驢皆不以爲鼠名亦不音覡唯鼰字玉篇胡的胡絰二切似鼠而白也廣韻胡狄胡結二切鼠名集韻奚結切鼠名色蒼胡狄之音正與覡同色蒼之訓又與注合而其字從頁（戶結）

反。不從狊。古闃反。然則䶂鼠之䶂，戶狄、戶結二反。與上文鼠身長須之鼳，古闃反。字體不同，音讀亦異。且經文鼳字在前，䶂字在後，而郭音巫覡，在後不在前，明是䶂字之音，非鼳字之音也。自唐石經誤涉上文而書作鼳，後人遂改釋文之音以從之。初學記獸部引爾雅作鼳，是亦後人所改。於是集韻二十三錫刑狄切下，既收䶂之正體，又採鼳之譌字；局闃切下，既以鼳爲獸名，又誤以爲鼠名矣。邵謂鼠身長須之鼳即鼠屬之鼳鼠，亦沿俗本之誤。

獸曰釁

郭曰：自奮釁。注疏本作自奮迅動作，乃後人用邢疏改之。今從單注本。家大人曰：奮釁，疊韻字也。襄二十六年左傳：小人之性，釁於勇，貴遂。注云：釁，動也。王肅云：釁謂自矜奮以夸人。是古謂奮爲釁也。連言之則曰奮釁。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奮釁而軒鬐。傅休奕良馬賦云：奮釁沛艾，虎據麟峙。索靖草書狀：類阿那以羸形，欻奮釁而桓桓。是獸曰釁也。邢叔明不解自奮釁之語，而改之曰自奮迅動作。後人又以疏改注，甚矣其陋也。

釋畜

膝上皆白惟馵　面顙皆白惟駹

引之謹案：惟馵、惟駹，猶釋魚之不類、不若，上一字皆語詞也。自馵至駹，皆釋馬白色所在之異名也。唯首句末句有惟字，而他句皆無，則其爲語詞明矣。膝上皆白及後左足白者，皆謂之馵。秦風小戎正義引郭云：馬膝上皆白爲惟馵，後左腳白者直名馵，非也。說文：駹，馬面顙皆白。但言駹而不言惟駹，是惟爲語詞也。段氏注云：釋畜言惟駹者，以別於上文的顙、白顛、白達素縣，亦非。邢、邵二疏說兩惟字皆不了。又案：駹者，白色也。故鴟之白者謂之䳜鴟。䳜者，匹頁、匹江二反。見釋鳥注及廣雅。邵以駹爲不純色，引周官犬人用駹，尤非。

白州驠

郭曰：州，竅。邢曰：謂馬之白尻者名驠。家大人曰：廣雅：尻、州，臀也。故馬尻亦謂之州。北山經曰：倫山有獸焉，其州在尾上。今本州譌作川。郭彼注亦曰：州，竅也。內則曰：鼈去醜。鄭注：醜謂鼈竅也。醜與州聲近而義同。釋鳥云：燕，白脰烏。此云白州驠，蓋古者謂白色爲燕也。下文云：尾本白，騴。騴與驠亦聲近義同。

牡曰騭

郭曰：今江東呼父馬爲騭。音質。引之謹案：騭之爲言猶特也。廣雅曰：騭、牡、特，雄也。服子慎注漢書五行志曰：騭音陟。陟、騭同音，故古或以陟爲騭。夏小正：四月執陟攻

駒陟謂牡馬也執與縶通月令游牝別羣則縶騰駒是其事傳言執而升之君於義疏矣

駵白駁黃白騜

郭曰詩曰騜駁其馬釋文引字林曰駁馬色不純也引之謹案自駵白駁以下皆馬色不純之名若以駁爲不純則無以別於衆馬然則謂之駁者非以其毛色之不純也今案孫炎曰駵赤色也蓋同是馬雜白毛者而辨其赤黃之名駁赤貌也騜黃貌也釋木曰駁赤李是赤色謂之駁也說封傳曰乾爲大赤爲駁馬駁駁古字通駁馬赤色馬也魯頌駉篇正義曰樊光孫炎於駵白駁下引易乾爲駁馬是也說易者或以駁馬爲五色馬或以爲食虎豹

之馬皆非辯見前爲駁馬下開元占經馬休徵篇引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玉其政和平則南海輸駮馬注曰駮馬者黃赤色馬也廣雅釋畜馬屬有朱駮是馬赤色謂之駁也騜之言黃也故馬色之黃白者謂之騜豳風東山及魯頌駉篇竝作皇皇與黃同義故釋鳥曰皇黃鳥左氏春秋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漢成陽靈臺碑陰守皇屋嗇夫郎黃屋

青驪繁鬣騥

郭曰禮記曰周人黃馬繁鬣繁鬣兩被髦或云美髦鬣邢曰兩被髦者分其鬒鬣兩鄉被之也引之謹案自駵白駁以下皆言馬之毛色此言繁鬣下言黑喙繁與黑皆鬣色也郭以繁鬣爲兩被髦又以爲美髦鬣與上下文言毛色者不合皆非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駱馬白馬也駱者白色之名下文白馬黑鬣駱之命名主於白而不主於黑故廣雅白馬朱鬣亦謂之駱月令秋乘白駱猶赤駵之駵爲赤色鐵驪之驪爲黑色也故明堂位又言駱馬黑鬣駱與黑對文則駱爲白矣駱黑白黃皆色則蕃亦色也蕃繁古字通繁者白色也禮記熊氏以蕃爲黑色孔疏以爲赤色皆非辯見前蕃鬣下讀若老人髮白曰皤皤字古讀若頻說文皤從白番聲賁六四賁如皤如與翰爲韻鄭陸本作蹯音煩宣二年左傳宋城者謳睅其目皤其腹睅皤爲韻目腹爲韻繁即是白而云繁鬣者猶驪與黑同而云驪馬黃脊蒼與青同而云蒼白雜毛隨其色之淺深而爲之名耳繁與皤

同義白蒿謂之蘩釋草蘩皤蒿孫注白蒿也白鼠謂之皤玉篇皤白鼠也廣雅鼠屬有白皤馬之白鬣謂之繁鬣其義一也晏子春秋外篇曰景公乘侈輿服繁駔說文駔壯馬也繁駔蓋壯馬之白色者亦若八駿之有赤驥矣

一目白瞯二目白魚

釋文引蒼頡篇云瞯目病也吳江湖之閒曰瞯又引說文云瞯戴目也邢曰相馬者馬目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豔若目小多白則驚畏驚畏馬之病也引之謹案自駵白駁以下皆言馬之毛色非言馬病也一目白瞯二目白魚者謂一目毛色白曰瞯二目毛色白曰魚不言

毛者，承上文諸毛字而省。猶之黑脣駩、黑喙騧，謂脣與喙遂之毛色也。下文說牛云黑眥牰，亦謂目眥遂之毛色。義與一目白二目白同。若謂一目白瞯為馬病，則二目白魚亦是馬病。魯頌何取於病馬而盛稱之曰有驔有魚乎。馬病戴目，則宜二目皆然。又何得一戴一否而有一目白之稱乎。說文馬一目白曰瞯，不以為馬病。未可以戴目之瞯釋馬名之瞯也。段氏說文注亦沿釋文之誤。郭注二目白魚云：似魚目也。此亦誤以為馬目中白。與上文言毛色者不倫。且魚死則目珠色白，生時固不爾也。又何得以魚目之白釋之乎。毛釋有驔有魚曰豪骭曰驔，驔為長毛在骭，魚為白毛在目，皆以毛別之耳。

述二十八　　四十

犤牛

郭曰：犤牛庳小。家大人曰：庳、犤聲相近。犤之言矲也。庳也。方言：矲（蒲楷反）短也。桂林之中謂短矲。郭彼注曰：言矲𥏫也。周官典同：陂聲散。鄭少贛注曰：陂讀為人短罷之罷。司弓矢：庳矢。鄭仲師注曰：庳讀為人罷短之罷。罷與犤同。人短謂之矲，牛庳小謂之犤，其義一也。

經義述聞弟二十八

經義述聞弟二十九

高郵王引之

太歲考上八條

太陰者，太歲之別名也。古人言太歲太陰者皆合為一。近時錢曉徵先生始分為二。其說謂太歲起子，太陰起寅，太陰在太歲前二辰，遂與爾雅太歲在寅之文相戾。孫淵如觀察謂太陰與太歲無異，而不考太初元年歲星在丑，乃誤以攝提格為歲星在寅之號。許周生兵曹為說以正之，而分太歲太陰為二，仍與錢說無異。揆厥所由，皆以漢志太初元年太歲在子，與上文攝提格之歲建辰絕異，求其說而不得，則或以攝提格為太陰，或以攝提格為歲星在寅，以別於在子之太歲耳。今詳考漢志文義，乃知在子為在寅之譌。太初元用甲寅，其原出於殷術，而隔次同次，為太歲應歲星之二法。法異而名則同，不揣檮昧，輒為太歲考廿八篇，而繫之以表，以質於綴學之士云。

述二十九　　一

弟一論太歲之名有六名異而實同

太歲所以紀歲也。其名有六：太歲一也，太陰二也，歲陰三也，天一四也，攝提五也，青龍六也。（青龍或曰蒼龍）淮南子天文篇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爾雅謂之太歲，史記天官書謂之歲陰，甘氏星經謂之

攝提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在寅歲星在丑天官書作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是攝提卽歲陰也其實一也潛研堂文集乃謂太陰歲陰非太歲今案鄭注周官保章氏曰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許慎淮南注曰歲星在天爲雄太陰在地爲太陰是太歲之名太陰正取在地之義安得謂太陰非太歲乎爾雅說太歲在甲之屬謂之歲陽養新錄疑太字爲後人所增非也說見弟九篇十日爲陽則十二辰爲陰矣故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續漢書律數敬避廟諱下放此志曰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除與徐同是歲陰爲太歲建辰

之名又安得謂歲陰非太歲乎爾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卽淮南子天文篇之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也漢書天文志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養新錄謂班氏以太陰爲太歲不知太陰太歲之有別此以不誤者爲誤也歲星在斗牽牛卽春秋緯之太陰在寅歲星居斗牽牛也見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天官書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卽衆動聲儀之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也見歲星占篇天官書太歲在甲寅張晏注漢書王莽傳曰太歲起於甲寅卽天文篇之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也史記貨殖傳太陰在卯穰至午旱至酉穰至子大旱卽天官書之太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鹽鐵論水旱篇之太歲在陽爲旱在陰爲水也越絕計倪內經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亦謂太歲也旣以步數又以占歲豐凶耳或謂太歲以步數太陰以占水旱豐饑非也漢書翼奉傳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卽初元二年太歲之所建也說文舄者舄與鵲同知太歲之所在卽天文篇之太陰所建鵲巢鄉而爲戶也論衡難歲篇曰太歲與青龍無異服虔注王莽傳曰倉龍太歲也尚書考靈曜注曰青龍歲也見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卽天文篇之青龍或曰太陰也晉灼注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星行二宿卽天文篇之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

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也養新錄謂晉灼以太陰爲太歲失淮南之指案淮南之太陰卽太歲也晉灼不誤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天文篇舊注曰占經所引淮南子注皆出許慎太陰謂太歲也廣雅亦曰青龍天一太陰太歲也然則太歲太陰歲陰天一青龍名異而實同也假如太陰與太歲不同則古人紀歲宜於太歲之外別言太陰何以爾雅言太歲而不及太陰淮南言太陰而不及太歲乎斯足明太陰之卽太歲矣錢說失之

弟二論太歲歲星相應之法有二

石氏星經曰歲星木之精也位在東方歲行一次十二年一周天與太歲相應于日甲乙其辰寅卯見歲星占篇故

顓頊數以乙卯爲元殷數以甲寅爲元乙卯之元秦及漢初用之以十月爲歲首前此夏正乙卯年二月在秦正甲寅年日在戌宮歲星在子宮與日隔亥宮而晨見東方晨見之月斗建於卯故太歲應之而在卯史記天官書曰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是也歲首十月至十二月夏正乙卯年之冬也故十月以後稱乙卯統於歲首也乙卯年之立春在夏正丙辰年日月五星俱起營室五度故以是年爲數元後漢劉洪所謂乙卯之元人正巳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也見續漢書律數志天廟營室也甲寅之元漢太初元年改數之始用之史記數書載武帝元封七年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是也所用者殷數故漢書律數志謂之前數言前代之數非漢數也漢數元用丙子以十月爲歲首二年始以正月爲歲首前此夏正甲寅年正月在元封六年癸丑年中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與日隔子宮而晨見東方晨見之月斗建於寅故太歲應之而在寅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是也元年歲首十月至十二月夏正甲寅年之冬也故十月以後稱甲寅統於歲首也甲寅年之冬至日月五星起於建星牽牛之閒故以是年爲數元劉洪所謂甲寅之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也亦見續漢志蓋數

元所起在日月五星同次之月而太歲所建則在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月此太歲歲星相應之正法也若其法之變者則不用隔次晨見之月而但取同次之月以定太歲同次之月斗建某辰則太歲亦在某辰於是數元所起之月卽爲太歲所建周官馮相氏注說太歲曰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是也大衍數議引洪範傳曰數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卽閼逢攝提格之歲太歲在甲寅畢陬之月甲寅月朔旦巳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見唐書數志淮南天文篇天一元始正月建寅開元占經日占篇引作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此下當有三終二字說見淮南內篇雜志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蓋顓頊數乙卯年之正月立春日月五星同度同度之月斗建於寅故亦得謂之歲在甲寅此由乙卯之元變爲甲寅者也晉書律數志載董巴議曰湯作殷數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故漢太初數亦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爲數元淮南天文篇曰淮南元年冬天一在丙子天今本誤作太說見淮南內篇雜志淮南王安始封在文帝之十六年當時猶用顓頊數而是年太歲在丙子下至太初元年

六十甲子周而復始。故太初元年，太歲亦在丙子。然則太初數元之在冬至，不於殷數，而元年太歲在丙子，則又本於顓頊數也。蓋是年冬至日月五星同次，故殷數以爲甲寅元首，而同次之月建子，則太歲亦在子，故顓頊數謂是年爲丙子。（在顓頊數甲寅元中，表見下。）此太初數丙子元之所由立也。就同次之月以命太歲，而不取晨見之月，此太歲歲星相應之又一法也。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甘氏在建星、婺女。（歲星在丑宮，日在亥宮。）太初數在營室東壁。（歲星與日同在亥宮。）甘氏石氏之太歲，應歲星晨見東方之月者也；太初數之太歲，

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者也。二者各爲一法，絕不相同。班氏不知而誤合之，乃以甘石太初之不同爲星之贏縮，非也。（班氏雖誤合爲一，而甘石太初之法皆名太歲則不誤。曉徵先生并太歲二字而訾之，則過矣。蓋二法同名，故班氏誤合爲一。若如錢說，一爲太陰，一爲太歲，則稱名各異，班氏雖疏，亦何肯合爲一邪。）

顓頊數元乙卯兼甲寅表（李氏尚之曰：乙卯顓頊數元也，甲寅殷數元也。據漢志所稱顓頊乙卯所起者，殷數甲寅元後六十一年，然則乙卯甲寅兩元負乎不同。謂顓頊數元乙卯是也，而云兼甲寅，恐非。引之案：殷數之甲寅元與顓頊數之甲寅元絕異。顓頊數之甲寅元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寅月，殷數之甲寅元應歲星與日隔次晨見之寅月。所兼者乃顓頊數之甲寅元，非殷數之甲寅元也。顓頊數元之乙卯甲寅同在一年，不分先後。）

乙卯	甲寅
乙卯應歲星與日隔次晨見之月	甲寅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
太歲在乙卯	太歲在癸丑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前此十月爲歲首，在夏正甲寅年之冬，故十月以後稱甲寅，統於歲首也。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夏二月，秦弟五月。是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歲星在子宮，日在戌宮。）斗建於卯，故夏正太歲在卯，秦正則統於甲寅年。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夏正乙卯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稱乙卯，統於歲首也。	夏十月，秦歲首。
	夏十二月，秦弟三月。是月歲星與日同次子宮，斗建於丑，故夏正太歲在丑。

太歲在丙辰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是月立春日月五星俱起於營室故以爲歷元後漢劉洪所謂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也不謂之丙辰而謂之乙卯者歲首是乙卯之冬故統稱乙卯也且乙卯木

也歲星亦木也太歲與歲星相應故以乙卯爲元說見上。秦正乙卯年之正月。卽夏正甲寅年之正月故宋書歷志曰顓頊歷元歲在乙卯命歷序云此術設元歲在甲寅祖沖之不知而疑之非是
夏三月秦弟六月是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

太歲在甲寅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是月歲星與日同次酉宮。斗建於寅故夏正大歲在寅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旦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淮南天文篇曰天一元始

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義與此同然則甲寅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夏正正月以後紀歲之名也

歲星在亥宮，日在酉宮。斗建於辰。故夏正太歲在辰。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夏正丙辰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稱丙辰統於歲首也。

太歲在丁巳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夏四月秦弟七月是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歲星在戌宮日在申宮。斗建於巳。故夏正太歲在巳。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夏正丁巳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稱丁巳統於歲首也。

夏十月秦歲首。

太歲在乙卯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夏二月秦弟五月是月歲星與日同次戌宮斗

建於卯故夏正太歲在卯。
夏十月秦歲首。

太歲在戊午（漢太初四年在壬午）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夏五月秦弟八月是月
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
（歲星在酉宮。日在未宮）斗建於午。
故夏正太歲在午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
夏正戊午年之孟冬故
十月以後稱戊午統於
歲首也。
太歲在己未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太歲在丙辰（漢太初四年在庚辰）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夏三月秦弟六月是月
歲星與日同次酉宮斗
建於辰故夏正太歲在
辰。
夏十月秦歲首。
太歲在丁巳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夏四月秦弟七月是月
歲星與日同次申宮斗
建於巳。故夏正太歲在
巳。

夏六月秦弟九月。是月
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
（歲星在申宮。日在午宮）斗建於未
故夏正太歲在未。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
夏正己未年之孟冬。故
十月以後稱己未統於
歲首也。
太歲在庚申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夏七月秦弟十月是月。
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
（歲星在未宮。日在巳宮）斗建於申
故夏正太歲在申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
夏正庚申年之孟冬故

夏十月秦歲首。
太歲在戊午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夏五月秦弟八月是月
歲星與日同次未宮斗
建於午。故夏正太歲在
午。
夏十月秦歲首

十月以後稱庚申統於歲首也。

太歲在辛酉漢高帝元年在丁酉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夏八月秦弟十一月是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歲星在午宮日在辰宮斗建於酉故夏正太歲在酉。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夏正辛酉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稱辛酉統於歲首也。

太歲在壬戌秦始皇六年如是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太歲在巳未漢高帝元年在乙未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夏六月秦弟九月是月歲星與日同次午宮斗建於未故夏正太歲在未。

夏十月秦歲首。

太歲在庚申秦始皇六年如是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夏七月秦弟十月是月歲星與日同次巳宮斗建於申故夏正太歲在申。

夏九月秦弟十二月是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歲星在巳宮日在申宮斗建於戌故夏正太歲在戌。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夏正壬戌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稱壬戌統於歲首也。

太歲在癸亥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夏十月秦歲首是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歲星在辰宮日在寅宮斗建於亥故夏正太歲在亥歲首爲

夏十月秦歲首。

太歲在辛酉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夏八月秦弟十一月是月歲星與日同次辰宮斗建於酉故夏正太歲在酉。

夏十月秦歲首。

夏正癸亥年之孟冬故
十月以後稱癸亥統於
歲首也
太歲在甲子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
夏正甲子年之孟冬故
十月以後稱甲子統於
歲首也
夏十一月秦弟二月是
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
見（歲星在亥宮日在丑宮）斗建於
子故夏正太歲在子
太歲在乙丑（始皇三十三年在巳丑）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

太歲在壬戌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是
夏九月秦弟十二月是
月歲星與日同次酉宮
斗建於戌故夏正太歲
在戌
夏十月秦歲首
太歲在癸亥（始皇三十三年在丁亥）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夏十月秦歲首是月歲

廿四

夏正乙丑年之孟冬故
十月以後稱乙丑統於
歲首也
夏十二月秦弟三月是
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
見（歲星在寅宮日在子宮）斗建於
丑故夏正太歲在丑
太歲在丙寅（漢元封六年在戊寅）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是月歲星與日隔次而
晨見（歲星在丑宮日在亥宮）斗建
於寅故夏正太歲在寅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
夏正丙寅年之孟冬故
十月以後稱丙寅統於
歲首也

星與日同次寅宮斗建
於亥故夏正太歲在亥
太歲在甲子（漢元封六年在丙子）
夏歲首正月秦弟四月
夏十月秦歲首
夏十一月秦弟二月是
月歲星與日同次丑宮
斗建於子故夏正太歲
在子

廿五

其餘太歲日辰依例可推六十而復於乙丑。

漢數丙子元出殷數甲寅元表

殷數太歲應歲星晨見之月。殷數以十一月爲正月而太歲紀年仍用夏正

漢元封六年癸丑殷甲寅

歲首十月。殷數十二月爲夏正癸丑年之孟冬。自五年正月至是年十二月爲癸丑年之一歲故十月以後稱癸丑。統於歲首也

十一月。殷數正月。夏正癸丑年之仲冬。

十二月。殷數二月。夏正癸丑年之季冬。是月。日在子宮。歲星在寅宮。與

其餘太歲日辰依例可推六十而復於甲寅。

漢數太歲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

元封六年乙亥漢丙子

歲首十月。爲太初數乙亥年之孟冬。自五年正月至是年十二月。爲乙亥年之一歲。是月。歲星與日同次寅宮。斗建於亥。故太歲在亥。天文志所言太歲在亥。歲星十月出。太初數在尾箕也十月以後稱乙亥。統於歲首也。

十一月。乙亥年之仲冬。

十二月。乙亥年之季冬。

日隔丑宮而晨見東方。斗建於丑。故太歲在丑。天官書所謂歲陰在丑。歲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東方也。

正月。殷數三月。夏正甲寅年之孟春。是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與日隔子宮而晨見東方。斗建於寅。故太歲在寅。天官書所謂歲陰在寅。歲星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

二月。殷數四月。夏正甲寅年之仲春。

三月。殷數五月。夏正甲寅年之季春。

四月。殷數六月。夏正甲寅年之孟夏。

五月。殷數七月。夏正甲

正月。丙子年之孟春。

二月。丙子年之仲春。

三月。丙子年之季春。

四月。丙子年之孟夏。

五月。丙子年之仲夏

寅年之仲夏
六月、殷數八月夏正甲
寅年之季夏。
七月、殷數九月夏正甲
寅年之孟秋。
八月、殷數十月夏正甲
寅年之仲秋。
九月、殷數十一月夏正
甲寅年之季秋。
太初元年甲寅兼乙卯
歲首十月、殷數十二月。
爲夏正甲寅年之孟冬。
故十月以後稱甲寅統
於歲首也。
十一月、殷數正月夏正
甲寅年之仲冬。是月甲
子朔旦冬至、日月五星
俱起於丑宮。故以是年
爲數元。劉洪所謂甲寅
之元、天正正月甲子朔

六月、丙子年之季夏
七月、丙子年之孟秋。
八月、丙子年之仲秋。
九月、丙子年之季秋
太初元年丙子兼丁丑
歲首十月、爲太初數丙
子年之孟冬。故十月以
後稱丙子。統於歲首也
十一月、丙子年之仲冬
是月歲星與日同次丑
宮、斗建於子、故太歲在
子。天文志所謂太歲在
子、歲星十一月出、太初
數在斗牽牛也、是月冬

〈述二十九〉　大

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
牛初、史記數書所謂年
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
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
冬至、范蠡度所謂數元
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
寅也、是月、漢志謂之前
十一月以別於後
十一月也。
十二月、殷數二月夏正、
甲寅年之季冬

至。日月五星皆起於丑
宮。太初數因以建元。故
董巴云、殷數以冬至爲
元首。周曆及漢皆從其
節。其謂之丙子者、則又
本於顓頊數也、說見上、
或謂王莽改甲寅爲、丙子、此考之不審也、
十二月、丙子年之季冬。

〈述二十九〉　九

正月、殷數三月夏正乙
卯年之孟春、
二月、殷數四月夏正乙
卯年之仲春、是月日在
戌宮、歲星在子宮、與日
隔亥宮而晨見東方。斗
建於卯、故太歲在卯、天
官書所謂歲陰在卯、歲
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
虛危晨出東方也、

正月、丁丑年之孟春、
二月、丁丑年之仲春。

三月殷數五月夏正乙卯年之季春
四月殷數六月夏正乙卯年之孟夏
五月殷數七月夏正乙卯年之仲夏是月正數以建寅之正月爲歲首
六月殷數八月夏正乙卯年之季夏
七月殷數九月夏正乙卯年之孟秋
八月殷數十月夏正乙卯年之仲秋
九月殷數十一月夏正乙卯年之季秋
十月殷數十二月夏正乙卯年之孟冬自五月正數不以十月爲歲首故是年獨多三月史記匈奴傳說元封七年事

三月丁丑年之季春
四月丁丑年之孟夏
五月丁丑年之仲夏是月正數以正月爲歲首
六月丁丑年之季夏
七月丁丑年之孟秋
八月丁丑年之仲秋
九月丁丑年之季秋
十月丁丑年之孟冬自五月正數不以是月爲歲首故是年九月之後又有三月凡十五月

云上文是歲元封六年也六乃七之誤是歲漢使二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案元封七年卽太初元年也漢書武帝紀築受降城在太初元年之夏五月西征大宛在是年秋八月旣言伐大宛築受降城而又言其冬則冬在是年夏秋之後矣此太初元年十五月之明證
十一月殷數正月夏正乙卯年之仲冬
十二月殷數二月夏正乙卯年之季冬

十一月丁丑年之仲冬
十二月丁丑年之季冬是月歲星與日同次子宮斗建於丑故太歲在丑天文志所謂大歲在

丑歲星十二月出太初
數在婺女虛危也是年
前三月為丙子年之冬
後十二月為丁丑年之
一歲以歲首言之則日
丙子以月之多者言之
則日丁丑矣且二年為
戊寅則元年自為丁丑
而丙子當屬之元封六
年此自然之理也故續
漢志曰太初元年歲在
丁丑又曰太初元用丁
丑

二年丙辰
歲首正月殷數三月夏
正丙辰年之孟春

二年戊寅
歲首正月戊寅年之孟
春是月歲星與日同次
亥宮斗建於寅故大歲
在寅天文志所謂太歲
在寅歲星正月出太初
數在營室東壁也

二月殷數四月夏正丙
辰年之仲春
三月殷數五月夏正丙
辰年之季春是月日在
酉宮歲星在亥宮與日
隔戌宮而晨見東方斗
進於辰故太歲在辰天
官書所謂歲陰在辰歲
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
東壁晨出東方也

二月戊寅年之仲春
三月戊寅年之季春

四月殷數六月夏正丙
辰年之孟夏
五月殷數七月夏正丙
辰年之仲夏
六月殷數八月夏正丙
辰年之季夏
七月殷數九月夏正丙
辰年之孟秋
八月殷數十月夏正丙
辰年之仲秋

四月戊寅年之孟夏
五月戊寅年之仲夏
六月戊寅年之季夏
七月戊寅年之孟秋
八月戊寅年之仲秋

九月殷數十一月夏正
丙辰年之季秋
十月殷數十二月夏正
丙辰年之孟冬
十一月殷數正月夏正
丙辰年之仲冬
十二月殷數二月夏正
丙辰年之季冬
其餘太歲日辰依例可
推六十而復於甲寅蓋

殷數以建子之月為元
首而以建寅之月為太
歲所起

九月戊寅年之季秋
十月戊寅年之孟冬
十一月戊寅年之仲冬
十二月戊寅年之季冬
其餘太歲日辰依例可
推六十而復於丙子蓋
太初數亦以建子之月
為元首而因以為太歲
所起

第三論太歲建辰之二法法分而名不分

或曰應歲星晨見東方之月者為太陰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者為太歲今案淮南子天文篇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又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開元占經日月占篇引此天一作太陰)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下當有三終二字)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開元占經日占篇引舊注曰日月如連璧五星如貫珠(大衍數議引洪範傳曰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正與此合)是甲寅年之正月歲星與日同次也同次之月斗建於寅故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天一即太陰也然則所謂太陰者正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矣太初數太歲在丙子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子月者也淮南子太陰元始正月建寅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寅月者也其立法正同安得謂太陰非太歲乎漢書翼奉傳初元二年奉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蓋太初元年丙子實兼丁丑(太初二年以正月為歲首其元年則以前十月為歲首是年凡十五月其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皆前後兩見前十一月歲星在丑與日同次斗建在子故太歲為丙子後十二月歲星在子與日同次斗建在丑故太歲為丁丑漢書但言丙子者以前統後也)蔡邕數議所謂太初元用丁丑也(據正月以後言之)以漢武帝西極天馬歌作於太初四年曰天馬徠執徐時應劭曰太歲在辰曰執徐言得天馬時歲在辰也四年歲在辰則元年歲在丑矣太初元年丁丑則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太歲建於甲戌矣(潛研堂集不知太初元用丁丑而以超辰說之非也劉歆以前未有超辰之說且說太歲超辰者謂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五十七年未及超辰之限不得以為超辰)此尤太陰即太歲之明證(大初元年丁丑下距王莽建國五年凡百一十六年太歲當建癸酉故王莽傳曰建國五年倉龍癸酉倉龍者青龍青龍者太陰也)大衍數議曰(見唐書數志)僖公六年歲陰在卯星在

析木。大雅文王正義引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則六十八年而至僖公六年。太歲在丁卯矣。杜預春秋長數同。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卯。是年辛卯。而星在星紀。故三統數因以爲超次之率。是三統數亦謂太歲爲歲陰也。易乾鑿度曰。數元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此殷數甲寅元應歲星晨見之寅月者也。詳見甲寅元表。而其下即曰。求卦主歲術曰。常以太歲紀歲。注曰。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太歲復於甲寅。則固以爲太歲也。開元占經引樂動聲儀曰。角音和調。則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正所謂晨見東方也。而謂之應太歲月建。則應歲星晨見之月者。亦謂之太歲矣。史記天官書。歲陰左行在

〈述二十九〉　丟

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索隱以爲石氏星經文。而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石氏曰。歲星歲行一次。十二年一周天。與太歲相應。則應歲星晨見之月者。石氏謂之歲陰。亦謂之太歲也。占經又引荊州占曰。歲星歲行一次。居二十八宿。與太歲應。十二歲而周天。太陰居維辰。歲星居維宿二。太陰居仲辰。歲星居仲宿三。此即天官書所謂歲陰在寅。歲星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歲陰在卯。歲星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者也。而荊州占總謂之太歲。此又太歲應歲星晨見之一證也。占經又引淮南子舊注曰。太陰謂太歲也。假令歲陰在卯。歲星守須女虛危。是太陰太歲歲陰三者爲一。然則太歲建辰法分而名不分矣。故藝文志數術家有太歲諜二十九卷。諜譜也。今本誤作謀。而更無紀太陰之書。凡以太歲即太陰也

弟四論漢志太歲在子當爲在寅

漢書律數志。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議造漢數。以前數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當作四千五百六十歲。辯見弟十四篇。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泰初本星度新正。引之案。太歲在子。子本作寅。後人改之也。玉海律數部引此亦誤。太

〈述二十九〉　毛

歲在寅曰攝提格。上言攝提格之歲。則下當言太歲在寅。蓋所謂前數者。殷數也。黃帝以下六數。惟殷數元用甲寅。見續漢書律數志論及開元占經古今數積年篇。殷數上元泰初。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大衍數議曰。湯作殷數。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寅。故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元封七年。與殷數上元泰初同。故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也。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爲甲寅者七十有六。而惟上元泰初甲寅年冬至七曜皆起於丑宮。故以其年爲數元。後漢劉洪上言曰。見續漢志。甲寅元天正正月。夏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尚書考靈

一第175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18　页正内

曜曰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青龍甲寅。今本誤作甲子。周髀算經注引此正作甲寅。案御覽引考靈曜注曰青龍歲也。歲在寅曰攝提。攝提則當作甲寅故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攝提格。案史記曆書索隱引虞喜曰。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當云日月若合璧五星若連珠寫者脫落耳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此則甲寅之元天道之首建星牽牛皆丑宮之星日月起於丑宮而曰青龍甲寅。卽甲寅之元正與此同法也易乾鑿度曰數元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太平御覽天部一引禮稽命徵曰。太素十一月閼逢之歲在攝提格之紀其曰紀日甲子。卽此所謂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也其曰歲甲寅曰閼逢之歲在攝提格之紀卽此所謂太歲在寅也古人言太歲皆用夏正自元封六年正月。至七年前十二月爲夏正甲寅年之一歲見第二篇甲寅元表六年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據漢志七年十一月朔歲星在婺女六度卻數至六年正月朔當在斗十五度天官書所謂歲陰在寅歲星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與日隔子宮而晨見東方。晨見之月。斗建於寅。故太歲應之而在寅七年前十一月。乃夏正甲寅年之仲冬故曰太歲在寅也詳見甲寅元表。或問曰太歲之在寅又知不應七年正月乎。曰七年正月爲夏正乙卯年之歲首是月歲星已入子宮婺女主度有有古法歲星在子。則太歲在卯。不得以爲太歲在寅矣。且是年隔次晨見在二月不在正月。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子宮猶未隔次也後人見下文

云歲名困敦遂改寅爲子。不知歲名困敦乃漢太初數之太歲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子月者也太歲在寅乃殷數之太歲應歲星晨見之寅月者也二者各爲一法絕不相同在寅則不在子。在子則不在寅豈有攝提格之歲而太歲在子者乎。曉徵先生不悟在子之文爲後人所改而見其與攝提格之歲不合乃爲之說曰太歲在子爲太歲攝提格之歲則爲太陰豈知在子本爲在寅卽上文之攝提格而無庸強爲分別乎。或曰漢太初數元固丙子也。太歲在子。安知非太初數法而必以爲殷數而謂其在寅何與曰請以上句日月在建星例之續

漢志載賈逵論曰。太初數冬至日在牽牛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然則日月在建星乃殷數之文而非太初數法。日月太歲二句相連其皆爲殷數之法明矣更以下句巳得泰初本星度例之巳得泰初本星度謂得殷數泰初之建星。則此句以上皆殷數之法可知。豈有上下句皆言殷數而中間乃言漢太初數者乎。殷數紀元爲攝提格之歲。太歲安得不在寅乎。據漢志及續漢志。謂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數壽王數迺太史官殷數也是殷數爲太史官所有之書元封七年。太史令司馬遷與公孫卿壺遂議造漢數故用太史

官殷數而以甲寅爲元至鄧平造數更以丙子爲元徐幹中論成哀之閒劉歆用鄧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數緐三統數以丙子爲元歆用鄧平術則鄧平所定數元亦丙子也下文載二統數世篇曰漢數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據此則三統數所引漢志已謂太初元年歲名困敦者太歲在子之號也然則漢數本以丙子爲元不始於三統數矣非鄧平所定而何禮樂志太初四年西極天馬歌曰天馬徠執徐時應劭注曰太歲在辰曰執徐謂四年歲在辰也上推元年在丁丑而是年之前三月則爲丙子年之冬數起丙子年之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則太初之元在丙子矣而是歌作於鄧平定數之後三年則鄧平之術以丙子爲元可知而齡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見漢志本篇故壽王挾甲寅元以非之豈得預改殷數之太歲在寅以從鄧平數之丙子乎史記封禪書說太初元年事曰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數者以本統夏漢改數以正月爲歲首漢書武紀則以爲五月正數蓋漢數成於鄧平鄧平之數成於太初元年之五月此志下文所謂選鄧平等造漢太初數也數元之改用丙子必在此時而當司馬遷等議造漢數則在前此之十一月所謂天數始改也是時鄧平猶未造數安得有丙子元法史記數書載武帝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此詔當亦在十一月議造漢數之時而云年名焉逢攝提格則是時數元惟用甲寅若已用丙子爲元則詔書何以不云游兆困敦而云焉逢攝提格乎是時數元猶未改爲丙子安得云太歲在子乎曰攝提格之歲卽太歲在寅也何須更言太歲在寅乎曰寅者太歲所在之辰攝提格者太歲在寅之號上言其號下指其辰相承爲義也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緯書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筭後漢書張純傳曰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既言攝提格又言在寅正與此同此志下文引漢志曰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太歲在午既言敦牂又言午亦相承爲義也太歲在午曰敦牂太歲在寅承上攝提格之歲猶太初本星度承上日月在建星矣考之數法參之文義太歲在子當爲在寅明甚

弟五論司馬遷劉歆所據殷數之不同

漢書律數志武帝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殷數以爲乙酉距初元七十六歲乙酉蔀首於殷數當值戊午歲見弟二十二篇下距太初元年十九年當值丁丑歲此劉歆所據之殷數也志又曰武帝元封七年詔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議造漢數迺以前數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當爲四千五百六十歲至於元封七年卽太初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云以前數則所用乃前代之數云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則上元泰初亦閼逢攝提格也閼逢攝提格者歲在甲寅也續

漢書律數志論曰數元殷用甲寅太初元年以甲寅爲元則所用乃殷數明甚史記數書所謂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也故晉書律數志載董巴議曰湯作殷數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此司馬遷所據之殷數也或以太初元年爲丁丑在乙酉蔀之第二十年或以爲甲寅在甲子蔀之第一年者蓋當時傳殷數者非一家亦猶黃帝數之有四法顓頊夏周之有二術見宋書數志故蔀首歲名彼此絕異據漢書律數志太初元年前十一月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星紀丑宮也

古法歲星在丑則太歲在寅見史記天官書及開元占經歲星占篇所引甘氏星經當以甲寅歲名爲得其實若如劉歆所據之殷數太初元年爲丁丑則太歲在丑歲星當在寅寅宮爲析木是年歲星在星紀而不在析木則太歲不當在丑矣且殷數甲寅元雁歲星在丑之歲亦有據乎曰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尚書考靈曜曰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青龍甲寅攝提格孳案歲星者五緯之一俱起牽牛初青龍甲寅是牽牛丑宮之星也而云五緯俱起牽牛初青龍甲寅是甲寅之元值歲星在丑之歲矣故後漢劉洪曰甲寅之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甲寅元殷數也此一證也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春秋緯曰太陰在寅歲星居斗牽牛案斗牽牛皆丑宮之星也而云太陰在寅歲星居斗牽牛是太歲在寅歲星在丑矣春秋緯亦用殷數大衍數議引命數序曰孔子脩春秋用殷數是也此又一證也然則甲寅之元歲星在丑乃殷數之正法太初元年歲星在丑太歲安得不在寅乎

弟六論數術甲子篇之誤

史記數書數術甲子篇曰此殷數也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正北十二無大餘無小餘無大餘無小餘又曰焉逢攝提格當作端蒙單閼太初元年十二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大餘五小餘八

引之案漢承秦制以十月爲歲首而終於九月再歲十二月常跨夏正之兩年太初元年五月定數改用正月爲歲首於是本年九月以後遂多三月後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而得十五月一年之中前後兩冬至前十一月冬至夏正甲寅年之仲冬也元封六年正月至九月爲夏正甲寅年之春夏秋其年歲星在丑宮以正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寅故太歲亦在寅故曰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後十一月冬至夏正乙卯年之仲冬也則當言端蒙單閼太初元年方合於夏正據漢

書律數志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星在星紀丑宮婺女六度。案婺女凡十二度。歲星月行兩度半。至十一月之末而至婺女八度。則已入子宮。至正月之末而至虛一度。二月則盡虛一度而應二度。三度矣。天官書曰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蓋二月日在戌宮。歲星在子宮。相隔一次。故得晨見東方。晨見之月斗建卯。故太歲在卯也。然則泰初元年正月以後之爲乙卯。歲無疑。若從言攝提格則是寅而非卯。與歲星晨見之二月不相應矣。蓋以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太歲言之。太初元

年丙子而實兼丁丑前三月爲丙子之冬。後十二月爲丁丑之春夏秋冬。以應歲星晨見之太歲言之。太初元年甲寅而實兼乙卯。詳見前甲寅元表。此古法之可以例求者。且篇內正北正西正南正東。謂仲冬朔日冬至。時加子卯午酉也。太初元年正北。十九年至始元元年而正西。又十九年至地節三年而正南。又十九年至初元元年而正東。所謂十九歲爲一章。此古法也。若謂太初元年正月以後仍爲閼逢攝提格。則十九年中少一年。與古法不合矣。今本蓋爲後人所改。後人蓋謂一年之中。已言閼逢攝提格。不當又言端蒙單閼。故改乙卯之名以從甲寅。不知太歲常應歲星晨見之月。正月以後太歲在卯不在寅。且十九年之數不可減也。自索隱正義本已然。

端蒙單閼二年云云

案當作游兆執徐二年。方合夏正丙辰之歲。是年歲星在亥宮。以三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辰。故太歲亦在辰。天官書所謂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也。若言單閼則與歲星晨見之三月不相應矣。自此以下皆後人所改。蓋既改元年之端蒙單閼爲閼逢攝提格。遂并二年以下而遞改之。

游兆執徐三年云云

案當作強梧大芒駱三年。方合夏正丁巳之歲。是年

歲星在戌宮。以四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巳。故太歲亦在巳。天官書所謂大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晨出也。若言執徐則與歲星晨見之四月不相應矣。

強梧大芒駱四年云云

案當作徒維敦牂四年。方合夏正戊午之歲。是年歲星在酉宮。以五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午。故太歲亦在午。天官書所謂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也。若言大芒駱則與歲星晨見之五月不相應矣。且武帝西極天馬歌稱太初四年爲執

徐時。則四年太歲在辰。應歲星與日同次之辰月者也。注月。同次之月在辰則隔次晨見之月在午故太歲又爲敦牂猶元年丙子應同次之子月甲寅應晨見之寅月也若言大芒駱則又與天馬歌之執徐不相當矣。

徒維敦牂天漢元年云云

案當作祝犂汁洽天漢元年方合夏正己未之歲是年歲星在申宮以六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未故太歲亦在未天官書所謂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也若言敦牂則與歲星晨見之六月不相應矣。

祝犂汁洽二年云云

案當作商橫赤奮若二年方合夏正庚申之歲（爾雅太歲在申曰涒灘與此異）是年歲星在未宮以七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申故太歲亦在申天官書所謂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也但彼謂之涒灘此謂之赤奮若耳殷數歲在申曰赤奮若

商橫赤奮若三年云云（赤奮若三字從單行索隱本）

案當作昭陽作鄂三年方合夏正辛酉之歲是年歲星在午宮以八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酉故太歲亦在酉天官書所謂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也若言赤奮若則與歲星晨出之八月不相應矣。

昭陽作鄂四年云云

案當作橫艾淹茂四年方合夏正壬戌之歲是年歲星在巳宮以九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戌故太歲亦在戌天官書所謂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也若言作鄂則與歲星晨見之九月不相應矣。

橫艾淹茂太始元年云云

案當作尚章困敦太始元年方合夏正癸亥之歲（爾雅太歲在亥曰大淵獻與此異）是年歲星在辰宮以十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亥故太歲亦在亥天官書所謂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也但彼謂之大淵獻此謂之困敦耳殷數歲在亥曰困敦。

尚章困敦二年云云（困敦二字從單行索隱本）

案當作焉逢大淵獻二年方合夏正甲子之歲（爾雅太歲在子曰困敦與此異）是年歲星在卯宮以十一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子故太歲亦在子天官書所謂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也但彼謂之

困敦此謂之大淵獻耳。殷數歲在子曰大淵獻。

焉逢大淵獻三年云云大淵獻三字從畢行索隱本

案當作端蒙汭漢三年。方合夏正乙丑之歲爾雅。太歲在丑曰赤奮若。與此異是年歲星在寅宮以十二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丑故大歲亦在丑。天官書所謂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也但彼謂之赤奮若此謂之汭漢耳。殷數歲在丑曰汭漢。

端蒙汭漢四年云云汭漢二字從畢行索隱本

案當作游兆攝提格四年方合夏正丙寅之歲是年歲星在丑宮以正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寅故太歲

述三十八　三十八

亦在寅天官書所謂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若言汭漢則與歲星晨見之正月不相應矣

自征和元年至建始三年。紀歲之名。皆爲後人所改當以次更正茲不復贅

祝犂大芒駱四年

案以殷數次之祝犂大芒駱當繫之三年冬至不當在四年也蓋後人既移二年之徙維執徐於三年。遂移三年之祝犂大芒駱於末而加以四年二字耳。古法十九歲爲一章自尚橫淹茂初元元年正東至建始三年。已滿一章之數。合前正北正西正南之三章。所謂七十六歲爲一紀也若加以建始四年則七十七歲與古法不合矣且上文每年皆言十二及大餘小餘。而祝犂大芒駱四年之下獨無一語不應此一年獨缺也則原文之本無四年可知

弟七論甲寅元始有二

太歲以甲寅爲元始而其法有二。一以歲星與日同次之正月定之。顓頊乙卯元之變法也見乙卯元表。淮南子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開元古經引舊注曰。日月如連璧。五星如貫珠。天一以始建叉曰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

述三十九　三十九

大衍數議顓頊數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當作正月己巳。洪範傳及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顓頊數。竝作己巳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當作七曜皆直營室。斗指艮維之首。寫者脫去四字耳。艮維之首寅也故春斗柄指寅引洪範傳曰數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已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爾雅月在甲曰畢。畢陬之月爲甲寅月。故太歲亦爲甲寅淮南子曰。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今本誤作正月甲寅。辨見淮南內篇維志與營室晨出於東方亦此甲寅也所謂七曜俱在營室也。俗本營室作熒惑非。辨見淮南。

一以歲星與日隔次晨見之正月定之殷數之甲寅元也。漢書律數志曰。乃以前數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

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據下文
歲名困敦。以十一月日與歲星同在星紀。斗建於子之
故。則歲名攝提格。正以正月歲星晨見斗建在寅也。而
曰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則上元泰初之年。亦爲閼逢
攝提格。此又一甲寅元始也。故易乾鑿度曰。數元名握
先紀。曰甲子歲甲寅。謂若元封七年歲在甲寅。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也。謂之甲寅者。自元封六年正月至七
年之前十二月。爲夏正甲寅年之一歲。正月歲星在丑
宮。與日隔次。而晨見東方。是月斗建寅。故太歲在寅。據
史記數書。元封七年十一月名畢陬。爲甲子月。上推至

六年正月。則爲甲寅月。故太歲亦爲甲寅也。淮南子曰。
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凡建元之年。五星如貫珠。甲寅
之年。歲星在斗牽牛。正與鎮星同次。則所謂鎮星以甲
寅元始建斗者。當是歲星以正月與斗牽牛晨見之年
矣。蓋甲寅元始。古有二法。殷數甲寅元。迥與顓頊有異
大衍數議乃曰。漢太初數元起丁丑。推而上之。不值甲
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逢攝提
格。而實非甲寅。不知丁丑統於丙子。說見丙子元表。丙子之年
正當殷數之甲寅。推而上之。四千五百六十歲。仍值甲
寅。而謂之實非甲寅可乎。蓋古法之湮久矣

第八論夏正秦正紀歲相錯

史記數書說脩數之事。曰。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是數法
以夏正爲本也。夏正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而終於建丑
之月。其紀歲之名。一年一易。甲寅乙卯之類是也。秦自
文公以建亥之月爲歲首。而終於建戌之月。漢初因之
每歲取夏正之冬。益以第二年之春夏秋。爲一歲。於是
一歲之中。常跨夏正之兩年。而紀歲之名。亦兼兩年之
甲子。如歲首爲夏正甲寅年之冬。則紀歲可稱甲寅矣
而春夏秋。則又在夏正乙卯年中。故亦可以乙卯紀歲
秦始皇六年。十月歲首至十二月。夏正巳未年之冬也。故

可稱巳未。是年距漢高帝元年甲午。三十五年。太歲當在巳未。而正月至九月。則
夏正庚申年之春夏秋也。故亦可稱庚申。呂氏春秋序
意篇維秦六年。歲在涒灘是也。六今本誤作八。許氏周生曰。八當爲六。案許說
是也。錢氏溉亭以太歲超辰說之。非是。太歲超辰之說。始於劉歆三統術。前此未之有也。漢高帝元
年十月歲首至十二月。夏正甲午年之冬也。故可稱甲午
漢書律數志高帝元年太歲在午。是也。而正月至九月
則夏正乙未年之春夏秋也。故亦可稱乙未。續漢書律
歷志載邊韶上言曰。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蔡邕獨斷
曰。高帝以甲午歲卽位。以乙未爲元。是也。大衍數議曰。漢元年十月
五星聚于東井。於秦正歲在乙未。夏正當在甲午。　文帝六年。十月歲首至十二月

夏正丙寅年之冬也。故可稱丙寅。是年距高帝元年甲午。三十二年。太歲當在丙寅。而正月至九月。則夏正丁卯年之春夏秋也。故亦可稱丁卯。史記賈生傳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閼。文帝六年歲在丁卯。是也。後三年。十月歲首至十二月。夏正已卯年之冬也。故可稱已卯。是年距高帝元年甲午四十五年。太歲當在已卯。而正月至九月。則夏正庚辰年之春夏秋也。故亦可稱庚辰。邊部上言曰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是也。武帝元朔三年。十月歲首至十二月。夏正甲寅年之冬也。故可稱甲寅。是年距高帝元年甲午八十年。太歲當在甲寅。而正月至九月。則夏正乙卯年之春夏秋也。故亦可稱乙卯。史記封禪書載元封元年詔曰。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是也。漢書武帝紀元朔三年赦天下。太初元年。十月歲首至十二月。夏正丙子年之冬也。故可稱丙子。是年距高帝元年甲午。一百二年。太歲當在丙子。漢書律數志太初元年歲名困敦是也。而正月至十二月。是年五月改數以正月爲歲首故多三月。則夏正丁丑年之春夏秋冬也。故亦可稱丁丑。邊詔上言曰。太初元年歲在丁丑是也。自太初二年以正月爲歲首與夏正同。故紀歲之名。一年一易不復跨兩年矣。二年戊寅。三年已卯。四年庚辰。故武帝太初四年西極天馬歌曰。天馬徠執徐時。執徐者歲在辰之名也。四年歲在辰。則元年歲在丑

矣。曉徵先生不信高帝元年乙未太初元年丁丑之說。而以爲後人強名之。武帝詔書之乙卯。天馬歌之執徐。豈亦後人強名之乎。斯不然矣。

經義述聞弟二十九

經義述聞弟三十

太歲考下二十條　　高郵王引之

弟九論大歲紀歲其來已久

養新錄曰漢初多以太陰紀歲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在卯歲名曰單閼之類皆謂太陰非太歲也自太初改憲以後劉子駿三統術但有推太歲所在法別無言太陰者引之案錢意謂太初以前不以太歲紀歲也今案海外南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閒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荀子儒

效篇武王東面而迎太歲淮南兵略篇作東面而迎歲高誘注曰太歲在寅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紀歲周官馮相氏十有二歲保章氏十有二歲之相鄭注並曰歲謂太歲離騷攝提貞於孟陬兮王逸注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六年歲在涒灘高誘注曰秦始皇即位之六年也是年太歲在未而又在申說見弟八篇與漢高帝元年甲午飛乙未者正合自始皇六年庚申凡一百三十七年而至漢太初元年爲丁丑則以太歲紀歲者自古已然非始於太初改憲也又漢淮南王安始封之年爲文帝之十六年而淮南天文篇曰淮南元年冬天一在丙子下距太初元年丙子六十年一周皆爲太歲所在然則漢初紀歲亦用太歲也要而言之太歲超辰有二法而皆謂之太歲亦皆謂之太陰且皆有閼逢攝提格之號不得強爲分別也錢說失之養新錄又曰史記數書索隱引爾雅歲在甲曰焉逢寅曰攝提格無太字當是古本今本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兩太字疑後人所增引之案錢意謂單稱歲者爲太陰非太歲也今案周官馮相氏保章氏十有二歲鄭注並曰歲謂太歲論衡讕時篇曰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先鄭注保章氏亦曰太歲所在硩蔟氏十有二歲之號注曰歲謂從攝

提格至赤奮若然則太歲亦可單稱歲而從攝提格至赤奮若皆爲太歲所在參呂氏春秋維秦六年歲在涒灘謂始皇六年太歲在庚申也漢書律數志歲名困敦謂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也淮南子武王東面而迎歲謂迎太歲也單稱歲者正謂太歲不得分以爲二也且爾雅大歲在甲曰閼逢釋文曰大歲音泰下放此唐石經亦作大歲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孫炎郭璞本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說文涒字注引爾雅大歲在申曰涒灘玉篇黓字注引爾雅大歲在壬曰元黓隋蕭吉五行大義引爾雅大歲在寅名攝提格

鈔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一引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周官大司馮釋文，硩蔟氏疏，及釋文後漢書張純傳注，竝引爾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文選西征賦注，引爾雅太歲在子曰困敦，鵩鳥賦注，引爾雅太歲在卯曰單閼，新刻漏銘注，引爾雅太歲在戊曰閼茂，又廣韻甲乙丙丁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在六脂）卯辰巳午未酉戌亥二十字注，及著（在九魚）灘閼逢四字注，引爾雅竝作太歲，又漢書天文志，王逸注離騷，竝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應劭注漢書賈誼傳曰，太歲在卯曰單閼，注禮樂志曰，太歲在辰曰執徐，皆用爾雅之文，則太字

非後人所增明矣，曉徵先生創為漢初多以太陰紀歲非太歲之說，而礙於爾雅太歲在甲太歲在寅之文，故欲去太字以牽就其說，而不知其不可去也，山海經荀子之太歲，又豈後人增太字乎，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淮南天文篇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則太陰即太歲矣，何得分以為二乎。

弟十論歲星晨出東方之月

淮南子天文篇曰，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李氏尚之曰，此即與日同次之說也，十一月日在丑，歲星亦在丑，故云與之晨出東方，謂日與歲星也，惟日與歲星同次，故日將出時，與歲星同出東方，引之案，上文言歲星斗牽牛而不言日，則非謂日也，與之晨出東方者，歲星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史記天官書，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是其明證，何得以為日與歲星乎，且日將出則天已明，非此所謂晨也，晨說文作晨，云早昧爽也，秋官司寤氏掌晨行者，鄭注云，晨先明也，謂晨在明先也，宣二年左傳云，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成十六年傳云，楚晨壓晉軍而陳，且而戰，是晨為未明之時也，未明故星尚可見，周語云，農祥晨正，僖五年左傳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鶉之賁賁，天策焞焞，是也，故歲星得與斗牽牛晨出東方，若已明，則星不能見矣，何得以為日將出乎，況謂之日將出，則日猶未出，而云日與歲星同出，則是未出而謂之出矣，其可通乎，李說非。）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

未，歲星舍觜巂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酉，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子，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案十一月當為正月。（李曰，改十一月為正月，則歲星在丑，日在亥，中隔一次，夜半後歲星已出，不得云晨出，至晨日出時，歲星已由東而南，亦不得云晨出東方矣，引之案，地官鼓人注引司馬法曰，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昫，疏曰，夜半三通為晨戒者，謂嚴警使嚴備，侵早當行，則所謂晨者，正在夜半以後，旦明以前，非謂日出時也，旦明以前，歲星尚未由東而南，安得不謂之晨出東方乎，李說

非十二月當爲二月。正月當爲三月。二月當爲四月。三月當爲五月。四月當爲六月。五月當爲七月。六月當爲八月。七月當爲九月。八月當爲十月。九月當爲十一月。十月當爲十二月。史記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晨出。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二月出。在辰三月出。在巳四月出。在午五月出。在未六月出。在申七月出。在酉八月出。在戌九月出。在亥十月出。在子十一月出。在丑十二月出。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在寅。此攝提謂太歲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皆其證也。後人以太初數大歲在子。歲星十一月出。在建星牽牛。見天文志故改正

述三十　五

月爲十一月以合太初之法。而自此以後皆遞改其所出之月。不知太陰在寅。則歲星亦以寅月出。樂動聲儀所謂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也。若以十一月出。則是子而非寅。與太陰所在不相應矣。太初數之太歲始建於子。故以歲星與日同次之十一月定之。子年應子月也。淮南子之太歲始建於寅。故以歲星晨出之正月定之。寅年應寅月也。豈得以建子之法。雜入於建寅之法乎。況太陰在寅以下。俱本於石氏。天文志。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天官書索隱亦云。歲星正月晨見東方已下。皆出石氏星經文。又豈有用其說而改其月者乎。開元占經引淮南子已與今本同。則其誤改在唐以前矣。潛研堂文集謂史記歲星正月晨出。以天正言之。其實與淮南無別。今案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色蒼蒼有光。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元色甚明。正月德在木。故星色蒼。天官書凡言正月者七。皆謂建寅之月。十一月德在水。故星色元。若以正月爲天正。則是夏正之十一月矣。何以不云色元而云色蒼乎。且寅年正月。日在娵訾。歲星在星紀。中隔元枵一次。故歲星晨見有光。若十一月。則與日同次。其光不能見矣。李曰。一次有三十度奇。五星去日半次而見。三統四分等術皆如是。則與日同次亦得見。射之案所謂去日半次而晨見者。在日之而十五度奇。星

述三十　六

光日出也據淮南天文篇歲星每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則每月行兩度又十分度之五計自建寅之正月入丑宮至建子之十一月已行二十五度奇若與日同次則星在日東二十餘度後日而出其光不能見矣即以漢太初元年言之漢志云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歲星在星紀婺女六度婺女在建星之東其不能先日而見明甚李說非安得云蒼蒼有光乎此由不知淮南子之十一月為後人所改故強為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第十一論張晏孟康漢書注誤釋太陰

古今言太陰者有二。一為主歲之太陰。即太歲之別名。淮南子天文篇所言太陰在寅之屬是也。一為歲後二辰之太陰。潛夫論卜列篇太歲豐隆鉤陳太陰將軍之屬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抱朴子登涉篇三呪曰諸皋太陰將軍蓋皆謂歲後二辰之太陰。今陰陽家所謂歲后也五行大義曰太陰即太歲之陰神也后妃之象主水雨陰私害氣右行四孟一歲一移以其所至為害故曰害氣此與左行之太陰迥殊。史記貨殖傳太陰在卯漢書揚雄傳詔招搖與太陰。天文篇。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太陰。太陰天之貴神故詔之也。翼奉傳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初元二年太歲在甲戌。皆主歲之太陰。而張晏以為歲後二辰孟康以為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戌在子後二辰皆誤以陰陽家之太陰當之初元二年。太歲在甲戌。而以為在子可乎。且主歲之太陰兼言十日十二辰若甲寅乙卯之屬是也。而歲後二辰之太陰則但言所在之十二辰無兼十日言之者。傳云。太陰建於甲戌言

戌而兼甲。則為主歲之太陰。而非歲後二辰明甚。張晏孟康何考之不審乎。曉徵先生未能釐正。遂沿用其說而小變之。以為太陰在太歲前二辰。其說與歲後二辰之說不合。而乃牽就其義以為前後無一定。非也。既誤分太歲太陰為二。又誤以歲後二辰之太陰為主歲之太陰。且誤以歲後二辰為歲前二辰。疏矣。

第十二論淮南子建除所主文有譌脫

或曰。淮南天文篇。太陰在寅。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此太陰太歲不同之證。案宋本道藏本竝作丑為閉主。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則太陰二字乃下屬為句。與下文太陰在卯之屬相同。主下當別有所主之事而今脫去。洪邁容齋續筆始誤讀主太陰為句。王應麟小學紺珠誤與此同。而俗本遂重太陰二字。非也。上文云。太陰在寅何得又以丑主太陰乎。或曰。太陰始寅終丑。故曰丑為閉主太陰。案月建在寅則丑為閉。在卯則寅為閉。推之十二辰皆還相為閉。非專以丑為閉也。若以太陰終丑解丑為閉。則他辰之為閉者義不可通矣。假如月建在卯則寅為閉豈得謂太陰終寅乎。況太陰既始於寅。則何不以所始之寅主之。而以所終之丑主之乎。且天文篇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而無太歲之名。天一元始太陰元始之屬皆太歲也。而謂之天一太陰。不謂之太歲。咸池為太歲則又大歲之譌。辯見潛研堂集。然則天文篇無稱太歲者也。此

太歲亦當作大歲寫者誤加點耳斗杓爲小歲咸池爲大歲見天文篇上文酉爲厄主杓杓小歲也此文子爲開主大歲大歲咸池也大歲月從右行四仲與歲從左行之太歲迥殊若作太歲則左行從寅起上言寅爲建者正月斗建寅也太歲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周官馮相氏注則當以寅主太歲何得主之以斗所不建之子乎或曰太歲始子終亥故曰子爲開主太歲案月建在寅則子爲開在卯則丑爲開推之十二辰皆還相爲開非專以子爲開也若以太歲始子解子爲開則他辰之爲開者義不可通矣假如月建在亥則丑爲開豈得謂太歲始丑乎開元占經引天文篇舊注曰太陰謂太歲也蓋許慎注廣雅太陰太歲也此本使篇內太陰太歲分爲二注者必不爲此注矣可見太歲乃大歲之譌而太陰太歲之未嘗分也徧考書傳亦無分太陰太歲爲二者乃據淮南譌脫之文以強爲分別非也

弟十三論鄭氏周官注誤合二法爲一

周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鄭注曰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俗本常應上衍與日二字辨見下然則今數太歲非此也引之案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此太歲建辰之一法也其月歲星與日同次而不見者也樂說說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此太歲建辰之又一法也其月歲星與日

隔次而晨見者也而鄭引樂說以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則是誤合爲一矣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樂動聲儀曰角音和調則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此鄭所謂樂說也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色蒼蒼有光此樂說所謂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也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與日隔子宮則非與日同次之月同次則歲星在日前不能晨見今上云同次下云見殆失之矣或問曰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安知非夕見西方乎曰古法歲星應太歲皆以晨出東方之凡無言夕出西方者徧攷漢志續漢志及晉宋後魏隋唐諸志金水二星有夕見西方之法而木火土無之故知樂說所云指晨見而言也晨見之時歲星去日一次有餘星見之時日猶未出不得言與日也與日二字蓋因上句歲星與日同次而衍當依樂動聲儀刪正又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鄭注曰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案甘氏十二歲之占亦用隔次晨見之法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攝提大歲也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其狀蒼蒼若有光其國有德乃執黍稷其國無德甲兵惻惻其失次將有天應見於輿鬼其歲早水而晚旱是也正月

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中隔子宮與所謂星日同次者
不同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
氏在斗牽牛甘氏在建星婺女此與日隔次而晨見之
法也又曰太初數在營室至東壁此與日同次之法也鄭
注舉星日同次之法以明太歲而乃證以隔次晨見之
甘氏歲星經則不相符合矣蓋隔次晨見之法太初以
後人不承用故言太歲者但知有星日同次之法而已
博通如康成猶不能詳爲剖析甚矣攷古之不易也又
案太歲建辰有二法而鄭釋太歲但言歲星與日同次
之月斗所建之辰者據漢書天文志太初數之太歲但

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不應隔次晨見之月見上三統
數本於太初其太歲亦當與之同鄭君通三統數見後漢書本傳
故所言太歲但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也其實太歲
建辰尚有應歲星晨見之月之法漢志所載甘石二家
太歲在寅歲星正月出及史記天官書歲陰在寅歲星
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皆以寅年應寅月則太歲
之應歲星晨見之月具有明證所當據之以補前賢之
疏漏者也

第十四論漢志上元泰初至元封七年四千六
百一十七歲當爲四千五百六十歲

漢書律數志迺以前數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引之案四千六
百一十七歲本作四千五百六十歲後人以三統數改
之也史記數書索隱引此已誤凡甲子六十而周周而復始由上元
泰初甲寅之歲四千五百六十歲立以爲法展轉相承
每一元皆如是至於元封七年又逢甲寅故曰復得閼
逢攝提格之歲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則得辛亥而非
甲寅矣後人因下文三統數曰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與一元終故據彼以改此不知前數乃殷數說見上與三
統數不同開元占經古今數積年篇劉歆三統數上元

庚戌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而黃帝數上元辛卯則元
法四千五百六十顓頊上元乙卯夏數上元乙丑殷數
上元甲寅周數上元丁巳魯數上元庚子元法皆與黃
帝數同此云前數上元泰初閼逢攝提格之歲正所謂
殷數上元甲寅則當依殷數元法四千五百六十不當
依三統數也緯候之書多據殷數大衍數議曰緯所據者殷數也故易
乾鑿度曰數元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七十六爲一
紀二十紀爲一部首注曰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
太歲復於甲寅一部首一千五百二十歲三之則四千
五百六十歲矣續漢志注引樂叶圖曰天元以四千五

百六十爲紀甲寅爲元（此紀即元也）周髀算經注引考靈曜曰蒼龍甲寅攝提格歲（今本誤作並依太平御覽時序部二改）四千五百六十歲積反初（反復也謂復於甲寅也今本作及誤今據初學記人事部上引改）正與前數復得甲寅之歲相合不當如今本所云。

第十五論建武元年歲在鶉尾之誤

漢書律數志光武皇帝改元曰建武歲在鶉尾之張度引之案此班氏之誤也歲星一年移一次十二歲而周天王莽傳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由此十二年而至建武元年（天鳳六年地皇三年更始二年建武元年凡十二年）倉龍乙酉歲星亦當在壽星不得以爲歲在鶉尾也（更始二年歲星當在鶉尾）班

氏蓋以高帝元年距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高帝元年太歲在甲午則建武元年當在甲申太歲在申則歲星在巳故云歲在鶉尾（巳宮）不知太初元年凡十五月太歲丙子而兼丁丑（詳見前夏正秦正紀歲相錯表）一百二十八年而至建武元年當爲乙酉不當爲甲申建武三十年張純奏曰今攝提之歲倉龍甲寅（見後漢書張純傳）三十年爲甲寅則元年爲乙酉矣太歲在酉則歲星在辰（壽星辰宮）不得在巳也且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超次每歲所行一次有餘歲在壽星而進至大火之初度則有之矣未有退而之鶉尾初度者也（志云鶉尾初張十八度）或曰張爲周之分星建武元年

定都雒陽故牽就而爲此說。

第十六論洪範傳上元甲子歲當爲甲寅

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洪範五行傳曰歲星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於牛前五度引之案甲子歲本爲甲寅歲後人改之也古數建元之歲無用甲子者續漢志論曰黃帝數元用辛卯顓頊用乙卯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而無甲子元法宋志祖沖之上表曰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數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數上元之歲莫值此名是黃帝以

來諸數無以甲子爲元者也自東晉王朔之作通數始以甲子爲元而後世遞相放效非漢以前所有也史記數書甲子篇爲殷數甲寅元法曰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正北歲名焉逢攝提格者甲寅歲也月名畢聚日得甲子者十一月甲子也（殷數以十一月爲正月故名聚聚與陬通爾雅曰正月爲陬）夜半朔旦冬至正北者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也易乾鑿度曰數元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續漢志載劉洪曰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並與此合當爲甲寅明甚。

第十七論公羊傳注歲在己卯爲殷數

公羊襄二十一年傳庚子孔子生注曰時歲在己卯疏尽鄂本閩本北監本永懷堂本皆如是俗本作乙卯誤新録以三統歲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己卯必乙巳之譌也引之案卯己二字形體聲音俱不相近巳字無緣誤卯何氏稽於讖緯讖緯多用殷數甲寅元續漢志曰甲寅元合圖讖不得以三統數說之也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多寡各異有謂獲麟至漢興二百七十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者後

述三十 十五

漢馮光陳晃之說也竝見續漢志今由哀公十四年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太初元年丙子殷數以爲甲寅則歲在己酉殷數當爲丁亥與此注不合矣由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爲甲午殷數當爲壬申由壬申上推百六十二歲至獲麟之歲歲在庚寅又上推七十一歲至襄公二十一年則歲在己卯故此注曰歲在己卯也蔡邕數議曰馮光陳晃所據則殷數元也又曰光晃以考靈曜爲本見續漢志然則此注謂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卯始用考靈曜紀年之法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案甲寅元殷數也而考靈曜又本於殷數矣

第十八論黃帝數元辛卯魯數元庚子

續漢志論曰黃帝數元用辛卯殷用甲寅魯用庚子史記封禪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日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數書索隱曰黃帝及殷周魯竝建子爲正則黃帝數以十一月爲正月所謂天正正月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當與殷數同矣而謂之辛卯者蓋天正正月夏正庚寅年之十一月歲星與日同次丑宮至四月夏正辛卯年之二月日在戌宮歲星在子宮與日隔亥宮而晨見東方晨見之月斗建於卯故太歲爲辛卯一元四千五百

述三十 十六

六十歲爲辛卯者七十有六而惟上元辛卯歲天正正月冬至七曜起於丑宮故以是年爲數元也魯數元用庚子者蓋天正正月冬至七曜起於丑宮是月斗建於子故太歲爲庚子也今以殷數推黃帝數法爲表於左

殷數甲寅元	黃帝數辛卯元
歲首正月人正甲寅年之仲冬天正甲寅年之孟春也太歲應前此寅月之歲星晨見而爲甲寅晨見在丑年三月爲人正甲寅年正月	歲首正月人正庚寅年之仲冬天正辛卯年之孟春也太歲應後此卯月之歲星晨見而爲辛卯天正正月日月五星

天正正月日月五星皆起於丑宮故以爲元首	皆起於丑宮故以爲元首。
四月入正乙卯年之仲春天正甲寅年之孟夏也是月日在戌宮歲星在子宮與日隔亥宮而晨見東方斗建於卯故人正太歲爲乙卯殷數則統於甲寅年	四月入正辛卯年之仲春天正辛卯年之孟夏也是月日在戌宮歲星在子宮與日隔亥宮而晨見東方斗建於卯故太歲爲辛卯。
其餘太歲日辰依例可推。	其餘太歲日辰依例可推
六十而復於甲寅。	六十而復於辛卯。

第十九論夏數元丙寅卽乙丑

顓頊數有二術(見宋書數志。)上元太歲應歲星晨見之卯月，則爲乙卯。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寅月，則爲甲寅。(詳見前顓頊數元表。)大衍數議曰：顓頊數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命曰顓頊，其實夏數也。又曰：夏數章蔀紀首皆在立春。史記數書索隱曰：顓頊夏禹以建寅爲正，是夏數與顓頊數皆以立春爲元首也。續漢志論曰：夏數元用丙寅，而開元占經古今數積篇則謂夏數上元乙丑，蓋六家之數皆六國及秦時人所

造(見宋志。)兼用秦正十月爲歲首，十月爲夏正乙丑年之孟冬，至正月，則爲夏正丙寅年之孟春。以正月言之，則謂之丙寅；以秦歲首十月言之，則謂之乙丑。夏正秦正紀歲相錯故也。宋書數志曰：夏數有二術，杜預春秋長數所列古數有夏數，眞夏數之分，殆由乙丑丙寅紀元之不同與？今以顓頊數推夏數，爲表於左。

顓頊數	夏數。
癸丑年兼甲寅。	乙丑年兼丙寅。
十月秦歲首夏正癸丑年之孟冬也故十月以後稱癸丑。統於歲首也	十月秦歲首夏正乙丑年之孟冬也故十月以後稱乙丑。統於歲首也
十二月歲星與日同次子宮是月斗建於丑故太歲在癸丑。	十二月歲星與日同次子宮是月斗建於丑故太歲在乙丑。
正月立春日月五星皆起於亥宮是月斗建於寅故太歲在甲寅而爲元首以秦正言之則統於癸丑年中。	正月立春日月五星皆起於亥宮是月斗建於寅故太歲在丙寅而爲元首以秦正言之。則統於乙丑年中。故亦得謂之上元乙丑。

其餘太歲日辰依例可推。六十而復於甲寅。

其餘太歲日辰依例可推。六十而復於丙寅。

弟廿論爾雅太歲戊己之號傳寫外誤

爾雅太歲在戊曰箸雍。在己曰屠維。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孫炎音箸雍略切。又引郭璞音義曰。箸雍或作祝黎引之案箸與屠古同聲。雍乃維字之誤。（雍維二字相似。故譌。方氏雷維誤作虛維。）此文蓋有二本。一本作在戊曰箸維在己曰祝黎一本作在戊曰祝黎在己曰屠維黎維二字爲韻猶上文之逢蒙爲韻兆圉爲韻。（古音兆在宵部。圉在魚部。古或以二部爲韻。楚辭大招昭與遽韻。九辯固與鑿教樂高韻。登徒子好色賦。袪與妙韻。是其例也。）下文之章光陽爲韻

也史記數書甲子篇戊辰年爲徒維執徐（徒與屠通）巳巳年爲祝犁大芒駱索隱曰。祝犁己也。爾雅作箸雍。雍亦維字之誤。下句在己曰箸維。則上句在戊曰祝黎矣。孫炎於在戊曰箸維音箸爲豬略切。上句在戊曰箸維。則下句在己曰祝黎矣。後人傳寫舛誤。於上句從作箸維之本。於下句從作屠維之本。維字又誤作雍。於是上下複出而韻又不諧矣。淮南天文篇。午在戊曰箸雍。走在己曰屠維。則後人據誤本爾雅改之。陸氏釋文不能釐正而云雍於恭反。非也。

弟廿一論甲子篇太歲之名當出殷數

史記數書數術甲子篇。太歲所在之名。與爾雅不同。爾雅太歲在庚曰上章。而謂之商橫。在辛曰重光。而謂之昭陽。在壬曰元黓。而謂之橫艾。在癸曰昭陽。而謂之尚章。在申曰涒灘。而謂之赤奮若。在亥曰大淵獻。而謂之困敦。在子曰困敦。而謂之大淵獻。在丑曰赤奮若。而謂之涒灘。具載於單行索隱本。（今本史記赤奮若以下皆爲後人所改。）引之案。甲子篇太歲所在之名。蓋出殷數也。黃帝以下六數惟殷數元用甲寅甲子。篇以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陬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爲元。則爲殷數明甚。大衍數議所謂湯作殷數。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

也。蓋殷數太歲之名。與爾雅不同。故甲子篇本之以紀年也。五行大義曰。春秋緯太陰所在之名。與爾雅不同。案春秋緯亦用殷數。故與爾雅不同。大衍數議曰。緯所據者殷數也。又曰。春秋命數序以爲孔子。修春秋用殷數是也。甲子篇及春秋緯太歲所在之名。蓋皆出於殷數之書。漢書藝文志有黃帝五家數三十三卷。殷數其一家也。又有夏殷周魯數十四卷。漢元殷周魯諜數十七卷。若即甲子篇春秋緯所本。索隱以歲次不同者爲後數衍改。非也。以韻讀之。在申曰赤奮若。在酉曰作噩。若噩爲韻。又與上文攝提格之格（古讀若各。）大芒駱之駱爲

句爲韻。在子曰大淵獻。在丑曰汭漢。獻漢爲韻。又與上文困敦之敦爲合韻。殷數似校爾雅爲長。

弟廿二論三統數上元丙子即庚戌

養新錄曰。左傳襄廿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正義云。三統之數以庚戌爲上元。案古法大歲與歲星常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今欲知大歲所在。即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爲大餘。數起丙子。是爲襄廿八年歲在壬子也。孔沖遠不知古法大歲亦有超辰。乃用後漢大史虞恭說。謂三統以庚戌爲上元。失之甚矣。（以上養新錄。）引之案虞恭之說見續漢書律數志。其言曰。大初元

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今本誤作三。）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然則加超辰之歲則爲丙子。去超辰之歲則爲庚戌。名爲丙子。實則庚戌耳。推數者當以實有之年爲據。故三統數雖以丙子爲上元。而仍謂之庚戌。續律數志論曰。劉歆作三統。追大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開元占經古今數積年篇曰。前漢劉歆三統數上元庚戌至唐開元二年甲寅。一十四萬三千九百三十四算外。則三統上元之爲庚戌。即出三統數本書。非劉歆以爲丙子。後人改爲庚戌也。

前有司馬紹統。後有瞿曇悉達。皆云三統數上元庚戌。豈得以爲誤乎。春秋魯隱公元年。加超辰之歲計之。當爲甲寅。而大雅文王正義引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亦是據實有之年爲說也。（養新錄謂與本術不合。亦非。）去超辰之歲。則己未矣。

弟廿三論太歲超辰之法古今所不用

古人言太歲常與歲星相應。故史記天官書有歲陰在卯。歲星居丑之說。而不知歲星之久而超辰。襄二十八年左傳曰。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夫歲星當在星紀而進及元枵。此超辰之

漸。而謂之曰淫曰旅。則不知有超辰而以爲歲星之贏縮也。淮南天文篇。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如其言。則十二歲正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更無多行之度。積年雖多。歲星亦不超辰矣。蓋當時猶未有超辰之說也。至劉歆作三統數。以推左氏春秋。始知歲星超辰。而定以百四十四年之數。（周官馮相氏疏。歲星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故續漢書律數志曰。劉歆驗之春秋。百四十四年歲一超次。漢書律數志載劉歆說曰。僖公五年。歲在大火。昭公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距僖公五年百四十五歲。盈一次矣。（唐書數志

晉僖公六年歲陰在卯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卯而星在星紀故三統數以爲超次之耄尚元占經古今數積年篇劉歆三統數歲星百四十四年超一次是歲星超辰之說自劉歆始也歲星超辰而太歲不與俱超則不能相應故又有太歲超辰之說續漢志霍融曰修太初數者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辰是也余謂中論曰成哀之間劉歆用鄧平術而賛之以爲三統數故云修太初數而虞恭等駁之曰日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币名曰歲歲徙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亦見續漢書律數志是太歲超辰之說東漢時所不用也自太初元年正月以後歲星在元枵太歲在丁丑至建武十

六年已滿百四十四年之數歲星當超星紀而至元枵太歲當超庚子而至辛丑而建武三十年張純奏曰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三十年爲甲寅則十六年爲庚子而不超辰也當時猶用三統數而太歲超辰之說已不用矣夫榦支相承有一定之序若太歲超辰則百四十四年而越一榦支甲寅之後遂爲丙辰大亂紀年之序者無此矣且歲星百四十四年超一辰則七十二年已超半辰太歲又將何以應之乎古人但知歲星歲行一辰而不知其久而超辰故謂太歲與歲星相應後人知歲星超辰則當星自爲星歲自爲歲方得推步之實而合紀年之序乃必強太歲超辰以應歲星不亦謬戾而難行乎故論歲星之行度則久而超辰不與太歲相應古法相應之說斷不可泥論古人之法則當時且不知歲星之超辰又安得有太歲超辰之說乎曉徵先生篤信三統數舉古人紀歲之甲子盡欲傅合於超辰而卒無確據此末學所不敢從也日星自爲星歲自爲歲古人亦有是乎曰周語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以太初數求之歲星在午以未月與日同次則太歲當在未以甘石星經求之歲星在午以酉月晨出東方則太歲當在酉而大衍數議引竹書曰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淮南兵略篇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高誘注太歲在寅今本竹書紀年作帝辛五十

二年庚寅又云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若謂歲在鶉火在始伐商之年則歲星在午太歲不當在寅若謂在克商之年則歲星在午太歲不當在卯與甘石太初之法皆不相合然則太歲之與歲星古人原不相應也

第廿四論續漢志天紀歲名首庚申不首甲子

續漢書律數志天紀歲名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戊午丁酉丙子乙卯甲午癸酉壬子辛卯庚午己酉己今本誤作乙戊子丁卯丙午乙酉地紀歲名庚辰丙申壬子

戊辰甲申庚子丙辰壬申戊子甲辰庚申丙子壬辰戊申甲子庚辰丙申壬子戊辰甲申。人紀歲名。庚子丙辰壬申戊子甲辰庚申丙子壬辰戊申甲子庚辰丙申壬子（今本誤作午）戊辰甲申庚子丙辰壬申戊子甲辰。部首庚申一。丙子二。壬辰三。戊申四。甲子五。庚辰六。丙申七。壬子八。戊辰九。甲申十。庚子十一。丙辰十二。壬申十三。戊子十四。甲辰十五。庚申十六。丙子十七。壬辰十八。戊申十九。甲子二十。攷異曰。今本皆失其次。自庚辰至甲申。天紀歲名也。自庚子至甲辰。地紀歲名也。自庚申至甲子。人紀歲名也。自甲子至乙酉。則部首天正朔旦冬至之日。因以爲部首也。最下一至二十。則部首之次弟。因

述三十　三五

一紀之中各有二十部。故以次列之也。引之案錢說是矣。而次弟未確也。自庚申至甲子。當爲天紀歲名。自庚辰至甲申。當爲地紀歲名。自庚子至甲辰。當爲人紀歲名。自甲子至乙酉。當爲部首。列於歲名之下。與部首二字相平。而以一至二十次之。此志上文曰。四分數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下文論曰。追漢四十五年。（今本四誤作三。茲從御覽時序部一引改）庚辰之歲。以爲四分數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元法四千五百六十歲。紀法一千五百二十歲。六百五元一紀。積二百七十六萬三百二十歲）則庚申爲紀首歲名。在地紀庚辰歲之前。以紀法求之。由庚申下推千五百二十歲而得庚辰。又千五百二十歲而得庚子。故庚申爲天紀。庚辰爲地紀。庚子爲人紀也。庚辰又謂之仲紀。則庚申爲孟紀。庚子爲季紀也。上文又曰。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蔀。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是以二十蔀爲紀。又曰。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除。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則甲子以

述三十　三六

下當爲蔀首日名。自甲子至乙酉。其數二十。正所謂二十蔀爲紀也。後人習聞晉宋以來上元甲子歲之說。又見漢志云三統。天以甲子。故改甲子以下爲天紀歲名。不知漢以前數法無用甲子歲爲元者。（說見弟十六篇）漢志天以甲子。乃謂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非歲名也。（甲子。天統首日名。甲辰地統首日名。甲申人統首日名。故曰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李奇注謂甲子夏正月朔日。甲辰殷正月朔日。甲申周正月朔日。非也。）若謂甲子爲天紀歲名。則下推七十六歲。太歲當在庚辰。不得次以癸亥矣。今釐正其次爲表於左。

天紀歲名　地紀歲名　人紀歲名　部首

庚申	庚辰	庚子皆以甲子日冬至後倣此	甲子一
距丙子七十六歲後倣此。	距丙申七十六歲後倣此。	距丙辰七十六歲後倣此	積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而至癸卯部後倣此。
丙子	丙申	丙辰	癸卯二
壬辰	壬子	壬申	壬午三
戊申	戊辰	戊子	辛酉四
甲子	甲申	甲辰	庚子五
庚辰	庚子	庚申	己卯六
丙申	丙辰	丙子	戊午七

壬子	壬申	壬辰	丁酉八
戊辰	戊子	戊申	丙子九
甲申	甲辰	甲子	乙卯十
庚子	庚申	庚辰	甲午十一
丙辰	丙子	丙申	癸酉十二
壬申	壬辰	壬子	壬子十三
戊子	戊申	戊辰	辛卯十四
甲辰	甲子	甲申	庚午十五
庚申	庚辰	庚子	己酉十六
丙子	丙申	丙辰	戊子十七

壬辰	壬子	壬申	丁卯十八
戊申	戊辰	戊子	丙午十九
甲子	甲申	甲辰	乙酉二十
又七十六歲而歲在庚辰。	又七十六歲而歲在庚子。	又七十六歲而歲在庚申。	又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而至甲子部

弟廿五論黃帝數及殷數部首所值之歲名

黃帝數以辛卯為元見於續漢書律歷志論及開元占經古今數積年篇其以己酉為弟一部首見於史記封禪書殷數以甲寅為元亦見續漢志論及占經其以甲子為弟一部首見於易乾鑿度書考靈曜至其元法皆以四千五百六十。紀法皆以一千五百二十。部法皆以七十六占經載之詳矣大抵二十部為一紀三紀為一元也今倣續漢志四分數部首所值天地人三紀歲名之法為表於左。

黃帝數

弟一紀歲名	弟二紀歲名	弟三紀歲名	部首
辛卯	辛亥	辛未	己酉一
丁未	丁卯	丁亥	戊子二
癸亥	癸未	癸卯	丁卯三

己卯	己亥	己未	丙午四
乙未	乙卯	乙亥	乙酉五
辛亥	辛未	辛卯	甲子六
丁卯	丁亥	丁未	癸卯七
癸未	癸卯	癸亥	壬午八
己亥	己未	己卯	辛酉九
乙卯	乙亥	乙未	庚子十
辛未	辛卯	辛亥	己卯十一
丁亥	丁未	丁卯	戊午十二
癸卯	癸亥	癸未	丁酉十三
己未	己卯	己亥	丙子十四
乙亥	乙未	乙卯	乙卯十五
辛卯	辛亥	辛未	甲午十六
丁未	丁卯	丁亥	癸酉十七
癸亥	癸未	癸卯	壬子十八
己卯	己亥	己未	辛卯十九
乙未	乙卯	乙亥	庚午二十

股數

第一紀歲名	第二紀歲名	第三紀歲名	蔀首
甲寅	甲戌	甲午	甲子一
庚午	庚寅	庚戌	癸卯二
丙戌	丙午	丙寅	壬午三
壬寅	壬戌	壬午	辛酉四
戊午	戊寅	戊戌	庚子五
甲戌	甲午	甲寅	己卯六
庚寅	庚戌	庚午	戊午七
丙午	丙寅	丙戌	丁酉八
壬戌	壬午	壬寅	丙子九
戊寅	戊戌	戊午	乙卯十
甲午	甲寅	甲戌	甲午十一
庚戌	庚午	庚寅	癸酉十二
丙寅	丙戌	丙午	壬子十三
壬午	壬寅	壬戌	辛卯十四
戊戌	戊午	戊寅	庚午十五
甲寅	甲戌	甲午	己酉十六
庚午	庚寅	庚戌	戊子十七
丙戌	丙午	丙寅	丁卯十八
壬寅	壬戌	壬午	丙午十九
戊午	戊寅	戊戌	乙酉二十

第廿六論大衍數譏誤以應星日同次之太歲

當應歲星晨見之太歲

唐書數志載大衍數議曰魯宣公十五年丁卯歲顓頊數弟十三蔀首以丁巳平旦立春至始皇三十三年丁亥以夏正言之是年歲星在寅宮尾箕以斗建亥之月與日同次下推七年至二世三年太歲在甲午歲星在未宮東井與鬼以斗建午之月與日同次故是年高帝入關五星聚東井從歲星也凡三百八十歲得顓頊壬申蔀首是歲秦數以壬申寅初立春引之案此一行之誤也顓頊數太歲建辰有二法一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如寅月同次則太歲在寅卯月同次則太歲在卯甲寅元是也此與殷數甲寅元不同一應歲星晨見之月如寅月晨見則太歲在寅卯月晨見則太歲在卯

乙卯元是也表見弟二篇以星日同次之法求之上元甲寅之歲己巳朔旦立春爲弟一蔀首至十三蔀首丁巳立春當在宣公十四年丙寅之歲十八蔀首壬申立春當在始皇三十二年丙戌之歲以歲星晨見之法求之上元乙卯之歲己巳立春爲弟一蔀首至十三蔀首丁巳立春當在宣公十四年丁卯之歲前三月爲丁卯年之冬後九月爲戊辰年之春夏秋而云丁卯者統於歲首也十八蔀首壬申立春當在始皇三十二年丁亥之歲前三月爲丁亥年之冬後九月爲戊子年之春夏秋而云丁亥者統於歲首也若宣公十五年之丁卯則應星日同次之卯月而在十四年丙寅之明年始皇三十三年之丁亥則應星日同次之亥月而在三十二年丙戌之明年與應歲星晨見之丁卯丁亥日辰之名雖同而年之先後則異宣公十五年立春當在壬戌不當在丁巳起十四年丁巳立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至壬戌爲十五年立春之日始皇三十三年立春當在丁丑不當在壬申起三十二年壬申立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至丁丑爲三十三年立春之日一行徒見三統數魯宣公十五年歲在丁卯秦始皇三十三年歲在丁亥則以爲顓頊數蔀首所值之丁卯丁亥歲而不知三統數之丁卯丁亥歲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顓頊數蔀首所值之丁卯丁亥歲應歲星晨見之月二者各爲一法不可比而同之也若謂蔀首所值之

丁卯丁亥歲爲應星日同次之月則上推弟一蔀首所值之乙卯歲亦當應星日同次之卯月而後漢劉洪曰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則建寅之月歲星已與日同次於亥宮矣至建卯之月則日在戌宮歲星在亥宮而不同次矣太歲將何所應而稱乙卯乎蓋後世不講歲星晨見之法故誤以星日同次者當之也今詳錄顓頊數蔀首而以太歲建辰之二法分別於下列如左

顓頊數二十蔀首每蔀七十六歲

弟一蔀首己巳立春太歲應正月之星日同次則爲甲寅應前此二月之歲星晨見則爲

乙卯。

第二蔀首戊申立春。太歲應五月之星日同次，則爲庚午；應前此六月之歲星晨見，則爲辛未。

第三蔀首丁亥立春。太歲應九月之星日同次，則爲丙戌；應前此十月之歲星晨見，則爲丁亥。

第四蔀首丙寅立春。太歲應正月之星日同次，則爲壬寅；應前此二月之歲星晨見，則爲癸卯。

第五蔀首乙巳立春。太歲應五月之星日同次，則爲戊午；應前此六月之歲星晨見，則爲己未。

第六蔀首甲申立春。太歲應九月之星日同次，則爲甲戌；應前此十月之歲星晨見，則爲乙亥。

第七蔀首癸亥立春。太歲應正月之星日同次，則爲庚寅；應前此二月之歲星晨見，則爲辛卯。

第八蔀首壬寅立春。太歲應五月之星日同次，則爲丙午；應前此六月之歲星晨見，則爲丁未。

第九蔀首辛巳立春。太歲應九月之星日同次，則爲壬戌；應前此十月之歲星晨見，則爲癸亥。

第十蔀首庚申立春。太歲應正月之星日同次，則爲戊寅；應前此二月之歲星晨見，則爲己卯。

第十一蔀首己亥立春。太歲應五月之星日同次，則爲甲午；應前此六月之歲星晨見，則爲乙未。

第十二蔀首戊寅立春。太歲應九月之星日同次，則爲庚戌；應前此十月之歲星晨見，則爲辛亥。

第十三蔀首丁巳立春。太歲應正月之星日同次，則爲丙寅；應前此二月之歲星晨見，則爲丁卯。

第十四蔀首丙申立春。太歲應五月之星日同次，則爲壬午；應前此六月之歲星晨見，則爲癸未。

第十五蔀首乙亥立春。太歲應九月之星日同次，則爲戊戌；應前此十月之歲星晨見，則爲己亥。

第十六蔀首甲寅立春。太歲應正月之星日同次，則爲甲寅；應前此二月之歲星晨見，則爲乙卯。

第十七蔀首癸巳立春。太歲應五月之星日同次，則爲庚午；應前此六月之歲星晨見，則爲辛未。

第十八蔀首壬申立春。太歲應九月之星日同次，則爲丙戌；應前此十月之歲星晨見，則爲丁亥。

第十九蔀首辛亥立春。太歲應正月之星日同次，則爲壬寅；應前此二月之歲星晨見，則爲癸卯。

第二十蔀首庚寅立春。太歲應五月之星日同次，則爲戊午；應前此六月之歲星晨見，則爲己未。

右所論者，第一紀歲名也。其第二紀、三紀歲名建辰同

此二法依例可推茲不復贅

第廿七論說文誤解歲字

說文曰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從步戌聲律數書名五星為五步引之案歲字從步者步行也謂日行一周天非謂木星行一次也漢書藝文志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文公元年左傳正義曰日月轉運於天猶如人之行步故推數謂之步數是推日月之行亦謂之步古人凡言推步皆以日月為主不專謂五星也堯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續漢書律數志曰

日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而名曰歲是歲之命名正取日行一周天之義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可知歲從步之義矣木星之行凡一歲而歷一次有奇故謂之歲星言木星行一次正當日行一周天之期耳歲星因歲而得名非歲因歲星而得名也釋名曰歲越也越故限也月令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鄭注云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帀於故處正義以為日月復會於元枵也周而復始故謂之越故限越故限之謂歲若以木星小周言之則十二歲之久越歷始徧當其四時一終祇行一次今年在娵訾明年在降婁何越故限之有乎且歲星百四十四年超一次由周初歲在鶉火上推唐虞之世千有餘年歲星屢經超次爾歲所行必不能適如十二次之度明矣則豈得謂堯典之成歲取義於歲星行一次乎古數法莫亞於日行故堯命義和數象日月星辰以日為首其所謂星辰者但舉鳥火虛昴而不及歲星然則定時成歲本無取於歲星也孫叔然釋爾雅夏曰歲謂取歲星行一次見堯典正義亦失命名之本義矣

第廿八論埤雅鵲巢嚮天一而背歲之誤

淮南天文篇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疑當作蟄蟲首而穴處首亦向也鵲巢鄉而為戶氾論篇夫蟄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太陰天一皆太歲之別名也廣韻鵲字注引淮南子曰鵲知太歲之所說文字注同易即謂鄉而為戶也而博物志乃云鵲巢門戶背太歲與淮南異者蓋同一太歲而陰陽家師說不同或以為鄉之則吉或以為鄉之則凶故鵲巢之於太歲亦有鄉背兩說耳陸佃埤雅求其故而不得乃強分天一太歲為二云鵲巢嚮天一而背歲如其說則天一與太歲相衝假如太歲在寅則天一當在申推之十二辰莫不皆然矣然遍考書傳無謂

太歲之術爲天一者亦無分天一太歲爲二者廣雅云天一太歲也段師豈未之見邪段氏說文注乃襲用陸氏之譌說非也

附歲星與日隔次晨見說

或問曰三統四分術歲星去日半次而見不待隔次而後見也而太歲應歲星晨見之月者歲星皆與日隔次何邪曰隔次晨見之法通十二歲計之也蓋歲星歲行一次一次三十度又十分度之四有奇歲星每月行二度又十分度之五有奇凡十二月而盡三十度又十分度之四有奇計十二月中歲星行度有多寡去日有遠

近不隔次則行度少而去日遠者可見行度多而去日近者則不能見惟隔次則無論行度多寡其與日相距皆在三十度以上無不晨見東方者故古法以隔次晨見爲率也今由十二歲星日同次之月遞推之假如執徐之歲建寅之月節氣之初日與歲星同在娵訾初度歲星不見及建卯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降婁初度歲星在娵訾兩度半有奇在日後二十七度半歲星可晨見矣至建辰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大梁初度歲星在娵訾五度有奇在日後五十五度中隔降婁之次歲星晨見更早於建卯之月矣故史記天官書曰歲陰在辰星居

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也大荒落之歲建卯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降婁初度歲星在降婁兩度半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辰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大梁初度歲星在降婁五度有奇在日後二十五度歲星可晨見矣至建巳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實沈初度歲星在降婁七度半有奇在日後五十二度半中隔大梁之次歲星晨見更早於建辰之月矣故天官書曰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晨出也敦牂之歲建辰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大梁初度歲星在大梁五度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巳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實沈初度歲星在大

梁七度半有奇在日後二十二度半歲星可晨見矣至建午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鶉首初度歲星在大梁十度有奇在日後五十度中隔實沈之次歲星晨見更早於建巳之月矣故天官書曰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也協洽之歲建巳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實沈初度歲星在實沈七度半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午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鶉首初度歲星在實沈十度有奇在日後二十度歲星可晨見矣至建未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鶉火初度歲星在實沈十二度半有奇在日後四十七度半中隔鶉首之次歲星晨見更早於建午

之月矣故天官書曰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也涒灘之歲建午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鶉首初度歲星在鶉首十度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未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鶉火初度歲星在鶉首十二度半有奇在日後十七度半歲星可晨見矣至建申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鶉尾初度歲星在鶉首十五度有奇在日後四十五度中隔鶉火之次歲星晨見更早於建未之月矣故天官書曰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也作噩之歲建未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鶉火初度歲星在鶉火十二度半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申

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鶉尾初度歲星在鶉火十五度有奇在日後十五度歲星可晨見矣至建酉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壽星初度歲星在鶉火十七度半有奇在日後四十二度半中隔鶉尾之次歲星晨見更早於建申之月矣故天官書曰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也閹茂之歲建申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鶉尾初度歲星在鶉尾十五度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酉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壽星初度歲星在鶉尾十七度半有奇在日後十二度半距日不及半次未能晨見也至建戌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大火初度歲星在鶉尾二十

度有奇在日後四十度中隔壽星之次而歲星晨見矣故天官書曰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也大淵獻之歲建酉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壽星初度歲星在壽星十七度半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戌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大火初度歲星在壽星二十度有奇在日後十度距日不及半次未能晨見也至建亥之月節氣之初日在析木初度歲星在壽星二十二度半有奇在日後三十七度半中隔大火之次而歲星晨見矣故天官書曰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也困敦之歲建戌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大火初度歲星在大

火二十度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亥之月節氣之初日在析木初度歲星在大火二十二度半有奇在日後七度半距日不及半次未能晨見也至建子之月節氣之初日在星紀初度歲星在大火二十五度有奇在日後二十五度中隔析木之次而歲星晨見矣故天官書曰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也赤奮若之歲建亥之月節氣之初日在析木初度歲星在析木二十二度半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子之月節氣之初日在星紀初度歲星在析木二十五度有奇在日後五度距日不及半次未能晨見也至建丑之日

節氣之初日在元枵初度歲星在析木二十七度半有奇在日後三十二度半。中隔星紀之次。而歲星晨見矣故天官書曰。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也攝提格之歲建子之月節氣之初日在星紀初度歲星在星紀二十五度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丑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元枵初度歲星在星紀二十七度半有奇。在日後兩度半。距日不及半次未能晨見也而明年建寅之月歲星入元枵又非攝提格歲歲星所居之次惟本年建寅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娵訾初度歲星在星紀初度相距幾六十度中隔元枵之次。而歲星晨見

東方是爲歲星在星紀之晨見。故天官書曰。歲陰在寅星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單閼之歲。建丑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元枵初度歲星在元枵二十七度半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而明年建寅之月歲星入娵訾又非單閼歲歲星所居之次惟本年建寅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娵訾初度歲星在元枵初度在日後三十度歲星可晨見矣至建卯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降婁初度歲星在元枵兩度半有奇在日後五十七度半。中隔娵訾之次歲星晨見更早於建寅之月是爲歲星在元枵之晨見故天官書曰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也要而言之不隔次之月歲星或以節氣晨見或不晨見隔次之月。則歲星無不以節氣晨見者故論歲星之晨見必以隔次之月之節氣爲率也曰不隔次之月之節氣歲星雖有不能晨見者至於中氣則日又前行十餘度相去已遠歲星可以晨見矣古法何不以是月中氣定之乎。曰歲星應太歲月建以見者也。樂動聲儀或見第三篇月建者斗所建之辰也斗之建辰皆以節氣如正月則以立春建寅二月則以雨水建卯。推之他月無不皆然不待中氣而始建也歲星應太歲月建以見則亦當用斗始建辰之節氣何得舍此而論中氣乎。不隔次之月之節氣歲星既不能皆晨見則當以隔次之月之節氣定之矣故古法歲星晨見常以隔次之月也

經義述聞弟三十

經義述聞弟三十一　　高郵王引之

通說上四十一條

易　移　時　爲　猶豫　從容　無慮　薔　歸　終　參　手　巷　拔　世　貫　乎呼皆通作于　朝廷謂之本朝　尊尊不同字　弔　孝　孝慈　物　持　登　黎老　周　始　南面　於　身　勞　語　處　膚　蒼　虎賁　吉月　五色之名　个　古韵二十一部

易

家大人曰移易二字同義人所共曉然書傳多訓移爲易未有訓易爲移者今案盤庚曰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言毋使移種于新邑也正義曰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失之宣十七年左傳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言怒彼而移於此也杜注易遷怒也襄十年傳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言女欲移罪於余也定十年傳侯犯將以郈易於齊言以魯之郈移於齊也魯語曰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言恐禍之移於我也凡同義之字皆可互訓而注疏多未之及且有誤解易字者故略言之

有

家大人曰有與友古字通故友訓爲親見廣雅有亦可訓爲親友訓爲愛有亦可訓爲愛王風葛藟篇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言莫我親愛也故鄭箋曰有識有也識有即相親愛之謂識通作職方言憐職愛也凡言相愛憐者吳越之閒謂之憐職小雅四月篇盡瘁以仕甯莫我有義亦同也僖二十二年左傳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言何愛於二毛也下文曰愛其二毛二十四年傳蒲人狄人余何有焉言何愛於蒲人狄人也杜注曰君爲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則是以有爲有無之有而增字以成其義失之矣襄二十三年傳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何愛於君也二十九年傳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言何愛於杞也杜注曰何有盡歸之魯失之矣昭三年傳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言辱親愛寡君也六年傳文惑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杜注曰言人亦不能愛女是也九年傳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雖與唯同唯字古通作雖說見釋詞言伯父猶暴蔑宗周唯彼戎狄何愛於余一人也吳語曰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荊蠻則何有於周室義與此同韋注曰荊蠻有何義於周室則亦誤以有爲有無之有而增字以足之矣二十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是也宣十五年公羊傳

潞子離於夷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言不與潞子相親有也。定八年傳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言季氏世世親子也。何注曰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爲臣。則亦誤以爲有無之有矣。楚語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韋注曰何愛於死。愛亦愛也。管子戒篇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小稱篇作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說經者多誤以有爲有無之有。故略言之。

時

小雅頍弁篇爾殽既時。毛傳曰時善也。家大人曰。古傳注及小學書訓時爲善者毛傳而外僅一見於廣雅。今略引經文以證之。善時一聲之轉。爾殽既時。猶言爾殽既嘉也。以類推之。則維其時矣。猶言維其嘉矣也。威儀孔時。猶言飲酒孔嘉維其令儀也。他若孔惠孔時以奏爾時。胡臭亶時。及士冠禮之嘉薦亶時。皆謂善也。內則曰。母某敢用時日。謂善日也。猶士冠禮云令月吉日 春秋曹公子欣時字子臧。是其義也。解者多失之。

爲

家大人曰。孟子滕文公篇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趙岐注曰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也。又夷子憮然爲閒。注曰爲閒有頃之閒也。列子楊朱篇曰鬻子默然有閒。莊子大宗師篇曰莫然有閒。釋文本亦作爲閒。又晏子外篇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閒矣。爲閒即有閒。又盡心篇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注曰爲閒有閒也。案趙注釋爲爲有。足補經訓之闕。而字書韻書皆不載其義。今略引諸書以證明之。僖三十三年左傳曰秦則無禮何施之爲。言何施之有也。漢書張湯傳何厚葬爲。漢紀作何厚葬之有。成二年傳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言何臣之有也。杜注若言何用爲臣。失之。十二年傳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言何福之有也。桓六年傳曰其何福之有。昭元年傳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言何衛之有也。十三年傳曰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言何國之有也。又曰若日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言何免之有也。周語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言何政令之有也。韋注何以復臨百姓而爲政令乎。失之 晉語曰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言何善之有也。又曰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言何良之有也。楚語曰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

述三十一　三

述三十一　四

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言胡美之有也又曰君而討臣何讐之爲言何讐之有也又孟子梁惠王篇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說苑貴德篇引孟子爲作有（趙策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史記趙世家有作爲燕策故不敢爲辭說新序雜事篇爲作有史記田儋傳後忍爲亂漢書爲作有）案善推其所爲謂善推其所有也善推其所有者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故曰舉斯心加諸彼也爲可訓爲有有亦可訓爲爲周語曰胡有子然其效戎狄也言胡爲其效戎狄也晉語曰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言其爲吉孰大也（昭五年左傳曰其爲吉孰大焉）孟子滕文公篇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言人之爲道如是也若言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矣（漢書王莽傳州從禹貢爲九爲從周氏有五有亦爲也互文耳）

猶豫

家大人曰猶豫雙聲字也字或作猶與分言之則曰猶曰豫管子君臣篇曰民有疑惑貳豫之心楚辭九章曰壹心而不豫兮王逸注豫猶豫也老子曰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淮南兵略篇曰擊其猶猶陵其與與合言之則曰猶豫轉之則曰夷猶曰容與楚辭九歌君不行兮夷猶王注曰夷猶猶豫也九章曰然容與而狐

述三十一　五

疑容與亦猶豫也案曲禮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兮史記李斯傳曰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淮陰侯傳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蹢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嫌疑狐疑猶豫蹢躅皆雙聲字狐疑與嫌疑一聲之轉耳後人誤讀狐疑二字以爲狐性多疑故曰狐疑又因離騷猶豫狐疑相對爲文而謂猶是犬名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曰猶豫或又謂猶是獸名每聞人聲卽豫上樹久之復下故曰猶豫或又以豫字從象而謂猶豫俱是多疑之獸以上諸說具見於水經注顏氏家訓禮記正義及兩漢書注文選注史記索隱等書夫雙聲之字本因聲以見義不求諸聲而求諸字固宜其說之多鑿也

從容

楚辭九章懷沙篇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注曰從容舉動也（廣雅同）言誰得知我舉動欲行忠信家大人曰案從容有二義一訓爲舒緩一訓爲舉動其訓爲舉動者字書韻書皆不載其義今略引諸書以證明之九章抽思篇曰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哀時命曰世嫉妒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容此皆謂己

述三十一　六

之舉動，非世俗所能知，與懷沙同意。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俶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此亦謂舉動不同於俗。李賢注曰：從容猶在後也，失之。又案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從容中道，謂一舉一動莫不中道，猶云動容周旋中禮也。韓詩外傳曰：動作中道，從容得禮。漢書董仲舒傳曰：動作應禮，從容中道。王襃四子講德論曰：動作有應，從容得度。此皆以從容、動作相對為文。中庸正義曰：從容閒暇而自中乎道，失之。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引都人士之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從容與衣服相對為文。狐裘黃黃，衣服不貳也；其容不改，從容有常也。正義以從容為舉動，得之。都人士序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義與緇衣同。鄭箋以從容為休燕，失之。正義曰：此休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即經所云其容不改之類。是沖遠明知從容之為舉動，特以鄭訓為休燕，故遷就其說耳。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言行亟變，從容謬易，好惡無常，行身不類。從容與言行相對為文。從容謬易，謂舉動反覆也。盧辯注曰：安然反覆，失之。墨子非樂篇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不足觀也。莊子田子方篇曰：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

述三十二　七

龍，一若虎。楚辭九章悲回風曰：寤從容以周流兮。傅毅舞賦曰：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漢書翟方進傳曰：方進伺記陳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此皆咎人舉動為從容之證。舉動謂之從容，跳躍謂之㙱踊，聲義並相近，故㙱踊或作從容。新序雜事篇曰：元蝯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從容即㙱踊也。自動謂之從容，動人謂之慫慂，聲義亦相近，故慫慂或作從容。史記吳王濞傳：鼂錯數從容言吳過可削。從容即慫慂。漢書衡山王傳曰：夜從容王謀反事。史記作從容。

述三十二　八

無慮

家大人曰：凡書傳中言無慮者，自唐初人已不曉其義。望文生訓，率多穿鑿。今略為辨之。高誘注淮南俶真篇曰：無慮，大數名也。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曰：都，大也。都凡猶言大凡。即高誘所謂大數名也。周髀算經曰：無慮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趙爽注曰：無慮者，粗計也。義亦與大數同。宣十一年左傳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無慮，疊韻字也。漢書食貨志：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顏師古注曰：大氏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趙充國傳：亾慮萬二千人。亾與無同。注曰：亾

慮大計也案師古以無慮爲大計是也而又云無小計
慮則鑿矣後漢書光武紀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
袤無慮所用李賢注曰廣雅曰無慮都凡也謂請園陵
都凡制度也案後漢書中多稱無慮李賢皆引廣雅以
釋之故不誤也總計物數謂之無慮總度事宜亦謂之
無慮皆都凡之意也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
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鄭注曰意心所無慮也心所
無慮謂心揣其大略也正義乃云謂於無形之處用心
思慮失其指矣宣十一年左傳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
杜注曰慮事無慮計功無慮計功猶言約略計功也正

義乃云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說則計功愈失之矣無慮
或但謂之慮荀子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而
已矣楊倞注曰慮大凡也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
天子自爲者顏師古注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
制而爲天子之事是慮亦都凡之意也無勿一聲之轉
故無慮或謂之勿慮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爲小
由爲大也（小謂家大謂國由與猶同）居由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
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
也使弟猶使承嗣也案勿慮即無慮言孝者所以事君
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道雖未備而大較已存
乎此也盧辯不曉勿慮二字之義乃以勿慮存爲不忘
危其鑿也甚矣無慮之轉又爲摹略墨子小取篇曰摹
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摹略者總括之詞猶言無
慮也又轉之爲孟浪莊子齊物論篇夫子以爲孟浪之
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李頤曰孟浪猶較略也崔譔
曰不精要之貌左思吳都賦若吾之所傳孟浪之遺言
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劉逵注曰孟浪猶莫絡
不委細之意無慮勿慮摹略莫絡孟浪皆一聲之轉大
氏雙聲疊韻之字其義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
其文則惑矣

菑

家大人曰菑可訓爲立而字書韻書皆無此訓案考工
記輪人察其菑蚤不齵先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
謂建輻也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胾博立梟棊
亦爲菑（釋文菑側吏反）爾雅木立死椔（釋文作菑側吏反一音側其反）郭璞曰
不弊頓引詩其椔其翳今大雅皇矣篇椔作菑毛傳曰
木立死曰菑（釋文菑側吏反又音緇）漢書溝洫志隤林竹兮揵后
菑師古曰后菑者謂臿后立之以土就堵塞也菑亦臿
耳音側吏反義與傳同蒯通傳不敢事刃於公之腹李
奇曰東方人以物臿地中爲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

本作傳考工記又作菑音皆同耳。張安世傳注引積漢書云菑不載樴鹿斑剬菑。插也周官大宰以任百官鄭注曰任猶傳也釋文傳側吏反疏曰傳猶立也東齊人以物立地中爲傳欲使百官皆立其功也郊特牲信事人也注曰事猶立也釋文事側吏反正義曰婦人立身之道非信不立釋名曰事傳也傳立也凡所立之功也故青徐人言立曰傳也今本傳誤作偉盧氏抱經已正之。事傳並與菑通故賈子脩政語篇曰彊於行而菑於志謂立於志也是菑事傳皆有立義

歸

家大人曰呂氏春秋順說求人二篇注並曰歸終也而字書韻書皆不載此訓今案歸與終本同義物之所歸卽物之所終也故雜卦傳曰歸妹女之終也周語曰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言厲王之必不能終也上文王能久乎是其證韋注謂歸附周者鮮失之班固典引曰受克讓之歸運謂終運也僖七年左傳齊管仲諫桓公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宣十一年傳楚申叔時諫莊王曰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歸亦終也

終　周

家大人曰終周二字可以互訓而字書韻書皆無之案

月令數將幾終鄭注曰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市於故處也襄九年左傳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杜注曰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淮南俶眞篇皆終天地謂智周天地也繫辭傳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昭二十年左傳吾將從之以周事子注曰周猶終竟也管子弟子職篇曰周則有始言終則又始也蠱恒二彖傳並云終則有始有皆讀爲又終周一聲之轉故大戴記盛德篇終而復始後漢書光武紀注引終作周史記高祖紀贊終而復始漢紀作周

參

家大人曰參字可訓爲直鄘風柏舟釋文引韓詩曰直相當直也今作値故墨子經篇曰直參也論語衛靈公篇立則見其參於前也謂相直於前也包咸曰參然在目前釋文參所今反皆未安呂氏春秋有始篇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謂直人上也高注以參爲三倍失之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謂直天而發也高注參猶望也亦以意解

手

家大人曰手持也字書韻書無此訓檀弓子手弓而可謂持弓也莊十二年公羊傳仇牧手劒而叱之何注曰手劒持拔劒今本拔誤作技據宋本改又十三年傳曹子手劒而從之逸周書克殷篇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史記周紀手作持

又吳世家專諸手匕首刺王僚。楚世家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義竝與持同。

巷

家大人曰：古謂里中道為巷，亦謂所居之宅為巷。故廣雅曰：衖，尻也。尻今通作居。衖巷古字通。後漢書延篤傳：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家巷謂所居之宅也。漢司隸校尉魯峻碑：休神家衖。論語雍也篇「在陋巷」，陋巷謂隘狹之居。說文：陋，阨陜也。今作隘狹。卽儒行所云「一畝之宮，環堵之室」也。故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孟子離婁篇亦言顏子居於陋巷也。曹植諫取諸國士息表曰：蓬戶茅牖，原憲之室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應璩與尚書諸郎書曰：陋巷之居，無高密之宇，壁立之室，無旬朔之資。則陋巷為隘狹之居明矣。莊子列御寇篇「處窮閭阨巷」，閭亦居也。廣雅：閭，居也。讓王篇曰：顏闔守陋閭。故窮閭或曰窮巷。秦策曰：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今本掘譌作堀，棬譌作卷。楚策曰：掘穴窮巷。韓詩外傳曰：窮巷白屋。史記陳丞相世家曰：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則巷為所居之宅又明矣。今之說論語者以陋巷為街巷之巷，非也。

披

家大人曰：披，旁也。旁步光反。說文曰：從旁持曰披。披古讀若坡，凡字從皮聲者古音皆在歌部，說見唐韻正。士喪禮下篇「設披」，釋文：披，彼義反。案古聲不分平去。鄭注曰：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君旁牽之，以備傾虧。釋名曰：兩旁引之曰披。披，擺也，各於一旁引擺之，備傾倚也。卽所謂從旁持曰披也。周官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杜子春云：防當為披。案防旁聲相近，旁披聲之轉。周語曰：滂沱四隤而下。滂沱卽陂陀也。滂陂亦聲之轉。故杜氏讀防為披矣。披之言陂也。說文：陂，阪也。陳風澤陂傳曰：陂，澤障也。皆在旁之名。故釋名曰：山旁曰陂，言陂陁也。司馬相如子虛賦：罷池陂陀。郭璞曰：言旁穨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騰雨師，洒路陂。師古曰：路陂，路旁也。淮南兵略篇：犄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謂右旁也。是披陂皆有旁義。

又曰：披，傍也。傍步浪反。史記五帝紀「披山開道」，徐廣曰：披，他本亦作陂，旁其邊之謂也。字亦作被。漢書韓王信傳「國被邊」，師古曰：被，猶帶也。余謂魏策曰：殷紂之國，前帶河，後被山。則被非帶也。國被邊者，國傍邊也。史記蘇秦傳曰：秦被山帶渭。漢書婁敬傳竝云：秦地被山帶河。上林賦曰：被山緣谷，循阪下隰。皆謂傍山也。故徐廣曰：披，旁其邊之謂也。披被古今字耳。後漢書馮衍傳：陂山谷而閒處兮。李賢亦曰：陂，謂傍其邊側也。引史記陂山通道為證矣。字又作波。漢書諸侯王表：波漢之陽，至九嶷。鄭氏曰：波音陂澤之陂。謂傍漢水之陽也。西域傳：從鄯善傍南山北

波河西行至莎車（後漢西域傳波作陂）波亦傍也是披陂柀波皆有傍義

世

家大人曰曲禮去國三世盧植王肅並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桑晏子雜篇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史記淮南傳曰萬世之後吾甯能北面臣事豎子乎漢書食貨志曰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皆謂歲爲世故荀子非相篇千世之上韓詩外傳作千歲

貫

家大人曰廣雅曰貫行也論語衞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以貫之即一以行之也荀子王制篇云爲之貫之貫亦爲也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後漢書光武十王傳云奉承貫行貫亦行也顏師古訓貫爲聯續失之爾雅貫事也事與行義相近故事謂之貫亦謂之服行謂之服亦謂之貫矣

乎呼皆通作于

家大人曰呂氏春秋審應覽然則先生聖于高注曰于乎也莊子人閒世篇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釋文乎崔

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乎本又作于乎本字也于借字也論語爲政篇孝乎（漢石經論語作于皇侃本同）惟孝釋文孝于一本作孝乎（白虎通五經篇引作孝乎閒居賦序同）于亦乎之借字苞注曰孝于惟孝美孝之辭也（皇本如是）閒居賦注引作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蓋孝乎惟孝言唯有孝也仲尼燕居禮乎禮鄭注曰禮乎禮唯有禮也文義正與此同彼是美禮之辭此亦美孝之辭也（王氏尚書後辨以作乎者爲非則不知乎爲乎之假借也皇侃訓于爲於失之東晉古文尚書君陳篇誤以惟孝二字下屬爲句詳見尚書後辨）引之謹案呼亦通作于孟子萬章篇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列女傳母儀傳作號泣曰呼旻天呼父母則于爲呼之假借可知列子周穆王篇王乃歎曰於于釋文音嗚呼是其例也史記屈原傳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文義與此相近不然則舜往于田時不在父母之側何得曰于父母乎趙注不讀于爲呼失之

朝廷謂之本朝

家大人曰朝廷者一國之本故曰本朝漢書李尋傳曰宜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是其義也秦策

曰韓魏本國殘社稷壞宗廟墮國謂之本國猶朝謂之本朝也大戴禮保傅篇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管子重令篇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晏子諫篇本朝之臣慚守其職問篇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孟子萬章篇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荀子仲尼篇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儒效篇人主用之則埶在本朝而宜又儒者在本朝則美政王霸篇立隆政本朝而當呂氏春秋音律篇本朝不靜草木早槁應言篇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皆謂朝廷為本朝

𪁺鳶不同字

說文云鷻鵰也引詩曰匪鷻匪𪁺又云𪁺鷙鳥也從鳥屰聲音與專切徐鉉曰屰非聲疑從䧿省今俗別作鳶非是臧倜六書故曰鳶非與專之聲此卽鶚字孫音誤也說文無鳶字引之謹案臧說是也家大人曰說文咢蝉𪁺二字以屰為聲則𪁺字當與咢蝉二字同音五各反祗因小雅四月篇匪鶉匪鳶說文引作匪鷻匪𪁺後人遂以𪁺為鳶而不知諧聲之不可通也玉篇𪁺弋專下云同上則已誤讀為鳶而廣韻與專切內有鳶無𪁺集韻逆各切內鶚𪁺並見則韻書尚有不誤者其鳶字說文未載以諧聲之例求之則當從鳥弋聲而書作鳶鳶字古音在元部古從弋聲之字多有讀入此部者故說文閔從弋聲而讀若縣虔從弋聲而讀若環鳶之從弋聲而音與專切亦猶是也此聲之相合者也鳶字上半與武字上半同體故隸書減之則譌為鳶（隸書從弋之字或省作弋漢曹全碑攻城野戰戰作戰威弁諸賁威作威李翊夫人碑世有皇佐氣所裁裁作裁張遷碑開定畿寓畿作畿是也故鳶字從弋而省作鳶夏小正鳴弋傳曰弋也者禽也弋卽鳶之譌蓋本作鳶省作鳶後又脫其下半耳金履祥曰弋當作鳶）增之則又譌為鳶急就篇鳶鶡鴟梟驚相視皐象碑本鳶作鳶中庸鳶飛戾天爾雅鳶烏醜釋文並云鳶字又作鳶昭十五年左傳以鼓子鳶鞮歸釋

文云鳶本又作鳶史記穰侯傳魏將暴鳶韓世家鳶作鳶漢書五行志泰山山桑谷有鳶焚其巢地理志交趾郡朱鳶縣梅福傳鳶鵲遭害張公神碑鳶鴿鴞勦兮乳徘佪皆鳶之譌也此文之可考者也後人以𪁺為鳶失之矣引之謹案鳶字見於小雅大雅周官射鳥氏曲禮中庸爾雅釋鳥倉頡篇（大雅旱麓正義後漢書蓋勳傳注並引倉頡解詁曰鳶鴟也是倉頡篇有鳶字）不應說文不載蓋鳥部有此字而傳寫者脫之也其鷻字注引詩匪鷻匪𪁺當作匪鷻匪鳶蓋本作鳶字因下與𪁺字篆文相連寫者遂誤為𪁺耳後人不知改匪𪁺為匪鳶以復說文之舊乃以誤寫之𪁺為古之鳶

字而音篆文之鳶爲與專切遂使鳶字失其五各反之本音鳶字失其從鳥弋聲之本字而說文之原文殽亂不可復識矣苟知匪鳶爲匪鳶之誤則知鳶之與鳶說文本未嘗合爲一字何至展轉錯謬若此之甚哉

段氏說文注曰詩匪鶉匪鳶正義鳶作鳶引孟康曰鳶大鵰也又引說文鳶鷙鳥也是孔沖遠固知鳶即鶚字陸德明本乃作鳶云以專反今毛詩本因之又曰大雅鳶飛戾天與四月相類鳶亦當爲鳶箋云鳶鴟之類云類則別於鴟經文字本爲鳶明矣段意謂鳶即是鴟今不直云鴟而云鴟之類則其字不當作鳶而當作鳶案鳶乃鵰之大者非鴟類也不得以鳶爲鴟之類引之案段說

非也正義曰說文云鷻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名鶚孟康漢書音義云鶚大鵰也說文又云鳶鷙鳥也鶉鳶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以上正義正義引漢書音義者以明鵰爲鶚類非謂經文有鶚字也自說文云鷻鵰也至鶚大鵰也皆釋傳鶉鵰也三字至說文又云鳶鷙鳥也早麓正義亦引說文云鳶鷙鳥也蓋說文鳶鷙鳥也唐初已誤以爲鳶字故沖遠引作鳶引作鳶字則不以爲鶚字矣何得云沖遠知鳶即鶚字乃釋鳶字又以解傳鵰鳶貪殘之鳥也正義節次甚明不得謂所據經文作鳶若所據經文作鳶則當云鳶古鶚字孟康漢書音義云鶚大鵰也方合依經作解之例何得但云鵰之大者又名鶚而不及經文鳶字乎正義又云毛以爲鵰也鳶也貪殘之鳥乃高飛至天今在位非鵰也鳶也何故貪殘驕暴如鳥之高飛至天也鄭以爲若鶉若鳶可能高飛至天性非能然爲驕暴逆害故也字皆作鳶不作鳶再以傳箋考之經文若是鳶字則傳當云鶚鵰也鳶大鵰也訓詁方備傳即不釋鳶字箋亦當補釋之今傳與箋皆不爲鳶字作解則經文之作鳶不作鳶可知矣正義引王肅述毛云在位者非鵰鳶也何爲貪殘驕暴高飛至天則肅所據毛詩亦作鳶不作鳶明甚何得徑改其字爲鳶至謂大雅鳶飛戾天鳶字亦當作鳶則尤爲舛謬大雅正義引蒼頡解詁云鳶鴟也以經文是鳶字故引之也若是

鳶字則與鶚同不得引鳶字之訓矣況中庸引大雅正作鳶飛戾天彼釋文云鳶悅專反字又作鳶彼正義云詩本文云鳶飛戾天喻惡人遠去則大雅字本作鳶而非鳶字之譌矣段君不知以詩之匪鷻匪鳶正說文匪鷻匪鳶之誤反欲以說文傳寫之誤字改經文之字之不誤者不亦顛乎

弔

引之謹案弔字有祥善之義而學者皆弗之察大誥曰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多士曰弗弔閔天大降喪于殷君奭曰弗弔天降喪于殷弗弔天弗弔閔天俱當連讀謂

天之不祥也小雅節南山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鄭箋
曰弔至也至猶善也漢書五行志載哀十六年左傳閔
天不弔應劭注曰閔天不善于魯家語終記篇作昊天
不弔王肅注曰弔善也逸周書祭公篇不弔天降疾病
與此同魏橫海將軍呂君碑不弔閔天降茲災咎不弔
閔天四字連文正合詩書之指作書傳者以弗弔絕句
解爲殷道不至周道不至固屬齟齬不安顏師古注漢
書翟義傳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曰不弔不爲天所
弔憫亦於文義不協皆由古訓未通故句讀亦舛矣書
傳弔字多有祥善之義請略言之粊誓曰善敹乃甲胄

敿乃干無敢不弔鄭注曰弔至也至猶善也下文曰備
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則弔與善同義
小雅天保曰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弔祥善也詒爾多福所謂弔也日用飲食所謂質也大
雅瞻卬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弔祥類皆善也莊十一
年左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此弔字不在內下弔於衛弔者東西致命並同）曰天
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襄十四年傳衛侯出奔
齊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
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
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
泄其若之何有君不弔謂不善也若之何不弔即所謂
如何不淑雜記弔者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
使某如何不淑淑亦善也淑弔古字通哀十六年左傳
閔天不弔鄭仲師注周官大祝引作閔天不淑漢冀州
從事張表碑閔不淑兮降淪霜即不弔字成十三年左
傳穆爲不弔襄十三年傳楚共王卒吳侵楚養由基奔
命子庚以師繼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君子以吳爲不
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不弔亦不祥言伐人之喪
不祥所以敗也越語曰助天爲虐者不祥是也又成七
年傳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
不受亂此言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皆由中國之無善
君也善君謂霸主也昭十六年傳曰齊君之無道也興
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語意
與此相似下文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亦謂中國無善
君則諸侯皆受其亂也（有上不弔與有君不弔文正相似）又襄二十三
年傳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昭二十六年傳天不
弔周言天不善於周也又曰帥羣不弔之人羣不善之
人也逸周書祭公篇文毋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
不弔哉孔晁注曰如此則大不善也後人弔音丁擊反

者訓爲至多嘯反者訓爲閔傷强加分別而弔之爲善卒無知之者故玉篇廣韻竝不收弔善也之訓葢失其傳久矣

孝

引之謹案爾雅善父母爲孝推而言之則爲善德之通稱逸周書謚法篇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孔晁注言周愛親族也魏書甄琛傳作慈惠愛民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則所包者廣矣文侯之命曰追孝于前文人言追善德于前文人也大雅文王有聲篇遹追來孝遹辭也來往也言追前世之善德也前世之善德故曰往孝卽所謂追孝于前文人也鄭箋訓遹爲述來爲勤謂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非是說見前遹追來孝下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亦謂魯侯有善德也下文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是所謂孝也楚語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以施舍爲忠以恭儉爲孝則非指事君事親言之韋注恭儉所以事親非也管子小匡篇曰度儀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亦謂貽善德於子孫也

孝慈

引之謹案爾雅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孝與友不同而同取義於善故善於兄弟亦可謂之孝友晉語曰文王孝友二虢俗本孝作敬後人改之也今從宋明道本而惠慈二蔡韋注曰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是也或謂之孝慈史記五帝紀曰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是也因而善於親族亦可謂之孝逸周書謚法篇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孔晁注言周愛親族是也因而秉心仁愛亦謂之慈孝賈子胎教篇曰子孫慈孝不敢淫暴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敦厚慈孝是也墨子經篇曰孝利親也廣雅利仁也賈子道術篇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取愛利之義故孝於父母亦可謂之孝慈曲禮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不慈卽不孝也孟子言孝子慈孫慈亦孝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正義曰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非是齊語曰慈孝於父母又曰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墨子尚賢篇曰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非命篇曰入則孝慈於親戚親戚卽父母說見前親戚爲戮下出則弟長於鄉里管子山權數篇曰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莊子漁父篇曰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史記楚世家五胥曰尚之爲人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梁孝王世家曰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白虎通義曰孝慈

父母與以祀也使之祭祀皆是也因而孝於祖考通謂之孝慈禮運曰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孟子離婁篇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孝子慈孫即祭統所云孝子孝孫也孝慈或但謂之慈或謂之慈愛內則曰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祭義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事長而民貴用命又曰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思慈愛忘勞謂思盡其孝而忘其勞也孝經曰慈愛恭敬安親揚名是其證孝經正義曰或曰慈者接下之名愛者奉上之通稱劉炫引禮記內則說子事父母慈以旨甘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曰事親

則孝慈此並施於事上此經悉陳事親之迹寧有接下之文如炫此言則知慈是愛親也大戴禮曾子大孝篇作慈愛忘勞無思字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五引謚法曰慈愛忘勞曰孝韓子內儲說曰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於親列女傳貞順傳曰陳寡孝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曰初□姚愛勤思盡情及繼母承嗣慈愛加前鄭注祭義謂思父母之慈愛已而自忘已之勞苦則其義淺矣喪服四制曰武丁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慈良亦孝也故說文曰烏孝烏也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慈烏慈烏猶孝烏矣子愛利其親謂之孝慈因而上愛利其民亦謂之孝慈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正義曰以威莊故尊之如父以孝慈故親之如母淮南脩務篇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魏書甄琛傳慈惠愛民曰孝論語為政篇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諸說正與此同包咸注曰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按之上下文義皆為不類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

物

引之謹案物之為事常訓也又訓為類繫辭傳爻有等故曰物韓注曰等類也桓二年左傳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謂昭其比類也杜注云示器物不虛設失之宣十二年傳百官象物而動謂象類而動也杜注物猶類也周語象物天地比類百則象物猶比類也方言曰類法也物訓為類故又有法

則之義大雅烝民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告子篇引此而釋之曰有物必有則言其性有所象類則其情必有所法效性有象類秉執之謂也情有法效好是懿德之謂也故下文遂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周語昭明物則以訓之物猶則也韋注訓物為事失之又曰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物也則也皆法也隱五年左傳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軌也物也皆法也有所法則謂之有物家人象傳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謂言有法行有常也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是也正義訓物為事失之緇衣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鄭注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案此謂言行皆有法制也是也不失法則謂之不

過乎物。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言事親以事天爲法，則事天以事親爲法，則而孝敬相同不差繆也。鄭注訓物爲事，失之。是也。不如常法謂之不物。地官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鄭注：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司門幾出入不物者，秋官野廬氏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注：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是也。解者失其義久矣。

持

引之謹案：持訓爲執，常訓也。又訓爲守，爲保。越語「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呂氏春秋慎大篇「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韋、高注並云「持，守也」。周語「膺保明德」，韋注云「保，持也」。保可訓爲持，持亦可訓爲保。昭十九年左傳「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謂保守其世也。孟子公孫丑篇「持其志，無暴其氣」，謂保守其志也。故保養謂之持養。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楊注云「持養，保養也」。議兵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楊注云：持此以養之，非是。墨子天志篇「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呂氏春秋長見篇「申侯伯善持養吾意」是也。保祿謂之持祿，管子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

晏子春秋問篇「仕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是也。保寵謂之持寵，荀子仲尼篇「持寵處位，終身不厭」是也。保壽謂之持壽，呂氏春秋至忠篇「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是也。高注云：持猶得也。失之。

登

引之謹案：登，加也。昭三年左傳「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注曰「登，加也」。由是推之，桓二年左傳「登降有數」，言加減有數也。說見左傳上。昭十五年傳「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加，叔父將焉加也。杜注不釋登字，未達古訓也。周語「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言加年齒以行其毒也。韋注曰：登年，多歷年也。案：登，加也。言年齒加也。晉語「君子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言不憂年齒之不加也。韋注曰：登，高也。案：登，加也。加年謂壽考也，不加謂不壽也。

棃老

方言「棃，老也。燕代之北鄙曰棃」。棃與黎通。吳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韋注曰「鮐背之耇稱黎老」。元明本作棃。凍棃，壽徵也。後人所改也。宋庠補音出注「凍棃」三字，則所見本已然，茲從宋明道本。引之謹案：黎老者，耆老也。古字黎與耆通。尚書西伯戡黎，大傳黎作耆，見釋文。是其例也。作黎者，字之假借耳。而方言郭注乃云「言面色如凍棃」，釋名「九十曰鮐背，或曰凍棃，皮

有斑點如凍棃色也棃凍而後有斑點與老人面色相似若但言棃則凍與不凍皆未可知無以見其爲老人之面色矣凍棃之稱自取皮有斑點黎老之稱自以耆耋爲義二者絕不相涉不得據彼以說此也。

周

引之謹案周有訓爲忠信者小雅皇皇者華篇周爰咨諏爾雅釋之曰忠信爲周是也有訓爲親爲密爲合者文十八年左傳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注曰周密也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注曰周親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是也論語爲政篇云君子周而

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蓋周與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說文比密也夏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鄭注曰比猶親也吳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韋注曰比合也）故辨別之如是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其合同其所以合者則異猶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亦爲和同字義相近故辨之也子路篇又云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驕泰字義亦相近故辨之蓋世皆言比周不知比與周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也世皆言和同不知和與同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世皆言驕泰不知驕與泰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也晉語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周猶親也密也韋注訓周爲忠信失之）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彼之所謂比即此之所謂周（皇侃論語疏曰比名亦有善者）周以舉義者也比德以贊事者也彼之所謂別即此之所謂比舉以其私者也引黨以封已者也比與黨相近則辨之曰比而不黨比與別相近則辨之曰比而不別文義正與此相類也孔注訓周爲忠信孫綽訓爲理備皇侃訓爲博遍皆失之

殆

引之謹案何休注襄四年公羊傳曰殆疑也論語爲政

篇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何注讀殆爲怠以爲精神疲殆失之）又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苞注訓殆爲危失之）史記倉公傳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殆亦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呂氏春秋去尤篇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殙殙也皆迷惑也）字亦作怠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怠疑即疑殆也文十二年公羊傳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怠疑惑也言使君子易爲其所惑也（何注以爲輕惰失之今秦誓怠作辭借字也彼傳以爲回心易辭亦失之）後人但知殆訓爲危爲近而不知又訓爲疑益古義之失傳久矣

南面

引之謹案書傳凡言南面有謂天子諸矦者說卦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是也有謂卿大夫者論語雍也篇雍也可使南面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史記樗里子傳請必言子於衞君使子爲南面是也蓋卿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者無不南面仲弓之德可爲卿大夫以臨民故曰可使南面也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清理可以爲卿見思元賦注爲卿則南面臨民矣而苞咸論語注乃以爲任諸矦皇疏亦云冉雍之德可使爲諸矦非也身爲布衣安得僭擬於人君乎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矦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亦誤以南面爲諸矦之位說苑脩文篇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又誤以南面爲天子之位

於

引之謹案於字訓之訓爲訓如余於釋詞既著之矣今考之經傳又有訓爲與者檀弓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言必與卒哭之月相接也論語泰伯篇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言自古人才惟唐虞之際與此周爲極盛也注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八字作一句讀孔注謂堯舜交會之閒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才尚未合經意孟子公孫丑篇麒麟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言麒麟之與走獸鳳皇之與飛鳥泰山之與邱垤河海之與行潦聖人之與民皆同類也滕文公篇御者且羞與射者比孔氏所刊宋本如是岳本於作與言御者羞與射者比也淮南道應篇離形去知洞於化通言洞與化通也與亦可訓爲於莊三十年公羊傳桓公之與夷狄驅之爾言桓公之於夷狄驅之爾也於與與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漢書杜欽傳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於亦與也

身

引之謹案人自頂以下踵以上總謂之身考工記廬人凡兵無過三其身鄭注曰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是也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艮六四艮其身在艮趾艮腓之上艮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故象傳曰艮其身止諸躬也躬亦舉中而言渙六三渙其躬荀注曰體中曰躬見集解是也論語鄉黨篇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鄭謂經言褻裘而及寢衣則寢衣褻裘之衣也褻裘之有寢衣猶羔裘之有緇衣麑裘之有素衣狐裘之有黃衣也鄭謂之寢衣者寢室所著之衣猶

言燕衣褻衣耳身體中也謂頸以下股以上也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爲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爲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身又半之長也解者誤謂一身爲頂以下踵以上衣長一身又半則下幅被土非復人情於是不得已而以被當之孔鄭注並曰寢衣今被也鄭注見天官玉府疏說文亦曰被寢衣長一身有半皆由此誤也不知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長一身又半纔至膝上耳不患其太長也寢衣在褻裘之上不襲則無以覆裘故曰必有寢衣言不可有裘而無衣也若訓寢衣爲被則人臥時孰不有被何須言必有乎且上言褻裘下言狐貉之厚以居皆以裘言之何得雜以與裘無涉之被乎況遍考經傳言被者皆謂之衾無曰寢衣者未可以寢衣爲被也或曰寢者蔓之借字說文蔓覆也玉篇蔓音寢衣所以覆裘故謂之蔓衣也

勞

引之謹案勞訓爲勤常語也又訓爲勉月令孟夏之月爲天子勞農勸民鄭注曰重力來之今本作重敕之茲從齊民要術所引力來之勸勉之也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顏注曰力來勸勉之也呂氏春秋孟夏紀文與月令同高注曰勞勉也孟子滕文公篇放勳曰勞之來之謂勸勉其民使率教也論語子路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先之導之也勞之勉之也梓材亦厥君先敬勞傳曰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勞來民釋文勞力報反來力代反正義曰鄭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據此則先之勞之之勞當讀爲勞來之勞憲問篇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勞亦勉也謂愛之則當勸勉之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與誨並稱鹽鐵論授時篇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而與能古字通白虎通義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吳志步騭傳孫權太子登與騭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驅驅與區區同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小雅隰桑篇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曰謂勤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襄二十七年左傳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注曰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是勞有勸勉之義也孔注於先之勞之以勞爲使民皇疏於愛之能勿勞乎引李充說以勞爲勞心皆失之

譎

引之謹案說文譎權詐也訓詐則爲惡德訓權則亦可爲美德毛詩序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戒鄭注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正義曰譎者權詐之名託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詐之義故謂之譎諫鹽鐵論力耕篇昔管仲以權譎伯而范氏以強大亾安平相孫根俾仲伯撥亂禁足譎權春秋繁露玉英篇諸侯枉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枉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倘歸之以奉鉅經耳是也論語憲問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權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鹽鐵論論儒篇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

意則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亾不足稱也遵道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陽傳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法與正同義法而不譎古人以為齊桓之過則守正為齊桓之所長權譎為齊桓之所短較然甚明然則晉文公譎而不正亦是嘉其譎而惜其不正可知矣淮南繆稱篇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高注云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語意與此相似皆謂各得其一偏也不然則經但云晉文公譎齊桓公正其義已明何須又言不正不譎乎馬鄭二家注尚未得經意

處

引之謹案處之為居為止常訓也而又為審度為辨察書傳具有其義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以其聲處其氣又曰聽其聲處其氣謂審其氣也呂氏春秋有始覽察其情處其形謂審其形也淮南兵略篇相地形處次舍謂審度次舍也周語目以處義謂相度事宜也魯語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謂辨物也韋注處名也於義未確淮南主術篇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䵢然援白

黑而示之則不處焉謂不辨也史記龜策傳魁斗所指定日處鄉謂辨方也

膚

引之謹案人之顏色見於皮膚故古人以膚色並言管子內業篇和於形容劉績曰和當為知見於膚色列子湯問篇膚色脂澤投乘七發今大子膚色靡曼是也膚色相連故色亦可謂之膚孟子公孫丑篇不膚撓不目逃膚撓色撓也魏策唐且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韓子顯學篇不色撓不目逃正與孟子同義故知膚即色也撓弱也見呂氏春秋高義篇注又大過彖傳棟橈本末弱也橈與撓通面有懼色則示人以弱故

謂之色撓不膚撓者無懼色也趙注謂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卻失之

養射

孟子滕文公篇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趙注曰養者養耆老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鄭注曰庠之言養也引之謹案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意也養國老於上庠謂在庠中養老非謂庠以養老名也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謂在序中習射非謂序以習射名也王制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而庠之名獨取義於養老何也文王世子適東序養老而序之名獨取義於習射何也庠序學校皆爲教學而設養老習射偶一行之不得專命名之義庠訓爲養序訓爲射皆教導之名其義本相近也文王世子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鄭注云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養成之保氏職云掌養國子以道此庠訓爲養之說也射繹古字通用頌泮水篇徒御無繹釋文繹本又作射春官搥人地搥曰繹祭爾雅繹作謝釋文謝衆家本作射射義射之爲言者繹也爾雅云繹陳也周語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則射者陳列而宣示之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此序訓爲射之說也養射皆教也教之爲父子教之爲君臣教之爲長幼故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因本事以立訓豈嘗別指一事以明之哉

虎賁

引之謹案虎賁有爲宿衛之臣者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立政綴衣虎賁顧命虎賁百人是也有爲士卒武勇之稱者孟子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楚策秦虎賁之士百餘萬是也虎賁是士卒故云三千云百餘萬若周禮之虎賁氏但有虎士八百人而已不得如是之多也魏策云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趙策云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淮南泰族篇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數並與孟子相合故知虎賁即武王之卒而非宿衛之士也不然豈有士卒不用而唯率左右近臣以臨敵者乎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三百人當爲三千人因上文三百兩而誤也呂氏春秋簡選篇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貴因篇武王選車三百虎賁三千史記周本紀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本紀又云甲士四萬五千人非也諸書皆云武王之卒三千人故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曰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不得有四萬五千人人數皆作三千不作三百蓋一車十人古

人有此兵制。閔二年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定四年傳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管子大匡篇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以封邢予車百乘卒千人。築楚邱以封衞與車五百。今本五誤爲三。辨見管子雜志。甲五千。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楚策曰秦王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皆車一乘卒十人。是其例也。故革車三百兩得有虎賁之卒三千人。不得云三百人也。乃孟子趙注既誤以虎賁爲小臣。書序傳又沿虎賁三百人之誤。而以虎賁爲百夫長。皆考之不審

也。孫奕示兒編不能據諸書以正書序之譌。反以孟子三千人爲引經之誤。傎矣。

朔日不謂之吉日亦不謂之吉月

引之謹案經傳凡言吉日者與朔日不同。一月之始謂之朔日。或謂之朔月。或謂之朔。日之善者謂之吉日。或謂之吉。朔日不必皆吉。故朔日不可謂之吉日也。月令季春之月擇吉日大合樂。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日。吉日之非朔日明甚。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地官黨正孟月吉日。族師月吉。皆日之善者。日之善者不必在朔日也。其在月之上旬者謂之初吉。對中旬下旬之吉日言之。周語曰自今

至于初吉。初吉謂立春之日也。周語曰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韋注曰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正於午也先先立春日也案今謂先立春之九日初吉則謂立春之日也韋昭以初吉爲二月朔日非是下文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正謂九日後立春土乃脈發耳何待二月乎立春日爲吉日者月令曰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故爲吉日也立春多在正月上旬。故謂之初吉。小雅小明篇二月初吉。亦謂二月上旬之吉日也。小明曰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言擇吉日而遠行也離騷曰歷吉日乎吾將行上旬凡十日。其善者皆可謂之初吉。非必朔日也。而詩毛傳及周語韋注皆以初吉爲二月朔日。不知

朔月辛亦經有明文。謂之朔月。不謂之吉日也。鄭注周官亦謂吉爲朔日。不知春官大史頒告朔于邦國。謂之朔。不謂之吉也。又論語鄉黨篇吉月必朝服而朝。齊必有明衣布。吉月當爲告月之譌。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注曰吉當爲告案告字從牛隸書牛字或作牜故告字或作吉與吉相似而譌告月與齊對舉。皆古禮也。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何注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蓋魯君告月之日。皮弁而朝于廟。又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

第17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

羣臣亦如其服也。說見劉氏端臨論語駢枝。論語注當云告月月朔告廟也。乃得經義。而孔注曰。吉月。月朔也。則所據之本已誤作吉。古無稱朔日爲吉月者。士冠禮曰。令月吉日。又曰吉月令辰。吉月與令月同義。令也吉也皆善也。吉月乃月之善者。非謂朔日也。知吉月之非朔日。則知論語吉月之譌矣。

五色之名　犂

引之謹案。五色之名略見於爾雅。如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青謂之蔥。黑謂之黝是也。其後張稚讓作廣雅。又詳載之。然博考書傳。猶有稚讓所未備者。青色之名。則有若校。夏小正。元校。傳曰。校也者。若緑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若駹。詳見月令駕倉龍。赤色之名。則有若駁。詳見繫辭傳爲駁馬。若騮。魯頌駉篇傳。赤身黑鬣曰騮。月令曰。駕赤騮。若騢。爾雅馬屬。彤白雜毛。騢。騢之言赮也。若瑕。說文。瑕。玉小赤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赤瑕駁犖。若繢。詳見周禮繢純。若蕢。詳見爾雅。蕢。赤莧。若虋。爾雅。虋。赤苗。若璊。說文。璊。玉赬色也。禾之赤苗謂之虋。玉色如之。黃色之名。則有若權。爾雅釋草。權。黃華。郭注。今謂牛芸草爲黃華。華黃。又釋木。權。黃英。若蠸。釋蟲。蠸。輿父。守瓜。注。今瓜中黃甲小蟲。若華。詳見春秋名字解詁。羊舌赤字伯華。白色之名。則有若繁。詳見禮記。黃馬蕃鬣。爾雅。青驪繁鬣。騥。若駹。爾雅馬屬。面顙皆白。惟駹。若鵟。爾雅釋鳥。郭注曰。茅鴟。今鵂鴟也。似鷹而白。若駱。爾雅。白馬黑鬣。駱。注引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若翰。檀弓。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注。翰。白色馬也。引易曰。白馬翰如。若鶾。爾雅。鶾雉。鵫雉。注。今白鵫也。江東呼白鶾。亦名白雉。紫鶾

述三十一　四十

當讀的顙之的。的亦白也。若翰。見上。若枌。爾雅。榆白。枌。注。枌榆皮色白。是榆之白者曰枌。若羒。爾雅。羊牡羒。注。謂吳羊白羝。黑色之名。則有若純。詳見周禮純帛。儀禮純衣。若陰。爾雅馬屬。陰白雜毛。駰。注。陰。淺黑。若鐵。月令。駕鐵驪。注。鐵驪。色如鐵。詩作驖。說文。驖。馬赤黑色。若羭。爾雅羊屬。牡羭。注。黑羝。玉篇。牏。黑牛也。聲義亦相近。若榆。爾雅以榆之白者爲枌。則黑者爲榆也。亦若羊之白爲羒。黑爲羭矣。皆五色之別見於物名者。可比例而得之也。

論語犂牛之子騂且角。何注曰。犂。雜文也。皇疏曰。雜文曰犂。或音狸。狸。雜文也。或音梨。犂謂耕犂也。釋文犂牛。利之反。之字當作脂。廣韻。犂。力脂切。牛駁。駁即雜文也。雜文曰犂。又力之反。色如狸也。又力兮反。耕犂之牛。惠氏禮說曰。犂牛爲耕牛。引說文。犂。耕也。司馬犂字子牛爲證。劉氏論語駢枝曰。周禮沈辜用尨。山林川澤正當用雜色之牲。外祭用尨。則並五嶽四鎮四瀆亦有時用雜色者。何故尨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雜文之訓。殆曲說也。引之謹案。犂與騂對舉。則當以雜文之訓爲長。犂牛之子騂且角。則用以祀山川。猶列子說符篇云。黑牛生白犢以薦上帝耳。犂者。黃黑相雜之名也。魏策。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驪與犂通。漢書西域傳。西與犂靬條支接。顏注曰。犂讀與驪同。犂之爲驪。猶黎之爲驪也。禹貢。厥土青黎。史記夏本紀作其土青驪。東山經。鱅鱅之魚。其狀如犂牛。郭注。犂牛。似虎文者。則犂牛卽驪牛矣。廣韻

述三十一　四十一

黧黑而黃也黧亦與犂通然則犂牛者黃黑相雜之牛也淮南說林篇髡屯犂牛既科以橢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犧與犂相對爲文犧爲純色（魯頌閟宮傳犧純也曲禮鄭注犧純毛也）則犂爲不純色者矣故高注曰犂牛不純色引論語犂牛之子騂且角云云據此則雜文之訓確不可易不得以爲誤也經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是騂牛宜用之以祭而犂牛色雜不宜用淮南說林篇所謂騂駁不入牲也（高注云駁牲以純色）若以犂爲耕則耕牛何必無純色者無以見其不可用矣且犂牛爲雜文之牛

故東山王子鱅鱅之魚其狀如犂牛以犂牛之狀與他牛不同有東奴爲耕牛則耕牛之狀與凡牛不異東山經但云其狀如牛足矣何所取於耕犂之牛而用以相況乎至周禮沈辜用尨原與論語殊義山川用騂亦與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不合不必據彼以難此也月令曰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純色謂之犧而云賦犧牲以共山川之祀然則山川之祀亦用純色之牲而不純者不用此正與論語義合舊說未可訾議也

个

引之謹案說文介畫也從人從八一曰助也古者主有擯客有介（今本譌脫只存人各有介四字茲從韻會所引）隸書作不干祿字書竝列不介二體云上通下正是也或省作个漢祝睦後碑夰然清皓（說文夰大也從大介聲）夰字作夰下畔之个即介字也介字隸書作不省人則爲个矣介音古拜反又音古賀反猶大之音唐佐反柰之音奴箇反皆轉音也後人於古拜反者則作介於古賀反者則作个而不知个即介字隸書之省非兩字也請以七證明之秦誓如有一介臣釋文介音界馬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字又作个音工佐反大學引作若有一个臣釋文个古賀反一

讀作介音界正義作介云若有一耿介之臣文十二年公羊傳引作介釋文介古拜反尚書音古賀反漢書孔光傳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師古曰介謂一介之人後漢書杜詩傳一介之才李賢注引書作介（班固傳述有把梁一介之夫）是个即介字釋文雖强分古賀反者爲个然大學釋文云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則作个者亦可音界公羊釋文云介古拜反尚書音古賀反則作介者亦可音箇介與个豈有兩字乎其證一也襄八年左傳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注曰一介獨使也昭二十八年傳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注曰一个單使釋

文並曰个古賀反案个即介字方言介特也廣雅介特獨也昭十四年傳收介特注曰介特單身民也是介字訓獨訓單傳文是一介故注曰獨使曰單使也雜記曰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猶左傳之言使一个耳吳語亦曰一介嫡女一介嫡男與一个無二義也雜記釋文曰介音界舊古賀反昭十四年傳釋文曰介音一介又古賀反是一介老之介介特之介兼有古賀反之音禮器諸侯七介七牢釋文介音界副也俗讀古賀反非也案陸意謂介訓為副者當音界訓為單者乃音個據此則介有個音矣既夕注士莅三个釋文个作介古賀反亦介有個音之一證不必作个而後音古賀反也其證二也吳語曰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

皆奔案方言介特也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郭注引傳曰逢澤有介麋哀十四年一个負矢正所謂獸無耦曰介也一介與百羣相對羣以衆言之介以寡言之也其證三也檀弓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鄭注曰个謂遣奠牲體之數釋文个古賀反鈔本北堂書鈔車部上引作國君七介大夫五介陳禹謨本删去是个即介字公食大夫禮注下大夫體七个釋文个作介古賀反士喪禮下篇注士莅三个釋文个作介古賀反是古賀反者字亦作介音雖有二而字則無分其證四也齊語鹿皮四个韋注曰个枚也宋庠本如是明道本介作分管

子小匡篇亦作分案廣韻介古拜切俗作分是介字俗書與分相似四个之个若非介字何以明道本及管子皆誤為分明道本介誤作分注內枚字誤作散散字義不可通段氏乃云四分者於卿大夫皆用皮案齊之卿大夫非一人諸侯將何以給之段說非也尹知章注管子謂四分其鹿皮亦非鹿皮四介即聘禮之乘皮鄭注曰物四曰乘皮麋鹿皮也四枚為一乘其為介字無疑其證五也大戴禮投壺篇矢八分分即俗書介字之譌鄭注小戴投壺曰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上文司射執八算蓋一偶二人人四算二人則八算八算則當有八矢故曰矢八介八介者八枚也孔氏補注以八分為矢圍徑非也說見大戴禮賈子胎教篇說縣弧之禮曰五弧五分矢弧下當有各字皆三射其餘各二分矢

分亦介字俗書之譌言每弧有矢五介既發三介猶餘二介也然則矢一枚曰一介大射儀搢三挾一个鄭注曰个猶枚也其為介字無疑鄉射禮搢三而挾一个與此同荀子議兵篇負服矢五十个亦介字也推而廣之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下篇之俎釋三个注並曰个猶枚也其皆為介字明矣其證六也月令天子居青陽左个鄭注曰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案鄭訓个為偏則其字當與介同向秀注莊子養生主篇曰介偏刖也見釋文是介字古訓為偏也鈔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二初學記歲時部上引月令並作介徐鉉論俗書曰明堂左右个當

作介是也。呂氏春秋孟春紀天子居青陽左个。高注曰：左右房謂之个。个猶隔也。淮南時則注同。案个亦與介同。介之言界也，限也，故高注訓爲隔。王弼注易兌卦曰：介，隔也。是也。羣經音辨：个，副也，音介。禮明堂有左右个。副介於中室也。或通箇音，是个爲副介之介。梁武帝引左傳介居二大國之閒，以釋明堂左右个之義，見通典禮四。則其爲介字無疑。昭四年左傳使寘饋於个而退，注曰：个，東西廂。正義曰：月令天子居左个右个，是个爲東西廂也。案月令左右个爲介字，則此亦當然。文選思元賦注、運命論注引左傳个竝作介。考工記梓人爲侯，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大射儀謂之左个右个。義與明堂之左右个相近。侯之有个，偏處於旁而副介乎中，則亦介字隸書之省明矣。白帖八十五載梓人之文，正作上兩介下兩介。鄉射禮遂右个，白帖作遂右介。是侯之左个右个，皆介字也。大雅生民箋曰：介，左右也。鄉射禮記注曰：居兩旁謂之个。此猶門有左右謂之閒。說文：閒，門扇也。胡介切。案閒之爲言介也。門扇有左右，故謂之閒。魚有左右謂之魪也。吳都賦罩兩魪，劉逵注曰：魪，左右魪，比目魚也。須兩魚竝合乃能游，故曰兩魪。魪音介。竝其證也。个爲介字隸書之省，見於漢碑者顯然可據，見上。故說文有介無个。學者不察，而强分爲二字，字各爲音。作介者必古拜反，作个者必古賀反。玉篇、廣韻以下諸書相沿不改。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也。至元戴侗六書故則又引唐本說文曰：箇，竹枝也。二徐本皆作竹枚也。案方言箇枚也，說文本於方言，不當改枚爲枝。遍考書傳，無以箇爲竹枝者。蓋作僞者欲彌縫半竹之說，故改枚爲枝，以說文支字注云去竹之枝，從又持半竹，故也。今或作个，半竹也。案說文凡有重文，皆注云某或从某。如果有个字爲箇重文，則當云箇或作半竹，乃合全書之例。今戴氏所引唐本說文則云今或作个，半竹也。細審其文，乃後人私記於箇字注末，自道其當時有此字，而又臆爲之說耳。故不直曰或作，而曰今或作。今者，當時之詞也。不曰箇或作半竹，而曰半竹也。臆度之詞也。通考說文全書無此文義，其出後人私記無疑。如說文箇字下果有今或作个半竹也之訓，則玉篇、廣韻亦當存此一說。乃玉篇个字分見於八部丨部，若个爲半竹，則是象形之字，不得收於八部丨部矣。而不列於竹部箇字之下。个字注亦不以爲半竹。廣韻去聲第三十八部古賀切內竝列箇个二字。於箇字則云箇數又枚也，凡也。於个字則云明堂四面偏上曰左右个也，而不云同上，亦無半竹之解。然則說文箇字下無今或作个云云矣。且說文果有今或作个之說，陸德明、賈公彥、孔穎達諸人不應不見。乃陸氏釋文僅爲个字作音，而無說文箇或作个之說。賈孔

經疏亦不言說文有个字二徐所據說文亦是相傳寫本而箇下俱無今或作个之帚堀臣至刪之俗書譌謬中而云。个不見義無以下筆而標舉个字並說其義者獨見於戴氏所引之唐本此豈足信乎。作偽者蓋見說文支字上半作个。解云從又持半竹（又。各本誤作于）半竹之形與个字音古賀反者相似故於箇下私記之曰。今或作个而為之說曰半竹也不知說文但云從又持半竹不云從又持个如支字上半果是箇之或體則說文當云從又持个。个竹枝也方合全書之例。今但云從又持半竹亦可知个為竹之半體而非有箇字作个者也說文

又云𢎘古文支其字上下各半竹若以半竹為箇之或體則上下各半竹者豈亦箇之或體乎甚矣其謬也戴氏引曾文公說曰竹生非一故兼个猶艸兼屮（丑列切）林兼木𣏟（匹卦切。）兼朩也案說文艸字注云從二屮林字注云從二木𣏟字注云從二朩屮也木也朩也皆字也以此例之若有个字為半竹者則竹字亦當云從二个而說文竹字注云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不以為從二个然則个非字也凡說文象形之字皆不可割其半以為字如羽字注云鳥長毛也象形幵字（古賢切。）注云平也象二干對構上平不閒分羽與幵之半為某字也

（干犯之干。說文作𢆉與此不同）竹字亦象形乃割其半以為箇之或體可乎。（象形之字不可割其半以為字此說得之顧氏子明）且說文部首之例凡與前字為一字者必先列所與之字於前而以與之者次之如玉下次以玨部口下次以吅部之類是也如說文果有个字為半竹則是先有个字而後與為竹字自當立个部於竹部之前而以箇字附於个下云或從竹因離乃合全書之例不應有个字而不列於竹部之前使後人不知竹字所與者為何字也而說文竹部之前無个部則本無个字可知矣戴氏又曰晁說之據籀文亦有个字案夏竦古文四聲韻去聲箇弟三十八引籀韻

个字作𠆲此晁氏所謂籀文也籀韻之書多以譌文為古體（是書之字郭忠恕汗簡所不收至夏竦始采入古文四聲韻其字多譌謬難解如以爲爲飢以背爲春以團爲鄉以眾爲齊以溍爲醫以斷爲鼎之類皆隸體譌變之甚者）不可盡信蓋好事者見經典个字音古賀反遂仿佛其文而為此象其上半作𠆢乃人字篆文（玉篇个字在人部則上半乃入字非人字）下半作丨丨音古本反說文云上下通也從人從丨何所取義此許氏所謂未覩字例之條者也且竹字篆文作艸若个為半竹則當作𠂆今籀韻个字上半作𠆢既與𠆢不相似下半作丨與上半不連則又與巾之中畫上通者異矣將以為半竹之个則象體齟齬而不合將以為從人從

上則又義無所取世豈有此乖剌無當之篆文也其不足據亦明矣段氏若膺說文注討論精覈而於箇字乃依唐本或作个之說而以个爲重文且載半竹之解無乃爲作僞者所惑與段氏曰史記貨殖傳竹竿萬个正義引釋名竹曰个木曰枚段意蓋以竹曰个釋半竹爲个也案單行本索隱引釋名曰竹曰箇木曰枚又引方言曰箇枚也又云儀禮禮記字爲个箇个古今字也是儀禮禮記作个而釋名與方言則作箇俗本史記誤以索隱爲正義又改竹曰箇之箇爲个耳未可據此以證半竹之爲个也且竹曰箇木曰枚則竹一枚方爲一箇

若以爲半竹則不足一枚矣安得尚謂之箇乎自唐以來經學之士皆不知个爲介字隸書之省據祝睦後碑介字作𠆤可知介字省則爲个不省則爲𠆤左右兩入字也中畫之丫則人字也玉篇𠆤字從入收入入部而不用丨爲个之省故誤分介个爲二而丨部又收个字注郭氏佩觿於字畫相似而音義不同者皆剖晰之而獨不及介个似有見於二字之爲一字者又不知介字之音可以轉而爲箇見上而見音古拜反者則以爲當作介見音古賀反者則以爲當作个此猶刀有都高丁聊二切而俗以作刁者爲丁聊切句有九遇古侯二切而俗以作勾者爲古侯切沈有直林式荏二切而俗以作沉者爲直林切也始則強分介个爲二既則疑說文之脫个字而增个字以爲箇之重文於是倉史之遺文竟亂於鄉壁虛造之說矣此不可以不辯余友劉子明文學曾以个字說示余援據博而辨論明余讀而善之而其所說尚未明隸書之省及音讀之通因又詳考漢隸之變體例以古韻之轉聲乃曉然於介之變而爲个轉而讀古賀反者似異而未嘗異也敢具論之以質於當世之通小學者

古韻廿一部

家大人與李方伯書曰循書甫竟復接季冬手札欣悉先生福履茂暢諸協頌忱其嘗留心古韻特以顧氏五書已得其十之六七所未備者江氏古韻標準段氏六書音均表皆已補正之唯入聲與某所攷者小異故不

復更有撰述茲承詢及謹獻所疑以就正有道焉入聲自一屋至二十五德其分配平上去之某部某部顧氏一以九經楚辭所用之韻爲韻而不用切韻以屋承東以德承登之例可稱卓識獨於二十六緝至三十四乏仍從切韻以緝承侵以乏承凡此兩岐之見也蓋顧氏於九經楚辭中求其與去聲同用之迹而不可得故不得已而仍用舊說又謂小戎二章以驂合軜邑念爲韻常棣七章以合琴翕湛爲韻不知小戎自以中驂爲一韻合軜邑爲一韻期之爲一韻常棣自以合翕爲一韻琴湛爲一韻不可強同也今案緝合以下九部當分爲

二部徧攷三百篇及羣經楚辭所用之韻皆在入聲中
而無與去聲同用者而平聲侵覃以下九部亦但與上
去同用而入不與焉然則緝合以下九部本無平上去
明矣又案去聲之至霽二部及入聲之質櫛黠屑薛五
部中凡從至從疐從質從吉從七從日從疾從悉從栗
從桼從畢從乙從失從入從必從卩從節從血從徹從
設之字及閉實逸一抑別等字皆以去入同用而不與
平上同用固非脂部之入聲亦非眞部之入聲六書音
均表以爲眞部之入聲非也切韻以質承眞以術承諄
以月承元音均表以術月二部爲脂部之入聲則諄元

二部無入聲矣而又以質爲眞之入聲是自亂其例也
又案切韻平聲自十二齊至十五咍凡五部上聲亦然
若去聲則自十二霽至二十廢共有九部較平上多祭
泰夬廢四部此非無所據而爲之也攷三百篇及羣經
楚辭此四部之字皆與入聲之月曷末黠鎋薛同用而
不與至未霽怪隊及入聲之術物迄沒同用且此四部
有去入而無平上音均表以此四部與至未等部合爲
一類入聲之月曷等部亦與術物等部合爲一類於是
蓼莪五章之烈發害與六章之律弗卒論語八士之達
适與突忽楚辭遠遊之至比與厲衞皆混爲一韻而音
不諧矣其以月曷等部爲脂部之入聲亦沿顧氏之誤
而未改也唯術物等部乃脂部之入聲耳又案屋沃燭
覺四部中凡從屋從谷從木從卜從族從鹿從賣從丵
從菐從束從獄從辱從豕從曲從玉從蜀從足從局從
角從岳從㱿之字及禿哭粟玨等字皆侯部之入聲而
音均表以爲幽部之入聲於是小戎首章之驅續轂馵
玉屋曲楚茨六章之奏祿角弓三章之裕瘉六章之木
附屬桑柔十二章之穀垢左傳哀十七年繇辭之竇踰
楚辭離騷之屬具天問之屬數皆不以爲本韻而以爲
合韻矣且於角弓之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晉初六之

罔孚裕无咎皆非韻而以爲韻矣以上四條皆與某之
所攷不合不揣寡昧僭立二十一部之目而爲之表分
爲二類自東至歌之十部爲一類皆有平上去而無入
自支至宵之十一部爲一類或四聲皆備或有去入而
無平上或有入而無平上去而入聲則十一部皆有之
正與前十類之無入者相反此皆以九經楚辭用韻之
文爲準而不從切韻之例一偏之見未敢自信謹述其
大略幷草韻表一紙呈覽如蒙閣下是正其失幸甚幸
甚某又啟

東第一

	平	上	去
蒸弟二	平	上	去
侵弟三	平	上	
談弟四	平	上	去
陽弟五	平	上	去
耕弟六	平	上	去
眞弟七	平	上	去
諄弟八	平	上	去
元弟九	平	上	去
歌弟十	平	上	去
支弟十一			

	平	上	去	入
至弟十二			去	入

去：至摯咥蛭胵　袟郅窒窒　耊庢𦤶挃姪　絰蛭挃銍　致摰輊遻疐　嚏

入：質礩質吉趌　躓鮚　詰桔佶袺故　硈黠㤂鮚拮　姞結頡擷壹　蛣劼　噎饐𡌨撎逸　曀瘞㙪饐　七叱日𥌒涅　切䵒昵祖　厀疾嫉毖慄　疾族　栗慄溧㮚剌　瑮鶔　𨚗䣊㯰畢趩　漆𣓌　篳譯𥕋鞸　彈縪韠　一乙乙𢀛札失　袟𧤏　芺𨒪趺跌昳　䟹胅𪀛𧫮帙　佚䟷㧦𧿹　抶昳秩軼泆　抑必祕瑟駜　䛑必　𩚫秘邲泌𩶨佖　㧻觀駜毖　閟宓密監　蜜　䛕瑟毖八　醫𩚎馹　匹佾𦞁屑柛

脂第十三

平　上　去　入

祭弟十四

去　入

述三十一

祭蔡䕒縩穄　祭察際穄　㫷怵世泄勩　誓

穴欣炊次卪卹㕣　刖抈節櫛皿　盍偭徹㣯設　泇洫　䜭別

月朗朗拐敓閉　刵胡蛶蜴舒酹

老

跩泄貰勩曳　㳒紲　珱制裂㔝　㥏　㸷䎿蓺爇㓹敝　䔧𡒄管　悠𡒄㲷　蹩繁　鏨䁯獘　殘𧦚　豥𡑞　覹瀸𢾿屪
叡㓹　蠿䘄𡘋皉　巁崣　豙毳㲝　匃貝賅迡踂頂

厥蕨蹶蟨躗　趨虃蹷瘚　𢮌伐茷罰　殳越𧻓戉泧鉞　粤㕯舌𥺆　話鴰誩刮栝　活括栝閊鴰　怂步𡰥刎　鼢栵裂例剝　𥚁烈洌㓩剌　鱉獻瀱巘剌　瘌瑒賴籟獺　瀨

述三十一

豞曷鶡遏遏　褐猲揭晹　歇腐碣鶍褐　愒閼揭竭　𦑃噶𪅀　揭𦑃謁渴　帶蔕䠠帶　大太汏狀泰　達撻搕兌說　鶍脫餟㪽　捝蛻外最　會膾檜薈檜

末沫昧眛　叐發跋拔　𢳅撥撮拔　𥩭𨍓髮　般敚綴　𢾏碊鏉　㩃𥰭鬢　薛𡑞

癸

節膾檜巋　㱨絹毳　丰夆韧齧　絜契楔契　額恝瘛　害䶠割轄　玠介𢓰价　玢孞忦閉　𢁴界　夬玦趹決　𢮂躞褉快　𨄃抉

䍉　㒨　樂杰舌　鉐折哲哲誓　𢿃斷𨂡　絕兑　㕦䀛㕣　劣成㛾𡟇刷

敠掇腏輟　𢽄綴

適癘厲蠣蠣犡

勱講乂念䜟燮

刈忍艾餀吠

益弟十五　入

緝弟十六　入

之弟十七

平　上　去　入

魚弟十八

平　上　去　入

侯弟十九

平　上　去　入

屋喔握偓谷

鋈鵒浴俗裕欲欲

浴浴鋊欲

鋈禿木沐霂

十卧支什族

扑赴

族喉鹿麓

蔟瘯鏖麗麓

瀆嬻賫遺遫

賣蔌犢犢犢

瀆續竇寶竇犢

業樸撲僕僕

纀朵䗱遂叕馭

幞襆

覿嫁䅌東剌

孰涑速遬軟

樕敹遬獄

幬䝉厚鄏摎

續喊豕豖駭

矜䈞曲王項

蜀蠋歜斸獨

濁觸髑鐲

屬蠾

卒

勗足促提促局

揭粟角斛捔确

珏岳頊觳觳

觳殼縠縠

縠觳殼彀

幽弟二十

平　上　去　入

宵弟二十一

平　上　去　入

經義述聞弟三十一

終

經義述聞弟三十二　　高郵王引之

通說下十二條

經文假借　語詞誤解以實義　經義不同不可强爲之說　經傳平列二字上下同義　經文數句平列上下不當歧異　經文上下兩義不可合解　衍文　形譌　上下相因而誤　上文因下而省　增字解經　後人改注疏釋文

經文假借

引之謹案許氏說文論六書假借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蓋無本字而後假借他字此謂造作文字之始也至於經典古字聲近而通則有不限於無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見存而古本則不用本字而用同聲之字學者改本字讀之則怡然理順依借字解之則以文害辭是以漢世經師作注有讀爲之例有當作之條皆由聲同聲近者以意逆之而得其本字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然亦有改之不盡者迄今考之文義參之古音猶得更而正之以求一心之安而補前人之闕如借光爲廣而解者誤以爲光明之光說見易光亨書光被四表國語少光王室光遠宣朗借有爲又而解者誤以爲有無之有說見遲有悔借簪爲撍而解者誤以爲冠簪之簪說見朋盍簪借蠱爲故

而解者誤以爲蠱惑之蠱說見蠱卦借辨爲蹁而解者誤以爲分辨之辨說見剝牀以辨借祇爲疧而解者誤以祇爲語辭說見无祇悔无祇旣平借易爲埸而解者誤以爲平易之易說見喪羊于易借繘爲矞而解者誤以繘爲綆說見亦未繘井借井爲阱而解者誤以爲井泉之井說見舊井无禽借餗爲鬻而解者誤以爲其蔌維何之蔌說見覆公餗借時爲待而解者誤以爲四時之時說見遲歸有時借繻爲濡而解者誤以爲水濡之濡說見繻有衣袽借尊爲撙而解者誤以爲尊卑之尊說見謙尊而光借坼爲乇而解者誤以爲開坼之坼說見百果草木皆甲坼借財爲裁而解者誤以爲坤富稱財說見財成天地之道借榮爲營而解者誤以爲榮華之榮說見不可榮以祿借聞爲問而解者誤以爲聞見之聞說見終莫之聞也詩亦莫我聞則不我聞借綸爲論而解者誤以爲經綸之綸說見彌綸天地之道借貢爲功而解者誤以貢爲告說見六爻之義易以貢借洗爲先而解者誤以爲洗濯之洗說見聖人以此洗心借辨爲徧而解者誤以爲辨別之辨說見復小而辨於物借雜爲帀而解者誤以爲雜碎之雜說見恆雜而不厭借噫爲抑而解者誤以爲噫乎發歎說見噫亦要存亡吉凶借盛爲成而解者誤以爲盛衰之盛說見莫盛乎艮借平爲辨而解者誤以爲古文釆字說見書平章百姓借方爲旁而解者誤以爲四方之方說見湯湯洪水方割借䘏爲謐而解者誤以䘏爲憂說見惟刑之䘏

哉。借胄爲育而解者誤以胄爲長說見教胄子。借粒爲立而解者誤以爲粒食之粒說見烝民乃粒。借忽爲滑而解者誤以爲怠忽之忽說見在治忽。借璣爲譏而解者誤以爲珠璣之璣說見厥篚元纁璣組。借猶爲由而解者誤以猶爲尚說見茲猶不常寧。借明爲孟而解者誤以爲明暗之明說見明聽朕言。借暫遇爲漸愚而解者誤以爲暫遇人說見暫遇姦宄。借育爲胄而解者誤以育爲長說見無遺育。借沈爲淫而解者誤以爲沈溺之沈說見沈酗于酒。借指爲底而解者誤以爲指滅亡之意說見今爾無指告。借昏爲泯而解者誤以爲昏亂之昏說見昏棄厥肆祀弗荅。借謀爲敏而解者誤以爲下進其謀說見聰作謀。借政爲正

而解者誤以爲政事之政說見立政左傳兩引此語以爲大政。借逢爲豐而解者誤以爲遭逢之逢且屬下讀說見子孫其逢吉。借考爲巧而解者誤以考爲父又以爲成說見予仁若考國語上帝不考。借忘爲亡而解者誤以爲遺亡之亡說見茲不忘大功詩曰維其亡。借極爲亟而解者誤以極爲終說見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借冒爲懋而解者誤以爲覆冒之冒說見惟時怙冒。借衣爲依而解者誤以衣爲服行說見紹聞衣德言。借別爲辨而解者誤以爲分別之別說見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借亂爲率而解者誤以亂爲治說見厥亂爲民。借陳爲敶而解者誤以爲敶列之陳說見惟其陳修。借面爲勔而解者誤以爲面見說見面稽天若。借文爲紊而解者誤以爲禮文說見咸秩無文。借依爲隱而解者誤以爲依怙之依說見小人之依。借正爲政而解者誤以爲正道說見惟政之共詩無俾正敗。借閱爲說而解者誤以爲檢閱之閱說見閱實其罪。借咸爲㦰說文讀若咸而解者誤以咸爲皆說見咸劉厥敵。借義爲俄而解者誤以爲仁義之義說見三宅無義民。借富爲福而解者誤以爲貨賂又以爲備說見惟訖于富禮記不饒富。借擇爲斁而解者誤以爲可擇說見罔有擇言。借格爲假而解者誤以格爲至說見庶有格命儀禮孝友時格。借輸爲渝而解者誤以爲輸信說見輸而孚。借哲爲折而解者誤以哲爲知說見哲人惟刑。借忌爲惎而解者誤以爲畏忌之忌說見未就予忌。借惡爲[illegible]而解者誤以爲好惡之惡說見冒疾

以惡之。借方爲放分罔切而解者誤以方爲有說見詩維鳩方之。借塈爲愾而解者誤以塈爲安息說見伊予來塈。借景爲憬而解者誤以爲古影字說見汎汎其景。借衆爲終而解者誤以爲衆寡之衆說見衆穉且狂。借能爲而而解者誤以爲才能之能說見能不我知。借濕爲隰而解者誤以爲潤濕之濕說見暵其濕矣。借還爲嫙而解者誤以還爲便捷之貌說見子之還兮。借儇爲嬛而解者誤以儇爲利說見揖我謂我儇兮。借寐爲沬而解者誤以爲寤寐之寐說見行役夙夜無寐。借直爲職而解者誤以爲直道說見爰得我直。借子爲嗞而解者誤以爲斥要者說見子兮子兮。借盬爲苦而解者誤以盬爲不堅固說見王事靡盬。借爲爲譌而解者

誤以爲爲人。說見人之爲言。借辰爲愼。而解者誤以辰爲時。說見奉時辰牡。借紀爲杞。借堂爲棠。而解者誤以紀爲基。堂爲畢道平如堂。說見有紀有堂。借訊爲誶。而解者誤以訊爲誶字。說見歌以訊止。借借爲皆。而解者誤以借爲齊等。說見維其借矣。借譽爲豫。而解者誤以爲名譽。說見是以有譽處兮。借蘀爲檡。而解者誤以蘀爲落葉。說見其下維蘀。借芋爲宇。而解者誤以芋爲大。說見君子攸芋。借猗爲阿。而解者誤以猗爲旁倚。說見有實其猗。借意爲億。而解者誤以爲心意之意。說見曾是不意。借卒爲崒。而解者誤以爲崒者崔嵬。說見崒者崔嵬。借佻佻爲嬥嬥。而解者誤以佻佻爲獨行貌。說見佻佻公子。借交爲姣。而解者誤以爲與人

交。說見彼交匪敖。借求爲逑。而解者誤以爲干求之求。說見萬福來求。借亡爲忘。而解者誤以爲滅亡之亡。又以爲旣葬曰亡。說見至于已斯亡。禮記以則弗之忘矣。借士爲仕。而解者誤以士爲居。說見自土沮漆。借時爲跱。而解者誤以時爲是。說見曰止曰時。借作爲柞。而解者誤以作爲起。說見作之屏之。借栵爲烈。而解者誤以爲木名。說見其灌其栵。借唪唪爲菶菶。而解者誤以唪唪爲多實貌。說見瓜瓞唪唪。借溉爲概。而解者誤以溉爲清。說見可以濯溉。借隨爲譎。而解者誤以爲隨人之惡。說見無縱詭隨。借垢爲詬。而解者誤以垢爲闇冥。說見征以中垢。借公爲功。而解者誤以公爲朝廷。說見婦無公事。借承爲烝。而解者誤以承爲繼。說見不顯不承。借

幅爲福。借隕爲云。而解者誤以幅爲廣。隕爲均。說見幅隕旣長。借球爲捄。而解者誤以球爲玉。說見受小球大球。借旆爲發。而解者誤以旆爲旗。說見武王載旆。借禍爲過。而解者誤分禍與過爲二。說見勿予禍適。借幣爲敝。而解者誤以爲幣帛。說見周禮幣餘之賦。借嬪爲賓。而解者誤以爲嬪婦。說見嬪貢。借和爲宣。而解者誤以始和爲改造。說見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借脩爲滌。而解者誤以脩爲埽除糞灑。說見與其具脩。借弛爲施。而解者誤以爲弛力役之事。說見斂弛之聯事。借襚爲禭。而解者誤以爲當作綏。說見故書禭爲襚。借舉爲與。而解者誤以舉爲行。說見王舉則從。借純爲黗。而解者誤以爲當作緇。說見純帛無過五兩。儀禮純衣。借會爲譮。而

解者誤以爲會同盟誓之辭。說見四日會。借學爲敎。而解者誤以爲脩德學道。說見以國灋掌其政學。借發爲撥。而解者誤以爲發傷。說見則弓不發。借宅爲託。而解者誤以爲去官而居宅。說見儀禮宅者。借縮爲蹙。而解者誤以縮爲從。說見磬階閒縮霤。借栗爲歷。而解者誤分栗階歷階爲二。說見栗階。借櫛爲卽。而解者誤以爲櫂櫛之櫛。說見櫛笄也。借辯爲胖。而解者誤以辯爲胖。說見借辯無胖。借勿勿爲忽忽。而解者誤以勿勿爲勉勉。說見大戴禮守此勿勿。借歷爲欵。而解者誤以歷爲竅。說見鑿穴其中。借家爲稼。而今本徑改爲稼。說見陶家事親。借傅爲敷。而今本徑改爲敷。說見使傅數上。借汁爲協。而今本汁誤作計。說見計辭合

借倍爲倍。而今本倍誤作倨。說見無倨章。借致爲質而解者誤以爲致於尊者。說見禮記擲書致。借宰爲采而解者誤以宰爲邑士。說見有宰倉力。借饒爲僥而解者誤以饒爲多。說見不饒富。借裼爲褐而解者誤以爲裼衣。說見扶裼之可也。借政爲征而解者誤以爲政事之政。說見無苛政。借奐爲煥而解者誤以奐爲衆多。說見美哉奐焉。借龍爲駹而解者誤以爲馬八尺以上。說見駕倉龍。借高爲郊而解者誤以高爲尊。說見以大牢祠于高禖。借刑爲徑而解者誤以爲刑罰之刑。說見事毋刑。借鮮爲散而解者誤以爲鮮少。又以爲鮮絜。說見穀實鮮落。借痁爲呫而解者誤以痁爲病。說見不以人之親痁患。借揮爲煇而解者誤以揮爲擘。說見毋黍揮豚。借華爲瓠而解者誤以華爲果蓏。說見天子樹瓜華。借齊爲醮而解者誤以爲同尊卑。說見壹與之齊。借適爲饕而解者誤以擅爲脂氣。說見合擅薌。借可爲阿而釋文不爲作音。說見擇於諸母與可者。借蕃爲曙而解者誤以蕃爲赤色又以爲黑色。說見周人黃馬蕃鬣。借旁爲謗而解者誤以旁爲旁。說見不旁狎。借估爲笘而解者誤以估爲覘。說見呻其佔畢。借靜爲情而解者誤以爲動靜之靜。說見樂由中出故靜。大戴禮誠靜必有可信之色。借狄成爲誂越而成誤爲成解者遂以爲成而似吏狄之音。說見狄成滌濫之音作。借條暢爲滌蕩而解者誤以爲條暢之善氣。說見感條暢之氣。借氣爲器而解者誤以樂氣爲歌舞

說見樂氣從之。借擾爲猱而擾誤爲獿解者遂以爲舞者如獼猴戲。說見獶雜子女。借唯爲雖而解者誤讀如字。說見唯其之聞諸蔡穀粲傳唯末易災之係而賞可也。借建爲鍵而解者誤以爲鍵閉之鍵。說見名之曰建櫜。借儕爲齊而解者誤以儕爲輩類。說見得其儕。借義爲儀。借終爲衆而解者誤以爲既稱二十八載乃殂。說見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借置爲植而解者誤以爲措置。說見置之而塞乎天地。借繆爲襲而解者誤以繆爲謬。說見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借察爲際而解者誤以察爲著。說見言其上下察也。借仁爲人而解者誤改仁爲民。說見躬身之仁也。借危爲詭而解者誤以爲高說見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借費爲悖而解者誤以費爲惠。說見口費而煩。借敝爲襒而解者誤以敝爲敗衣。說見苟有衣必見其敝。借難爲戁而解者誤以爲可畏難。說見居處齊難大戴禮恭而不難亦不慭不悚之戁。借諸爲者而解者誤以爲諸子。說見左傳貌諸侯。借徑爲經而解者誤以徑爲行。說見徑餓而弗食。借呼爲呼而解者誤音好賀反。說見呼役夫。借咸爲滅而解者誤以咸爲皆。說見咸黜不端。借勉爲免而解者誤以爲懋勉之勉。說見頓前哲以免也國語厚其外交而勉之。借首爲道而解者誤以行首爲陳前盟首爲載書之章首。說見疏行首。借多爲祇而解者誤以爲多寡之多。說見多適秦穆公羊傳君無多辱焉。借荻爲楙而解者誤以荻爲荊。說見雍門之荻。借藥爲療而解者誤分藥石爲二。說見藥石也。借没没爲昧昧

而解者誤以没没爲沈㨍之言說見何没没也借逞爲盈而解
者誤以逞爲盡說見不可億逞借鳩爲究而解者誤以鳩爲聚說
說見鳩數溼借疆潦爲彊磷而解者誤以爲疆界有流潦說見
數疆潦借義爲儀而解者誤以義爲從宜說見廟義事也國語比義借
諄諄爲訰訰而解者誤以爲重頓之貌說見諄諄焉如入九十者借
靖爲旌而解者誤以靖爲安靖之靖說見不靖其能借董爲動
振爲震而解者誤以董爲正振爲整說見董振擇之借舉爲與
而解者誤以爲舉朝說見寡君舉羣臣借議爲儀而解者誤以
議事爲臨事說見議事以制借恪爲格而解者誤以陟恪爲陟
降說見叔父陟恪借斬爲慙而解者誤以爲斬衰說見孤斬焉拒衰絰之中

借形爲刑而解者誤以爲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說見
形民之力借取爲聚而解者誤以取人爲劫人說見取人於萑苻之澤
借閒爲干而解者誤以爲閒錯說見以閒先王借宿爲俶古文俶字
而解者誤以宿爲安說見官宿其業借坻爲底而解者誤以坻
爲止說見物乃坻伏借備爲服而解者誤以爲儀物之備說見備物
典策借少帛爲小白而解者誤以爲雜帛說見大帛少帛借惎爲
基而解者誤以惎爲毒說見惎閒王室借梟爲咎而解者誤以
梟爲纍說見晉人之梟借性爲生而解者誤以爲情性說見國語厚其
性借渝爲輸而解者誤以渝爲變說見弗辰弗渝借庸爲融而
解者誤以庸爲功說見服物昭庸借廷爲誑而解者誤以爲廷

回說見其語迂借招爲照而解者誤以招爲舉說見盡言以招人過借
辯爲徧而解者誤以辯爲別說見言欲必及辯借慝爲忒而解
者誤以慝爲惡說見過慝之度借黜爲屈而解者誤以黜爲去
說見揚沈伏而黜散越借滋爲茲而解者誤以滋爲長說見遂滋民與無財
借淳爲焞而解者誤以淳爲大說見淳燿敦大借民爲泯而解
者誤以爲人民之民說見民煩借宮爲躬而解者誤以宮爲
居說見右執鬼宮借類爲率而解者誤以類爲善說見心類德音借從
爲縱而解者誤以從爲順隨說見從逸王志借朋爲馮而解者
誤以朋爲羣說見奮其朋勢借卸爲呴而解者誤音口說見三軍皆譁
卸借刑爲形而解者誤以刑爲法說見天地之刑借臂爲礔而

解者誤音必賜反說見公羊傳臂摋仇牧借易爲隻而解者誤以
爲易輪轍說見一本又作易輪借茅爲旄而解者誤以爲用茅說見
左執茅旌借躬爲窮而解者誤以躬爲身說見路子之爲善也躬借始
爲治而解者誤以始爲疑說見往始乎胥借戚爲俄而解者誤
以戚爲㱾說見戚而日借填爲殄而解者誤以爲填厭說見穀梁
傳誅不填服借苞爲侔而解者誤以苞爲制說見苞人民借倚爲
奇而解者誤以爲依倚說見倚諸桓也借君爲羣而解者誤以
爲君上之君說見爾雅林烝君也借遂爲術而解者誤以爲領人
之柚說見遂柚病也借寡爲鼠而解者誤以爲散寡說見寡憂也借
繇爲搖而解者誤以爲繇役說見繇憂也借倫爲熏而解者

誤以爲倫理。說見倫勢也。借危爲詭。而解者誤以爲安危之危。說見晞危也。借哉爲廁。而解者誤以爲語詞之哉。說見哉閉也。借昣爲珍。借胗爲腆。而解者誤以昣爲地畔之徑路。說見畛於也。借述爲九。而解者誤以爲思念所求。說見惟述鞠也。借堂爲[illegible]。而解者誤以爲堂室之堂。說見畢堂牆。借斸爲片。語假切。而解者誤以甗爲甑。說見重甗嗛。借杬爲芫。而解者誤以爲樹蔭大木。說見杬魚毒。借敝爲獘。借騶爲趨。而解者誤以爲騶相覆蔽。說見敝者騶。借蘩爲皤。而解者誤以蘩鬒爲美髢鬒。說見青蘩蘩鬒騷。若是者。由借字之古音以考同音之本字。推求合於經文。不敢株守舊說。他如借子爲慈。說見書天迪從子保。禮記孝弟睦友子愛。借惠爲慧。借儉爲險。說見大戴禮惠而不儉。借沙爲紗。借泥爲涅。說見白沙在泥。借佚爲怢。說見不佚可佚。借始爲怠。說見始教怠身。借貸爲慝。說見以財役長口貸。借制爲哲。說見古之明制之治天下。借變爲徧。說見變官民能。借悟爲亘。說見觀其信弭也。借皇爲橫。說見皇於四海。借波爲播。說見左傳波及晉國。借百爲陌。說見距躍三百。借赦爲釋。說見猶願赦罪於穆公。借迋爲恇。說見子無我迋。借離爲[illegible]。說見國語離其慢乃易殘也。借戰爲憚。說見戰以厚子丁寧。借口爲叩。說見公羊傳吾爲子口隱矣。借色爲[illegible]。說見色然而駭。雖前人所未及。猶復表而出之。以俟爲樸學治古文者采擇焉。

語詞誤解以實義

引之謹案。經典之文。字各有義。而字之爲語詞者。則無義之可言。但以足句耳。語詞而以實義解之。則扞格難通。余曩作經傳釋詞十卷。已詳著之矣。茲復約略言之。其有前此編次所未及者。亦補載焉。如與以也。論語陽貨篇。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言不可以事君也。而解者云。不可與之事君。則失之矣。以及也。復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言及其國君也。而解者訓以爲用。云用之於國。則反乎君道。則失之矣。以而也。豫象傳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言薦此樂於上帝。而又德配祖考也。解者謂以祖考配上帝。則失之矣。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戎衆以無義。言衆而不義也。而解者云。戎師多。又常以無義爲事。則失之矣。以此也。祭統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言對揚此君之勤大命。著之於烝彝鼎也。而解者讀對揚以辟之爲句。云遂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德。則失之矣。攸用也。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言陽鳥之地。用是安居也。又曰。漆沮既從。豐水攸同。言豐水用同也。又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言九州用同也。洪範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言彝倫用斁。彝倫用敘也。金縢曰。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

永終是圖茲攸俟言茲用俟也大誥曰予曷其不于前甯人圖功攸終言曷不于前甯人圖功用終也又曰予曷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畢言曷敢不于前甯人用受休畢也雒誥曰無若火始炎炎厥攸灼敘弗其絕言厥用灼也多士曰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言惟爾多士用服奔走也無逸曰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言非民用訓非天用若也小雅蓼蕭曰萬福攸同言萬福用同也斯干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言風雨用除鳥鼠用去君子用芋也楚茨曰報以介福萬壽攸酢言萬壽用酢也大雅緜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言戎

醜用行也棫樸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言髦士用宜也旱麓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言福祿用降也靈臺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言麀鹿用伏也文王有聲曰四方攸同王后維翰言四方用同也既醉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用攝也魯頌泮水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言淮夷用服也解者悉以所字釋之則失之矣繇於也馬本大誥王若曰大誥繇爾多邦言大誥於爾多邦也繇與猷通解者訓猷為道則失之矣允用也堯典曰允釐百工言用釐百工也皋陶謨曰允迪厥德言用迪厥德也八曰庶尹允諧言庶尹用諧也大誥曰允蠢鰥寡言

用動鰥寡也論語堯曰篇引堯曰允執其中言用執其中也襄二十一年左傳引夏書曰允出茲在茲言用出茲在茲也小雅鼓鍾曰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言思之用不忘也大雅公劉曰豳居允荒言豳居用荒也考工記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言用臻其極也大雅大明曰聿懷多福春秋繁露郊祭篇引作允懷多福是允為語詞也解者悉以信字代之則失之矣允又發語詞也周頌時邁曰允王維后言王維后也又曰允王保之言王保之也武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於允皆語詞也解者釋允為信亦失之矣為語

助也論語顏淵曰何以文為言何用文也而解者云何用文章以為君子則失之矣子路曰雖多亦奚以為言雖多亦何用也而解者云亦何所為用則失之矣子張曰無以為也言無用毀也而解者云使無以為訾毀則失之矣謂柰也召南行露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言豈不欲夙夜而行柰道中多露何哉而解者以以為二字代謂字則失之矣小雅節南山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言師尹不平其柰之何也而解者云謂何猶云何也則失之矣維與也及也魯語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宜序民事言百官之政事師尹及旅牧相也而解者

以維爲陳則失之矣。云語助也。或作員商頌長發曰幅
隕既長言福既長也解者以隕爲均或謂隕當作圓則
失之矣。壹語助也。檀弓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言子
不知夫喪之踊也。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
以脩身爲本。言是皆以脩身爲本也。而解者以壹爲專
行。則失之矣。檀弓又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言似
重有憂者也。而解者以壹爲決定之詞。則失之矣。夷語
助也。大雅瞻卬曰。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
夷瘳。言爲害無有終極。如病無有愈時也。而解者訓夷
爲常。則失之矣。昭二十四年左傳紂有億兆夷人。言有

億兆人也。孟子盡心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言考
其行而不掩也。而解者訓夷爲平。則失之矣。洪發聲也。
大誥曰。洪惟我幼沖人。多方曰。洪惟圖天之命。皆是也。
而解者訓洪爲大。則失之矣。庸何也。安也。詎也。莊十四
年左傳。庸非貳乎。言詎非貳也。晉語。吾庸知天之不授
晉且以勸荊乎。言安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荊也。或曰
庸何。文十八年。昭元年左傳及晉語。並曰庸何傷。襄二
十五年左傳。將庸何歸。庸猶何也。解者訓庸爲用。則失
之矣。莊三十二年公羊傳。庸得若是乎。言何得若是也
解者以庸爲傭傭無節目之辭。愆失之矣。台何也。湯誓

曰。夏罪其如台。般庚曰。卜稽曰其如台。高宗肜日曰。乃
曰其如台。西伯戡黎曰。今王其如台。皆是也。而解者訓
台爲我。則失之矣。今卽也。召誥曰。其丕能誠于小民。今
休。又曰。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皆謂卽致太平之美也
而解者以今休爲成今之美。下今休爲治民今獲太平
之美。則失之矣。言云也。語詞也。周南葛覃之言告師氏
言告言歸。芣苢之薄言采之。漢廣之言刈其楚。召南草
蟲之言采其蕨。邶風柏舟之靜言思之。終風之寤言不
寐。願言則嚏。簡兮之公言錫爵。泉水之還車言邁。駕言
出遊。二子乘舟之願言思子。鄘風定之方中之星言夙

駕。載馳之言至于漕。衛風氓之言既遂矣。伯兮之言樹
之背。鄭風女曰雞鳴之弋言加之。秦風小戎之言念君
子。豳風七月之言私其豵。小雅彤弓之受言藏之。庭燎
之言觀其旂。黃鳥之言旋言歸。我行其野之言就爾居
言歸斯復。大東之睠言顧之。小明之睠言出宿。楚茨之
言抽其棘。備言燕私。都人士之言從之邁。采綠之言韔
其弓。瓠葉之酌言嘗之。大雅文王之永言配命。抑之言
緡之絲。言示之事。桑柔之瞻言百里。周頌有客之言授
之縶。魯頌有駜之醉言舞。及左傳僖九年之既盟之後
言歸于好。繫辭傳之德言盛。禮言恭。皆是也。而解者悉

用爾雅言我也之訓或以爲言語之言則失之矣苙語助也周南螽斯曰苙爾子孫振振兮苙爾子孫也而解者以爲宜女之子孫則失之矣小雅小宛曰宜岸宜獄苙岸岸也苙獄獄也而解者云仍得曰宜則失之矣字通作儀大雅烝民曰我儀圖之我圖之也而解者或訓爲宜或訓爲匹則失之矣又通作義大誥曰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爾邦君及多士尹氏御事也而解者云施義於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則失之矣居語助也小雅十月之交曰擇有車馬以居徂向言擇有車馬以徂向也而解者云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則失之矣大雅生民曰上帝居歆言上帝歆也而解者云上帝安而歆饗之則失之矣郊特牲曰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言以和參之也而解者云以金參居庭實之閒則失之矣能而也衛風芄蘭曰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言雖則佩觿而實不與我相知也而解者云言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則失之矣誕語助也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又曰誕鄰胥伐于厥室又曰肆朕誕以爾東征君奭曰誕無我責多方曰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大雅皇矣曰誕先登于岸生民曰誕彌厥月誕寘之隘巷誕實匍匐誕后稷之

述三十二　廿七

穡誕降嘉種誕我祀如何諸誕字皆詞也解者悉訓爲大則失之矣迪詞之用也皋陶謨曰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言各用有功也大誥曰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言惟此十人用知上帝命也康誥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多方曰爾乃迪屢不靜亦謂用屢未同用屢不靜也酒誥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言用畏天顯小民也無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惟茲四人用哲也君奭曰茲迪彝教文王蔑德言惟此五人用常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也又曰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亦謂用知天威用見懋勉也又曰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言惟茲四人尚用有祿也立政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言用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也迪又發語詞也般庚曰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言高后丕乃崇降不祥也君奭曰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言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也立政曰古之人迪惟有夏言古之人惟有夏也迪又句中語助也酒誥曰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言又惟殷之諸臣與工也馬融本君奭曰我迪惟甯王德延言我惟甯王德延也而解者或訓爲道或訓爲蹈則失之矣如而也邶風柏舟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言耿

述三十二　廿八

耿不寐而有隱憂也而解者云如人有痛疾之憂則失之矣小雅車攻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舍矢而破也而解者云如椎破物則失之矣如乃也大雅常武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言乃震乃怒也而解者云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然其色則失之矣論語憲問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言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安乃其仁乃其仁也而解者云誰如管仲之仁則失之矣如當也僖二十二年左傳曰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若愛重傷則當勿傷愛其二毛則當服從之也而解者云如猶不如

則失之矣若此也曾子問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若亦此也而解者分以此爲句若義也爲句而訓若爲順則失之矣若而也金縢曰予仁若考言予仁而巧也而解者訓若爲順則失之矣若惟也般庚曰予若籲懷茲新邑言予惟籲懷茲新邑也大誥曰若昔朕其逝言惟昔朕其逝也君奭曰若天棐忱言惟天棐忱也呂刑曰若古有訓言惟古有訓也而解者訓若爲順則失之矣祭統曰予女銘若纂乃考服言惟纂乃考服也而解者訓若爲汝則失之矣若乃也召誥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言先

德教而後刑罰用此治民乃能有功也解者以若有功爲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失之矣來是也邶風谷風曰不念昔者伊予來塈言不念昔者之情而惟我是怒也大雅桑柔曰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言我以善言蔭覆汝而汝反於我是赫怒也小雅四牡曰將母來諗言我惟養母是念也采芑曰荊蠻來威大雅江漢曰淮夷來求淮夷來鋪皆謂荊蠻是威淮夷是求淮夷是病也江漢又曰王國來極亦謂王國是正也而解者以爲往來之來則失之矣斯語助也周南螽斯曰螽斯羽螽羽也小雅小弁曰鹿斯之奔鹿之奔也瓠葉曰有兔斯首兔首

也而解者以螽斯爲斯螽以斯首爲白首則失之矣思發語詞也小雅車舝曰思孌季女逝兮大雅思齊曰思受大任又曰思媚周姜公劉曰思輯用光周頌思文曰思文后稷載見曰思皇多士良耜曰思媚其婦魯頌泮水曰思樂泮水皆是也思又語助也周南關雎曰寤寐思服小雅桑扈曰旨酒思柔大雅文王有聲曰無思不服周頌閔予小子曰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皆是也而解者以爲思慮之思則失之矣徂及也周頌絲衣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自堂及基自羊及牛也而解者訓徂爲往則失之矣作始也臯陶謨曰烝民乃粒萬邦作

乂作與乃對文言烝民乃立萬邦始治也禹貢曰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作與既對文言雲夢土始治也又曰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而解者訓作爲爲則失之矣作及也無逸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又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言及其即位也而解者訓作爲起則失之矣乎詞之嗟茲也唐風綢繆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是也而解者以子兮爲斥娶者則失之矣嗟語助也王風中谷有蓷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何嗟及何及也而解者云嗟乎將復何與爲

室家乎則失之矣小雅節南山曰憯莫懲嗟憯莫懲也而解者訓嗟爲歎詞則失之矣終既也北風終風曰終風且暴言既風且暴也而解者或以終風爲終日風或以爲西風則失之矣字或作衆鄘風載馳曰許人尤之衆穉且狂言既穉且狂也而解者以爲衆寡之衆則失之矣諸者之假借也僖九年左傳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言以是藐然小者孤辱在大夫也而解者以諸爲諸子則失之矣之於也檀弓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言於死而致死之則不仁於死而致生之則不知也而解者訓之爲往則失之矣大學曰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言於其所親愛而辟也朱注曰之猶於也而解者訓之爲適則失之矣之其也魏風碩鼠曰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言樂郊之民誰其悲歎而長號者明皆喜樂也而解者訓之爲往則失之矣之與也考工記梓人曰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言作其鱗與而也而解者云之而頰頷也則失之矣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當作參于保介之御閒謂參于保介與御者之閒也或欲改之御爲御之則失之矣寔語助也或作實君奭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商實百姓王人商百姓王人也解者或以則商實百姓

爲句解爲商家百姓豐實或以則商實爲句解爲國有人則實則失之矣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閱實其罪說其罪也解者云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則失之矣只耳也或作咫晉語曰吾不能行咫聞則多矣言吾不能行耳所聞則已多矣而解者訓咫爲咫尺聞則失之矣楚語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言是知天耳安知民則也而解者云咫少也則失之矣多祇也適也襄十四年左傳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言若不班師則適爲秦所禽獲而已而解者云恐多爲秦所禽獲則失之矣屬適也祇也昭二十八年左傳及晉語

我曰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厭厭而已言祇取厭足而已而解者訓屬爲足則失之矣所語助也大誥曰天閟毖我成功所言天慎勞我成功也而解者以所爲所在則失之矣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言君子其無逸也而解者訓所爲處則失之矣君奭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多歷年也而解者訓所爲文所則失之矣矧亦也康誥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言元惡大憝亦惟此不孝不友之人也而解者云大惡之人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則失之矣又曰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

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言不率大常者亦惟此瘝厥君之人也而解者云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人者而親犯乎則失之矣君奭曰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言亦咸奔走也而解者云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則失之矣矧又也酒誥曰女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女剛制于酒矧惟又惟也下云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又正相類也矧大史友內史友言又如大史友內史友也矧女剛制于酒言又在女剛制于酒也召誥曰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言既曰稽我古人之德又曰稽謀自天也而解者皆訓矧爲況則失之矣爽發聲也康誥曰爽惟民迪吉康又曰爽惟天其罰殛我皆是也而解者訓爽爲明則失之矣逝發聲也邶風日月曰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言不古處也魏風碩鼠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言將去女也大雅桑柔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言不以濯也字亦作噬唐風有杕之杜曰彼君子兮噬肯適我言肯適我也解者或訓爲逮或訓爲往或訓爲去則失之矣率詞之用也堯典曰蠻

夷率服言爲政如此則蠻夷用服也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言百獸用舞也般庚曰率籲衆慼出矢言言般庚用呼衆皆慼之臣出誓言以曉喻之也多士曰予惟率肆矜爾言予惟用肆赦矜憐爾也呂刑曰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言能明于刑之中正用治于民輔成常教也解者訓率爲循則失之矣周頌載見曰率見昭考以孝以享言用見昭考也解者云倡又率之見於武王廟則失之矣率又語助也湯誓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康誥曰亦乃其速由茲義率殺君奭曰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立政曰亦越

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率字皆語助也解者訓率為循則失之矣亂猶率也語助也梓材曰厥亂為民厥率化民也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明我新造邦也緇衣鄭注曰君奭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甯王德厥亂勸甯王德者厥率勸甯王德也雒誥曰亂為四輔率為四輔也又曰亂為四方新辟率為四方新辟也漢石經尚書殘字曰亂謀面用丕訓德率謀面用不訓德也解者訓亂為治則失之矣不發聲也西伯戡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不有有也君奭曰爾尚不忌于凶德不忌忌也緇衣引甫刑曰

播刑之不迪不迪迪也邶風匏有苦葉曰濟盈不濡軌不濡軌濡軌也小雅常棣曰鄂不韡韡不韡韡韡韡也車攻曰徒御不警大庖不盈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桑扈曰不戢不難受福不那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菀柳曰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不尚尚也大雅文王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不顯顯也不時時也又曰其麗不億不億億也思齊曰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殄殄也不瑕瑕也又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聞聞也不諫諫也下武曰不遐有佐不遐遐也生民曰上帝不甯不康禋祀不甯甯也不康康也卷阿曰矢詩不多不多多也抑

曰萬民是不承不承承也召閔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不如時如時也不如茲如茲也又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不云云也又曰不烖我躬不烖烖也周頌抑曰亦不夷懌不夷懌夷懌也射義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不在在也宣四年左傳曰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不其餒而其餒而也晉語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不亦亦也孟子公孫丑曰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不惴惴也爾雅釋器曰不律謂之筆釋邱曰夷上洒下不漘釋魚曰龜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不

皆發聲也字或作丕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丕顯顯也酒誥曰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丕惟曰惟曰也又曰女丕遠惟商耇成人丕遠遠也召誥曰其丕能諴于小民其丕能其能也又曰丕若有夏歷年丕若若也多士曰丕靈承帝事丕靈承靈承也君奭曰丕單稱德丕單單也又曰丕承無疆之恤丕承承也多方曰罔丕惟進之恭罔丕惟罔惟也丕又承上之詞也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般庚曰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又曰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女有積德又曰女萬民乃不生生暨

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女罪疾又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又曰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康誥曰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又曰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梓材曰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召誥曰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無逸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立政曰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丕乃猶言於是也字或作否無逸曰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又曰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否則猶言丕乃也解者但知

述三十二　三七

不之訓弗否之訓不丕之訓大而不知其又爲語詞則失之矣不無也論語先進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言子騫諭父母於道納昆弟於義故人於其父母昆弟無非閒之言也後漢書范升傳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論衡知實篇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何故使父子兄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是漢世說此者皆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非謂不非子騫也解者以閒爲非毀子騫云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則失之矣匪彼也小雅小閔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言如彼行邁謀也解者云不行而坐圖遠近則失之矣鄘風定之方中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言彼正直之人秉心塞淵也解者訓匪直爲非徒人爲庸君則失之矣檜風匪風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也解者云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則失之矣小雅都人士曰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言彼帶之垂則有餘彼髮之卷則有旟也解者云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也則失之矣無發聲也微子曰今爾無指告今爾指告也解者以爲無指意告我則

述三十二　三八

失之矣小雅小閔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淪胥以敗也大雅抑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淪胥以亡也解者以無爲戒詞則失之矣板曰攜無曰益攜曰益也言攜之者惟曰益之也下文牖民孔易卽益之之事解者云無曰是何益則失之矣雲漢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不能止也言不能止早也解者或云無止不能或云後日乏無不能豫止則失之矣祭義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人爲大也解者云萬物之中無如人最大則失之矣毋不也論語雍也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言九百之粟爾雖不欲然可分於鄰里鄉黨爾不以與之乎解者讀毋

字絕何則失之矣勿猶無也蔑聲也小雅節南山曰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勿罔因也解者或云勿罔士而行或云勿當作未則失之矣僖十五年左傳曰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勿從從也言雖從何益也解者云不從史蘇則失之矣善學者不以訓詞為實義則依文作解較然易明何至展轉遷就而卒非立言之意乎

經義不同不可強為之說

引之謹案講論六藝稍合同異名儒之盛事也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經師之隆軌也然不齊之說亦有終不可齊者作者既所聞異辭學者亦第兩存其說

必欲牽就而泯其參差反致溷殽而失其本指所謂離之則兩美合之則兩傷也如書序以武庚管叔蔡叔為三監逸周書作雒篇以武庚管叔霍叔為三監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為一則去武庚而以管叔蔡叔霍叔當之矣辨見尚書上 小雅皇皇者華左傳謂有五善魯語謂有六德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為一則云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矣辨見毛詩中 周禮天官有九嬪而無三夫人昏義則有三夫人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為一則云三夫人坐而論婦禮無官職矣此官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謂一旬之中用三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謂一歲之中用三日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為一則謂旬為均以牽就之矣以上二條辨見周禮上 遂人溝洫之制以十為數匠人以九為數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為一則謂遂人為直度匠人為方度矣辨見程氏易疇通藝錄 周禮六官為六卿其數為六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其數為九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為一則益以保傅篇之二少為九卿矣辨見周禮下 大戴禮五帝德篇以縣為顓頊子帝繫篇以縣為顓頊五世孫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為一則於帝繫刪五世二字以從帝德又或於

帝德高陽之孫解高陽為顓頊之後以從帝繫矣辨見大戴禮記中 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凡十二門月令則但有九門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為一則合東方三門不數而云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矣辨見禮記上 聘禮有私覿則使臣之私覿禮也而郊特牲則以私覿為非禮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為一則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矣辨見禮記中 禮器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郊特牲則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為一則以七為字之誤矣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

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郊特牲則云春禘而秋嘗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郊特牲禘當爲禴矣（以上二條並見郊特牲鄭注禴與礿同）喪服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曾子問則云殤不祔祭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祔當爲備祭之不備禮矣（見曾子問鄭注）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士謂朝廷之士鄭注云士謂邑宰非也辨見禮記訓義擇言）喪大記則云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此公謂公士大夫有地者矣閒傳又期而大祥居復寢喪大記則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

欲合爲一。則謂閒傳之寢爲殯宮之寢喪大記之寢爲平常之寢矣（以上二條並見喪大記注及正義）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而內則則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子事父母云云則以冢宰掌邦教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記者據諸侯諸侯兼六卿爲三或兼職矣內則子生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又云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旬十日也（朱子門人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謂旬讀爲均以爲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矣（以上二條並見內則注）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祭法則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

祭地也用騂犢則陰祀亦用騂犢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與天俱用犢連言爾矣（言祭地與祭天連言故亦云用騂犢其實祭地用黝牲也見祭法注）王制大祖之廟謂始祖廟廟之不祧者也祭法祖考廟謂顯考之父廟廟之親盡則祧者也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以祖考爲始祖矣（辨見禮記下）王制士一廟無上士中士下士之分祭法則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無廟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謂王制士一廟爲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矣。曲禮王制並云大夫祭五祀祭法則云大夫立三祀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

則謂大夫有地者祭五祀無地者祭三祀矣（以上二條並見王制注）成十六年左傳晉侯伐鄭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晉語則云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上下中軍之上下矣（見晉語韋注）襄十一年傳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晉語則云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輅車十五乘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以工爲樂師輅爲廣車軘車矣哀十七年左傳越敗吳於笠澤二十年十一月圍吳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而滅吳凡再戰而滅吳吳語則云越王乃合其中軍襲攻

之吳師大北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
于吳越語與吳語略同皆以爲一舉而滅吳此不可強
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謂敗吳於囿在哀十七年
又郊敗之在哀二十年矣左傳夫差殺申胥在哀十一
年越語則在句踐反國之三年時當哀七年此不可強
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以宦吳三年而反爲哀五
年加以反後六年爲哀十一年矣左傳越以伐吳之後
三年圍吳又三年而滅之自伐吳至滅吳凡六年越語
則自反國之四年伐吳遂居軍三年待其自潰而滅之
自伐吳至滅吳凡三年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
爲一則謂越語之興師伐吳在魯哀十七年吳師自潰
在二十二年矣（以上四條辨見國語下）以兩不相侔之說而欲比
而同之宜其說之阢隉而不安矣

經傳平列二字上下同義

引之謹案古人訓詁不避重複往往有平列二字上下
同義者解者分爲二義反失其指如泰象傳后以裁成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解者訓裁爲節或以爲坤富
稱財不知裁之言載也成也裁與成同義而曰裁成猶
輔與相同義而曰輔相也隨象傳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解者以爲退入宴寢而休息不知宴之言安安與息同

義也（以上二條辨見周易下）甘誓威侮五行解者訓威爲虐不知
威乃烕之譌烕乃蔑之借蔑侮皆輕慢也盤庚無弱孤
有幼解者以孤有幼連讀不知弱孤猶言弱寡皆輕忽
之義也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解者訓爲
暫遇人而劫奪之不知暫之言漸遇之言隅皆險詐之
稱也牧誓昏棄厥肆祀弗荅解者訓昏爲亂不知昏棄
者泯棄也泯棄者蔑棄也泯與棄義相近也（以上四條辨見尚書
上）康誥應保殷民解者謂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
之民衆不知應受也與保義相近也天惟與我民彝大
泯亂解者訓泯爲滅不知泯亦亂也遠乃猷裕解者以

裕字屬下讀不知猷裕皆道也梓材惟其陳脩爲厥疆
畎解者訓陳爲列不知陳脩皆治也多士予惟率肆矜
爾解者訓肆爲故不知肆緩也緩爾之罪矜爾之愚義
相近也無逆民否則厥心違怨解者以爲違其命怨其
身不知違亦怨也君奭咸劉厥敵解者訓咸爲皆不知
咸者滅絕之名咸劉猶言遏劉虔劉也呂刑鴟義姦宄
解者以爲鴟梟之義不知鴟輕也義邪也義邪相近也（以上
八條辨見尚書下）周南卷耳篇我馬玄黃解者以爲玄馬病則
黃不知玄黃皆病也（以上一條辨見毛詩上）小雅鴻鴈篇謂我宣驕解
者訓宣爲示不知宣者侈大之稱宣猶驕也　南山篇

不攻戲談解者訓談爲言語不知談者戲調也談亦戲也小宛篇人之齊聖解者訓齊爲正不知齊聖皆聰明睿知之稱也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解者訓宣爲徧不知宣昭皆明也周頌雝篇宣哲維人同以上五條辨見毛詩中生民篇庶無罪悔解者訓悔爲恨不知悔咎也義與罪相近也民勞篇無縱詭隨解者訓爲詭人之善隨人之惡不知詭隨皆謂譎詐也蕩篇曾是彊禦解者訓爲彊梁禦善不知禦猶彊也商頌烈祖篇我受命溥將解者訓將爲助不知溥大也將長也義相近也殷武篇勿予禍適解者謂予之以禍不知禍與過通適讀爲謫謫過也以上五條辨見毛詩下天官宮伯行其秩敘解者曰秩祿廩也敘才等也不知秩與敘同義皆謂循衛之次弟也辨見周禮上春官大史正歲年以敘事解者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不知歲與年同義古人自有複語也辨見周禮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解者曰不慮危也不知勿慮猶無慮謂大較也辨見大戴禮上文王官人篇鄉黨之間觀其信憚也解者曰信而見憚不知憚讀爲亶亶亦信也進退工故解者以故屬下讀不知工故猶工巧也以上二條辨見大戴禮下曾子問以此若義也解者訓若爲順不知此若二字連讀若亦此也王藻見所尊者齊遬解者曰謙愨貌也

不知遬古速字齊亦速也少儀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解者以道爲三德三行不知道亦藝也學記呻其佔畢解者訓佔爲視不知佔爲笘之借字笘畢皆簡也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解者以言屬下讀不知訊與誶通誶言猶告語也樂記志微噍殺之音作解者訓志爲意不知志亦微也狄成滌濫之音作解者謂逆疾而成或謂成而似夷狄之音不知成乃戉之譌戉乃越之借狄越皆疾貌也以繩德厚解者謂準度以道德仁厚或謂法其德厚薄不知德厚猶仁厚也獶雜子女解者訓獶爲獮猴不知獶爲糅之借字糅亦雜也名之曰建櫜解者訓建爲鍵不知建乃鞬之借字鞬櫜皆所以韜弓矢也以上十條辨見禮記中文十八年左傳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解者謂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不知饕餮本貪食之名因謂貪得無厭者爲饕餮饕與餮無異也辨見左傳上宣十二年傳旅有施舍解者以施爲施惠舍爲不勞役不知施舍之言賜予也襄八年傳焉陵我城郭解者訓馮爲迫不知馮亦陵也二十四年傳不可億逞解者訓億爲度逞爲盡不知億逞皆謂滿盈也數疆潦解者以爲彊界有流潦不知彊潦乃礓礫之借字說地之多小石者也三十一年傳高其閈閎閎誤爲閎解

者遂訓為止扉不知閉閣皆謂門也經上云其牆解者欲改完為宇不知繕完皆謂脩其牆垣非謂屋宇也。以上六條辨見左傳中。昭三年傳。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解者曰董正也振整也不知董振即動震謂敬愼也七年傳寵靈楚國解者謂借其恩寵賜以威靈不知靈福也與寵義相近也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解者曰陟登也恪敬也不知恪乃格之借字格亦登也以上三條辨見左傳下。周語服物昭庸解者訓庸為功不知昭庸即昭融昭融皆明也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解者訓越為遠不知越揚也與散義相近也無夭昏札瘥之憂解

者訓昏為狂惑不知昏沒也殀也與夭同義也汨越九原解者訓越為揚不知汨越皆治也有過慝之度解者訓慝為惡不知慝乃忒之借字過忒猶過差也晉語固民之矜病是待解者訓矜為絕不知矜亦病也齊語牛馬選具解者訓選為數不知選亦具也以上七條辨見國語上。晉語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解者訓蠱為化不知蠱亦惑也楚芊尹罷露子也解者訓露為潤不知露亦羸也知先苫職之聽敏肅給也解者訓肅為敬給為足不知肅之言速給之言急肅給正同義也鄭語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解者訓淳為大不知淳乃焞之借字焞燿皆明也楚語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解者訓煩為亂而不釋民字不知民之言昏昏亦亂也故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解者訓肅為疾而不釋齊字不知齊亦疾也吳語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解者訓朋為群不知朋之言馮馮勢皆盛怒也以上十條辨見國語下。

經文數句平列上下不當歧異

引之謹案經文數句平列義多相類如其類以解之則較若畫一否則上下參差而失其本指矣如洪範聽作謀與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睿作聖並列則謀當讀為

敏解者以為下進其謀則文義不倫矣辨見尚書上。天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二曰師與三曰司四曰旅並列則當為羣吏之待徵令者解者以正為六官之長師為六官之貳則文義不倫矣辨見周禮上。地官鄉大夫鄉射之禮五物一曰和二曰容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與三曰主皮並列則當皆以射言之解者以為和載六德容包六行和容興舞為六藝之禮樂則文義不倫矣辨見周禮上。禮器設於地財與合於天時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於萬物並列則設當訓為合解者以為所設用物為禮各是其土地之物則文義不倫矣辨見禮記上。桓

广八年左傳兩政與竝后匹嫡耦國竝列則兩政當爲竝於正卿解者以爲臣擅命則文義不倫矣辨見左傳上　昭七年傳官職不則與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竝列則則當訓爲均解者訓則爲法以爲治官居職不一法則文義不倫矣辨見左傳下　晉語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與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童昏不可使謀竝列則嚚瘖當爲不能言之人聾聵當爲不能聽之人解者以爲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耳不別五聲之和爲聾則文義不倫矣辨見國語下　論語顏淵篇非禮勿動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竝列則動當爲動容貌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亦謂動容貌也　解者訓動爲行事以爲身無擇行見邢昺疏後人皆沿其誤則文義不倫矣

經文上下兩義不可合解

引之謹案經文上下兩義者分之則各得其所合之則扞格難通如屯六二匪寇昏媾謂昏媾也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謂妊娠也而解者誤以女子貞不字承昏媾言之則云許嫁笄而字矣師六五田有禽謂田獵也利執言謂秉命也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謂行軍也而解者以田有禽與利執言誤合爲一則云物先犯己故可以執言以田有禽與長子帥師誤合爲一則云二帥師師禽五矣竝辨見周易上　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則專謂享大鬼也而解者誤以涖玉鬯三句亦統祀享祭言之則云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矣大師大喪帥瞽而廞謂廞樂器也作匶謚謂謚於作匶之時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與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矣考工記鳧氏鐘縣謂之旋縣鐘之環也旋蟲謂之幹衡旋之鈕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旋蟲爲鐘柄所以縣之以蟲爲飾矣竝辨見周禮下　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公士公之士也大夫之衆臣大夫之臣不爲室老者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士卿士矣士虞禮記明齊溲酒明齊二字當在香合上不與溲酒連文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以新水溲釀此酒矣竝辨見儀禮　玉藻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朝覲之下有脫文大夫之私覿謂聘非謂朝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矣辨見禮記中　僖五年左傳輔車相依取諸車以爲喻也脣亡齒寒取諸身以爲喻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輔頰輔車牙車矣辨見左傳上　昭十七年傳瓘斝玉瓚瓘斝玉斝與玉瓚不同物也

而解者誤合璀與璜爲一。則云璀玤也矣。辨見春秋名字解詁下定四年傳備物典策備物服之借字服物一義也典策又一義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備物典策謂史官書策之典矣。辨見左傳下越語用人無藝與上文後無陰蔽先無陽察二句相因故以蔽察爲韵往從其所與下文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五句相因故以所禦野與爲韵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爲制不豫設也故曰從其所矣辨見國語下爾雅釋詁林烝君也借君爲羣與天帝皇王后辟公侯之君字同而義異而解者誤合爲一。

則實之以有王有林文王烝哉矣載謨食詐僞也僞與爲通載謨食爲作爲之爲詐爲僞之僞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矣辨見爾雅上釋丘宛中宛丘丘之中央隆高者也丘背有丘爲負丘丘後又有一丘者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於丘背有丘爲負丘云此解宛丘中央隆峻狀如負一丘於背上矣釋水瀵大出謂泉之潰涌上出也尾下謂水之下游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尾底也矣辨見爾雅中釋魚鱊鮬謂小魚似鯽而黑者也鱖鯞謂大口大目細鱗有斑彩者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以鱖鯞爲鱊鮬矣辨見爾雅下其有平列二字字各爲義而誤合之者大雅棫樸篇芃芃棫樸棫白桵也樸棗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以樸爲棫之叢生者矣辨見毛詩中抑篇洒埽庭内庭中庭也内堂室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洒埽室庭之内矣辨見毛詩上子有廷内士虞禮絺用絺布謂或用絺或用布絺以葛爲之布以麻爲之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絺布葛屬矣辨見儀禮周語川無舟梁謂無舟又無梁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舟梁以舟爲梁矣辨見國語上凡此皆宜分而合者也說經者各如其本指則明辨晳矣

衍文

引之謹案經之衍文有自唐開成石經始衍者洪範于其無好下衍德字天官敘官腊人衍府二人史二人六字之屬是也有自唐初作疏時已衍者湯誓舍我穡事而割正下衍夏字文王世子謂文守貴室貴室上衍貴宮二字之屬是也亦有自漢儒作注時已衍者如大誥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翼衍字也鄭注訓翼爲敬則已衍翼字矣辨見本條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乃逸二字衍字也家大人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文義上下相承中閒不得有乃逸二字且周公戒王以無逸何得又言乃逸乎乃逸二字涉下文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而衍而枚氏傳曰先知之乃謀逸豫則已衍

第一一六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 版正內

乃逸二字。矣天官玉府。凡王之獻金玉兵器良貨賄之
物。受而藏之。王之二字。衍字也。鄭注謂王獻諸侯則已
衍王之二字矣。考工記輈人。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日
衍字也。鄭注謂日月三十日而合宿。則已衍日字矣。士
相見禮。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則曰寡君之老。則
曰二字。衍字也。鄭注謂大夫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
則已衍則曰二字矣。郊特牲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
三桓始也。下五字。衍字也。鄭注謂季友以君命鴆牙。後
慶父又弒則已衍此五字矣。雜記。朋友虞附而退。附。衍
字也。鄭注謂附當作祔。則已衍附字矣。又諸侯使人弔

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上其
次二字。衍字也。鄭注先言相次後言同時。則已衍上其
次二字矣。投壺司射進度壺以二矢半。下四字。衍字也。
鄭注謂壺去坐二矢半。則已衍此四字矣。以上並辨論見本條下
語鄉黨篇。入公門。鞠躬如也。公。衍字也。劉氏端臨論語駢枝謂入公門
一章是聘禮。其說甚精。案公。君也。本國之臣謂君門為
公門。故曲禮曰。大夫士下公門。鄰國之臣來聘。執圭而
入廟門。不得謂之入公門。偏考書傳。亦無謂廟門為公
門者。公蓋衍字也。聘禮記曰。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
此同。當作入門明甚。包注謂下文過位。過君之空位也。鄭注過位
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見曲禮下鄉位正義。皆承公字為義。則
已衍公字矣。又有旁記之字誤入正文者。祭義。燔燎羶

薌。見以蕭光。又見閒以俠甒。加以鬱鬯。鄭注曰。見及見
閒。皆當為覸。字之誤也。覸以蕭光。光猶氣也。覸以俠甒
謂雜之兩甒醴酒也。釋文見以依注見作覸。音閒廁之
閒。徐古莧反。見閒依注合為覸。音閒廁之閒。引之謹案
見以蕭光。見乃閒之借字也。古見閒同聲。故借見為閒
閒雜廁也。見閒以俠甒。當作見以俠甒。亦借見為閒也
後人因見為閒之假借。而旁記閒字。傳寫者不知而並
存之。遂成見閒以俠甒耳。注當云見皆讀為閒。閒。衍字
不當改見為覸。亦不當合見閒為一字。覸訓為視。見廣雅
不訓為雜也。正義云。凡覸者。所見錯雜之義。故閒旁見也。臆說無據。家大人曰。書

傳多有旁記之字。誤入正文者。墨子備城門篇。令吏民
皆智之。智。古知字也。後人旁記知字。而寫者並存之。遂
作吏民皆智知之。趙策。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閼與
安古同聲。即董安于也。後人旁記安字。而寫者並存之。
遂作董閼安于。史記厤書。端蒙者。年名也。端蒙。旃蒙也
後人旁記旃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端旃蒙者年名也
刺客傳。臣欲使人刺之。衆莫能就。衆者。終之借字也。後
人旁記終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衆終莫能就。漢書翟
方進傳。民儀九萬夫。儀與獻古同聲。即民獻也。後人旁
記獻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民獻儀九萬夫。是其例矣。

第一七八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4 版反内

形譌

引之謹案經典之字往往形近而譌仍之則義不可通改之則怡然理順如夫與矢相似而誤爲矢（見春官樂師注）雷與盧維相似而誤爲盧維（見夏官職方氏注盧雷誤爲盧又誤爲盧）觶字古文與觚相似而誤爲觚（考工記梓人疏引鄭駁五經異義）四字古文與三相似而誤爲三（覲禮注）瑑與琢相似而誤爲琢（禮器大圭不琢注云琢當爲篆篆琢之誤琢亦篆也）神字古文與旦相似而誤爲旦（郊特牲注說見禮記中）叜與更相似而誤爲叓（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四引月令章句）疏與流相似而誤爲流（昭二十年左傳釋文正義）鶂與鶃相似而誤爲鶃（爾雅釋鳥注）若斯之類先儒既已言之矣他如行與衍

述三十二 罣

相似而誤爲衍（並辨見周易下）笑字隸書與先相似而誤爲先（同人象傳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先當爲笑謂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也笑字隸書作关與先相似又因經文先字而誤爲先耳余前說以同人之先爲約舉經文非是）宜與寡字隸書相似而誤爲寡恙與羔相似而誤爲羔（並辨見周易下）三與二相似而誤爲二咸與威相似而誤爲威兂與亢相似而誤爲亢（並辨見尚書上）刖與刵相似而誤爲刵戊與咸相似而誤爲咸（並辨見尚書下）貣與貳相似而誤爲貳（辨見毛詩上又見大戴禮記上左傳上國語上）或與咸相似而誤爲咸（辨見毛詩上）且與旦相似而誤爲旦徂與沮相似而誤爲沮（並辨見毛詩中）孛與孝相似而誤爲孝（辨見毛詩下）人字篆文與九相似而誤爲九氐字下半與比

相似而誤爲比其字古文與六相似而誤爲六（並辨見周禮上）讀字隸書與讀相似而誤爲讀盡與蠹字隸書相似而誤爲蠹帥與師相似而誤爲師（並辨見周禮下帥誤爲師又見國語上）涯與淮相似而誤爲淮𢦏字古文與史相似而誤爲史湼與涅相似而誤爲涅（並辨見周禮下）卿與鄉相似而誤爲鄉敫與激相似而誤爲激（並辨見儀禮）濯與濯相似而誤爲濯改與致相似而誤爲致雀與省相似而誤爲省須與類相似而誤爲類（並辨見大戴禮上須誤爲類又見大戴禮下）豆當與矩闢相似而誤爲矩闢叁與參相似而誤爲參官與宮相似而誤爲宮遺與匱相似而誤爲匱大與天相似而誤爲天辟

述三十二 哭

與辟字或體相似而誤爲辭詭與瞻相似而誤爲瞻博與傅相似而誤爲傅斗字隸書與升相似而誤爲升跛與跂相似而誤爲跂立與主相似而誤爲主又誤爲玉毎與再相似而誤爲再亟與敬相似而誤爲敬甚與貫相似而誤爲貫輕字隸書與誣相似而誤爲誣闇與明相似而誤爲明臧與賊相似而誤爲賊（並辨見大戴禮上）美與業相似而誤爲業誤與設相似而誤爲設屬與厲相似而誤爲厲又誤爲勵出字隸書與士相似而誤爲士江字隸書與泜相似而誤爲泜遛與通相似而誤爲通教與敎相似而誤爲敎淮與濰相似而誤爲濰樞與榍相

似而誤爲榥從與從相似而誤爲從平與卒相似而誤爲卒並辨見大戴禮中傷與傷相似而誤爲傷洽與裕相似而誤爲裕交與克相似而誤爲克寬與寛相似而誤爲寛慭與慭相似而誤爲慭叐與及相似而誤爲及典與無相似而誤爲無誅聚與許魏相似而誤爲許魏汁與計相似而誤爲計介字隸書與分相似而誤爲分倍與倨相似而誤爲倨惪與息相似而誤爲息唯與嚾相似而誤爲嚾並辨見大戴禮下左與右相似而誤爲右循與脩相似而誤爲脩欲與故相似而誤爲故天與大相似而誤爲大穴字隸書與內相似而誤爲內壐與畺相似而誤爲

畺又誤爲疆並辨見禮記上受與爰相似而誤爲爰須字隸書與須相似而誤爲須戉與成相似而誤爲成省與脊相似而誤爲脊齊字古文與命相似而誤爲命並辨見禮記中共與其相似而誤爲其寘與賓相似而誤爲賓謂與詩相似而誤爲詩及與反相似而誤爲反荐與存相似而誤爲存逵與建相似而誤爲建偏與脩相似而誤爲脩先與生相似而誤爲生微與徵相似而誤爲徵悤與患相似而誤爲悤並辨見禮記下徙與從相似而誤爲從不與亦相似而誤爲亦侍與徙相似而誤爲徙其與甚相似而誤爲甚及與服字右畔相似而誤爲服靳字草書與靳相

似而誤爲靳反與及相似而誤爲及猷與歌相似而誤爲歌廢與殺相似而誤爲殺並辨見左傳上而與爲相似而誤爲爲遇與過相似而誤爲過閑與閒相似而誤爲閒並辨見左傳中生與室相似而誤爲室覡與貌相似而誤爲貌由與曰相似而誤爲曰介與介相似而誤爲介並辨見左傳下介誤爲介又見穀梁傳其字古文與介相似而誤爲介與莫相似而誤爲莫並辨見左傳下又論語泣而篇文莫吾猶人也莫蓋其之誤言文辭吾其猶人也上下相應猶左傳其將積聚也其與也相應也何晏訓莫爲無失之壁與塗相似而誤爲塗辨見左傳下埶與蓺相似而誤爲蓺惪與憲相似而誤爲憲討與計相似而誤爲計求與泰相似而誤爲泰又誤爲漆

惐與感相似而誤爲感又誤爲憾陰與陶字隸書相似而誤爲陶又誤爲飼並辨見國語上苟與荀相似而誤爲荀故與敬相似而誤爲敬兕與兜相似而誤爲兜囷與圖相似而誤爲圖樝與樵相似而誤爲樵諒與諄相似而誤爲諄搏與尋相似而誤爲尋肖與函相似而誤爲函迂與廷相似而誤爲廷人與入相似而誤爲入代與感相似而誤爲底師與帥相似而誤爲帥秭與稻相似而誤爲稻並辨見國語下冣與最相似而誤爲最廉與廉相似而誤爲廉並辨見公羊傳計與討相似而誤爲討滕與辟隸書相似而誤爲辟鍼與知左畔相似而誤爲知沒與沒相似而

誤爲波。詳與注相似而誤爲注。並辨見穀梁傳。次與坎相似而誤爲坎。旨字古文與古相似而誤爲古。辟與辨相似而誤爲辨。雒與雍相似而誤爲雍。㡯與所相似而誤爲㡯。並辨見爾雅中。芟與芰相似而誤爲芰。颭與颸相似而誤爲颸。並辨見爾雅下。網與綱相似而誤爲綱。論語述而篇子釣而不綱，綱乃網之譌，謂不用網罟也。孔注據誤本綱字作解，失之。告與吉相似而誤爲吉。辨見吉月下。我與義相似而誤爲義。孟子公孫丑篇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下義字文義難通，疑當作我，言在外者我可以襲而取之，浩然之氣從內而出，非我所能襲取也。我與義相似，又涉上文兩義字而誤耳。趙注但云人生受氣所自有，而不及義字，則所見本不作義可知。疏據義字作解，非也。吐與哇相似而誤爲哇。滕文公篇出而哇之，哇當作吐，字之誤也。論衡刺孟篇引作出而吐之，風俗通義愆禮篇亦云孟子譏仲子吐鶂鶂之羹。白帖卷九十五、太平御覽羽族部六並引作吐，是其明證也。俗本皆作哇，遍考字書韵書，無訓哇爲吐者，其爲誤字無疑。丁、張二家音於佳切，則所見本已誤作哇。趙注出而哇吐之，哇字乃後人所增，當刪正。

來與求隸書相似而誤爲求。離婁篇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家大人曰：求當作來。上文子亦來見我乎，與此正相應也。隸書來字作来，求字作求，相似而誤。勝與服相似而誤爲服。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以善服人之服，疑當作勝。勝字古時與服相同，又涉下文服人而誤。管子戒篇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尹注云以善勝人，人亦生勝已之心，故不服。是其明證也。若作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則文義不明。趙注云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則所見本已誤作服。差與養相似而誤爲養。荀子富國篇疑有不同而地有肥墝，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養疑當作差，字形相似而誤，謂雨露多寡之差也。故楊注以爲有餘有不足。捁與梏相似而誤爲梏。又誤爲牿。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音義：梏作牿。案：梏、牿皆捁之譌。捁與攪同，字從手，不從木，亦不從牛。小雅何人斯傳曰：攪，亂也。玉篇攪字或體作捁，云同上。後漢書馬融傳散毛族，捁羽羣。李注曰：字書捁從手，即古文攪字，謂攪擾也。捁爲攪亂，故趙注云其所爲萬事，又捁亂之也。當音古巧切，而丁公著乃云梏古沃切，且云利害之亂其性，猶桎梏之制其身，失之遠矣。棄與棠相似而誤爲棠。盡心篇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棠疑當作棄，棄，古棄字，謂發倉廩以振饑也。棄字隸書作棄，與棠相似而誤。趙注云：棠，齊邑。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則所見本已誤爲棠。不知棠爲棄之譌，棄即倉也。格與招相似而誤爲招。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趙注曰：招，罥也。案：招疑當作格。格者，絡之借字也。絡之者，以繩縛之也。楚詞招魂注云：絡，縛也。故趙注訓爲罥，罥亦縛也。欲經音義卷十引聲類云：罥，以繩係取獸也。罥之言縶，說文：縶，落也。落與絡通。說文訓縶爲絡，此注訓絡爲縶，其義一也。罥，古作罨。說文：罨，网也。絡亦网也。西京賦振天維，衍地絡。薛注云：絡，網也。莊子胠篋篇謂之羅落，皆以繩挂物之名也。絡與落同聲。絡之通格，猶落之通格。管子幼官篇夏行冬政落，淮南時則篇作夏行冬令格。史記酷吏傳置伯格長，徐廣曰：古村落字亦作格，是其例也。尋文究理，皆各有其本字，不通篆隸之體，不可得而更正也。

上下相因而誤

家大人曰：經典之字，多有因上下文而誤寫偏旁者。如堯典在璿機玉衡，機字本從木，因璿字而從玉作璣。辨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大雅緜篇自土沮漆，沮字本從彳，因漆字而從水作沮。辨見本條。爾雅釋詁簡菿大也，菿字本從艸，因簡字而從竹作箌。唐石經始誤從竹。釋文引說文：菿，草大也。則其字從艸可知。今本釋文從竹作箌，後人改之也。此本有偏旁而誤易之者也。盤庚烏呼，烏字因

呼字而誤加口。說文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古文尚書悉爲烏呼字。唐石經烏字作鳴，衛包所改也。周南關雎展轉反側，展字因轉字而誤加車。說文車部無輾字，尸部展轉也，則展與轉同義，故以展轉連文。釋文輾本亦作展，是舊本尚有不誤者。有魏風伐檀河水清且漣猗，猗字因漣字而誤加水。釋文猗本亦作漪，爾雅釋水河水清且瀾漪，釋文猗本又作猗。案猗本字也，漪誤字也，猗爲語助，不當從水。小雅采薇玁允之故，允字因玁字而誤加犬。釋文狁本亦作允，則舊本尚有不誤者。漢書匈奴傳作獫允。大戴禮勸學篇水潦屬焉，屬字因潦字而誤加水。辨見大戴禮中。月令地氣且泄，且字因泄字而誤加水。唐月令及士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並作且，呂氏春秋仲冬紀同。岳本始誤作沮。案沮字訓止訓壞，皆與泄殊義，不得以沮泄連文。正義不釋沮字，釋文沮字無音，則本作且可知。樂記及

優朱儒，朱字因儒字而誤加人。說文無侏字。襄四年左傳朱儒是使，朱字無人旁。定五年左傳賜虎將以與璠斂，與字因璠字而誤加玉。說文無璵字。左傳釋文璵本又作與，則舊本尚有不誤者。爾雅釋詁昄至大也，至字因昄字而誤加日。辨見爾雅上。釋宮椹謂之虔，虔字因椹字而誤加木。釋文榩本亦作虔，則舊本尚有不誤者。商頌殷武箋椹謂之虔，虔字正作虔，無木旁。說文本部無榩字。釋山山夾水澗，陵夾水虞，虞字因澗字而誤加水。說文無澞字。釋文澞本又作虞，則舊本尚有不誤者。此本無偏旁而誤加之者也。

上文因下而省

引之謹案：古人之文，有下文因上而省者，亦有上文因下而省者。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三百者，三百日也。因下六日而省日字。小雅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公者，先公也。鄭箋。因下先王而省先字。特牲饋食禮祝命挼祭。此四字誤倒於尸左執觶之上。鄭注遂以命爲詔尸，辨見儀禮。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祝命者，命佐食也。因下佐食而省佐食字。論語爲政篇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舉直者，舉諸直也；舉枉者，舉諸枉也。因下錯諸枉錯諸直而省諸字。衛靈公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躬自厚者，躬自厚責也。皇疏引蔡謨云厚者厚其德也，失之。因下薄責於人而省責字。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五十七十者，五十畝七十畝也。因下百畝而省畝字。

增字解經

引之謹案：經典之文，自有本訓。得其本訓，則文義適相符合，不煩言而已解。失其本訓而強爲之說，則阢隉不安。乃於文句之閒增字以足之，多方遷就而後得申其說，此強經以就我，而究非經之本義也。如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故，事也。言王臣不避艱難者，皆國家之事，而非其身之事也。詳見本條下。後放此。而解者曰盡忠於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濟君。正義。則於躬上增以字私字，故

丁增不往濟君字矣既濟六四繻有衣袽繻乃襦之借字有或也言人之於襦或衣其敝壞者也而解者曰繻當言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夫有隙之棄舟而得濟者有衣袽也王注則於繻上增舟字有衣袽下增塞字矣繫辭傳聖人以此洗心洗與先通先猶導也言聖人以此導其心思也而解者曰洗濯萬物之心韓注則於心上增萬物字矣序卦傳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言物不可以終止故進之也壯者止也見下而解者曰晉以柔而進也韓注則於進上增柔字矣雜卦傳大壯則止言壯之訓為止也而解者曰大正則小人止韓注則於

大下增正字止上增小人字矣咸速也言咸之訓為速也而解者曰物之相應莫速乎咸鄭注則於速上增相應字矣堯典湯湯洪水方割方旁也徧也言洪水徧害下民也而解者曰大水方方為害某氏傳則於方下增方字矣柔遠能邇能善也言善於近者也而解者曰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王注則於能下增安字矣皐陶謨烝民乃粒粒讀為立立定也言衆民乃安定也而解者曰衆民乃復粒食鄭注則於粒下增食字矣盤庚由乃在位由正也而解者曰教民使用汝在位之命某氏傳則於在位下增命字矣暫遇姦宄暫之言漸也詐也遇之言偶也差也

而解者曰暫遇人而劫奪之某氏傳則於暫遇下增人字及劫奪字矣無遺育育讀為胄胄裔也而解者曰無遺長其類某氏傳則於育下增類字矣洪範聰作謀謀讀為敏言聰則敏也而解者曰上聰則下進其謀馬注則於謀上增下進字矣金縢敷佑四方敷徧也言徧佑四方之民也而解者曰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則於敷下增道字矣康誥應保殷民應受也言受保殷民也而解者曰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某氏傳則於應下增天字矣召誥用乂民若有功言用此治民乃有功也而解者曰順行禹湯所以成功某氏傳則於若下增禹湯字矣

無逸則知小人之依矣知小人之依依之言隱也痛也言知民隱也而解者曰知小人之所依怙又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某氏傳則於依上增所字矣以庶邦惟正之共以與也正與政同言與庶邦惟政是奉也而解者曰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某氏傳則於惟正之共下增故字矣君奭有殷嗣天滅威威德也言有殷之君繼天出治而乃滅德不務也而解者曰有殷嗣子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某氏傳則於威上增加以字矣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言與子共監于殷之喪亡皆由大不善也而解者曰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某氏傳則

於予下增言字矣。罔不率俾、言莫不率從也。而解者曰。
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內無不循度而可使。某氏傳 則於
率下增度字。俾上增可字矣。呂刑。罔有擇言在身。擇讀
爲斁。斁。敗也。言罔有敗言出乎身也。而解者曰。無有可
擇之言在其身。某氏傳 則於擇上增可字矣。哲人惟刑。哲
讀爲折。折之言制也。言制民人者惟刑也。而解者曰。言
智人惟用刑。某氏傳 則於刑上增用字矣。秦誓。我尚有之。
有者相親也。言我尚親之也。而解者曰。我庶幾欲有此
人而用之。某氏傳 則於有上增欲字矣。周南。振振公姓。姓。
子孫也。而解者曰。公姓。公同姓。毛傳 則於姓上增同字矣。

述三十二　三五

邶風。終風且暴。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而解者曰。終
日風爲終風。毛傳 則於終下增日字矣。衛風。雖則佩觿。能
不我知。能讀爲而。言雖則佩觿而不知我也。而解者曰。
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毛傳 則於不下增自謂字。知上
增無字矣。小雅。有實其猗。猗讀曰阿。言實實然廣大者。
山之阿也。而解者曰。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鄭箋 則
於有下增草木字。猗下增畎谷字矣。曾是不意。言曾是
不度也。而解者曰。女曾不以是爲意乎。鄭箋 則於是上增
以字。意上增爲字矣。昊天罔極。極。猶常也。言昊天無常。
降此鞠凶也。而解者曰。昊天乎。我心無極。鄭箋 則於罔極

上增我心字矣。大雅。依其在京。依。盛貌。言文王之衆之
盛。依然其在京地也。而解者曰。文王發其依居京地之
衆。鄭箋 則於依上增發字矣。攝以威儀。攝。佐也。而解者曰。
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爲威儀之事。正義 則
於佐上增收斂字矣。無縱詭隨。詭隨。譎詐也。而解者曰。
詭人之善。隨人之惡。毛傳 則於詭下增善字。隨下增惡字
矣。曾是彊禦。禦亦彊也。而解者曰。彊梁禦善也。毛傳 則於
禦下增善字矣。檀弓。忌日不樂。不樂。謂不作樂也。而解者曰。
唯忌日不爲樂事。正義 則於樂上增爲字。樂下增事字矣。
月令。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當依呂氏春秋作參于而

述三十二　三六

解者曰。勇上參乘。鄭注 則於參下增乘字矣。禮器。設於地
財。言合於地財也。而解者曰。所設用物爲禮。各是其土
地之物。正義 則於設下增物字。地財上增是其字矣。郊特
牲。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承執圭而使。言之謂聘。非謂
朝也。而解者曰。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鄭注
則於不敢私覿上增其君親來字矣。爲人臣者無外交。
不敢貳君也。貳。並也。言不敢比並於君也。而解者曰。不
敢貳心於他君。正義 則於貳下增於他字矣。樂記。感條暢
之氣。滅和平之德。條暢讀爲滌蕩。滌蕩之氣謂逆氣也。
而解者曰。動人條暢之善氣。鄭注 則於氣上增善字矣。儒

有居處齊難難與燥同敬也而解者曰齊莊可畏難杜注
則於難上增可畏字矣隱六年左傳惡之易也如火之
燎于原謂惡之延也而解者曰言惡易長杜注則於易下
增長字矣九年傳宋公不王謂不朝於王也而解者曰
不共王職杜注則於王上增共字王下增職字矣桓二年
傳今滅德立違違之言回也邪也謂立邪臣也而解者
曰謂立華督違命之臣杜注則於違下增命字矣莊十八
年傳王饗醴命之宥言命虢公晉侯與王相酬酢也而
解者曰命以幣物所以助歡敬之意杜注則於命之下增
以幣物字矣僖九年傳以是藐諸孤諸讀爲者言藐然

小者孤也而解者曰言其幼稚與諸子縣藐杜注則於諸
下增子字矣二十四年傳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謂管
蔡不和睦也而解者曰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
滅亡杜注則於叔下增世字不咸上增親戚字矣二十八
年傳有渝此盟以相及也及乃反之譌相反者相違也
而解者曰以惡相及杜注則於以下增惡字矣宣二年傳
舍于翳桑翳桑地名也而解者曰翳桑桑之多蔭翳者
杜注蓋謂桑多蔭翳故宣子舍于其下也則於翳桑下增
下字矣成二年傳余雖欲於鞏伯謂好鞏伯也昭十五
年傳臣豈不欲吳謂好朝吳也而解者於欲於鞏伯曰

欲受其獻杜注則於欲下增受其獻字於豈不欲吳曰非
不欲善吳杜注則於欲下增善字矣成十八年傳師不陵
正旅不偪師謂羣有司也而解者曰師二千五百人之
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杜注則於師旅下增帥字矣襄十
四年傳商旅于市旅謂傳言也而解者曰陳其貨物以
示時所貴尚杜注則於旅下增貨物字矣二十三年傳則
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乃孟之譌謂有力於孟氏也
而解者曰季氏有力過於臧氏杜注則於有力下增過字
矣二十九年傳五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克諧也而解者
曰八方之氣謂之八風杜注則於八下增方字矣三十年

傳女待人婦義事也義讀爲儀儀度也謂婦當度事而
行不必待人也而解者曰義從宜也杜注則於義上增從
字矣昭元年傳造舟于河造比次也言比次其舟以爲
梁也而解者曰蓋造爲至義言船相至而並比也正義則
於比次上增至字矣七年傳願與諸侯落之落始也與
諸侯始升也而解者曰以酒澆落之正義則於落上增以
酒澆字矣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
人謂弗父正考父也而解者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
當大位謂正考父杜注則於聖人下增之後字矣官職不
則則猶等也釣也而解者曰治官居職不一法杜注蓋訓則爲

注。則於則上增一字矣。十年傳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斬之言憯。哀痛憂傷之貌。而解者曰。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杜注。則於斬下增衰字矣。二十九年傳官脩其業。脩與夙通。謂官敬其業也。而解者曰。脩安也。杜注安心思其職業正義。則於脩下增思字矣。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與猶敵也。而解者曰。不可與戰杜注。則於與下增戰字矣。周語。監農不易。易。輕慢也。而解者曰。不易物土之宜韋注。則於易下增物土之宜字矣。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謂去盛饌也。殺牲盛饌曰舉。而解者曰。不舉樂韋注。則於舉下增樂字矣。晉語。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謂哀侯未死時。但知成之從哀侯。未知其止於曲沃爲武公臣也。而解者曰。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貳也韋注。則於從下增臣道字。待於曲沃下增爲貳字矣。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秉順也。謂順君之意以殺大子也。而解者曰。秉執君志以殺大子韋注。則於君下增志字矣。宋衆無乃彊乎。彊請爲偪。偪數也。言宋衆將爲楚所數也。而解者曰。宋降于楚。其衆益彊韋注。則於宋下增降于楚字。衆上增其字矣。敢歸諸下執政以慭御人。慭說也。言以此說君之御人也。而解者曰。慭願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韋注。則於慭下增報君字。御人下增笑已者字矣。吳語。不敢左右。敢犯也。言不犯君之左右也。而解者曰。不敢左右暴掠齊民韋注。則於敢下增暴掠齊民字矣。隱三年公羊傳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正當也。言日食當月之朔也。而解者曰。食不失正朔也何注。則於正上增不失字矣。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當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夷。而解者曰。言吾愛於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疏。則於不下增止字矣。九年傳。何異爾。俶甚也。謂厚甚也。而解者曰。俶始怒也何注。則於俶下增怒字矣。桓十一年傳。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故必也。言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而解者曰。突可以此之故出之。忽可以此之故反之疏。則於故上增以此字矣。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言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則以爲大恥。謀國之權如是。然後能保有鄭國也。而解者曰。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何注。則於然後上增討出突字矣。莊四年傳。此非怒與。怒者。太過也。而解者曰。怒遷怒何注。則於怒上增遷字矣。僖二十二年傳。吾雖喪國之餘。謂宋爲殷後也。而解者曰。我雖前幾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何注。則於喪上增幾爲楚所字。餘下增民字矣。二十

六年傳。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謂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也。而解者曰。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何注則於不正下增自謂字矣。未得乎取穀也。言未爲計之得也。而解者曰。未可爲得意於取穀。何注則於得下增意字矣。襄五年傳。相與往殆乎晉也。殆乃治之假借。而解者曰。殆疑讞于晉。何注則於殆下增讞字矣。莊元年穀梁傳。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人與仁通。謂憐哀之也。而解者曰。始以人道錄之。范注則於人下增道字矣。文八年傳。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言其專擅無君也。而解者曰。無人君之德。范注引鄭氏釋廢疾則於君下增德字矣。爾雅釋詁尸。案也。案即主宰之宰。而解者曰。謂案地。郭注則於案下增地字矣。案。官也。案即官宰之宰。而解者曰。官地爲案。郭注則於官下增地字矣。寫癙憂也。寫即鼠之假借。而解者曰。有憂者思散寫。郭注則於寫上增思散字矣。繇即慆之假借。而解者曰。繇役亦爲憂愁。郭注則於憂上增亦爲字矣。倫敕愉勞也。倫當讀勳勞之勳。敕當作勞勑之勑。愉當讀瘉病也之瘉。而解者曰。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郭注則於勞上增亦爲字矣。又曰。勞苦者多惰愉。郭注則於愉上增多惰字矣。載謨僞也。僞即作爲之爲。而解者曰。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郭注則於載下增不信字。謨下增不忠字矣。功績明成也。蓋成謂之功。又謂之績。又謂之明也。而解者曰。功績皆有成。事有分明。亦成濟也。郭注則於成上增有字亦字矣。儀榦也。直訓儀爲榦也。而解者曰。儀表亦體榦。郭注則於榦上增亦字矣。彊當也。直訓彊爲當也。而解者曰。彊者好與物相當值。郭注則於當上增好與物相字矣。苦息也。苦即詩王事靡盬之盬。而解者曰。苦勞者宜止息。郭注則於息上增宜字矣。薦臻也。謂薦與臻皆訓爲至也。而解者曰。薦進也。故爲臻。臻至也。郭注則於臻上增進字矣。釋言。暱亟也。暱爲相親愛之亟。而解者曰。親暱者亦數。郭注則於亟上增亦字矣。矜苦也。直訓矜爲苦也。而解者曰。可矜憐者亦辛苦。郭注則於苦上增亦辛字矣。栗慼也。慼讀爲蹙。栗與蹙皆敬謹之義也。而解者曰。戰慄者憂慼。郭注則於慼上增憂字矣。坎銓也。坎乃次之譌。而解者曰。坎卦水也。水性平銓亦平也。樊注則於坎下增水性平字矣。窕肆也。謂極決也。而解者曰。輕窕者好放肆。郭注則於肆上增好放字矣。肆力也。肆讀爲肄。肄與力皆謂勤勞也。而解者曰。肆極力。郭注則於力上增極字矣。謀心也。謂思慮也。而解者曰。謀慮以心。郭注則於心上增以字矣。烝塵也。烝與塵皆謂久也。而解者曰。人衆所以生塵埃。郭注則於塵上增所以

生字矣。服，整也。直訓服爲整也。而解者曰：服御之令齊。（郭注）則於整上增令字矣。訊，言也。訊與言皆問也。而解者曰：謂問以言。（郭疏）則於言上增以字矣。釋器：玉謂之救。救，謂買也。而解者曰：救，絲以爲約。（郭注）則於救下增絲字矣。律謂之分。謂捕易畢也。而解者曰：律管可以分氣。（郭注）則於分上增可以字，分下增氣字矣。釋山：重甗，隒。甗即屵之假借。而解者曰：山形如累兩甗。（郭注）則於重甗上增如字矣。此皆不得其正解而增字以遷就之。治經者苟三復文義而心有未安，雖舍舊說以求之可也。

後人改注疏釋文

引之謹案：經典譌誤之文，有注疏釋文已誤者，亦有注疏釋文未誤而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者。學者但見已改之本，以爲注疏釋文所據之經已與今本同，而不知其未嘗同也。如易繫辭傳「莫善乎蓍龜」，唐石經善誤爲大，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正義之善爲大矣。（說見周易下）小雅十月之交篇「山冢卒崩」，唐石經誤依釋文卒作崒，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箋及正義之卒爲崒矣。（說見毛詩中）天官司書「凡上之用財」，唐石經財下衍用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敘官疏之用財爲用財用矣。（說見周禮上）春官肆師「表貉則爲位」，唐石經表上衍祭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司几筵注之表貉爲祭表貉矣。秋官象胥「每翟上士」，舊本士上衍上字，後人又增上字於注內矣。（說並見周禮下）燕禮「閽人爲燭於門外」，後人於燭上加大字，又加於注疏內矣。聘禮「遂以入」，唐石經入下衍竟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加竟字於疏內矣。士喪禮下篇「衆主人東即位」，舊本脫主字，後人又改疏以從之矣。特牲饋食禮「佐食爾黍于席上」、「反黍于其所」，唐石經黍下並衍稷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少牢疏以從之矣。（說並見儀禮）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患其不能以讓也」，舊本患誤作貴，後人又刪不字以就之，並改盧注矣。（說見大戴禮上）衛將軍文子篇「蓋三千就」，舊本脫千字，後人又改盧注矣。（說見大戴禮中）曲禮「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唐石經鴻上衍飛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加飛字於正義內矣。「使自稱曰某」，唐石經使下衍者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加者字於正義內矣。「豚曰豚肥」，唐石經依正義改豚爲腯，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據以改注及釋文矣。檀弓「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亡字屬下讀，後人依釋文以亡字屬上讀，又於正義內極下加亡字矣。「先王之所以難言也」，唐石經初刻有以字，改刻刪去，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於正義內刪以字矣。王制「亦弗欲生也」，唐石經欲誤作故，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正

義以從之矣月令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舊本乃誤作反後人又改孟冬正義以從之矣孟冬行夏令則風雨不時唐月令改風雨爲雨水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正義以從之矣靈事既畢舊本脫既字後人又於正義內刪既字矣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後人改蟲蝗爲蝗蟲又改注疏釋文以從之矣度有短長與裳量常爲韻舊本短長誤作長短後人又改正義以從之矣毋逆之數舊本天誤作大後人又於正義內加之大二字矣（竝說見禮記上）禮器必先有事於郊宮後人改郊宮爲頖宮又改注以從之矣喪服小記齊衰帶惡笄以終喪唐石

經脫帶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於正義內刪帶字矣少儀枕穎几杖唐石經誤倒穎字於几下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正義以從之矣樂記曲直繁省廉肉節奏唐石經依釋文改省爲瘠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注及正義以從之矣（竝說見禮記中）喪大記先入右唐石經入下衍門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加門字於正義內矣祭義敷之而橫乎四海唐石經敷誤作溥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釋文正義以從之矣祭統見其備於廟中也唐石經依釋文改備爲脩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正義以從之矣中庸達諸天地而不悖唐石經達誤作建而諸本因之後

人又改正義以從之矣投壺司射進度壺以二矢半唐石經以上衍閒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加入正義內矣儒行鷙蟲攫搏不程其勇唐石經其勇誤作勇者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正義以從之矣（竝說見禮記下）冠義遂以摯見於鄉大夫唐石經依釋文改鄉爲卿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據以改正義矣（說見儀禮）昏義教成之祭唐石經之祭誤作祭之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正義以從之矣（說見禮記下）僖三十三年左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唐石經下圃字誤作囿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據以改注及正義矣（說見左傳上）宣二年傳趙穿殺靈公於桃園唐石經

殺誤爲攻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釋文之殺爲攻矣襄二十九年傳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唐石經風誤爲民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據以改正義矣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儀唐石經儀上衍威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據以改正義矣（竝說見左傳中）昭七年傳孟僖子病不能禮唐石經依或本禮上加相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據以改上文杜注矣二十年傳偪尒之關尒與邇同聲本尒誤作介後人又據以改杜注矣定九年傳如驂之有靳唐石經依釋文刪有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據以改正義矣（竝說見左傳下）魯語禁罣麗舊本罣誤作罜後人又

據以改注矣。（說見國語下。）莊十八年公羊傳。此未有伐者後人於伐上加言字。又加於二十六年疏內矣。（說見公羊傳。）爾雅釋獸鼫鼠唐石經鼫譌作鼳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據以改釋文矣。（說見爾雅下。）凡此者皆改不誤之注疏釋文以從已誤之經文其原本幾不可復識矣。然參差不齊之迹終不可泯善學者循其文義證以他書則可知經文雖誤。而注疏釋文尚不誤且據注疏釋文之不誤以正經文之誤可也。

經義述聞第三十二

道光癸未仲秋鋟

左海經辨

三山陳氏蓺文錄

金壇段懋堂先生書 甲子三月

玉裁頓首恭甫先生閣下自壬戌年得奉教益直至於今毋深馳想先生人品經術皆不作第二流人[illegible]聖心簡在慰天下重望弟已老甚所仰霖雨蒼生也比來大著能見示一二否藏西成入都因便布請福安西成言學其推尊者惟先生雅有水乳之契相晤之樂可知也伏惟雅鑒不一一玉裁頓首

又 癸酉十一月

辛年握手匆匆以爲大兄先生卽出就維揚之館相晤不難也既而知蘭陔色養講席卽設閩中無任馳溯海

內治經有法之儒爲吾兄首屈一指禮記鄭讀攷等書尚未拜誦卽爲弟解紛之作亦未得一見兩年來著述想甚富弟明年八十老至而眊及之不能孳精殊可歎也未悉尚能相見劇談否在東已作古人厚民飢驅鹿鹿茲因江子蘭沅之便肅候侍奉近安子蘭與顧千里蘇之二俊也寄異弟段玉裁頓首

又 甲戌九月

恭甫大兄先生執事伏惟侍奉　萬安興居多吉今歲三奉手札見賜五經異義疏證尚　書儀禮諸經說一一盥手雒誦既博既精無語不確如　執事者弟當鑄金事之

以近日言學者淺嘗剿說騁騖獵名而已不求自得於中也大箸尙嘗細讀以求請益弟今年八秩終日飽食而已記一忘十甚可笑也安足以當執事之推許玉裁再拜

仁和嚴厚民識語

師於古今學術精識其淵源每刱一誼多發前儒所未及即質諸許鄭二公知無以易吾師之說也庚午冬日受業嚴杰識

左海經辨卷上

福州陳壽祺學

今文尙書大誓後得說

史記儒林傳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壽祺謹案伏生尙書惟有堯典咎繇謨禹貢甘誓湯誓般庚高宗肜日西伯戡耆微子牧誓鴻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劮君奭多方立政顧命鮮誓甫刑文侯之命秦誓凡二十八篇其一大誓非伏生所得也尙書正義一之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

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文選注引七畧同且曰今大誓篇是也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亦曰大誓（見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注惟讀字作讀）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漢書楚元王傳文選讀作讀）王充論衡正說篇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論衡言宣帝時與別錄七畧不合蓋傳聞小譌趙岐孟子章句曰（滕文公篇）今之尙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此五事者皆謂今文尙書者也尙書正義又引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云宣

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大誓三篇其
言多同論衡而以後得大誓爲古文則不可信向歆充
岐皆無是言其曰博士讀說曰博士集而讀之曰下示
博士曰以充學則是今文無疑故七略云今大誓篇首
子注云今之尚書大誓篇言今以別於古也攷向歆領
校秘書在成帝河平三年然向生於昭帝始元元年據本
傳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推知之及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
五經於石渠尚書則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孔霸張山拊
假倉皆歐陽高及兩夏侯弟子兩夏侯子政所與同朝
地餘諸人子政所與同議其上距武帝末不過數十年

間耳大誓之後出與否尚書家諸儒安有懵然罔覺者
子政奚至不稽事實遽以耳食者筆之於書哉卽于駿
方移讓博士豈能以虛誕之詞關其口耶吾是以信向
歆而決伏生書之無大誓也然則史記何以言伏生得
二十九篇也孔穎達謂司馬遷見大誓出而得行入於
伏生所傳內故總云伏生所得不復曲別分析非也遷
既見大誓後出矣追述伏書何得不還其舊而以後出
前以無爲有是穎達誣遷又使遷誣伏生也烏乎可且
夫伏生今文惟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穎達所謂入於
伏生所傳內者歐陽之經耶夏侯之經耶漢書蓺文志

尚書家經二十九卷班固自注曰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
三十二卷卷卽篇也閻徵君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惠徵君棟古文尚書攷王光祿鳴盛尚
書後案並引漢志作歐陽經三十一卷余徧檢武英殿本明南北監本汪文盛本皆作三十二卷惟汲古閣
本作二十二卷上二字誤脫一筆玉海卷三十七引漢志正作歐陽經三十二卷歐陽受經前
於夏侯武帝初先立學遷欲以當時見行書併歸伏生
所得則宜依歐陽經言三十二篇矣何以減之爲二十
九也若兩夏侯經自甘露以前未嘗立學官也遷傳儒
林攷六蓺之文胡於伏生本經追述旣疏而取後來附
益者以溷之又舍學官肄業之書不據而反據未立學
官之本也不亦傎乎近江處士聲又謂遷據古文家分

顧命爲康王之誥實二十九篇遂云伏生得二十九篇
亦不得其說而遷就以求合者也愚以爲惟朱檢討彝
尊以百篇之序當其一者得之特其說未詳耳蓺文志
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
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是伏生壁
中書有序也尚書引序各冠篇首出枚頤本古書序皆
總爲一篇置卷末今所存逸周書猶可見漢志周書七十一篇今按
逸周書篇目自度訓至器服止七十篇其一篇卽卷末之序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
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見太平御覽卷六百八玉海卷四十二引脫下五字
而蓺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新論合二十九卷

及逸篇十六卷除序數之藝文志併序數之者錄從其實也經典釋文於棄伕末亦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古文如是今文度亦宜然且尚書正義引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下即云由此劉向作別錄因同於史記是別錄亦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也使伏生得二十九篇已有大誓而別錄又記後得大誓乃始讀說傳教何自矛盾若是故惟以伏生得二十九篇併序數之而無大誓則其孛直矣

問者曰漢書藝文志云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二十九篇謂今文尚書也古文但多十六篇則二十九篇中有大誓儒林傳云伏生求得二

十九篇又云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序在二十九篇外矣故尚書正義直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正義卷一今子謂伏生二十九篇併序不併大誓於漢書之文前後焉可通乎答曰永嘉之亂三家尚書已亡孔穎達嘗見漢石經尚書拓本其云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似據石經即如是要是夏侯之本後增大誓者而誤牽伏生不免於所譏史記不復曲別分析者轉自蹈之矣史記稱二十九篇者從其朔之詞也伏生本經有序無大誓者也漢書稱孔安國考二十九篇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者班氏追敘之詞也謂夏侯經二十九卷之本增大誓而序在外者也史記儒林傳但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多十餘篇皆未明言今文古文篇數則云考二十九篇者審爲班氏追敘之詞第班氏於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徒襲史記之文而失述得大誓顛末遂使伏生所傳與夏侯等所增併爲一詞蓋固之疏而非遷之過也曰史記周本紀齊太公世家然載今文大誓近二百言而儒林傳何亦不言得大誓事與曰史記網羅極博周本紀齊世家自載後出之大誓儒林傳自舉伏生之併序二十九篇豈相盭也且如湯征一篇非孔氏古文逸十六篇中所有而殷本紀錄其文亦將反以病遷

乎哉

曰董仲舒傳對策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顏師古注云今文大誓之詞是時元光元年武紀大誓未出仲舒得引之何也答曰仲舒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蕬說大誓之文而對策引書作復哉復哉復茂聲同而字異引書既與尚書傳不符則非據今文尚書矣案史記周本紀白魚躍入王舟中索隱云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爲烏皆見周書及今文大誓唐人以枚頤本泰誓爲古文以馬鄭本之大誓爲今文顏師古李賢司馬貞皆然索隱又誤以

（史記之流爲烏爲古文）文選注引周書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幽通賦注）又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于郊下者八百諸侯（任彥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注）此文皆與大誓同尚書正義引梁武言本有兩大誓古文大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大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梁武雖不辨古文今文之眞僞然言周書以別尚書則是大誓文具見逸周書今亡之矣又蓺文類聚（卷九十九）引尚書中候說赤烏白魚事（周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爲赤烏又曰有火自上復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又引武王發渡于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有文王字太平御覽皇王部九羽族部七引略同皇王部引流爲赤烏下有五至以穀俱來六字亦與大誓合）其文多

同大誓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及徐幹中論法象篇引逸周書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潛夫論救邊篇引凡彼聖人必趣時皆但稱書漢魏人引書緯亦偁書然則仲舒對策引書安知非據逸周書與尚書中候何必大誓也前乎仲舒者漢五年婁敬說高祖已偁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史記劉敬傳）是時伏生壁中書且未出況大誓耶蓋大誓之文往往散見傳記久矣曰尚書大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

洛誥（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九）又曰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困學紀聞）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至孳公咸曰休哉凡九十字（御覽皇親部十二）又引武王伐紂至化爲赤烏三足凡二十一字（御覽居處部九）又引惟丙午王逮師至前歌後舞凡十七字（御覽人事部一百八）皆不偁書曰而其文竝見大誓（見史記周本紀漢書律厤志尚書堯典毛詩大明思文等正義）非伏生書有大誓與曰大傳惟四月以下文旣不偁書曰且其詞甚長此傳引經亦無是體倘伏生經有其文傳錄之何爲繁而不殺乎蓋伏生於大誓記其殘簡逸文因以爲說耳抑余又案鄭康成尚書大傳序曰張生歐陽生從伏

生學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傳（玉海卷三十七引中興書目）是大傳與章句並出伏生之後也兩夏侯章句勝建所著（見本傳）歐陽章句釋文序錄云歐陽高始爲之攷蓺文志錄大小夏侯章句解故而其先張生無書則歐陽章句亦當出於子陽不出和伯（冊府元龜卷六百六注釋類與釋文序錄同劉昭注續漢志解六宗引歐陽說偁和伯非也又後漢書徐防傳注引應劭漢官儀云光武中興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亦誤）復攷說文弟十四下内部禼字解曰歐陽喬說禼猛獸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尚書說同禼作螭此釋今文牧誓如豹如禼之詞也（史記周本紀載牧誓禼作離禼正字離螭通借字）歐陽

喬即歐陽高喬高形聲義三者皆近通此高作歐陽章句之證是章句又出於張生歐陽和伯後也鄭君以作章句與作傳並言然則大傳亦多後來遞增者矣穎達已疑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爲大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今稽覈之則大傳爲大誓者或由歐陽高等增附其說猶所謂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之例未可執是斷伏生已得大誓也曰然則三家尚書增大誓孰先荅曰大誓之合於伏生尚書其始於歐陽氏乎案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見儒林傳贊）武帝世尚書博士見於

史者有孔安國（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歐陽高（漢書儒林傳）考兒寬諸博士受業孔安國（見寬傳）後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爲博士則高爲博士在安國後也高伏生六傳弟子夏侯勝伏生五傳弟子勝爲博士在昭帝世則向歆所言武帝末之尚書博士得非歐陽子陽乎當時既以大誓付博士讀說立於學官即合入伏生書矣況歐陽經獨三十二卷今文家顧命不分（尚書音義馬融注康王之誥云王若曰以下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殷庚亦不異卷其三十二卷是於伏生經文及序二十九篇外增以後出之大誓三篇明矣夏侯勝宣帝時卒年九十計得親見大誓之出傳撕其又從歐陽氏問從子建又師事歐陽高左右采獲歐陽既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亦從而增入其書特併大誓爲一篇而除序不數故仍爲二十九篇以合伏書篇數之舊與歐陽小異所以然者豈非緣大誓後出而序非經文故可各以意增減卷數耶否則三家之經同出伏生安有多寡參差若此者哉

或又曰藝文志言得古文別錄言得大誓俱在武帝末則是一時一事所謂得於壁內即指壞宅得書所謂博士讀說數月皆起即指安國讀古文以起其家之事兒寬受業安國又以授歐陽生子故歐陽經三十二卷正

由寬以所受於安國之大誓二篇錄入也大小夏侯之學出於張生張生未嘗就安國讀大誓故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與伏生所傳同與歐陽異此三家經皆併序數之惟歐陽多大誓三篇耳荅曰藝文志述共王得古文尚書論語孝經系之武帝末劉歆移書大常博士袁宏後漢紀建初八年（卷十二）皆云武帝世論衡佚文篇云孝武皇帝封弟爲魯共王共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其言封魯之時及百篇之數雖乖而亦言得書在武帝世漢書景十三王傳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初好治宮室

者約畧追述之詞近論古文者以詞害意遂謂共王初即景帝初轉摘蓺文志爲誤非也但攷共王以孝景前三年徙魯二十六年薨當孝武元光六年不得至武帝末蓺文志亦約畧追述之詞包安國獻古文事統言之如劉歆移書上云孝武皇帝之時次云大誓後得其下追述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此詔在元朔五年見武帝紀及儒林傳序時大誓未出而共王已薨矣其下乃又更端追述共王得書安國獻書事古人文章錯綜每如此要之獻古文與獻大誓雖同在武帝世而得之也實非一時一事如欲併歸安國所得

則志當言安國得逸書十七篇何以止言十六也蓺文志即本之七畧七畧何以一事岐出也安國所獻古文合二十九篇及逸十六篇遭巫蠱之難皆未施行（蓺文志儒林傳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並同）何以大誓獨得充學也兒寬詣博士受業安國後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在元朔三年就寬之年事逆計安國爲博士當在武帝初而得大誓在武帝末則不得謂歐陽經有大誓由兒寬以所受於安國者錄入也即如其言而儒林傳固云歐陽大小夏侯學皆出於寬何知歐陽經錄大誓而兩夏侯經不錄猥謂夏侯之先張生未嘗就安國讀大誓故耶漢書論衡併二十九篇皆指夏侯經增大誓者若歐陽經不得併二十九也倘夏侯經不錄大誓則漢書之安國考二十九篇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論衡之尙書益一篇而二十九篇始定皆何以言之漢書敘傳班伯引書云迺用婦人之言師古注大誓之詞也伯受經於鄭寬中傳小夏侯之學而引大誓謂夏侯經不錄大誓可乎

曰今文之增大誓旣聞命矣馬融書序曰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尙書正義卷十一又卷一）鄭康成書論云民間得大誓（尙書正義卷一）王肅云大誓近得非其本經（尙書正義卷十二）三家

皆傳古文者而疑大誓將古文亦本無大誓與大誓正義云東晉李長林尙書集注於大誓篇每引孔安國曰又何也答曰蓺文志言安國得古文尙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大誓在古文內矣劉向別錄於古文尙書云五十八篇（尙書正義卷二）向在祕府親見古文古文無大誓別錄不應言五十八篇也說文偁書孔氏皆古文弟三支部引周書曰孜孜無怠弟十一水部引周書曰王出涘弟十二手部引周書曰師乃搯皆在大誓則孔壁古文有大誓信矣且古文大誓固與今文不盡同如古文流爲雕今文流爲烏（周本紀索隱云按今文泰誓流爲鵰鵰鷙鳥也馬融云明）

武王能伐紂毛詩思文正義引鄭氏云雖當爲雅雅烏也索隱誤以馬鄭本爲今文古文師乃招
今文師乃慆見御覽四百六十七引尚書大傳不偁書曰而與說文所引合蒼兕史記
別本作蒼雉齊世家索隱疑亦蒼兕古文索隱引馬融尚書作蒼兕蒼雉
今文也史記載大誓皆今文今本作蒼兕疑後人據馬本尚書改之馬鄭尚書之大
誓自是安國所傳之舊康成雖云民間得大誓而無疑
詞鄭或亦指今文同於別錄七畧而馬融王肅不察向
歆之言直以後得今文大誓爲古文亦過矣若夫安國
之注古文大誓宅書絕無所徵史記漢書皆不言安國
注尚書豈獨爲大誓作訓案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卷一
引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
六子也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
卒宋書二十禮志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晉書
禮志隆安四年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東
眘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孝武太皇太后李氏服宋書
卷十六禮志通典吉禮又引孔安國議禘祫殷祭通典
凶禮晉孔安國問徐邈皇太子爲新安公主服見通典八十二
是東晉時別有一孔安國亦通經學李長林東晉江夏
太守見釋文序錄封樂安亭侯隋書經籍志易類宜與此孔安國同
時故得引其說而穎達誤以爲漢之孔臨淮遂無能辨
之者

今文尚書有序說

或難壽祺曰子謂伏生二十九篇倂序而不倂大誓辨
矣然今文尚書有序與否蒙竊惑焉漢書楚元王傳劉
歆移書太常博士云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臣瓚注云
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似
今文無百篇之序故爲今學者不知有百篇又書序般
庚爲三篇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如伏生書有序何不
分般庚顧命以遵書序顧皆合爲一篇使經與序兩不
相應也戴庶常震嘗言序爲伏書所無見文集古今文尚書辨王
光祿鳴盛嘗言書序亦從屋壁中得見尚書後案末意其然乎
答之曰劉歆班固荀悅漢紀卷二十五河平三年袁宏後漢紀卷十二建初八年並言孔子宅所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百篇之
序同出於孔壁倘亦伏書所無諸家言古文得多者何
得不一及之也歆所譏以尚書爲備者當時學者黨同
妒眞之詞彼非果不知尚書有百篇也伏生故爲秦博士
論衡正說篇云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此非未嘗肄業
及之者尚書大傳篇目尚有九共帝告嘉禾揜命揜誥
諸逸書之名見玉海卷三十七及蓺文志考證爲今學者卽未見書序
寧皆不讀大傳竟不知二十八篇之非全書耶臣瓚之
說蓋本孔叢子孔叢連叢下篇載臧與從弟安國書云

襄爲今學唯閒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校此書出魏晉閒人臣瓚驟見而爲所惑因傅會之以爲治今文者不知本有百篇然蘇林注漢書但曰備之而已說絕與臣瓚異林仕於魏黃初中未見僞孔臧書故也古書每篇之首自有題目如帝典湯誓仲虺伊訓太甲般庚兌命高宗大誓武成康誥君陳君雅甫刑秦誓之屬見於羣經其來已久百篇之序所以依此排比古文尙書般庚分爲三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是矣今文尙書覩秦近君說堯典篇目兩字至十餘萬言（見漢書蓺文志注引桓譚新論秦近君志作延君名恭）是亦每篇必有題

目其般庚三篇據隸釋卷十四載蔡邕石經尙書殘碑般庚中篇之末建乃家下空一字始接下篇經文知上篇之末亦然是今文般庚卷中未嘗不分別特同卷相次總爲一目析言三篇可也通言一篇亦可唯康王之誥則不應同爲顧命以違書序卽謂今文無序然使篇目具存伏生安得刪除之而倂合之嘗揣其故蓺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脫字數十是今文有脫簡脫字也尙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多矣（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云）康王

之誥意必偶脫篇目伏生徒見王若曰以下經文與顧命經文相承首尾貫弗牽連傳寫雖其次有書序可校而篇目既失伏生或守其舊而不改或年既昏耄忘其兩篇起訖之界疑莫能分遂合爲一耳豈肯任意割裂若僞孔妄分王出在應門以下爲康王之誥哉然則今文篇數之分不分曷關於有序無序哉雖然所謂今文尙書有序者尙未有以質實也今討論經典請立十有七證以明之蓺文志尙書家歐陽經三十二卷校伏生經文二十八篇增大誓三篇止三十一卷其一卷必百篇之序也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

十一卷矣（詩書之序至馬鄭始爲之注毛詩篇首正義云毛傳不訓序是漢初治經者未有爲序作訓者也）或曰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歐陽何以不然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見毛詩篇首正義）以班志覈之六蓺家傳訓卷數多寡往往不與經符如詩經有序於尙書最爲近乃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惟魯說齊孫氏傳卷與經合而魯故齊孫氏故齊后氏故后氏傳韓故韓內傳韓說卷皆與經異毛詩二十九卷而毛詩故訓傳卷亦與經異齊詩有序無序無以明之魯韓毛之詩皆有序而傳訓卷數參差若是於歐陽夏侯之書乎何疑今文有序其證一矣班固倂司馬遷從孔安

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固言如此則遷書五篇之外蓋多取今文矣史記載尚書逸篇惟見湯征湯誥湯征又在古文逸十六篇外餘絕無聞獨於書序臚舉十之八九至于序作原命爲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序作般庚爲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又言小辛立殷道復衰百姓思殷庚序作高宗彤日及高宗之訓爲武丁祭成湯事又言祖庚立祖巳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漢書律厤志載劉歆三統厤文引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諸侯八百會以此爲觀兵時事下又引序曰一月戊午度于孟津以此爲十三年事與史記及今書序不合鄭康成書注說同劉歆蓋古文家說也今書序或失其舊）

序作洪範爲武王克殷後二年序作䝉命爲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䝉申戒太僕國之政序文侯之命爲襄王使王子虎命晉文公序作秦誓爲穆公封殽尸後事又序夏社在典寶後序咸有一德在成湯時以太甲爲太甲訓以伊陟爲太戊以分䏂爲分殷之䏂物以康王之誥爲康誥其他女房爲女方大埛爲泰卷仲虺爲中鼺遷鼺爲遷陂圯于耿爲遷于邢升鼎耳爲登鼎耳巢爲飢歸獸爲行狩異畝爲異母歸禾爲餽禾旅天子命爲魯天子命無逸爲毋逸肅慎爲息慎俾榮伯爲賜榮伯伯冏爲伯䝉粊誓爲獮誓呂刑爲甫刑說義文字往往與古文異則顯然兼取之伏書也且尚書古文今文之序或同或否師傳則然如韓詩之序可考者關雎刺時也（晁氏詩說）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文選辨命論注）漢廣悅人也（文選七啟注）汝墳辭家也（後漢書注）蝃蝀刺奔女也（同上）雞鳴讒人也（太平御覽）夫栘燕兄弟也（晁氏詩說）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後漢書注）與毛詩序互有同異此今古文書序異同之例也今文有序其證二矣論衡佚文篇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漢書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治古文者霸以能

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夫霸所分合者夏侯經二十九篇其所采書序即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漢後獻遂祕于中外不得見（二句本論衡正說篇）庸生孤傳衰微特甚霸但見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孔書故竊之作百兩篇以欺世如所采書序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寍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書可校而敢更作之而遽獻之於朝哉且霸見孔壁之本則見其中逸書二十四篇攈拾較易乃不并取以爲百兩篇而轉取左氏傳何哉故知霸所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其證三矣孔穎達尚書正義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

外（見正義卷一）夫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夏侯之書非伏生元本也然言有序則可信校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一字石經尚書六卷又云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則唐人於拓本漢石經尚書及見之也穎達謂今文則夏侯歐陽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故於堯典篇首正義嘗引石經其云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見石經尚書有百篇之序故爲是言耳今文有序其證四矣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亡於永嘉之亂（見隋書經籍志）今無可攷請以尚書大傳徵之周書成王政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尚書音義曰踐尚書大傳云藉也詩豳風破斧正

義引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按將蒲姑序言成王踐奄遷其君于蒲姑是奄君猶存書傳謂殺其身此今文說之異蓋書傳體近韓詩外傳往往旁臚異聞非盡釋經然而遂踐奄三字則明出于成王政之序今文有序其證五矣周書亳姑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畢告周公尚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周公薨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

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于成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漢書梅福傳注儒林傳注後漢書張奐傳注路史後紀卷十注）書傳言葬周公事本於亳姑序也論衡感類篇引書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蓋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譌故以金縢之事與亳姑之事聯爲一也今文有序其證六矣然難者猶謂與書序有兩端也大傳又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見御覽卷八十三）此出商書高宗肜日之序也今文有序其證七矣大傳又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周書召誥之序也其下即述經文云六月

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見御覽卷二百六竝載鄭注云太保召公先周公視洛邑也）今文有序其證八矣大傳又曰夏刑三千條（見長孫無忌唐律疏義）此本周書甫刑之序也甫刑序曰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案經曰五刑之屬三千不言夏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亦不及夏左氏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昭公六年）雖言夏刑而不舉其目若非見書序訓夏贖刑之文何以知三千條爲夏刑也今文有序其證九矣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槩命序又有嘉禾揜誥此皆在二十九篇外若非見書序何以得此篇名也今文有序其證十矣書傳

既有明文請更徵之白虎通白虎通引尚書悉用今文家說誅伐篇稱尚書序曰武王伐紂（據御覽卷三百四引有序字）此周書大誓序及武成序之文也（古文尚書紂作殷字）其引尚書用今文則序亦出之今文無疑今文有序其證十一矣漢書孫寶傳平帝立寶爲大司農孔光馬宮等咸稱王莽功德比周公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于經典此引周書君奭之序也攷儒林傳平帝時立古文尚書王莽傳元始四年益博士員而寶爲大司農在元始二年（百官公卿表數月免）是時古文未立寶受公羊顏氏春秋於筦路（見儒林傳）成帝初以明經爲郡吏（本傳御史大夫張忠辟爲屬史記將相名臣年表漢書百官公卿表並云建始四年忠爲御史大夫故知寶爲郡吏在成帝初）亦非爲古學者則其所誦之經亦今文也古文毛詩平帝已立而康成注禮時尚未之見則孫寶之不見古文尚書不足疑也今文有序其證十二矣後漢書楊震傳曾孫彪議遷都曰般庚五遷殷民胥怨此引商書般庚之序也彪世傳歐陽尚書所據乃其本經今文有序其證十三矣法言問神篇曰易損其一雖蠢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桉楊子雲引書皆用今文書不備過半唯今文爲然若古文則前漢存者五十八篇不得云爾今文有序其證十四矣

法言又曰古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桉酒誥惟今文有脫簡故其言如此今文有序其證十五矣論衡正說篇駁或說尚書二十九篇法斗七宿曰桉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論衡此篇所引或說乃今文家言其駁詰亦據今文爲說若古文則案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書二十四篇不得云闕遺者七十一篇今文有序其證十六矣杜預春秋左傳後序曰紀年稱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於太甲十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此語大與尚書序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詳預此言直以書序爲出自伏生預時三家尚書見存目驗援據致爲明確今文有序其證十七矣稽合十有七證彰彰如是其足以決三家尚書之有序與否觀者豈猶不自悟耶夫三家尚書有序則伏生所得不得謂無序伏生所得有序而大誓乃後出則伏生二十九篇不得不以百篇之序當其一吾故曰伏生二十九篇併序不併大誓也

今文尚書中有古文

伏生所藏壁中尚書，不知何體書，其教於齊魯之間，及鼂錯從受，當寫以隸，然伏生爲秦博士，秦廢古文，用八體書，則伏生尚書宜亦有兼存古文小篆者，故如叶時月，（尚書大傳）不叶于極，（見困學紀聞引尚書大傳）叶用五紀，（漢書五行志引叶當作叶）臬魚，（史記夏本紀）槼命，（史記周本紀○漢蓺文志考證尚書大傳以冏命爲槼命說文弟十夰部引周書曰伯槼古文䮾古文冏字案說文此條上古文二字應衍）㫄祇厥敘，（從漢紀建安二十五年詔）㫄施象刑，（白虎通聖人篇）㫄告無辜于天，（論衡卷十五變動○士喪禮注今文㫄爲方）建用王極，（續漢五行志注引尚書大傳皇作王案儀禮聘禮注云古文皇皆作王）此皆古文之未改者也，役君若膺不察，而于方㫄二字，亦云，凡古文尚書作方，凡今文尚書作㫄，自知與儀禮乖違，復臆決之曰，儀禮則今文爲方，尚書則今文爲㫄，斯自相矛盾矣。

今文三家尚書自有同異

世皆知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有同異，不知今文三家又自各有同異，古文平章百姓，尚書大傳則作辯章百姓，今文也，又作便章，見史記五帝本紀，古文堣夷，（說文土部）尚書正義卷二引夏侯等書，則作嵎鐵，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作禺鐵，經典釋文引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皆今文也，又作郁夷，史記五帝紀如此，古文暘谷，五帝紀索隱引史記舊本，則作湯谷，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于咸池，今文也，（今本淮南子作暘谷，與索隱所引異，蓋傳寫誤，依尚書改之）又作崵谷，說文第九山部崵解云，一曰嵎銕崵谷也，古文平秩，周禮馮相氏疏引尚書大傳，則作辯秩東作，辯秩南僞，辯秩西成，今文也，又作便程東作，便程南爲，便程西成，見五帝紀，古文平在朔易，尚書大傳作辯在朔易，今文也，又作便在伏物，見五帝紀及索隱引大傳亦然，古文罵咨，後漢書崔駰傳作疇咨，今文也，又作訓咨，見隸釋劉寬碑，古文盟豬，（漢書地理志）史記夏本紀則作明都，今文也，又作孟諸，索隱云，尓疋左傳謂之孟諸，今文亦爲然，今案初學記政理部二引尚書大傳，孟諸靈龜，是伏生尚書作孟諸也，古文在治曶以出入五言，漢書律厤志則引作七始訓以出入五言，（訓字依隋志引改漢

志作詠譌字今文也又作來始滑以出入五言見五帝紀案來始卽來始之譌來古七字形近來滑智聲近義通此今古文相亂又作采政忽見索隱
僞今文古文曰弟亦作曰涕見徐廣僞史記一本說文
弟六口部引商書則作曰圉今文也詩齊風箋古文尚書以弟爲圉古
文曰蝨亦作曰雺尚書正義引鄭王本皆然周禮大卜鄭注引如此
史記宋微子世家則作曰霧說文作霚从雨敄聲徐鍇等曰今俗从務然則史記亦宜作霚今文也漢書後漢書五行志並引洪範五行傳作霿皆霚之誤文獻通考郊社考祈禱引洪範五行傳作雺亦非說文霚地氣發天不應从雨敄聲重文雺云籀文省霚天气下地不應曰霿霿晦也从雨務聲二字有別又作曰被見徐廣舉史記一本宅如五玉漢
書郊祀志作五樂䕫尚書中候作歸見太平御覽八十二前師乃
鼓籔譟見周禮大司馬注引書益大誓文後漢書劉陶傳武旅有鼂藻
之士杜詩傳士卒鼂藻鼂藻卽鼓譟之異文益歐陽大
小夏侯傳習之本容有不齊猶今詩有魯齊韓今春秋
公羊有嚴顏雖其出一師猶不能無稍歧互要以各尊
所聞彌縫其闕苟通厥指何必論甘忌辛觀馬鄭並治
古文而傳本之字多異學者亦可以見其嘖而觀其會
通矣

今文尚書亦以訓詁改經

史記多以訓詁改經文學者所知也今文尚書亦有然
者如內之爲入內古文俗作納寅餞內日尚書大傳云寅餞入
日出內五言史記夏本紀云出入五言說文內入也或之爲
有時亦罔或克壽論衡氣壽篇後漢書鄭崇傳引云時
亦罔有克壽鄭君論語注或之言有也達之爲通用克達殷卽大命
蔡邕石經作用克通殷就大命史記夏本紀達于河達
于沛達于菏達于淮泗並作通字矜之爲憐尒疋矜憐撫掩之也
毛詩鴻雁傳矜憐也予惟率肆矜爾論衡雷虛篇引云予惟率夷
憐爾離之爲麗不離于咎尚書大傳云不麗于咎易彖傳離麗也
答之爲對奉答天命尚書大傳云奉對天命此猶毛
詩芃蘭能不我甲毛傳甲狎也而韓詩卽作狎字釋文小御名
是用不集毛傳集就也韓詩卽作就字韓詩外傳六鴛鴦
摧之秣之毛傳摧莝也韓詩卽作莝字釋文大明俔天之
妹毛傳俔磬也韓詩卽作磬字釋文毛詩正義抑洒埽庭內毛
傳洒灑也韓詩卽作灑字外傳卷六皆今學之以訓詁代經
者也

史記用今文尚書

史記始用書序，採摭十之七八，其說多異，蓋今文家言也。其所錄尚書亦以今文為主，雖班固稱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以此五篇攷之，如五帝紀之載堯典，居郁夷曰柳谷（徐廣云一作柳谷）便在伏物，黎民始飢，五品不訓，歸至于祖禰廟（尚書大傳歸格于禰祖用特）五流有度，五度三居（今文宅皆為度）夏本紀之載禹貢，維箘簵楛（徐注箭足杆說文竹部引維箘簵楛今文也木部引維箘輅枯古文也）榮播既都，周本紀之載洪範，毋侮鰥寡（尚書大傳同）文字皆與今文脗合，則所謂多古文說者，特指其說義耳，若文字固不盡从古

文也。五篇而外，所錄皆今文說可知。（魯周公世家載金縢周公卒後暴風雷雨亦今文說）不獨黎之作耆，流為雕之作流為鳥，如熊如羆之作如貔如離而已。司馬子長時書惟有歐陽大小夏侯，未立學官，然則史記所據尚書乃歐陽本也。

史記採尚書兼古今文

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段君若膺始辨漢人援引尚書皆用見立學官今文之本，遷書多古文說者，特其說義則然，而文字仍悉依今文，此論足以發千古之覆矣。然以史記所採五篇覈之，實有兼用古文者，如肇十有二州不作兆（尚書大傳作兆）蠙珠臮魚不作玭暨（說文弟一玉部玭重文蠙夏書玭从虫賓弟八乑部引虞書曰臮咎繇夏本紀索隱曰臮古暨字）維箘輅枯不作簵楛（說文弟五竹部簵引夏書曰惟箘簵楛重文簬古文簵弟六木部枯引夏書曰惟箘輅枯）嶓冢導瀁不作漾（說文十一水部漾重文瀁注古文从養漢書地理志作瀁）思曰睿

不作容（尚書大傳作容漢五行志引經曰思曰容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志下引傳曰思心之不容容容皆今文）不離于咎不作罹（困學紀聞引尚書大傳不罹於咎）曰涕不作圛（詩齊風箋古文尚書以涕為圛）高宗饗國五十五年（五十五亦與今本尚書異史記當是古文說傳本誤也）不作百年（蔡邕石經高宗饗國百年）皆古文之灼然可信者也。遷非經生，而好鈞奇，故雜臚古今，不肎專守一家。魯周公世家載金縢，其前周公奔楚事，乃古文家說，其後成王改葬周公事，乃今文說，此其明證矣。

漢書地理志載古文禹貢

漢書地理志載禹貢一篇與史記夏本紀文字大異史記用今文漢書用古文也孟堅序云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班志本注於山川之蹟與禹貢相應無異議者則直偁禹貢證之如馮翊褱德下所引是也或有不言所徵而其文實據禹貢者如會稽郡丹陽郡分言南江北江中江是也知者南江北江中江之名舍禹貢無它徵也又如引桑欽六事亦不偁禹貢而實係古文尚書說是也如栞木嶽陽衡章泲河宅土厥屮說文弟一屮古文或以爲艸字廼同維

甾縣綏達于泲大壄既豬說文十三里部野古文作壄赤戠禹貢釋文埴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釋文引韋說蓋出漢書音義是漢書本作戠顏師古本作埴非夏狄周禮染人注引禹貢同是鄭本古文作狄泗瀕泉魚逌居篠簜史記作竹箭蓋今文屮天沱濳內錫濳漢盟豬青黎史記作青驪西頃鄷水逌同豬壄渠叜倍尾志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嶓山道江逌同四奧既宅栞旅內總內銍內戛服所存古文最多文字見說文者皆古文左馮翊褱德引禹貢北條荊山右扶風美陽引禹貢岐山宏農郡上雒引禹貢雒水河東郡濩澤引禹貢析城垣引禹貢王屋北屈引禹貢壺口河南郡穀成引禹貢瀍水東郡東武陽下引禹貢漯水南陽郡平氏

下引禹貢桐柏廬江郡尋陽下引禹貢九江山陽郡湖陵下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泲陰郡下引禹貢菏澤成陽下引禹貢雷澤鉅鹿郡下鉅鹿引禹貢大陸澤恒山郡靈壽下引禹貢衛水上曲陽下引禹貢恒水泰山郡萊蕪下引禹貢汶水桑欽所言蒙山下引禹貢蒙山琅邪郡箕下引禹貢濰水東海郡祝其下引禹貢羽山蜀郡下引禹貢桓水郫下引禹貢江沱青衣下引禹貢蒙山湔氐道下引禹貢嶓山隴西郡氐道引禹貢養水首陽引禹貢鳥鼠同穴臨洮引禹貢西頃山西下引禹貢嶓冢天水郡冀下引禹貢朱圄山安定郡涇陽下引

禹貢涇水信都國信都下引禹貢絳水六安國安豐下引禹貢大別山長沙國湘南引禹貢衡山以上地理志所引禹貢凡三十三事又引古文十一事右扶風汧注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武功注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潁川郡密高注古文以密高爲外方山也江夏郡竟陵注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安陸注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東海郡下邳注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會稽郡吳注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豫章郡歷陵注傅昜山傅昜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武威郡武威注休

居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埜澤張掖郡居延注居延澤
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十一事亦出禹貢則古文卽謂
古文禹貢甚明而倍尾傅淺原豬埜三事尤爲古文之
確證孟堅本注特加別識正以明此志前後徵引皆尚
書古文異於他篇所引皆今尚書也又泲陰郡乘氏下
言泗水琅邪郡朱虛下言汶水會稽郡吳下言南江在
南東入海毗陵下言江在北東入海丹楊郡蕪湖下言
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金城郡河關下言積石山
在北平郡驪成下言大揭石山遼西郡絫縣言揭石水
魯國卞下言泗水雖不偁所出案其文亦是據禹貢爲

說又上黨郡屯留下引桑欽言絳水平原郡高唐下引
桑欽言漯水泰山郡萊蕪下引桑欽言汶水丹陽郡陵
陽下引桑欽言淮水張掖郡刪丹下引桑欽言弱水中
山國北新成下引桑欽言易水凡六事皆卽桑君長說
古文尚書語而亦不偁禹貢者從可知也敦煌郡敦煌
下又引杜林以爲古瓜州地此亦杜伯山說古文尚書
語也惟平原郡鬲下一引平當以爲鬲津此必平當說
今尚書禹貢九河語然則班氏引今尚書家與古文家
說標識甚顯白矣其稱古文以爲者必古文先師說無
疑古文家相傳述莫得其主名故不能如桑欽杜林之

直書其人也不言尚書若禹貢者上有所承省文也若
通于河通于淮泗易達爲通傳寫偶亂降水爲絳水信都
國信都下上黨郡屯留下則改讀始於桑欽禹貢正義云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
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壽祺案地理
志上黨郡屯留班本注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然則易降爲絳自桑欽始也瑤璵釋文引韋
昭音貫此昭漢書音義說文弟一王部珢重文貫注珢或从貫均江海釋文沿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
本作均云均平據此古文本作松馬从漢志改則古文之或字不足以一二致
疑段氏若膺堅執史記漢書引尚書悉用今文遂以地
理志中之脗合古文者盡斥爲後人改竄並古文十事
明在禹貢者亦强目爲今古之異而謂非壁中之古文
殆不可憑也

白虎通義用今文尚書

今所傳白虎通義非完書就四十三篇及它書所援闕文考之凡引尚書無偁古文者逸書則偁尚書逸篇引尚書大傳近十餘條攷黜篇引書曰三年一攷少黜以地(公羊傳隱公八年注三年一使三公黜陟疏云書傳文又路史發揮卷五引大傳曰再絀少以地)似書傳文而字有脫漏否則書緯文漢人引緯多直偁爲經紼冕篇引書曰黼黻衣黃朱紼疑卽今文顧命布乘黃朱之異文其宗族篇解尚書以親九族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與歐陽夏侯符而不从古文家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之說(見詩葛藟正義左傳桓六年正義引五經異義)喪服篇解尚書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爲周公以王禮葬與尚書大傳符(大傳文引見通鑑前編成王十一年又見漢書梅福傳注後漢書張奐傳注路史後紀卷十注又見後漢書劉愷傳注引洪範五行傳)而不從古文家周公奔楚之說(見史記魯世家論衡感類篇)然則白虎通引尚書悉用今文家明矣或曰後漢書賈逵傳言肅宗立特好古文尚書賈逵丁鴻皆治古文皆與議白虎觀何以知其不兼用古文也曰許叔重作五經異義於今尚書說古尚書說必加別識肅宗旣好古文撰白虎通者儻用古文豈無別識以著其異哉攷後漢書言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嘗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

然是時帝特使發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而已未及尚書(逵條奏左氏三十事則在元和二年據奏云改元正厤謂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及元和二年始用四分厤也)蓋逵尤明左氏傳先已爲之解詁故也(見本傳)建初四年乃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同異(肅宗紀丁鴻傳)著白虎通義(儒林傳序)逵以校書郎與議其後乃詔撰集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及古文同異遷爲衛士令(案楊終傳詔諸儒於白虎觀考論同異會終坐事繫獄校書郎班固賈逵表之終又上書自訟卽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則是議白虎觀時逵方爲校書郎逵傳言撰集三家尚書及古文同異遷爲衛士令明在議白虎觀之後矣丁鴻傳注引東觀記言逵以衛士令集議非也)又其後建初八年乃詔諸儒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當集議白虎觀時古文猶未用也丁鴻傳

年十三從桓榮受尚書(榮傳歐陽尚書)不言更受古文而楊倫傳言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攷鴻爲司徒在安帝永光四年鴻其晚治古文與集議白虎觀者尚書博士止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見續漢百官志)諸儒則賈逵通大夏侯尚書(逵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丁鴻桓郁習歐陽尚書肅宗從郁受經稱制臨決宗旨可知而鴻又以才高論難最明(本傳)故白虎通於尚書悉用今文也逵鴻雖通古文尚書然逵嘗習毛詩左氏春秋矣左氏春秋又嘗於建初元年入講南北宮矣乃白虎通所引詩傳竝出魯韓而無一語及毛詩(宗族篇引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此必逸禮之文通典徑改作毛萇曰案詩湛露毛傳有)

此語宗人作宗子然白虎通凡引經傳例無直書人名者通典改之誤矣嫁娶篇引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出易緯乾鑿度詩鄭風丰序云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與此稍異非毛傳文也所引春秋傳並出公羊間及穀梁必別識之而無一語及左氏三占從二理勢則然其於尚書用今文猶是例也何疑焉

尚書亡逸篇說

仁和孫之騄輯尚書大傳召誥傳有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五句按此文出白虎通社稷篇偁尚書逸篇魏書及北史劉芳傳蓺文類聚太平御覽引並同則非書傳文明矣惟初學記及禮記郊特牲正義作尚書無逸篇無字誤衍或當作亡謂尚書篇數之亡逸者也古亡無通傳寫誤亡爲無白虎通爵篇引書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亦其例也今本尚書大傳毋逸傳有此文乃後人綴緝者羼入江處士聲尚書集注音疏堅執爲書無逸篇之佚句而以亡之與逸二字有辨力詆合稱亡逸者爲妄段氏古文尚書撰異用其說然則大社惟松五句亦將緣初學記禮記正義之譌文入之尚書無逸篇乎且尚書大傳無逸作毋逸見困學紀聞卷二不作無字徧考諸書未有載尚書大傳引毋逸佚句者此何據也余友高郵王伯申曰白虎通引書無有舉篇名者不應於此忽亂其例斯言足以破惑

尚書大傳辨譌

尚書大傳南宋時已多佚脱今坊間盛行盧氏雅雨堂本譌漏不可勝舉如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乃尚書逸篇文見水經濁漳水注而誤入唐傳厥兆天子爵乃尚書逸篇文見白虎通爵篇而誤入毋逸傳太平御覽兵部三十五引白虎通曰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憚驚之也又曰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伐殺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以上並見御覽又曰以下仍是白虎通文見今本誅伐篇而誤入鮮誓傳困學紀聞云費誓說文作粊

史記作肸大傳作鮮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案此大傳作鮮四字斷句度作刑以下又一事而誤連鮮度作刑以詰四方爲句入甫刑傳學禮帝入東學至化輯於下矣一段乃大戴禮保傅篇文注亦盧辯注而誤連宣王問於春子條入畧說補遺所採亦多誤毛詩生民正義偁上傳云下傳云皆謂毛傳又引五帝傳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因之案此乃卽有邰家室句毛傳文疏五帝二字有譌而誤仞爲書大傳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引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元曰四指爲扶下云扶音膚此三字乃李善語而誤并爲鄭注毛詩文王正義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勛世祚太公以表東海案正義所偁書傳似泛舉傳記非謂伏生大傳盧學士文弨續補遺載神農始治農功一條二十二字出楊泉物理論容成作厤一條出世本並見藝文類聚卷五歲時部下及御覽卷十六日者陽德之毋一條十八字月羣陰之宗一條十五字並出皇甫謐年厤見藝文類聚卷一天部御覽天四湛濁爲地至故地者濁陰也一條三句首句出神農書下二句出黃帝素問並見類聚卷六地部分引河色黃赤一條二十五字出物理論見類聚

卷八水部上及御覽六十一往古之時至女媧殺黑龍以祭冀州一條二十一字出淮南子下引鄭注云冀州取地以爲名也云云三十一字乃釋名文並見類聚卷六州部堯南撫交阯一條見水經三十七淹水注惟首五字是大傳文其下於禹貢荊州之南云云十五字乃酈道元語洧盤之水出崦嵫山一條出禹大傳此別一古書見楚詞章句五年一朝一條見公羊傳桓元年注惟首四字疏云虞傳文其下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云云三十五字乃何休語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一條見毛詩大雅譜正義惟首九字是大傳文下云采薇爲

伐見夷而作乃孔穎達語成王之幼在襁褓一條見毛
詩斯干正義下云襁褓縛兒被也五字亦穎達語綴之
以食而弗殊有族食族燕之禮也一條見毛詩角弓正
義上句引禮記大傳下句則穎達語武王伐紂都洛邑
未成陰寒大雪一條九十八字出金匱見類聚卷二雪
部凡羣妃御見之法一條自首至望後反之七十八字
乃周禮九嬪注文自凡進御君所至既御著于右手四
十八字乃毛詩靜女毛傳文自孔子曰日者天之
明至使婦從夫放月紀二十九字亦周禮九嬪注文正
義以爲出孝經援神契黃帝妃嫫母一條二十二字乃

列女傳文引見類聚十五后妃部夏刑大辟二百一條
十八字乃周禮司刑注文而盧學士一切屛入書大傳
孔廣林本據初學記帝王部增蔓眉與髮等五字而初
學記無此文乃見北堂書鈔引帝王世紀又引周文王
至磻溪云云亦據初學記武部漁然此乃尚書中候文
初學記誤爲尚書大傳又如舜讓于德不怡惟刑之謐
哉予欲聞五聲六律八音采政忽禹鐵榮播既都被朗
都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
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天齊乎
人假我一日以上雖系今文尚書然不宜與傳相亂其

采女則有逸罰句本尔疋注恐是引般庚或柴誓之文
而小有誤今竟依邢疏斷爲今文采柴誓曰杜乃擭敜
乃阱引見周禮注下句亦引見說文支部眞古文也今
竟依賈疏斷爲今文皆不足據其篇次之亂者如古者
處師一條雜記正義引作洛誥傳五嶽視三公一條王
制正義引作夏傳此本並入咎繇謨天子三公一條據
考工記序工正義引鄭夏傳注云云又古者天子三公
一條儀禮經傳通解王制之戊引注云此夏時之官是
兩文並在夏傳中而此本一入堯典傳一入太誓傳周
以至動一條檀弓正義公羊傳隱元年疏並云畧說文

而此本入甘誓傳古之帝王必有大學小學一條王制
正義引作周傳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一條毛詩瞻
卬正義引作夏傳祭之爲察也一條御覽五百二十四
引作周傳此本皆誤入畧說又說命傳似當爲毋逸傳
（毋佚其在高宗乃或諒陰三年不言）武成傳似當爲牧誓傳（今文牧誓載史記）微
子之命似當爲微子（麥秀之歌當在行遯時作）歸禾似當爲嘉禾（大傳
之序有嘉禾）至所載鄭氏大傳注如下刑墨幪注幪音蒙三
字文選求賢良詔注及七命注之文八伯注八伯者
據畿外八州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十九字乃鄭
志答張逸問之文舜黍離注詩云彼黍離離六字乃周

禮鞮鞻氏正義文鰋魚魚刀注鰋字下夾注渠成切三
字乃玉海王會解注後王伯厚語高宗梁闇注闇讀如
鶉鴿謂廬也八字乃禮記鄭注文决關梁踰城郭而畧
盜者其刑臏一條注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畧也至閉于
宫中三十九字乃周禮司刑註文師乃鼓鼖譟注音符
二字乃周禮大司馬釋文語盧學士考異在旋機玉衡
條載刑本有鄭注云轉運者爲機持正者爲衡案此乃
鄭尚書注文見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白魚入于舟中
條載别本有鄭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亦鄭尚書注文
見後漢書杜篤傳注四年晉侯衛條載别本有鄭注云
建侯衛是封衛侯云云五十四字乃毛詩鄘風譜正義
文遂踐奄條載毛詩正義引此云多方傳鄭有注云奄
國在淮夷之旁云云二十字案毛詩破斧正義引書傳
遂踐奄云云不言是多方傳鄘風譜正義引書傳三年
伐奄下引多方云云乃孔穎達引尚書及鄭君尚書注
之文凡此皆舛繆之甚不可不亟正者也

八遷五遷辨

尚書序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釋文
云八遷之書史唯見四正義據國語史記云契至成湯
十四世八遷者商頌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世本云昭
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
有此四遷其餘未聞僞孔傳言湯自商邱遷亳案自契
至湯八遷若相土至湯竝不改都豈契至相土三世而
有七遷耶必不然矣又盤庚云不常厥邑於今五邦書
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又云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
相祖乙圮于耿僞孔傳云自湯至盤庚五遷都盤庚治
亳殷孔疏云八遷五遷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
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馬融鄭康成王肅幷數商
邱亳囂相耿爲五僞孔傳則云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
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鄭注謂祖乙
去相居耿國爲水所毀脩德以禦之不復徙僞孔傳云
圮於相遷於耿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以上諸說
八遷惟得其四五遷則傳疏與諸儒異路史亦止云八
遷可見者六蕃砥石商商邱鄴亳也五遷馬鄭王上及
商亳傳疏下逮亳殷皆爲疎漏案史記舜封契於商賜
姓子氏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二年封稷契皐陶

賜姓號鄭君書注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㕼所封也壽祺案卽今陝西商縣其地在華山南路史後紀十注契所封乃華陰鄭縣有樂都城故蕃邑也水經注引世本謂契居蕃是矣見水經卷十九注水經注云闞駰曰蕃在鄭西然則今欒城是路史國名紀三曰地有高山曾連子云在太華之陽此一遷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見書帝告釐沃疏昭明契子砥石地今無考此二遷也路史後紀十注又引世本昭明復居商此三遷也左氏傳相土居商邱世本同相土昭明子商邱今

縣屬河南歸德府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竹書紀年亦云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遷于商邱此四遷也紀年又云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徐文靖竹書統箋以此商侯爲子亥殷之號自此始世本亦云子亥遷殷可證史記冥生振卽子亥也何元子詩經世本古義以冥任河治水爲一遷非也盤庚疏云鄭以商自此號爲殷前未有殷名亦非此五遷也紀年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邱世本亦云孔甲復歸商邱統箋以爲此殷侯當是湯祖父主壬及主癸非也此六遷也紀年帝癸十五年商侯履復遷于亳此七遷也續漢志魏郡鄴劉

注引帝王世紀云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焉路史國名紀三云鄴上甲微居卽桐也今湯陰有司馬泊司馬郵或云太甲蓋以鄴西桐有離宮商之墓地而繆以上甲爲大甲爾此八遷之事也五遷囂相耿見書紀年仲丁元年自亳遷于囂書疏引李氏云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壽祺案或說亦見括地志史記作隞索隱曰隞亦作囂左氏傳宣十二年杜注云敖山在滎陽縣西北括地志云滎陽城殷之敖地也亦曰囂在敖山之陽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曰敖倉山括地志又云敖倉在滎澤縣

西北十五里路史國名紀四云秦之敖倉今鄭之滎澤穆天子傳囂氏之隧卽傳薄狩于敖者今滎澤縣治在隋縣南五里則敖倉東南在今滎澤縣當二十里紀年又云河亶甲元年自囂遷于相僞孔傳相在河北水經廿三淦灘水注楚相縣虛荒今屬苦續漢志陳國苦春秋詩曰相相有二左氏傳桓十五年注沛國相縣宋地也其一則河亶甲所居尚書釋文今魏郡有相縣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河亶甲都郡國志寰宇記竝同路史國名紀四云亶甲故城在安陽西北五里亶甲冢在城外西北隔洹水南

岸魏書道武幸鄴訪立州名崔光取亶甲居名之今爲河南彰德府地紀年又云祖乙元年自相遷于耿史記殷本紀耿作邢括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路史國名紀四云即晉滅耿賜趙夙者左氏傳閔元年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開皇之耿州即爲邢故通典亦云祖乙遷邢是邢即耿也開皇十六年改定陽爲耿州今屬絳州河津縣皇極經世云祖乙圮于耿徙居邢非也紀年又云祖乙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其後祖辛開甲史記作沃甲祖丁皆居之

又南庚三年遷于奄郡國志魯國即奄國左氏昭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曰商奄者或以商嘗遷此乎後陽甲居之又盤庚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殷本紀曰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書疏云亳殷即是一都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書云將始宅殷與古文不同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墟殷在河北與亳異也孔氏尚書正義駁之云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案河亶甲居相相在今安陽洹水南有殷墟是亶甲所居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於朝歌史記曰盤庚涉河南治亳後漢書文苑傳杜篤論都賦注引帝王世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水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河徙都於亳鄭君書注云徙居湯舊都又云治於亳之殷地然則考之紀年自湯至盤庚十九世凡七遷亳囂相耿庇奄殷也湯自商邱遷亳在夏帝癸十五年爲成湯元年及即位因居之歷太戊凡八世百七十五年開國定都久歷年所不宜以受命興王之地毛詩元鳥箋云湯始居亳之殷地爲受命并入五遷之數

書所謂五邦蓋斷自湯有天下後言之囂也相也耿也庇也奄也是爲五遷路史云庇奄書所不載而世儒輒以湯與盤庚之兩都足之誤矣或更以五遷皆出盤庚尤妄至書傳疏并數盤庚居亳時盤庚居奄方與臣民謀徙且經文上言先王下言今不承於古安得以己之欲遷充其數乎

三亳辨

路史云湯都南亳今南京穀熟高辛之都與葛鄰案高辛與湯之都並在偃師非穀熟也路史誤亳有五一在杜南先世之居路史注長安杜南有亳亭有澇水○案說文亳爲京兆杜陵亭史記集解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一偃師西亳路史注屬西京或以此爲湯都誤水經注梁國二亳是矣案依國二亳當指穀熟與蒙路史注非偃師屬河內不屬梁國也而考城爲北亳路史注屬開封後隸拱州景亳薄是路史注漢薄縣屬山陽有景山亳城湯亭九域志景山在濟湯受命都之路史注古亳城在考城東北五十三里有湯葬亦有澇水盤庚徙治一鄭地路史注左氏傳襄十一年盟處而譙弗預路史注今亳州譙郡近南亳○案漢沛郡譙縣後周武帝時始改置亳州今亳州屬潁州府漢山桑縣地亦屬沛郡唐天寶二年始置蒙城縣今亦屬潁州此與皇甫謐所言無涉水經注又引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一二里平地有湯冢在漢屬扶風今徵之迺渠有湯池徵陌是也○案史記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非殷湯矣南北亳亦皆曰商路史注或以考城爲南亳安陽爲北亳杜謂景亳乃周地或以實三亳阪尹者妄壽祺按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而於梁沛陰山陽諸郡國皆不言湯都續漢志屬河南尹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鄭君書注曰河南偃師縣有湯亭主班志說孔疏引尚書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是指偃師在洛西也續漢志河南尹鞏縣劉注又引左氏傳商湯有景亳之命杜預曰鞏縣西南有湯亭按今河南府偃師鞏二縣鄰按鞏縣之湯都即偃師之亳也湯之創業始於景亳故曰朕哉自亳後遷居嚳墟亦名爲亳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即偃師尸鄉也書有帝告釐沃告即嚳省文書序言從先王居是湯有天下實遷居偃師而皇甫謐則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按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童子餉食非其理也皇甫謐說見水經二十三汳水注又見尚書疏今梁國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盤庚治亳殷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也立政曰三亳阪尹是也以上見續漢郡國志注案謐言三亳小顏漢書注羅苹路史注巳糾之考湯及盤庚所都唯有偃師與蒙若穀熟獨自謐言之不足信也據紀年盤庚遷於北蒙曰殷則明在北亳而非西亳謐言誤矣又續漢志云梁國薄縣湯所都劉注引杜預曰梁國蒙縣西北有薄城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微子冢左氏傳莊十二年蒙澤注作亳城續志注引杜語作薄亳薄二字通微子杜注作箕子臣瓚於前漢志山陽薄縣下云湯所都又曰湯居亳今沛陰亳縣是也水經汳水注引闞駰語以爲湯都今薄有湯冢巳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孔沖遠歷引諸說疑不能辨

今按蒙穀熟古但名高邱不名亳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又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屬梁國（漢薄蒙穀熟故城在今夏邑永城二縣）晉又改薄爲亳且改屬沛陰皇甫謐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諸家所云本一說也但謐言穀熟爲南亳失之不經言湯與盤庚所都又失其實水經注汳水睢水二篇言北亳南亳亦沿謐說班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沛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又云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亳是以此爲湯游息之處也然則湯實都偃師其蒙縣劉昭云湯所盟處蓋湯爲諸侯時居之盤庚亦徙居之謐以湯都南亳不都西亳又謬矣師古於偃師下注引劉向云殷湯無葬處以折臣瓚湯冢之說而於山陽薄縣下復采瓚注按元和志云亳薄字異義同（案管子輕重篇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墨子非攻下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周書殷祝解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篇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尚書大傳亳皆爲薄）呂氏春秋卷十八愼大篇曰湯嘗約於郼薄（案廣韻郼殷國名呂覽高誘注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愼勢篇同又禮記中庸鄭注殷讀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路史謂郼即殷非也）水經注二十三汳水引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然則諸家之言以湯嘗止於亳指實其

處而穀熟與蒙不得分爲二亳也杜預亦兼存偃師其意止有東西二亳故以商頌景亳爲周地也三亳當如鄭君書注謂遷亳之民而分爲三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是酈道元水經汳水注張守節史記正義嚴粲詩緝並謂湯自南亳遷西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樂史太平寰宇記歐陽忞輿地廣記並謂穀熟爲湯都皆本之皇甫謐謐之前無爲是言者路史雖糾謐妄猶不免爲謐所欺也按隋唐之宋州宋之應天府即今河南歸德府水經注大蒙城（水經汳水注汳水又東逕蒙縣故城北俗謂之小蒙城汳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有二蒙疑即蒙亳也所謂景亳爲杜亳矣）在今歸德府高邱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高邱縣東南四十里若如謐言商丘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止數十里柰何強充分以充二亳之數乎

史記高祖本紀正義曰盤庚國殷中之地改商爲殷在商州安陽縣即北蒙殷虛王伯厚地理通釋據之非也河亶甲始居相祖乙始自相遷耿故世以朝歌北爲殷墟盤庚所徙北蒙在蒙縣也紀年云武乙三年自殷遷於河北（案此與史記殷本紀合）十五年自河北遷於沬（案此路史系之武丁從水經卷九淇水注酈道元說）路史國名紀云在朝歌故城南詩沬之鄉者近紂都（水經注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即此）紀年又云文丁元年王

郎位居殷附注自沬歸殷邑紀年又於帝辛帝乙皆云居殷路史引帝王世紀曰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路史引以爲武乙則自帝乙而後遂名朝歌爲殷矣帝王世紀曰紂自朝歌北築沙邱臺史記正義曰紀年自盤庚徙殷二百五十二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邱皆爲離宮別館然紂所居殷乃帝乙徙朝歌地也以爲盤庚之殷殊誤朝歌兩漢志並屬河內郡云紂所都按今衞輝府淇縣是漢志云南有牧野水經注引應氏地理風俗記曰河內殷國也周名曰南陽路史注引相州圖經云安陽紂都也在淇洹之間所謂北

蒙戰國策所謂紂兵左飲淇右飲洹者又云庚丁徙河北號北殷地卽殷墟在相之安陽西有溵水北去朝歌百三十里路史注南去鄴三十里史記項羽傳洹水南殷墟是河北也有殷城案水經卷九沁水注引述征記河內懷有殷城元和志在武陟東南十里殷王卬治之考紀年秦伐鄭次於懷城殷殷之爲名久矣晉之殷州水經九沁水注劉聰以郭默爲殷州刺史建中復爲溵州路史注建中二年以陳之溵水置貞元二年廢元和十二年復立○案此陳州商水縣秦置溵強縣漢改曰溵彊隋改爲溵水唐名溵州宋改商水唐又置殷州今衞輝府獲嘉縣地路史云自盤庚至紂復五遷盤庚蒙武丁沬自沬徂亳庚丁徙河北武丁徙朝歌世不知矣然所數庚丁一徙與史記紀年皆不合未詳何據韋昭楚語注又謂武丁遷於河內從河內往亳都此盤庚以後遷都

之事也

辨儀禮喪服經傳鄭注二事

歙孝廉方正程瑤田撰喪服文足徵記疏通經傳多窮極精微之指惟大功章二事意所未安謹辨明之亦程氏不阿好鄭君之義也

一事大夫之妾所爲服

舊本喪服大功章經傳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舊本無下言以下二十一字據鄭注知之

鄭康成考定經傳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鄭本下言以下二十一字在註中

今本經傳鄭注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朞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注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今考定經傳鄭注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鄭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鄭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

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
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
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
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
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將及時也
壽祺謹案鄭君於喪服大功分此章爲二以大夫之妾
所爲服爲一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所爲服爲一等注
中兩引傳文皆止於得與女君同其下言以下二十一
字非傳乃鄭注述舊讀之詞傳寫誤與傳亂耳鄭下經
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

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此注三十二字當退
在傳下卽繼以下言二十一字並屬舊讀蓋上言爲君
黨下言爲私親黨文義相承不可割截下又繼之曰此
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此鄭破
舊讀之意謂誤在舊讀不在傳也假令下言二十一字
是傳文則傳故以妾貫三等之服所云爲君之黨實兼
二等不得專屬上經君之庶子鄭何以不斥傳誤轉指
爲文爛在下乎賈公彥疏云下言二字謂妾遂自服其
私親也九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必是鄭
君置之賈氏所見鄭本已譌故說亦不了程氏喪服文
足徵記乃謂傳實有此二十一字而鄭意以爲衍文傳
果有此文安得爲衍且與文爛之語何自相戾也鄭注
本無一字斥傳橫加此言得無誣乎又注云此不辭者
鄭以私親不言其爲不辭故下引齊衰三月章曰女子
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此鄭
舉經非私親不言其之例程氏乃謂鄭斥傳下言二字
爲不辭亦非鄭意也雖然經例固有正親而言其者大
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其昆弟之長殤是也亦有
私親而不言其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是
也此經以大夫之妾建首其下一爲君黨一爲私親黨

分别截然鄭君必以不言其爲不辭亦固矣程氏女子
決無逆降之辨吾蓋有取焉

二事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服

舊本喪服大功章經傳

〔經〕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傳〕曰何以大功也
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
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經〕昆弟

〔經〕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鄭注考定經傳

經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

經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爲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爲之亦如之

徐氏讀禮通考程氏喪服文足徵記皆以昆弟宜

依舊讀在下謂大夫爲子爲士者大功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大夫者期兩相互見不必重出而程氏之辨尤長今先考喪服經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服次考昆弟之服具錄如左而後正之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服之等差

喪服經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殤大功章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成人大功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注子謂庶子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殤小功章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成人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注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

一昆弟之服之等差

喪服經不杖期章昆弟　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大夫者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殤大功章昆弟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成人大功章大夫爲子昆弟爲士者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其爲士者降在大功適子爲之亦如之　從父昆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殤小功章昆弟之下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之長殤注謂爲士

者君不仕者也云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成人小功章從祖昆弟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注從父昆弟亦謂為士者緦麻章族昆弟　從祖昆弟之長殤　從父昆弟之下殤

壽祺謹案喪服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昆弟二字由鄭君始移傳上與母妻相屬程氏以為宜依舊讀在下然下經即云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文義明承二庶言之若加昆弟二字於其上

則贅甚而於皆為之文轉相隔閡且所服者從父昆弟其為之服者自視亦從父昆弟也惡得復冠以昆弟之文此誠不辭矣昆弟相為辭一而已經有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此繫大夫言之不曰庶昆弟為適昆弟也有公之昆弟為其昆弟之長殤此別於父在之稱繫公言之不曰昆弟為其昆弟也今為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而復冠以昆弟然則不杖期章之昆弟可曰昆弟為昆弟乎大功章之從父昆弟可曰昆弟為從父昆弟乎小功章之從祖昆弟可曰昆弟為從祖昆弟乎緦麻章之族昆弟可曰昆弟為族昆弟乎吾有以知其必不通矣

夫互見互省之例經多有之然審覈終篇又不可盡拘經著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三者之為服最備請比而觀之不杖期章曰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殤大功章曰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殤小功章曰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殤此庶子為適昆弟之服之從乎大夫者經具詳之未嘗互省也不杖期章不特言大夫為適子者適子之服上下同之也成人大功章有大夫為子昆弟為士者之服不杖期章有大夫之子為昆弟為大夫者之服殤小功章有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之長殤之

服此三章程氏所謂互見者也今攷大夫為庶子為士者大功為庶子之長殤小功其為庶子為大夫者之服不見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已明之矣而大夫之子為昆弟為大夫者不杖期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昆弟大功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昆弟之長殤小功則是庶昆弟之服成人及殤等差悉具其從乎大夫而降者亦益明此與庶子為適昆弟之服諸條其例正同胡為必以互省為是而以各見為非也且大功章大夫條不杖期章大夫之子條此兩章所互見唯大夫為昆弟為士者與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為大夫者一等

耳若大夫之世父母叔父母於其子爲從祖父母其通服在小功章大夫之子其子與昆弟之子於大夫皆爲庶孫其服亦在小功章前兩章中不能互見也至於大功章著大夫爲昆弟之子爲士者又著二庶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小功章又著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爲士者是從父昆弟之服之從乎大夫者經未嘗互省也不杖期章著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命婦者大功章又著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小功章又著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殤小功章又著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是姑姊妹女子子之服之從乎大夫者經未嘗互省也然則獨庶昆弟之服之從乎大夫者胡爲必以互省爲是而以各見爲非乎故蒙謂經之昆弟二字宜上同而不可下同程氏之言失之矣問者曰如是則舊讀誤與答曰鄭注但云昆弟舊讀在下賈疏亦但云馬融等抽之在傳下而不言舊屬皆爲其從父昆弟之上是舊讀昆弟在下亦必係專條立文決非連綴皆爲二字之上合而爲一也自宋以來馬融等舊本禮經已亡學者惟見鄭君更易之本遂不察而以俗讀之誤合者爲舊

讀矣昆弟已見不杖期章此繫二庶文重出而義各殊如齊衰三月章大夫爲宗子舊君兩條舊君亦見上經文重而義異與此二庶之爲昆弟一例也二庶之母妻爲私親而昆弟非私親故厭降之義傳於母妻發之不於昆弟發之諸侯大夫之厭降其妾與庶婦不見於經而大夫降其庶子已見大功章故傳於二庶之母妻詳之於昆弟則畧而不言也明乎此則昆弟二字從舊讀可從鄭讀亦可而如俗讀連綴下條則詞義違戾九經所必無之文法不可以厚誣古人審矣

庶子爲父後其妻爲本舅姑服說

通典庶子爲父後其妻爲本舅姑服議晉賀循云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緦麻三月庶子之妻自如常服尊所不降也孔瑚問虞喜曰愚謂庶子之妻不得如禮服其私親者以爲身爲宗主奉修祭祀以别尊卑故也凡婦服夫黨皆降一等唯公子厭至尊故其妻從輕而服重盡禮於皇姑不得以公子爲例喜答曰庶子爲父後厭於承重不得申其私情故爲所生服緦麻其婦當依公子之妻盡禮皇姑從輕服重不繫於夫哀帝興寧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喪尚書奏至尊緦麻皇后齊衰案周

禮舅不厭婦故得以本服綦毋邃駮公子不繼祖禰故妻得申皇姑夫人致齋而會於太廟后服不宜踰至尊亦當緦麻也壽祺謹案庶子承重故降其母緦妻雖有共祭之文而無承重之義則爲皇姑何不得伸之有如妻有私親服亦不當共祭爲皇姑可知也凡婦服夫黨降一等不閒於已降者而再降之也夫雖降服臨之以姑則婦不得以從降爲義從輕服重本不繫夫以卑承尊豈宜隆婦不厭於舅卽不厭於祖禰存且得伸死又何厭爲公子之妻尙得盡禮皇姑爲繼祖禰者之妻轉令降其本服是毋之所伸於子者少而所詘於婦者多豈聖人所以因名制禮之意乎賀循虞喜之說得之惜其引例猶未能盡也然而賢於孔瑚綦毋邃遠矣

始禘終禘辨

禮記王制正義云□注云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廟明年春禘於羣廟元鳥箋更有禘於其廟之文者謂練時遷主遷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鬯人云廟用脩注云謂始禘時左氏說禘在既期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練時而元鳥箋云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者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祫於太祖而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未知然否周禮鬯人賈疏云始禘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以來無祭今爲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

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時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爲終故云始也鄭知禘遷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朞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駁明用此禮鄭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壽祺案疏家謂禮有始禘有終禘既朞練後之始禘義見周禮鬯人穀梁傳三年喪畢之終禘義見左氏說二者各不相蒙然攷通典吉禘祫晉博士徐禪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大廟以致新死者也王制正義載熊氏一說卽賈服許之說無所謂朞年禘祭也周禮鬯人亦無禘祭明文鄭君注周禮大宗伯禮記王制皆以三年終禘爲魯禮毛詩商頌正義以爲鄭箋□者君喪以下亦謂魯禮也周禮疏禮記正義兩引元鳥箋喪三年既畢之下皆誤多禘於其廟四字是以孔疏緣此謂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祫於太祖而言之賈疏緣此引左氏說烝嘗禘於廟之上羼入期年二字皆傅會曲說也陸德明毛詩音義於元鳥箋

附載一本祫於太祖之上更有禘於其廟四字云前祫後禘是前本兩禘夾一祫是後本毛詩元鳥正義云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祫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其文誤也禮注及志皆無此言（案禮注謂禮記王制注志謂鄭君禘祫志）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詩疏駁正最明今俗本毛詩箋仍有禘於其廟四字當刪.

祭感生帝解

或問鄭康成注禮感生帝之說信乎答曰禮記喪服小記大傳並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喪服小記曰禘大祭也始祖感天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注大傳曰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矩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謹案鄭君之義禘郊異祭禘以嚳配郊以后稷配禮記注以禘爲郊緣二者天祭故正月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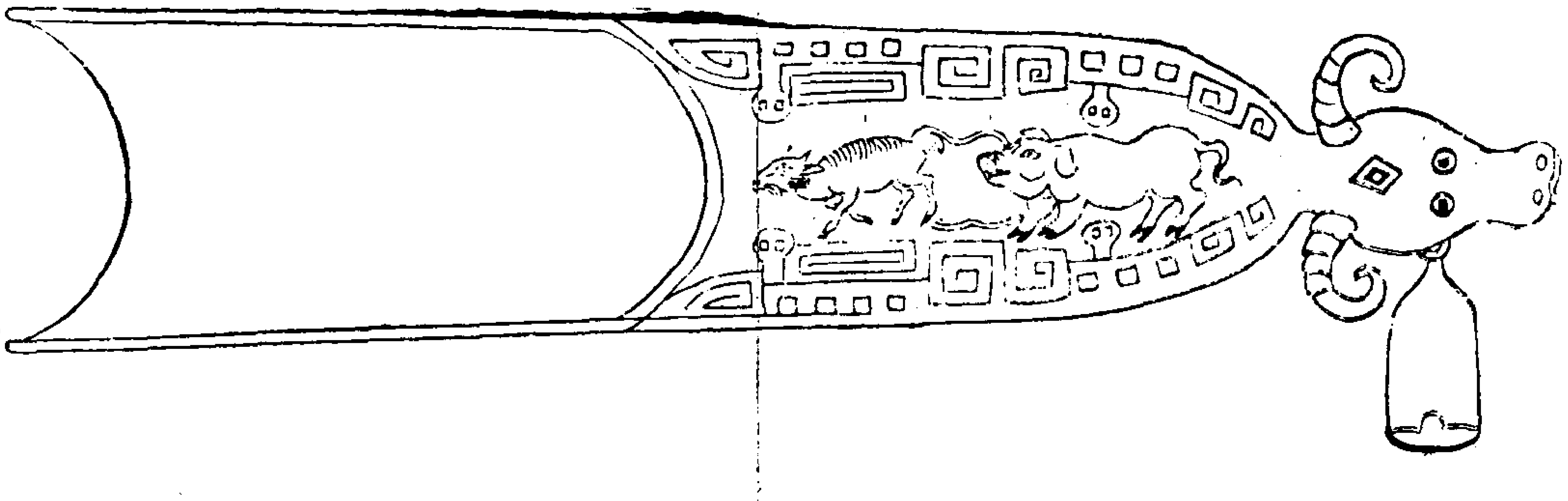
穀之郊祭感生帝者亦得名禘也而周官大司樂注又引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其言與禮記注違異疑有脫誤郊特牲正義述王肅難鄭數事但舉以大傳之禘施之於郊而不舉以禘所自出施之於圜丘則周官注殆失其舊與漢書韋玄成傳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稱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所偁祭義之文與喪服小記同謂禘爲祭天鄭說實出於此荀子禮論大戴記禮三本皆曰王者天太祖蓋周秦先師相傳古義不可廢也五經異義

曰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鄭駁曰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耶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已子况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此鄭發明感生之義也案毛詩生民曰履帝武敏歆箋曰帝上帝也是與上帝不寍上帝居歆偁名無二同謂天帝魯頌閟宮曰上帝是依箋曰依依其身也經言后稷感生之事昭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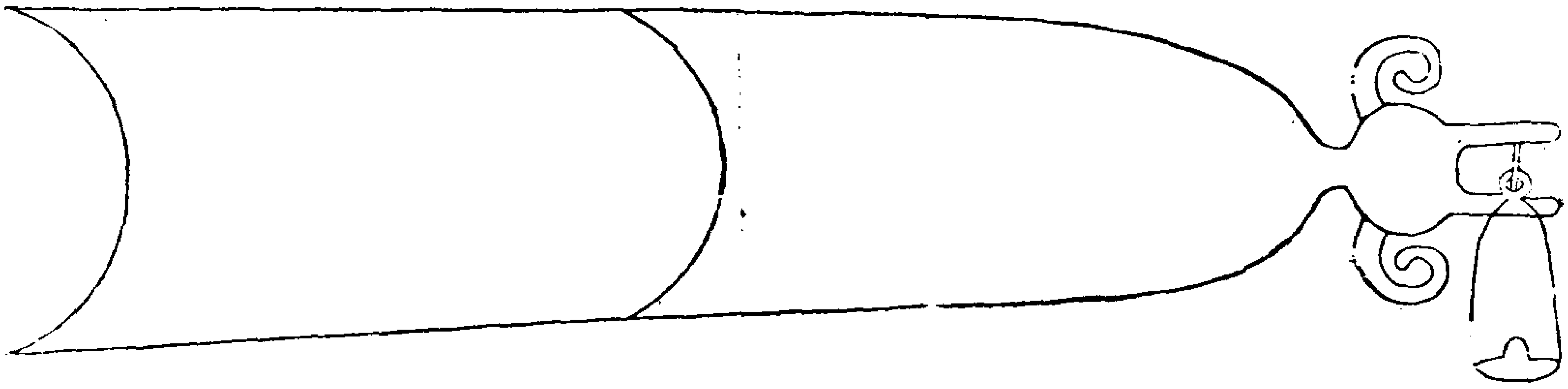
自河圖尚書中候稷起苗與及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史記周本紀司馬遷說三代世表褚先生說皆本之經非有誣妄鄭學之徒王基馬昭孫毓張融等反覆推明咸得厥指且周人立閟宮以祀姜嫄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舊典無文猶刱舉之而不爲異南郊之祀感生帝又何多恠或曰前乎周人有諸乎曰禮記月令注以伏羲爲蒼精之君正義曰傳言母華胥履大人之跡生伏羲於成紀則其感生之帝亦靈威仰也易曰帝出乎震此之謂也禮記大傳正義曰師說引河圖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

之子周𤯍帝之子毛詩商頌序長發大禘也箋曰大禘郊祭天也引禮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證之其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箋曰帝黑帝也正義曰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此商祭感生帝之驗也

古銅柶圖裏



古鉶柶圖　表



古鉶柶圖說

右銅器以建初慮傂尺校之長尺有一寸五分擴長五寸一分强博二寸五分深八分柄長四寸五分厚一分强銳其端柄之兩旁爲雷回紋中央立羊一立豕一皆向擴其端之外爲牛首仰而迤高二寸豕大於羊牛首又倍之牛領下有梁繫小鈴圜二寸一分并紐徑一寸四分金石書皆不載是物攷之禮經所謂柶是也鄭君儀禮士冠禮注云柶狀如匕是柶與匕二物說文解字云柶匕也周官玉府鄭注云角柶角匕也葢二物亦通名聶司業三禮圖引舊圖云疏匕長二尺四寸葉長八

寸博三寸柶長尺擴博三寸曲柄長六寸漆赤中及柄端二器長短異矣禮記喪大記孔氏正義云柄長六寸兩頭屈曲此用以楔齒故短梁阮二氏舊圖柶爲勺形聶氏因之案有司徹鄭注云疏匕挑匕狀如飯操（操聶氏三禮圖作桒音鍪）柶既如匕何以匕直而柶曲今此器體直而柄端少曲實與匕近非勺形孔氏兩頭屈曲之說亦失之柶施於醴亦施於鉶醴有糟鉶有菜故以柶扱之士冠士昏醴柶皆用角士喪醴柶用木楔齒用角柶而公食大夫少牢饋食鉶柶不言其材陳博士禮書疑亦角爲之案柶字从木而禮有角柶取其滑也今此器乃銅葢

賓祭與冠昏喪異宜。且天子諸侯與大夫士異制。如鐙从金。卽金豆。而爾雅瓦豆謂之登。檲本从木。而後世以瓦。故从缶作㽅。簠簋本从竹。而所傳叔郭父簠伯考父簋宋公寶簋。皆以銅爲之。此其證也。禮器鬱勺爲龍頭。疏七柄刻畫雲氣。柶之飾。未聞。古者鼎彝敦盤之屬。多以三物爲飾。少牢饋食禮鄭注云。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此器刻三牲。蓋公食大夫之鉶柶也。易言之。士冠禮賓醴冠者。士昏禮女父醴使者。舅姑醴婦。聘禮主君禮賓。授醴者皆加柶。受醴者皆以柶祭醴三。坐啐醴建柶。興。建士冠禮作捷音義捷又作插又作扱士冠禮注醴賓不用柶泲其醴案經無禮不用柶之文鄭依內則

言之似未確祭醴三者。士昏記所謂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聘禮記亦云然醴柶不必飾三牲。則此器於祭醴無施也。士虞禮曰。祭鉶嘗鉶。士虞記曰。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少牢饋食禮曰。上佐食羞兩鉶。羊鉶豕鉶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有司徹曰。尸坐。以羊鉶之柶。祭羊鉶。遂以挹豕鉶。挹石經作扱祭于豆祭。案祭鉶在饋孰時。尸隋祭而未飯。主人羞所俎之後。然宗廟之事。鉶各有柶。不宜一器而飾三牲。則此器於饋食之祭。亦無施也。惟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賓捝手。扱上

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祭。案凡祭皆於籩豆之間。或上豆之間。此獨言上鉶之間。賈氏疏謂著其異於餘者是也。公食大夫記曰。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公食大夫有四鉶。牛二。羊一。豕一。上鉶者。牛鉶也。辯擩則及羊鉶豕鉶。鉶有四。而扱上鉶。辯擩。惟有一柶。賈氏疏謂優賓。故用一柶而已。少牢二鉶。祭神。故宜各有柶。是也。一柶而施於四鉶。故此器柄端三牲之飾。所以尚象。則宜斷爲公食大夫祭鉶之器。柄端牛領有鈴。猶刀之有鸞。義貴聲和。鉶羹以和五味爲美。故扱鉶之器取焉。聶氏云。鉶柶亦宜如疏匕。淺升爲之方。得扱鉶芼之滑。以

祭醴柶葉又淺於鉶柶。今此器柄葉長短與聶圖相近。而深不及寸。則鉶柶亦淺矣。授柶之法。有面葉。有面枋儀禮古文葉爲擖今文枋爲柄擖卽擸字士冠士昏贊者酌醴。皆面葉。賓與主人受醴。皆面枋。聘禮宰夫與公授醴。皆面枋。賓啐醴則尙擸祭鉶。則少牢饋食之尸。公食大夫之賓。皆自取柶。蓋禮遠者授。近者不授也。公食大夫禮賓祭黍稷祭肺祭庶羞之大皆贊者授之祭豆以柶祭鉶祭飲酒祭粱稻皆自取之少牢饋食禮尸祭黍稷祭牢肺祭牢幹祭魚祭腊肩祭牢骼祭牢肩皆上佐食授之舉之祭豆以柶祭鉶皆自取之禮家不得古人之象。名存而實亡。董彥遠謂漢世古器未出。宜不得考其制。自韋昭之解方鼎。劉杳之釋犧尊。尚未能盡合於古。況他人乎

得此乃見三代法物之遺可補禮注之闕而訂舊圖之誤 巡撫蕭山王公出以示壽祺命攷之謹據禮經爲圖說以復如此

饗禮攷

周禮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又曰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鄭康成注曰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爲介時也

春秋左氏傳宣公十六年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杜預注曰烝升也升殽於俎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恭儉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孔穎達正義曰折俎即殽烝是也言諸侯親來則爲之設享又設宴享用體薦宴有折俎若使卿來雖爲設享仍用公之燕法亦用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　周語王召士季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奬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　又曰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脩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淨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

第1175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25　岀反夂

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韋昭注曰全烝全升牲體而升之也凡郊禘皆血腥也王天子公諸侯也禮之立成者爲飫房大俎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殽烝升體解節折之俎謂之折俎也又曰籩竹器容四升其實棗栗糗餌之屬簠簋黍稷之器犧犧尊飾以犧象象尊以象骨爲之飾尊彝皆受酒之器俎設於左牛豕爲一列魚腊腸胃爲二列膚特於東巾冪所以覆尊彝袚除猶掃除也加豆謂既食之後所加之豆也其實芹菹菟醢之屬酬報也聘有酬賓束帛之禮其宴束帛爲好謂之宴貨

杜佑通典曰周制諸侯遣使聘天子皆以卿爲使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行聘明日饗幣於公卿然後受饗受燕而還

壽祺謹案饗禮久亡經典閒言大饗而諸侯卿大夫士相爲國客之禮皆不備乾隆中秀水諸侍讀錦作補饗禮條理猶疏今以經傳參校之

周禮大宗伯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鄭注賓客謂朝聘者賈疏曰此饗燕謂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烹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算爵以醉爲度行之在寢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者儀禮聘禮曰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於朝上介壹食壹饗鄭注饗謂烹大牢以飲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饗食賓介從饗獻矣復特獻之客之也據此注則聘賓再饗聘介壹饗王禮與侯禮宜同禮記聘義大戴禮朝事儀皆云壹食再饗燕與時賜所以厚重禮也賈疏謂聘客皆一饗失之此食饗之數可攷者也

周禮大行人凡大國之孤其他皆眡小國之君鄭注曰

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閒擯者將幣祼酢饗食之數周禮又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鄭注曰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閒其餘則自以其爵賈疏曰卿自各下其君二等若公之卿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也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牢禮之等又降殺於大夫周禮司儀曰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鄭注曰爵卿也大夫也士也上下猶豐殺也賈疏曰爵尊者禮豐爵卑者禮殺以二等爲豐殺也據此數文是諸

侯之臣入天子之國天子待之之禮皆從其爵爲之等數卿下其君二等大夫下卿士下大夫降殺以兩差爲三等掌客凡諸侯之禮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鄭注以爲此衆臣從賓者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此降小禮豐大禮也（賈疏小禮謂飧大禮謂饔餼卿五牢了明卿與君等是豐大禮也）以此注推之卿饔餼五牢與小國君同則饗食亦然公之卿當饗禮五獻食禮五舉侯伯卿當饗禮三獻食禮三舉左氏昭公元年傳鄭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杜注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是也

此飲獻之數可攷者也

周禮公之卿下其君二等以七爲節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而大國之孤其他皆眡小國之君以五爲節參差若此者鄭志荅趙商問孤五而卿七曰卿奉君命故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據鄭志是大國之孤饗食當與卿同此孤卿之等可攷者也

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孔氏正義引周禮大司馬饗食羞牲魚爲證考周禮大司馬乃王饗諸侯之禮饗客盖小司馬爲之所謂掌事如大司馬之灋是也此置俎之官可攷者也

左氏宣十六年傳言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孔氏正義謂諸侯使卿來設享仍用燕法此饗客之法可攷者也

國語言有百籩簠簋犧象尊彝鼎俎巾幂又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此饗客之物可攷者也

以上皆諸侍讀之書未及析言者然覈左氏內外傳燕禮聘禮公食大夫禮約畧得其數法可補禮經之闕

九拜攷

周禮九拜之目自杜子春鄭大夫二鄭司農而後賈公彥孔冲遠陳用之顧亭林閻百詩毛大可惠仲孺江愼修方靈皋秦文恭段若膺諸家各有論說而皆未能盡協淩仲子最後出核矣然亦不無小疵攷周禮大祝上文辨六號辨九祭與此辨九拜相連類敘而總之曰以享右祭祀是九拜皆主祭祀而言賈疏謂九拜不專爲祭祀祭祀事重故舉而言之是也今據禮經少牢饋食有司徹特牲饋食士虞士喪既夕諸篇證之雖言祭祀而覲聘燕射公食大夫冠昏喪鄉相見統諸此矣稽首

頓首空首三者皆吉禮祭祀之拜也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皆喪禮祭事之拜也奇拜褒拜肅拜禮之殺也九者包上下貤吉凶兼男女無不取法於是焉

一曰稽首鄭注云稽首拜頭至地也說文擽首至地也從手𠦬𠦬音忽拜楊雄說拜從兩手下𢴲古文拜䭬下首也段君經改下首爲䭬首非見古文䭬首如此賈疏云稽稽留之字頭至地多時則爲稽首也又云稽首臣拜君法壽祺按疏語未備稽首凡拜神拜尸皆然鄭注以此屬褒拜不屬之稽首未核少牢饋食曰祝酌奠主人西向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主人又再拜稽首特牲饋食曰祝洗奠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此拜神也少牢饋食曰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受黍特牲饋食曰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此拜尸卽拜神也士虞禮曰祝奠觶于鉶南主人再拜稽首又曰祭于苴主人再拜稽首此亦拜神也惟以神事尸故皆再拜稽首也

二曰頓首鄭注云頓首拜頭叩地也說文頓下首也壽祺按左氏僖五年傳孔疏云頓首頭不至地暫一叩之而已禮記檀弓疏引鄭曰頭叩地不停留也此平敵以下拜也說文及鄭周禮注解頓首疑與稽首無別禮記

疏引鄭注多不停留也四字較明左傳疏言頭不至地尤確賈疏謂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卽舉非也賈疏又引哀十七年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如是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諸侯相於大夫之臣及凡相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淩氏禮經釋例云凡禮相敵之拜皆頓首經不云頓首者文不具也案九拜惟稽首見經頓首吉拜凶拜肅拜見傳記餘皆不具若左傳文七年晉穆嬴頓首於趙宣子則小君於其臣且婦人也禮不應頓首定四年楚申包胥

九頓首而坐頓首並一拜再拜無九頓首者皆禮之變
故傳特書以別之淩說是也
三曰空首鄭注云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賈疏云
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檀弓疏云其敵者既用頓首故
知不敵者用空首壽祺按凡拜皆以手爲容頭至手故
謂之拜手臣於君拜手則必稽首如尚書臯陶拜手稽
首周公拜手稽首是也君於臣拜手而已經言拜手不
言空首故鄭注以空首卽拜手尚書太甲中疏云君於
臣可空首其有敬事亦稽首故太誓太子發於周公拜
手稽首雒誥成王於周公拜手稽首兩相尊敬故皆稽

首壽祺按太子發成王二事而外他無是儀是以經特
著之以經言太子發成王拜手稽首爲特尊敬周公故
知諸言君拜其臣皆拜手也一曰空首謂席上拜也少
牢饋食曰主人獻祝拜于席上坐受又曰主婦拜獻尸
尸拜于筵上受又曰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東楹東北
面答拜鄭注云賓拜于東楹以主人拜受于席就之有
司徹曰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洗升酌降長拜受
于其位此皆席上之拜也席上追狹不能頓首叩地故
惟空首也
四曰振動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

慟壽祺按此卽拜稽顙成踊也禮記檀弓曰拜稽顙哀
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問喪曰稽顙觸地無容凡
喪之祭有踊無拜蓋以踊爲拜也　或踊而拜或拜
而踊或拜而稽顙非振慟而何士虞禮曰宗人告事畢
賓出主人送拜稽顙又曰獻畢未徹乃餞賓出主人送
拜稽顙又曰乃奠丈夫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既夕
曰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主人踊無算降拜賓卽位
踊又曰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此喪事之祭也踊也
拜稽顙也皆振慟之狀也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
首至地曰稽顙與鄭注小異段君云其言淺深之度詞

略異而意實同也
五曰吉拜六曰凶拜惠氏云皆喪拜也喪有吉凶拜亦如
之有兩說一小功以下爲吉大功以上爲凶其拜也以吉
凶分左右鄭注禮記奔喪引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
尚左手注云尚左手吉拜也吉喪故吉拜孔子有姊之
喪拱而尚右則大功以上皆凶拜矣奔喪禮曰聞遠兄
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注
云小功緦麻不稅者雖不服猶袒免則小功以下皆吉
拜也一齊衰不杖以下爲吉齊喪以上爲凶其拜也皆
稽顙以吉凶分先後雜記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

年之喪以吉拜鄭注云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
顙曰吉拜鄭注周禮曰拜而後稽顙此殷之凶拜周以
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
者注檀弓曰稽顙而後拜此周之喪拜也凌氏曰考之
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
周禮與鄭以爲殷之喪拜似與經未合也段君云鄭言
殷喪禮周喪禮未知所據檀弓記晉文公事云稽顙而
不拜國語云拜而不稽首是檀弓未可爲先稽顙後拜
之證竊意拜後稽顙自是周禮孔子曰稽顙而後拜頎
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則謂稽顙後拜爲殷

禮似近之壽祺謂吉拜凶拜施於喪事之祭則士虞主
人及祝拜妥尸亦吉拜也主人酳尸尸拜主人北面答
拜亦凶拜也鄭注云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下疏云
吉祭時主人西面故上注云北面以酳酢變吉也是也
七曰奇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段君云凡禮經言
拜不言再拜者皆謂一拜也凌氏云奇拜頓首空首皆
有之鄉飲所謂一拜者即頓首之奇拜也燕大射所謂
公答一拜者即空首之奇拜也壽祺按少牢饋食曰主
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
皆拜主人答一拜鄭注云答一拜略也疏云四餕皆拜

主人總答一拜故云略也有司徹曰主人拜衆賓于門
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答一拜鄭注云衆賓一拜賤
也此皆祀事之奇拜也或曰奇特也士喪禮曰大夫特
拜士旅之又曰凡異爵者拜諸其位鄭注云就其位特
拜也疏云特拜一一拜諸其位也喪大記曰夫人特拜
命婦汎拜衆賓於堂上是故謂之奇拜也
八曰褒拜鄭大夫云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案樂記
禮有報而樂有反鄭注云報讀爲褒褒報古通凌氏
云凡再拜謂之褒拜段君云褒大也有所多大也褒拜
謂再拜以上也凡禮經言三拜及左傳或言三拜或言

三拜稽首皆是也以上段氏說或曰褒進也進而有加也鄭
注云褒拜拜神與尸也考少牢饋食曰尸醋主人主人
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此所謂俠拜也鄭
注云主人受酢酒俠爵拜爵彌尊尸也此有加進之義
故謂之褒拜也壽祺按奇拜者拜而無答拜也少牢饋
食曰宿尸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又曰
尸不飯告飽主人不言拜侑又曰尸出主人送于廟門
之外拜尸不顧凡送賓皆不顧又曰尸醋主人拜受爵尸答拜
主人西面奠爵又拜此皆主人拜而尸不答拜所謂奇
拜也又凡君於士不答拜聘使君若迎拜不敢答拜喪

賓不答拜爲人使不答拜見曲禮經注及聘禮送賓門外不答拜亦奇拜也褒拜者答拜而有備有略也少牢饋食曰養者皆拜主人答一拜又主人拜衆賓於門東三拜衆賓皆答一拜所謂略也特牲饋食曰衆賓升拜受爵主人備答拜焉所謂備也然則奇拜褒拜以不答拜與答拜別不專以一拜再拜三拜別也

九曰肅拜先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從者賈疏云肅拜最輕惟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壽祺按說文撎舉首下手也首字本亦誤作手據左傳疏成十六年釋文引字林改之鄉飲酒禮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注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疏云厭或作撎古字義通段君以爲傳所謂肅者今人長揖也郤至之肅與禮之肅拜有跪不跪之殊肅拜者跪而舉頭下手也揖者立而舉頭推手也肅者立而低頭下手如今人之揖也司農稱左傳證周禮失之以上段氏說　然禮婦人之拜皆與男子之拜皆坐特牲少牢有司徹丈夫之拜皆坐而奠爵然後拜士昏禮姑婦皆與拜特牲饋食禮主婦自酢左執爵拜有司徹主婦授尸酢立卒爵執爵拜注云執爵拜變於男子也是婦人肅拜皆不跪也男子肅拜亦如之宋王

貽孫謂婦人不跪始於武后固誤見困學紀聞　段君謂肅拜有跪亦非也少儀曰婦人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鄭注云肅拜拜不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是肅拜之法也士昏禮曰婦拜扱地是婦人手拜之法也九拜專主祭祀而該上下包吉凶兼男女是大祝所以辨也

杜子春謂奇拜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案此引漢制以況周禮恐古無是儀經傳未有及之者也鄭大夫讀動爲董讀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兩手相擊近於古之抃舞非拜也先鄭以褒拜今時持節拜亦於古無徵後鄭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引書曰王動色變此古文太誓之詞然無涉於拜也陳用之言頓首首頓於手而已空首首不至於手空其首而已皆非也顧亭林引李陵報蘇武書稱頓首此書晉人贋作顧援以證經陋矣閻百詩以褒拜爲今之兩揖再拜稽首爲頭一至地以論語所謂拜止是揖所謂揖皆今之拱手即周官之肅拜以孟子之稽首再拜而不受爲用凶拜其舛謬最甚惠仲孺謂稽首頓首皆頭至手而不至地以拜手爲手在地首在手以空首猶稽首降拜降拜故謂之空以振動爲舞蹈皆

誤江慎修以頓首不常用惟有急求人乃用之亦俗解
豈爲急求於人而設乎方靈皐以振動如聘禮賓入
門公再拜賓辟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其時必振動
以示不敢答拜而震慴不甯更甚於答拜秦文恭五禮通考
以吉拜凶拜爲稽首之差與皆臆説也段君以頓首與
稽顙爲一謂頓首未有不用於凶者則太劇而駭人又
以振動爲有不必拜手而拜手者有不必稽首而稽首
者有不必頓首而頓首者皆謂之振動以凶拜即拜稽
顙之先後與其自言頓首重複以單言拜爲空首亦不
確段所引文三年魯公降拜襄四年穆叔三拜昭九年

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昭十六年子產拜使五卿皆
拜此皆因事而拜自降拜外率亦常事不足爲振動也
又引稽首十四事雖併非常之舉然未有戰栗非常之
容也又以宿尸之再拜稽首爲振動失之
經傳中又有拜之異者穆天子傳許男降再拜空首此
宜稽首而曰空首恐穆傳僞書不足據也檀弓公子重
耳稽顙而不拜以不爲後也禮拜賓必喪主不爲後則
不爲喪主也左氏昭三十五年季孫意如稽顙於叔孫
昭子此亦稽顙而不拜以逐君自表其哀戚也昭八年
陳無宇稽顙於欒施以僞助欒氏故自貶也吳語諸稽
郢行成於吳曰頓顙于邊以有求於大國也公羊昭二
十五年子家羈再拜顙于齊侯以失國故自表其哀戚
如有重喪也此即稽顙之拜也何休曰顙者猶今叩頭
鄭注周禮以頓首爲頭叩地似未審矣道光九年己丑
孟冬與樅兒譚經義因共討論之如此樅兒別有九拜
辨一篇解空首爲席上之拜甚精

大小戴禮記攷

劉向別錄古文記二百四篇見經典釋文序錄　漢書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

漢書藝文志禮家記百三十一篇班固本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景十三王傳曰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又曰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經典釋文序錄引鄭君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又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壽祺案孔壁所得書魯恭王傳僅言數十篇知非全書藝文志依七畧著錄記百三十一篇葢河間獻王所得者故六藝論兼舉之百三十一篇之記合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凡二百十五篇並見藝文志而別錄言二百四篇未知所除何篇疑樂記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記中說見後除之故爲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記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大戴禮記所載七篇爲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不著孔子三朝記之名　隋志言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

記孔子三朝記王氏史氏記樂記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減少一篇與別錄藝文志不符失之然百三十一篇之記第之者劉向得之者獻王而輯之者葢叔孫通也魏張揖上廣雅表曰周公著爾雅一篇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通撰輯禮記此其顯證稚讓之言必有所據爾雅爲通所採當在大戴記中武進臧庸曰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親屬記見爾雅釋親孟子帝館甥于貳室趙岐注引禮記亦釋親文風俗通聲音篇引禮樂記乃釋樂文公羊宣十二年注引禮乃釋水文則禮記中有爾雅之文矣通本秦博士親見古籍嘗作漢儀十二篇及漢禮器制度而禮記乃先秦舊書聖人及七十子微言大義賴通以不墜功亞河間漢志禮家闕其書且沒其名何也隋書經籍志大戴禮記戴德撰小戴禮記戴聖撰此題亦誤

大戴記八十五篇　小戴記四十九篇

禮記正義引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壽祺案二戴所傳記漢志不別出以其具於百三十一篇記中也樂記正義引別錄有禮記四十九篇此卽小戴所傳則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葢別錄兼載諸家之本視漢志爲詳矣經典釋文序錄引陳邵晉司空長史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

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畧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邵言微誤隋書經籍志因傅會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爲四十九篇休寧戴東原辨之曰孔穎達義疏於樂記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橋玄傳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說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劉橋所見篇數已爲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學於融其六藝論亦但曰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作隋書者徒謂大戴闕篇即小戴所錄而尙多三篇遂聊歸之融耳壽祺案橋仁師小戴後漢書謂從同郡戴德學亦誤又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然則褒所受於慶普之禮記亦四十九篇也二戴慶氏皆后倉弟子惡得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耶釋文序錄云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然則謂馬融足三篇者妄矣

大小戴記並在記百三十一篇中

錢詹事大昕漢書考異云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篇之數壽祺案今二戴記有投壺哀公問兩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見小戴祭義諸侯釁廟篇見小戴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小戴聘義本事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制節見小戴喪服四制其它篇目尙多同者漢書王式傳稱驪駒之歌在曲禮服虔注云在大戴禮五經異義引大戴禮器毛詩豳譜正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補大戴禮祭法又漢書韋元成傳引祭義白虎通明系篇引祭義曾子問情性篇引閒傳崩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檀弓其文往往爲小戴記所無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如投壺釁廟之互存而各有詳畧乎大戴記亡篇四十七唐人所見已然白虎通引禮謚法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五帝記少牢饋食禮注引禘于太廟禮疏云大戴禮文周禮注引王霸記明堂月令論引佀穆篇風俗通引號謚記論衡引瑞命篇毛詩靈臺正義引政穆篇即佀穆篇彼汾正義引大戴禮辨名記即別名記文選注引禮瑞命記即瑞命篇皆大戴逸篇其他與小戴出入者畧可舉數豈能彼此相足篇謂二戴於百三十一篇之記各以意斷取異同參差不必此之所棄即彼之所錄也

王制月令樂記非秦漢之書

儒者每言王制漢博士作月令呂不韋作或又疑樂記
出河間獻王皆非事實也禮記王制正義引盧植云漢
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書（經典釋文引同）攷盧氏說出史
記封禪書封禪書曰文帝召魯人公孫臣拜爲博士與
諸生草改厤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
謀議巡守封禪事然今王制無一語及封禪言巡守者
特一端耳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云文帝所造
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參檢絕不相合（鄭君三禮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則博士所作王制或
在藝文志禮家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中非禮記之王

制也鄭君駁五經異義云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
先王之事答臨孝存周禮難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
之作復在其後斯言得之月令正義引鄭目錄云月令
者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抄合之
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詩祺案正義云賈
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焉後漢書
魯恭傳恭議曰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蔡
邕明堂月令論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
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
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

云淮南皆非也隋書牛宏傳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肅
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魏鄭公諫
錄月令起於上古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
代也此則禮記月令非呂不韋著審矣唐書大衍厤議
云七十二候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
之次則同僧一行親見周書月令有七十二候則與禮
記月令無異益信蔡邕之言不妄也鄭君以爲禮家抄
合殆失之又鄭謂三王官無太尉秦官則有以此斷月
令爲呂氏書案月令命太尉呂覽尉作封然則禮記亦
當本作命大封卽易通卦驗所謂夏至景風至拜大將

封有功之義（見太平御覽引）其作太尉者淮南時則依漢制改
而禮家從之非其舊也論語集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
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
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牛宏引周書月令
論明堂之制殿垣方在內水周於外水內徑三百步孔
氏尚書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與漢書律志載
劉歆三統厤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適合粵曰古
通月采卽月令之譌也是自漢迄唐諸儒及見周書月
令篇而所引有出於十二月紀之外者則禮記所未取
也樂記者藝文志云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

諸子言樂事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而班志兩載其書曰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案漢書食貨志王莽下詔曰樂語有五均鄧展注曰樂記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而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白虎通禮樂篇亦屢引樂元語此即獻王所傳樂記二十四篇之一篇也三禮目錄於禮記樂記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謂屬二十三篇之樂記也

禮記正義云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案別錄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矣正義言如此則今禮記中之樂記非王禹樂記甚審史記正義云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此言必本之別錄七畧樂記出公孫尼子而有竇公篇者竇公本魏文侯樂人年百八十歲至漢文帝時猶存此篇或載其在文侯時論樂事也別錄於二百四篇僴爲古文記漢書河間獻王傳魯恭王傳兩稱禮記皆統以古文魯恭王傳又特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間獻王傳且明言七十子之徒所論是惡得有秦漢作者之文廁其間邪後儒動訾禮記雜出漢儒不攷甚矣

夏小正考

宋傅崧卿序夏小正謂隋志有夏小正一卷漢唐志旣錄戴氏禮此書宜不別見意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離析篇目而爲此壽祺竊不謂然史記五帝本紀云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夏本紀云學者多傳夏小正此三篇皆在百三十一篇記中太史公時二戴未出於五帝德帝繫姓云或不傳而於夏小正云學者多傳則當時此篇顯有專行者如士禮十七篇傳自高堂生而喪服一篇漢以來諸儒多爲注解別行於世見隋經籍志戴德先有喪服變除見通典禮

四十一是其證也崧卿又謂小正之傳戴德所撰案鄭君六藝論云戴德傳禮八十五篇言傳則述而不作夏小正有傳殆如喪服有子夏傳由來久矣爾雅釋蟲郭注引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采具又引傳螗蜩者蝘邵編脩晉涵爾雅正義云夏小正舊不分經傳郭注釋艸引夏小正曰蒿也者莎隨媞者其實亦不稱爲傳此云夏小正傳是晉初卽有分經傳者傅崧卿本分析經傳本於郭氏邵氏言如此今攷吳陸機毛詩義疏引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遊胡遊胡旁勃也見左傳隱三年正義則三國時有傳名也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大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候王事之次今夏小正傳無此文蓋傳本異則漢時已有傳名也鄭康成月令注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九月當爲八月）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鄭君亦以經與傳說兩分之不始於璞明甚

齊詩

王應麟詩攷捜輯魯齊韓三家詩用志良善惟誤採董逌齊詩故信以爲眞則非也齊詩亡於魏惟王吉匡衡翼奉諸人傳齊詩見漢書本傳奏疏所引者可據外如地理志齊地條云詩風齊國是也臨淄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師古曰齊國營詩之詞也毛詩作還齊詩作營按班固所云齊詩者謂齊國之詩與上文稱豳詩秦詩邶詩唐詩鄭詩陳詩爲一例非謂齊轅固生所傳也小顏於此及下引自杜沮漆皆指稱齊詩不知何據然觀蓺文志云魯最爲近之又班固撰白虎通用魯說則漢書所引恐是魯詩固之伯祖伯少受詩於師丹語說有法師丹爲匡衡弟子傳齊詩固或世其家學釋文還韓詩作嫙則作營者必齊魯之說也又引說文云猶山在齊崔集注本作嶩崔本與漢志合然陸德明亦不能定其爲齊爲魯小顏何以知齊詩作營也小顏於地理志郁夷下引韓詩而韓詩實不作郁夷其言多舛謬不足信

詩有六情五際解

漢書翼奉傳奉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天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很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又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孟康注引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壽祺案奉治齊詩兩舉師說六情五際皆齊詩說孟康引詩內傳者齊詩內傳文也太平御覽引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宋均注曰六情即六義也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翼奉傳攷之則宋均之釋六情非齊詩本義也（毛詩大序正義釋六情據翼奉說）應劭注漢書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釋五際亦非齊詩本義也後漢書郎顗傳引詩汎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李賢引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

戌亥之間乾所據者毛詩大序正義引詩緯汎歷樞以釋五際云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然齊詩五際並數戌而詩疏不及之亦非據郎顗傳注戌亥皆爲天門亥爲革命當一際則出入候聽宜以戌當一際矣太平御覽引詩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宋均注曰集微揆著若縣縣瓜瓞人之初生揆其始是必將至著有天子也此齊詩五際之義也文選文賦注引春秋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宋均注申申公也壽祺

謂申公之學爲魯詩五際六情之說出齊詩與申公無涉或云絕於申者絕於魯也絕於魯者蓋尊齊而絀魯之辭也詩緯言陰陽術數與齊詩相傳疑魯齊弟子有互爲是非者故詩緯之言如此此說未當攷毛詩采薇正義引汎歷樞云陽生酉仲陰生戌仲絕於申者謂五際之道陽氣至申而絕至酉始生也宋均注誤解耳

魯有文王廟說

左氏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杜預注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或疑魯立文王廟經無明文今詳左氏此傳以周廟與周公之廟對舉非文王廟而何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卒後成王開金縢書於是乃命魯得郊祭文王然則魯立文王廟在魯公伯禽時薛尚功鐘鼎款識周罍有魯公鼎銘曰鹵公作文王尊彝鹵古文魯字鼎者宗廟彝罍故亦可爲尊彝此魯公祭文王廟之驗也禮記郊特牲鄭注魯以

周公之故立文王廟正義引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許愼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鄭氏無駁與許同杜注左氏實本諸此壽祺謂魯祭文王猶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左氏文三年傳左氏昭十八年傳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杜注周廟厲王廟也哀二年蒯聵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似衛亦得祭文王周禮夏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注王所不與謂同姓有先王之廟疏云畿外同姓諸侯魯衛之屬是也此皆經

典明證竹書紀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案紀年成王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豐則此非周文公廟矣徐文靖竹書統箋以爲周公亶父周公季歷之廟大繆魯安得更有亶父季歷之廟乎紀年文當作周廟公字誤衍或不學者所加辥尚功釋魯公鼎爲周公作祭文王之器亦誤

過位升堂解

論語鄉黨篇記入公門訖復其位踧踖如也又次君召使擯章之後執圭章之前此謂將聘圖事之禮也公門據己國過位謂路門內臣之朝位升堂謂與君圖事於堂也何以明之曲禮曰下卿位鄭氏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氏正義曰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壽祺謹案正義引注者鄭氏論語注文尒疋釋宮曰門屏之間謂之宁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說文弟八人篇位解曰列

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从人立鄭據古訓釋過位之位爲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至精不可易也所以知在路門內者燕禮大射儀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公降立阼階東南南鄉揖卿大夫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賈氏燕禮疏曰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此是擬君揖位君爾之始就庭位是路門內有此面位也覲曲禮下卿位知君出入過之猶敬而况臣乎所以知此經過位升堂爲圖事時者聘禮君與卿圖事鄭注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疏以爲在路門外正朝江處士永鄉黨圖考以爲下經既受行出遂見

享問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密艸剏未知所之遠近則圖事命使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鄭注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嚮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士相見禮又曰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鄭注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賈疏曰亦謂及燕及圖事之法疏又曰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聘禮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有此面位無常法

也案疏偁聘禮云者約鄭聘禮注文偁鄉黨云者約鄭論語鄉黨注文是鄭以圖事解鄉黨與聘禮合也圖事之法面位無常故有過位之事過位則圖事於庭也(有圖事故曰其言似不足)升堂則圖事於堂也聘禮又曰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鄭注反位也此論語復其位之事士相見禮疏曰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論語是孔子行事而云趨進翼如也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訖降堂向時揖處至君前橫過向門特加肅敬此賈氏本鄭義說論語出降階趨進之事也然則過位升堂皆爲將聘圖事故下章承之遂言行聘執圭之儀服度

左氏傳解誼所謂孔氏聘辭卽此類矣或見聘禮記注引孔子之升堂至沒階趨進翼如也上下又引孔子之於執圭孔子於享禮爲證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其文亦與鄉黨合因以論語入公門訖復其位爲卽行聘時事然公門之名非所施於它國聘禮賓入由大門而廟門非路門且入門左非門右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則無事位惟私覿入門右於此豫見則移其事次執圭升西楹西則未暇攝齊義皆不與鄉黨相應聘禮注錯引此經乃舉事以見例不得溷而一之學者分鄭論語本注爲宗可也

紺緅紅紫解

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皇邢兩疏皆不能辨朱子集注因之婺源江氏愼修始正其失云齊時服元冠元端而孔云齊服是誤以紺爲元矣練衣本以一染之縓爲緣而孔云練服是誤以縓爲緅矣紺緅皆赤黑之間色不以者謂其非正色也自是說論語者多從江氏然察之則殊不然考工記五入爲緅爾疋一染謂之縓檀弓

練練衣黃裏縓緣孔豈不讀考工記檀弓爾疋而誤以縓爲緅乎邢昺疏亦疑孔云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云三年練以緅飾衣似讀緅爲縓殊不知孔氏本經必作縓不作緅故有是言孔所傳論語乃古文後來傳寫經注皆誤縓爲緅而非孔誤也江氏謂紺緅皆赤黑之間色亦不確古者衣正色裳間色故士黃裳纁裳雜裳可也間色非不可用士冠禮爵弁鄭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考工記鍾氏鄭注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周禮巾車注雀黑多赤少之色則緅卽爵弁之色何謂間而非正緅爵聲近說文無緅有纔云帛雀頭色一曰微赤色如紺纔淺也讀若讒从糸毚聲然則纔亦緅字也說文無緅孔本論語乃古文亦不當有緅字其本經必作縓無疑矣溧陽周柄中據禮記深衣篇具大父母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謂紺緅非繢又非青素於盡飾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此說是也爾疋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䞓（一作竀見考工記注先鄭引）三染謂之纁考工記無四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其義相同考工記無四入六入之文鄭君約之以朱爲四入元爲六入（見士冠禮注）賈公彥二禮疏並云以纁入黑則爲紺以紺入黑則爲

緅鄭君注云纁再染以黑則爲緅緅復再染以黑乃成緇又謂此同色耳凡元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蓋鄭君據禮推而知之也皇侃論語義疏引鄭君論語注云紺緅紫元之類也紅纁之類也元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是鄭不以紺緅爲間色其言元纁爲祭服紺緅紅紫等其類與孔氏齊服說合可證孔說不誤惟經文緅作縓爲異耳鄭君以紺緅木染紅紫草染不可爲衣飾與褻服者按周禮地官序官掌染草注云染艸藍蒨象斗之屬其下掌染草注云染草茅蒐橐

蘆豕首紫茢之屬疏云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大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其植物宜皁物先鄭以爲皁物柞栗之屬說文栩其實皁一曰樣爾疋釋木栩杼櫟其實梂陸璣毛詩疏云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此木染之證也爾疋釋草藐鼠尾郭注可以染皁蒤虎杖郭注可以染赤茹藘茅蒐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欆烏階郭注可以染皁藐茈草郭注可以染紫一名茈莀說文藍染青草也此草染之證也考工記鍾氏掌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周禮天官染人掌染絲帛凡染

春暴練夏纁元秋染夏鄭注云元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元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是鄭意以祭服宜石染染纁元夏法皆不用草木蓋草木染者可施之他物祭服元纁象天地之色則當用石染貴之也禮記玉藻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左氏哀十七年傳衛渾良夫衷牡紫衣狐裘太子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杜注紫衣狐裘人君之服可見春秋時人君正服多用紫矣紺緅紫類祭服之元紅類祭服之纁然紺緅木染紅紫草染故亦不用爲飾及褻服此鄭義也

洪範惟十有三祀解

漢書律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壄也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年而崩故禮記文王世子

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凡武王在位十一年此古文家說尚書者以十有三祀並文王受命之年數之也尚書大傳曰武王以朝鮮封箕子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今文家說尚書事實雖殊其言十三祀一也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乃還師歸十一年陳師牧壄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其年與漢志不同然周本紀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商郊牧壄則是周之十

二年春矣下言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乃自十二年二月數之亦適合十有三祀也風俗通皇霸篇亦引洪範惟十有三祀與漢志合是漢人相傳尚書舊本古今所同無可疑也近有吳門學究吳飭舟乃妄逞私臆竄古經以爲古篆三月己巳與十有三祀近洪範十有三祀乃三月己巳之誤不知尚書篇首雖有某月某日之書例而洪範一篇漢人相傳至今從無古篆差譌之說何得鑿空怪誕變亂於數千載之後而自矜剏獲也且吳氏不考三統厤法亦知此三月己巳爲武王何年乎欲謂克殷後之二年是歲不得有三月己巳欲謂克殷

之年依三統厤是歲三月二日庚申十一日得有己巳而古文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二日若翌日癸巳三日武王廼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惟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臣庶國祀馘於周廟計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一月癸巳爲周正月三日武王始發丙午逮師逮漢志刻作還誤至二月癸亥爲周二月三日廼至牧壄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戊子師發至戊午三十一日而度孟津牧壄又踰百餘里武王以癸巳始發十四日丙午逮師至癸亥

亦三十一日而至牧壄大兵之歸必當至三月朔後其時告廟獻馘大事未舉若是月十一日己巳距師還僅及數朝倉卒之間豈遑訪道必不然矣尚書大傳與史記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以九年觀兵十一年克殷後二年問箕子徐廣引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似譙周所見史記與漢志合而下文云克殷後二年又與洪範十有三祀之言乖則譙周之言未足據也班固云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此謂其說義多從古文耳至於文字則悉主今文尚書如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是从尚書大傳文

王七年而崩之說也九年觀兵者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武王再朞而觀兵以卜諸侯之心以俟殷紂之改過也十一年伐紂者前此九年孟津之會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伐也故還歸及十一年始伐紂克之也史記周本紀文王受命七年今本譌七爲十張守節正義誤謂當爲九此未知史从尚書傳也尚書傳亦有可證者史記宋微子世家述洪範畢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漢書五行志云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周本紀於牧壄之事下云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乃罷兵西歸封諸侯下又云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此

與尚書傳大意相近今文家說未可非與古文並存可也再考逸周書柔武解曰惟王元祀一月既生魄孔晁注此文王卒之明年春也大武解曰惟王一祀二月此一祀卽元祀王謂武王也小開武解曰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寶典解曰維王三祀唐書引作元祀蓋誤二月丙辰朔酆謀解曰惟王三祀孔晁注此文王受命至此十年也案十年當作十一年蓋字之脫以周書文傳解言文王受命之九年知之也大匡文政解並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此亦自文王受命數之蓋克殷之一年事也觀逸周書此二篇於十有三祀言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

旅之以上東隅用大匡順九則八宅六位孔晁注東隅自殷以東旅謂各使陳其政事也又言管蔡開宗循禁九慝昭九行濟九醜尊九德止九過務九勝傾九戒固九守順九典孔晁注管蔡二叔開其宗族循鎬京之政言從化也是時安民和衆政事具張於是訪道箕子適遘盛事豈非開刱之初雖日不暇給規摹宏遠者乎若夫文王稱王見魯詩及古文尚書說易書春秋緯雖未可信然文王受命則詩書屢言之逸周書明書文王受命之九年此亦一確證也豈得爲誣改元則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春秋列國紀年及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莫不皆然何足爲異觀兵一節宋人亦力辨其虛不知武王既可伐紂何以必不可觀兵豈伐紂爲順天應人而觀兵還歸不遽伐紂轉爲逆天違人乎此等曲說誠不可解學者論古當一掃其謬見迂談勿狃于童而習之之言先入爲主不肯變而服義從善也

孟獻子二士考

劉向新序六刺奢篇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協和惟此二者耳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矣按孟子言獻子有友五人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此所稱顏回茲無靈疑在五人之數新序雜採諸子其言若可信而獻子卒於魯襄公十九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時不相及將毋魯有兩曾參亦有兩顏回與

女吳考

孟子言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注者不詳案說苑十三權謀篇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女見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此說景公涕出而女於吳之事也越絕書卷二外傳記吳地傳齊門云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子爲質子爲造齊門置于水海虛二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吳越春秋卷二闔閭內傳第四吳破楚復謀伐齊齊侯使女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波聘齊女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爲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此皆齊女女吳之證參觀諸書可以得其顛末

雅樂四曲韶武二舞攷
晉書樂志曰魏武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
舊法使創定雅樂又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
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詞及太和中左
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
而聲實異惟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
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
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
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
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

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
荀勗云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乃取鹿鳴舊歌更作
行禮詩四篇壽祺案漢書藝文志樂家有雅歌詩四篇
夔所傳四曲當即此文選注引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
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然則夔所傳四曲亦琴
曲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至魏初猶存鹿鳴至晉初猶
存班固言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記其
鏗鏘鼓舞夔蓋有所受之而宋書樂志載漢大樂食舉
十三曲惟一曰鹿鳴爲古詞則其餘雅歌不盡用也
漢書禮樂志曰高祖廟奏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
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五行舞者本周舞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宋書樂志魏文帝黃初
二年改文始曰大韶舞五行曰大武舞明帝太和初公
卿奏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宜
曰咸熙之舞南齊書樂志晉傅玄六代舞歌有虞韶舞
辭有武舞辭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烈舞
爲武舞宣烈即是古之大武凱容本舜韶舞也宋志又
曰晉武帝太始二年改制郊廟歌其樂舞仍舊九年荀
勗知樂事使郭夏（晉書作郭瓊）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勗及
張華傅玄又各造此舞歌詞晉書樂志曰咸寧元年廟

樂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正德大豫二舞宣武宣文
者宋志魏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晉又改魏昭武舞曰
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案晉志魏武始咸熙章斌三
舞皆執羽籥則宣文舞即武始咸熙咸熙即韶武始即
武也周存六代之樂至秦惟餘韶武而已然歷漢魏晉
初其樂譜皆相承用不造新曲自荀勗等競捌舞詞咸
寧用之而廢宣文韶武遂亡故宋志載晉舞曲獨多宋
之凱容宣烈雖仿韶武而撰立新歌齊志前舞後舞並
錄宋王韶之舊詞則非韶武古樂之遺矣嗚呼惜哉

家語觀周篇辨

禮記樂記正義引馬昭謂家語王肅增加漢書蓺文志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注曰非今所有家語也以今家語爲出王肅手其說始發自馬昭而唐儒孔穎達顏師古從之今學者灼然皆知其僞仁和孫頤穀志祖作家語疏證取家語之文見於周秦兩漢諸子傳記者指摘無遺以著其剽竊之實善矣然孔子家語不知亡於何時它書絕無徵引其與肅所撰異同若何自來無有能辨之者余讀春秋左氏傳序正義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按嚴氏者公羊先師嚴彭祖觀周篇者今家語有此篇名在第十一而其文與此不類然則嚴氏所引乃眞孔子家語之一篇也王肅猶見眞家語篇目故依仿爲之數千年疑案獲一左驗爲之大快執此以斷眞贋之跡瞭如矣

公羊傳徐氏疏

公羊傳徐氏疏或以爲唐之徐彥或疑爲陳隋間人案公羊傳文公二年疏解云諸侯七虞以下雜記文云云之說具左氏傳疏今檢左氏傳僖三十三年孔穎達正義有引雜記及士虞記說虞禮之文徐氏侮之似其人在孔氏後然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公羊疏十二卷列公羊諸家之末而不箸其名經典釋文敘錄有梁東宮學士沈文何撰春秋左氏義疏闕下秩陳東宮學士王元規續成之隋志文何作文阿義疏作義畧孔穎達春秋正義序言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寛劉炫今奉勅刪定據劉爲本其有踈漏以沈氏補焉然則文二年正義說虞禮文蓋取之沈劉公羊疏所稱左氏傳疏或指沈劉之書又不得以是斷徐氏爲唐人矣

福州陳壽祺學

釋文僞易傳

經典釋文敘錄注解傳述人於施讎易下彭宣戴崇竝云作易傳案施氏易之後有書者惟景鸞作易說見後漢書儒林傳而漢書藝文志儒林傳及張禹彭宣兩傳皆不言宣崇著易傳隋書經籍志偁列梁七錄亡逸之袟亦無此書不知陸氏何據攷易子夏傳七畧云韓嬰傳見敘錄而德明直以爲卜子夏梅頤所上古文尚書及孔傳與馬鄭本乖而德明以爲真古文其決擇亦多未精疑所謂彭戴易傳亦僞據贗本耳冊府元龜卷六百七注釋類載彭戴易傳與釋文敘錄同盖即誤據釋文

易音辨

孔氏周易正義八論論易之三名曰鄭玄依乾鑿度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孔又云崔覲劉貞簡等竝用此義皆以緯稱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明是易簡之義無爲之道故易者易也音亦作難易之音而周簡子云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易有易代之名凡有無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義張氏何氏竝用此義云易者換代之名待奪之義不顧緯文不煩不擾之言所謂用其文而背其義故今之所用同鄭康成等易者易也音爲難易之音義爲簡易

之義得緯文之本實也孔述鄭易如此案繫辭乾以易知陸氏釋文云鄭荀董並音亦虞翻注繫辭云陽見稱易坤藏爲簡乾息昭物天下文明故以易知坤閱藏物故以簡能注大壯六五喪羊于易旅上九喪牛于易皆云乾爲易是四家並讀易簡之易爲亦音也毛詩周頌岐有夷之行傳云夷易也箋云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其下即引易曰乾以易知云云箋意申毛佼易即夷易之義也易喪羊于易釋文云鄭音亦謂佼易也是佼易之易如字鄭以易簡證佼易則讀易簡如字明矣鄭先通京氏易晚乃治費氏詩箋所引盖京易是京

氏亦讀易𥳑之易爲亦音也毛詩大雅板牖民孔易箋易易也可證二字古音義無異淮南俶真訓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惟易且靜形物之性也高誘注易讀河閒易縣之易此亦難易之易讀如亦之一證孔沖遠徒狃於後世俗音以易簡變易分去入二聲而不知古音無是易之三名皆同聲爲訓也陸元朗於易大壯既引鄭讀佼易音亦乃於周頌又以佼易與夷易同音羊鼓反不亦踳乎

釋无

說文弟十二下亡部无奇字無通於无者虛無道也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案陸德明周易音義云无說文云奇字無也通於无者虛无道也釋元應妙法蓮華經弟一音義亦引作奇字無也今本說文脫一也字玉篇亡部无虛无也廣韻十虞无虛无之道皆本許氏是唐以前說文本有虛无道也四字今本說文虛无之无譌爲無小徐繫傳同金壇段氏若膺依宋本改爲奇字无通於元者七字云奇字句絕无通於元者謂无之形體近於元而通其上此說甚迂曲不可從宋本亦有譌脫五音韻譜集韻類篇並踵沿譌不如據釋文所引爲確

釋亶如

易屯六三屯如邅如、釋文曰邅如、張連反、馬云、難行不進之貌、呂氏古易音訓亶今本作邅、陸氏曰、張連反、亦作邅、壽祺案據呂氏則陸本作亶如、今釋文大書作邅如者非、集韻一先、邅或作亶、蓋即本未誤之釋文也、說文作驙、馬部驙、馬載重難行也、从馬亶聲、易曰乘馬驙如、此與馬融說合、集韻十八諄、驙屯同音、晁氏古周易亦云驙音屯、或疑屯如古亦作驙如、然攷廣雅釋詁、屯驙難也、則屯當如字、說文引易宜曰屯如驙如、云乘馬驙如者、涉下乘馬班如而誤、

釋跛

易履六三、跛能履、釋文曰、跛、波我切、足跛也、依字作披、今本披譌爲破、據周易會通載古易音訓引陸氏訂正　壽祺案說文弟二下足部、跛、行不正也、从足皮聲、又蹇跛也、弟十下尣部、𡯋、蹇也、从尣皮聲、𡯋、𡯋𡯏行不正也、是𡯋與跛通、玉篇𡯋今爲跛、陸氏言跛依字作𡯋是、

釋揣

易頤初九觀我朶頤、釋文曰、朶、多果反、動也、鄭同、京作揣、壽祺案、廣雅釋詁揣動也、文與揺捎抁相次、釋訓揣抁揺捎也、轉相訓、廣雅葢義本京氏易、玉篇揣有丁果切一音、廣韻揣揺也、丁果切、此古音古義也、揣正字、朶同聲假借字、京鄭文異義同、集韻三十四果揣重文挆、說文揣量也、廣雅釋詁挆量也、是揣挆字通、揣或从朶作、故古字省手、假朶爲之、釋文揣舊譌樈从木、攷說文木部樈箠也、一曰樈度也、一曰剟也、皆非易義、晁氏古周易及呂氏古易音訓引釋文又譌爲端从土、集韻三十四果端在揣上、云動也、易觀我朶頤、京房讀、類篇同、皆本釋文而誤、攷說文土部端垂貌、不訓動也、今據宋本及錢遵王本釋文、證以廣雅詁訓、定从手作揣、六經正誤亦曰、京作揣、作端誤、古易音訓晁氏曰、劉亦作端、揣頤多辯也、此端字亦當从手、劉氏以揣頤爲多辯、葢與咸其酺頰舌同意、

釋丞

易明夷六二用拯馬壯吉、影宋本釋文曰、用丞、拯救之拯、說文云、舉也、鄭云、承也、子夏作抍、字林云、抍、上舉、音承、壽祺案、釋文大書用丞二字、注云拯救之拯、是陸氏所見王輔嗣易拯字作丞、與孔氏正義本異、周易艮卦不承其隨音義亦云承音拯救之拯舊本周易會通載呂氏古易音訓云、丞、今本作拯、陸氏曰、拯救之拯、呂氏音訓本之晁氏、是晁說之、呂伯恭所見釋文作丞也、據釋文、則鄭康成易亦作丞、訓承、此費氏古文也、文選楊雄羽獵賦丞民乎農桑、李善注引聲類曰、丞亦拯字也、漢書本傳作承、民師古曰、承舉也、易艮不承其隨、釋文亦云、承音拯救之拯、引馬融云、承舉也、左氏傳目於眢井而承之、音義云、承、拯救之拯、列子黃帝並流而承之、殷氏釋文云、出溺爲承、諸家直作拯、又作撜、說文無拯、有抍、云上舉也、从手升聲、易曰、抍馬壯吉、撜、抍或从登、隸釋載漢孔霆碑抍馬蠲害、與說文合、葢孟氏易也、玉篇抍救助也、撜拯並同上、承聲類云、抍字、集韻四十二抍云、抍古或作承撜拯、丞類篇抍或作承撜拯、壽祺謂、抍正字、撜或字、承即丞之省、丞承承通借字、拯俗字、今本釋文用丞、譌爲用拯、則注云拯救之拯、於音爲贅、近刻古易音訓又譌用丞

爲用承則注引鄭云承也於義爲贅音訓又云九家亦作承云升也以上下文義求之此承亦當作丞矣說文丞在廾部訓翊也拼在手部訓上舉也釋文於丞字引舉也之訓蓋陸氏以義通丞於拼猶之一切經音義及文選注引說文拼皆作拯也其拼字之訓捨說文而援字林則逐末失本唐人通病如釋元應李善皆然而陸氏其先路也

犂觢

易睽九三其牛掣釋文曰掣鄭作犎云牛角皆踊曰犎說文作觢之世反云角一俯一仰子夏作㸷傳云一角仰也荀作觭音綺二字據晁氏古易音訓引增劉本從說文解依鄭壽祺案爾雅釋畜角一俯一仰觭皆踊觢今說文角部觢一角仰也从角㓞聲易曰其牛觢集韻祭十三類篇引同與爾雅皆踊觢之訓違然說文復出觭字云角一俛一仰也从角奇聲陸所引又與觭之訓亂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牛角一低一仰故稱觢與陸引說文解合竊謂易宜本作觢犎與觢同說文觢字解當如釋文

所引諸家說皆本爾雅漢時爾雅别本蓋有觭觢互易者故許叔重鄭康成劉表虞翻荀爽所據各異子夏傳作觢亦聲假借今本說文一角仰之說與子夏傳合與釋文所引微異非其舊也

釋劓

說文刀部劓刑鼻也从刀臬聲易曰天且劓重文劓劓或从鼻（劓或从鼻之劓鼻譌臬今改正）案刑鼻集韻六至類篇晁氏古周易所引並誤作刖鼻說文跀斷足也重文趴跀或从兀刖絕也周禮司刑刖罪五百鄭注刖斷足也爾雅釋言跳刖也尚書呂刑正義引李巡爾雅注周易集解引虞翻困卦注並與鄭同刖即跀字以刖爲劓則斷足之訓豈可施於割鼻高郵王氏廣雅疏證依說文刖鼻譌字而曲爲之說非也小徐繫傳本作刖劓（劓當依篆正字作劓）攷周易釋文睽九三天且劓王肅作臲困九五劓刖荀爽

王肅本作臲甈上六于臲卼荀虞作劓杌說文出部引作槷䊊陸德明云臲說文作劓然則劓刖也臲卼也臲甈也槷䊊也劓杌也字各異而義均同說文劓訓刖劓者言劓即刖劓之劓同聲通假字也刖劓連文則訓不安爲言劓則訓割鼻故說文於下又引易天且劓

釋次且

易夬九四其行次且釋文曰次本亦作趑說文及鄭作趀同七私反馬云卻行不前也說文倉卒也且本亦作趄同七餘反馬云語助也王肅云趑趄行止之礙也壽祺案說文走部趀倉卒也从走朿聲讀若資趑趑趄行不進也从走次聲易次且鄭本作趀王肅作趑論語造次必於是釋文引鄭注云造次倉卒也與說文趀訓合是次趀字通故陸德明引說文舉趀而不及趑馬融訓卻行不前則通次於趑而不改其字王肅次作趑義亦通若趄字說文所無今本有之乃徐鉉補錄十九字之

一見說文卷末覩易釋文且下不引說文知古但作且馬融以爲語助是也惟王肅臆改爲趄陸氏所云本亦作趄者即肅本也今說文趑下云趑趄也趄字當由後人竄誤加走徐氏不察因補此篆廣雅釋訓趑趄難行也即易次且字蓋出梁丘施氏易故與孟氏異然亦不作趄（集韻九魚類篇走部引說文有趄字者依大徐本收）

釋檷

易姤初六繫于金柅釋文曰柅徐乃履反又女紀反廣雅云止也說文作檷云絡絲趺也讀若昵字林音乃米反王肅作抳從手子夏作鑈蜀才作尼云止也壽祺案今說文木部檷絡絲檷从木爾聲讀若柅下檷字誤玉篇及廣韻十一薺並云檷絡絲柎也柎趺同字說文原本必作絡絲柎涉篆形近誤重爲檷類篇誤與今說文同而下云又乃倚切絡絲趺則岐而爲二尤誤矣又攷說文木部有柅字云篗柄也从木尸聲重文柅云柅或从木尼聲案竹部篗收絲者也收絲柄與絡絲柎二物同類義近而字不相通玉篇柅亦訓絡絲柎廣韻五旨云柅絡絲柎易曰繫于金柅集韻六脂柅訓絡杙陰闓道周易新傳疏云蒼頡篇柅作檷柎檷也許氏說文呂氏字林曰檷絲趺也（絲上脫絡字）字或作柅呂女指反案絡絲之器今關西謂之絡垛音墮累絡之閒謂之絲登其下柎卽柅也（陰闓道說見周易會通載呂氏古易音訓稱晁氏所引）是玉篇以下皆誤以柅當檷陰氏解絡絲之器差明然蒼頡篇說文字林檷柅固未嘗亂也馬融本始作柅解爲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益失其義矣（馬說見周易正義）王弼解爲制動之主益用馬說

釋劓刖

易困九五劓刖釋文曰荀王肅本劓刖作臲𣥤云不安貌陸同鄭云劓刖當爲倪伔京作劓劊案說文劊斷也困上六于臲卼釋文曰劓說文作劓𡵠同卼說文作𣢟云𣢟不安也𡵠又作杌字同壽祺案說文弟六下出部𣢟槷𣢟不安也从出臬聲易曰槷𣢟槷字說文所無當作槸卽木部槸字弟四下刀部劓刖劓也从刀臬聲易曰天且劓（从小徐本大徐本刖劓作刑鼻今譌作刖鼻）劓劓或从鼻（臬劓今譌脫刀旁）槷𣢟之槷說文不作劓釋文尚未晰說文弟十四下𠂤部隉危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隉讀若虹蜺之蜺鄭易讀倪伔者卽此隉阢字劓刖也臲卼也臲𣥤也劓杌也槷𣢟也倪伔也隉阢也古字並通皆一聲之轉而各有相合玉篇𣢟下云亦作臲隉則誤混矣

釋餗

易鼎九四覆公餗釋文曰餗虞云八珍之具也馬云鍵也鄭云菜也壽祺案說文𩱧部䰞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鍵爲䰞从𩱧速聲餗䰞或从食束聲據說文是餗有兩義𩱧部𩱧鬻也鍵𩱧或从食建聲（从小徐本）鬻健也馬融易繫辭之餗作粥（見釋文）故於下經鼎卦以鍵釋餗穀粱傳僖二十三年疏引馬云謂糜也卽說文所謂陳留謂鍵爲䰞也此一義也毛詩大雅韓奕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傳蔌菜殽也案餗兼有菜殽肉殽菜殽卽四豆之菹詩其蔌維何爾雅釋器菜謂之蔌是也肉殽卽八珍之

糝易覆公餗是也說詳毛詩正義及周禮醢人疏說文先云䰞鼎實則非專指菜茹次云惟葦及蒲卽維筍及蒲之異文蓋據三家詩以餗爲蔌謂餗之用菜惟此則合菜殽肉殽而言之此又一義也鄭注易云餗美饌是八珍之食與說文鼎實說合又云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見周禮醢人疏下筍字當作餗）與說文惟葦及蒲說合易釋文引鄭注但割取菜也二字爲訓而遺其上下之文疎夫甚矣

釋脢

王弼易艮九三列其夤釋文曰夤引眞反馬云夾脊肉也鄭本作脢徐又作肻古易音訓晁氏曰夤孟京一行作朋鄭作脢皆夾脊肉也（見周易會通）壽祺案說文弟七上夕部夤敬惕也弟四下肉部胂夾脊肉也从肉申聲馬王易夤字當作胂夤假借字鄭易作脢說文有胂無脢脢卽胂之或字孟京一行作朋者說文朋瘢也一曰遠也皆非易義玉篇朋脊肉也廣韻十六軫集韻十七準及類篇並云朋夾脊肉也義本孟京朋亦胂之或字廣韻朋說文音酳徐邈夤音同是讀夤如朋也申寅引三

者聲近義通漢書律志引者信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國語齊語注引申也律志又曰引達於寅禮記月令注寅引也是胂脢朋三字同訓說文神屢皆申聲並訓引螾寅聲或从引作蚓引之爲演猶寅之爲演也（見釋名）引之爲進（文選顏延年北使洛詩注）猶寅之爲進也（爾雅釋詁）胂之爲驚（廣韻十七眞胂鳥獸驚貌）猶脢之爲驚也（莊子德充符少焉眴若釋文引司馬彪注眴驚貌眴瞚同字見廣韻）皆其聲類

繻袽辨

易旣濟六四繻有衣袽釋文曰繻有而朱反鄭王肅云音須子夏作䘥王廙同虞云古文作襦案說文糸部繻繒采色从糸需聲讀若易繻有衣（衣下當脫祭字）絮絜緼也一曰敝絮从糸奴聲易曰需有衣絮絮下引易需字當爲從糸之繻寫者失之集韻類篇載說文誤同呂氏古易音訓引晁氏亦云說文作需則其譌久矣當以繻下引易从糸者爲正或欲據絮下誤字竝改繻下之繻爲需不知繻旣需聲何用更取需讀且易需卦先見上經不應舍是而取旣濟爻詞也說文偁易孟氏皆古文辭虞云古文作繻可據陸德明於繻袽二字臚舉諸家異同獨不言繻字說文作需足明之矣周禮羅氏注鄭司農云襦讀爲繻有衣絮之繻（絮注疏本作袽今本釋文作絮皆誤）弓人注鄭司農云帤讀爲襦有衣絮之絮繻襦字兩引不同然皆不作需袽者釋文云絲袽也王肅音如說文作絮廣雅云絮塞也子夏作茹京作絮案周易集解虞翻說袽敗衣也與說文一曰敝絮合說文衣部又有袈字云敝衣也巾部又有帤字云一曰敝布是（從小徐本）皆與絮聲義同弓人注釋文絮本亦作帤是也易釋文三絮字舊皆作絮音女居反古易音訓引皆作絮則絮當爲絮之誤然

陸氏釋文上云說文作絮下云京作絮分別瞭然若京許字同不宜別出其末絮字從如是也說文絮絜緼也絮敝綿也禮記玉藻緼爲袍鄭注緼謂今纊及舊絮也是絮絮聲近義通

釋犕

說文牛部犕，易曰犕牛乘馬，从牛𤰇聲。案說文犕字引易而不言其義。玉篇犕皮秘切，服也，以鞌裝馬也。（犕即犕字）集韻一沃犕，用牛也，通作服。二說可補許書之闕。今北方人猶謂裝鞍曰犕，犕爲讀若備。

釋裒

易謙象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曰裒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字書作掊，廣雅云掊減。案玉篇手部捊引說文曰引聚也，詩曰原隰捊矣。今詩作裒，毛傳裒聚也。爾雅釋詁裒聚也，釋文云裒本或作捊，是裒捊字通。廣雅卷一釋詁捊取也，與鄭荀董蜀才易義合。捊訓聚又訓取，取聚字亦通。萃卦聚以正也，荀本聚作取，是也。陸又云字書作掊者，玉篇掊引易曰君子以掊多益寡，掊猶減也，本亦作裒，與廣雅義合

璿璣旋機辨

宋本太平御覽二十九卷引尚書大傳曰，旋璣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璣者幾也，微也。玩傳訓則璣當爲機，从木，寫誤从玉。隸釋堯廟碑據旋機之政，周公禮殿記旋機離常，此漢人所引，是今文尚書作旋機也。宋本禮記曲禮檀弓正義竝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二旋，第三機。廣雅釋天二爲旋，三爲機。（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春秋緯機作璣，非）字竝从木。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云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其說與春秋緯合，蓋今文家言璣亦當爲機。今本史記漢書从玉者，傳寫改變，非其舊也。

史記五帝本紀載堯典作璿璣，集解正義引鄭注，天官書索隱引尚書及馬鄭注竝同。宋書天文志引虞書作璇璣，隋書天文志引虞書作璇璣，引馬注作璿璣，鄭注云皆以玉爲之。王弼周易畧例故處璇璣以觀天運。周易音義璇又作旋，璣又作機。魏志文帝紀注魏王上書曰上觀璿璣。尔疋釋詁郭注引書曰在璿璣玉衡。尔疋音義璿音旋，又作璇，璣無音，是郭亦作機。尚書音義璿音旋，璣字無音，是陸所見鄭本作機。蓋古文尚書作璇機，東晉孔傳尚書作璿璣，史記魏志隋書及王弼郭璞所引皆本作璇機，淺人反據孔傳本改之爲璿璣，不得

謂唐人始改機從玉也文選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曰仰陟天璣李善注天璣喻帝位也尚書考靈耀曰璿璣玉衡尚書爲此璣曹植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璣與機同也壽祺案璿璣玉衡四字尚書本文李善何以舍經而引緯考毛詩思文正義引尚書旋機鈐是尚書緯依今文作旋機不作璿璣攷靈曜同是書緯理應一致文選注作璿璣者傳寫相涉而誤李善欲明璣機同字故先引書緯旋機下云尚書爲此璣正謂孔傳尚書从玉之璣與書緯从木之機異注中此字指顏文仰陟天璣而言明璣字本尚書也下又引

曹植詩則明天璣二字所本也文選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慮深求瘼善注引毛詩曰求民之莫班固漢書引詩而爲此瘼尒疋曰瘼病也案李上言毛詩作莫今本亦誤作瘼下言漢書引爲此瘼以證碑文瘼字从疒此者此碑文也與哀策文注義例正同凡唐人引尚書及唐石經尚書皆作璿璣李善注文選運命論亦引尚書作琁璣可證李善所見尚書不作从木之機也段君若膺乃謂選注當云尚書爲此機不思選注上文竝無从木機字如段氏言則注所謂此機者前何所承耶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二年詔曰據琁機玉衡以齊七政李固傳琁璣不平魏受禪表上在璿璣宋書天文志引鄭注作璇機文選運命論注引馬注作旋璣引鄭注又作機此數條古今文多參錯蓋亦傳寫之失

釋𢿱

說文攴部𢿱棄也从攴𠷎聲周書以爲討詩云無我𢿱兮壽祺案尙書周書無討字或曰討乃譸之壞字𢿱市流切卽古譸字無逸譸張爲幻是也然說文言部予部兩引周書毋或譸張爲幻不言古文作𢿱則或說非也周書當爲虞書字之譌謂虞書皋陶謨天討有辠之討古文以𢿱代之聲近假借也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討之訓棄其義亦合檮幬擣皆𠷎聲禱𧥝皆壽聲翿𢿱聲今並讀與討近疛紂守肘酎皆从寸並讀與𠷎近毛詩小弁惄焉如擣釋文擣本或作𢽯韓詩作疛此聲轉通借之證

弫字證

吾師儀徵阮侍郎鐘鼎釋文曰黻與黼同爲畫繢之形黼形象斧明矣黻爲兩己相背己何物耶蓋弫乃兩弓相背之形言兩己者訛也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爲弫弫古弗字也師古此說必有師傳經傳中弼佛茀弗相通假音亦近轉凡鐘鼎文作弫者乃輔戾二弓之象正是古弼字亦卽是弗字黻乃繡弫於裳故从黹義又屬後起壽祺謹案說文弟十二丿右戾也乀左戾也从反丿讀與弗同弗撟也从丿从乀从韋省弜彊也从二弓弼輔也重也从弜丙聲𢐀弼或如此𢑀𢐊並古文是則丿乀者弓檠之形也弗字从弓从丿从乀者弓檠在檠有輔戾之象弼字从弜古文作𢐀亦是二弓輔戾義與弗同故古弗弼相通玉篇丿部弗下云弫古文此非顧野王孫強所能識其弗下引說文撟也之訓則古文作弫必本說文今說文弗下無此言而乃有从韋省之語師說弗字明是从弓若从韋則不知所省無以下筆蓋說文脫誤失其舊矣漢書韋賢傳黼衣朱紱師古注黼衣畫爲斧形朱紱爲朱裳畫爲弫文也弫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黻其音同聲此亦非師古所能識當卽本之玉篇否則出於應劭服虔等漢書音義耳但

黻乃繡裳師古以爲畫猶有疑焉晉書輿服志黻戟韜
以黻繡上爲亞字（今本晉書誤黻字爲黼據古今韻會引改）此亦在小顏前
似可證黻之爲繡亞也集韻類篇古今韻會並云弗古
作亞蓋皆祖玉篇班固白虎通謂黻譬君臣可否相濟
見善改惡孫炎注尓疋釋言謂黻刺繡爲己字相背以
青黑線繡杜預注左氏桓二年傳郭璞注尓疋釋言僞
孔安國注尚書益稷並謂黻爲兩已相背則此字傳譌
已久不知黻之爲亞也顧野王丁度司馬溫公黃公紹
知亞爲弗之古文而不知其卽黻字也顏師古知弗亞
黻之同字而不知其爲兩弓相背之象也近嘉定錢獻

之知亞爲黻之古字而謂兩已相背取黻冕相繼之義
則亦不知亞之爲兩弓非兩已也說文弗訓撟也不正
也而不詳弓檠輔戾之說則莫明弗爲从弓之字也金
壇段君若膺改說文注之撟爲矯謂揉箭箝也釋弼爲
弓必有輔而後正弓檠曰榜曰柲曰閉皆是物也所以
輔弓弩以定其體此於从弓之義得之矣而从𢎘之說
猶曲爲傅會又未及亞黻之通假則莫明黻爲會意諧
聲之旨也自吾師說出疏通貫注乃合千古耶若發蒙
其有功經學甚鉅鐘鼎文作亞者宋王復齋鐘鼎款識
商亞木父丁爵而外山左金石志載乾隆中潁州里周
範銅器十事有亞尊銘作亞字其下正著弓形薛尚功
鐘鼎款識卷十二周器有弜角（弜角原作雙弓角）銘曰弜作祖
乙弜旁作兩冊又有亞字中作子立戈釋文云右銘中
作雙弓者弜字也玉篇音渠良切彊也作器者之名也
葢弜爲祖乙作此器耳（銘有祖乙字當爲商器）旁作兩冊亦著人
君冊命之意薛氏以弜爲作器者之名非也弜亞皆象
形以旌武正類亞尊之製古器銘上象形下卽言作某
器者若子執刀作父巳寶尊彝（薛氏鐘鼎款識卷二）子立戈作毋
乙卣（卷三）瞿犧牛兩冊祖丁卣（同上）孫執刀作祖乙寶彝（同上）
此類多矣又商器父丙卣銘如弓形并手執二矢（卷三）弓

壺以弓銘之（卷四）亦與亞尊弜角同意

玭珠

說文弟一玉部玭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聲者重文蠙夏書玭从虫賓壽祺案宋宏從孫登治歐陽尚書宏蓋亦爲今學其所言即尚書說也說文弟十三糸部紕讀若禹貢玭珠許君明著夏書作蠙是古文也此復引禹貢作玭則係今文無疑陸德明經典釋文禹貢音義蠙字又作蚍韋昭薄迷反蚌也陸引韋說蓋出漢書音義蚍乃玭之誤今漢書地理志仍作蠙顏注云字或作玭地理志多用古文字必作蠙韋解玭字蓋以今文異字疊見注中非漢志本文也史記索隱亦云蠙一作玭並步玄反史記多用今文作玭者當是舊本

竹箭

史記夏本紀載禹貢曰竹箭既布又曰瑤琨竹箭壽祺案尚書禹貢無竹箭字或謂即篠簜太史公以訓詁代經文也然史記此篇所紀九州貢物無有易以訓詁者不應於篠簜二字獨變蓋今文尚書篠簜必作竹箭太史公據而書之如便在伏物（五帝紀索隱引尚書大傳曰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曰柳谷（見徐廣所見一本）之異說文弟六上木部櫅木也从木晉聲書曰竹箭如櫅陽湖孫淵如謂說文言櫅讀如禹貢竹箭之箭然孫亦不知爲今文尚書且說文言讀若亦無有作讀如者竊疑說文此注或有脫誤當作讀若書曰竹箭六字蓋節引今文禹貢之辭與弟十三糸部紕讀若禹貢玭珠爲一例儀禮大射儀綴諸箭鄭注古文箭爲晉周禮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箭筱也故書箭爲晉杜子春云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吳越春秋晉竹十廋晉竹即箭竹也足證古箭晉同音

曰圛

毛詩齊風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孔氏正義曰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圛者色澤光明葢古文作弟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弟故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圛今定本云悌古文尚書以爲圛更無弟字義得並通壽祺案正義說是也鄭箋言古文尚書以弟爲圛者謂古文以弟字代圛字凡漢人訓詁直言古文某爲某者上某乃今文下某乃古文鄭君儀禮士冠禮注古文闑爲槷閾爲蹷此其例其言古文以某爲某者上某乃古文下

某乃今文謂以某字當某字說文弟七上鼎从貞省聲古文以貞爲鼎籀文以鼎爲貞(小徐繫傳本如是大徐本但云籒文以鼎爲貞字)此與詩箋同一句法又說文丂古文以爲亏字又以爲巧字疋古文以爲詩大雅字又以爲足字臭古文以爲澤字屮古文以爲艸字臤古文以爲賢字皆其例正義所謂定本者顏師古奉詔刊定之本其文云弟古文尚書以爲圛八字詞意尤明曉史記宋世家作曰涕涕又弟之假借此子長援用古文若肇十有二州(五帝本紀載堯典今文肇作兆見尚書大傳)嶓冢導瀁(夏本紀載禹貢說文弟十一水部漾重文瀁古文从養)思曰容(宋微子世家載洪範今文作容見尚書大傳)不離于告(同上尚書大傳作不麗)之比皆古文也孔冲遠必知鄭依賈逵所奏以今文从定爲圛者逵受詔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集爲三卷隨書經籍志雖不存其目而有後漢侍中賈逵集一卷尚書正義云百篇之目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又云賈逵奏尚書疏流爲烏是奏上之疏載在集中孔親見之故每據以爲說安得舛誤賈定弟爲圛猶定雕爲烏皆从今尚書(史記周本紀索隱曰按今文大誓流爲鵰雕鷙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元云烏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壽祺案索隱誤以馬鄭所注大誓爲今文然據此知馬依古文作雕鄭依賈逵所奏讀雕爲烏思文正義引鄭尚書注雕當爲雅雅烏也此鄭從今文說故毛詩思文箋引書曰火流爲烏此今文也)然於經不改雕而改弟者弟

則字奇而義迂不如今文作圛爲順賈逵奏定尚書必已改弟爲圛鄭君因之故詩齊風正義史記周本紀集解索隱引鄭本尚書周禮太卜注引洪範並同作圛依賈所定从今尚書也說文弟六口部引商書曰圛(句)圛者升雲半有半無圛者以下釋書之詞當卽本其師賈侍中說定从今尚書也許君及馬鄭所見尚書本間亦古今互異擇善而從說文旁救僝功(弟八人部僝下引)旁逑孱功(弟二辵部逑下)鳥獸毪髦(弟八毛部毪下)鳥獸㲨毛(弟三夌部㲨下)濬く巜距川(弟十一川部首)容畎澮距川(弟十一谷部容下引虞書重文濬古文容)惟箘輅枯(弟六木部枯下)惟箘簬楛(弟五竹下引重文簵古文簬)蠙珠(弟一王部玭重文蠙云夏書玭從虫)

貢玭珠弟十三糸部紕讀若禹貢玭珠若顛木之有由枿弟七丂部甹引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甹枿古文言由枿若顛木之有甹巘弟六木部巘引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甹巘重文𣎴古文巘枿亦古文巘皆古今文兩存又弟一示部引虞書曰至于岱宗柴祐古文柴弟七月部引周書曰哉生霸𩃬古文霸弟一王部引禹貢雝州球琳琅玕𤥚古文玕弟十三土部引尚書曰宅嵎夷弟七日部引虞書曰暘谷弟九山部嵎一曰嵎銕嵎谷也馬氏尚書傳黎民祖飢毛詩思文音義亾侮煢獨洪範音義皆同今文鄭君周禮縫人注引度西曰柳穀大司樂注引教育子地官序官注引訓五品皆用今文此如周官故書經杜子春鄭與父子改讀者至康成時傳本承仍往往已改從其所讀之字所謂二三君子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康成注儀禮或从今文或从古文皆擇義彊者從之然則尚書弟改爲圛何足疑乎段君若膺執史記用今文之說乃謂今文尚書作悌古文尚書作圛詩箋悌爲圛之上傳寫妄增以字其言無據又謂遂撰同異未嘗或从古或从今又謂遂書唐初已不存孔氏臆爲之說似過於自信矣

釋侜張

尚書無逸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說文言部予部兩引周書皆無民字胥字爾雅注及一切經音義三引同今本說文有者疑唐以後所增也譸本訓訓此假借字正字作侜爾雅釋訓侜張誑也郭注引書曰無或侜張爲幻幻惑欺誑人者毛詩陳風防有鵲巢誰侜予美傳侜張誑也據尒疋釋訓也侜亦通作侏文選劉越石詩注引揚雄國三老箴姦宄侏張古舟聲朱聲同也侜亦通作輈尚書釋文引馬本如此漢書敘傳燕蓋譸張如淳曰譸音輈此據馬融本尚書也侜亦作倜爾雅釋文載或

本如此古舟周通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故書舟作周是也誑者以術自掩而掩人故侜張又訓壅蔽說文侜有壅蔽也从人舟聲詩曰誰侜予美說文解詩與毛傳異或取之三家也誑者多以詐力相脅故侜張又訓彊梁後漢書孝仁董皇后紀女今輈張李賢注輈張猶彊梁也誑者易搖衆心故侜張又訓驚懼文選劉越石荅盧諶詩序自頃輈張張注驚懼之貌也數者皆義之相生而相近者也古人美惡不嫌同辭侜張又皆訓大鄭注周禮甸祝云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尚書大傳曰辟雍侜張蓋言大也侜張又與陽狂同義論語釋文

曰朱張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明郝敬曰朱張即譸張謂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曰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郝氏發明鄭讀得之

釋鴟義

尚書呂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潛夫論述赦篇其民乃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即引此經而鴟義作消義蓋今文之異其說則未詳陸氏釋文引馬融曰鴟輕也此解未確僞孔傳云爲鴟梟之義尤不辭正義引鄭康成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其意顯矣而義字不知云何或讀義作儀解爲儀狀以合鄭注狀如鴟梟之語亦曲說案大戴禮孔子三朝記千乘篇言民之不刑有八事云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妖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孔檢討廣森曰講讀曰構）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貸讀曰貣）誘居室家有君子即鄭所謂鈔畧良善劫奪人物三朝記之曰義正與呂刑鴟義之義同滅義曰義猶之謂治曰亂謂置曰廢皆語相反賊則寇賊也盜義妖則鴟義也閒構則姦宄也讒貣則奪攘矯虔也費誓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此寇賊鴟義之罪也誘臣妾即誘居室家有君子及子女專之事尚書大傳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今文尚書消義其謂男女不以義交者與寇賊於周禮八成爲邦賊鴟義於八成爲邦盜姦宄於八成爲邦汋邦

謀邦朋奪攘矯虔皆指官吏於八成爲犯邦令矯邦令爲邦誣

洋瀰辨

漢書地理志引鄁風曰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鄁詩無此句盧學士文弨云洋洋疑字誤或本作洋字从水芊聲卽新臺之瀰瀰也洋字見廣雅釋丘今亦譌爲洋班氏明引鄁詩必非逸句可知或云影宋本廣雅作洋洋字集韻入十九侯廣讀作洋非也壽祺案玉篇水部瀰深也盛也洋亦瀰字集韻五紙瀰水盛貌或作瀰洋類篇十一中水部瀰或作洋豕比則盧氏謂洋洋卽瀰瀰良確但不當引廣雅以亂之耳或說改洋爲洋則大誤集韻類篇雖引廣雅陴洋厓也然玉篇廣韻皆無洋字高郵王氏廣雅疏證以爲涘字之誤是也且使廣雅作洋其訓爲厓豈可以當詩之瀰瀰乎不審甚矣

釋䯤弁

毛詩衛風淇奧會弁如星釋文曰會古外反說文作䯤壽祺案說文弟四下骨部䯤骨擿之可會髮者从骨會聲詩曰䯤弁如星周禮夏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鄭司農讀鄭注故書會作䯤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䯤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䯤據此先鄭說周禮故書䯤字與許氏引詩䯤字義相近先鄭又引儀禮之檜今儀禮作鬠鄭注云古文作括會也䯤也檜也鬠也括也皆束髮之義䯤古字鬠今字檜

借字會聲省字毛詩傳曰弁皮弁所以會髮所以會髮之上當有一會字或本作䯤字疑今脫其讀音訓義亦與叔重仲師同康成注周禮云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引詩云會弁如星箋詩云會謂弁之縫中皆不从許及先鄭說蓋本三家詩

釋璊

毛詩王風大車毳衣如璊釋文曰如璊音門赬也說文作𣯍云以毳爲罽也解此璊云玉赬色也禾之赤苗謂之穈舊从木誤今據宋槧毛詩釋文改正玉色如之壽祺謹案說文毛部𣯍以毳爲罽色如虋故謂之𣯍虋禾之赤苗也从毛㒼聲詩曰毳衣如𣯍又王部璊玉䞓色也从王㒼聲禾之赤苗謂之虋言璊玉色如之虋雖與𣯍璊音同而字之形體與𣯍璊義類不相附說文三虋字皆當依釋文所引定作穈乃合集韻二十三魂虋說文赤苗嘉穀也或作穈類篇亦云穈赤苗嘉穀是穈與虋同集韻類篇必

有所本說文於禾之赤苗必作穈字乃與上下𣯍璊二字形義相傅禾部無穈字蓋在艸部虋下重文而今失之玉篇璊字引說文與今本同則脫誤久矣

釋睘

毛詩唐風杕杜獨行睘睘.釋文曰.睘睘本亦作煢.又作焭.求營反.壽祺案.毛傳睘睘無所依也.說文弟四上目部.睘驚視也.詩曰獨行睘睘.與毛異訓.弟十一下卂部.煢回飛疾也.从卂營省聲(从小徐本)亦非詩本義.弟二上走部.赹獨行也.从走勻聲.讀若煢.赹睘同聲同義.葢卽獨行睘睘之異文.此三家詩也.赹爲正字.睘煢皆假借字.類篇赹巨匀切.獨行貌.又渠營切.說文回疾也.是通赹於煢.集韻十四清.赹重文趜.或作句.

釋栗烈

毛詩豳風七月二之日栗烈.釋文曰.栗烈並如字.說文作颲颲.壽祺案.說文弟十三下風部.颲.風雨暴疾也.从風利聲.讀若栗.颲.烈風也.从風列聲.讀若列.二字下皆不引詩.釋文舉此者.葢以讀若同則義亦得通也.仌部滭冹.後次以凓瀨二字俱訓寒也.曹風下泉.小雅大東.正義.文選嘯賦注.並引七月作二之日栗冽.此與陸本異.大東正義又引說文冽寒貌.故字从冰.今說文脫冽存瀨.臧氏琳經義雜記曰.古冽瀨同聲.說文葢以冽爲正字.瀨爲重文.壽祺案.凓冽.凓瀨.皆栗烈之異文.玉篇凓下云.凓冽.寒貌.當本說文.栗烈一聲之轉.亦互爲訓.小雅四月.冬日烈烈.箋云.烈烈猶栗栗也.經義雜記謂今七月誤作栗烈.當從大東正義所引作栗冽.失之.

釋嘽痑

毛詩小雅四牡嘽嘽駱馬。說文口部嘽，喘息也，从口單聲。詩曰嘽嘽駱馬。此毛詩也。疒部痑，馬病也，从疒多聲。詩曰痑痑駱馬。此三家詩也。玉篇痑，吐安切，力極也。詩曰痑痑駱馬。亦爲嘽。廣韻痑，託何切，又叨丹切。嘽痑一聲之轉。漢書敘傳述西域傳云王師驒驒。此常武篇王旅嘽嘽之異文，蓋三家詩。鄭氏注曰盛也。師古注引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騑騑，驒驒駱馬。驒驒，喘息之貌，音它丹反。案說文手部撣，讀若行遲驒驒。然則驒驒本訓行遲，顏注喘息與嘽同訓，疑亦本三家詩之異文。是嘽

痑驒音義通也。癉驒繟驙皆單聲，讀並與多聲近。漢書地理志孟康注鄲音多，沛郡縣名是也。桓讀如和，獻讀爲犧。小雅桑扈以那韻翰憲難，隰桑以難韻阿何，衛風竹竿以儺韻左瑳，陳風東門之枌以原韻麻娑。此皆古音近轉之證。

釋不俟

毛詩采薇我行不來。爾雅釋訓不俟，不來也。陸氏釋文云不俟宜從來，本今作俟字。武進臧庸曰爾雅釋文作不䅀，說文引詩亦作不䅀，是詩本作我行不䅀，故釋訓以不來釋不䅀也。今毛詩作來，爾雅作俟，皆失其舊。壽祺案爾雅釋詩之字多與毛異，與三家詩合，未可專執毛以繩之。攷毛詩古文多假借，韓詩今文多以詁訓之字代經。然如陳風防有鵲巢誰侜予美，釋文引韓詩作誰倜予娓，娓美也。周頌思文無此疆爾界，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章句，介界也，是釋思文篇之文。（唐石經此詩初刻界，後改刻介，依

韓詩也。）此則毛今而韓古。釋訓不遹不蹟也，釋文云遹古述字。釋言遹述也。不遹即邶風日月之報我不術。此亦爾雅古而毛詩今。然則采薇之我行不來者，毛詩用本字也。傳云來至也。箋云來猶反也。據家曰來，毛鄭原本作來甚明，豈得謂失其舊乎。我行不䅀者，三家詩用借字也。爾雅據三家詩以不來釋不䅀，聲近爲訓。說文來部䅀，詩曰不䅀不來，即爾雅之文。重文俟，云䅀或从彳。今隸省作俟。俟訓大，義與至反之訓違，故謂爾雅作俟之失舊是也。謂毛詩由後人改䅀爲來，蓋不然矣。

釋鬺

毛詩召南采蘋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漢書郊祀志注師古引韓詩采蘋曰于以鬺之維錡及釜壽祺案說文無鬺字弟三下鬲部𩰲煑也从鬲羊聲玉篇𩰲式羊切亦作鬺鬺同上廣韻䰝亦𩰲集韻十陽𩰲或作䰝鬺䰝類篇𩰲或作鬺䰝是說文𩰲字即韓詩于以鬺之之異文也

釋舂舀

毛詩大雅生民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文曰揄音由又以朱反抒臼也說文作舀弋紹反壽祺案說文弟七上臼部舀抒臼也从爪臼聲詩曰或簸或舀抌舀或从手从宂𦥷舀或从臼宂毛傳揄抒臼也與許義合據釋文但云揄說文作舀則許君引詩上不應作或簸今本說文誤詩或簸或蹂毛傳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云蹂之言潤也舂而抒出之簸之又潤溼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是舀與舂爲類蹂與簸爲類鄭康成注儀禮有司徹周禮舂人兩引或舂或抌可證三家詩亦然

周號辨

白虎通號篇云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案孟子文王生于岐周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古公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竹書紀年武乙元年邠遷于岐周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毛詩大雅緜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其二章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其三章曰周原膴膴鄭箋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邑岐山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酈道元水經注渭水篇岐水逕岐山西又屈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又歷

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有周號然則周之爲號始自太王詩緜篇有顯據白虎通以爲文王改號非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曰岐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皇甫謐云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張守節正義亦曰太王居周原因號曰周續漢書郡國志美陽有岐山有周城括地志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西北二十五里即太王城也（括地志文見史記周本紀正義）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引譙周曰以太王所居周地爲其采邑故謂周公凡此皆足明改號爲周不始文王矣（詩篤公劉京師之野後世所謂京師蓋起於此白虎通以文王始易邑爲京亦非）

嚻音辨

說文㗊部嚻解云聲也气出頭上从㗊从頁頁首也大徐音許嬌切小徐音欣消反莊子駢拇篇釋文嚻許嬌反又五羔反字林云聲也玉篇嚻許朝切喧譁也又五高切廣韻四宵嚻喧也許嬌切又五刀切集韻四宵嚻聲也六豪嚻喧也一曰地名類篇嚻虚嬌切又牛刀切讙也一曰地名案此字說文止一音字林以下始有兩音而訓喧義同或據說文謂訓聲者當讀若枵訓地名官名者乃讀五刀反如書序仲丁遷于嚻史記嚻作隞集解引皇甫謐曰或云河南敖倉是索隱曰隞亦作嚻並音敖漢書五行志以莫敖為莫嚻是也然毛詩車攻選徒嚻嚻與薄狩于敖韻毛傳嚻嚻聲也正同說文陸氏釋文嚻五刀反亦許嬌反陸於此先載五刀之音則喧嚻之義亦讀若敖審矣十月之交讒口嚻嚻韓詩作嗸嗸板聽我嚻嚻毛傳嚻嚻猶嗸嗸也周禮銜枚氏掌司嚻釋文嚻五羔反左氏昭三年傳湫隘嚻塵釋文嚻許嬌反一音五高反皆讀如敖之證或言失之不攷嘉慶己未冬聞翁覃谿先生屢勸雲南鄉試卷有以塵嚻押入豪韻者翁遽以奸韻議斥其人竟罰停禮部試

甫徂齊

詩大雅烝民仲山甫徂齊毛傳無說上章城彼東方毛傳東方齊也義已具此漢書杜欽傳注鄧展曰詩言仲山甫徂齊者言銜命往治齊城郭也韓詩以為封于齊爾雅釋詁齊疾也郭注引詩曰仲山甫徂齊義與毛韓異葢用魯說

詁言曰詁言辨

詩大雅抑釋文曰告之詁言戶快反說文作詁云詁故言也壽祺案據釋文則陸氏所見說文詁下當引詩告之詁言其字與毛鄭異毛傳詁言古之善言也許云詁故言也其義則同今說文言部詁訓故言也訓字上爲篆文詁字爲句引詩詁訓从小徐本及集韻類篇引大徐本詩下有曰字非語合會善言也引傳曰告之詁言皆失其舊竊謂說文語下引告之語言不傳詩而傳傳則明非引詩疑引春秋傳曰著之語言左氏文六年傳而誤涉下文告之訓典又或引春秋傳曰不知詁言左氏文十八傳而誤涉下文告之則頑遂與詩辭相亂傳寫者又脫春秋二字也其引詩告之詁言自在詁下當據釋文定之

釋來麰

周頌思文貽我來牟陸氏釋文曰貽我字又作詒同遺也來牟並如字字書作麳音同牟字或作麰壽祺案韓詩作貽我嘉麰文選典引注引韓詩曰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僞傳詩作飴我釐麰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曰周頌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毛詩作詒我來麰說文弟五下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一來二縫語不可通思文正義引說文作一麥二夆象其芒刺之形當據以訂正夆說文云啎也讀若縫二夆者謂二稃岐出相啎也今毛詩詒作貽通麰作牟省借字趙岐孟子章句引詩云貽我來麰趙注引詩皆出三家此不應與許引毛詩同攷周頌釋文引孟子注注字舊脫今本云麰大麥也疑趙氏本引韓詩作嘉麰今作來麰者後人依毛詩妄改之也來字又作秾說文禾部秾齊謂麥曰秾埤蒼秾秾麰之麥一麥二稃周受此瑞麥廣韻十六哈引埤蒼張揖所撰其說與說文合而字與魯韓毛異疑出齊詩來或又作麳廣雅釋艸大麥麰也小麥麳也集韻十六哈麳重文麰麳云秾或作麳亦從二來通作釐類篇同

釋不吳不敖

毛詩周頌絲衣不吳不敖毛傳曰吳譁也陸氏釋文曰不吳舊如字譁也說文作吴吴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爲吴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吴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武進臧庸曰陸云不吳說文作吳者對下何承天欲改作吴而云然也今本說文大書不吳因改說文作吳吳大言也兩吳字爲吴字誤甚詩祺案孔氏絲衣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據正義是孔所據毛鄭舊本作不娛陸氏及定本作不吳史記武帝紀引詩作不虞不驁此三家詩史記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姚氏按何承天云此虞（虞當依釋文引作吳）當爲吴音洪霸反說文以吳一曰（舊譌吳一口今據說文改正）大言也此作虞爲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爲歡娛字也（索隱單行本此文多譌舛惟引說文吳字不誤今據諸本參定之）案古虞娛吳皆通用鄭風出其東門聊可與娛釋文娛本亦作虞虞仲或作吳作是也史記封禪書仍作不吳者後人依定本改之漢郊祀志及後漢書臧宮傳注引作不吴者後人又依何承天語改之耳魯頌泮水不吳不揚毛無傳箋云吳譁也正義曰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據此則泮水篇孔本經作不吳从鄭讀作不娛與絲衣篇經文竟作不娛者異然毛於泮水無傳足知字同絲衣義具彼傳明矣孔氏於周頌作娛魯頌作吳兩岐非也泮水釋文云不吳鄭如字王音誤可與絲衣互證

釋罙

毛詩商頌殷武罙入其阻說文弟七下网部罙周行也从网米聲詩曰罙入其阻罙或从冂壽祺案毛詩音義罙入說文作罙從网米云冒也今說文作周行也與陸氏引異蓋傳無行字疑周字即冒字形近誤耳今詩罙即或體罙字而誤从穴也罙从冂冂不成字小徐本作从冂省是

釋催

毛詩邶風北門室人交徧摧我釋文曰摧我或作催韓詩作讙就也說文人部催相擣也从人崔聲詩曰室人交徧催我宋本說文作相擣也非武進臧庸曰相擣也蓋相摧也之誤催摧同聲爲詁說文手部摧排也排擠也挫摧也推擠也一曰折也是摧者排擠挫折之謂故說文以摧訓催壽祺案說文擣手推也从手𠷎聲是擣亦有推排擠挫之義催訓相擣與摧同意不必改擣爲摧

釋苟敬

儀禮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於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席於阼階之西北面聘禮記亦云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鄭氏前注云苟且也假也言苟敬者賓主國所宜敬也後注云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案經明言賓爲苟敬注以爲主君似違失況言敬則安可以言苟且斯不辭矣攷說文弟九上苟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與義善美同意苟古文羊不省大徐用朱翱反切音苟已力切此即儀禮苟敬之字也禮既聘而饗

進醴於賓君親獻燕則又宜獻焉故賓升堂辭讓欲以臣禮燕於此自亟敕爾示恭敬也故敬字从敕許義甚精說文艸部苟艸也朱音古厚切假借爲苟且字鄭以苟敕之苟爲苟且之苟得無誤乎

釋鮔鯍　汲古閣說文鮔下鯍譌爲魧

說文魚部鮔鯍也周禮謂之鮔从魚恆聲鯍鮔鯍也从魚㐬聲案鮔鯍亦作鮔鰽玉篇鯍說文鰽是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鮔鰽漸離注引李奇曰周洛曰鮪蜀曰鮔鰽出鞏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得爲龍矣文選此賦注亦引李奇說鮔鯍二字連文說文鯍下解甚明去鯍言鮔則不辭矣鮔下鯍也乃上屬篆文爲句許書多此讀例據李奇說知鮔鯍即鮪之異名玉篇鮔鯍鮪也亦可證說文云周禮謂之鮔禮當爲雒鮔當爲鮪字之誤也李奇說與許合說文鮪字解引周禮春獻王鮪其下即著鮔鯍文本相承傳寫遂譌

釋耐

禮記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鄭注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孔氏正義古者犯罪以髡其鬢謂之耐罪以不虧形體猶堪其事故謂之耐後來能字乃借鼈三足爲能故書耐字悉作能或有作耐字此及樂記是矣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彖云利建侯而不寍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樂記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鄭注耐古書能字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壽祺案說文彡九下而頰毛也耏罪不至髡也从而从彡重文耐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而耏耐三字聲義皆近故古通耐直作而者古字省耳孔冲遠以爲誤不安寸非也漢書高帝紀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應劭注耐音若能是以耐爲耏也史記高祖功臣侯表索隱曰耏又音人（當爲女字之譌）才反字林以多鬢髮曰耏是以耏爲而也易利建侯而不寍鄭讀而曰能眇能視跛能履虞翻本能作而墨子尚賢下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又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尚同中曰聖王惟而審以尚同尚同下曰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又曰諸侯可而治其國家

君可而治其家非命下曰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又曰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淮南子原道訓行柔而剛用弱而强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高誘注而能也案鄭君注易高氏注淮南皆從後世字以能代耐欲人易曉是以而爲耐也尙書顧命其能而亂四方孔傳釋而爲如雖亦古讀義頗迂回疑本作而亂讀曰耐校者或注能字其旁後因誤羼入經文使能而二字重壘耳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鼂錯傳其性能寒其性能暑嚴助傳不能其水土也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西域傳不能飢渴書耐悉作能此所謂後世變之

釋扶服

禮記凡民有喪扶服捄之漢書谷永傳引詩同扶服卽匍匐也左氏昭二十一年傳扶伏而擊之與扶服同近海寗周春撰十三經音畧辨服字不可讀如匐必上字爲匍下卽讀匐上字爲扶下仍讀服各就本音不可互更壽祺案左氏傳昭十二年奉壺飲冰以蒲伏焉陸氏音義本又作匍匐蒲本亦作扶史記蘇秦傳嫂委蛇蒲服索隱曰蒲服卽匍匐並音蒲伏范雎傳膝行蒲服淮陰侯傳俛袴下蒲伏文選七發蒲伏連延藝文類聚三十九初學記十三並引湛方生盟文曰俯從詩人匍伏之義匍伏連文其證多矣周君得毋誤乎漢書天文志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顏注引鄭氏曰扶當爲蟠齊魯之閒聲如酺酺扶聲近左氏傳取人於萑苻之澤陸氏音義苻音蒲晉書蒲洪孫堅背有草付字改姓苻是扶有蒲音也漢書東方朔傳呼謈服虔云謈音暴鄧展云瓜瓟之瓟田蚡傳請服謝罪晉灼云服音瓟考工記不伏其轅必縊其牛鄭注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爲伏釋名第九匐伏也伏地行也大涅槃經卷三十二音義引字林蒲服力何蒲柏反是服讀如匐也周君斷斷持字母反切以律古音力與錢曉徵段若膺諸家樹

敵今即舉此二字已窒礙不可通若此其他豈勝辨乎
蓋由未明於古音近轉通借之理故也

釋祇多

祇多二字古相通用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祇見疏也正義本祇作多云多見疏猶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詩祇案毛詩車攻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卷阿矢詩不多惟以遂歌以多韻馳歌歌讀如幾又哆趍誃眵栘移痑侈移郲烗黟姼拸鉹䡅陊皆多聲此其證徐鉉疑移與多聲不相近何也

釋閣

爾雅釋宮杙長者謂之閣。又曰所以止扉謂之閎。郭注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閎。閎長杙即門橛也。陸氏釋文曰閎音宏。本亦作閣。音各。郭注本無此字。壽祺案說文閣所以止扉者。从門各聲。義據爾雅。則爾雅本作閣者是也。郭注即以杙長之閣釋止扉之閣。則字必作閣不作閎。陸謂郭注本無此字者。謂無閣字也。陸乃從作閎之本。何與春秋左氏傳襄三十一年杜預注閎門也。釋文曰爾雅本止扉之名。或作閣字。讀者因改左傳皆作各音。案閈既為門。閎亦為門。於文複沓。杜之誤在陸前。然陸謂讀者因改左傳皆作各音。則賈逵服虔等舊本必作閈閣明矣。郭注所引猶不失舊也。

晢晳辨

說文白部晳人白色也。日部晢昭晣明也。从日折聲。玉篇中晣之逝切。晢晣並同上。晢晳二字判然。今經典相沿往往互亂。且晳誤為晢。晢則字書所無。不可用。東著作之名晳。書作晢。俗皆讀若析。文選補亡詩題下注引王隱晉書作晳。以其字廣微推之。作晳是也。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有公晳哀。潛夫論氏姓篇魯之公族有公析氏。姬姓。公晳哀是其後。今家語作公析。廣韻公字注作公晳。其誤一也。又史記孔子弟子傳曾蒧字晳。奚容蒧字子晳。狄黑字晳。論語作曾點。與蒧同。說文蒧作黬。解曰雖晳而黑也。从黑箴聲。古人名黬字子晳。許叔重言如此。而今本史記曾蒧之字譌作晢。漢白水碑又譌作子晢。幾於烏焉三寫矣。

堂字辨

堂古通棠。詩秦風有紀有堂。白帖終南山條。引作有杞有棠。蓋韓詩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申堂字周。索隱本如此。今本史記作黨誤。論語釋文引史記作申棠。隸續王政碑無申棠之欲。左氏定公五年傳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亦見潛夫論氏姓篇。韓非子問田篇有堂谿公。後漢書儒林傳有堂谿典。是其後。而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云楚昭王封夫槩於棠谿。廣韻十一唐棠字注亦作棠谿氏。左氏昭公二十年傳有棠君尚。而風俗通云堂楚邑大夫五尚爲之。其後氏焉。廣韻十一唐堂字注引。隸釋魯峻碑棠棠忠惠。令德孔媟。棠棠即堂堂也。國策韓策云韓卒之利劒皆出於冥山棠谿。楚詞九歌執棠谿以刜蓬兮。鹽鐵論論勇篇棠谿之鋌。廣雅釋器作堂谿。皆其證也。堂又與唐通。堂谿典後漢書延篤傳作唐谿典。趙倉唐見韓詩外傳史記魏世家。而漢書古今人表作倉堂。唐又與棠通。爾雅釋木唐棣移。說文木部移棠棣也。堂又與棖通。申堂論語作申棖。毛詩鄭風丰俟我乎堂兮。箋堂當爲棖。鄭多據三家詩改讀。堂棖一聲之轉。

釋謟

尒疋釋詁謟疑也。郭注引左傳曰天命不謟。明吳元恭陳深郎奎金本注末有音縚二字。案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天命不滔。疇敢以渝。李善注引左氏傳子高曰天命不謟。云滔與謟音義同。武進臧庸曰滔當爲慆字之誤。水旁與心旁易亂也。壽祺攷尒疋釋文本亦作慆。左氏昭二十六年傳天道不謟。釋文本又作慆。昭二十七年傳天命不慆久矣。杜陸兩釋謟慆皆云疑也。皆用雅詁。謟慆字通。此其證。哀十七年傳天命不謟。釋文本又作滔。此滔水旁作亦失之。作謟者杜預本。作慆者蓋賈逵服虔本。

洵旬辨

毛詩大雅桑柔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正義引尒疋釋言旬均也某氏引此詩李巡曰洵徧之均也案詩疏引釋言據某氏本作旬又李巡本作洵同郭本陸氏尒疋釋文洵郭音巡謝音荀臧輯尒疋漢注載某氏引詩亦作洵字非

委佗辨

爾雅釋訓委委佗佗美也釋文曰委委諸儒本並作禕於宜反舍人云禕禕者心之美引詩云亦作禕佗佗本或作它字音徒河反顧舍人引詩釋云禕禕它它如山如河壽祺案陸氏述舍人引詩委作禕不及佗字下述顧舍人引詩禕禕它它者采顧野王爾雅音見釋文敘錄邵氏尒疋正義誤合兩舍人之言爲一竟刪去下文顧字失之不審臧氏輯尒疋漢注載舍人引詩亦依顧舍人並改佗字爲它非

萌閔辨

尒疋釋訓萌萌在也釋文萌萌字或作悶說文心部閔閔存也从心簡省聲讀若簡案玉篇心部閔古限切引說文云存也或作閔又音萌艸部蕄莫耕切引尒疋云存存蕄蕄在也蕄同上本或作萌是蕄與萌同說文即據爾雅讀若簡之簡字恐誤玉篇蕄[illegible]尒疋又云本或作萌謂郭本也

僂僂洄洄

尒疋釋訓僂僂洄洄惛也釋文僂僂字或作慺洄洄郭音韋音義云本或作幗字林幗重衣貌案說文慺不明也即僂字也洄說文訓溯洄幗字林訓重衣貌皆非雅義幗疑溷之誤說文水部溷下流濁也从水圂聲與惛也之訓相近

第175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 版反內

釋訰訰

毛詩大雅抑篇，誨爾諄諄，釋文曰，諄字又作訰。說文埻𦖷並云告曉之孰。爾雅釋訓，夢夢訰訰，亂也。郭注皆闇亂。此非詩義。禮記中庸鄭注，肫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忳忳懇誠[illegible]鄭義與雅訓異，與說文合。荀子哀公篇繆繆忳忳，其事不可循，楊倞注忳與肫同，雜亂之貌。本釋訓。

釋不適

尒疋釋訓，不適，不蹟也。釋文，不適，古述字。壽祺案，尒疋以不蹟釋不適，當引邶風報我不述句，而陸氏於不蹟下誤引沔水詩云念彼不蹟。邵氏正義因謂以不適釋不蹟，非。

坯音辨

尒疋釋山，一成坯。陸氏釋文曰，坯或作伾，備悲反，又備美反。沈五窟反，韋昭音䡊。壽祺案，五窟反與坯音絕遠，尚書釋文伾，徐扶眉反，又敷眉反。窟蓋眉字之誤。韋昭音當出漢書音義，尚書釋文引作音嚭。尒疋釋文誤作䡊。集韻因列此字，引尒疋山一成曰䡊，眞重惟貤繆也。

釋窔窅

尒疋釋宮，東南隅謂之窔。釋文窔，烏叫反，字林同，鄭又音杳。說文云，深貌。本或作窅，又作窔，同。案說文宀部窅，户樞聲也，室之東南隅，从宀，皀聲。是許所見尒疋作東南隅謂之窅也。穴部有窅，云冥也，从穴，皀聲。又有窔字，云窅窔深篠貌，从穴，交聲。皆不引爾雅。陸氏本作窔，又或本作窅，窔皆通假字。

釋髡梱

爾雅釋木髡梱郭注未詳案髡與梡頑梱與棞䫉聲義皆相近說文木部梡棞木薪也从木完聲棞梡木未析也从木圂聲髟部髡鬄髮也从髟兀聲髡或从元頁部頑梱頭也（案梱當爲䫉梱假借字）从頁元聲䫉無髮也从頁困聲說文之梡梱即爾雅之髡梱木之棞者謂之梡亦謂之髡猶人之䫉者謂之頑亦謂之髡爾雅髡梱皆假借字也周禮掌戮髡者使守積鄭司農云髡當作完漢書刑法志引作完者使守積禮記王制公家不畜刑人鄭注髡者使守積釋文髡本又作完徐戶官反是髡亦與完通故借髡爲梡也左氏傳成十年鄭人立髡頑髡頑疊韻字

杻檍辨

尒疋釋木杻檍釋文檍字又作億說文云檍梓屬也案今說文木部無杻有檍在椋樻二篆之閒解云杶也又有楮字在梓楸二篆之下解云梓屬陸氏不引檍訓而引楮訓是所據說文本無檍篆知楮即檍也釋文字又作億之億及引說文云檍之檍二字並當爲楮之譌考工記弓人取幹之道檍次之先鄭讀檍如億萬之億此擬其音不徑作億字也段若膺云說文檍篆淺人增之注又謂杻爲杶不可通韻會云說文作楮今文作檍則黄氏所據鍇本未誤壽祺謂玉篇楮前亦出檍字在椋樻之間蓋後人據此以增說文

釋唐棣常棣

爾雅釋木唐棣栘常棣棣郭注唐棣云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注常棣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毛詩正義引舍人云唐棣一名栘常棣一名棣是爲二木審矣案論語疏引陸璣云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大如李子可食爾雅疏引陸璣疏云常棣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子正赤亦如郁李而小齊民要術引詩義疏常棣其實似櫻桃薁李數說皆與郭畧同豳風六月食鬱及薁毛傳薁夫栘也此陸元恪所本小雅常棣毛傳

常棣棣也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常棣栘丘光庭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唐棣棣也疑爾雅舊本有作唐棣棣常棣栘者故陸孔所據如此今毛傳於何彼襛矣云唐棣栘也說文木部栘棠棣也棣白棣也棠唐古通則與舍人爾雅注合埶文類聚夫栘引韓詩大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夫栘之華萼不煒煒（王伯厚詩考引韓詩序同）是逕改常棣之字爲夫栘與毛詩異

釋濯

周禮守祧鄭注云古文祧爲濯集韻祧古作襬案古音兆翟相近故多相通鄭注尚書顧命云洮頮爲濯澣衣毛詩小雅大東佻佻公子說文引韓詩作嬥嬥爾雅釋魚螢小者珧釋文珧衆家本皆作濯韓非子外儲說右弟三十五延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之乘桃文當如桃花吡撥之類又云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翟文卽桃文也淮南原道訓上出於霄霓之野高誘注霓讀翟氏之翟皆聲近通借

釋戹

尒疋釋宮落時謂之戹釋文戹本或作阸同音俟廣雅云阸砌也案說文𨸏部阸廣𨸏也从𨸏巳聲阸古文𨸏阸本訓廣𨸏假借以爲落時之名猶之梁上短柱謂之侏儒室東北隅謂之宧（說文宧養也陸德明云與周易頤卦義同）梁謂之楣皆取象人身（說文梠眉棟也眉棟卽鄉飲酒禮之楣張載注魯靈光殿賦亦云眉梁是眉楣同也）

釋黃鳥

周書王會解方煬以皇鳥孔晁注皇鳥配於鳳者也案爾雅皇黃鳥郭注云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攷詩屢言黃鳥不聞其名皇也爾雅此下云倉庚商庚又云倉庚鵹黃也說文離黃倉庚也毛詩疏引陸璣疏云黃鳥黃鸝留也一名倉庚一名鵹訓義皆同惟方言云鸝黃自關而東謂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鸝黃或謂之皇鳥此郭注所本也然爾雅云鶠鳳其雌皇說文鶠鳥也其雌皇一曰鳳皇也王部皇字無此訓而見於鳥部鶠字尚書益稷鳳皇來儀毛詩卷阿鳳皇于飛左氏莊二十二

年傳是謂鳳皇于飛毛詩傳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皇尚書僞孔傳毛詩釋文引陸璣疏並同皆本爾雅爲說古鳳皇字皆作皇作凰者俗也集韻或作鷬晉書武帝紀起鷬儀殿於後其證也說文亦無鷬字而有翌字羽部翌讀若皇周官樂師皇舞注故書皇作翌鄭司農云翌讀爲皇元謂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是說文翌卽鳳皇之皇也周書之皇鳥非爾雅之黃鳥矣其連鳥字而稱者左氏昭十七年傳鳳皇適至鳳鳥氏厤正也論語鳳鳥不至是也王會解西申以鳳鳥氏羌以鸞鳥皇鳥之稱亦猶是矣

釋駮

爾雅釋獸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衆經音義引舍人注駮多力獸是也山海經海外北經云北海有獸焉其名曰駮狀如白馬鋸牙食虎豹郭注引周書義渠以茲白爲證西山經云中曲之山有獸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爾雅疏作引而身黑二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禦兵張揖注子虛賦亦言駮一角郭注爾雅不言駮有角及虎爪然駮亦在畏獸畫中注爾雅乃兼山海經兩說而參合之易說卦傳乾爲駮馬王廙云駮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孔疏倨牙如鋸能食虎豹由其剛堅

外著負力至健故易取象焉說苑師曠曰豹食駮駮食虎駮之狀如駮馬是也說文駁駮分二字駁馬色不純也駮獸如馬倨牙食虎豹九經字樣從之按爾雅釋畜駵白駁固與釋獸之駮異字大徐於說文二字並音北角切易乾爲駁馬王廙本爾雅解之郅確是駮雖有馬名無妨字與駁通也若如宋衷說卦傳注天有五行之色故爲駁馬則爾雅但稱駵白爲駁不兼五色如孔冲遠毛詩皇駁其馬疏稱樊光引乾爲駁馬則駁乃雜毛不得擬純陽之體兩說並失所據故知說卦之駁馬斷卽釋獸之駮矣又詩秦風隰有六駮疏引陸璣疏以爲

駮馬梓榆也毛傳引爾雅駮如馬訓之盖誤又釋艸殷九葉釋文引樊光本作駮釋云駮一名九葉此又一艸名也墨子號令篇訟駮言語亦以駮作駁

釋騊駼

爾雅釋獸騊駼馬郭注色青山海經海外北經云北海有獸其狀如馬名曰騊駼逸周書王會解禺氏以騊駼說文騊駼北野之良馬也淮南主術訓騎騵而服騊駼爾雅釋文引字林云北狄良馬也瑞應圖云幽隱之獸也有明王在位即至漢百官表有騊駼監取義於良馬單氏山海經注疑騊駼即橐駝今按周書伊尹朝獻商書正北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並舉橐駝騊駼不以爲一物也又爾雅野馬郭注云如馬而小出塞外釋文引字林騊駼一曰野馬如淳注漢書

百官表高誘注淮南主術訓亦云騊駼野馬也按伊尹朝獻尚書以野馬騊駼並舉子虛賦軼野馬而轊騊駼則明非一物小顏已駁之矣宋書符瑞志駼作塗楊雄解嘲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顏注騊駼馬出北海上陶塗北方國名本國出馬因以爲名是陶塗又與騊駼通也穆天子傳野馬日走五百里後漢書鮮卑傳禽獸異於中國者有野馬

釋鯢

周書王會解濊人前兒前兒者鯢也古文省作兒北山經鐃山師魚郭注或作鯢尒雅釋魚鯢大者謂之鰕郭注今鯢魚似鮎四脚前似獮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尺別名鰕說文鯢刺魚也左氏宣十二年傳取其鯨鯢而戮之管子輕重甲篇請立五厲之祭魚以為脯鯢以為殽左傳疏引裴淵廣州記云鯨鯢長百丈雄曰鯨雌曰鯢目卽明月珠也故死卽不見眼睛也周處風土記云鯨鯢海中大魚俗說出入卽為潮水水經注伊水篇引廣志云鯢魚聲如小兒啼有四足形如鯪鯉可以治牛出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故其著史記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卽鯢魚也太平御覽引異物志云鯢魚有四足如龜而行疾有魚之體而以足行故曰鰕魚含水仰天不動小鳥就食因而吞之酉陽雜俎峽中人食鯢魚縛樹上鞭至白汁出如構汁方可食諸家言鯢魚互異上林賦謂之鰨高誘注呂覽以為魚之賊

釋蟾諸

尒雅釋魚鼁𪓰蟾諸（从釋文）釋文曰鼁起據反𪓰音秋案蟾諸本作詹諸詹諸謂之𧍯鼁說文虫部𧍯云𧍯鼁詹諸以脰鳴者从虫匊聲（廣韻一屋𧍯渠竹切下引說文又鼁𧍯鼁七宿切）詹諸又謂之圥鼁說文黽部鼁云圥鼁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鼁鼁其行圥圥从黽从圥圥亦聲重文𪓰云鼁或从酋圥與𧍯音近鼁與𪓰字同陸氏釋文音𪓰為秋𪓰从酋得聲古音秋圥同類𧍯鼁也圥鼁也皆曡韻字也音之轉則為鼁𪓰尒雅鼁𪓰蟾諸郭璞注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蚥去蚥之名方言从鼁𪓰而變耳（集韻九御鼁下注本郭注）鼁與𧍯圥亦音近鼁𪓰為雙聲字也又謂之屈造夏小正四月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屈造猶𧍯鼁也又謂之鼓造淮南子說林訓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高誘注鼓造一曰蝦蟆造與戚通（賈子胎教篇戚公然易存大戴禮保傅篇韓詩外傳卷七並作造然周禮職聯鼁讀獻杜子春云蠶讀爲戚之戚夏官掌固注云蠶讀爲造次之造說文宍部鼁从宍鼁聲周禮大祝二日造故書造作竈杜子春云竈讀爲造次之造此皆聲類說）古音造鼁亦同類也詹諸亦謂之𪓰𪓰說文黽部𪓰云𪓰𪓰詹諸也詩曰得此𪓰𪓰言其行𪓰𪓰从黽爾聲此所傳詩乃韓詩𪓰𪓰猶施施也淮南子原道訓蟾蠩捕蚤高誘注蟾蠩䗂蝇也蝇卽戚施也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

引韓詩作得此戚施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此與圥鼀異名而同物故說文於鼀下𪓰下一據爾雅一據韓詩兩釋之云詹諸以曉人也或欲依許書𪓰下之文改爾雅鼀䵴爲鼀𪓰改說文鼀下圥鼀爲鼀𪓰改說文注其行圥圥爲其行𪓰𪓰不知如其言則說文之例鼀下訓義已具𪓰下但應云䵴𪓰也足矣何煩復贅曰詹諸曰其行𪓰𪓰邪如黽部𪓰𪓰䵷𪓰也鼀𪓰鼀也卽其例　邵氏爾雅正義徑改鼀䵴爲鼀䵴蓋沿誤玉篇而不知䵴卽鼀字戴氏東原旣謂鼀當作鼀又謂說文䵴當同𪓰斥陸之音䵴爲秋非是尤攻之不審

釋又

說文又手也人手寸口也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亦法度也諸法度字皆從寸是又寸義通付肘守酎皆从寸得聲而聲近又是寸又音亦通付从寸持物對人大徐曰寸手也詩角弓以附與木猷屬韻付从寸聲寸讀近又古有部字與尤幽黝宥幼屋沃燭覺諸部同類又古讀若以然易乾象傳以久韻道咎造首大過象傳以久韻醜咎離象傳以久韻咎道臨象傳以久韻道則古音通轉又亦可讀若誘矣

偃伯解

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臣聞昔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李賢注引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壽祺案伯訓師節它無所徵其義亦不可解伯即禡字師節當爲師祭聲近之誤也周禮春官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鄭君注云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并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肆師之職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

則爲位鄭君注云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說文示部禂注禱牲馬祭也詩曰既禡既禂案毛詩吉日爾雅釋天皆作既伯既禱許君引詩作既禡既禂者皆韓齊三家之異文周禮以貉爲禡杜鄭讀貉爲百說文又以禡爲伯伯百同字伯禡貉通借字偃伯之伯義當如周禮之禡訓爲師祭武軍不興則偃師祭所立之表於靈臺也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各據詩詞緣事爲訓故兩解之其實師祭尃解是禡馬祭尃解既禱也且周禮田亦禡祭應劭注漢書敘傳云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是義得兩通也偃伯在靈臺者周禮肆師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爲位鄭注引尚書大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觀臺猶靈臺也古者軍行靈臺與社宗同設而賈逵盧植蔡邕頴容服虔皆以清廟明堂辟雍靈臺爲一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左氏傳莊八年有治兵於廟之文周禮大司樂有獻捷於祖之事此其義也或曰偃伯猶言偃旗也伯與白通周禮司常建大白以即戎逸周書克殷解有大白小白皆旗名伯又與帛通左氏傳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公穀帛作伯周

禮通帛爲旜雜帛爲物故旗亦可言帛也初學記引黃帝出軍訣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往東赤牙旗引往南白牙旗引往西黑牙旗引往北黃牙旗引往中漢書郊祀志武帝爲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目象泰一三星爲泰一鋒旗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大史奉以指所伐國後漢滕輔晉袁宏顧愷之宋王誕鄭鮮之皆有祭牙文見埶文類聚似偃伯即罷禡牙之禮但禡牙乃後世禮古師祭祇立表耳

釋鎛鱗

淮南子俶眞訓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注鎛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豹者刻尊彝爲蟠龍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壽祺案高注釋鎛鮮二字不辭說文弟十四上金部鎛注云鎛鱗也鐘上橫木金華也从金尃聲攷工記梓人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簨虡注云飾簨以鱗屬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許君以鎛鱗爲鐘上橫木金華義與考工記合金華謂以金塗之有光華也

然則淮南鎛鮮當作鎛鱗說文所謂金華卽淮南所謂華藻古以此飾鐘上橫木又爲尊彝飾故義得通稱也許君注淮南本必作鎛鱗說文卽據之爲說高注作鎛鮮訓明好葢由所見本異然不如許本之精矣金尊亦當依說文爲金華此傳寫之譌又玉篇鎛字注云鎛鮮獸似人懸鐘橫木也解字亦鱗字形近之誤其云獸似人必他有所據葢顧野王之舊非孫强所能加然省金華二字直以爲懸鐘橫木疏矣

說文經字攷

許祭酒說文所載羣經古篆等字錢氏潛研堂荅問攷舉三百餘字外尚有可坿益者易則愁卽夕愓若厲之愓仌卽陰始凝也之凝溓卽鄭易溓于無陽之溓萅卽鄭易昏萅之萅彪卽鄭易彪蒙之彪毓卽王肅易振民毓德之毓幋卽或錫之鞶帶之鞶拕卽鄭易三拕之之拕沚卽鄭易需于沙之沙遰卽鄭易明辨遰也之遰顕卽鄭易賁如蹯如之蹯欿卽京易習坎之欿瀳卽水洊至之洊古文㗊卽獲匪其醜之醜憧卽京易憧憧往來之憧槼卽鄭易槼其角之槼熇卽劉表易家人熇熇之

熇觭卽荀易其牛觭之觭頯卽鄭易壯于頯之頯趚卽其行次且之次聚卽萃聚也之聚掔卽子夏易掔羊悔亡之掔劊卽京易困九五劓劊之劊彪卽其文炳也之炳古文鬻卽覆公餗之餗胂卽列其夤之夤鄭康成作䐜與胂同字朋卽京易裂其朋之朋嫥卽孟京易歸妹以嫥之嫥窒卽京易窒其無人之窒鬄卽孟易婦喪其鬄之鬄絮絮皆卽繻有衣袽之袽嘖卽見天下之賾賾字尟卽馬氏易故君子之道尟矣之尟网卽作爲罔罟之罔甈卽躁人之辭多之躁黜卽鄭易爲黜喙之黜遴卽鄭易遴卦之遴尚書則假卽假于上下之假釆卽辨章百姓之

辨暘即暘谷之暘。启即啓明之啓。𨿽即圮族之圮。台即今文舜讓于德不台之台。煙即古文煙于六宗之煙。謐即今文惟刑之謐哉之謐。㪍即播時百穀之播。僃即簜夏之猾夔即擾而毅之擾。見玉篇哥即歌詠言之歌。丂即殄行之殄。丂即何畏乎巧言之巧。岠即距川之距。蕭𪓿皆即絺繡之絺。古文曰𡇒皆即在治忽之忽。見鄭注㒩即鳳皇來儀之鳳。蒠即百獸率舞之舞。頭即元首喜哉之喜。囧即元首明哉之明。許君云囧賈侍中說讀與明同王伯申侍郎云魏曹囧字元首蓋古文尚書元首明哉明有作囧者故曹氏名字取此賈侍中說當即據古文尚書也戠即赤埴墳之埴。鄭本玭即蠙珠之蠙。淖即江漢朝宗于海之朝。今文見論衡𤅩即沱潛之潛。見史記夏本紀㟧即華陽之華。玲即球琳之琳。鄭本尚書粲即二百里蔡之蔡。稭即納秸服之秸。鎦即無𧀮劉之劉。訦即爾忱不屬之忱。臤即今文優賢揚歷之賢。見三國志注及漢碑摩即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逷即逖矣西土之人之逖。見文選注离即今文如豺如離之離。見史記周本紀及文選西都賦注㥯即古文大誓師乃慆之慆。古文詖即無偏無頗之頗。篖即盡逌而繁之之繁。俑即逸祝用之用。沬即王乃洮頮水之頮。眊即耄荒之耄。見漢書刑法志[足非]即荆辟疑赦之荆。顩即今文顩宮剕割脰庶剠之顩。見尚書正義賕即今文惟貨惟求之求。劇即杜乃獲之杜。見周禮秋官雍氏注誐即誐善巧言之誐。見公羊傳及楚詞章句

詩則朻即韓詩南有樛木之樛。馗即韓詩施于中逵之逵。見文選注餗即言秣其馬之秣。夙即夙夜在公之夙。見尉氏令鄭君碑纆即素絲五紽之紽。帥即毋感我帨兮之帨。齋即領如蝤蠐之蠐。較即倚重較兮之較。臬即擇兮擇兮之擇。見玉篇與擇同濊即北流活活之活。鱍即韓詩庶姜孽孽之孽。狎即韓詩能不我狎之狎。衿即魯詩青青子衿之衿。石經孅即韓詩孅孅女手之孅。𦄵即我謂且謠之謠。綃即魯詩素衣朱綃之綃。見鄭箋斿即見此粲者之粲。鴇即肅肅鴇羽之鴇。皺即竹皺緄縢之皺。見鄭康成儀禮注西即可以棲遲之棲。見漢嚴發碑娓即韓詩誰侜予娓之娓。酱即韓詩碩大且酱之酱。醧即韓詩飲酒之醧。醧字。納即執訊獲醜之訊。𥝖即南山有枸之枸。濛即菁菁者莪之菁。集韻菁艸見詩菁菁者莪李舟說摯即如輊如軒之輊。䡶即方叔涖止之涖。杤即韓詩如矢斯杤之杤。鞠即如鳥斯革之革。䩱即其䩱孔有之䩱。見尔疋注引詩穹即韓詩在彼穹谷之穹。駾即韓詩駓駓騃騃之騃。鳶即鳶飛戾天之鳶。憆即天之方懠之懠。沆即韓詩謀猶回沆之沆。犴即韓詩宜犴宜獄之犴。鸇即鴥彼晨風之晨。曹即韓詩瞗睍聿消之瞗。覓即韓詩先集維霰之霰。辰即周道如砥之砥。叏即使我心疚之疚。㦽即維禹甸之之甸。見周禮稍

人鄭注芓秄皆卽或耘或耔之耔見漢書食貨志采卽此有滯穗之穗穧卽此有不斂穧之穧見崔靈恩三家集注𠦂卽賓載手仇之仇繛卽綽綽有裕之綽簦卽臺笠緇撮之臺國語吳語唐尚書云簦夫須也案尔疋臺夫須也臺簦音相轉詩臺笠卽此鵚卽有鶖在梁之鶖艁卽造舟爲梁之造腜卽韓詩周原腜腜之腜烰卽烝之浮之浮机卽授几有緝御之几見楚詞章句弲卽騂騂角弓之騂釋文騂說文作弲谷啣皆卽嘉殺脾臄之臄䡴卽與爾臨衝之衝碫卽取厲取鍛之鍛見釋文瓕卽俾爾彌爾性之彌咠卽辭之戢矣之戢屚卽尙不愧于屋漏之漏隧卽大風有隧之隧迒卽往近王舅之近見鄭箋貉卽其追其貊之貊卣卽秬鬯一卣之卣意卽萬億及秭之億朄卽應朄縣鼓之朄見鄭箋䂮卽有畧其耜之畧儀禮則兒卽士冠爵弁服之弁帢卽士冠韎韐之韐說文注引鄭司農說卽仲師儀禮注結卽士冠采衣紒之紒緅縱皆卽士昏被纚褊之纇籓卽士昏婦執笲之笲豐卽鄉射設豐之豐俟賸皆卽燕禮媵觚于賓之媵茍卽聘禮燕禮賓爲苟敬之苟當讀己力切但卽覲禮肉袒之袒綠卽士喪不縓之縓見鄭注褮卽士喪幎目用緇之幎掔卽士喪設決麗于掔之掔卤卽士虞中月而禫之禫糦卽特牲饋食視饎爨之饎周禮則商卽商賈阜通貨賄之商迻卽轉移執事之移彝

卽膳膏羶之羶䏓卽以鹹養脈之脈辳卽醫酏糟之糟鬻卽糗餌之餌粢卽粉餈之餈䵊卽五齏之齏麷卽內豎則前蹕之蹕揄卽搖狄之搖𦑝卽封人置其絼之絼笠卽共其牛牲之互互字鼜卽鼓人夜鼓鼜之鼜敳卽師氏掌以媺詔王之媺義卽治其禮儀之儀肆師鄭注故書儀作義尞卽槱燎之燎鬯卽掌共秬鬯之鬯豈卽奏愷樂之愷䃦卽典同高聲硍之硍穿卽弇聲鬱之弇龡卽掌教龡竽笙壎籥之龡龥卽簫箎篴管之箎箹卽籥人之籥勿卽雜帛爲物之物旃卽斿車載旌之斿豩禋皆卽遂以獮田之獮瓕卽瑁玉三采之瑁鄭注故書瑁作瓕瑮卽玉瑾之瑾鐖卽犬人凡幾珥之幾範卽大馭作犯軷之犯蛓卽蟈氏之蟈朗跀皆卽刖者使守門之刖楔卽牙得則無槷而固之槷此當是尔疋木相磨槷之字非考工記之槷𤮊卽陶人爲甗之甗䴡卽瓬實二鬴之瓬柏卽庇長尺有一寸之庇禮記則𢻹卽曲禮國中以策彗卹勿之彗蟦卽月令蚯蚓出之蚓桶卽角斗甬之甬見史記商君傳呂覽仲春紀鴽翟皆卽田鼠化爲駕之駕䈲卽具曲植之曲鞠鞫皆卽麴蘖必時之麴齋卽火齊必得之齊柩卽曾子問葬至于堩之堩藾卽內則三牲用藙之藙姆卽姆教婉娩聽從之姆碶卽玉藻士佩瓀玫之瓀媟卽爲己係卑之係禕卽大傳

殊徽號之徽見鄭注 遯卽學記學不躐等也之躐 笮卽神
其佸舉之佸 認卽緇記使論其支而不認之認見荀子 緇
卽卵生者不殈之殈 硜卽石聲硜之硜見史記樂書 勝卽使
其曲直繁瘠之瘠左氏傳則乚卽授師孑焉之孑 褀卽
地反物爲妖之妖 褯卽公狩于禚之禚 睆卽睅其目之
睅 偁卽禹稱善人之稱玉篇引 䙺襪卽篳路藍縷之藍縷
邁卽好聚鷸冠之鷸 妾寧皆卽趙傻在後之傻 頲卽鄭
人立髮頑之髮 蔽卽毋桒管蒯之蒯 架卽使巫以桃茢
之茢據杜注 鬻觽鍵皆卽饘于是之饘 競卽二惠競爽猶
可之競 籞卽冊敘守之之敘說文籞引春秋傳曰澤之自籞此卽左氏傳

左海經辨 卷下 八七

澤之萑蒲舟鮫守之之本字也說文自乃舟之譌左氏傳綏乃鮫之梟字肙鮫卽肙籞謂澤藪之利也許君約
傳文故曰澤之肙籞仁和臨生嚴杰說 鴸卽公子禂之禂說文鴸引春秋傳曰有容鴸按
春秋傳無容鴸之文鴸與裯通亦與裯同訓短衣也魯昭公名裯所謂裯父喪勞是也說文容字上宂乃公之
壞字下工乃子之壞字嘉定貢生焸夌崇說 𣊟卽日月之會謂之辰辰字輻
卽載惪靈之靈 蕭卽苟偃卒于戲陽之戲見杜注及後漢書光武紀
劉昭地理志注補 公羊則淨卽至于爭門之爭 遻卽祖之所逮
聞也之逮見石經 衙衿卽朋友相衞而不相迿之迿論語
則輴梘皆卽大車無輗之輗 樋卽珊璉也之璉 倇卽可
以託六尺之孤之託見玉篇引論語 悾卽空空如也之悾 刕卽
求善價而沽諸之沽玉篇引論語 遼卽遼遼如也之遼見祝穆後

碑 趩卽趨進翼如也之翼見玉篇引論語 黬卽點爾何如之點
籥籥皆卽斗筲之人之筲 莧卽莞爾而笑之莞 灑卽置
其杖而芸之置見石經 廾拜卽子路拱而立之拱 孟子則
躬卽蹙頞之頞 爇卽若火之始然之然 覶卽成覵之覵
蠶卽螬食實者之螬 虩卽啾爾而與之之啾 酉迺姑皆
卽以言餂之也之餂 閽卽王使人瞯夫子之瞯 尒疋則
媅卽妉樂也之妉毛詩釋文引韓詩作媅 㾁卽氣靜也之氣 寏卽
頲靜也之頲 宓卽密靜也之密 尥卽尥勝也之尥 退遣
卽徂存也之徂 鞫窮皆卽鞫窮也之鞫 匧卽挾藏也之
挾 晉卽瞀滅也之瞀 萠卽翌明也之翌 詾卽訩訟也之

左海經辨 卷下 八八

訩 齘卽苛妎也之妎 雖卽皇華也之皇 萌卽萌萌在也
之萌 禰禰禮積卽委委佗佗之異見釋文 㤉卽痯痯病也
之痯 粀卽不俟不來也之俟 縅卽緎羔裘之縫也之緎
㝏卽㝏兒也之㝏 蔚卽一達謂之道道字 宦卽東南隅
謂之窔窔字尔疋釋文窔本或作窔與窔同案說文宀部有宦窔二字皆不引尔疋獨宦字注云室東南隅謂之宦則宦乃尔疋正字也 㝠卽㽙㽙謂之㽙㽙字 齘卽骨謂之
切切字釋文云本或作齘 㲉卽角謂之觷觷字 礲卽研謂之鍇
鍇字 爛卽搏者謂之櫔櫔字 璕卽璋大八寸謂之琡琡
字 霢卽雨霓爲霄雪之霓 泥卽水潦所止爲泥丘之泥
繂卽紼繂也之繂 藚卽其大者蘋之蘋 薪卽蒔山蘄之

蔪蔆即其萌蘿之萌尒疋當連下文蘥字爲句蘿蘥即大戴記百艸權輿之謂權輿者艸木之始也蘿蘥正字權輿通借字陽湖孫星衍說芺即雚蔓華之雚蟠即蟠鼠婦之蟠蚗即螇蚸之蚸蠽即螢天螻之螢蚰即蛣蚰之蚰鸛即鶩黃之鶩鴋即鶩澤虞之鶩鷭即羊白鷭之鷭蹊即其跡迒之迒騴即牝曰騇之騇騁即一目白瞯之瞯犻即體長犻之犻此類悉數之不能終學者精孰諸經參稽同異則觸目即得之矣

說文偁禮攷

武進臧禮堂說文經考曰許君序言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獨儀禮用今文故士冠士昏古文離皮今文儷皮說文隹部雗黃鶬庚也不引離皮鹿部麗明偁禮用麗皮納聘矣士昏古文扃今文鼏鼏或作鉉壽祺案儀禮注以扃爲古文以鉉爲今文鼏字似非今文以與鉉字形聲不相近也鼏當是古文本字扃當是同音假借字說文戶部扃爲外閉之關鼎部有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從鼎冂聲金部鉉舉鼎具也明偁易謂之鉉禮謂之鼏矣旣夕古文乃窆今文乃封說文土部堋明稱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矣公食大夫古文羊苦今文羊苄說文艸部苄明偁禮曰鉶毛牛藿羊苄豕薇矣士昏古文北趾今文北止說文以止爲足足部無趾士喪古文爲銘今文爲名說文口部名自命也金部無銘特牲饋食古文酳尸今文酌尸說文酉部酌少少飲也从酉勻聲無酳字此許君儀禮用今文之證壽祺案臧君是說郅確今更推之周禮梓人疏引駮異義云觶字角旁著氏汝潁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儀禮燕禮注亦云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鄭言觶觗分別古今益觶爲今文觗爲古文或字說文角部觶引禮曰一人洗舉觶重文觗云

禮經解是亦上解據今禮下觝據古禮經也士冠緇布冠各一匴古文匴爲篹說文匚部有匴竹部無篹鄉射記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今文糅爲縮說文糸部有縮米部無糅聘禮記賜饔惟羹飪古文飪作腍說文食部有飪肉部無腍少牢綏祭古文綏爲肵士虞記用專膚爲肵俎今文肵爲折俎說文肉部無肵特牲祝命挼祭今文挼皆爲綏說文手部無挼士喪奉尸俠于堂今文俠作夷說文人部無俠士喪特豚兩胉今文胉爲迫說文肉部無胉士喪遂者以褶古文褶爲襲說文糸部有緹字或作褶士喪王棘若檡棘今文檡爲澤說文木部無檡既夕記甃用塊古文甃爲役說文土部有投即甃字既夕記木錧今文錧爲鎋說文金部有鎋無錧既夕執筭古文筭皆爲筴說文竹部有筭無筴此皆臧君所未及舉亦足與前說相發明者也

漢讀舉例

漢儒音讀之法凡言讀如讀若讀爲讀曰讀與某同皆別舉一字以定其音此常例也亦有即本字爲音者蓋字包數音音包數義字同而音異者別其音字同而義異者別其義故或舉經典習見之文以證之或舉方俗易曉之語以徵之字雖不改而音與義已判矣此又一例也復有字止一音一義難爲比況之詞但就本義爲本音者此又一例也前一例人所易知後二例見經籍古注者詳攷如左

杜子春周禮注八事　地官稻人以溝蕩水注蕩讀爲和蕩案此讀蕩如盪釋文蕩如字李軌吐黨反　春官磬師擊編鍾注讀編爲編書之編案編止一音一義訓聯也次也　菙氏掌共燋契注燋讀爲細目燋之燋釋文燋哉約反李又祖堯反一音哉益反案李軌音祖堯反者以杜云或曰如新樵之樵也益字疑誤　大祝五曰振祭注禮家讀振爲振旅之振四曰振動注振讀爲振鐸之振七曰奇拜注奇讀爲奇偶之奇案振音側隣切又之刃切振祭注杜子春云禮家讀振爲振旅之振左氏隱五年傳入而振旅穀梁莊八年傳入曰振旅杜預范甯注並云振整也是振又音之郢切　夏官圉師射則充椹質注讀椹爲齊人言鐵椹之椹案司弓矢釋文椹張林反廣韻引文字指歸俗用爲桑椹字非是此字止一音一義　職方氏其浸穎湛注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釋文湛直感反劉又音沈李唐感反案湛古浮沈　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注乏讀爲匱乏之乏

鄭司農周禮注二十六事　地官序官遺人注遺讀如詩曰棄予如遺之遺案後鄭讀餽遺之遺釋文維季反司農音維後遺人釋文云劉昌宗音逐　春官巾車鷖總注鷖讀爲鳧鷖之鷖案後鄭云故書鷖或作緊先鄭以鷖者青黑色緇色如之釋文鷖烏兮反劉烏計反案離騷駟玉虯以乘鷖李善注鷖鳳皇別名也山海經曰鷖身有五采後漢書張衡傳注九疑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鷖此與鳧鷖義異　車僕大射共三乏注乏讀爲匱乏之乏案賈疏云以其矢於侯匱乏不去故讀從之是射禮之容名乏之音義皆與匱乏之同　天府釁寶鎮注釁讀爲徽或曰釁鼓之釁　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注駔讀爲駔疾之駔案賈疏云先鄭讀駔爲鉏牙之鉏云讀駔爲駔疾之駔此蓋當時語廣韻十姥駔徂古切三十七蕩駔子朗切音義皆與此別後鄭云駔讀爲組與組馬同不從先鄭　夏官大司馬師旅執提注提讀如攝提之提　秋官序官萍氏注萍讀或爲萍號起雨之萍案後鄭云今天問萍號作蓱[illegible]爾雅曰萍萍其大者蘋釋文萍萍萍上音平本亦作苹同下蒲丁反然萍萍亦同音也　序官冥氏注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案後鄭讀冥方之冥釋文冥如字又莫歷切上音屬先鄭下音屬後鄭也　序官哲蔟氏注蔟讀爲爵蔟之蔟謂巢也案賈疏云爵蔟是雀窠廣韻五十候蔟倉奏切又一屋蔟千木切蠶蔟雀窠謂之蔟猶𥫱箔謂之蔟皆謂物湊聚有所藉也說文蔟行蠶蓐是其義　司儀皆旅擯注旅讀爲旅於泰山之旅後鄭注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案爾雅釋詁旅陳也釋言臚敘也儀禮鄉飲酒禮注旅敘也周禮此注云臚陳之也義皆相通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漢書敘傳大夫臚岱侯伯僭畤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尚書禹貢蔡蒙旅平釋文旅韋昭音盧史記六國表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此

即臚岱僭畤之說也然則先鄭亦讀旅若臚後鄭恐人不知旅於泰山之旅音臚故引伸之非與先鄭有異也　掌客車三秖注秖讀爲秖秭麻荅之秖釋文秖丁故反或丈加反儀禮聘禮釋文引字林疾加反　秋官序官掌訝注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案古訝御音義同皆訓迎也諸經多作御周禮及公羊作訝司農掌訝注輪人注並引公羊傳跛者訝跛者公羊成二年傳釋文迓本作訝左氏成十三年傳迓晉侯於新楚釋文迓本作訝陸元朗所見公羊左氏舊本猶作訝其作迓者皆後來所改矣說文言部訝相迎也从言牙聲周禮曰諸侯有卿訝也其下迓篆云訝或从辵則徐氏所補十九字之一也儀禮士昏禮勝御沃盥交注御當爲訝此以勝御迓文恐人疑爲侍御之御故易其字然御訝實同一字不必易也　考工記函鮑注鮑讀爲鮑魚之鮑案司農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甍說文革部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即鮑也許鄭所據周禮皆作鮑此字宜从革從魚作鮑者同音通假也司農注當云鮑讀爲鞄甍之鞄而云讀爲鮑魚之鮑非其義也此注疑有敓竄之誤或讀爲以下六字當在引蒼頡篇之下簡錯耳下鮑人之事後鄭云鮑故書或作鞄重引鄭司農云蒼頡篇有鞄甍而無讀爲鮑魚之鮑語可證　輪人欲其與爾而纖也注與讀爲紛容與參之與案後鄭謂與如桑螵蛸之蛸釋文與音蕭此後鄭音也又色交反此先鄭音也紛容與參語出上林賦　輪人捎其藪注藪讀爲蜂藪之藪案司農云謂轂空壺中也說文木部樔車轂中空也从木喿聲讀若藪樔即考工記之藪字也司農云讀爲蜂藪之藪者言其義同也急就篇輻轂錧鎋輮轑轑亦樔字　輈人馬不契需注契讀爲爰契我龜之契需讀爲畏需之需案釋文契苦契反此與書契音異也賈疏需讀爲畏需之需謂從易需卦之需此說非也畏需之需當讀與愞同古愞字作耎亦作需與需卦之需音義並異釋文需音須又乃亂反後音是也先鄭解契需云謂不傷蹄不需道里此畏需之義也　輈人良輈環灂注灂讀爲灂酒之

濟〈案釋文濟音子俏反李音在學反〉 治氏鋌十之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 鮑人之事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注卷讀爲可卷而懷之卷迆讀爲旣建而迆之迆. 梓人爲筍虡注筍讀爲竹筍之筍. 出舌尋縝寸焉注縝讀爲竹中皮之縝 弓人菑栗不迆注菑讀爲不菑而畬之菑栗讀爲榛栗之栗〈案釋文菑側冀反又側其反沈子貴反劉音廁據先鄭輪人注云菑讀如雜廁之廁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胾博立梟棊亦爲菑此音菑爲廁也弓人之菑先鄭當讀側其反沈劉之音非先鄭義也栗釋文音烈後鄭讀栗爲裂繻之裂〉 夫筋之所由幨注幨讀爲車幨之幨. 矢人亦弗之能憚矣注憚讀當爲憛之以威之憚

鄭康成易注一事 解讀如人倦解之解.〈見文選三都賦注〉

康成尚書注二事 降讀如郕降於齊師之降.〈見水經注十〉 聒讀如聒耳之聒.〈見尚書盤庚正義〉

康成毛詩箋三事 終風箋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 狼跋箋孫讀如公孫于齊之孫. 伐檀箋殞讀如魚殞之殞

康成儀禮注四事 覲禮注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 卓讀如卓王孫之卓. 特牲饋食禮注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 士喪禮注綦讀馬絆綦之綦.

康成周禮注二十六事 太宰注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 小司徒注何讀如衷何之何. 外府注布讀爲宣布之布. 廛人注滯讀爲沈滯之滯. 質人注淳讀如淳尸盥之淳. 鐘師注鼓讀如莊王鼓之鼓 磬師注縵讀爲縵錦之縵. 典同注甄讀爲甄燿之甄. 陂讀爲險陂之陂. 韽讀爲飛鉗韽之韽. 韎師注韎讀如韎韐之韎. 射人注作讀如作止爵之作. 弁師注會讀如大會之會. 廋人注散讀如中散之散. 挈壺氏注挈讀如挈髮之挈. 掌客注見讀如卿皆見之見. 掌交注辟讀如辟忌之辟 秋官序官注㝠氏㝠方之㝠. 㮚氏注量讀如量人之量. 韗人注穹讀如穹蒼之穹. 陶人注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 慌氏注渥讀如

郤人渥菅之渥. 匠人注淫讀如淫液之淫. 弓人注簡讀如簡札之簡 測讀如測度之測 矢人注摶讀如摶黍之摶

康成禮記注七事 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注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釋文稅喪皇他活反徐他外反〇正義無禮則稅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 樂記則易直子諒之心注子讀如不子之子. 祭義注同. 中庸可以與知焉注與讀爲贊者皆與之與.〈正義贊者皆與見士冠禮〉 仁者人也注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 溫故而知新注溫讀如燖溫之溫. 深衣續衽鉤邊注鉤讀如鳥喙必鉤之

鈎　表記衣服以移之注移讀如水汜移之移移猶廣
大也釋文移昌氏反徐又始者反
高誘呂氏春秋注六事　卷二當染篇以茹魚去蠅蠅
愈至注茹讀茹船漏之茹字茹臭也　卷三執輿如組
注組讀組織之組　卷三論人篇人之竅九一有所居
則八虛注居讀曰居處之居居猶壅閉也　卷三月紀
篇與爲負明注負讀如詩云吁嗟負兮　卷二十六務
大篇注巧讀如巧智之巧　任地篇農夫知其田之易
也注易治也讀如易綱之易
高誘淮南注六十五事　卷一原道訓析八極注析開

也讀重門擊析之析　悅兮忽兮注悅讀人空頭扣悅
之悅　雖有鈎箴芒距注距讀距守之距　用不屈兮
注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　而田者爭處墝埆注墝埆
讀人相墝埆之墝　新而不朗注朗讀汝南朗陵之朗
一之解注解讀解故之解　連嶁注嶁讀岣嶁無松
柏之嶁　不以慊爲悲注慊讀辟向慊之慊　漠瞀於
埶利注瞀讀織絹緻密瞀無間孔之瞀　卷二俶真訓
蚑行噲息注噲讀不悅懌外之噲　汪然平靜注汪讀
傳尸諸周氏之汪同　代謝舛馳注舛讀舛濆之舛
芒芒沈沈注沈讀水出沈正白之沈　設於無垓坫之

字注垓坫垠堮也垓讀人飲食太多以思下垓坫讀爲
筦氏有反坫之坫　被施頗烈注被讀光被四表之被
乃始樠觟離跂注樠讀緜無縫際之樠　以覩其易
也注易讀河間易縣之易　卷三天文訓本標相應注
標讀刀末之標　是謂朏明注朏讀若朏諾皋之朏
卷四墬地訓曰亢澤注亢讀常山人謂伯爲亢之亢案說
文田部畂一曰陌也趙魏謂陌爲畂郎此字　食木者多力而爨注爨讀內
爨於中國之爨近鼻也　有斥山之文皮焉注斥讀斥
乇之斥斥或作庰注斥乇或作庰立恐誤　其人惷愚注惷讀人謂惷
然無知之惷　樠山注樠讀人姓樠氏之樠　卷五時

則訓穿竇窖注讀窖藏人物之窖　乃命大酋注酋讀
酋豪之酋　秫稻必齊注齊讀齊和之齊　卷六覽冥
訓畫隨灰而月運闕注運讀運園之運運本一作連誤之運運字一本
作圍亦誤　夫陽燧取火於日注夫讀大夫之夫　過歸鴈
於碣石注過讀嵩過之過　卷七精神訓芒芠漠閔注
閔讀閔子騫之閔　日中有踆烏注踆讀踆巍之踆
薄蝕無光注薄讀厚薄之薄　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注
任讀任俠之任　得休越下注越讀經無重越之越
仇由注仇讀仇餘之仇　卷八本經訓其行侻而順情
注侻讀射侻取不覺之侻　芒繁紛挐注芒讀麥芒之芒

戴角出距之歠注距讀距守之距　盤紆刻儼注儼
讀儼然之儼　蔆杼紾抱注杼讀杼紾讀紾結之紾
巧爲紛挐注挐讀人姓紛挐不解之挐　谿樹蓮菱
注蓮讀蓮芊魚之蓮　甬道相連注道讀道布之道
冠無觚嬴之理注嬴讀指端嬴文之嬴　卷九主術訓
鼓籟塞耳注鼓讀而買鼓谿之鼓　卷十三氾論訓以
勞天下之民注勞讀勞勑之勞　乾鵠知來而不知往
注乾讀乾燥之乾　卷十六說山訓引輴者爲之止也
注輴讀土行輴之輴　揲挻其土注揲讀揲脈之揲
社何愛速死注江淮謂母曰社社讀雖家謂公爲阿社

之社　故寒顫懼者亦顫注顫讀天寒凍顫之顫　卷
十七說林訓非其任也注任讀甚任之任　以玉鈃者
發注發讀射百發之發　倚者易軵也注軵讀軵濟之
軵　毀舟爲杕注杕舟尾讀詩有杕之杕　縿爲之纂
繹注纂讀曰綫繹纂之纂　卷十九脩務訓以身解於
陽盱之阿注解讀解除之解　啳睽哆噅注哆讀大口
之哆　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注訬讀燕人言趮
操善趍者謂之訬同也　攫掇摽拂注摽讀刀摽之摽
　雖鳴廉脩營注營讀營正急之營
史記注八事　秦始皇本紀推終始五德之傳集解引

鄭氏注傳音亭傳　高祖紀亶告歸之田索隱引韋昭
注告音告語之告　高武侯鰓集解引蘇林注鰓音魚
鰓之鰓　平準書名曰白選索隱引蘇林音選擇之選
　陳涉世家又閒令吳廣索隱引服虔云閒又中閒之
閒又樊酈滕灌列傳賜上閒爵索隱引如淳證上閒音
中閒之閒　南越尉佗列傳卽被佗書集解引韋昭曰
被音光被之被　傅靳蒯成侯列傳集解引服虔曰蒯
音菅蒯之蒯　萬石君傳減宣集解引服虔曰減音減
損之減
漢書注五十三事　高祖紀上隆準文頴曰準音準的

之準　走至戚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志八注同　高武
侯鰓蘇林曰鰓音魚鰓之鰓　燕將臧荼爲燕王鄭氏
曰荼音荼毒之荼　明其爲賊應劭曰爲音無爲之爲
鄭氏曰爲音人相爲之爲　盧綰蘇林曰綰音吕繩綰
結物之綰　樅公注蘇林曰音樅木之樅　高祖紀下
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　沛侯濞重厚
服虔注濞音滂濞　行田宅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
居南方長治之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　亡可蹻足待
也如淳曰蹻音如今行樂蹻行之蹻　葬長陵巳下蘇
林注下音下書之下　規摹宏遠矣鄧展曰若畫工規

褀物之摹　文帝紀四常假借納用焉蘇林注假音休
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　景帝紀五更議著令蘇林注
著音著幘之著　武帝紀六怵於邪說如淳注怵音怵
惕　昭帝紀七今三輔太常穀減賤鄭氏注減音減少
之減　王子侯表三夏羨侯服虔注夏音戛擊之戛
禮樂志二豐草葽孟康注葽音四月秀葽葽盛貌也
又窅窊桂華蘇林注窅音窅眑之窅窊音窊下之窊
郊祀志五上推終始傳鄭氏注傳音亭傳　天文志六
天棓蘇林注棓音棓打之棓　五行志七母乃有所辟
服虔注辟音邪辟之辟　五行志七中之上露恆風若

服虔注霧音人備霧　五行志七下之上大經在辟而
易臣服虔注辟音刑辟之辟　地理志八平原郡般如
淳注般讀如面般之般　韓王信傳國被邊李奇注被
音被馬之被　韓侯傳刻印刓蘇林注刓音刓角之刓
周勃傳趣爲我語蘇林注趣音趣舍　周亞夫傳吏
簿責亞夫如淳注簿音主簿之簿又張湯傳蘇林注同
任敖傳及呂比定律令如淳注比音比次之比或曰
比音比方之比　賈誼傳則因而挺之矣服虔注挺音
挺起　鼂錯傳連有假伍百服虔注假音假借之假
鄒陽傳封之於有卑服虔注音卑予之卑　傳二十

淖姬鄭氏注淖音泥淖　司馬相如傳二十七上末光絕
炎李奇注炎音火之光炎　傳二十七下入曾宮之嵯
峨蘇林注坌音馬坌吮之坌　傳二十七下雲之油油
蘇林注油音油麻之油　武五子傳三十三因長御倚
華鄭氏注長音長者　李廣利傳三十一名昧蔡服虔
注蔡音楚言蔡　東方朔傳三十五兄寠藪也蘇林注
寠音貧寠之寠藪音數錢之數　又同胞之徒蘇林注
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　段會宗傳卽出所發兵
埶堄地服虔注埶音埶阢之埶　楊雄傳上天動地岋
蘇林注岋音岋岋動搖之岋　蹶浮麋鄭氏注蹶音蹄

蹄蹶之蹶　弸環蘇林注弸音石墮井弸𥎊之弸　王
莽傳上摽末之功服虔注摽音刀末之摽　敘傳七十
上臣黨人之敢拾尒鄭氏注拾音負拾之拾　敘傳七
十上說難旣酋應劭注酋音酋豪之酋酋惟也
說文解字十五事　尢部𨔶讀若春秋傳輔𨔶　㲋讀
若春秋公羊傳曰𨔶階而走　足部蹢讀如豕白蹢
之蹢（說文繫傳作賈侍中說）　言部諺讀若中心滿該　穴部𥥍
讀若虞書曰𥥍三苗之𥥍　彡部𩑋讀若江南謂酢母
爲䤈　馬部駁讀若尒疋小山駁大山峘　犬部獡讀
若南楚相驚曰獡（小徐繫傳本）　㬎部䌿讀若染繒中束緅

黚　大部𢦏讀若詩𢧁𢧁大猷　手部掔讀若詩赤舄
掔掔　扰讀若告言不正曰扰　女部𡡉讀若人不孫
爲不𡡉　尢部尬讀若尬破之尬　糸部繻讀易繻有
衣案衣下當脫袽字
案本字爲音漢魏注家此例多矣說文字書也讀若之
音例舉乇字然亦有輒用本字者如㢟𨇤蹢詨𡪏𢧁詨
𩧩𩮯獨黚𢧁掔扰𡡉尬繻等字是也蓋所擬之音與其
本字形聲義三者皆無別異者也漢人未有反切凡解
釋文字徒以聲相譬況聲不足明則又爲內言外言緩
氣言急氣言籠口言閉口言急舌言作江淮間人言以

左海經辨　卷下　三十三

舌頭言以舌腹言諸法其委曲曉示之意亦可見矣近
儒段若膺最精說文之學獨於𡪏𢧁等讀若本字者以
爲傳寫淆譌說文注中𡪏三苗之𡪏一𡪏字仍當作竄
𢧁𢧁大猷仍當作秩秩乇放此攷說文𢇍讀若春麥爲
𢇍之𢇍段君云注兩𢇍字皆𥽈之誤證以廣雅𥽈舂也
此說信然然𢇍𥽈形似相亂可也𡪏與竄𢧁與秩皆形
相遠且𡪏難而竄易𢧁難而秩易傳寫不應譌書詩之
竄秩爲𡪏𢧁也況說文𨇤蹢𩮯𩧩獨掔扰𡡉繻等字讀
若與𡪏𢧁一例此又何以言之案糸部繻讀若易繻有
衣衣下當脫袽字陸氏周易音義引薛虞云古文作繻說文偁

易孟氏古文也經之作繻更無淆譌段說於此不可施
矣大部獨大徐本作南楚謂相驚曰獨讀若悤小徐本
作讀若南楚相驚曰獨以𩮯字注例之則大徐本必是
小徐未必非也虞書𡪏三苗作竄者惟枚賾本僞孔傳
則然別無左證非真古文也說文竄匿也乇字書亦無
疏放之訓左氏傳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史記五帝本
紀作遷三苗于三危則經文不作竄可證孟子引書作
殺三苗殺者𢇍之同聲假借字𢇍與𡪏音正相近說文
𢇍散之也𡪏塞也言其流散之義謂之𢇍言其閉塞之
義謂之𡪏義正相合許叔重以本音本義即援古文尚

左海經辨　卷下　三十四

書以明之此與杜子春先鄭後鄭高誘應劭服虔如淳
孟康李奇蘇林等注書所讀若出一轍不必疑也
又案說文品部喦讀與聶同春秋傳曰次于喦案今春
秋即作聶不作喦攴部𢻳讀若杜書曰𢻳乃攫案今書
即作杜不作𢻳口部𡇒讀若聘尚書曰𡇒案今書即作
驛不作𡇒邑部𨜏讀若許案今經傳國名皆作許不作
𨜏㫃部㫃讀若偃案今經傳旗旂皆作偃不作㫃夰部
𡕥讀若傲案尚書毋若丹朱傲罔水行舟傲當作𡕥即
論語所謂奡盪舟也今書作傲不作𡕥此獨疑是隸變
後傳古經師改易其字亦如周禮故書經杜子春賈

賈伯鄭少贛父子灼然變易者也但杜賈鄭二三君子發疑正讀多存古字而杜元凱之於春秋王子雝之於尚書則信今而棄古失之遠矣

上如揖下如授解

論語鄉黨篇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足縮縮如有循鞠躬儀禮聘禮記釋文作鞠窮義同鞠躬本雙聲字史記韓長孺傳贊太史公自序漢書馮奉世傳贊屢見之皆訓敬謹皃非如俗說俯其身之謂也執圭入門升階堂下堂上布武接武審愼有加焉能俯身而行乎此目不知書之瞽說也上如揖下如授者鄭君注論語云上如揖授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鄭切指授玉而言則上下當謂升堂與下階也其說稍迂然攷曲禮下明云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上言手容下言足容與論語此節文正相符合

鄭君注禮記云重愼也尚左手尊左也禮疏云謂執持君器及幣玉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竊以爲論語經文主說執圭揖授屬手則上下亦必屬手而言否則經文上下二字安所指乎聘問瑑圭降其君瑞一等上公之臣八寸矦伯之臣六寸子男之臣四寸六寸之圭以手左右擎奉其上下之間甚微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執圭之法則然如揖如授即所謂平衡之義鄭禮注衡謂與心平是也或用崔灘說上如揖謂圭首與紞綖平下如授謂圭末在胸膺間亦近之但於經傳注疏無徵然按

之禮疏亦不相背又經典釋文引魯讀下爲趨論語後錄據之謂古如而通此言執圭上而揖趨而授也賓自入門至階所謂上有三揖聘禮記將授志趨卽趨而授也存之以備一解

娛親雅言序

以說部爲體不取尤悖無用之言取古經史子集類分而枚舉其所知以爲書在宋莫著於困學紀聞當代莫著於日知錄近日好學之士多有效之者而莫著於吾友嚴君九能娛親雅言余嘗以爲學者記所心得無忘所能可以自課可以持贈同人莫善於是顧爲之者其𡚁有二一曰好爲異說一曰勦說雷同皆中無所得藉是邀名自謂知古學而已聞之東原師曰知十而皆非眞知不若知一之爲眞知也洞

徹其本末務剖其是非覈諸羣書而無硋反之吾心而怗然一字一句之安安亦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也九能所說皆得諸眞知故近以自娛娛親遠以娛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其傳世行後無疑也夫人有心得之處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見抑余以爲古人有言有爲未嘗不思後之人處此必有善於我者未嘗不恨後之人不可見也困學紀聞一書近儒何義門閻百詩全謝山錢曉徵皆爲補闕糾繆日知錄亦多有經近人是正者伯厚亭林捉筆時豈不知有此乎豈不歎惜其不可見乎今九能之書有同志諸友梁曜北徐新田許周生臧在東輩皆爲之𨤲摩商榷力爭銖黍夾注於行閒此又不俟後之人爲之伯厚亭林知此必恨當日之未能集思廣益有如是也抑余又以爲攷覈者學問之全體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故考覈在身心性命倫理族類之閒而以讀書之攷覈輔之今之言學者身心倫理不之務謂宋之理學不足言謂漢之氣節不足尚别爲異說簧鼓後生此又吾輩所當大爲之防者然則余之所望於九

能者勿以此自隘有志於攷覈之大而已矣嘉慶十四年正月金壇段玉裁序

娛親雅言序

令海內文人學士竆年累月肆力於鉛槧孰不欲託以不朽而每若有不敢必者予謂可以兩言決之曰多讀書而已矣善讀書而已矣貿無萬卷書臆決倡聲自夸心得縱其筆力亦足取快一時而溝澮之盈涸可立待小夫驚而舌撟識者芙且齒冷此固難以入作者之林矣亦有涉獵古今聞見奧博而性情偏僻喜與前哲相齟齬說經必詆鄭服論學先薄程朱雖一孔之明非無可取而其强詞以取勝者特出於

門戶之私未可謂之善讀書也唐以前說部或託齊諧諾皐之妄語或扇高唐洛浦之穨波名目猥多大方家所不屑道自宋沈存中吳虎臣洪景盧程泰之孫季昭王伯厚諸公穿穴經史實事求是雖議論不必盡同要皆從讀書中出異於游談不根之士故能卓然成一家言而不得以稗官小說目之也茗谿嚴九能氏少負異才擩染家學所居芳椒堂聚書數千卷多宋元槧本九能寢食於其閒漱其液而嚌其胾中有所得質之尊人茂先翁許諾而謹書之積久成袠名之曰娛親雅言貽書乞予序其端夫古之娛親者牽車負米奔走千百里契闊跋涉以謀菽水之歡而嚴氏之娛近在庭闈以圖籍爲兼珍以辯論爲舞綵此其娛殆有出於文繡膏粱之外者矣以讀書爲家法而取之富而擇之精吾惡能測九能之所至也哉

嘉慶元年歲在游兆執徐相月之望嘉定同學弟錢
大昕書於吳門紫陽書院之春風亭

娛親雅言者吾友嚴九能承過庭之訓會稡參互爲書凡若干卷九能小予四十三歲而予交其父子間如紀羣之遊九能小時已結交多老蒼而予今年始識之葢未嘗不恨相見之晚也九能天稟絕異生甫周晬卽能作眞草字其尊人茂先翁抱就案頭卽搦管揮灑盈卷軸逮三四齡益放筆作擘窠大字求請者滿戶外雖素以善書名者多遜謝以爲不逮也九能旣知名於時大興朱石君尙書督學兩浙檄令就試補學官弟子員時九能年十六尙書評其卷

吳序　十一

曰信筆塗雅卻無俗氣九能謂尙書知我向人每誦其評語其室人嵇金匱故大學士文恭公曾孫女也謂之曰朱公僅青君一矜而感若是使有進此者將何如矣九能曰非然也人情固甚喜譽而惡聞毀茸然譽之不當其可恥有甚於毀者夫天下不有感恩而未爲知己者乎如朱公乃眞吾知己也九能著讀書有得輒隨手劄記務求眞是年未三十著書已盈尺此雅言其一也夫顯親揚名古今所稱孝也九能不於是時務進取而顧操三寸管伍頭著書思以求

親娛論者多以爲過雖然經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乎使置立身行道於不問而猥以掇上第躐要津當之亦淺之乎其言之矣然則九能之爲此未可厚非也且九能固非抱一經以老者九能能不求於世世要不能忘九能然使九能爲當涂所物色置身通顯博取人間一切可歆可豔之事而其所以娛其親者正自有在也而它何與焉學士餘姚盧紹弓先生詹事嘉定錢曉徵先生皆与九能爲忘年交而學士識九能尤蚤憶乾隆庚子學士以視

吳序　十二

鹺至京師予每与淇稚存丞奉講論學士輒爲嘉興嘗語其女夫李翰林東采曰吾此次入春明覺後來英俊頗咄咄逼人稚存今已貴矣予則年景向盡無可著見有媿知己之言而竊喜於同岑臭味得九能之張吾軍也於是乎書嘉慶三年七月吳蘭庭

右娛親雅言若干卷吾友嚴九能氏之所作也稗家者流自古有之至唐宋而寖盛予於唐得四家焉曰顏氏匡謬李氏資暇蘇氏演義邱氏兼明於宋得四家焉曰沈氏筆談洪氏隨筆王氏叢書王氏紀聞此八書者皆足爲攷鏡之資而曲阜浚儀兩家最善以其長於經也夫學不本於經無足觀者今讀九能之書其於經也鈎覈異同宣釋疑滯如庖丁解牛排擊剳剟皆中理解於爾雅尤多所發明往往補郭氏所未備其它論議亦俱不苟抑顏王之流亞歟其可槩以雜家目之哉又備舉同時商訂之語著於下方雖鄙人管見亦所不廢其虛心納善不可及也至以娛親名書更見天性肫篤不徒擅好古博雅之稱矣寫既成德清徐養原新田甫書後時嘉慶七年一月也

九能寄示娛親雅言讀竟率成卽題卷首

平生子嚴子制行秉卓犖廿旨奉高堂娛親願已足有田二頃餘力耕不求祿家近白蘋洲臨流營卜築誅茅八九間託契松與竹家世富藏書插架萬千軸永日長閉門鉛槧不離握論學窮根株經心昭亭毒三蒼拜五雅鉤析露隱伏海內徵耆儒盧學士文弨錢詹事大昕列肙目君与之切劘兩公皆歎服同時得數子謂孫侍御志祖徐上舍養原臧秀才鏞堂許兵曹宗彥鄭學皆精熟君與之議論上下共馳逐昨秋買櫂來襆被同園宿予館於王氏同園君來杭亦寓於此與君初識面傾心訴衷曲相見語留連相思書徃復君年未三十我墓已拱木投分稱忘年不讓古賢獨寄我所著書談理如炳燭細字紛牛毛老眼摩挲讀君身涉世淺君心衞道篤君抱幽憂疾意思多含蓄我欲剖君懷知君心未欲撫卷倚踟躕有句不得續　正觀拜上時年七十有九己未六月廿八日

久未得聆麈論正深飢渴之思忽奉手函如親謦欬
循環雒誦欣喜無已大兄胸羅七略博𠕋能精所有
劄記弟匆匆未卽竟讀大抵皆有關經史之言而以
娛親標目尤足徵弓冶箕裘之自善門餘慶可敬尤
可羨也弟今歲仍在吳門婁東則述菴司寇現在假
館來札乃傳聞之誤耳長夏無事當以尊著消永日
冀衰鈍健忘得受紺珠之益承委弁言容徐握筆但
恐不足爲三都增重尒蒙惠硯墨法帖並古香可愛
而翰苑集尤爲希有之本昔蒨齋中遂尒暴富感媿

豈有旣耶率筆致謝兼候近好不戩尊大人前希候
安九能大兄先生弟大昕頓首六月五日
季夏承示雅言三卷攷證精核不媿作者玆復誦弟
四卷益欽譔述之勤拙序已經脫藁𦆀付來紙格一
時檢尋未得另寫一本呈上俟尋得後再錄一本奉
寄何如大製諷誦再四其中有芻蕘之見粘籤以備
采擇於糾正宋儒處尙希詞意含蓄爲妙弟於經典
詁訓篤信漢儒不喜後來新說然亦未嘗輕議宋儒
者是非久而自明專尙攻訐非長厚之道徒足取皺

於俗目併望同志共守此約耳夷堅志弟向未見善
本今聞尊架有之快甚道遠不敢告借乞大兄將每
集自序各鈔一通寄示弟曾爲三洪公年譜故欲得
之以勘文敏蹤迹耳專此奉復不盡覼縷尊大人前
希請安九能大兄先生弟錢大昕頓首七月廿七日
得手札知去月所寄已到弟前所製序稿本擬載入
拙集中底稿見存毋庸寫寄外附到廿二史攷異全
部及通鑑注辯正其中或有舛譌希校正見示順候
九能大兄尊大人前希致候弟大昕頓首七月十一

日
別後卽擬往嘉興月初忽得寒疾今已全好然烈暑
可畏不敢出門近惟九兄侍奉多福巳抑心試舉子
業否承命跋娛親雅言苦無精思率具別紙未知得
繩削存之否拙詩奉到十本又九域志五本別有跋
語呈教抑有請者尊著或有道及是書者望隱約見
是書所由來第勿鑿鑿言之可耳雲貞書附繳卽請
尊大人福安闔眷近好愚弟吳蘭庭頓首六月十七
日

同學愚弟段玉裁頓首上九能九兄先生執事自與抱經遊耳吾兄名上年藏在東道及大箸憾不得見豈意虛懷賜讀感何如之弟自正月杪赴金壇至四月初乃歸得三賜手書何下而恭也再披二冊觀之觸目琳琅美不勝收爲之狂喜惜弟祖塋訟事未終而賤內又病臥以致家務棼如亂絲不能專心細讀然又不忍捨也故遵盛意留此以俟卒業先馳陳佩服鄙意於左右惟鑒原之新冊竹汀未送來竹汀近日回嘉定矣如駕來吳弟住下津橋上塘打銅弄艸艸作札不盡勞積也敬請尊大人近安並吾兄近安

四月初六日玉裁再拜

札　三

段玉裁頓首上九能九兄先生執事初歸時曾泐一札意欲留尊著細讀而家冗紛紛又兼先塋事未了須至金壇完結恐稽延多日而又無暇從容展玩也輒仍送高橋貴友處奉還祈察收爲幸蓋弟精力早衰又苦俗事故耳倘駕到蘇吞相晤爲屬敬候近安不一一玉裁再拜四月十六

月之十日接奉手教敬悉種種閉門避暑捧誦尊製鄙人又得聞所未聞此二冊已經三巨眼鑒閱弟何敢再參下一語只就其中尤精闢者加一圈於下方以識佩服之誠偶附小籤一二知不足當墜露輕塵之助也大兄鴻著已有十六卷何不抽取精確之條詮次前後另錄清本以待剞劂不亦善乎廣伯兄遺著至今未得一見不勝悃悃以抱經先生聲望其文集經諸人斟酌其付梓經諸人佽助尚不能到眼細讀何況餘子吾輩當以此爲棒喝窮年鑽紙也是一番辛苦若不自校檢知復何歎大兄以爲然乎否乎拙著曾記惜不能呈政左右容晤時叩懇誨益也肇敏一條已補入揮汗草草不莊不備順候近安九能大兄先生師事學弟梁玉繩頓首六月十六日

札　四

伏讀大著議論平正攷訂精詳與鍾山龍城兩札記方駕而文繁理富則過之矣乃蒙殷諭督責必欲弟獻其管見竊不自量間有坿注謹籤記於各條之右洊苦無書檢閱又爲日期所限其於大著實無所發明不過聊以塞責已耳弟所注有大紕繆處乞九兄即爲揭去以滅其迹幸甚感甚專此奉復并候近

祉不一芳茱九兄足下敎小弟期周中孚頓首廿五
日
讀大著幾及兩旬始得卒業固由弟之魯鈍亦以吾
兄孜搌精詳援引奥博迥非尋常說部可一覽而盡
者比也管見數十則淺陋疎略恐不足備采擇惟高
明審定如有甚可笑者卽删去之滅迹之言在周君
則爲虛心在弟則爲實願也其閒先儕累句亦祈栞
削禱切禱切專此布候福安不旣茱堂大兄先生我
師敎小弟徐養原頓首十二月六日

久不見表弟渼切縈思得來札奉稔近履安和端居
力學纂述前修覃思攷索甚爲欽佇尊著娛親雅言
雖尙未得見然以竹汀宮詹之文觀之推挹甚至非
甚精審何以得此於前輩哉卽望惠示以豁蒙滯爲
幸其書名鄙意稍有所疑雅言與娛親似不甚融洽
或足下別有所本則可鄙意以爲不如竟名娛親錄
何如望酌之至亟詢愚之近狀殊無足爲表弟道者
學問一事雖不甘爲俗閒蕪陋之業而讀書不多見
聞有限縱有所見亦姑存之以俟它日審定自分非

五六十歲後不敢出以示人博學精思如足下愚所
極欲就正者而無如於心先不能自信又安敢質之
高明耶家君近在邑中時多冬底或一到省耳表弟
何時來省得一晤譚耶順泐敬候姑夫大人起居并
候表弟文履弟婦閫祉九月初五日宗彥頓首

娛親雅言自序

元照幼而惷愚獨學無友僿於學問之道乾隆癸丑始得覲餘姚學士盧先生先生不惜敎誨示之軌則元照微有知於古人故訓之學實基於此徃還兩載而先生殁維時已識嘉定少詹錢先生顧未偟請益嘉慶丙辰端居多暇仿古人掌錄之意掇拾所聞得書四五十翻其時　先人年六十三患河魚之疾思以此娛之因以娛親名書其曰雅言　先君所定名也錄寄錢先生求正定之先生爲之指瑕糾繆且畀之以序記當日錢先生書返元照就　先君牀頭誦其序　先君聽畢大喜諭元照曰錢公文眞良藥也吾疾且半瘳矣自時厥後日從事於茲每成一卷輒丞使傳觀蒐聞闕失積衆既夥寖芟寖改藁凡數易如是者五年而　先君之疾卒不瘉遂有庚申六月十三日之變苫凷之中不復問所業又三四年而室家之旣漸生骨肉猜嫌外訌內潰元照孑然以孤露之餘生憂愓疾疢相嬗乎終歲楮柱門戶旣已艮苦而所生之不才子曰從而橈之元照自顧挨次無策

奚偟更問其它然蒙　先君之休蔭仗親知之匡濟此身竟至今存而遷兒之生正在乙丑之秋元照處風雨飄搖之境而不敢謝去人事置身於濱山絕谷之中者徒以　先考妣之未葬　老母之尙存也而能自慰安此心忍而至於今者則以吾遷兒在也外兄德清蔡慶占景光憐元照之竆於丙寅之秋爲置屋餘不谿俾遷兒母子居之季冬之月元照乃買地川三圩安葬　先考妣五匶幷營母氏生壙一歲之中再舉艱重心神告頓然而奠亾安生始念已不及此區區之心於焉少慰苟安媮樂刪次舊藁撰夫說經之語出於己而不背乎古者錄存六卷仁和宋德輝咸熙寓書索藁本遂以舊藁詒之於是元照年已卅五去　先君之弃養二百有卅四旬矣豈不痛哉若夫學問之事非元照所敢議也　昭代百餘年間名儒輩出揆索鉤稽巨細精㸔罔有不盡其著者無論已同儕中元照所得聞緒論者如同縣楊傅九鳳苞德清徐新田養原海甯錢廣伯馥元和顧千里廣圻李尙之銳武進臧在東鏞堂德清許子詠宗彥之

流其學皆倍蓰於元照然廣伯以蚤世無書傳九嬾
病未及成書餘數君則鄭重不肎輕出其書元照之
不敏獨先以書自見甯無汗下然而不能自已者有
兩端焉元照生四年而入塾計在塾之年十有四此
十四年中知秏我　先君之心力幾何而元照之所
以償我　先君十四年之心力者一衿之外僅此數
卷書燬而弃之則　先君之心力盡爲虛擲此寫定
之故一也盧先生始發元照之矇一見卽曰吾畏友
又曰足下定可傳甲寅之秋扶病來石冢留數日而
去時年已七十八先生歿後元照通書於金壇段君
段君荅書曰自與抱經游耳吾兄名知先生生前遊
揚賤名如此錢先生不茍稱許人獨於元照不惜假
借再三元照於兩先生雖未嘗侍函丈稱師弟子然
而推原求委不敢忘所自也令兩先生皆已謝世元
照方以廢學負知己爲媿此書不存益懼無以報兩
先生且諸子商榷之功亦隱而不見矣此寫定之故
二也若夫遷兒之讀父書固所願也然非元照涼德
之人所敢望也寫旣竣乃書其緣起於簡端以志吾

痛云
大淸嘉慶十二年歲在彊梧單安陽月初八日丙子
歸安嚴元照書於餘不谿館

一六一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2 ……

娛親雅言目

卷一
周易　尚書
卷二
毛詩
卷三
周禮　儀禮　禮記大戴禮附
卷四
左傳國語附　公羊　穀梁
卷五
論語　孝經　孟子
卷六
爾雅

娛親雅言卷一

周易

歸安嚴元照

乾九三夕惕若厲无咎惕若猶出涕沱若戚嗟若用史巫紛若之例當於若字句絕然自淮南子以至唐宋皆以若厲爲句朱子本義始更定之閻百詩謂證以文言雖危无咎之文知句讀斷乎如是閻說誠是然閻以古讀爲誤則亦非也夫行文與說經不同行文意在順辭不憚裁翦如舉善而敎不能則勸自當以不能上屬而漢魏人有以四字爲句者見翟氏論語攷異錢氏三國志攷異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本一句也而唐人離爲兩句見翟氏攷異 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聖乎上屬而白虎通聖人引文以聖乎堯舜爲句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乎也將聖上屬而風俗通義過譽引固天縱之以將聖下屬唐人亦承用之又如漢書敘傳下云蓋均無貧遐王之法引用成文不去蓋字餘如友于刑于色斯譽斯皆其例也古人豈不知雖危无咎之文乃所以釋厲无咎者

乎東晉古文尚書不審此義沿襲此文乃曰怵惕維厲以漢魏行文裁翦之句法入之典誥則可芺矣許子詠云以若字斷句雖始於隸子然校孔疏謂按上下文勢若字宜爲語辭則孔意亦以若字爲句但不確言耳徐新田云養原案彖曰大哉乾元豈以乾元爲句乎

師貞丈人吉相承貞字句絕元照案周禮春官天府注云問事於正曰貞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又大卜注云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是二鄭皆以貞字下屬然彖傳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

王矣似與貞問義不協故康成引其說於周禮而注易則不從之也惠氏棟周易述亦以貞丈人爲句而不作貞問解

師彖傳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馬融云毒治也元照案莊子人間世云無門無毒郭象亦訓治毒與督通故有治義又案德經養德云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釋文云毒亦作育據此則毒有長養之義以此解易則與彖傳容民畜眾之義更合

泰九三无平不陂釋文載彼僞彼何兩音元照案離騷循繩墨而不頗王逸云頗傾也易曰無平不頗是漢易作頗讀彼何反爲合洪範無偏無頗唐元宗詔改爲陂易之頗字不知何人私改逞臆亂經固有不謀而合如此者　樂記商亂則陂注云陂傾也易曰無平不陂元照疑經注陂字皆後儒所改

帝乙歸妹兩見荀爽對策引之云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其諸侯也後漢書本傳虞翻則以帝乙爲紂父元照案左哀九年傳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

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也此與虞說合荀說非古義也錢少詹云大昕案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爲成湯此荀慈明所本

復初九不遠復无祇悔釋文祇从氏非也此當从氏氏是通用故王肅作禔坎九五祇既平京房亦作禔也釋文氏有支音故九家作敍爾雅釋詁訓疷爲病祇卽疷之通俗故鄭君訓祇爲病詩俾我祇兮小雅何人斯傳亦訓爲病也後漢書郎顗傳思過念咎務

消祇悔與鄭義合韓伯訓大章懷注同於古無徵爾雅釋文
从疧亦从氏據說文正之徐新田云養原案疧卽瘠字訓病祇字雖亦訓病與疧字義同音異唯
無將大車當作疧白華何人斯俱當作祇令白華作疧誤也
大畜象傳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鄭虞皆以輝光
日新爲句王弼以日新其德爲句惠氏周易本義
辯證歷引漢書禮樂志度尙碑文心雕龍張華勵
志詩以申鄭讀元照案漢書王莽傳上陳崇等奏
莽功德有亹亹翼翼日新其德之文是西京師讀
已有此句法非王弼臆定也而惠半農以爲宋儒
所改更誤
習坎虞翻云習常也陸續云習重也元照案左哀十
年傳卜不襲吉大禹謨古文卜不習吉杜預訓襲
爲重孔傳訓習爲因因重之義一也故繫辭傳曰
因而重之尙書正義云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
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齊竟陵王行狀龜謀襲吉李善注襲與習通又
案周官地官胥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爲習士喪禮
禭者以褶注古文褶爲襲此皆習襲通用之徵象
曰習坎重險也以重訓習以險訓坎陸說得之王

弼以便習爲說較之於虞尤無當矣錢少詹云陸訓習爲重極
確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鄭本作刑剭徐新田云養原
案釋文渥鄭作剭不言形作刑蓋鄭本經文亦作形其讀則爲刑耳其注云臣下曠
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元照案周官甸師
天官云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掌囚秋官云凡有爵
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秋官
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司烜氏
之屋誅卽誅有爵者與王同族故注云屋讀若其
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漢
書敘傳下底剭鼎臣言哀帝誅朱博之屬也服虔
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易曰鼎折
足其形渥凶服義同鄭則必作剭茲仍毛本又五經異義云易曰
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曲禮
正義引許服之說均與鄭同益九四近君大臣之象
故其象如此證以敘傳則孟堅亦同於鄭也荀虞
作渥鼂說之謂京荀虞皆作刑剭京則未可知若荀虞之說具載李氏集解未嘗作剭也訓
爲厚大雖與許鄭不同而其訓刑則未嘗異也至

王弼以爲形色之形渥丹之渥乃無稽之言矣
又案刑之於屋下故其字从刀从屋於六書則屬
形聲而兼指事者亦經師增益之字非說文所有
周禮古文也故作屋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弼注爲斯賤之役郭京易舉
正謂斯合作㒋困學記聞一云後漢左雄傳職斯
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㒋字元照案斯之爲言
離也爾雅釋言析也說文斤部史記張耳陳餘列傳有斯養
卒韋昭曰析薪爲斯然則名之曰斯正取析義毋

庸加偏旁也今史漢斯字或从厂或从广與从人
者皆俗字臧在東云易舉正之言殆無一是者

繫辭下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王肅卞伯玉桓元明
僧紹作仁正義本作仁云言聖人何以保守其位
必信仁愛故言曰仁也韓伯於此無注故陸孔各
據其本而爲說元照案東京賦守位以人不恃隘
害薛綜注人謂眾庶也下云苟民志之不諒何云
巖險與襟帶此申釋守位以人之義也李善引易
從王卞本乖其意也又三國志高堂隆傳引此四
語而繼之曰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
乃士民之命也此與東京賦皆古本之證毛刻三國志作
仁誤蓋守位以人聚人以財二語本相承而下朱子
本義作人合於古矣

繫辭下以佃以漁釋文音魚又言庶反元照案淮南
原道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高誘注漁讀告語又時則
命漁師始漁又說林漁者走淵注皆云漁讀論語之
語言庶一音乃漢儒舊讀然玉篇無此音廣韵上
去聲亦不收漁字則此音失傳久矣集韵有牛據

反一音類篇九御部亦收漁字卽本之釋文也

襍卦傳大過顚也鄭注云自此以下卦旨不協似錯
亂失正弗敢改耳朱子亦以大過以下卦不反對
疑其錯簡而云以韵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元
照案大過與頤姤與夬漸與歸妹旣濟與未濟皆
相反對特參互其文耳未嘗錯亂蘇氏傳徑改易
其次第而不知其不諧於韵明陳第所改於韵雖
諧然塗竄經文豈非武斷皆失審慎之意

六經之殘闕者尚書爲甚其屢經矯亂者亦唯尚書

爲甚秦火無論己漢時立學官者伏氏今文也孔壁古文唯行於民閒逮東晉古文行而孔氏眞古文遂晦此一厄也唐人撰正義遵用孔傳而眞古文馬鄭之注盡亾此又一厄也然東晉古文猶有古字至天寶時詔衞包改古文從今文其所定者俗字居多此又一厄也然陸德明釋文尚在衞包改後賴此猶存一二古字至宋開寶五年太子中舍陳鄂奉詔𠛬定釋文合於衞包所定之本此又一厄也葢至是而梅氏書之舊文亦𠛬除殆盡矣

唯正義成於永徽中在開元之前當時正義單行不與經注相屬故猶得不改後人非不欲改合經文無如文緐不能盡改閒存一二然亦僅矣○困學紀聞二云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又云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即釋文元本與新定釋本即陳鄂本竝行今亦不傳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引書曰黎民於蕃時雍此葢用歐陽尚書今文家說也蕃當訓緐廡應劭曰言衆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也牽合古文爲說恐未允

方命圮族鄭注方讀曰放謂放棄敎命江氏聲今注云漢書傳喜朱博兩傳皆有放命圮族之文傳傳應劭曰放棄敎命是皆用此經語知漢人皆如此讀元照案方命又見孟子梁惠王上趙岐曰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此又一證也夏官方相氏序官注方相猶言放想臧在東云漢書放命今文尚書也鄭讀方爲放即九能所云鄭注孔氏書所破讀者取諸歐陽夏侯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馬鄭皆云麓山足也高誘淮南泰族注云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論衡吉驗云堯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又亂龍云舜以大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又感類云舜入大麓烈風雷雨風俗通義山澤云謹案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元照案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孔子長親從安國問其所傳述孔氏古文之說故諸儒皆承用之王肅注獨云麓錄也堯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錄天下

萬機之政孔傳孔叢子論書之說與王肅同元照案此歐陽夏侯今文家說也論衡正說云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王仲任引今文家說也因已著於上文故不復標明其自爲說則云介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又云說家以爲譬喻增飾此指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之言使事失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僞說傳而不絕造說之傳失之久矣仲任宗古文家言而駁當時博士之

說反復甚明又攷漢人用大麓如漢書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又王莽傳上陳崇奏莽功德云秉冢宰職塡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列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又王莽傳中予前在大麓至於攝假師古注大麓者謂爲大司馬宰衡時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劉毅上書安帝云覽總大麓章懷用王肅注蔡邕楊秉碑統大麓之重顏氏家訓文章篇引此所引用皆從今文說梅氏書既託名孔氏而亦用今文其自露敗闕矣孫監察云志祖嘗疑僞孔傳孔叢子俱出王肅之手以此類證之可見丁教授云鄭注尚書大傳大麓兼用此說而大傳只云大麓之野歐陽夏侯未必訓麓爲錄康成更不當兩岐再思之　元照案伏氏今文家祖師鄭君本兼通古今文說注今文家書則今文之說有不容盡廢者故並存之注經注傳體固不同也至歐陽夏侯訓麓爲錄已明見論衡似無可疑

歸格于蓺祖馬融云蓺禰也鄭注蓺祖文祖元照案史記五帝本紀云歸至于祖禰廟白虎通三軍云王者將出辭于禰還格于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諸本作蓺祖今據下文及巡狩篇引正又云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於天知不告也此說正與鄭注反又巡狩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

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此皆季長之所本也何劭公引書亦作祖禰公羊隱八年鄭義未詳

惟刑之恤哉孔傳以恤爲憂桉史記五帝本紀云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作謐元照案爾雅溢謐靜也釋詁說文謐靜語也言部詩閟宮有侐傳侐清淨也魯頌說文侐靜也人部溢謐恤侐音近通俗詩假以溢我周頌維天之命左傳引作恤我襄廿七年廣韵引作謐我七秫是其徵也莊子齊物論以言其老洫也釋文本又作溢予長以訓故代經其義不可易孔傳非也漢書刑法志成帝詔引此文作

恤師古亦從孔傳循攷詔意以律令煩多日以益滋故使明習律令者議除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其引此經正合靜義不當用傳說○江氏亼注定經文作謐注云謐或爲卹疏云僞孔本作卹非古文而猶存其字於注者以流傳既久故不敢沒其文江氏似未攷漢書亦作恤也

女后稷王氏鳴盛後案江氏亼注皆作居稷江氏後據宋本列女傳作女居稷因攷鄭注云女居稷官知鄭本作居著其說於續補詁元照案論衡骨相云弃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鄭君箋詩魯頌閟宮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所云居稷皆用堯典可爲江說之佐然江以后字爲王肅所改則非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十有二牧而云弃作后稷應劭曰后主也爲此稷官之主也孟堅此文遵周尚書后字豈屬私改若謂孟堅元文作居則應氏不當訓主矣此葢傳授異文未可偏據徐新田云養原案史記亦作汝后稷豈亦肅所改耶列女傳又云世世居稷官此卽國語所謂世后稷也豈國語后字亦當作居耶以居訓后可也改后爲居則不可

娛一　　圭

白虎通王者不臣云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其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江氏亼注以此文列於逸文元照謂此卽堯典咨伯之文也案堯典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又伯拜稽首古人文簡故不曰伯夷而曰伯恐無淡義否則十二牧四岳官而不名又將何說且禹與弃契豈曰不賢豈曰不貴何獨異於伯夷乎此雖古義未足據依

論衡語增云經曰弼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元照案諸儒說尚書無遵用此義者葢今文博士家說也因帝之命禹有五采作服之文故以五服爲五采之服下又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則知其承上文而言之惜其說至于五千不可復詳矣

禹貢杶榦栝柏鄭注柏葉松身曰栝此用雅訓也爾雅作檜說文亦同說文別有桰字與檜義異然說文於杶字下引書亦作栝是許鄭同也元照案說文昏从口氒省聲隸變作舌與舌字溷與會音義相坿故可通借詩王風君子于役曷其有佸傳佸會也又小雅車舝德

娛一　　圭

音來括傳括會也(釋文本又作佸)方言十　姡獪也說文(言部)
話合會善言也籀文話从會作譮周禮(女祝)注禬猶
刮去也儀禮(士喪禮)注古文䯻皆爲括釋名(兵)矢末
曰括括會也與弦會也道經(偃武)恬澹爲上釋文本
或作栝棨或音膾此皆可以爲徵
白虎通(號)引尚書不施予一人盧抱經先生云疑卽
盤庚不惕予一人以惕有它計切一音故亦可轉
爲施也元照案爾雅施(釋文作弛云顧謙本作施)易也(釋詁)施之
訓易義存乎聲說文舓亦作䑛(舌部)也易古音相近

施从也聲惕从易聲故可互轉此爲盤庚異文無
可疑者又攷鄭注盤庚云上篇盤庚爲臣時事王
氏後案無以徵其說元照以此書所引尋其文義
則知其與鄭同也其曰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
言已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
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
一人此書引論語以證王者自稱予一人引尚書
以證臣下稱之爲予一人若如孔傳則亦屬王者

自稱與論語復何別乎此可見鄭注非刱說也○
上文王若曰格女衆云云江氏厶注從鄭注謂是
盤庚述王言若多士多方述成王命稱王若曰也
其說是也然王言而述之自臣下卽可爲臣下稱
君之證古人引書往往如此
高宗肜日據史記則是祖庚嗣位之後祖己追述其
事而作者夫高宗廟號也武丁在位不得有廟號
則史記之說確矣(或疑康王之誥文侯之命康文皆謚法此二篇豈亦非當時作邪元照案篇名乃後來所定篇內固未嘗云康王文侯也若高宗肜日則已見於篇經矣非此二篇

比也)書序文簡故不詳言耳其爲武丁祭於湯廟有
雊雉之異而作則書序史記無異說也大傳亦同
至金氏通鑑前編則謂是祖庚之時繹於高宗而
有雊雉之異亦據史記以高宗肜日繫於祖庚時
而發書傳會選從之元照案史記云帝武丁祭成
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已曰王勿
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云云)則史固有明文
矣下云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
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是祖已在祖庚時追述先

王之事而作史文又甚明金氏未暇致詳遽立新說而亭林潛邱皆信爲定論何也

困學紀聞二云左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元照案不忘商之說自孔傳發之然非篤論也商祀周年箸於爾雅然在當時亦未嘗畫一劉歆三統厤引伊訓云惟大甲元年此眞古文也是商未嘗不曰年也洪範稱祀正同此例若以箕子不忘商立說則洪範固周史臣之筆而非箕子所自作者也逸周書酆保小開柔武大開武小開武寶典酆謀諸篇皆稱祀其時尚未代商稱祀猶有說然大匡文政兩篇皆云惟十有三祀與洪範文同此復何解乎若記傳稱洪範爲商書固不止左傳亦猶尚書大傳稱堯典爲唐傳說文心部引堯典稱唐書之例也左傳引衞詩威儀棣棣襄卅一年邶也而謂之衞亦此類亘皆不可據以立異○又案厚齋此論亦有爲而發故又云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此可以知其立言之旨矣亭林論胡文定春秋傳謂以痛哭流涕之懷發標新領異之論其斯之謂歟

七稽疑曰驛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校定作圛說文口部圛下云圛回行也商爾徐本誤尚據廣韵引改書曰圛句圛者爾徐本無者字據廣韵引增升雲半有半無元照案升雲半有半無乃許君釋圛之義說文繫傳困學紀聞皆云然其說是也洪適毛晃說以圛圛升雲半有半無爲逸書之文閻百詩朱錫鬯惠半農皆承其誤○王肅注圛霍驛消滅如雲陰也孔傳驛氣落驛不連屬竝用許義孫監察云志祖案經文本作曰霁曰圛其作驛者衞包所改耳疏文較煩且唐時本別行故不盡改也尙書中此類甚多賴有疏文可以徵驗如幽洲本是州字

金縢公乃自以爲功史記周本紀魯世家功作質元照案爾雅功質成也釋詁其義同故下文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魯世家仍作功

大木斯拔正義云大木於此而拔以斯爲此非也元照案斯當訓盡詩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箋斯盡也正義云斯盡釋言文案今爾雅無此文檀弓注欣之言澌也消盡爲澌釋

文云本又作斯又我喪也斯沾注斯斯盡也是斯有
盡義魯世家云大木盡拔是明證也○釋文於斯
之訓盡者皆音賜此因孔傳無明文故不作音
大誥厥子乃弗肎堂矧肎構孔傳釋堂構之義不甚
析元照謂此當以說文之義解之堂似不合作堂
基解也宎讀爲樘樘衺柱也（徐鍇曰今俗作撐）作室之初
交互設衺柱所以防傾攲也構蓋也杜林以爲椽
桷字室既落成乃須蓋覆椽桷皆其物也此始易
而終難者故以爲喻

鄭注康誥孟侯云依略說大子十八爲孟侯呼成王
也此從大傳之義漢書地理志（下）云封弟康叔號
曰孟侯與大傳義異孔傳亦以孟侯爲康叔元照
案呂覽（正名）云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高誘注孟長
也孟長釋詁文鄭注大傳以迎訓孟其義未詳案
之呂覽則解從漢書爲當（徐新田云養原案毛詩鄁鄘衞譜云封康叔於衞使爲之長似康成兼用古文說）
顧亭林論柰何二字云始於五子之歌又引左傳曲
禮九歌諸書姚氏（鼐）左傳補注云柰何楚言也申
叔展還啟疆楚人故有柰何字老莊屈宋皆有柰
何固楚言然也漢高祖楚人於是漢人習其言非
復楚語矣史記用之冣多公羊曲禮皆漢經師口
說故亦有之其實周人不言此也僞爲五子歌者
不知其爲楚言而誤用之矣元照案僞古文五子
之歌柰何不敬襲用洛誥曷其柰何弗敬顧氏不
引洛誥殆偶忘之洛誥今文也安得謂周人不言
柰何乎愚嘗謂辯古文尚書者自閻百詩而後頗
有過於深求而反授人以口實者如此類是也書
於此以見立論不斷乎新而斷乎確（錢少詹云說經不斷乎新而斷乎確此古今不易之論宋儒之病亦在求新）

多士罔不明德恤祀傳云憂念齊敬奉其祭祀元照
案恤當訓慎爾雅毖神溢慎也（釋詁）溢與恤通詩假
以溢我（周頌維天之命）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襄廿七年）是其證
也召誥曰毖祀于上下傳以爲慎祀恤祀猶毖祀
也又召誥上下勤恤亦勤慎之義傳云勤憂敬德
亦非
呂刑耄荒釋文云字又作薹元照案耄卽薹之俗體

羣經音辨禾部云秏老也音耄書王秏荒鄭康成讀是鄭本尚書作秏而破爲耄其注必曰秏當爲耄老也惛無攷矣周官大司寇注引書作耄此從破引之宋初或鄭注未亾或釋文原本尚存今本尚書釋文乃開寶中陳鄂所栞定者故賈得據之要非妄造也王氏後案以秏字無義謂鄭必作眊元照謂經典傳授異同大都以形聲相涉之故初不論義之合否禹貢沿于江海鄭本沿作松松之誤明甚然鄭猶未徑改但注曰松讀曰沿而已沿之爲松較之耄之爲秏不更無義乎安見鄭本之必不作秏邪云鄭必作眊其所據者說文也許鄭師承不同說文引經多與鄭異似未可懸斷鄭本同許耳徐新田云養原案鄭注周禮大司寇禮記樂記皆引王耄荒據二禮釋文皆作旄荒是鄭本實作旄也鄭注尚書宋初當已不傳而禮注蓋有誤作秏者故賈氏采入音辨今本禮注旣皆作老而注疏內所載釋文亦改作耄非釋文單行本竟無由知鄭本之作旄矣錢少詹云鄙意亦疑爲旄之誤得徐君說引據精確無可易矣又云曲禮八十九十曰耄射義耄期稱道釋文皆作旄段懋堂明府云賈所引者卽大司寇注之書其全書皆類此宋板周禮作秏者卽賈之秏也秏今音好去聲古音毛去聲假借亦無疑也

文侯之命父義和傳云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正義云文侯爲侯伯天子當呼爲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毛詩禮記正義皆同元照案叔虞成王之弟也成王至平王十一世叔虞至文侯十世文侯平王之族父也故以父稱之逸周書祭公王若曰祖祭公孔鼂注祭公周公之後昭穆於穆王在祖列是父祖之稱皆從其輩行與同姓大國稱伯父之義無涉傳謂稱父者非一人明乎凡屬父行皆稱父也正義失之矣

旅弓一旅矢百元照案依義當作黸黸旅聲相近詳惠氏論語古義故古文假借作旅梅氏改旅爲玈正義云玈字從元故爲黑也案旅从㫃从从二人今从元从衣衣不成字說文新附以玈附元部無理之尤者也衞包又改作盧經文已改正義尚作玈較諸玈字少爲近理又案左傳僖廿八年旅弓矢千釋文作玈云本或作旅非也從俗字而毀古文殊謬

書序高宗夢㝵隸變作㝵說今本㝵作得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兩引俱作㝵大方廣佛華嚴經一妙法蓮華經一㝵爲得之古文此亦衞包所改釋文爲陳鄂竄亂故未由尋

究
周人桀黎鄭注桀勝也義似易解而無確徵案說文
桀覆也从入桀桀黠也軍法曰桀桀部桀義當取諸
此徐新田云養原案桀勝同音段明府云此條甚是不當刪
白虎通爵云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
候曰天子臣放勛書亾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抱經
先生云書亾逸之篇也今尚書大傳無佚有此文
蓋後人竄入不足據也後先生得宋元刻本校之
則皆無亾字但稱逸書尤足爲徵丁小雅教授云

白虎通引此以證帝稱天子古唯唐虞稱帝其文
當在二典今堯典既無此文則爲舜典逸文無可
疑也江氏今注乃强改無逸篇以就此文見續補證失
之不審矣○江氏云亾之與逸漢人必分言之如
孔氏二十四篇則目爲逸書若稾飫帝告釐沃等
篇孔氏亦未有者乃爲亾篇然則亾者不稱逸逸
者不稱亾也許子詠云郊特牲疏引大傳中大社
惟松五語亦稱尚書亾逸篇
周書嘉禾篇伏孔今古文皆無之唯漢書王莽傳上

引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
假王莅政勤和天下共二十字莽因此遂稱假皇
帝其飾經舞禮誠不待辯然所引書則非僞也元
照案高宗肜日惟先格王正厥事漢書成帝紀五
行志七中之下孔光傳外戚傳下續漢書律歷志中引
皆作假王假格古今字假王不獨見於周書也孔
傳以格爲至解爲至道之王師古五行志注以假
爲大解爲大道之王其義一也周書假王之義當
亦同此惠氏儀禮古義引此文云假讀若格至也

江叔澐惠之弟子其尚書今注背其師而從莽說
過矣○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
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
之命作嘉禾是禾也成王之所饋時周公居東非
居攝之時周公受成王秬鬯則禋于文王武王其
受禾也亦必禋于文武今所引者乃禋祭時之文
稱成王曰假王歸美於君也

娛親雅言卷二

歸安嚴元照

毛詩

周南葛覃傳灌木叢木也釋文木顏氏家訓書證云江南詩古本皆爲叢聚之叢而古叢字似冣近世儒生因改爲冣解云木之冣高長者周續之毛詩注音爲徂會反又音祖會反劉昌宗音爲在公反又狙會反皆爲穿鑿失爾雅訓也毛詩釋文云一作㝡作外反元照案㝡冣二義迥別說文㝡在冃部曰犯而取也冣在冖部曰積也冣義與叢同廣雅釋詁一冣積也釋詁三叢積聚也曹憲音在遇反史記周本紀有周冣索隱音詞喻反此二音皆不誤冣聚音義皆同故記傳中聚字多作冣後人誤合冣㝡爲一則又改冣爲㝡而不知其義之不合也試舉數書證之管子禁藏冬收五藏最萬物注冣聚也莊子德充符物何爲最之哉釋文徂會反徐采會反司馬云聚也荀子彊國執拘則最楊倞注最聚也公羊傳隱元年會猶最也注最之爲言聚史記殷本紀大最樂戲於沙丘徐廣曰最亦作聚禮記樂記

會以聚衆注聚或爲冣小爾雅廣詁冣積灌聚樸叢也以上諸冣字皆冣之譌六朝人不考說文以冣爲冣字雖爲冣而音則爲最誤之甚者顏氏尚未究言之也取上加冖俗書之尤者玉篇冖部不收冣字於冃部冣云子會切齊也聚也大誤佩觿中冣㝡並列上才句翻積也下子外翻極也音義尚不誤徐新田云養原案叢古音鄒春秋左氏曾婁公羊經作叢蓋曾婁反語爲鄒因通作叢也叢从丵取聲取與芻音相近冣取等字皆从取亦音鄒故叢與冣冣可通用叢冣可通而不通冣最不容淆而淆此六朝人之疏

桃夭有蕡其實傳蕡實貌元照案蕡卽墳之異文司烜氏秋官共墳燭注故書墳爲蕡元謂墳大也墳大釋詁文又作頒魚藻有頒其首卽苕之華牂首墳首之義也魚藻正義云頒與墳字雖異音義同桃實蕡然而大故曰蕡貌說文蕡襍香艸此蕡之正訓

召南小星維參與昴傳昴留也正義引元命苞云昴之爲言留也元照案昴从丣聲留从丣聲今人讀丣隸變作卯爲莫飽切丣古文酉爲與久切惠氏士奇禮說謂昴當从丣說文傳譌从丣此亦惑於今音强爲之說不知古

音尤蕭通用昴酉之訓止義存乎聲也史記（律書）卯之言茂也酉者萬物之老也白虎通（五行）卯者茂也酉者老也可以證矣

邶風柏舟胡迭而微釋文云韓詩作臷音同云臷常也元照案臷不成字乃臷之譌也臷與秩通巧言秩秩大猷說文（大部）引作臷臷又說文（丞部）䥫从丞臷聲讀若詩威儀秩秩秩秩常釋詁文也韓傳訓常本此秩迭偏旁小異故毛詩作迭箋亦訓常正義以更迭解之非也　秦風駟驖漢書作四臷（地理志下）二字各省馬旁也今本亦誤作臷山海經（海外南經）有臷國郭璞音秩今本亦誤爲臷（廣韵屑部引作臷說文繫傳二十引不誤）

堯典平秩史記作便程案程秩聲相近程从呈聲臷从戥戥亦呈聲故秩亦作臷又作程

凱風序曰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以成其志爾元照案後漢書（光武十王）章帝賜東平王書曰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章八王）和帝詔曰

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三國蜀志（二主妃子）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漢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惆慘惟蓼儀以愴悢（隸釋五）衛尉衡方碑會喪太夫人感背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隸釋）郎中馬江碑銘云顧几筵悽哀傷嗟詩云感凱風歎寒泉惟梓桑（隸釋八）此皆漢人之文詳其辭意與毛大異後之承用者陶潛孟嘉傳云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潘岳寡婦賦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音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謝眺齊敬皇后哀冊文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晉書孝友列傳序灑風樹以隤心頫寒泉而沬泣追遠之情也李善注寡婦賦曰寒泉謂母存也蓼莪謂父母俱亾也其說必本諸三家詩章懷後漢書注於東平傳仍引毛說何弗思之甚（臧在東云九能表出此義頗有益名敎）

谷風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傳慉養也元照案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好與養義相近呂覽（適威）云周書

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高誘訓畜為好畜與讎對與詩義尤合馬融廣成頌疏越蘊慉章懷注蘊慉猶積聚也是慉與畜通

衛風碩人其頎箋云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頎然玉篇頁部引作碩人頎頎臧氏琳經義雜記據三章箋曰敖敖猶頎頎也以玉篇所引為正元照案其頎之文未可謂非釋文標其頎二字正義云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頎頎然也是陸孔本皆不與玉篇同以訓詁之體準之匪其芄矣傳箋皆云匪匪然

芄坐帶悸兮傳箋皆云悸悸然有節度條其歗矣傳云條條然歗零露漙兮傳云漙漙然盛多子之手兮箋云面貌手丰然此皆經不重言而見諸傳箋者又蓼蕭首章零露湑兮傳云湑湑然蕭上露貌正義云下瀼瀼泥泥皆重言故此亦為湑湑也此與碩人印證尤合徐新田云養原案王吉解匪風之詩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此西京詁訓之體

伯兮焉得諼草傳諼草令人忘憂正義云諼訓為忘非草名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為草名故釋訓云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非草名也元照案說文藼令人忘憂艸也从艸憲聲詩曰焉得藼艸藼或作蕿或作萱今本作諼古文之假借安得非草名乎又案爾雅曰萲諼忘也郭璞注云義見伯兮考槃詩指焉得萲艸永矢弗諼二語也萲即蕿之省文孫叔然引此詩證諼字則萲字更將以何者為證乎此叔然之疏也正義不取證於說文又誤於叔然之爾雅注故强為之說如此

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晤歌傳晤遇也元照案晤遇釋詁文爾雅作遻云遘逢遇遻也遘逢遇遻見也釋文云字又作迕遻晤一聲之轉又與寤通鄧展注漢書敘傳下引爾雅作寤列女傳賢明兩引可與晤言皆作寤邶風寤辟有摽說文日部引作晤此通用之徵也晤又作忤釋名姿容寤忤也能與物相接忤也晤歌即接忤之義故箋云晤猶對也正義引釋言遇偶也而不引釋詁殆未審晤遻通用之故矣

楚詞重華不可遻兮王逸云遻逢釋文云史作悟

案今本屈原傳作悟又案釋言逜寤也釋文云逜孫本作迕

蟋蟀歲聿其暮傳聿遂也（元照案爾雅釋言）律遹也律即聿字（詳邵氏正義）毛傳每以遹訓聿而此獨作遂者古遹術字皆與遂通用月令審端徑術注曰術周禮作遂學記術有序注曰術當爲遂春秋（文十二年）經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鄭志云遹讀如遂事不說之遂是此傳遂字即遹也正義云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爲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此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矣

唐風鴇羽王事靡盬傳曰盬不攻致也小雅四牡傳曰盬不堅固也（采薇北山箋皆曰不堅固　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盬惡鄧展云盬不堅固也）元照案盬與苦同周禮（天官典婦功）辨其苦良注云鄭司農讀苦爲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又典絲注云麤盬之功國語（齊語）辨其功苦韋昭云苦脃也荀子（王制）辯功苦楊倞注苦謂濫惡者呂覽（誣徒）從師苦高誘注苦讀如盬會之盬不精致也史記（五帝本紀）河濱器皆不苦窳正義云苦讀爲盬音古盬麤也漢書（匈奴傳上）不備善而苦惡師古曰苦猶麤也又（禮樂志）夫婦之道苦孟康曰苦音盬夫婦之道行盬不固也又（食貨志）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盬盬不攻嚴也又與楛同荀子云問楛者勿告也（勸學）又云楛耕傷稼（天論）又云其定取舍楛僈（榮辱）又云忠信而不楛（富國）（王霸）又云械用兵革窳楛（議兵）又云达軔僈楛（富國）楊注或云惡或云不堅固則知亦與盬同也正義乃曰與蠱同引左傳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以證傳義可謂迂矣

小雅采薇箋云柔謂脃脕之時釋文云脕音問或作早晚字非也元照案玉篇（肉部）脕無阮無怨二切色肥澤也又音問新生草也一作莬玉篇（艸部）莬音問草木新生者廣韻（二十三問）莬脕同字云新生草也（脕下）引鄭箋　然从艸从肉者皆俗字古唯作免禮記（內則）有免薧注云免新生者釋文音問　正義云定本作腝案腝即臑字其義不符當作偄說文訓偄爲弱義與脕同又漢書（司馬遷傳）僕雖怯耎師古曰耎柔弱也玉篇耎柔也又俗字有作輭者廣韻（二十八獮）輭柔

也
白虎通（嫁娶）云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
舊因謂夫也元照案據此則此詩是女更適人而
其夫所賦者与毛異義葢三家說也鄘風柏舟實
惟我特共姜稱夫之詞也此詩求爾新特葢斥其
後夫而言
斯干君子攸芋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儀禮士喪禮幠用斂衾注幠覆也）正義云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注也元照案
說文（巾部）云幠覆也与鄭箋合魯頌（閟宮六章）遂荒大東

郭璞爾雅注（釋詁）引作幠幠荒聲相近爾雅（釋言）荒奄
也奄者奄覆之謂箋義亦本爾雅又案漢書（薛宣傳）
君子之道焉可幠也蘇林注幠同也兼也（釋言弁同也弁郎奄字）与奄覆義亦相近幠幠音近通用（釋言幠傲也从巾投壺無幠無傲从心〇皆據釋文）
正月昏姻孔云傳曰云旋也左傳（襄廿九年）子大叔引此
詩而繼之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杜預曰云猶旋
旋歸之元照案說文云古文雲雲从云象雲回轉
形回轉之義与旋相坿呂覽（圜道）雲氣西行云云然

高注云運也周旋運布膚寸而合其說亦可證傳
小宛題彼脊令傳題視也箋云題之為言視睇也元
照案說文（目部）䁢迎視也廣韵（十二齊）䁢遠視也（䁢与題題同紐杜奚切張刻本䁢誤从月旁案䏿齊部奚切与低同紐云脣䏿强脂音義与䁢迥別今改正）
又說文（見部）覞顯也玉篇題視也意經文本作䁢或
作題音同偏旁通借作題耳又案廣雅一書綜集
古訓而成凡毛傳鄭箋之義訓不見於爾雅者皆
備載之今攷視之一訓（釋詁一）四十七字獨無題字
是張揖所見本不作題矣（廣雅有題無䁢）

小弁舍彼有罪予之佗矣傳佗加也元照案加為儋
何之義說文（人部）佗負何也从人它聲又云何儋也（廣雅釋詁三云何擔也小爾雅廣言云何任也）方言（七）凡以驢馬馲駝載物者
謂之負佗漢書（趙充國傳）以一馬自佗負師古注佗音
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為佗此皆可以證
傳義正義云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
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元照案說文
（卷十三下）有它部（隸變作它）云它虫也上古穴居患它故相
問無它乎或从虫作蛇以音義推之他人之他當

作它後人以聲近借用佗字故廣韵歌七云佗非我
也然非佗字正訓毛傳訓加說文訓負何乃其正
訓也正義於此未析故其說甚迂曲○它篆寫作
㐌也篆寫作㐌說文人部無从㐌之字故廣韵於
他字云俗

無將大車祇自疧兮釋文疧都禮反宋劉彝以爲當
作疷音氐唐避諱改從氏元照案說文疒部疷病也
从疒氐聲後傳譌从氏而音亦變白華俾我疧兮
疧与卑協讀祁支反釋文亦誤从氏故載徐邈都

禮反一音大雅桑柔多我覯痻痻亦俗字也釋文
則音武巾反又音昏此皆隨其所从之字依傍爲
音未嘗細核也爾雅釋詁疷病也釋文疷从氏音祁
支切是矣又載丁禮反一音夫丁禮之音當施之
从氐之字凡从氏者不得有此音也此皆失於契
勘者元照謂疧痻二字皆係傳譌非經典所宜有
至此詩疧字當依張衡思元賦作疹見詩本音七乊与
壁韵相協劉氏之說臆造無稽如其言則釋文之
書成於陳時未嘗从民豈避諱之故耶徐新田云養原案疷

字顧氏詩本音辨之頗詳今細攷之顧說殊未盡
然蓋疷乃正字而疧疷痻㾓四文皆疷之俗體也
說文日部昏字注云从日氐省一曰民聲是昏
字在說文原有兩說非因唐人避諱始改从氏也
疒部疷字注云从疒氏聲氏聲兩徐本皆然此殆傳寫
之誤當云从疒昏省聲而其音則爲武巾切昏字
从氏省又从民故疷字亦可作疷又作疷皆从昏
省若不省則竟作痻㾓矣疷疷痻㾓四字說文所
無故曰俗體至唐人避諱則凡从民之字皆改从
氏故疷亦改疷因避諱而適得其正也或以白華
詩疷与卑韵爲疑案何人斯俾我祇也毛傳訓病
竊意白華之疷亦當作祇後人改从疒仍以祇字
讀之遂忘其本音耳

一切經音義十二○賢愚經十六引詩憂心且陶金壇段懋堂
先生謂是三家詩憂心且妯之異文抱經先生增

訂王氏詩攷從段說收之鼓鐘之詩元照案古从
舀从匋从由之字展轉相通小雅江漢滔滔風俗
通義山澤引作陶陶楚詞九章懷沙滔滔孟夏兮史記屈原
列傳作陶陶菀柳上帝甚蹈一切經音義五○等目菩薩所問經上引作陶此舀匋通借之徵鄭風左旋右抽清人說
文引作搯手部此由舀通借之徵鄭箋於菀柳則曰
蹈讀曰悼於鼓鍾則曰抽之言悼也合舉數端則
妯之爲陶灼然明矣徐新田云養原案尚書大傳師乃慆鄭注慆喜也慆卽陶
歟○廣雅釋言陶喜也憂也陶之訓憂義本乎此音

義既引詩而繼之曰陶暢也暢達也以暢達訓之
失其義矣
瞻彼洛矣韎韐有奭箋韎韐衍字者茅蒐染也說文韎茅蒐染
韋也茅蒐韎韐衍字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元
照案此箋上兩韐字係衍文正義云言古人之道
茅蒐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爲韎韐此不知栞正箋
文而漫爲之說者也案外傳七晉語韎韋之跗注韋
昭云鄭後司農說以爲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
茅蒐今絳艸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漢人讀若之

例有內言外言長言短言急氣緩氣之分章所云
急疾呼者卽急氣也茅蒐二字急氣讀之其聲爲
韎茅蒐之爲韎猶登來之爲得不律之爲筆卽開
後來翻切之學者也據韋所引鄭說是鄭以茅蒐
釋韎以韠釋韐以其合韋爲之故名韐曰韐也皆与說文同質之士冠禮
注了然矣見下韋發明韎聲之義亦簡明之甚韋去
鄭未遠所據自勝唐本○正義引士冠禮注令齊
人名蒨爲韎韐此亦誤讀鄭注也案冠禮注云韎
韐緼韍以緼釋韎以韍釋韐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

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句韐韍之制
似韠案此當以名蒨爲韎爲句韐字屬下李如圭集釋以
韐字爲衍文賈公彥疏曰周公時名蒨艸爲韎艸以此
韎染韋合之爲韐因名韍爲韎韐也賈讀得之○
正義又引駁異義有齊魯之閒言韎韐聲如茅蒐
一語韐字亦衍○說文蒐从艸从鬼徐鍇曰今醫
方家謂蒐爲地血食之補血是也故從鬼是許君
不以蒐爲形聲字故釋文於茅蒐字皆音所留反
也鄭君殆讀從鬼聲故音与韎近

賓之初筵發彼有的釋文作勺云本或作的元照案
說文白部無的字當作旳說文日部旳明也廣雅釋詁四同
从日勺聲易曰爲旳顙周易釋文亦誤从白覲禮匹馬卓上
注卓猶旳也釋文旳字無音近本亦誤从白以素旳一馬爲上釋
名首飾以丹注面曰勺勺灼也注此丹於面灼然爲
識畢校本作旳蓋標識之使灼然明顯故謂之旳正鵠
之中必以丹表之射義注旳謂所射之識是也一
切經音義亦曰旳令躲堋中珠子書中四見依此解則
与有字文義始諧毛傳訓質質旳聲相近旳勺音同後人

改的从白而音亦變爲都歷反非也○盤庚若射之有志志識也志
識古今字頁鄭注云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恐未
若禮注之當
菀柳上帝甚蹈箋云蹈讀曰悼今幽王暴虐不可以
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元照案鄭箋破讀皆有依
據獨此義似近迂曲初疑蹈當作滔乃天降滔德
之義近本誤作滔徵之韓詩外傳四所引則果作滔也
又一切經音義五○等目昔薩所問經上引詩作陶元照案江
漢滔滔風俗通義山澤引作陶陶楚詞懷沙滔滔孟夏
兮史記屈原列傳引亦作陶陶滔与陶通爾足爲證○
荀子榮辱陶誕突盜陶誕卽滔慢之義漢成陽靈臺
碑陰云遵相陶規隸釋一陶卽蹈字
緜縮版以載元照案載卽栽字說文木部栽築牆長版
也左傳莊廿九年水昏正而栽杜預以栽爲樹版幹又
哀元年楚子圍蔡里而栽說文引杜預曰栽設版築鄭
君中庸注曰今時人名艸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
亦曰栽而讀栽如文王初載之載又上天之載注載讀如栽漢
書王莽傳下莽立載視事親舉築三下載亦栽也

師古以立而乘車釋之失其義矣
維其喙矣傳喙困也箋同正義云喙之爲困則未詳
元照案方言十二𣩇𤸃俗傍也傍卽倦字亦作㑥廣雅釋詁一𣩇
𤸃也傍極皆困意外傳晉語五余病喙矣韋昭注短
氣貌短氣亦困倦之意郭璞注方言引晉語作𣩇
此其明徵也又廣韵二十廢引此詩作𤸃云與𣩇同
案方言十三𤸃極也注江東呼極爲𤸃倦聲之轉也
𣩇𤸃二字皆不見於說文是古字祇从口矣
皇矣求民之莫傳莫定也文選安陸昭王碑皇情眷
瘼元照案漢書敘傳上班彪對隗囂引此詩小顏本
作莫故其注仍用毛傳李善所據本則作瘼宋書
符瑞志上引漢書正作瘼与李善所據同又三國
志馬超傳進封斄鄉侯策曰兼董萬里求民之瘼
明用此詩而亦作瘼是漢末傳本已如此矣其出
於三家無疑乃小顏匡繆正俗一以作瘼者爲末
代文士所改指爲巨謬殆攷之未審也
崇墉言言傳言言高大也箋言言猶孼孼將壞貌元
照案衞風碩人庶姜孼孼釋文云韓詩作钀钀長貌

說文（車部）轙載高皃釋訓（薵薵戴也戴載古通用卽此義）呂覽（過理）宋王築爲蘖帝高誘注蘖當作轙帝當作臺蘖與轙其音同詩曰庶姜轙轙高長皃西京賦飛檐轙轙薛綜注轙轙高貌（魏都賦四門轙轙李善注卽引此）毛傳簡略得箋而明其義亦相近

崧高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元照案近非遠近字也當作迈迈字在說文丌部云讀與記同經文借作語助往迈猶往矣也已非已我字也彼其之子內傳（僖廿四年）外傳（晉語）皆作

已以已訓迈義与箋同漢儒於無義之字皆曰詞故箋曰詞又漢儒訓故音義相兼凡言讀若者其字半相通其義半相附聲如記義亦如記表記引詩作彼記之子○全氏（祖望）經史荅問錄有一條可互證

行葦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傳云鍭矢參亭已均中蓺（俗作藝）箋云蓺質也攷左傳（文六年）陳之蓺極杜預訓準又（昭十三年）貢之無蓺服氏訓極（義見正）外傳（魯語上）貪無蓺也又（晉語八）貪欲無蓺韋氏皆訓爲極又（楚語）用人無蓺韋云蓺射的也無蓺無常所也史記（司馬相如傳）蓺殪仆徐廣曰射準的曰蓺元照案蓺卽臬字說文（木部）臬射準的（今本从白旁誤）也臬与槷通攷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注云槷古文臬假借字士冠禮注云古文闑爲槷周易（困卦）臲卼說文（出部）引作槷𡴎又甈或作⿱埶瓦（瓦部）是其徵也蓺槷皆从埶聲（攷工記輪人注槷從木熱省聲元照案熱亦从埶聲）古字艸木偏旁多通用也槷說文作槸又或作⿰木蓺謂蓺乃槸之省文亦可○又案蓺艸木不生也从艸埶聲与从埶者異說文艸部無从埶之字

卷阿伴奐爾游矣箋伴奐自縱弛之意也元照案伴奐卽皇矣之畔援也鄭彼箋云畔援猶跋扈也蓋縱弛本安佚之意而安佚之極者卽成跋扈其義相因古人不以義訓之輕重而異其詞所謂言非一端而已漢書（敘傳下）項氏畔換乃用皇矣文（小顏引詩作畔換）玉篇（人部）又引作伴換伴畔皆从半聲偏旁通借援換二字義亦相同說文（手部）換易也左傳（僖十五年）作爰田服氏云爰易也外傳（晉語三）作轅田賈侍中

亦訓轅爲易爰袁亦通史記酷吏列傳張湯有爰書蘇林訓易韋昭訓換音義同故通用也魏都賦雲撤叛換劉逵注叛換猶恣睢也劉引漢書作叛亦用鄭義段懋堂先生云公羊傳換土易居孟子注作爰土易居

板及爾出王傳云王往正義曰以王与出共文故爲往也元照案王之訓往音義相兼傳記足徵正義非矣外傳吳語王總其百執事貫侍中曰王往也春秋攷文耀王者往也藝文類聚十一引白虎通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漢書刑法志歸而往之是爲王矣說文王天下所歸往也釋名親屬祖謂之王父王睢也家中所歸睢也諸如此類義一不引證何歟

周頌天作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說苑君道韓詩外傳三俱引岐有夷之行孫侍御云志祖案爾雅釋詁夷易也邢疏亦引詩岐有夷之行玩鄭箋語亦以岐屬下句毛韓讀法殆同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字句皆異注引韓詩薛君傳徂往也薛傳与鄭箋同

元照案沈括夢溪筆談藝文云朱浮傳作彼岨者岐困學紀聞云葢誤以朱輔爲朱浮亦無岨字以元照攷之以輔爲浮誠沈之誤然傳中徂字實譌當從筆談改岨岨與阻通漢書蒯通傳鞏洛岨山河又敘傳下皆恃其岨卽阻字也隷釋四引蜀都賦岨以石門今文選作阻輔疏又引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又云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云云則引詩正以言岐之岨險也不合作徂章懷引韓詩傳亦失之未審

昊天有成命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從國語周語上訓熙爲廣肆爲固箋曰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正義曰箋以外傳之訓与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元照案外傳叔向說此詩云其終也廣厚其心而固龢之是外傳未嘗有譌字不得據爾雅以破之箋自爲說則云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爲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其義亦與外傳不同則是傳依外傳箋改傳以從爾雅各不相謀然毛從外傳立義而鄭君乃謂其字誤未之詳也

周語載叔向論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是道成王之德

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其爲指成王誦而言無可疑者韋注云文武修已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賈鄭唐說皆然又云是詩道文武能成其王德元照案新書亦載叔向之言曰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又曰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其言与外傳相表裏而語意倍明漢儒不据新書故誤解外傳之意至朱子集傳始從歐陽本義定爲祀成王之詩詩序辯說反復駁難韋注其論良是惜亦不及援據新書故未免詞費唯困學紀聞曾論及之

絲衣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云子夏作序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又云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元照案靈星非星名也靈星之祀肇自漢初則高子不應以漢事證周詩且又安知非孟子同時之高子而以爲漢人乎元照謂靈星之尸蓋古語也淮南子主術君人之道其猶零〔零靈通用〕星之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高誘但云尸祭主也引詩公尸宴飲在宗載考證之不釋零星之義大氐零星之尸卽詩之公尸也故鄭君亦不之釋〔臧在東云古有此語漢人熟知無煩詳也〕孔氏誤認作星名又言祭星時以人爲尸說殊悠謬攷漢書獨靳風俗通義〔祀典〕論衡〔祭意〕後漢書〔高句驪傳○作零星〕續漢書〔祭祀志下〕諸書言靈星之祀未有言立尸者〔錢先生云援引淮南極精．許子詠云宗彥案靈尸之尸卽繹賓尸竝非兩說所以稱靈星者繹祭在廟門之旁靈星卽指廟祭在廟門旁而事尸在堂故稱賓尸爲靈星之尸至門所以名靈星龍城札記詳之矣〕

釋文引徐整云子夏授詩於高行子王伯厚以爲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是也韓詩外傳二又載高子與孟子論詩問荅語其人私淑孔氏爲戰國時治詩老師孟子稱之曰叟蓋年長而有德者其緒論流傳未可因孟子病其固而遽輕之也

盡心篇之高子乃孟子弟子非高叜也困學紀聞誤合而一之・梁曜北云韓詩外傳之高子疑是孟子弟子非高叜也王繩人表攷有說

顏氏家訓書證云駉駉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釋文作牡云說文同正義作牧云定本作牡唐石經初刻牡後改牧元照案小序及傳箋皆有牧于坰野之文則作牧爲正安有牡馬而無牝馬之理顏氏江南人世習南學故其意以河北本爲非詳說本書陸德明亦南學也故釋文作牡孔穎達本北學而改從南者故正義閒用河北本

有驔有魚傳云豪骭曰驔正義云驔爾雅無文元照案說文馬部騽馬豪幹也卽此義騽驔二字之義說文与爾雅毛傳互異驪馬黃脊者爾雅以爲騽說文以爲驔馬豪幹者毛傳以爲驔說文以爲騽蓋古今文之家學不同也骭幹聲同通借

娱親雅言卷三

歸安嚴元照

三禮大戴禮坿

周官天官疾醫參之以九藏之動注云正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疏云膽三焦非正府不在九藏之數熊氏朋來經說云旁胱卽小腸也當是合胃膽大小腸爲九元照案外傳鄭語建九紀以立純德韋注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胃旁胱腸膽也合大小腸爲一藏而以膽當其一說較勝鄭熊氏不據此而造臆說謂旁胱卽小腸而不知旁胱不與小腸相屬也

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注云重天時權許之也又云無故謂無喪厥之變也有喪厥者娶得用非中春之月元照案不備禮而成婚謂之奔詩標有梅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傳曰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曰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

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毛鄭之義皆用周官鄭君注禮不如箋詩之詳悉疏乃謬爲之說曰若有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豈理也哉

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注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元照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日多昏注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詩小序衛風有狐云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媒氏所掌正荒

政之一賈氏前後都失檢照故一不援引

遂人以時器勸甿注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元照案堯典播時百穀鄭注時讀曰蒔愚謂時器亦當讀爲蒔蒔器種蒔之具也遂大夫職云簡稼器注稼器耒耜鎡基之屬蒔器卽稼器也

草人鹹瀉用貆注貆貒也疏曰案爾雅云貈子貒爾雅作貆或曰貆爾雅無此三字故以貆貒爲一也元照案爾雅釋獸貈今本作貉兹依釋文兩通子貆貒子貗毛詩箋魏風伐檀云貉子曰貆遵用雅訓未嘗不同而此復以貆爲貒者何也攷爾雅又云貍狐貒貈醜之爲言類也貒貈二物相類則貈之子亦貒之類矣鄭意以獸之小者不宜殺以糞田故舉其類言之不必增改雅訓而強爲之說也臧拜東云賈所据爾雅作貒字或曰貆者謂貒字亦或作貆耳

春官司常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疏云互約言之者遂之里是下士得與鄉之州中大夫同建旟則知鄉之閭亦得與縣之遂同建旐也遂之鄙得與縣同建旐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旟

可知是互也毛本誤旃言約者鄉之族上從黨同建旟比上從閭同建旐也遂之酇毛本誤鄰上從鄙同建旐鄰上從里同建旟是約也元照案毛詩正義鄘風干旄引此經注而釋之曰州里建旟則六鄉內州長黨正及六遂內酇長里宰鄰長等五人同建旟也縣鄙建旐謂六遂內縣正鄙師及六鄉內族師閭胥比長等五人同建旐故鄭云互約言也孔賈兩疏皆由推測而得義無大異唯族師酇長所建旟旐不同耳鄭無明文唯宜兩存孔氏爲互約之圖坿

於毛詩正義疏中有圖僅見於此徐新田云養原案遂人注以南畝圖之云云此注中有圖者而今亾矣毛刻本行款參錯今更定其圖於左并圖賈疏以備參訂

孔圖

鄉旗：州旟　黨旟　族旐　閭旐　比旐毛本誤旌

遂旗：縣旐　鄙旐　酇旟　里旟　鄰旟

賈圖

鄉旗：州旟　黨旟　族旟鄉之族上從黨同建旟　閭旐　鄰旐

遂旗：縣旐　鄙旐　酇旐遂之酇上從鄙同建旐　里旟　鄰旟

又師都建旗元照案師乃帥之譌也說文㫃部旗下引作率都率帥古今字賈疏以師為衆恐非

冬官輪人揉輻必齊注揉謂以火槁之元照案說文手部無揉字當作煣說文煣屈申木也與鄭注合易繫辭下揉木為耒漢書食貨志上引作煣師古曰煣屈也愚謂木之直者以火煣之使曲曲者煣之使直故曰屈申木也惠氏周易述從俗作揉且為之

注曰手以撓之是證成其謬矣說文火部煣下引煣牙外不嫌

矢人則雖有疾風亦弗能憚矣注曰鄭司農讀憚之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故書憚作但元照案憚當訓難方言七憎懹憚也廣雅釋憎懹憚難也國語注晉語憚難也宋氏補音難乃旦切又方言六蹇展難也齊晉曰蹇山之東西凡難貌曰展荆吴之人相難謂之展若秦晉之言相憚矣廣雅釋詁蹇展憚難也說文心部憚忌難也元照謂今人責人以其所不能曰難弗能憚者弗之能難也又案方言十三憚怛惡也注曰心怛懹亦惡難也怛憚義同但怛古今字耳

周禮疏前有序周禮廢興一篇此非賈氏特作此文以冠篇首者乃後人從疏錄出妄題之曰序周禮廢興也元照以儀禮校之首篇先小題士冠禮第一則為之疏次大題儀禮又為之疏次鄭氏注又為之疏周禮當與之同乃今唯天官冢宰上及鄭氏注有疏而大題周禮無疏蓋即序廢興之篇也而毛刻本并大題周禮二字刪之尤誤矣

疏體於注經之人所作之序皆隨爲之疏尙書三傳論語孝經皆然宋人疏論語爾雅者遵之卽孟子之疏雖刪其篇叙亂其章指而於題辭亦未敢棄獨賈氏之疏周禮不疏鄭君之序馴至散失今可見者唯疏中所引數語深可惜也

嬔古美字見周禮不見於他書說文亦無之（元照案嬔卽娓字說文娓順也讀若媚古微尾音近通用堯典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論語微生高莊子（盜跖）國策（韓）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此其徵也詩誰侜予美（陳風鵲巢）韓詩美作娓（釋文）又案古眉微亦通用故媚字義與娓媄等皆相近）

士冠禮主人戒賓賓禮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前期三日筮賓（元照案所戒之賓主人之僚友非止一人所筮之賓筮其可使冠子者乃正賓也卽於所戒之賓擇其吉者（張氏鄭注句讀說）疏因注有賢者恆吉之文乃爲之解曰凡取人之法先筮後戒今以此賓是賢者必知吉故先戒賓方始筮之以其賢恆吉故先戒後筮之也此恐誤會注意果如疏言似戒賓卽戒冠子之賓而筮賓之舉乃爲具文不幾流於虛僞乎）

冠禮昏禮聘禮皆有建柶近本於冠禮獨誤作捷柶（唯唐石經作建顧氏金石文字記張氏鄭注句讀轉以石經爲非殆未攷昏聘二篇歟士喪禮云筭洗柶建于米亦一證也又案冠禮注曰捷醴于柶中釋文云捷初洽反本又作插亦作扱或据此疑經文作捷而不知釋文爲注作音也賈本注中捷字作扱（士昏禮注建猶扱也））

扃鼏二字禮經屢見士冠禮注曰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士昏禮注曰扃所以扛鼎鼏覆之此鄭本也若許君所据則異於是說文（鼎部）鼏以木橫貫耳而舉之周禮廟門容大鼏（鄭本作扃）亦七箇卽易玉鉉大吉也又（金部）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是二禮扃字許本皆作鼏其覆鼎之物蓋當作幎說文（巾部）幎覆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幎人（元照案釋文於周禮禮記幎字皆作冪與正體小異非誤也獨於儀禮則皆作鼏自此幎字遂廢而冪鼏參錯難

稽周頌絲衣箋有舉鼏字釋文云本亦作鼏張參五經文字序云鼏冪同物禮經相舛後人
誤會謂儀禮扃鼏之鼏即說文鼎部之鼏遂疑許
君不當以覆鼎之鼏爲舉鼎之具乃強謂鼎部本
有鼏鼏二文一从冂莫狄切一从冂古熒切从冂者爲
鼎覆以冂者爲鼎鉉皆由不知鼏之當爲幎耳○
惠氏禮說四十云說文冂覆也冂從鼎爲鼏則鼏非
覆鼎之物乎以覆爲舉則又何說愚謂鼏从冂聲
於六書屬形聲不屬會意指事故說文不曰从鼎
从冂冂亦聲而直云从鼎冂聲也皀部有冟字亦

从冂聲而其訓爲飯剛柔不調相箸於義亦無取
也且鄭本作扃扃之本訓爲外閉之關於扛鼎之
義又何取乎

士昏禮納采納吉納徵納之爲言致也曲禮下注入也廣雅釋詁三初無淺義疏云言納者恐女家不受若春秋
內納之義納采言納者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
許故言納問名不言納者女氏已許故不言納也
納吉言納者男家卜吉往與女氏復恐女家翻悔
不受故更言納也納徵言納者納幣帛則昏禮成
復恐女家不受故更云納也請期親迎不言納者
納幣帛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故皆不言納
也元照以其說攷之於古而無徵納采問名之後
女家猶可翻悔得毋近於兒戲乎且一則曰納幣
帛則昏禮成復恐女家不受再則曰納幣帛則昏
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此矛盾之論也言非一端
而已春秋儀禮無妨別解奚必強而合之乎案白
虎通嫁娶云昏禮請期不敢必也信如疏說則請期
正當言納

又舅饗從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從者
酬以束錦注古文錦皆作帛疏云禮有玉錦非獨
此文則禮有贈錦之事故不從古文也元照案從
古文作束帛爲長下文云若異邦則贈丈夫從者
以束錦言贈異邦以束錦欲以別上束帛故言則
也疏亦不能了鄭意

鄉射禮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
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元照案賓朝服至門外拜
賜主人亦朝服從賓于門外拜賓之辱不見者不

進而見之也命之進見又必有揖讓之文故鄭以
不見爲不藝禮也
大射儀中離維綱注云或曰維當爲絹絹綱羣經音辯作綱
耳釋文絹劉侯犬反又于貧反一音占縣反錢少詹云
占疑古之譌又古犬反元照案依侯犬古犬二音字當
从肙依于貧占縣二音則字當从員釋文每不辨
文字之異而兩存其音滋足致惑此亦其一也据
說文則从員爲正說文糸部縜持綱紐也从糸員聲
周禮曰縜寸許所引周禮冬官梓人文也彼文云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先鄭云綱連侯繩也
縜籠綱者絹讀爲竹中皮之絹錢少詹云大昕案竹中皮即禮記竹箭有筠之筠說文無筠字此注云綱耳與先鄭義同故疏中亦
引梓人爲證近本疏引梓人亦作絹元照以宋景德本及要義改正周禮釋
文縜于貧反或尤粉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反釋
文於周禮作縜於儀禮作絹各載兩音並不契勘
疎矣羣經音辯五云絹綱耳也亦爲陸氏所誤
喪服注曰布八十縷爲一升升當爲登登成也疏云
凡織紝之法皆縷縷相登上乃成絹布元照案注

所言者經也疏則誤言其緯司馬氏書儀呂氏鄉
約不知升之義乃云今布無升數殊不然也吳仁
傑兩漢刊誤補遺云今織具曰簆者每簆用六成
七成多至十五成以止以成之多少爲布之精麤
大率四十齒爲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鄭義麤
者齒纔用一縷則是六成實三成耳由吳說推之
斬衰章冠六升則二百四十縷也衰三升則百二
十縷較之於冠則倍麤矣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
一升緦麻十五升服輕則布細以升數之多寡係
服之重輕也
喪服傳云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
曰緦喪服記上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注去其
半則六百縷而疎也元照案去其半者謂去于二
百縷之半也其簆之齒仍六百與縷數同朝服之
布千二百縷用六百齒之簆緦布以六百縷用六
百齒之簆故云有事其縷也陳埴木鍾集論語云十
五升去其半世俗以爲七升半不知乃是一眼簆
用一縷如今單串黃草布此說甚明否則十五升

去半則僅七升半反麤於大功小功之布矣徐新田云養原案朝服之葴皆千二百齒兩縷共一齒則二千四百縷也十五成者齒數三十成者縷數其實一也至緦麻之去半則何也意者吉事用全凶事用半用全者千二百齒而得二千四百縷也用半者六百齒而得千二百縷也鄭云六百縷者亦計齒數并兩縷爲一縷也葢用千二百齒之箴間一齒用之每齒仍兩縷也緦麻去半則小功以上皆去半記不言者省文耳否則終無解於小功反精緦麻反麤也此義殊不了

野人曰父母何算焉元照案三蒼算選也一切經音義四寶雲經第六引說文辵部選擇也野人言父母竝尊焉己爾何必於其中選擇尊卑乎又案詩邶風柏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引作筭論語子路斗筲之人何足筭也漢書車千秋傳贊引作選鹽鐵論十二襍論亦云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哉是筭選通用之證

器服傳謂出子夏之手元無明文故疏明作傳之人而云傳者不知誰人所爲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若舊題有子夏傳三字則賈不容先云不知誰人矣釋文無此三字唐石經有者細審乃是增入殆乾符時修改非開成元刻也自經傳通解後之本皆沿其誤又此篇題器服經傳六朝舊本皆然釋文石經亦同石經後磨去經傳二字非也所增所刪皆不知何据

士器禮牢中旁寸注今文牢毛本誤樓爲纋釋文不出纋字之音葢以上文纋中字已有音故不別出也元照案此文當从夒夒奴刀反與牢音同夒憂形近每易溷淆說文牛部犪牛柔謹也此馴犪字又手部擾亂也此煩擾字後來皆誤作手旁憂而音亦音改爲而小切甚誤纋纋二文皆不見於說文

又帶用靲賀之結于後注賀加也元照案方言七贏膂賀擔也義與鄭同賀从加聲加與何音同通用爾雅釋艸荷芙渠其莖茄樊光注引詩有蒲與茄今詩作荷揚雄反離騷衿芰茄之綠衣兮師古曰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漢朱鷺曲鷺之飛食茄下茄亦荷也他篇何瑟之文屢見賀何一也

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元照案春秋左氏經築郿莊廿九年二傳作微爾雅釋地谷者溦釋文云本又作湄又釋水水艸交爲湄釋文云本或作溦眉微聲音皆同故通用

儀禮疏本五十卷自明人陳鳳梧宏治九年進士合刻注疏
始并省爲十七卷而賈氏之元第遂失其宋景德
中所刻單行疏本尚有流傳可以攷正而中闕
卄　至　卅　六卷則當據魏氏了翁要義參訂
其每卷之起訖可以盡得要義第二十六卷分爲
上下兩卷此則出自魏氏非賈之舊也
曲禮上分毋求多釋文分扶問反元照案正義云分
毋求多者此元是衆人之物當共分之人皆貪欲
望多入故戒之云所分之物毋得求多也孔作如

娛三　十四

字讀較勝於陸
又毋勦說注勦由今本作猶從曹憲廣雅音所引擥也謂取人之說
以爲已說釋文勦从刀廣雅釋詁一勦取也與鄭義
合又勦勞也是从力者別爲一字然說文刀部無
勦字元照案當作鈔說文金部鈔叉取也論語陽貨惡
徼以爲知者孔安國曰徼鈔也惡鈔人之意以爲
已有也邢疏引禮爲證○甘誓天用勦絕其命當
從說文所引作劋
又入門而問諱正義云問諱而以門爲節者主人出

至大門外迎客客入門方應交接故以門爲限也
元照案問諱當在主人未出介紹將命之時問之
於介紹也若主人見而後問則介紹將於主人之
前犯其所諱矣豈禮也哉入門謂至門之頃上云
入竟入國此順文而云入門耳不可泥也
檀弓下載延陵季子葬子孔子往而觀葬注云往弔
之經不言弔而注云弔者孔子兄事季子於其子
之死正所謂弔而不傷者也觀葬而不弔邈若秦
越則所以待季子者且下於舊館人矣若孔子之

娛三　十五

喪自燕來觀者此則專爲觀禮而來而非弔也同
一觀葬而或注或不注鄭氏義例之精如此
王制夫圭田無征注夫猶治也正義不申此義元照
案孟子舉舜而敷治焉趙氏曰敷治也書曰禹敷
土治土也夫敷音同或可通用歟○孟子章句滕文
公問爲國章引王制以夫爲餘夫
月令注酒熟曰酋元照案呂覽仲冬注酋醞米麴使之
化熟故謂之酋說文酋部酋繹酒也繹之爲義即郊
特牲蓄澤之澤鄭彼注云澤讀爲醳說文無醳字又周

禮天官酒人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釋
名飲食酒酉也說文酉就也釀之米麴酉澤卽酋繹久而味
美也其義皆可與鄭義相發明周禮注云事酒今
之醳酒也昔酒所謂舊醳者也析而爲二說文所
云繹酒則總言之臧在東云此所謂對文則異散言皆通也
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注周立小學於西郊許周生
宗彥云經注兩西字皆四字之譌故文王世子正
義云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今天子
親視學於其西郊考課論說於西郊之學以西方

娛三　十六

成就之地故也則唐初本已譌當以北史劉芳傳
正之元脩放劉芳傳云自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尚
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葢有
六師氏居內大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
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毛本如此魏書劉芳傳仍誤作西郊
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注云四學
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
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
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大學承師而問

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
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
有大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以降無復四郊
謹案先旨宜在四門又柳宗元四門助教廳壁記
云周人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
天子設四學葢其制也則柳所据本亦作四下又
引易傳太初篇大戴保傅篇爲證又云後魏太和
中立學於四門卽劉芳傳事据此則西字之誤甚
明正義承譌附會其於祭義之四學謂爲虞夏殷

娛三　十七

周四代之學則又顯與注違矣唯皇氏謂四郊皆
有虞庠祭義正義引其說最合[redacted]盧辯注大戴云四學
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其說不可曉恐有
譌脫徐新田云養原向讀祭義天子設四學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疑經注四字皆西之譌與周生之意相左當竝存以俟攷又云要之四郊西郊記文錯見注疏望文爲說本無定論玉海引三禮義宗云西郊亦四郊之一故曰四郊唯有一郊有虞庠此則梁時已作西郊不得据劉芳一家之言斷古本皆作四也
內則擇於諸母與可者注可者傳御之屬也儀禮注
器服引亦作可釋文無音孔賈兩疏俱無說列女傳

節義有此文獨作阿段先生玉裁云齊孝孟姬楚平伯嬴兩傳貞順皆言保阿案續傳霍夫人顯傳亦有之內則可者當從傳作阿元照案史記范雎傳不離阿保之手倉公傳故濟北王阿母服虔云乳母也鄭云慈已者索隱云是王之㚤母也漢書丙吉傳嘗有阿保之功蓋阿保一義湯號伊尹曰阿衡阿倚也大甲改號曰保衡保安也皆用鄭注尚書兩義相因阿之為可古字省也後儒以可為女師解之失之遠矣

玉藻禮巳三爵而油油注油油悅敬貌元照案油油卽愉愉也油愉聲相同故其義同儀禮注聘禮記愉愉和敬貌孟子由由由油通用玉藻釋文云油一本作由然與之偕韓詩外傳三愉愉然不去也皆言柳下惠事此通用之徵

又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注云言非至孝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正義云謂親之病當憂愁危懼行不能正履也今唯色容不充盛而已不能顦顇憂愁危懼此乃是孝子疏簡之節言孝心不篤也元照謂人子事親文至而情不至雖謂之非孝可也豈特疏簡而已愚謂疏節一句乃統承上兩節言之疏當訓達訓通疏節猶言通義耳色容不盛明與文王色憂一例亦未容說輕許周生云宗彥案注自不誤疏誤耳至孝猶云大孝臧在東云疏節謂大槩皆如此耳若文王之行不能正履則至孝矣

少儀遇於道見則面注可以隱則隱元照案史記項羽本紀馬童面之如湻云面不正視也漢書張歐傳循吏為涕泣面而封之如湻云不正見若不見者也師古云面謂偝之言不忍視之又夏侯嬰傳面

雍樹馳師古曰面偝也皆用禮記字法

樂記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山井鼎攷文云古本分下有陝字元照案史記樂書有陝字王肅云分陝東西而治毛詩正義周南召南譜云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孫監察云志祖案家語辯樂解亦有陝字此似可為古本之證然案鄭注止云分職不云分陝正義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則孔本無陝字五經正義不出

一手其所据本不能畫一故毛詩所引又有陝字
祭義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盧辯注大戴云置猶立
也曾子大孝元照案置植皆从直聲古者置植同字書
金縢植璧秉珪鄭注植古置字詩商頌置我鞉鼓箋
置讀曰植論語微子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說文
木部植或从置作櫂莊子外物艸木之倒植者釋文云
立也本亦作置史記屈賈傳聖賢道曳兮方正倒植植亦置字方言七又十二
植立也如盧說則此句從言之下句乃橫言之也
正義解爲措置不若盧注爲當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釋
文云本又作拂同元照案詩大雅皇矣四方以無拂大
學是謂拂人之性鄭君皆云拂猶佹也攷佹與詭
同當訓違訓戾拂又作佛曲禮上獻鳥者佛其首
注佛戾也樂記其求之也佛釋文云本又作拂正
義云佛戾也正體當从口作咈說文口部咈違也
費拂佛皆偏旁通借

又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注敏或爲謀元照案敏从每
聲謀从某聲每某一聲之轉

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注
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
正義云此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
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
也元照案經文承上愚賤而言非槩論也正義闡
發斯爲允當大戴禮哀公問五義孔子曰生乎今之世
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
亦鮮乎得正義之說而後大戴與中庸不相矛盾
許周生云宗彥案鄭注極精細下又引夫子之言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鄭注從字即爲下文
起義夫子從周何嘗以愚賤自處哉

表記惷而愚注少詐諼也釋文云諼詐也忘也正義
云爾雅釋訓云萲諼忘也則忘字亾下著心今與
詐相對則諼是詐之義當亾下著女也元照案爾
雅訓諼爲忘以釋詩永矢弗諼終不可諼之義諼
之訓詐見於說文說文本諸公羊傳公羊諼字屢
見何劭公皆訓詐正義不引公羊說文而欲改雅
訓以證注失之矣釋文牽引忘也一訓亦非錢先
生云說文乍止也一曰亾也从亾一是乍本有亾義詐从乍言之詐者以亾爲有以有爲亾其義本相因

故諼訓忘亦訓詐

又情欲信辭欲巧注巧謂順而說也正義云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逆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元照案詩小雅雨無正巧言如流箋巧猶善也正義云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正義此論最精又左傳昭八年叔向引巧言如流以美師曠杜預云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敘以聽言見荅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又案大戴禮曾子事父母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巧亦善也後儒執巧言令色鮮矣仁之論而以表記此文謂決非孔子之言過矣若詩小雅巧言巧言如簧論語衛靈巧言亂德則與此義異錢先生云皋陶謨已有巧言令色不始於論語又云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後儒之論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徐新田云養原案令色亦有作美辭者烝民詩令儀令色是也春秋書法美惡不嫌同辭潛夫論本政云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蒞言衰世之士佞彌巧者宦彌尊也義異於鄭後儒說詩所本

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節在所謂誠其意者之前乃申說致知在格物之義致知之致注云或為至明知至即致知也誠意正心皆修身之要務故曰皆以修身為本而不曰以誠意正心為本也本所厚者也末所薄者也身不修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未之有也能知其本斯知之至者經義初無闕漏惜鄭注寥寥數語正義亦無所發明遂啟後人疑議耳

又瑟兮僩兮者恂慄也注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郭璞爾雅注亦從鄭讀見釋文元照案恂峻音近通用詩商頌長發為下國駿厖大戴禮衛將軍文子引作恂蒙論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漢祝睦碑云鄉黨逡逡史記李將軍傳贊悛悛如鄙人索隱云漢書作恂恂

大戴禮王言上樂施則下益諒元照案爾雅釋詁詔亮左右相道也詔相道左右助勴也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小爾雅廣詁涼助佐也詩大雅大明涼彼武王傳

涼佐也釋文云本亦作諒正義作諒韓詩作亮云相也
正義云亮諒義同是諒之爲言佐助也言上有樂
施之君則下民相感而相佐助也孔檢討廣森補
注訓諒爲誠恐未精
哀公問五義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己
憂元照案此十六字當爲一句賢人善士可以身
託之故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
己憂也其不能以選賢爲己憂者斯庸人矣荀子
哀公不知選賢人善士托其身焉以爲己憂楊倞注

不知托賢但自憂而已楊簡先聖大訓云親近小
人故致憂患孔氏補注用此說　說皆未允又案韓詩外傳
四亦有此文云不知選賢人善士而托其身焉
又躳行忠信其心不置宋本譌貫荀子哀公作不德文王官
人篇有施而不置逸周書官人作德元照案易繫辭
上有功而不置鄭注置當爲德鼂說之案古文德
類置字因相亂又案官人篇置義而不遷置卽植
字當訓爲立置方而不毀當從周書作直古今字
耳許周生云宗彥案古者置植同字而與德字往往相亂玉藻立容德亦植之譌　徐新田云養

原案立容德徐仙民音置
保傅過闕則下補注云闕卽闕字元照案字書不見
闕字疑闕之譌廣雅釋詁三闕空也曹憲音口決反
玉篇云闕閔無門戶也闕闕音相近釋名宮室云闕
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則義與闕相近闕字
當是大戴本文其或有作闕者後人据新書改耳
又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爲義王元照案新書作稱
爲義主稱譌爲再說文冓部再譌爲再當以新書爲正
盧辯注云陽穀與召陵也解再字未允又文王官

人篇敬再其說逸周書作亟稱臧在東云義王亦當從新書作義主
下主爲韻
曾子立事疾其過而不補也又云補則不改矣元照
案有過而懼爲人所見乃爲之補苴不以罅漏貽
譏於人此之謂補補卽文也與仲山甫補之義殊
文過之人必非能改過之人故曰補則不改矣盧
注補謂改也改字譌　文王官人篇防其不足防
補一也
又飾其美而不伐也元照案易襍卦傳蠱則飭也鄭

王本作飾釋文唐石經亦作飾樂記合情飾貌釋文
云本又作飾又復亂以飭歸史記樂書作飾詩小雅六月
戎車既飭文選注五十引及唐石經皆作飾莊子漁父
飾禮樂釋文云如字本又作飭音敕本書勸學篇
不飾無類家語致思作飭說苑建本見人不可以不飾
不飾則無根家語致思亦作飭呂覽貴公日醉而飾服
又舉難難爲非則行飾高誘皆讀曰勑釋名書契敕飾
也使自警飾不敢廢慢也畢校本疑飾義不類乃改爲飭非也是飾
卽飭字飾美者有美而自飾治也非虛飾之謂至
文王官人篇不飾其義此則言虛飾與此不同
又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元照案此卽曲禮
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之義絕亦竭盡也盧注
誤會
又進給而不讓元照案論語公冶長禦人以口給孔安
國云口辭捷給則給有捷義
又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句難於仁矣元照案小行
小道也不能於大道而能於小行又篤好之難乎
其爲仁矣補注訓篤爲甚屬下爲句似未允許周生云

宗彥案文瀾閣宋人集曾子本作巧言而無能小行而篤
又君子出言以鄂鄂盧注鄂鄂辯厲也論語曰其言
之不怍其後爲之難元照案所引論語未知何本
取以證辯厲之義則怍當讀如史記天官書作作有
芒之作或有改從今本者誤也
本孝篇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元照案
荀子大略引流言止焉惡言死焉楊倞注死猶盡也
鄭康成云死之言澌澌猶消盡也盧注謂死且不
行不如楊注之當淮南主術上車執轡則馬死於衡
下字法相類
又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元照案或者無定
之辭遊必有方是不以或爲父母憂矣注云不爲
事或貽憂於父母也未詳臧在東云鏞堂案鄭注論語云或之言有也謂不以有失貽父母憂也宋德輝云咸熙案或與惑通言不爲非禮之事所惑爲父母憂也如此解於注義亦通矣
制言上篇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
其莫之聞也元照案士行仁義豈乎其有聞矣而
莫之聞者以行之未篤故耳此倒句法許周生云明字句絕

又下篇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元照案史記淮陰侯
傳生乃與噲等爲伍衞將軍傳生得毋笞罵足矣
生之義如此孫監察云志祖案大戴生字義似不如此
疾病篇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盧注如
日之長雖日加益而不自知也元照案漢書董仲舒傳
積善在身如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
身形之修短自幼而壯也以師古說注禮則不自
知之義較切然以注漢書則盧說又勝漢書云人
不知未嘗云不自知下云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

而人不見也則漢書自當以長日連讀爲合臧在東云
此條仍從舊義夏小正五月時有養日養長也
天圓篇（　）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毛詩正義小雅頍弁
引作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元照案專
當讀爲摶結聚也雨雪爲陽氣所摶則爲霰爲陰
氣所摶則爲雹意本詩正義當從詩正義所引爲定爾
雅釋文疏全襲詩正義亦同臧在東云鏞堂案專氣者專壹之氣也陽氣散而陰氣凝故散則爲霰凝則爲雹竟當据以改正
衞將軍文子子篇欲給則豫補注引中庸凡事豫則立

元照案外傳晉語一士蔿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韋
昭注豫備也給及也言先有備而後及事此與經
旨更切
五帝德篇幼而彗齊元照案彗當從朱文端軾刻本
作慧朱所据宋本也慧與惠同即宣慈惠和之惠
孔本作彗訓彗爲勤雖本爾雅似未允協
帝嚳篇瞽瞍產重華是爲帝舜及產象敖補注云象
爲人傲很因以爲號劉景升與袁譚書曰昆弟之
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因此文也元照案象敖之

文見於堯典敖言其性非其號也而乃云象敖者
古人自有此例如受德二字見於尚書立政馬融云
受德受所爲德也而逸周書克殷則曰殷末孫受德
孔鼂注紂字受德也史記周本紀作季紂正義云周書作受德受德紂字也
呂覽當務受德乃紂也尚書鄭注書序孔傳立政皆以受
德爲紂字後人乍見此類未有不疑其誤者象敖
受德可互證也臧在東云眞善讀書由虛心得之
子張問入官篇不先於身雖行必鄰也盧注鄰邠元
照案鄰即遴字說文辵部遴行難也引易以往遴今本

（作吝）或从人作僯廣雅（釋詁三）遴䟢也又難也李奇漢
書注（杜欽傳）遴難也皆與郄義相合言雖行不能前
也郄乃卻之俗體見廣韻（二十陌）又案保傅篇鄰㤅
於疎遠卑賤此借鄰爲吝乃吝嗇之謂與雖行必
鄰之鄰音同義異補注於保傅篇援此文爲證非
也葢近人多誤讀注中郄字爲吝故吝之俗體作
𠫪亦見廣韻（二十一震）不可涸也
盛德篇是以民德美之（元照案謂德之美之也德如
左傳（成三年）然則德我乎之德彼正義云德加於彼
彼荷其惪故謂荷惪爲德）
又苟以爲亂無道刑罰必不克（元照案爾雅釋詁克勝
也勝克也不克言不勝用耳盧注云又不能中似
未協）
千乘篇五穀必入於倉（元照案必卽畢字必入盡入
也尙書大傳（大誓）畢力賞罰（史記周本紀同）白虎通（諫諍）引作
必力左傳（隱元年）同軌畢至白虎通（嫁娶）引作必至又
嫁娶萬物必生也必亦畢字（臧在東云月令仲秋穿竇窖修囷倉注引王居
明堂禮日仲秋農隟民畢入于室徐新田云藏
原案攷工記天子之圭中必注必讀加鹿車縪之
縪方言九云車下鉄陳宋淮楚之閒
謂之畢注鹿車也縪畢必古字通）
誥志篇賢人竝憂殘毒以時省（元照案說文夊部憂行
之和也从夊㥑聲引詩布政憂憂後來以𢝊代㥑
愁之㥑（說文心部㥑愁也从心从頁）而以優代𢝊（說文人部優饒也一日倡
也）大戴自來誦習者故偶存古字而未改耳）
文王官人篇醉之以觀其不失也（元照案失古佚字
惠氏尙書古義有說詩（小雅小宛）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卽所謂
不佚逸周書（官人）云醉之酒以觀其恭（許周生云宗彥案不失謂
不失禮似不必作佚字解不失禮卽恭也））
又其貌固嘔盧注嘔以皃色下人謂形柔而人苟戴
氏（震）云篇中嘔字竝嫗之譌（元照案嫗與嘔同荀
子（富國）拊循之唲嘔之楊注嘔與傴同廣雅（釋詁二）嘔
色也又（釋訓）嘔嘔喜也劇秦美新云上下相嘔李善
注引禮記煦嘔覆育萬物禮記釋文作嫗又與謳
通莊子（大宗師）需役聞之於謳李頤注謳煦也（釋文音香
于反）廣雅（釋詁一）謳喜也此三字偏旁通借不勞改作
戴撰方言疏證於嫗色也下云嫗亦作嘔引廣
雅爲證葢已知不必改矣）

又欲色嘔然以偷盧注偷苟且也言惟求悅人元照案逸周書作愉假借作偷當訓愉悅此節言五氣發形於外之象非言小人之情狀也盧於本文殊失檢照又案聖主得賢臣頌云是以嘔喻受之應劭云嘔喻和悅貌廣雅釋訓嘔嘔喻喻喜也是愉又通喻

又畸鬼者不仁盧注恃禱祀而不自修也補注云畸倚也元照案畸人見莊子大宗師李頤注云奇異也釋文畸音其宜反方言一虔儇慧也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廣雅釋詁一鬼慧也又二畸衺也畸鬼乃奇邪詭譎之謂盧注非是又案荀子修身倚魁之行楊倞注倚奇也魁大也倚魁皆謂傀偉狂怪之行元照謂倚魁即畸鬼也

用兵篇詩曰魚在在藻厥志在餌舞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盧注以上二句爲逸詩下二句爲蓼莪詩元照案連引兩詩合之有韻古人閒有此例緇衣引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合引逸詩與節南山而有韻者呂覽報更引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合兎罝文王兩詩城寧爲韻

又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元照案懼焉之懼當讀曰瞿莊子庚桑南榮趎懼然顧其後釋文云向紀俱反史記孟荀列傳懼然顧化錢氏攷異云懼卽瞿字說苑君道哀公懼焉有閒盧校云卽瞿然漢書惠帝紀贊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矣注懼讀曰瞿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又傳鄒陽長君懼然師古曰懼讀曰瞿又東方朔傳吳王懼然易容注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居具反又王莽傳中懼然祇畏注懼音瞿瞿然自失之意後漢書申屠剛傳懼然自刻注懼驚也音紀住反又楊厚傳懼然改意注懼音九具反又何敞傳懼然不敢荅注懼音紀俱反方言二十懼驚也戴氏疏證云懼當作瞿此皆以懼爲瞿懼焉卽瞿然四代篇子吁焉其色少閒篇子愀焉變色大戴以焉代然不一見矣

娛親雅言卷三終

娛親雅言卷四

歸安嚴元照

三傳 國語坿

左隱六年傳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旣杜預云旣至也一切經音義兩引皆作暨十二達磨多羅禪經又十八分別功德論二元照案暨及也義如論語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暨之爲旣古文假借在莊九年經公及齊大夫盟於旣公穀皆作暨左氏古文家也

又八年傳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元照案服子慎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是服本謚作氏鄭康成本則作謚故其注儀禮少牢饋食云大夫或因字爲謚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又禮記檀弓上魯哀公誄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左哀十六年傳正義云鄭元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謚遂復妄爲此解服鄭兩本不同而句法則無異若杜預乃以爲謚二字屬下爲句云卽先人之謚稱以爲族元照竊謂服鄭說皆可通而究以服義爲正此當以本文斷之羽父所請者氏與族也公之問不及於謚故云問族於衆仲則衆仲之對無緣及謚公命以字爲展氏卽以字爲氏也諸侯之禮也氏族未嘗有二當時以爲氏者後世子孫則以爲族如無駭子孫皆氏曰展卽成族矣似服本較勝也杜解雖無甚謬然從其讀則不辭陸粲左傳附注據駁五經異義引作氏遂謂鄭本作氏核之禮注乃知其非

桓五年傳旝動而鼓賈景伯以旝爲發石說文㫃部云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許君受學

於賈故用其師說元照案三國志袁紹傳太祖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魏氏春秋云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曰旝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見裴松之注引是曹操嘗用其說以制敵矣杜解云旝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此說於古無徵案馬融廣成頌旃旝森其如林旃旝竝舉杜殆緣此而臆爲之說乎章懷後漢書馬融傳注卽用杜解徐新田云養原案賈馬同治古文廣成頌蓋用師說元照案詩其會如林說文引作旝廣成頌旣云如林當亦用詩語未必以旝爲旃類也新田此說與錢氏後漢書攷異合正義亦云旝之爲旃事無所

出然例依本注不得不曲爲之釋也又云發石非旝旗之比說文載之㫃部而以飛石解之爲不類矣錢廣伯馥云旝字亦載㫃部而以矢鋒解之獨非不類乎正義之辨強而無理矣○袁文甕牖閒評用杜說以詆說文其言可勿置辯其云魏晉以來造雲旝翔旝飛旝連旝竟以旝爲軍中飛石而不知其誤自說文案所舉諸旝之名正可爲說文之證

十三年傳及鄖亂次以濟遂無次釋文云本或作亂次以濟其水元照案水經注二十八沔水下云涑水與夷水亂流東出謂之淇水春秋莫敖亂次以濟淇水是也据此則其當爲淇鄖水卽夷水鄖夷聲相近梁曜北云淇誤爲其酈氏水經注釋辯之後漢書南蠻傳注引亦誤其

武闗見閔二年傳正義云名之曰武其義未聞元照案昬有僖閎見襄十一年傳杜解云僖公之門正義云僖公之廟門也武闗殆武宮之門耳武闗僖閎稱謂政類丁教授云武宮重立於成公六年不知毀於何公之世當攷元照案或武宮已毀而其地尚仍舊名亦未可定

僖五年傳且虞能親於桓莊乎甚𤔲之也服本作甚解云𤔲之甚元照案也古通邪此謂虞之於晉豈能更親於桓莊乎而𤔲之甚邪文義本無轇戾正義乃云當謂𤔲桓莊之族甚也此正義申服注而失其旨者也近蘇州嚴氏輯左傳古注以此語爲服注非也𤔲之若甚何以誅之且文勢不順又改字失眞繆之甚也正義錯會服意過加抨擊盍於左傳一意扶杜先儒成說不免曲意詆排而於杜所闕解者亦不屑引用賈服其用心甚偏且服先於杜乃据杜本而謂服改字尤不然矣

十五年傳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元照案此言秦之定霸在此一役耳一役猶曰一舉承上懷德畏刑而言知不可鑿指爲何事服氏以一役爲戰韓之役似已失旨杜解云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說尤迂曲孫監察云志祖案一役卽指歸晉侯許周生云宗彥案杜解不誤特文詞迂拙耳臧在東云未免太迂太拙

十六年經六鷁退飛過宋都釋文云本或作鶂惠氏棟補注云說文引春秋傳亦作鶂或從二傳之文左氏當不爾也元照案說文所稱春秋傳皆左氏

古文見於自序引公羊則曰公羊傳著姓以別於
古文也若穀梁則未嘗引及此所引春秋傳鄦屬
左氏益鴟字三傳相同本無作謁者攷說文鴟或
作鷊又引司馬相如作鶂則無从言之字
廿二年傳聲盛致志鼓儳可也杜解云儳巖未整陳
元照案此即曲禮毋儳言之儳說文云儳互不齊
也蓋師行擊鼓以錞和之以鐲節之以鐃止之以
鐸通之地官鼓人不使其聲亂也比其盛也雖儳互不
齊可也故曰儳其曰儳巖云何案巖與碞同說文

石部碞磛碞也儳磛音同鄭氏曲禮注儳猶暫也洛誥用顧畏于民
碞孔傳碞僭也正義云碞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
廣韻二十六咸碞僭差也儳巖儳互厥義相符
廿三年傳浴薄而觀之晉語設微薄而觀之列女傳文
同韋杜皆訓薄爲迫元照案此帷薄之薄也不可
訓迫莊子達生高門縣薄司馬彪注薄簾也微薄謂
疎簾也韋訓微爲蔽亦非高誘注淮南道應引此事
云設薄以觀之是漢儒舊說以爲帷薄矣○左傳
釋文引國語云薄簾也宋氏國語補音云今案韋

注亦訓迫無簾薄之說恐是賈唐所注
廿八年傳曲踊三百距躍三百杜云百猶勱也釋文
作勱正義作厲元照案說文力部勱讀若厲故勱又
作厲釋文正義異而實同百當從釋文音陌陌勱
聲相近正義從本讀恐非三百之義未詳邵氏左
觿云蓋踊躍之度大約有此錢先生云大昕案晏子枕尸股而哭之三
踊而出是踊以三爲節臧在東云邵說與古合
又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服氏解謂馬飾王制正義引
案西京賦駙彫鬐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

纓遺光儵爚薛綜注弁馬冠也又毛本誤又髦以璿玉
飾纓馬鞅毛本誤鞅也以玉飾之說文引左傳作璿弁
與平子賦同薛注亦與服義同服義不可易矣蓋
弁即緐也說文糸部緐馬髦飾也春秋傳曰可以稱
旌緐乎緐或作䋣弁籀文覍覍即弁之正體弁緐音義皆
同薛綜又髦之義與說文合杜解獨以弁爲弁冕
引詩會弁如星證之殆泥未之服也之文故拗一
解案爾雅釋言服整也未之服言未整備耳當依服
義

文十三年傳晉六卿相見於諸浮元照案相見謂行相見之禮也士相見禮曰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禮注曰上大夫卿也當時晉六卿於諸浮行此禮故云相見於諸浮若泛常覿面何日不有而云相見乎杜氏於此不著一辭正義遂云出就外野屏人私議殆近於野人之談矣

又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正義引服氏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元照案世祿之家鮮能處賤其能處者率皆闒茸之徒又鮮知恥隨會不然是以可貴服氏舊說無可疑者邵氏左觽謂能字句絕能言才也如孟子能者在職之能說非悖理然舊解無病毋庸更張或有附會邵說者謂此能字與上能外事相對又謂能字下屬不成句法此則鑿而無當矣

十五年華耦來盟傳云魯人以為敏杜云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元照案杜解㳄得經閒然以左氏通例求之似未盡符上文既云貴之此不容覗為微辭也正義以魯人為魯鈍之人尤失之鑿并非杜意

十七年傳將悉敝賦以待於鯈杜云鯈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許周生云鯈本庸地之入於楚者見十六年傳子家言欲悉眾從楚所謂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也此時正晉楚爭鄭之日鄭欲從楚故晉人懼而行成耳不然鄭安能與晉抗乎錢先生云大昕案鄭與庸相距甚遠恐不可合為一地

成二年傳韓厥執縶馬前說文馬部云馽本作㚇隸變作馽非从中字也絆馬也从馬〇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馽前讀若輒或作縶从糸執聲元照案杜本作縶從或體也馬字衍當据說文所引刪之前之為言進也增一馬字似謂齊侯之馬前矣非也

三年傳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杜氏無解元照案以綿裹衣曰褚見漢書南蠻傳注當取此訓與襄三十年傳褚字義別臧在東云鏞當謂儀禮茵著用荼著卽古褚字〇襄卅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杜訓褚為畜元照案一切經音義四分律四十一引左傳作貯呂覽樂成亦作貯

抱經先生云地官廛人注有㾦藏字釋文云㾦本或作貯又作䝻孫監察云志祖案杜訓爲畜亦有貯義　臧在東云案貯亦畜也然古文當作䝻○昭三年傳請以印爲䝻師疑亦主衣服之官杜以爲市官其說無徵錢先生云大昕案以廛人注㾦藏字又作䝻證之則杜以䝻師爲市官似可通宋有䝻師段襄廿年䝻師子肥哀八年衞有䝻師圃䝻師子申昭廿年䝻師定子哀廿六年䝻師比卽聲子哀十五年杜皆無解

匡繆正俗四云襄五年楚公子壬夫字子辛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案楚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支法有相配或者此人以庚午歲若庚午日生故名午字子庚耳辛壬同是十幹若以辛生不得名壬若以壬生不得字辛此與庚午不類固當依本字不宜穿鑿改易錢廣伯馥云石癸字甲夫白丙字乙皆同取十榦爲名字古人未嘗無此例也顏氏此論毋乃知其一未知其二

襄十八年傳伐雍門之萩元照案古字艸木偏旁可容通假萩卽楸也楸於爾雅爲槐於說文爲梓漢書東方朔傳萩竹籍田注云萩卽楸字又貨殖傳山居千章之萩又樂南河濟之閒千樹萩樂彥云萩梓木也師古注云萩卽楸樹疑衍字也此可取以證傳○萩蕭也見爾雅說文此萩之正訓傳旣云伐知非蕭明矣說文槷傳於萩字下注云左傳或借此爲楸字卽指此也

廿六年傳鄭於是不敢南面元照案鄭氏禮注曰面猶鄉也見夏官撢人又見禮記玉藻封禪文同首面內亦當訓鄉不敢南鄉言不敢事楚也楚在鄭南○說文人部偭鄉也从人面聲少儀曰尊壺者偭其鼻鄭本亦作面

廿九年傳其周德之衰乎杜云衰小也正義云衰者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言從大漸差而小故杜以衰爲小元照案依杜解則衰當讀楚危切釋文無音漏也若服氏解爲衰微則當如本讀然釋文固非從服者臧在東云此條似杜注是

昭元年傳趙孟曰天乎正義云國無道而歲又饑則君或早夭元照案后子言秦不亾趙孟故疑其君

當早天近本誤作天乎唯唐石經不誤

又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云離陳也元照案離羅聲相近方言七云離謂之羅羅謂之離郭璞注云皆行列物也此離衛謂陳列衛士杜解合於訓詁正義乃以離之爲陳無正訓未之攷耳○離衛當從杜解卽指二執戈者服氏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杜訓離爲陳卽用服詁○服所云離宮卽指蒲宮見正義案設服離衛乃盟時陳設非其在國時事也

二年傳四升爲豆此卽攷工記瓬人豆實三而成觳之豆也釋文於周禮左傳皆無音廣雅釋器云升四曰豆曹憲亦無音豆當讀本字明矣顧氏炎武杜解補正引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攷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元照案一獻而三酬梓人之文梓人注云豆當爲斗下文飲一豆酒注云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然則斗之爲豆聲誤耳非古字也毛氏不引瓬人而引梓人又誤讀鄭注顧氏遽取以補杜何耶

三年傳少齊有寵而死齊必繼室近本皆作少姜元照案二年傳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杜云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子大叔言其有寵故從其別號稱之當從釋文唐石經校改顧氏金石文字記以石經爲誤蓋未見釋文也○服氏云所以寵異不與齊衆女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据此則少當讀本字釋文雖不從服而少齊之義杜無別解不合亦音詩妙反與少姜一例也

七年傳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正義云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爲夫子以未仕之時爲仕後之語是邱明意尊之而失事實元照案召其大夫而屬二子於大夫此夫子乃指大夫而非孔子若指孔子不當曰使事之矣且觀將有達者曰孔某今其將在孔某乎孟孫固未嘗稱孔子爲夫子也果如正義所說則傳中兩舉孔子之名左氏盍不盡改之乎○檀弓上正義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似以夫子屬大夫言孫監察云志祖案此是面屬大夫之詞何得云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大夫乎似不如舊說爲順　錢先生云大昕案稱孔某者對大夫言之

稱夫子者對說與何忌言之所謂夫言豈一端而已僖子欲二子以仲尼爲師弟子於師固當稱夫子矣此大夫乃孟氏家臣似不當夫子之稱鄙意亦謂當從舊解　元照案秦穆公稱孟明爲夫子見文元年傳似與孟孫稱家臣相類　徐新田云養原案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作一句讀則順矣若以夫子爲孔子則屬字似無著

十二年傳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釋文云淮舊如字四瀆水也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爲濰濰齊地水名莒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濰水古韻綏作淮足得無勞改也正義云劉炫以爲淮坻非韻淮當作濰以規杜氏令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

甚要切据詩約疏語儀河數綌尙得爲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元照案劉說固非而陸孔兩家於淮坻爲韻不能無疑故其言多牽率淮从佳聲濰从維聲而維亦佳聲淮濰二文未見其異音也从佳聲者古讀如韋故帷之古文作𡇱說文巾部釋名水淮韋古韋圍通也韋繞揚州北畔東至海也此漢人讀淮如韋之明徵韋坻相韻準諸古今無不諧者後人讀淮作石乖反故疑其與坻不協而不知石乖之音亦出一聲之轉也　顧亭林云淮字當從佳人之佳乃得聲今本說文亦誤元照案此亦失攷淮之本音而輕於立說者也徐新田云養原案脂與皆据亭林說本屬一韻乃欲改淮字从佳眞不可解

翠被見十二年傳杜解但云以翠羽飾被而不釋被義漢書西域傳下亦有翠被師古又無注羣經音辨三云被衣也普義切引此傳爲證元照案楚詞九章惜誦被明月分珮寶璐王逸云在背曰被釋名衣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詳其語意殆後世斗篷之屬皷帔披皆俗字

又箄路藍縷以啟山林方言七引作启戴氏方言疏證云启啟古通用元照案說文启在口部開也啟在攴部教也此傳訓開則作启爲正疏證尙未甚審錢先生云此類古人通用不必過爲區別臧在東云非不知古人原通然既有舊本作启於本義更合以證正字之僅存不亦可乎左氏本古文揚子雲正識古文者

十三年傳鄭伯男也鄭仲師服子愼皆云鄭伯爵在男服也王肅云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解從王說元照案桓二年傳今晉甸侯也杜云諸侯而在甸服者晉語令晉國之方偏侯也韋注方大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

方小侯也傳曰令晉甸侯是也定四年傳曹爲伯甸杜云以伯爵
居甸服言小元照謂伯男文法與甸侯伯甸相類
子產言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其言男正所以自別
於甸如王注則與上文殊欠關照矣周語鄭伯南
也男南古通用韋注亦作男服解鄭服王三說皆見正義引正義
又引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元照案國語注引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是正義誤
以賈說爲鄭服之說矣又引或云南南面君也是正義又誤以或說爲賈說矣又引鄭司農南謂子
男云云是仲師未嘗作男服解而王注亦本諸仲師而非自造者韋氏三國時人視唐人宜得其眞
○毛詩鄭譜正義引賈逵以爲鄭伯爵在男畿此則不誤○正義引鄭服之說
而辨之云周禮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百鄭去京
師不容此數元照案國語注云周公雖制土中設
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鎬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滅服
制改易故鄭在男服錢先生云此說甚好韋注可破正義之
惑

十四年傳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杜云
末薄也減輕也正義云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
不爲末者不爲末㮣俗作抹煞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
人皆曰叔向是義元照案家語正論引此文作或曰

義注云或左傳作咸家語雖王肅僞造然在杜氏
之前故所采輯猶與服合自杜解而後人相承以
末減二字連用爲減罪解矣減咸古通用見惠氏
禮記古義

廿五年傳季氏介其雞賈景伯云擣芥子爲末播其
翼可以坌雞目淮南注人間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
杜解從賈義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呂覽注察微
云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孫監察云呂覽淮南注竝出兩解
互異何也　元照案許愼高誘竝注淮今本或題許或題高實則兩家溷淆此注不同卽許高之
異
正義例從本注而獨於此則是鄭說元照案史
記魯世家云季氏芥雞羽服虔注同賈說賈君據此爲詁
義不可易凡魏晉以下鬬雞詩如芥羽張金距應瑒
猜羣芥粉生王褒芥羽忽猜傳梁簡文帝芥羽㮚塵生褚玠
翅中含芥粉劉孝威芥粉墻春場庾信數詩皆用賈服
義正義申鄭而抑賈殊不然也芥羽之法見於宋
周去非嶺外代答○王觀國學林謂史記故介爲
芥袁文甕牖閒評又謂杜預因史記故作芥字遂
有擣芥之說其說均不足辨芥之爲介古字省文

廿五年傳宋元公曰唯是楄柎所以藉幹正文作榦者請
無及先君說文木部引作楄部薦榦部柎薦藉音皆相近云楄
部方木也元照案榦翰皆从倝聲古通用爾雅釋言
翰榦也說文木部榦築牆耑木也檀弓上周人牆置
翣注牆柳衣也又孔子之喪飾棺牆注牆之障柩
猶垣牆障家又設蔞翣注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
作柳釋名器服其旁曰牆似屋牆也成二年傳宋文
公卒棺有翰檜杜云翰旁飾愚謂此傳之榦卽翰
檜之翰禮經所謂牆也楄部者棺底之方木所以

承榦者薦藉皆訓承文公之有翰檜乃僭王禮其後遂
承用之元公請無及先君殆卽指此杜云楄柎棺
中苓牀也幹骸骨也幹之義不確
廿六年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杜云鑿一足行正義
云旣斷其足而云鑿知鑿是一足行也說文云鑿
金聲也葢擊金爲聲亦名鑿惠氏補注云案說文
鑿讀若春秋傳曰蹩而乘它車則傳本作蹩故訓
一足行若從金與斷足無涉必傳寫之譌正義失
攷元照案五經文字金部鑿卭正反金聲也又一
足行見春秋左氏傳知傳中鑿字非誤漢儒讀若
之字不必異文葢一字或有數音也卽說文一書
此例屢見徐鼎臣於此致疑未通於古耳見示部祿字下
鑿注蹩字乃傳寫之誤說文足部所無不可據以
爲正且兵刃以金爲之从金未爲無涉
廿六年傳卒羣不弔之人杜云弔至也元照案弔至
釋詁文費誓無敢不弔鄭注弔猶善也詩小雅節南山
不弔昊天傳訓爲至箋云至猶善也至有善義不
弔之人謂不善之人也顧氏杜解補正云好行禍

亂不相弔恤之人引傳遜辯誤說非不合然不若杜解
之近古
廿七年傳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杜云進胙國中祭祀
也元照案呂覽愼行論載此事云動作者莫不非令
尹動作謂力役之人也疑進胙卽動作之駁文動
古文作𨔝說文力部與進相似又案詩大雅蕩侯作侯祝
傳云作祝詛也正義云作卽古詛字錢先生云大昕案楚人向鬼國中祭祀皆有祝詛之言杜說似長不必改從呂書臧在東云鏞堂案動亦進也杜說誠佳然謂進胙卽動作之異文亦確也

定九年傳鍥其軸麻約而歸之元照案方言九其上
約謂之䈂注即䡊帶也又十三葯薄也注謂薄裹也
葯猶纏也此可證傳義麻約謂以麻纏裹之也約
猶束也葯乃俗書
哀十七年傳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
將亾賈景伯以裔焉屬上讀解裔爲水邊言衛侯
將若此魚杜依賈說劉光伯云卜繇之辭文句相
韻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其論允矣正義例從本
注故於左傳不得不加辨駁而毛詩召南汝墳正義引

傳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則從劉讀也元照又案
古焉於同物裔焉大國言鄰於大國也光伯謂土
地遠焉之大國文義晦澀宜正義以爲不辭矣
廿四年傳是讆言也服氏云僞不信言也杜云讆過
也釋文云讆石快反字林作譿云夢言意不慧也
意字疑衍臧在東云殆謂夢言之頃意不聰慧耳未可以說文疑其衍元照案說文
心部譿夢言不慧也字林即用說文廣雅譿寐也釋言說文寱部
寐瞑言也通俗文夢言謂之寐一切經音義引內典四分律三
十二有寐語之文僧元應音義十四云舊律本多作譿

讆二形廣韻十三祭云譿寐言讆同又云寱睡言譿
囈同据此則譿與寐通列子周穆王云眠中噅囈呻
呼譿言猶云夢囈語耳服杜說皆未了○說文足部
讆衛也與此義不符讆囈皆俗書當以譿爲正
春秋時唯宋晉鄭三國具六卿孫監察云志祖案魯亦備六卿臧在東
云魯有六卿未見所出魯之三卿即三家也孫監察云志祖案魯有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爲之
此外尚有羽父爲大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孫紇爲司寇俱見左傳則備六卿矣宋之六
卿左師右師司徒司馬亦稱司武見襄六年傳司寇司城即司
空宋以武公故廢司空爲司城是也此据文七年十六年昭廿二年哀廿六年傳其始

也官不備以一人而攝兩卿如公子目夷爲左師
僖九年又爲司馬僖十九年之類大司徒大司馬傳亦從
省不悉稱大孔父嘉公子目夷公子卬三人爲大
司馬亦曰司馬隱三年傳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桓二年傳孔父嘉爲司馬僖十
九年傳司馬子魚曰廿二年傳大司馬固諫文七年傳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八年傳殺大司馬
公子卬華定爲司徒出奔邊卬代之而昭廿二年傳
云邊卬爲大司徒此可以互證少司馬之官華貙
曾爲之見昭廿一年其時貙父費遂爲大司馬亦稱
司馬自貙之後少司馬不復見公孫忌代費遂爲大

司馬(廿二年傳)不聞有代貙者哀廿六年傳皇非我爲
大司馬時亦無少司馬也少司寇之官始見成十
五年傳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其後華
牼亦爲少司寇(昭廿年)及樂輓(昭廿二年)樂朱鉏(哀廿六年)爲
大司寇時又不復有少司寇葢六卿之貳亦時立
時廢者至大宰之官殆又居六卿之外者華督之
後唯成十五年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後亦不
復見(孫監察云志祖案襄十七年傳皇國父爲大宰又襄九年傳使西鉏吾庀府守杜注鉏吾太宰也)則二宰亦非常建者(孫監察云志祖案列子仲尼篇韓非說林俱有商大宰是孔子時猶有此官非不常建也　元照案商大宰蕩問仁於孔子見莊子天運篇)又
案宋共公時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
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
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此時居
卿位者九人(臧在東云未必九人皆卿)亦屬一時建置如此非
成例也

外傳周語上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韋注后
君也稷官也父子相與曰世謂弃與不窋元照案
注意謂先王世世爲稷官也與史記周本紀文同
南宋刻本脫去王字學者讀先世后稷疑是專屬
於弃則以字文義既不屬而注語皆成鈎棘矣抱經(先生云左成十六年傳正義所引有王字)又攷武成正義云后稷非王
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
先王不窋据書疏所引則唐本有脫世字者而王
字未嘗脫也(徐新田云養原案國語前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不知先王爲何人故注云父子相繼曰世謂弃與不窋後云我先王不窋則既知其人矣故注云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明不窋所以得稱先王之意又云商須亦以契爲元王是稷亦可稱王明上文所謂先王通指弃與不窋韋氏兩注自相發明益見王字當補或因韋注於後始釋先王疑前文不合有王字者第弗淡攷耳)

又下　聽無聳注不聳耳而聽元照案方言六聳䏶聾
也生而聾陳楚江淮之閒謂之聳荆揚之閒及山
之東西雙聾謂之聳廣雅釋詁三聳聾也聽無聳言
其聽也聽言而若罔聞躁妄之人也故下云聽無
聳成也注成定也不當作聳耳解(徐新田云養原案聳說文作聳與方言訓同)

又下　及定王王室遂卑注定王頃王之子靈王祖父
而言及定王王室遂卑非也定當爲貞貞王名介

敬王子也元照案貞王本謚貞定見漢書古今人表上下國語史記皆從省稱定王亦猶衞獻聖武公之稱武公公叔貞惠文子之稱文子也貞定王乃靈王元孫○史記索隱周本紀謂貞定王之稱出自皇甫謐蓋未檢漢書也

晉語一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戳元照案方言七蝎噬逮也蝎噬即爾雅之遏遾釋言古文偏旁通借亘又二陷於大難乃逮於讒蝎譖即逮讒之義韋注訓蝎爲木蠹從本字爲訓似失之矣

又簦笠相望於艾陵注唐尚書云簦夫須也元照案簦不當訓艸名詩小雅都人士臺笠緇撮爾雅釋艸臺夫須唐尚書本殆作臺笠與毛詩同故以夫須解之臺說文从艸臺簦形近而誤韋氏不辨別字體而謂唐以夫須訓簦非也梁曜北云所見國語及宋氏補音皆作登何也元照案簦字說文艸部所無竹部有簦字云笠也韋云簦笠備雨器也則自當从竹近時翻刋宋明道本國語从竹

吳語命圭有命不曰吳伯而曰吳王注吳本稱伯故曰吳伯史記索隱吳世家據之以爲吳本伯爵元照案吳本子爵春秋經從無吳伯之稱今据國語而以爲本伯爵是春秋不足信也蓋吳之稱王歷世已久黃池之會正當憤盈之際晉方懼吳若遽指其實慮增其怒故易其辭以相入冀其降心以相從也下又云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吳伯吳公皆一時權宜之詞而韋仞以爲實然誤矣錢先生云公羊傳云春秋伯子男一也鄭本伯爵而子產云鄭伯男此自卑之稱吳本子爵而云吳伯此尊之之稱皆合於公羊之義徐新田云養原案伯者長也天子命吳爲諸侯長不命吳爲王也此說未知可否

公羊隱四年傳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何邵公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元照案口疑即訒之省文說文言部訒扣也如求婦先訒叕之何云發動與訒叕義近

七年傳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邵公曰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左宣十七年傳凡稱弟皆母弟也杜預云庶弟不得稱母弟元照案二傳之所謂稱者指春秋之書法非指其家庭稱謂也錢先生云此說至確春秋書陳侯之弟招秦伯之弟鍼宋公之弟辰衞侯之兄縶皆同母兄弟也齊侯使其弟年鄭伯使其弟語亦

是此例號之會書陳公子招不云陳侯之弟者諸侯之大夫具在不當殊之也　又云二傳云曹無大夫吳無君無大夫皆謂春秋書法無特書者耳豈有列國而無君大夫者乎春秋書法凡稱兄弟者皆其母弟母兄否則書曰公子益有母弟而稱公子者矣未有非母弟而稱弟者杜預所謂庶弟不得稱母弟而母弟或稱公子是也若夫家庭之內自相稱謂適子之於庶兄弟不稱曰兄弟又將安稱徐新田云養原案詩云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公子頑惠公之庶兄也

桓十六年傳屬負茲邵公云諸侯有疾稱負茲元照案金縢如有丕子之責于天鄭注讀丕為不史記周公世家作負子白虎通云諸侯曰負子負子者諸侯子民令不復子之也御覽七百三十九引禮記音義隱云諸侯曰不茲不丕負聲相近茲字亦相似皆通用此古義郭璞注爾雅蓐謂之茲釋器引此傳以茲為蓐以負為背負說已近俗此疏乃謂負事繁多尤失之矣

文七年傳昳晉大夫使與公盟也邵公云以目通指曰昳元照案指謂意指也字本作恉說文心部恉意也假借从手以目通指謂目動以示意也儀禮疏云通指通其揖意是也又僖二年傳獻公揖而進之邵公曰以手通指曰揖與此傳同疏云言其用目眡之而并指向魯則誤解作手指矣許子詠云宗彥案疏亦不識古人措詞少晦耳

宣六年傳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邵公曰愬者驚貌釋文有所革訴路二音元照案如何解當讀所革反愚謂愬義如詩遡其過澗之遡遡鄉也毛傳國策衛君跣行告遡於魏注云遡同此愬遡相通之證靈公不欲盾有所言故望見其來先迎而拜之以闔其口葢巧於拒諫如此趙盾逡巡再拜而出逡巡退辟也釋文下一音未為不允臧在東云愬遡誠通而訓驚義迎與望見意複也精思之何如孫監察云志祖案先望見而後迎之未見意複

十二年傳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邵公曰善用心曰詳韓詩外傳六春秋繁露王道皆作祥元照案古詳祥通用見惠氏公羊古義左成十六年傳德刑詳義禮信从言儀禮士相見禮忠信慈祥从示一也漢人皆訓善葢詳祥皆从羊聲善本作譱从言从羊義類本相近耳善用心猶曰以善存

心也

黃氏日抄卅一論公羊襄廿九年傳云爾殺吾兄之語非也僚乃札兄之子光殺僚非殺札之兄也元照案以僚爲餘昧之子史記之說公羊則以僚爲札之庶兄說本不同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末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又云僚者長庶也以札有庶兄在故特叙同母者四人而指僚爲長庶服虔解左傳云僚者夷昧之庶兄高誘注呂覽忠廉云闔廬篡庶父僚而即位皆用公羊說黃氏專据史記以議公羊

未淺攷耳

昭五年經叔弓帥師敗莒師於濆泉傳曰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涌泉也元照案爾雅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此傳之濆泉與詩之檻泉即濫泉也蓋其地有濆泉因以名其地如齊有梧邱營邱魯有咸邱宋有泰邱陳有宛邱皆因有是邱而因以爲名者也漢梁國碭縣因山出文石而名其縣爲碭亦此例也見漢書地理志注邵公乃云蓋戰而涌爲異又云百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殆無稽之言也

徐新田云養原案邵公之說劉原父已辯之矣劉氏曰公羊曰濆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名耳豈謂戰而泉涌乎案戰而泉涌自是邵公之說劉氏乃併傳非之蓋不知傳之直泉是釋地名非論本事也

昭廿四年傳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吾欲弒之何如元照案以君殺臣而曰弒猶左氏之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字法相類古人美惡輕重不嫌同辭讀者不可以辭害志也洪景盧容齋三筆十四王伯厚困學紀聞執貳叛二字詆斥左氏其論誠正然未明乎古人用字之法不免冤古人矣邵公亦未知此意

强爲之說曰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爲如人君故言弒斯則穿鑿無理不可以訓

穀梁隱五年傳苞人民毆牛馬曰侵范甯云制其人民以制訓苞未詳所本唐石經初刻作包後增艸頭元照案當以初刻爲正鄭注周易云包取一作聚也繫辭包犧氏漢書叙傳下包漢舉信劉德云包取也又通抱抱即捊之或體見說文徐鼎臣云今作薄報切以爲裒裒字非是爾雅釋詁捊今本作裒聚也說文捊引取也玉篇引作聚周易釋文謙云裒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

九年傳震雷也電霆也楊士勛疏云霆者霹靂之別
名有霆必有電故傳云電霆也或當電霆爲一也
楊說尚疑而未定元照案易繫辭鼓之以雷霆釋
文引蜀才云凝（盧校改疑）爲電莊子（天運）吾驚之以雷霆
釋文云霆徒佞也電也淮南（兵略）疾霆不及掩目夏
侯湛雷賦掣丹霆之晧　李顒雷賦起偉霆於霄
際（俱見初學記）此皆以霆爲電與傳義符霆電聲相近
故可轉以相訓非止疾雷一訓也陸佃埤雅云霆
音廷則爲雷音挺則爲電愚謂四聲之別古人所

無毋庸過爲區別也
九年經天王使南季來聘傳曰南氏姓也日知錄（廿七）
云南非姓姓字衍文元照案范甯云南季天子之
上大夫氏以爲姓也所以別姓者經有王季子來
聘祭伯來王祭皆非姓也据此則范不以姓字爲
衍又案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不言氏姓貶之
也僖八年傳言夫人必以其氏姓名言夫人而不
以氏姓非夫人也氏姓連文穀梁屢見不可以爲
衍文又案士昏禮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歸又

在穀梁前矣日知錄禹貢錐指極論姓氏之別謂
溷姓氏爲一者始於史記殆非也
莊七年星隕如雨傳云其隕也如雨元照案如雨之
義二傳與左氏異左氏云與雨偕也故杜預以而
訓如公羊云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何邵公云
明其狀似雨爾穀梁義與公羊同而范氏亦訓如
爲而失其旨矣下文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案
文三年雨螽于宋傳亦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詎可證此傳之義與公羊合○論衡（說日）云辛卯之

夜實星若雨而非雨也亦用二傳之說
卅一年傳獻戎捷軍獲曰捷戎菽也范云菽豆元照
案爾雅（釋艸）戎菽謂之荏菽孫叔然云大豆也毛詩
傳（大雅生民）荏菽戎菽也箋云戎菽大豆也此傳戎菽
二字當連讀戎大釋詁文也穀梁釋文云戎捷戎
菽也捷獲也楊疏云案管子云出戎菽及冬蔥布
之天下則以戎爲豆也（案管子亦當以戎菽連讀）陸楊皆以戎
字句絕恐失其讀矣（孫監察云志祖案戎菽或可單稱戎故經文但稱戎捷而）
傳以菽解之此說似泥（元照案因伐山戎所得故經曰戎捷僖廿一年經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

曰提軍得也其不曰宋提何也范云据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提据此則范不以戎爲蔽明甚疏自失攷耳
僖十九年傳梁亾鄭弃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
矣元照案此殆引孔子之言也論語必也正名乎
鄭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聘禮
記曰百名已上書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
其文字之誤此傳正名義亦如是葢不言秦人滅
梁而曰梁亾不言鄭高克奔陳而曰鄭弃其師恐
後人疑不因魯史之舊文而有加損於其閒矣故
特發此論
卅三年傳匹馬倚輪無反者范云倚輪一隻之輪公羊
作隻邵公云隻踦也唐石經初刻作奇後增亻旁元照案奇
倚一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蜀才作奇見釋文
周禮注引作奇荀子儒效倚物怪變楊注倚奇也韓
詩外傳五作奇物怪變又脩身倚魁之行楊注倚奇
也奇讀爲奇偶之奇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
也今本莊子大宗師作畸方言二倚踦奇也自關而
西秦晉之閒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楚之閒
謂之踦○漢書五行志、又作觭亦同
宣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范云暴殘暴元
照案荀子富國暴暴如丘山楊注暴暴卒起之貌呂
覽察令瀨水暴溢高注暴卒也大戴禮保傅何殷周有
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盧注暴卒疾也曲禮上
已孤暴貴史記項羽本紀何興之暴也說文部暴疾有
所趨也廣雅釋詁二暴猝也暴彈乘其不備而猝然
彈之也范解未允
定十五年經戊午日下稷范云稷下昃謂晡時詳惠氏周
易古義左氏公羊皆作昃元照案史記天官書云旦
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
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据此則稷依本字訓之較
爲近古臧在東云天官書之傳流遠矣引以注穀梁最合也
昌歜見左僖卅年傳杜云昌歜昌蒲葅正義云齊有
邴歜魯有公甫歜其音爲觸說文云歜盛氣怒也
從欠蜀聲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其字
與彼爲同爲異徧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别名未
知其所由也日知錄四云玉篇有歜字徂敢切昌

蒲葅然則傳之昌歜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歟
元照案歟字之義與傳誠不符然依玉篇定爲歜
恐亦非也說文歎歟歡也歟心有所惡若吐也歎之俗體作
戱亦見說文蘺就聲相近○歟歎之義俱非昌蒲若云借用亦
無所取元照竊疑字當爲歜書呂刑劓刵椓黥椓
今文作劅見正義古文作斀說文攴部鄭氏注周官天官醢人
云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葅元照謂切之用刀
故云斀較歜歎二文義差近之未知允否
唐石經公穀二傳不分析經傳與左氏不同而穀梁

離析經文又閒異於公羊明監本汲古閣本錯亂
顛倒當据石經校正莊七年恆星不見下接傳文
恆星者經星也云云夜中星隕如雨下接傳文其
隕也如雨云云今本經中不見下有夜中星隕如
雨六字非也此處唐石已殘闕据宋本注疏如此明人補刻石經與今本同不足据
又廿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下接傳文言日
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下接鼓禮也云云今
本誤以鼓用牲于社列於言日言朔之上則經傳
倒置矣僖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下接傳文夫人

薨不地地故也齊人以歸下接傳文不言以喪歸
云云今本以齊人以歸誤置於夫人薨不地之上
又廿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下接傳文會者外爲
主焉爾釋宋公下接傳文外釋不志云云今本釋
宋公置於會者外爲主之上宣八年壬午猶繹下
接傳文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云云其下萬入去籥
四字經文也今本猶繹之下誤有萬入去籥四字
則衍文也又十八年歸父還自晉下接傳文還者
事未畢也云云其丫至檉遂奔齊經文也遂繼事

也傳文也今本歸父還自晉下誤衍至檉遂奔齊
五字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下接傳文不言日急
辭也云云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下接傳文又有
繼之辭也云云乃免牛下接傳文乃者亾乎人之
辭也云云今本於食郊牛角下誤衍改卜牛云云
十一字昭廿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下接傳文中
國不言敗云云獲陳夏齧下接傳文獲者非與之
辭也云云今本滅字下誤衍獲陳夏齧四字又廿
五年公孫于齊下接孫之爲言云云次于陽州下

接傳文次止也今本次于陽州誤置公孫于齊之
下（此處唐石殘闕明補者亦與今本同）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下接
傳文衍失其弟也又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下接傳
文以尊及卑也又自陳下接傳文陳有奉焉爾又
入于蕭以叛下接傳文入者內弗受也云（云今本）
先綜舉經文於上而不知自宋公之弟以下廿字
盡衍文也哀二年取漷東田下接傳文漷東未盡
也又及沂西田下接傳文沂西未盡也今本於帥
師伐邾下誤衍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八字以上十

一條宋時監本附音注疏皆與石經同唯明人補
刻石經則與今本同不足据也
開成石經乾符時重加修改文字或增或刪皆就碑
磨治碑每行十字其或縮而為九溢而為十一者
皆修改時有增刪也其字迹未盡泯滅細審可以
得之大抵改刻不如初刻之可信穀梁磨改處甚
多未有為之申明者不可不盡心焉桓五年螽螽
蟲災也又僖十五年八月螽螽蟲災也此二處初
刻皆不重螽字磨改增入案隱五年九月螟傳曰

蟲災也並不重螟字此傳文法最整齊畫一當援
以為例磨增兩螽字皆當刪也莊七年星隕如雨
傳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事著焉爾初刻有事字
後磨去案疏云幾微也中微難知而曰夜中者是
事之著見焉爾据此則事字當有又案注云中微
難知而曰夜中自以實著爾自恐事之譌又十七
年鄭詹鄭之佞人也初刻無鄭之二字僖二年惡
公子友之紿初刻有友字案下文三稱公子友此
字不應刪又十二年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初刻

如此後磨改以人字為楚字下體文十一年經叔
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初刻有仲字磨改去之
案左傳叔彭生釋文云本或作叔仲彭生仲字衍
据此則仲字非是或穀梁舊本與左氏異亦未可
定昭七年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
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此處磨改共五行初刻大
異不能盡得其可知者君子不奪人名之下有不
奪人名者一句此數條初刻皆唐時舊本自改刻
之後久已泯沒矣甚可惜也

娱親雅言卷五

歸安嚴元照

論語　孝經　孟子

學而賢賢易色孔云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朱子集註從之元照案漢書李尋傳引此文師古注云賢賢尊尚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讀易為以豉反賢賢易色兩事對舉視孔說較勝梁曜北云此章每句皆一事何獨此四字兩事對舉乎周信之云顏說至當若以為每句皆一事則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何獨兩句為一事乎徐新田云養原案四字卽作兩句亦無不可。又攷之皇侃義疏云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然云賢於賢者亦是奬勸之辭也又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集註參用此二說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皇疏本樂下有道字唐石經無道字宋人增刻於旁元照案鄭注云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苦也是鄭本無道字孔本有道字故兩言貧而樂道兩家本不同孫監察云孔鄭兩本不同此說極是文選嵇康幽憤詩樂道閒居陸機漢高祖功臣頌平陽樂道注引論語有道字謝朓荅靈運詩復禮媿貧樂竟陵王行狀貴而好禮注引論語無道字蓋李善兼采孔鄭兩本也何晏不審異同之故竝存兩說失之疎略皇本雖有道字而疏中舉貧樂富禮為言又云貧者多憂而不樂故以樂為勝其說似又未嘗有道字也愚謂坊記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與論語文同漢書王莽傳上陳崇奏莽功德引論語無道字後漢書東平王傳論引亦無此鄭君所本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史公親從安國問故与孔本同

為政父母唯其疾之憂馬融注言孝子不妄為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元照案淮南說林憂父之疾者子高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此以憂父母之疾為說則其讀父母二字自為句不以屬下視馬注較淺然自當竝存

有酒食先生饌馬云饌飲食也鄭本從魯作餕云食餘曰餕惠氏古義云儀禮注古文籑皆作餕說文籑具食也或作饌从巽則餕為古文饌也臧在東

云鄭以食餘訓餕則固未嘗以餕爲古文饌也惠氏牽合爲一非矣或疑先生不宜食人之餕許周生云曲禮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注云食人之餘曰餕餕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句）盛之正義云父得食子餘者熊氏云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餕其子餘讀此節注疏知先生亦有食子弟餕之時鄭注未容輕議

子曰書云孝于（今作乎此從漢石經）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古文尚書割截此文入之周書君陳篇以惟孝屬下爲句近人辨之詳矣惟是唐以後人以是亦爲政兩語爲孔子語則与皇氏義疏不合案疏曰云子曰云云者此以上竝尚書文也又曰云奚其爲爲政者此是孔子正荅於或人也則是亦爲政皇氏亦以爲尚書文後人祇緣古文君陳有克施有政四字而無下語故分析兩語一屬尚書一屬孔子亘然皇氏已及見古文尚書而獨以兩語皆屬尚書者何也蓋因包咸注

也包氏曰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卽是與爲政同亘詳繹注義則兩語自不可分屬故皇疏云然元照竊意是亦爲政若非尚書則施於有政亦非尚書攷尚書於皆作于（錢先生云唐石經惟金滕有三於字酒誥有兩於字）孝于友于未嘗作於而施於有政字獨作於此非尚書之明徵也以施於有政屬之孔子則是亦奚其文勢回環無滯矣固不必因僞君陳有克施有政一語而致疑也

馬融注八佾篇巧笑倩兮三句云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王氏（質）詩總聞云子夏舉此詩多素以爲絢兮一句恐是他詩亦有巧笑美目兩句而繼以素以爲絢今不存也孔子子夏問荅與此詩不類强合此詩恐涉牽强元照案王說是也三百篇中如此類者多矣召南草蟲首章首四句與小雅出車五章首四句同王風揚之水兩章首二句與鄭風揚之水兩章首二句同小雅北山首章首四句與小雅杕杜三章首四句同餘如習習谷風以陰以雨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大

同小異者尚難悉數然則此三句之非出於碩人詩也又何疑乎（徐新田云養原案碩人四章章七句必無第二章獨多一句之理此不待辯而明前人恐亦有道及者論語所引三句皆指繪事言之与碩人詩直詠人者不同）而後人乃有篇中刪章章中刪句句中刪字之論可謂僞之甚者○又案詩中如王事靡盬之類屢見者尤多左襄廿一年傳叔向引詩優哉遊哉聊以卒歲亦唯優哉遊哉四字与小雅采菽文同互而杜預竟以采菽當之亦非也

管氏有三歸包咸云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

集註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元照案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又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史記（禮書）管仲之家兼備三歸漢書（公孫宏傳）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論衡（感類）反坫三歸諸侯之禮此皆包氏所本三歸之非臺名審矣說苑（善說）所謂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者蓋築臺以處三姓之女也朱子殆認作章華之臺一例文法故以爲臺名耳

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包氏云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皇疏云若欲得人見知唯當先學才伎使足人知故云求爲可知也此說無可疵議譏顯道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雖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譏氏發論甚高然非此經之旨轉覺失之支離洪景盧又云不以莫己知爲患而以求爲可知爲患弟四句蓋承上文言

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爲可知則亦無所不至矣元照案求爲可知非求爲人知也求爲可知以待人知斯其道然後得行故謂門弟子曰居則曰莫我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聖門之學未嘗不欲人知豈若畸人隘士之心唯恐人知者乎經意言當求有可知之實而不當以莫知爲患正恐學者純騖虛聲不求實際固非教人求知也又何慮乎無所不至哉（錢先生云宋儒往往有此等議論自謂有補於聖賢其實過高而無當也）

公冶長吾斯之未能信孔門弟子師前稱吾唯此一見丁小雅教授云漆彫子本名啟漢書古今人表上下萟文志自注儒家可證仲尼弟子列傳漆彫開字子開史公避景帝諱也說見王氏萟文志攷證閻氏四書釋地三續啟亦作启启与吾形近傳寫耳元照案說文口部启開也又攴部啟教也古人名字相配漆彫子漢景帝之名皆是启而非啟启誤爲吾其理極確

匡謬正俗一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蓋言夫子言性命之事及言天道不可得而聞之近代學者乃謂夫子之言語性情並與天道合所以不可得而聞離文析句背經違理大爲紕繆漢書外戚傳注亦辨之元照案皇疏云夫子之性與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淡遠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聞也此義与顏氏所斥之說大致相同顏氏謂其紕繆當矣史記孔子世家云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漢書張禹傳云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證之史漢義益顯明顏氏惜未及引之也

昌黎知名箴云勿病無聞病其熠熠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元照案以惟恐有聞作習聞解古無此訓唐儒已喜立異故論語筆解多翻舊說臧在東云啖趙說春秋亦爾此即開劉原父一派然筆解不載此章朱子謂筆解爲非昌黎本眞是也許周生云宗彥案筆解本李習之所作而昌黎評之者今書中尚存昌黎評語數則可證又案張水部弔退之詩云論語未迄注手蹟今微茫可證退之於論語無成書徐新田云養原案昌黎自有論語注十卷張詩所云者指此韓文攷異云筆解亾逸無復眞本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皇疏本作久而人敬之故疏云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邢疏本無人字故云凡人輕交易絕平仲則久而愈敬所以爲善元照案集解不載舊注不知漢儒之說云何周禮大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二曰敬故注云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据此則鄭本當無人字又案漢元儒先生婁壽碑善與人交久而能敬隸釋九亦與鄭合愚謂平仲身爲齊卿素著才望人之敬之不足以見其善交也唐石經亦無人字

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釋文云焉如
字衛瓘於虔反爲下句首義疏載衛解云所以不
能忠信如某者由不能好學如某耳苟能好學則
其忠信可使如某也邢疏云衛瓘讀焉於虔切爲
下句首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
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
此邢昺發明衛解之文余氏古經解鉤沈載之非也衛解載於義疏義疏新出余氏未及見耳元
照案焉發語辭也衛氏句讀不同而其義無異於
皇邢兩疏宋人誤會其意謂焉是反辭言焉見十

娛五　九

室之邑不有如我之好學者哉見野客叢書全失衛民
之意
仲尼弟子列傳云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云
云元照案賤人指其家世寒微而不係乎其人之
賢否後漢人稱黃憲爲牛醫兒乃所謂父賤人也
楚卻宛自稱賤人見左昭廿七年傳其官卑也廉頗謂藺
相如素賤人見史記廉藺列傳以相如初爲宦者令舍人
也漢書樊酈夏侯灌傳靳周傳贊云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
雖欲不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合攷

史漢之文則賤人指家世而不指品詣明矣王肅
撰家語謂仲弓生於不肖之父鑿空誣罔莫此爲
甚何晏注論語亦云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
其諸爲王肅之所惑歟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來皆以爲孔子自言元照案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賦詩隸釋九
是以此二語爲老彭之言葢漢時有此說耳然以
之爲詩甚奇錢先生云作与古諧韵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後漢書延篤傳吾自

娛五　十

束脩以來章懷注束脩謂束帶脩飭鄭元注論語
曰謂年十五以上也元照案古者十五而入大學
人自十五以上不可以無教故聖人云爾漢人多
用束脩義与鄭注相類然非謂年十五以上者名
束脩如七年曰悼十年曰幼之例也大約謂年十
五以上乃束脩之時爾漢書王莽傳上安漢公自
初束脩師古注束脩謂初學官之時据兩漢書注
則束脩非十五歲之名明矣鹽鐵論貧富余結髮束
修年十三得宿衛此言結髮入學官年十三而得

循衛束脩非十五歲之名又明矣漢謁者景君墓
表惟君束脩行知□□隸釋六幽州刺史朱龜碑仁
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十相府小史夏堪碑
□□束脩操絜冰雪十二金恭碑束脩聰□十三冀州
從事郭君碑束脩勤恪隸續十九禰衡顏子碑在束脩
之齒入宣尼之室藝文類聚二十歷覲諸碑則漢人之解
束脩皆与鄭同行者行年也孔氏注雖無明文然
亦未必如皇疏脩脯之解也梁曜北云天祿識餘引束脩有五條徐
新田云識餘引祗四條

君娶於吳句 爲同姓謂之吳孟子釋文爲于僞反皇
疏云禮稱婦人皆稱國及姓猶如齊姜秦嬴之屬
也魯之娶吳當謂爲吳姬而昭公爲吳是同姓故
諱不得言吳姬而謂吳孟子也集註於爲字偶漏
其音讀者竟依本音屬上爲句誤矣
子罕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注美孔子博學
道蓺不成一名而已元照案無所成名正以美其
大非惜之也皇疏云孔子廣學道蓺周徧不可一
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猶如堯德蕩蕩民無能

名也江熙曰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蓺取名也
故曰大也疏說確當注云而已已止也
子罕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近讀以將聖屬上爲
句風俗通義窮通云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於之
字斷句全氏祖望經史荅問錄稱其句讀之善元
照案晉書儒林傳序云夫子將聖多能自天攸縱
大唐新語十一褒錫載開元二十七年詔云所謂自天
攸縱將聖多能是唐以前句法皆然○孔注以將
爲大論衡知實以將爲且皆本爾雅細審句法皆未必以

將聖上屬
鄉黨入公門鞠躬如也孔云斂身也釋文無音元案
儀禮聘禮記注云孔子之執圭鞠窮釋文云本亦作躬如也
鞠之正文从𠫓說文𠫓部匑窮也三蒼匑匑敬畏貌
廣雅釋訓匑匑謹敬也曹憲音匑邛六反匑邛弓反爾雅釋詁鞫窮
也鞠匑鞫皆与匔聲近通借躬乃窮之省文匑匑
皆後世增益之字鞠窮複語與踧踖相同張淳儀禮識誤
之說皆所以狀敬謹之意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壺遂之內
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魯世家匑匑如畏然徐廣云匑匑謹敬皃見三蒼音

窮竆此言敬愼之君子豈曰曲身之君子哉史公親受業於孔君而此与論語注異論語注非眞孔本近人辯之詳矣又案鹽鐵論利議云襃衣博帶竊周公之服也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也後漢書儒林傳論云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以鞠躬与踧踖狼狽爲對文知亦不作曲身解也設如孔解則不得云如矣聘禮記鞠躬焉如恐失之魏氏了翁儀禮要義云溫本作鞠窮焉此條參用抱經先生儀禮釋文攷證儀禮注疏詳校龍城札記三書之說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皇疏本無之字疏云古人褻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元照案曲禮下袗絺綌不入公門注引此文亦衍之字正義云上無衣表則因露見爲不敬又云引論語證入公門不單也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注振讀爲袗袗襌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正義云形且褻者形解袗絺綌其形露見褻解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喪大記袍必有表不襌注論語袗絺綌必表而出亦衍之字亦爲其褻也又下節注絺綌紵者當暑之褻衣也據此則經文不得有之字孔注之字皇疏本亦無丁敎授云必表而出不當有之字出出門也表字該下緇衣三句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云今之被也鄭注今小臥被周禮天官玉府疏引元照案說文衣部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周禮玉府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廣雅釋器寢衣衾韇被也毛詩正義召南小星云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寢衣爲被具有確徵毋庸別解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孔云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也元照案儀禮鄉飲酒禮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疏云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蜡祭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州長春秋習躲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獻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

其王制云習躲尙功習鄉尙齒卽是州長黨正飲酒所引据盧氏注疏詳校賈氏此疏分析極賅如孔解則此是黨正飲酒令知不然者鄉飲酒禮記鄉朝服而謀賓介注云鄉鄉人謂鄉大夫也又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注云鄉人鄉大夫也是鄉人乃鄉大夫之稱也夫鄉大夫飲酒尙德黨正飲酒尙齒亦賈疏文孔子不敢以有德者自居故必俟杖者出而後出若黨正飲酒尙齒固衆人所同又何庸逃乎周信之云与儀徵少宗伯所解相同兼能補所未備○或以鄉人飲酒爲鄉人偶然聚飲不在四事之內者非也古無無故聚飲之事況孔子乎

車中內顧古論有不字鄭注從古包咸所注魯論也故無不字其注云輿中內顧者前視不過衡枙旁視不過輢轂也漢書成帝紀贊曰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曰此三句本論語鄉黨篇今論語云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是師古所据集解本經注並無不字今案皇疏本經注皆有不字疏

云內猶後也顧迴頭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後顧也据此疏以不內顧爲說則皇本元有不字非後人之所竄增元照綜而覈之則皇疏甚誤古論不內顧以內顧爲回視魯論內顧則以爲外內之內薛綜注東京賦云內顧謂不外視包氏之云正所以釋顧之在內也前視過乎衡枙旁視過乎輢轂則外顧矣疏說全失包意葢漢儒說論語有古齊魯三本異同甚夥何晏不察襍采諸家之注不辨古魯之分經從古而注從魯者有之經從魯而注從古者有之回互難定流傳既久遞相私改故皇顏所据本各不同而此經則當從師古乃魯論經注眞本也皇在顏前慮有据皇以難顏者故略說之

餘詳鍾山札記

先進德行一節鄭氏以合前章釋文元照案自晉以前皆以此爲聖語仲尼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又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又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新序雜事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後漢書文苑傳鄭炎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劉氏劭

人物志序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爲四
科梁書裴子野顧協徐摛鮑泉列傳論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
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漢書注宣元六王傳引孔子曰德
行云
云凡以此皆以爲孔子之言蓋漢魏相承之說
如此至皇氏義疏始別爲一章以爲記者所書說
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說見論語筆解元照案孝哉閔
子騫夫子未嘗不稱弟子之字也
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云言閔子騫爲人
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

娛五　七

之言也皇疏云凡人物論無有非閒之言於子騫
父母昆弟也漢書杜鄴傳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
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閒也後漢書范升傳升
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章
懷注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
論衡知實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父母昆弟
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叟與
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已之情早諫
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父與

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閒俗本誤閒非父弟萬世不滅
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此漢儒舊
說較陳注勝之矣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前人有及見宋淳熙九經本之
有句讀點注者以夫字上屬元照案皇疏云非是
我意也是夫二三子意也則六朝時已以夫字下
屬邢疏亦同之淳熙本乃新定句法雖非舊讀頗
較勝之
季氏富於周公孔云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皇疏云

娛五　十八

周公天子臣食采於周爵爲公故謂爲周公也蓋
周公旦之後也元照案言侯國之卿富過於天子
之冢宰周公自指同時者而言非公旦也傳記未
見有逃公旦之富者
由也喭今本作嗲鄭注子路之行失於畔皇本作吸釋文作叛云本今作
畔喭尚書無逸乃逸乃諺傳云叛諺不恭正義引論
語爲證元照案呂覽尊師說義不稱師命之曰畔高
誘注畔換也以之證論語莫切於此高氏以換訓
畔殆與卷阿詩伴奐之義相同彼箋云自縱弛之

意縱弛則不苶矣○換義與援相近（別有說）詩無然
畔援（皇矣）箋云畔援猶跋扈也韓詩傳云武彊也王
弼以叛諺爲剛猛（見皇疏）義亦相附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皇疏引或云冠者五六人
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四
十二就三十合爲七十二人孔門升堂者七十二
人也此說流俗相承以爲諧助不意出自此疏（徐新田云養原案何晏爲清談之祖其解論語采集舊注尚爲謹嚴至皇氏所載十三家則全是王何宗旨矣時無范甯誰復迴狂瀾於既倒耶）然其說非無所本漢成陽令

唐扶頌五六六七化導若神（隸釋五）洪适云五六六
七者用曾點冠者童子文則其所由來遠之矣
憲問愛之能勿勞乎孔云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
釋文勞力報反皇疏云愛志不能不勞心元照案
詩（小雅隰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云遐遠謂勤也我
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空
思之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此刪鄭箋文箋引此句以鄭心乎愛矣二句引忠焉句證下二句）皇疏所說乃鄭義非孔義也勞從
本讀○集註云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用禮記子
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甯數休之之
義雖從本讀義與鄭異此章忠愛似不屬父子君
臣而言且愛則言父之於子忠則言臣之於君語
意似不倫
陽貨篇孺悲欲見孔子一節据檀弓（下）哀公嘗使孺
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固孔氏之門人也孔子不見
孺悲賈公彥（儀禮士相見禮疏）謂孺悲不由介紹之故然
經文有將命者非介紹而何賈說似未覈也皇疏
云孺悲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見孔子不欲應

故辭元照案此說至當試以此經書法校之陽貨
召孔子書曰欲見孔子與此書法相同若就見者
則當書請見如儀封人之例矣賈氏誤謂孺悲就
見故從而强爲之說邪疏亦云來欲見孔子孔子
不欲見夫孔子於互鄉童子未嘗辭之何獨拒孺
悲之淡耶何晏注云所以使將命聞使孺悲思也
明乎孺悲之未嘗聞也愚謂學於孔子之後自不
敢來召其師疑此事在奉命學禮之時故挾君命
而自倨聞瑟悔悟卒來就學士喪禮於是得傳於

世始雖獲罪終列門牆孺悲之在弟子之列無可
疑者朱氏彝尊有孺悲從祀議其說至公惜未能
行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一切經音義兩
引亦無十三四輩經又十六大夔道比邨尼經下是貞觀以前本皆同
皇疏本有流字者係後人誤增元照案皇疏云惡
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下上以位言不以品
言爲人臣下不得言居下流也又案子張篇紂之
不善章疏云下流謂爲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若陽

貨篇有流字則曷不疏於前而反疏於後乎惠氏
古義云鹽鐵論地廣云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
小臣居下訕上皆用論語文梁曜北云報任少卿書下流多謗議亦言
其賤耳鹽鐵論朱雲傳或省文引之未可爲無流
字之確徵元照案楊惲報孫會宗書亦云下流
之人衆毀所歸此与
史公皆用子張篇文
隱居放言包氏云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元照案放
廢也廢置也爾雅釋詁廢舍也古廢置互通厥義相因伊尹放大
甲於桐放亦置也非弃逐之謂此說別有辨介之推曰
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
容卽隱居放言之義困學紀聞說集註云放言自廢則
似二人託跡隱淪狂言無忌近於孟子所謂處士
橫議者豈聖人之所許乎當以舊說爲長徐新田云養原
案馬融解無可無不可云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
義所在言簡義精前人未經拈出此章論逸民則
可不可祇當
就出處言
堯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
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元照案
呂覽離謂夫傷忠臣者無功不得民者則以其無功
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者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

之比干萇宏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
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高誘於周召句注云以
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
之謂也高氏引此以見管蔡周親不如周召仁人
意與孔注大致相同新校本云此引論語不解所
用意此殆習乎古文孔傳之說而未之思也
孔子之門父子同學者顏曾而外他無聞焉冉耕冉
雍二人家語以爲宗族元照案論衡自紀云鯀惡禹
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

絕倫以仲弓爲伯牛之子存之以廣異聞可也

漢儒經師家法建安喪亂之後漸失其傳如何晏於經學本無所得其撰論語集解兼采眾說不欲墨守一師之言兩漢專門名家之學自茲遂破且漢時論語魯古並行諸家授受本各不同若於一章之內文字訓解專主一家猶之可也今其書雜陳眾說一章而載三四家說以致前後衡決不相檢照者甚多如朱若貧而樂道鄭本無道字故其注曰樂謂志於道孔本有道字故其注兩言樂道兩

注並存而經文道字之有無遂莫能定矣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周生烈曰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如周解則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乃歎美之辭非別有所指也何氏於下文又載王肅曰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此齊也於是郭象江熙范甯皆以爲夫子傷慨之辭雖不知於經之指歸何若而周王兩說固已不可合矣下章古之賢人也鄭從古作賢仁故其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齊賢且仁集解於經文既定作賢人又載鄭氏賢且仁之語不反成弔詭乎如斯之類尚難枚舉姑記所疑以諗同學

論語爾雅之疏皆宋邢昺撰孝經疏乃唐元行冲奉明皇詔而作者見唐書元行冲傳舊唐書經籍志孝經疏三卷元行冲撰宋咸平三年邢昺奉詔取元疏約而修之故昺序有翦截元疏之語後人遂以疏爲邢書誤也孫監察云志祖案今注疏本但題邢昺校則非邢撰可知也臧在東云鏞堂謂論語本之皇侃爾雅疏本之孫炎高連孝經疏本之元行冲皆非邢氏剏作邢皆改名正義而不云疏　徐新田云養原案邢氏三疏唯孝經差勝蓋全用元疏故也論語雖本皇侃

其改易者多矣爾雅舊疏不傳無由考其沿革孫高六朝小儒原本諒亦不佳邢氏据之宜其劣也

○邢昺序寥寥數語不似序體又有一序題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奉右撰亦不知何人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云眞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樓宣獻公叩之以字義眞荅以慕元德秀之爲人故曰景元樓公取詩注景行行止處示之則景之義爲明謂高山仰止對明行行止也眞遽易爲希元蓋景元乃明元無謂也元照案唐明皇孝經序云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前哲元行冲疏亦云景明

也孫奕示兒編六云或者不審景行之音訓徃徃泥此一句倡爲景慕之說博攷經傳景之爲言大也明也景慕二字徃徃因孝經序而言之近世尺牘中間有用之者殊未聞有以景之一字訓慕也

抱經先生云履齋之說非也後漢書劉愷傳賈逵上書稱愷景仰前修章懷注引景行行止而云景猶慕也又陳宮上書稱愷百僚景式注云景慕以爲法式則景有慕仰之意自漢已然矣元照又攷漢陳度碑亦有景卬之文見隸續十九其上下文皆闕王簡栖頭陀寺碑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顏氏家訓慕賢篇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晉書杜夷傳景仰軌則魏書任城王雲傳普天景仰皆在孝經序前

梁惠王上篇是罔民也孫氏音義云張如字丁作司民又滕文公上篇音義云罔民張云或作司誤也

元照案司古伺字漢書凡伺察字皆作司鄭注周禮蜡氏秋官序官云蜡讀如狙司之狙釋文司字無音漏也司反司民猶言爲阱於國中若狙司然也與罔民義同不可謂誤徐新田云養原案說文無伺字人部伏字注云司也臣鉉等曰司今人作伺

閻氏若璩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爲歡樂之樂引左傳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爲證元照案孟子因齊宣云好世俗之樂故解之曰今樂猶古樂若讀如洛則失語意矣閻說非也下文臣請爲王言樂則當音洛邠卿云孟子欲爲王陳獨樂與衆人樂之狀明不從本讀孫氏音義朱子集註於此皆不加音漏耳徐新田云養原案百詩此說有二條一在釋地三續此所引是也一在初續明言通章樂字除鼓樂外皆當音落九能豈未見邪唐風云好樂無荒此好樂二字所本坊記云貧而好樂元照案邠卿云世俗之樂謂鄭聲也則好樂今樂古樂等字皆當從本讀

梁惠王下篇睊睊胥讒邠卿云睊睊側目相視音義云字亦作諿元照案說文目部睊視皃玉篇睊字引此文爲證唐李華弔古戰場文睊睊心目亦用此文也字書言部無諿字且从言与視義無涉○墨子經上云諿作嗛也有此一見亦不可解墨子書古無善本而經說數篇尤傳譌難讀諿字之正否不可知

反其旄倪邠卿云弱小繄從孔刻本○音義云繄烏兮切爲此字作音也監本

毛本作倪与下倪字作重文非倪者也元照案說文女部嫛婗也婗

嫛婗也廣雅釋親婗子也鄭注禮記雜記下云嬰猶鷖彌也

釋名長幼云人始生曰嬰兒或曰嫛婗嫛是也言是

人也婗其啼聲也故因以名之也槩倪即嫛婗之

異文鄭作鷖彌聲轉字異丁公著云旄倪老也音義

引非是臧在東云旄爲老

殷時有兩微仲一爲啟弟一爲啟子呂覽當務云紂之

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史記宋世

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家語本姓云其弟

曰仲思名衍漢書古今人表一在中上一在中中

班氏自注云啟子注之者所以別於仲衍也是在

中上者之爲啟弟明矣閻氏若璩以孟子所云微

仲爲啟子而非啟弟援人表爲證殆未攷人表有

兩微仲邪○檀弓上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證

以呂覽史漢衍爲微子之弟明甚北齊書儒林刁柔

傳引作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許周生云此文參用鄭注

義更顯蘇氏古史云微子卒世子蚤歿乃立世子

之弟微仲衍自注云世以爲微子之弟失之臧在東云

此即鄭注駁微子之子名衍未知見於何書恐未可以

臆說屢相傳之、解也許周生云此正是舊解又云宗彥案蘇氏說是即

本於檀弓讀檀弓本文自明康成亦以衍爲微子

適子之弟古史即從鄭注稍增益數字並非栁解

借正義脫去此句之疏故讀者忽之耳　元照案

注云微子適子歿立其弟衍其字指微于非指微

子之適子也微子之弟名衍而其子又名衍是其

子与叔父同名恐無此理然案刁柔傳柔引檀弓

經注而申之云然則商以嫡子歿立嫡于之母弟

此句正指微子立衍之義是刁氏之讀鄭注亦同

周生之說矣　臧在東云鏞堂案九能据呂覽史

漢以駁正古史与檀弓本文合檀弓云文王舍伯

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二文互舉

猶言文王舍其孫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嫡于而立

弟也舍伯邑考謂伯邑考歿文王不立嫡孫而立

武王也武王爲伯邑考之弟猶微仲爲微于之弟

也

滕文公上篇是率天下而路也音義云丁張並云路

與露同元照案左傳昭元年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

露其體杜預曰露羸也韓非子亡徵好罷露百姓風

俗通義怪神大用羸露又通作潞呂覽不屈士民罷潞

高誘注潞羸也方言三廣雅釋詁三皆云露敗也又管子四時不知

四時之故天下乃路此与孟子義尤合段先生云詩串夷載路箋云路瘠也侵伐混夷以瘠之凡作應者非也此与趙注相發明○邢卿云是率

天下之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

桼音義本標羸路二字葢邵武士人不解羸路之
義故增益困之二字而不顧文義之難通段先生云丸能
此說極好且果云羸困之路則丁張所云路與露同之
語反成弔詭矣困之二字當依音義芟去又音義
云羸力爲切字亦作羸卽果切桼羸羸義異羸誤
無疑
王氏柏書疑詩疑二書於經文增芟改竄前人非其
師心自是固矣其書疑中以堯攺作帝曰咨廿四字
補入舜讓于德弗嗣之下猶之可也又於敬敷五

敎在寬之下以孟子勞之來之廿二字羼入斯甚
誤矣元照案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云云乃是日
月之日邠卿云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
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
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則此廿二字者乃孟子
言放勳之行事非述放勳之言也音義云丁音馹
或作曰誤路史陶唐紀云拼契司徒敎以人倫于日
勞之俫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亦用此文也王氏
專据集註遂不復深究毛晃增韵又据集註而以

日字爲誤宋元人之墨守如此○孟子疏亦作曰
字解疏卽託名孫氏而於孫氏之音義略不寓目
可哂也許周生云武進臧玉林經義襍記有一條與此略同周信之云王氏本集注卽使
攷及音義亦斷不肎從也徐新田云養原案勞來等五句固非放勳之言要亦是百二十篇中語
非孟子臆撰也特不宐繫在寬之下耳
滕文公下篇洚水者洪水也邠卿云水逆行洚洞無
涯故曰洚水元照案凡从夅之字古讀皆若洪說
文木部桻从木夅聲讀若鴻又降字自漢以前無讀
去聲者詳顧氏音論夅鴻一聲之轉孟子以洪訓洚亦

係同聲取義洚洞亦疊韵洚与虹亦通七發虹洞
兮蒼天玉篇云洚潰也洚潰釋言文今爾雅作虹
顧野王本作訌李巡本作降見釋文此數字音義悉
同張鎰音洚爲絳非也絳古音亦如洪然張氏則不如此丁公著
又以洚洞之洚當从夅夅音逢洚洪水也元照案
說文大徐本無洚字繫傳有之云大水也此繫傳
之誤繫傳火部有灸字復有灸字洚別爲洚猶灸別爲灸也玉篇廣韵皆無
洚字又案說文洚字注云水不遵道一曰下也邠
卿所云逆行卽不遵道也洚水之洚本从夅乃攷而从夅逢蒙之逢本从

夆乃改而从夆唐人不明小學舛錯如此
離婁上篇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玉篇引孟子呭呭猶沓沓也
元照案說文口部引詩作呭呭言部引
作詍詍皆訓多言又日部沓語多沓沓也言部諸譅諸也泄
泄沓沓多言之義今詩与孟子作泄者古文通借
耳又荀子解蔽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楊倞注云
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詍亦引詩證
之又正名愚人之言諮諮然而沸楊注云諮諮多言
也孟子釋沓沓之義云言則非先王之道亦指言

而言之又案詩小雅十月之交噂沓背憎傳云噂猶噂噂
沓猶㗖㗖箋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晉書忠義王豹傳引詩作
噂㗖山井鼎毛詩攷文云經注沓字古本皆作㗖又大雅蕩箋有笑語沓
沓之文義可互證錢先生云鄙製荅問有一條与此略同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邠卿云存人存在人之善惡
疏不能釋存在之義元照案爾雅釋詁徂在存也在
存省士察也邠卿本此義存人即觀人之謂故章
指云存而察之善惡不隱
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盡心上篇弟卅六章章指云

胷中正者眸子不瞀眊瞀文異音義不爲之辨元
照案說文眊目少精也瞀低目謹視也以義攷之
則眊爲正文假借用瞀周書牧誓羌髳髳之省文即詩小雅
角弓如蠻如髦之髦也鄘風髧彼兩髦說文引作髳
爾雅釋木旄冬桃說文作楙讀若髦又旄邱見於毛
詩爾雅者皆从㫃毛聲而字林作㪣又作𣮈与眊
瞀同例毛攷聲相近
離婁下篇逢蒙音義云丁張竝薄江切從夆夆下江
切元照案說文辵部無逄字玉篇亦無玉篇并無逄字係誤

脫逢蒙當从夆淮南道應訓作逄亦曰逄門子見漢書王襃傳古今人表亦曰逄須
見鹽鐵論能言篇逢有符容蒲蒙敷容薄江四音皆逢聲
也攷莊子山木作逢蒙釋文云符恭反徐扶公反荀子王霸正論呂覽
聽言史記龜策傳作蠭門呂覽具備又作蠭蒙荀子注云蠭音逢
觀逢蠭之通用則逄字之不从夆明矣漢書古今
人表於逢公柏陵逢丑父楚逢伯逢於何陳逢滑
逢大夫及逢門子皆壹从夆匡謬正俗八云逢姓
葢出於逢蒙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今之爲此
音者自稱乃與龐同音猥云逢姓之逢與逢遇字

別妄為釋訓何所據乎小顏雖不知逢有四音然其斥分別者為無據其說誠是而廣韵四江部有逄字與龐同紐注云姓也出北海左傳齊有逄丑父今攷逄丑父見左氏公羊成二年傳二傳釋文皆無音又攷左傳釋文於逄伯（僖六年）逄大夫（宣十二年）逄伯陵（昭廿年）逄滑（哀元年）皆無音是逄姓与逄遇之逄唐以前無分為二字者唯國語舊音於逄伯陵（周語下）音白（薄白同）江反亦未嘗論及字體葢逄別為逄始於廣韵而唐人未能盡信後人誤遵用之

娛五　卅三

亘唐人多昧古音其意以从夆不合於薄江切故改而从夅猶洚水之洚本从夅以不合於胡貢切必改而从夆（有辯見前）雖相反而正相同皆不識古音不信說文之故也隸釋（十）逢盛碑陰跋亦曾辯之云石刻有漢故博士趙傳逢府君碑神道逢童之碑其篆文皆从夆魏元丕碑有逢牧孔宙碑陰有逢祈此有逢信亦不書作逄予謂漢儒尚借鑴為逢則恐諸逢當讀為鼉鼓逢逢之逢爾洪氏此說最精聽頋氏唐韵正之論亦同郭氏（忠恕）佩觿辯

證李氏（文仲）字鑑皆謂从夆者非姓攷之不審矣（仁和梁曜北古今人表攷證引甚備此條頗參用之）

書云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句）若是（句）為父不得而子也古文尚書采此文入大禹謨云瞽亦允若傳云父亦信順之葢訓若為順也元（照）案邪卿云瞽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是孟子本於允字絕句若字屬是字為句撰古文者故別於趙注以示異猶論語引書施於有政是亦為政（据包咸注以二語書元照以二語為孔子語有說辨之然与古文尚書均不相）

娛五　卅四

合而古文中分之改為克施有政以亥語屬之孔子葢既托於孔壁古文原不必規規於漢儒不見古文者之說也而其裁綴之工又誠足以動人觀聽古義晦昧匙有究心論古文者如閻惠諸君未嘗及此也（徐新田云養原案孟子所載舜事趙臺卿以為俱在舜典中堯典篇末已及舜終則堯典乃夏史所作稱舜父為瞽瞍乃史官敘事之辭瞽乃無目之名或謂舜父有目其心不明故謂之瞽則瞽者罵之之辭也若如今書禹謨帝舜方為天子乃呼天子之父為瞽有是理乎）○

江氏（聲）尚書𠔃注采集逸文仍連若字孫氏（星衍）所輯古文馬鄭注其所采不誤

履齋示兒編　云書所載伊尹放大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宋氏濂極偉此論元照案此當以孟子證之公孫丑問曰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觀乎此則放字之非誤明矣孫監察云伊尹放大甲不但見孟子也亦見左襄廿一年傳外傳晉語示兒編之說頗謬潛溪誤信之予向於示兒編跋中有辯客或難曰此固公孫丑之言也若萬章上篇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則孟子之言也孟子於舜之放象尚為之辯而顧謂伊尹放大甲何也元照謂古人語意輕重不嫌同辭一字而兼兩義者其義必相近就其相近之中則必有重輕在後人較量謹言古人則不若是也卽以放字論之放驩兜于崇山晉放其大夫胥甲父則當訓弃小爾雅廣言訓逐說文湯放桀伊尹放大甲則當訓置論語包咸注廣雅釋詁四伊尹安置大甲於先王陵寢之旁夫豈弃逐之哉又何煩穿鑿邪

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邠卿云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元照案懷公子為滑公見史記陳世家漢書五行志　其名周僅見於孟子師古五行志注云閔公名周卽祖孟子也史記則以為名越當別有所据索隱云案左傳滑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也元照攷左傳無滑公之名亦無諡不知索隱何据滅在東云索隱言有誤耳○身歿國亡而猶有諡者如欒懷子是也陳侯諡滑亦與相類

告子下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邠卿云岑樓山之銳嶺者元照案爾雅釋山山小而高岑故曰銳左傳襄廿四年部婁說文作附婁今本亦作婁釋文云本亦作樓無松柏應劭云言其阜小風俗通義十杜預云部婁小阜岑樓部樓文義相類大小皆可名樓也

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邠卿云孟子荅此二人有異又云俱荅二人又云故荅而不見元照案禮無不荅儲子旣以幣交雖禮意不誠當往荅之如陽貨歸孔子蒸豚孔子必往拜此禮之不可失者也但不欲見其人故瞯亡而往孟子之荅儲子當亦類此若受其幣而不荅則非禮矣趙氏推測至有

精義如檀弓說季札葬子孔子往而觀葬康成注
云往弔之此亦由推測而得之者漢儒之精審若
是
訑訑音義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
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
字作詑不音怡訑訑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貌今
諸本皆作訑卽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訑音怡元照
案乜也二字音義悉殊乜隸變作它也隸變作也
後來它也二形溷而爲一如拕紽等字本皆从它
而俗書則皆从也詑字爲訑亦此之類故廣韻四支
以訑字爲俗體至乜字乃俗書之尤無理者不必
論矣徐新田云養原案俗書乜字又因施字而誤初不知施乃从㫃从也非从方从乜耳丁
公著所別訑訑二字實卽一字皆俗書也玉篇云訑湯何
切又達可切訑謾而不疑兗州人謂欺曰訑俗作訑又云訑式支切訑訑自得也別訑訑爲二不知
正俗之分正體當從說文作詑凡一字有數義者說文
每不詳備不必因与趙注不符而致疑於字體也
莊子知北遊僻陋慢訑与孟子義合楚詞九章惜往日或
訑謾而不疑王叔師訓爲詐欺釋文云訑一作訑

可證訑訑無別張鎰之說已知詑訑爲一其解亦
較勝邠卿。又案訑當讀徒和反訑史記龜策列傳或
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云誕一作訑元照案誕訑
聲相近徐新田云凡它也之溷不可枚舉然莫誤於沱字蓋沱潛之沱借作沱沼之沱本屬一字今以从它爲沱潛从也者爲池沼判一爲二繆不可言又案它也二字異音同韻書於从它之字多入歌韻从也之字入支韻非唯昧於字體兼不知音矣
王文成以致良知三字提唱宗旨與朱子爲難良知
二字肇自孟子文成之解良知實本於朱子邠卿則
則訓良爲甚元照案後漢書馬援傳良怖急者可
淋下伏章懷注良甚也又古人良久良苦之云皆
甚之謂上也篇良貴亦當訓甚集註皆訓爲本然
之善文成遂得借以行其說矣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邠卿云介大也釋詁文柳下
惠執宏大之志不恥汙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
量也音義引陸善經云介謂特立之行元照案孟
子言柳下惠雖袒裼裸裎於其側而由由然與之
偕故譏其不恭則與介特之義不相似必若伯夷
之隘乃可謂之介特言固各有攸當也劉氏劭人

物志體別云宏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褋
而以介爲狷廣其濁是故可以撫衆難與厲俗狷
介之人砭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爲穢
譏其拘是故可以守節難以變通其所謂介者指
伯夷一流所謂普者指柳下一流繹劉氏之論則
知邪卿之允
人莫大焉亾親戚君臣上下元照案近讀於焉字絕
句非也焉當訓於何邵公解公羊云焉爾猶於是
也隱二年又云焉者於也宣六年高誘淮南注焉猶於

娱五　卅九

時則与此字法一例當作一句讀
古書敘述言辭有兩人之言總冡一曰字者有一人
之言重一曰字者孟子自范之齊章內孟子曰三
字是重文起義亦猶禮記哀公問孔子遂言曰之例
也趙氏章句分爲兩章別有章指故知分爲兩章集注合爲一
章而以孟子曰三字爲羨文恐皆非是
盡心下篇王曰無畏寍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句厥
角稽首邪卿云百姓歸周若崩句厥角讀頟角厗
厥文選注四十六引作㙐地句稽首讀拜命句亦以首至地

也章指云殷民厥角周師歌舞淮南本經訓剞劂削鋸高誘注剞讀
詩蹶角之蹶詩無蹶角之文疑卽指此詩葢如若之譌元照案邪卿訓厥爲
厗厥非㪅解也段先生云玉裁案頟角厗三字連讀國語角厗豐盈注亦可證中山
策亦云眉目權衡角厗偃月然則角厗卽今相書伏厗貫頂是也漢書諸侯王表
厥角䭫首本稽字奉上璽韍正用孟子此文應劭曰
厥者頓也角者頟角也晉灼曰厥者豎也叩頭則
頟角豎兩說小異應氏訓頓与趙尤合要皆不以厥爲語助
漢人行文連用經典語助如色斯友于刑于之類頗有之厥角非其類也与趙注同趙
云歸周若崩猶云從惡如崩極言其易耳摂古文

娱五　卌

尙書者不審此義芟竄孟子之文入之泰誓曰百
姓懔懔若崩厥角其傳云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
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始以若崩厥角爲句旣以
崩角連文不得不訓厥爲其句讀故訓胥失之矣
趙注文義晦澀古文尙書盛行遂末有爲之申明
者○王融曲水詩序屈厀厥角請受纓縻陸倕石
闕銘屈厀交臂厥角稽顙邛遲與陳伯之書夜郞
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以厥爲蹶合於晉灼之訓
以厥角與屈厀解辮爲對偶尙不失古義古文尙

書王陸諸人已及見矣而不遵用者特以沿襲漢
書之故耳
被袗衣邢卿云袗畫也梁先生同書云袗之訓畫於
古無徵案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文帝令曰昔者
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
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
是漢時本有作珍裘者翟氏灝攷異失采錢先生大昕云
案梁說甚確 許周生云宗彥案言舜者多及於
琴蓋以舜有南風之操也南風為夏時被袗衣鼓
琴一時事耳作珍裘者蓋儒家相傳別本 梁曜
北云然則舜鼓琴只有南風一操加范履霜耶
徐新田云養原案夏小正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
於南風師曠歌南風在十二月樂記舜作五弦之
琴以歌南風疏云世本神農作琴舜用此琴特歌
南風亦不必以范履霜為嫌 臧在東云鏞堂案
周禮司裘仲秋獻良裘鄭仲師云良裘王所服也
虞之珍裘猶周之良裘貴為天子始服之山舟先
生說
是

以追蠡邢卿云蠡蠡欲絕之貌也元照案荀子賦蠡
兮其相逐而返也楊倞注蠡與劙同蠡兮分判貌
蠡音戾方言六參蠡分也齊曰參楚曰蠡秦晉曰
離又十三劙解也又案說文䖵部蠡蟲齧木中也蓋木
以蟲齧有欲斷之狀皆可互參 周信之云程氏通藝錄解蠡字最當

娛親雅言卷六

歸安嚴元照

釋詁奕大也元照案詩周頌噫嘻亦服爾耕箋訓大山井
鼎攷文云古本作奕又豐年亦有高廩箋又訓大攷
文云謹案古本噫嘻篇亦作奕此篇作亦似相通
臧在東云攷文所載宋元明刻本可信所言古本
皆不足信鏞堂斷其作偽欺人九能當久而自信
也 錢先生云
鄙意與在東同 元照案外傳周語奕世載德漢中
常侍樊安碑北軍中候郭仲奇碑執金吾武榮碑
皆作亦世載德又李翕西狹頌亦世賴福荊州刺

史度尚碑亦世掌位太尉楊震碑亦世繼明而出
郭輔碑銘休矣亦世皆見隸釋是亦奕通用之徵故噫
嘻正義云亦大釋詁文然釋文於爾雅不云有作
亦者
究謀也元照案詩小雅小弁不舒究之箋訓謀又大雅皇矣爰
究爰度傳訓謀當取以證此邵氏晉涵正義引棠
棣是究是圖彼傳箋皆訓究為深不協斯義
那於也郭注引左傳弃甲則那段先生玉裁云外傳
越語下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韋注那於也引此

更合
鍾山札記云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爲予
我之予羊汝切賚畀卜爲賜予之予羊汝切而合
爲一條者古人之於音訓並不因音讀而區別也
札記文煩節錄於此元照案顧氏音論有兩聲各義之說不
盡然一條可與此論互相發明然篇中如此類者
不止於是允孚亶展諶誠亮詢信也乃忠信之信
而展之訓信又爲屈信之信釋言展適也注得自申展方言七展悃信
也注悃亦誠信貌戴氏疏證云信兼屈信誠信兩義故注言亦以別李善注長楊賦引方言展申也

娛六　二十一

卽此犯奢果毅剋捷功肩戡勝也犯奢剋捷功乃勝
負之勝果毅肩戡爲勝任之勝載謨食詐譌也載
謨乃作爲之爲爲僞古通食詐乃虛僞之僞注云載者言而不信
謨者謀而不忠此無稽之言也大禹皋陶之謨可云不忠乎昌敵彊應丁當也
敵彊應丁乃當値之當平聲而昌之訓當乃讀去
聲注引書禹拜昌言案孔傳昌當也釋文音丁浪反歷秭算數也此數術
之數而筭之訓數則又爲選數之數論語斗筲之人何足筭也
鄭注筭數也釋文數色主反艾歷覛胥相也相讀平聲而胥之
訓相又有相助相視之義詩于胥斯原傳訓相釋文音息亮反又聿來胥

宇新序雜事篇作相宇方言六胥由輔也此音義皆殊而并訓者話
猷載行訛言也話猷載行乃好言訛乃莠言棲遲
憩休苦㰹齂呬息也棲遲憩休苦乃止息之息㰹
齂呬乃氣息之息此音同義異而并訓者古人義
訓尙簡而通唯漢儒尙知其意六朝以降厥義久
晦戴東原疑台朕一條有誤其於讀雅殆猶未甚
熟邪○陸氏佃爾雅新義此書向少傳本茲從丁小雅教授借鈔於
昌敵彊應丁當也下注云當一名而兩讀是昔人
已有見及此者矣

娛六　二十二

迪進也又迪道也正義皆引皋陶謨允迪厥德桑柔
詩弗求弗迪爲證元照案說文辵部迪道也又彳
部𢓊行𢓊𢓊也則是訓道者當从辵訓進者當从
彳廣韻一十三錫於迪字下云進也道也蹈也於𢓊字
下只引說文不引爾雅是二字之淆久矣古書从
辵从彳之字往往通用𢓊之作迪不可謂誤然正
體與借用自當分別又案篇中迪作也迪亦當从
彳玉篇辵部無迪字乃傳寫脫落其云𢓊與宙同則非也說文宀部自有宙字
助勴也陸氏新義作勷元照案說文玉篇皆無勴字

唯廣韵九御有之云助也說文玉篇唯有勴字皆訓
助廣韵云勴助也導也勴勴同紐爾雅釋文后經皆作
勴當以新義本爲正說文力部云勴从力从非慮聲
錢先生云勴作勴隸書省筆耳玉篇別有勴字亦訓助力御力胡
兩音此又勴之誤體
疇誰也注云易曰疇離祉元照案此當引尚書疇若
予工疇若予上下艸木鳥獸之文而不當引易九
家注云疇者類也乃九疇之疇與誰義迥別且字
亦不同說文田部𠷎字乃訓類疇離祉與九疇皆
當作𠷎口部𠷎字訓誰又白部𦤎字云詞也引虞
書帝曰𦤎咨三字各異田旁著壽乃𠷎字隸變後
人并以代𠷎𦤎二文而三字竝廢王氏尚書後案有說○爾
雅與說文原不盡合說文糸部以賡爲古續字而爾
雅則云賡揚續也嵩字說文所無据國語注知古
通用崇字而爾雅則云嵩崇高也据說文則尚書
疇咨之疇乃白部之𦤎爲語助詞疇若之疇乃口
部之𠷎迴乎不同然史記五帝本紀於疇咨疇若已皆
作誰則爾雅疇字亦難定是口部之𠷎矣特郭注

娛六　四

引易爲證終無當經旨耳許周生云宗彥案說文古文家之學爾雅今文
家之學互有短長不合處極多臧在東云然則
不可輕据說文以改爾雅矣又云鏞堂案周生
說是也許書本古文而兼具今文家學如五經異
誼之古文今文竝載可證也鏞堂向謂爾雅是魯
詩今周生云今文我二人
之言互相印合乃如是
禕美也釋文从示音於宜反元照案說文示部無从
韋之字當从衣音輝東京賦漢帝之德侯其禕而
薛綜注禕美也邵氏正義引文从示誤此漢人用雅訓可爲
周禮禕衣鄭司農以爲畫衣亦美意也陸氏新義
云禕其服之美是陸本不誤廣韵亦無禕字玉篇
示部有之云美皃又歎辭邢疏云歎美辭合兩訓而一之誤元照
案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二云猗字又作禕郭注爾
雅禕謂佳麗輕美之貌係釋訓篇注古以猗爲歎辭猗
亦作禕則訓歎辭者亦當从衣○又案禕與委通
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釋文云諸儒本竝作禕据華
嚴音義所引郭注則郭本亦有作禕者舍人云禕禕心之美引詩禕
禕它它又案毛詩委蛇字韓詩作禕隋漢衞尉衡
方碑禕隋在公用韓詩○又案禕之訓美自舍人
引詩之外餘無所見反復攷之知禕卽徽字詩小雅

娛六　五

角弓君子有徽猷傳曰美也又大雅思齊大姒嗣徽音箋曰美也正用此訓正義不知徽通用故不云釋詁文釋詁徽訓善禕訓美美善義同堯典愼徽五典馬融訓善王肅訓美皆本釋詁文也禮記大傳殊徽號注徽或作禕釋文从衣音許韋反釋器婦人之褘謂之縭釋文云本或作禕又作徽思元賦揚禕錯之袿徽李善章懷兩注皆引釋器皆作徽離騷忽緯繣其難遷馬融廣成頌徽纆霍奕此禕徽通用之徵詎知禕字之必不从示矣臧在東云爾雅今文之學毛詩尙書皆古文也故文異能如此輾轉證明詩書通而爾雅亦通矣九能眞善讀書者徐新田云養原案爾雅乃兼采古今文之說非專用今文也或謂古文興於河閒獻王及魯共王爾雅爲叔孫通所補安得有古文曰當周秦之閒古文之學獨盛於秦荀卿毛詩之祖也而遊秦矣張蒼左氏春秋之祖也而爲秦御史矣通爲博士與蒼同時稍在荀卿後二家之學通豈不聞乎毛公故訓與爾雅合者十之八九此爾雅爲古文之一證也漢書蓺文志云古文讀應爾雅後漢書賈逵傳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此爾雅爲古文之又一證也質之在東以爲然否在東云鏞堂案徐君說是也爾雅一經兼具古今文之學特漢世傳爾雅如李巡樊光輩皆今文家耳

屢疾也元照案公羊莊廿四年傳夫人不僂不可使入何邵公云僂疾也齊人語荀子儒效雖有聖人未能僂指也又賣之未可僂售也楊倞注皆訓疾卽此義

又案屢說文尸部新附字當作婁

篲勤也注未詳釋文云本又作彗同元照案說文彐部彗埽竹也从彐持甡或从竹作篲古文作⿱竹習从習者習有勤義洒埽之事宜勤故从勤訓篲也孫監察云志祖案陸農師新義云篲灑埽之勤邵氏正義云篲當作蒷泰卦初六以其彙釋文云古文彙作蒷鄭注勤也元照案謂與彙通釋木樸枹者謂釋文云舍人本釋彙蒷是謂之異文如邵說則謂篲二字幾無別矣謂篲同訓且從本字可得其義勿勞破讀

訖徽妥懷安桉替戾底厎俗本作廢茲從釋文石經正尼定曷遏止也注云徽未詳元照案徽之訓止於經傳無徵然與妥安同訓其義猶可尋繹得之堯典愼徽史記五帝本紀作愼和是徽有和義也懷安二字亦可訓和國語懷和爲每懷詩傳懷和也徽與懷安可同訓和故亦可同訓止也又廣雅釋詁一尼集息等字皆同訓安尼之訓止已見於此而集息二字與止義亦相近止从示旁則爲祉又有安福之義焉又案釋詁綝與徽同訓善而說文廣雅釋詁三綝又訓止綝徽可同訓

善故又可同訓止也凡故訓之難了者苟能旁通曲證未嘗不可得其解若專泥一字有不能強爲之說者矣或曰徵當作徵亦可備一說見錢先生大昕荅問

嗟咨嗟也元照案說文口部謀事曰咨尚書咨四嶽咨禹類皆謀事之辭非泛爲嗟歎也與此咨字不同此咨字當作嗞說文口部嗞嗟也嗟嗞連文詩唐風子兮子兮傳曰子兮嗟茲也正用雅訓茲卽嗞之省文許周生云殊未然下民其咨作何解又云宗彥案嗟咨又通作嫩訾十二次名取此故

爾雅以爲嫩訾之口營室東壁也孫叔然云嫩訾之歎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如口故因名云訾通於咨猶咨通於嗟茲謂亦作嗞則可謂當作嗞則誤徐新田云養原之意以九能爲是安知下民其咨不本作嗞乎謂嗞通作咨則可謂嗞亦作咨則反以嗞爲假借字殆不可

副審也元照案副當讀逼說文刀部訓副爲判與剖辨等字同訓判又訓分周禮春官大司徒禮記曲禮注竝訓副爲析梁曜北云生民詩不坼不副分析剖判諸義皆與審義相符審之正文爲宷从釆在釆部與宷字别說文釆辨别也从釆取其分別物也說文釋宷字注云然宷取之从釆義亦當同以證此訓甚合注以副長解之取義似迂

矦乃也注未詳元照案詩大雅大明維予矦興箋云天乃與諸侯有德者以矦爲諸侯愚意不若讀予爲我之予從毛傳而訓矦爲乃似安孫監察云志祖案翟晴江爾雅補郭於此條亦引大明詩爲證弁引蕩詩之侯作侯祝元照案蕩箋皆訓維○正義引侯栗侯梅元照案侯栗侯梅侯薪侯蒸箋皆訓維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孔疏亦訓維篇中尚有伊維矦也一訓不可牽合趙雩門云春沂案下云維矦也維與乃訓亦相近廣雅釋言仍再也而魚麗四章五章六章鄭箋俱以又字釋維字與仍再義通則與乃字義亦通矦維乃三字訓皆同

胥皆也元照案詩小雅桑扈君子樂胥又角弓民胥然矣民胥傚矣傳俱訓皆又大雅抑無淪胥以亾又韓奕矦氏燕胥又魯頌有駜于胥樂兮箋俱訓皆正義不引詩而引盤庚不能胥匡以生据書傳訓相與此義異

艾歷覛胥相也注艾歷未詳元照案上云艾歷也又云歷傳也此與上文遞承而下亦取轉相訓也相乃輔相之相郭與艾歷注云長者多更歷於歷傳注云傳近皆未尋繹上下文義而望文爲說者也周頌訪落詩朕未有艾言未有輔相我者卽莫予荓蜂

之意鄭箋訓艾爲數雖亦取雅訓仍失其旨
邶風谷風傳育稚也正義云育得兩訓故釋言爲稚
釋詁爲長豳風鴟鴞傳鬻稚也正義云釋言云鞠
稚也郭璞曰鞠一作毓（邵氏正義以此爲郭氏音義之文）是鬻爲
稚也元照案釋詁育養也方言一作鞠鄭注尚書
盤庚（下）毛詩傳（小雅蓼莪）皆云鞠養也釋言穀鞠生也（蓼莪
民莫不穀箋訓養）毛詩箋（衛風有狐）云育長生也禮記（中庸）注育
生也皆用雅訓鞠育通用義亦相近案說文（七部）育
或作毓其作鬻者假借也廣雅（釋言）毓長也稚也○

又案篇中育艾長也艾育養也亦同此義
釋詁篇首訓始篇末訓終兩端具矣篇內次第亦各
以義類相從釋言篇有一字兼兩義者則寘置一
所基經基設之類是也有字異而義同者則寘置
一所鐲明茅明之類是也有義訓遞嬗而下者寘
置一所速徵徵召之類是也或字義皆異而音同
者寘置一所挾藏浹徹之類是也次序皆有深義
蓋非適然（臧在東云聰明絕世而以虛心涵泳得之古今來讀爾雅者有如此明通否）
而中閒不無小有舛錯者亦非必摩滅失次古人
行文錯綜變化正以見嚴密之中又未嘗拘謹也
釋名釋言語篇其字義必反復相對秩然不紊似
亦深悉此恉顧作意整比無復古人自然之致又
其書訓釋一切皆取聲相近者誠最近古然古人
字義非必槩從聲出釋名一準此例亦時有穿鑿
之病是殆好古而固者也漢儒如許鄭之宏通遠
勝於劉熙矣（臧在東云竟能直攻劉成國之失鏞堂亦以蓄疑每對舍弟言之它人横議釋名未及見到此也　徐新田云養原案釋名自是詁訓之一法非謂古人字義必盡如此也漢儒詁訓類釋名者甚多佚欲輯爲一書以補成國之闕）

古人故訓有一訓而兼兩義者其義或相近或較然
不同祇以字之形聲假借其義更可通貫茲摘釋
言篇以見例如律遹述也釋詁以循訓遹說文以
循訓述鄭氏注周禮（春官典同）云律述氣者也注禮記
（中庸）云律述也其義如此而律遹述三字與聿曰二
字互相通借（邵氏正義詳之）是又皆爲語助詞矣又疾齊
壯也齊壯皆從本讀故注云壯壯士謂速也齊亦
疾此一義也而毛詩傳（思齊）禮記注（內則）皆云齊莊也
詩正義云齊莊釋言文此又一義也又猷圖也釋

詁云圖猷謀也圖爲圖維之義而詩周頌般允猶翕
河箋云猶圖也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是以
爲圖畫又一義也又眕重也左傳隱三年憾而能眕
杜預解爲安重郭云厚重亦本左傳而韓詩大雅雲漢
胡寍疹我以旱云疹重也則爲加重之義又一義
也又戎相也釋文云相如字又息亮反具二音明
兼二義矣又窕閒也郭云窈窕閒隙是讀閒爲去
聲舍人本作誂云誂者躍之閒釋文是讀爲平聲與
郭義異毛詩傳以幽閒訓窈窕此皆用釋言文釋言冥窈也故訓窈
爲幽則爲閒都之義臧在東云攷及此眞細心又一義矣又苛妎
也說文訓妎爲妒故郭云煩苛者多嫉妎又與齘
通方言二齘苛怒也臧在東云案怒亦妒義而禮記內則注云
苛疥也則爲疥癬之疥是又一義也凡若此類以
五經注疏攷之尚難枚舉故訓展轉通貫所謂言
非一端而已循是而求之乃可得故訓之原委後
世義有虛實之分音有動靜之別析之彌煩則失
之彌遠而古人弃訓通訓之法乃曚然不省矣臧在
東云此條甚好　徐新田云養原案此與上一條
俱有功於爾雅推而廣之別成爾雅釋例一書亦

不朽之業須將樊孫諸家訓說參攷乃得其條貫
釋言宣徧也元照案外傳周語中宣所以教施也又教
施而宣則徧又施徧而民阜以證雅訓莫此爲古
詩大雅文王宣昭義問又篤公劉既順迺宣傳又桑柔秉心
宣猶又江漢來旬來宣又周頌雝宣哲維人箋皆訓徧
外傳周語下宣養六氣九德又宣布哲人令德又魯語下宣序民事韋注皆訓徧
侈恃也元照案侈當从土旁說文土部垑恃也从土多
聲乃本此訓今垑字久廢不見於經典
競逐彊也注云皆自勉彊元照案漢儒皆作彊盛解
詩大雅桑柔秉心維競傳云競彊箋云其執心不彊於
善又職競用力箋云競逐也正義云釋言云競逐
彊也俱訓爲強故競得爲逐逐用強力相尚者又
大雅抑周頌烈文無競維人之文兩見抑箋云競彊
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烈文傳云競彊箋云
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又周頌
執競武兩見無競維烈之文執競箋云競彊也能持
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

彊也武箋云無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呂覽求人引抑詩高誘注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郭注不合於古臧在東云郭注似亦得備一義趙雩門云春沂案邢疏引大雅無競維人又云馳逐者亦强梁也知邢意不作勉強解○左宣十二年傳隨武子引無競維烈杜預云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彊之業昭元年傳詩曰無競維人杜云言維得人則國家彊

薆隱也僾㐼也元照案方言六掩蔽薆也郭注云謂薆蔽也引詩薆而不見與此篇薆隱之義相符然

說文艸部無薆字据義則當从竹作篓或从人作僾說文竹部篓蔽不見也人部僾仿佛也引詩僾而不見篓僾兩義相近从竹从艸偏旁小異耳至訓㐼者字當作㤅夊部㤅行皃从夊㤅聲詩如彼遡風亦孔之僾言㐼風而行向前也㤅本憐㤅字經典相承以愛代㤅而㤅之本義晦矣

肇敏也注云肇牽車牛爲證元照案所引未當釋詁訓肇爲始爲謀此又訓敏殆釋詩大雅江漢肇敏戎功之文也詩云肇敏此即訓肇爲敏猶詩云戴弁俅俅爾雅即訓俅爲戴書云謀及乃心爾雅即訓謀爲心詩云振古爾雅即訓振爲古皆釋言文與此一例又釋訓自昀昀田也至穰穰福也十四句皆此例古人故訓展轉通貫是在學者善會晉唐以還義例嚴密而不通貫如茲所舉者亦且不能了然矣臧在東云鏞堂案此說極精眞發前人所未發鏞堂謂兆域也兆本作肇即釋元鳥詩肇域彼四海與九能所言互相印合○又案詩小雅北山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此用孟子我獨賢勞之義而以勞訓賢亦此例也戴氏震毛鄭詩攷正云孟子增成勞字明此詩

之志以勞不得養父母而爲此言非以勞釋賢戴氏此辯似是而未精

猷圖也注云周官曰以猷鬼神示謂圖畫正義云釋詁云圖猷謀也此又申釋之也元照案圖即圖維之圖正義是也然爾雅多有一訓兼兩義者則以爲圖畫未爲不可攷毛詩傳箋用此訓凡六見小雅小旻不我告猶箋白華之子不猶箋大雅板猶之未遠傳抑遠猶辰告箋周頌訪落繼猶判渙箋般允猶翕河箋唯允猶箋翕河箋云猶圖也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郭既以圖爲圖畫當引此詩不當引

周官案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
示之居注云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序官疏云掌
三辰之灋當處置神之位次處置卽圖字之義鄭
固未嘗以爲圖畫也
坎律銓也注云易坎卦主法元照案太元元數云一六
爲水類爲法虞翻易取象坎爲法蒙卦初六發蒙
利用刑人干寶注坎爲法律虞氏傳荀爽學干氏
傳京房學此漢經師緒論郭氏之所本也
坎律銓也樊光注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

媒六　十六

也郭注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元照
案坎爲水水準也準平也皆見說文說文廌部灋刑也平
之如水又水部瀻議辠也从水獻與灋同意瀻俗書从言
灋瀻二文皆从水取義可證明爾雅以銓訓坎之
旨臧在東云此條合之阮宗伯說可證一訓有兩義徐新田云養原案此條與阮宗伯說恐不
能兩全因坎與欥無相通之理也宋德輝云咸熙案此條確極若以坎爲欥之誤字案之古注究
屬未安
窕肆也又窕閒也此一字而兩訓也釋文皆作窕唐
石經於窕肆字从宀作宨左襄廿六年傳楚師輕窕釋文从穴石經从宀

臧在東云宋抄釋文从宀元照案此唐人俗體唐時穴宀手
木示衣等偏旁每多溷淆不足深据說文玉篇宀
部皆無宨字廣韻二十九篠亦但有窕字羣經音辯三穴部窕輕忽
引楚師輕窕如左傳爾雅果有宨字則雖不載於說文
必見於玉篇廣韻矣集韻分窕宨爲二窕徒了切
引說文深肆極也一曰閒也宨土了切引爾雅肆
也類篇七中宀部同其分析乃爲石經所誤說文訓窕爲
深肆極也爾雅訓窕爲肆正相符合安得別有从
宀之宨字乎五經文字宀部亦無孔戶部繼涵五經文字跋据石

媒八　十七

經而疑張參脫漏非也臧在東云詩大明正義日釋言云窕肆也郭璞曰輕窕者好放肆集韻類
篇北宋時書當有所本而顯列爲二字玉篇廣韻則每爲後人竄改此窕字與詩正義合自足爲證
如厤字今本說文脫而詩正義引之玉篇廣韻亦無也
賦量也注云賦稅所以評量元照案外傳魯語下賦里
以入而量其有無郭注得之
郵過也注云道路所經過日知錄廿七云古人郵尤通
用郵是過失之義引詩禮國語漢書家語以爲之
證許周生云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此文作尤楊朱文
選注弔屈原文引舍人注尤怨人也則顧說當矣元照

案尤又通訧詩邶風綠衣俾無訧兮傳訧過也釋文云本或作尤又鄘風載馳許人尤之傳尤過也釋文云本亦作訧又無我有尤箋云無過我也又小雅四月莫知其尤箋尤過也又賓之初筵不知其郵箋郵過正義殆以不合於郭注故不云釋言文

訊言也注云相問訊元照案說文言部訊問也詩大雅皇矣執訊連連箋云訊言問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又小雅采芑執訊獲醜箋云執其可言問周官大祝云言甸人先鄭云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是言問連文

廣雅二釋詁言問也可證爾雅說文兩義具同郭以問訓言得之

釋訓諸諸便便辯也注云皆言辭辯給元照案辯之从言不當从刀說文辡部辯治也从言在辡之閒又刀部辨別也从刀辡聲二字不同諸辯皆从言故以爲訓說文諸辯也便與諞通說文諞便巧言也引論語友諞佞今論語作便佞鄭注便辯也又便便言亦見論語鄉黨便之訓辯義亦屬於言也邵氏正義漫以爲辨別之辨其引證大都取惠氏尚書古義之說竊謂辯治辨別二義雖不甚懸亦可參互然宜先定正訓而後及旁通之義也

怟怟㤜也釋文后經怟从氏近本从氐元照案說文心部怟㤜近本誤㤜也从心氏聲無怟字玉篇怟怟並列怟訓㤜訓敬與雅訓合怟訓悶都替切分別音義較然不同近姜氏兆錫參義翟氏灝補郭反据玉篇欲改怟从氐似不知玉篇別有怟字矣

萌萌在也釋文云郭武耕反施亾朋反字或作蕄元照案玉篇艸部廣韵耕登兩部皆有蕄字或音莫

耕或音武登皆引爾雅邵氏正義謂蕄省作悶引文子其政悶悶以證此訓元照案說文心部悶从心門聲又簡簡存也从心簡省聲讀若簡古限反音義與悶迥異徐新田云養原案簡與悶古音可通邵氏所引文子非其證也說文以存訓簡即本此文後來傳譌从艸誤以爲从艸悶聲故音亦隨之而變遂謂與萌通用而不知其必不可通也玉篇心部亦收簡字云或作蕄又音萌已屬謬無牽合其載簡之別體从萌下心尤非

慅慅勞也邢疏云小雅巷伯云勞心草草毛傳草草勞心也又陳風月出云勞心慅兮草慅音義同元照案慅嬰見荀子（正論）楊注云當爲澡纓澡或讀爲草慎子作草纓也慅草同物於毛詩外又得此證

臯臯琄琄刺素食也釋文於琄刺兩字之間別出鞙贊二字各爲之音此二字於經注皆無施頗以滋惑盧先生釋文攷證云此郭氏爲經琄字作音陸所見郭注必本有此二字故爲作音元照案晉人音義沿漢儒讀若之例多用兩字三字然所用必

成語或方言郎以郭氏爾雅注中之音例之如蹉音兎罝（詁）萵音羽翮蘿音繾綣芛音豬豬（艸）鷂音鄷鄗（魚）鵽音綢繆鴙音饑餉（鳥）鸇音巫覡鼸音漏泄（獸）皆成語也而鞙贊二字既非成語復非方言難以連綴抑且鞙贊同音（廣韻二十七銑部琄鞙贊同紐）既音爲鞙奚庸復贅以贊字乎愚謂鞙乃琄之異文詩（小雅大東）鞙鞙佩璲正从革旁爾雅卽釋此詩也葢舊本以詩之鞙字作旁注而以贊爲音傳譌入正文或以其無義徑行芟去故釋文又云本今無此二字也○又案譴譴譪譪崇讒慝也釋文於慝字下（原本當在慝字上）別出熇字爲之作音又云本今無此字案此亦校者所注之字譌入正文者與鞙贊字一例盧先生曰詩作熇熇郭注必引此而今本缺之元照案郭注自子子孫孫以下皆用韵語意妍妙無緣於此獨引詩爲證也

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釋文云敏舍人本作畒釋云古者姜源履天帝之迹於畎畒之中而生后稷盧先生（文弨）增訂三家詩攷据此增入履帝武畒

一句元照案舍人本敏字未嘗作畒下文拇字乃作畒耳据說文畒本作晦晦亦省爲毋書序異畒同穎史紀（魯世家）作異毋此可證也若如釋文所云則此既曰履帝武畒而以畎畒釋之矣下文敏拇之訓復何謂乎知陸氏於此定屬失檢或係傳譌失其次耳

釋親夫之女弟爲女妹段先生（玉裁）云妹當爲叔女叔見鄭君禮記昏義注彼正義云女叔謂壻之妹元照案夫之兄爲兄公故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弟

爲叔故夫之妹爲女叔也郭注云今謂之女妹是也正釋古今稱謂之殊若經作女妹而復下此注亦贅甚矣

釋宮所以止扉謂之閎釋文云本亦作閣元照案說文門部閣所以止扉者从門各聲與雅訓合當定作閣閣格皆各聲古通用詩小雅斯干約之閣閣鄭氏周禮注攷工匠人引作格格崔靈恩集注本同廣雅釋詁三閣止也止扉之物名之曰閣義類相符名之曰閎於義安取乎郭本誤閎故其注引左傳高其閈閎不知閈閎皆門名上文衖門謂之閎說文閈門也故可云高止扉之物高於何有邵氏正義定經注皆作閣字云高其閈閣今本誤作閈閎左傳釋文云本或作閣是郭氏所据本也元照案彼釋文云閎獲耕反杜云門也爾雅云衖門謂之閎是也爾雅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閎然爾雅本止扉之名或作閣字讀者因改左傳皆作各音据此則左傳本無作閣字者特出讀者所改耳左傳釋文未嘗有本或作閣之語盧先生釋文攷證亦仍邵誤○匡謬正俗四有閈閎一條引爾雅經注皆作閎

釋器瓦豆謂之登釋文云本又作鐙盧氏校栞釋文改登爲登鐙爲鐙又公食大夫禮實于鐙注云瓦豆謂之鐙釋文云于鐙音登瓦豆也盧本亦改爲鐙其攷證云案詩于豆于登不作登據改正元照案說文癶部登上車也从癶豆象登車形籀文作𤼽从収此登陟之登也又豆部𥫗禮器也从収持肉在豆上讀若鐙同此豆登之登也然其字久廢經典相承以登代之釋文於生民詩于豆于登不作音明是登陟之登人所共曉故也釋文之於詩書異同未易枚舉据許書竄改轉失陸氏本眞至金旁加登自來字書所無尤不可改也錢先生云說文云讀若鐙公食大夫禮即有鐙字鄙說說文讀若者皆經典通用字亦一證也段先生云玉裁案詩于豆于登字本作登叚借字也或改爲登最爲惡俗葢比附說文𤼽字爲之而不合篆意登固从豆矣公食大夫禮及禮記皆作鐙登鐙爲古今字說文之𤼽字不見於經頗可疑釋文石經玉篇廣韵皆無登字郭云膏鐙者今之油盞古瓦豆之形也

㪷謂之疀注云皆古鍬鍤字元照案說文升部引爾雅曰㪷謂之疀古田器也又甾部疀古田器也郭云古

鍬鍤古之一字本乎說文而變名爲字者乃本之
鄭氏攷工記輈人注云鰒魚字賈疏云字猶名也
困學紀聞二十云以魚名爲字亦奇語也郭亦好奇故偶效之耳釋文
誤解郭注而以斛爲古鍪字鐎爲古鍤字非也說
文鐎在瓦部鍤在金部義訓各殊豈得以鐎爲古
鍤字乎且皆之一字又何解也孫侍御云志祖案此說疑未必然
璆琳玉也注云璆琳美玉名段先生玉裁云藝文類
聚八十三引璆美玉也案釋文無琳字之音於後釋
地篇璆琳琅玕始音琳爲林可證此文經注兩琳

字爲衍鄭氏禹貢注璆美玉大雅韓奕釋文正義引正用此
訓臧在東云邢疏述郭注云璆卽美玉名知邢本
尙無琳字元照案石經已有之
釋樂大笙謂之巢說文亦同文選注十八引作謂之簧
元照案說文訓簧爲笙中簧非器名然攷毛詩左
執簧王風君子陽陽又竝坐鼓簧傳皆曰簧笙也則爾雅
古本必有作簧者選注所引不可謂誤又案月令
調竽笙篪簧明列爲四
釋天大歲在甲曰閼逢至在癸曰昭陽小題曰歲陽

大歲在寅曰攝提格至唐虞曰載小題曰歲名自
石經以後諸本皆同臧在東云史記索隱歷書云爾
雅釋天云歲陽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
是也歲陰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
支是也歲陽在甲云焉逢謂歲干也歲陰在寅云
攝提格謂歲支也据索隱則小題歲名當作歲陰
元照案歲名乃載歲也以下之小題非誤也歲陰
二字當補於在丑曰赤奮若之下其下文月在甲
曰畢至在癸曰極小題曰月陽者以畢極等名依

十干爲稱非十二月之定名也正月爲陬至十二
月爲涂小題曰月名者以陬如之屬十二月之定
名故曰月名後人殆因月陽之後繼以月名則疑
歲陽之後亦當云歲名習而不察不慮及有脫誤
耳又案歲陰二字石經亦無唐人引攝提格等文
如一切經音義十七六帖四諸書皆曰歲名則其誤
已久邵氏正義於小題歲名下引廣雅以斥索隱
以十干爲歲陽之非殊不可解歲陽歲陰皆爾雅
本支非小司馬所造因爾雅文繁故綜而舉之云

云猶曰大歲在干爲歲陽大歲在支爲歲陰耳未
嘗以十干爲歲陽十二支爲歲陰也何誤之有至
廣雅以甲乙爲幹寅卯爲枝甲剛乙柔丙剛丁柔
其說正與雅訓合○邢疏於歲名小題無釋邵氏
釋之曰別歲在十二辰之名始連歲陰之文而釋
之古本殆不可復矣
𦨶曰彤錢先生大昕云彤字說文肉部無之案舟部
有彤字云船行也从舟彡聲玉篇舟部彤訓祭又
訓舟行足證彤繹字从舟不从肉元照案唐石經

於从舟之字如朝服滕勝之屬皆作月与月月不
同此彤字正从月五經文字亦載於舟部玉篇肉
部亦無彤字与說文同其爲流俗傳譌無疑也江
氏聲尚書今注定作融元照案周頌絲衣箋云周
曰繹商謂之融正義作彤茲据釋文則鄭本作融又思元賦
展洩洩以彤彤左傳作融融江氏得之
釋水九河有鉤般釋文云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
如人股故曰鉤股元照案古盤字皆作般般股形
近漢碑書般字多作股其字易溷易明夷夷于左

股馬融王肅作左般姚信作右槃亦其類也尚書
正義禹貢引李巡云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
也案盤無屈折之形不得云屈折如盤當以釋文
所引爲正錢先生云依李本作股亦通胡蘇疊韵鉤股雙聲未見其必爲盤也禹貢正義所引李巡注或後人依今本爾雅竄易不如陸氏釋文之可信
釋艸萰菟荄蘩菟葵黃菟瓜邛唯舉此又莃菟葵女蘿菟
絲菟奚顆涷諸菟字皆从艸釋文亦不云有作兔
者邛氏光庭兼明書三云艸菜之號多取鳥獸之
名以爲之如葝鼠尾孟狼尾蒬雀弁蘾烏蘋萍馬

帚菼牛蘄蔨鹿藿之類其鼠狼雀烏馬牛鹿等字
皆不從艸兔亦獸名何獨從艸葢後人妄加之元
照案說文艸部兔部皆無菟字五經文字同其云黃兔
瓜也莃兔葵也皆不从艸邛說甚當然菟自是兔
之俗體非因艸名而加艸釋獸釋文云兔字又作
菟可證也邱於此尚未審
瓞瓝釋文云瓝步角反字林作𤬪元照案說文瓜部有
𤬪無瓝云𤬪小瓜也瓞瓝也𤬪从交聲讀蒲角切
大徐疑其非聲案較音覺駮音剝皆交聲也窮館

熇皆从高聲而讀火酷切駁从爻聲而讀北角切雹从包聲而讀蒲角切皆一聲之轉大徐於此致疑非矣徐新田云養原案鼎臣在才老前其時古韵之說未興凡說文注中所疑非聲之字皆疑所不必疑也篇中又有昀九葉之文昀亦非本字當依樊光本作駮見釋文

須葑蓯孫叔然云須一名葑蓯郭云未詳元照案說文艸部葑須從也詩邶風谷風采葑采菲傳云葑須也此須從之省文爾雅須在葑上文誤倒耳邵氏正義謂卽下文須蘋蕪恐未確

茨蒺蔾案當作疾黎說文薺字注作蒺黎然艸部無蒺字乃傳刻之譌說文又云蔾艸也不云疾黎明非一物玉篇云蔾力脂切蒺蔾又云蔾旅題切蒿類分蔾藜爲二無据注云見詩釋文云茨或作薋同元照案鄘風牆有茨小雅楚楚者茨毛鄭以爲蒺蔾皆本雅訓玫茨之本字當从齊爲薺說文薺疾兩徐本皆从艸誤黎也引詩牆有薺禮記王藻趨以采齊注云齊當爲楚薺之薺則知毛詩古云皆不作茨許鄭所据者同也次齊音近故偏旁互通如齋或作粢餈或作饎䭕或作𩜾皆見說文齎或作資儀禮聘禮記問幾月之資注古文資爲齎天官外府財用之幣齎注鄭司農云資元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皆此例也其作老猶蠐之爲蟦釋蟲蟦蠐螬方言土蟦蠐螬謂之蟦皆經師增益之字茨之爲薋增益字也与說文薋字薋非一字說文薋艸多皃然釋文於毛詩爾雅皆不云有作薺者則此字之廢久矣。蒫薺實注云薺子味甘此卽谷風其甘如薺之薺詳邵氏正義不知毛鄭何以不釋孔疏亦不引此以申明之

蕢牛蘈顧千里廣圻云詩小雅我行其野言采其蓫箋蓫牛蘈也正義云蓫牛頹監本毛本作蘈此依宋十行本此釋草無文定本作牛蘈孔所据爾雅與今本同故曰釋草無

文攷毛詩釋文云牛蕢本又作蘈則蕢蘈實係一字卷耳釋文云隤說文作頹此文誤字灼然可知鄭讀爾雅當是蓫牛蘈也頹蘈古今字耳

葭蘆句菼薍句其萌虇句。說文無虇字蘥芛蔒華榮郭氏句讀如此其注云今江東呼蘆筍爲虇然則萑葦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虇元照案說文艸部有蘿字云灌渝从艸夢聲讀若萌夢卽爾雅之萌灌渝卽爾雅之虇蘥許讀爾雅与郭本異郭本夢既爲萌又衍其字乃强分句讀其釋虇字既無確徵釋蘥字

則云猶敷蕍亦華之貌所未聞是其以蕍字下屬非有所据依亦意爲之說耳邵氏正義云藿蕍爲艸之萌生者愚謂夢讀若萌義未必同邵欲牽合兩家之說恐未當也錢先生云說文讀若之字卽經典通用字未可以郭本作萌爲誤爾雅藿蕍卽說文之藿蕍郭乃離而二之此爲誤耳邵說確不可易鄙荅問亦与邵合

菂芰荄根郭注分爲兩節別爲之解其釋芰曰藕紹緒元照案芰爲牛蘄已見於上芻芰之名著於尚書鄭注費誓云芰乾芻說文同若芰之爲菂則未有徵也案方言三荄杜根也東齊曰杜或曰芰說文艸部荄艸根也菂芰也芰艸根也三字義同相承而下合攷兩書知爾雅之芰乃芰之譌菂芰荄根四字爲句轉相爲訓如上文莽蔓華榮之例。釋文云芰字又作蔌廣雅云根也元照案廣雅釋艸檣杜蔌芰荄株根也芰蔌之訓同然說文無蔌字爾雅本作芰形譌爲芰蔌又從芰增加非古字也後見臧氏經義雜記有此說然有微誤釋文攷證載段先生說則与鄙說同

攫槖含注云未詳元照案此文在篇末上云菂芰本作芰今栞正見前荄根下云華荂也華荂榮也以類相從則此非艸名明矣以槖含二字推求其義似指花葉之含苞未發者而言故下卽以華荂之文繼之惜未有確徵耳錢先生云拙著荅問有一條与尊見可參攷

榮而不實者謂之英邵氏正義云郭注山海經引爾雅榮而不實謂之蒈蓋據別本也類篇蒈草名不實元照案西山經嶓冢之山有草黑華而不實名曰蓇蓉注引此文以訓華而不實非訓蓇字也草名蓇蓉豈得專訓蓇而不及蓉乎蓋舊本脫英字下有蓇音骨誤連讀耳据類篇則北宋本已脫英畢氏沅校栞本始補之

釋木樓落釋文石經樓皆从木元照案詩小雅大東無浸穫薪傳穫艾也箋穫落木名也釋文云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从木旁是陸所据爾雅从木故云爾正義云穫落釋木文以文在釋木故爲木名陸以落木名爲句孔以穫落爲句又以木名也爲句覩正義之申明知孔所据从禾不从木鄭不破穫爲樓知鄭讀爾雅亦从禾不从木也鄭以落木名增成雅訓較郭注爲長

欇虎櫐注云今江東呼爲欇句欇音涉元照案欇音

涉乃郭氏之音附見注中者釋文云欇郭音涉是也雪聰書院本及明人吳元恭鄖奎金鍾人傑諸家刻本皆不脫音涉二字而明監本汲古閣本注疏合刻者凡注中之音大半脫落此注音涉二字已刪復疑欇欇連文故獨留欇字攷邢疏原本竝不誤其疏內述注例皆備錄本文今此疏述注固未嘗連欇字也邵氏正義則承監本之譌而不察矣

槭白桵釋文云本或作棱元照案說文木部有桵無棱爾雅文字當依說文栞正如此字依說文則當从妥然竊謂此字實當从委何以言之說文無妥字說文有嫷字臣鉉等曰唐韵作妥非是糸部綏字从糸从妥徐鍇曰當从爪从安省云从妥者誤也案妥讀他果切而白桵之桵則入佳切妥非聲也而說文乃云妥聲誤矣凡从委之字俗皆作从妥如餧作餒捼作挼乃其例也故知說文桵字實棱之譌○古字綏與緌通見鄭氏周禮注天官夏采說文糸部緌綏竝列頗疑綏字爲後人竄入然未敢決姑存此說以俟明者

梢梢櫂今本从木此据釋文注云謂木無枝柯梢櫂長而殺者元照案上云木相磨槸又云棤皵謂樹之相切磨者爲槸謂木皮甲錯者爲皵此云梢櫂謂梢爲櫂耳經文未必有兩梢字也艸木蟲鳥之名多有重文如欇欇木蜻蜻蟲燕燕秩秩泆泆鶨鶨鳥之類皆是斯固無義可尋此則實非其類且究不知以梢梢爲句乎抑以梢櫂爲句乎故疑經文必有一衍惜未有確證唯釋文於經文重字未嘗從略獨此止標一梢字亦閒有止標一字而正文實有重文者或係傳寫譌脫不可執論或可爲鄙說一證也

釋蟲蜚蠦蜰注云蜚即負盤臭蟲杜預解左傳云蜚負蠜也隱元年元照案說文蟲部𧔥臭蟲負蠜也𧔥或作蜚郭杜之解皆用說文後來爾雅注中蜚字譌爲蜰邢氏光庭兼明書云郭以此蟲一名蜚蠦一名蜰以春秋證之則郭解誤也邢所据本已譌作蜰鄭樵爾雅注困學紀聞六引亦誤蜰故其論云爾唯左傳疏所引作蜚邵氏正義据以改正○鍾山札記三云舍人

李巡皆以蜚蠦句蜰句郭注亦與之同或改郭注作蜚即負盤是因邢疏而誤改耳元照案邵氏据春秋疏改注中蜰字作蜚与邢疏無涉而蜰字之誤其證有二中山經次十一瑤碧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雉恒食蜚注云蜚負盤也音翡郭注爾雅不應與注山海經異也此其證一也又攷艸木鳥獸蟲魚之名如藿爲山韭茖爲山蔥則曰藿山韭茖山蔥此一例也薔虞爲蓼鎬侯爲莎則不曰蓼薔虞莎鎬侯而曰薔虞蓼鎬侯莎此又一例也郭於薔

虞鎬侯之屬唯經文有明文者如蟋蟀蛬蝤蠐蝎晨風鸇之類未嘗改讀它如薔虞蓼鎬侯莎說文以薔虞鎬侯爲句蟈馬蜩方言以蟈馬爲句蚑蟥蜥說文以蚑蟥爲句鄭注考工記同說文蚑作蟜攷工記注作發鵹澤虞方言以鵹澤爲句澤作鸅漢儒皆以上二字爲句郭皆改屬下讀則以經典無明文可徵故專輒改之今蜚爲蠦蜰有春秋可證而蜚蠦之爲蜰則於經無徵也舍人李巡之說郭氏安肎違之此雖無山海經注春秋正義之證亦可決注中蜰字之譌矣

螼蚓蜸蚕元照案此非一條當離而二之說文虫部螼螾也螾側行者螾或从引作蚓爾雅以蚓訓螼非以螼蚓爲連文而以蜸蚕訓之也蜸蚕二字不載於說文又不見於他傳記定屬傳譌然其來則已久矣○蚕釋文音他典反玉篇廣韵俱有其字自唐以來蠶之俗體亦作蚕廣韵蠶字注云俗作蚕佩觿序云蚯蚓之蚕爲蠶陸氏新義云蚕老而後眠竟以蠶訓蚕已爲甚繆然猶未改經字至明注疏監本汲古閣本竟改經文爲蜸蠶矣

蟠鼠負釋文云本亦作蝜又作婦亦作⿰虫帚陶注本草云多在鼠坎鼠背負之今作婦字則似乖理元照案說文虫部蟠鼠婦也又鼠部鼶鼠婦也玉篇蟠鼠婦蟲玉篇又有婦字云鼠婦也此後人竄入臧在東云玉篇通書中此類甚多唯九能能分別觀之則作婦爲正婦古作負史記有武負高帝本紀許負絳侯世家皆婦字也如淳漢書注云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師古引列女傳魏曲沃負證之此通用之證也蝜⿰虫帚皆俗字陶氏之說亦非命名本義本草一名負蟠又何解也陸氏据此辯別字體失之俗矣

釋魚鱦小魚釋文云郭音繩顧音孕本或作𩵚同元
照案玉篇于部孕古文作䵶又冂部䵶或孕說文有孕
無䵶䵶字从黽黽魚同類蓋因小魚增益此字後
人以其屬於魚也故又加魚旁鱦𩵚皆俗書也說
文爾雅本不盡同玉篇之䵶其原殆出於雅○廣
韵梗部有鱦字与猛同紐云蛙屬案此卽黽字增加
魚旁与小魚之鱦似同實異均之為俗書也
蜪蚅注云未詳元照案蜪蚅之下卽係以鼁鼀詹諸
鼁鼀釋文石經作鼀鼁今据說文改正辯見下竊疑蚅字衍文蜪當作𧍙

說文虫部有𧍙字云𧍙鼀詹諸以脰鳴者是詹諸一
名𧍙鼀疑爾雅本作𧍙鼀讀鼀鼁句鼀鼁讀詹諸
本篇榮蚖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亦同此句法
明郎奎金鍾人傑刻本皆作蜪蚅未必無本○蜪蚅二字皆見釋蟲曰
蟓蝮蜪曰蚅烏蠋
鼀䵷詹諸元照案說文黽部鼀字注云鼀鼁今本誤作先鼀詹
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鼀鼀其行𠑹𠑹从黽从𠑹𠑹
亦聲或作䵷从酋先酋聲相近又鼁字注云䵷鼁詹諸
也詩曰得此䵷鼁今詩作戚施言其行鼁鼁尙書大傳

禹貢云濟中詹諸鄭氏注詹諸䵷鼁也据盧本据此則
鼀䵷實一字當定作鼀䵷戴氏震毛鄭詩攷正謂
說文誤幷鼀䵷為一殊未審矣戴又云鼀䵷之鼀說文但用𠑹戴蓋
据鼀字注中𠑹鼀所字而不覺其誤也案說文𠑹在中部云菌𠑹地蕈叢生田中从中六聲未嘗以
𠑹為詹諸也○鼀从𠑹聲釋文石經皆从去釋文音起
據反廣韵收入去聲九御部与抾去麮呿胠㞊䜊
等从去之字同紐蓋字誤而音亦隨之誤也鼀讀
如戚故毛詩作戚
螣螣蛇釋文於上螣字音直錦反云字又作朕下音

徒登反云字又作騰又作𧎸俗字竝同石經上字作
螣宋本鄭樵注作螣小異元照案螣从虫朕聲朕本作𦩰說文舟部
隸變作朕或作眹字書未有別螣螣為二字者
石經二字雖作兩形不足深攷也藝文類聚九十六
引爾雅作螣騰蛇此得其正後來傳譌二字皆作
螣釋文異其音而不悉正下螣字之誤已失之疎
盧先生校栞釋文依石經改上螣字為螣亦未為
得也趙雰門云春沂案史記龜策列傳騰蛇之神集解引郭璞曰騰蛇龍屬也知郭本本作騰
矣○又案騰古文作螣見儀禮燕禮注螣螣形近致譌

釋鳥隹其鳺鴀釋文云隹旁或加鳥非也元照案說文鳥部雖祝鳩也从鳥隹聲据樊光注則夫不即祝鳩也作雖爲正又說文隹部隹鳥之短尾總名也此作隹者雖省文耳豈得以雖爲誤乎○又案說文曰雖此曰隹其者長言短言之别如爾雅之鶨說文爲鶨胡桃蟲名鷦說文云鷦鷯鶷名蔦說文云鸕鷀之類皆此例

與鵅鶨注云未詳釋文云與樊孫本作鷽元照案卑居名鷽鵅鶨亦名鷽疑鵅鶨即卑居也如釋艸有澤烏蘾又有澤烏蔆蔆即蘾也釋蟲有蝎蛣蝠又有蝎桑蠹實一物也此篇有鵽鳩寇雉又有寇雉泆泆亦一鳥也前後複見与此正同自石經誤爲車輿字陸氏新義附會其說云輿載也近本盡沿其誤未有知鵅鶨之即卑居者矣玉篇鳥部廣韵清部引皆作鷽

鷽山鵲元照案說文隹部雗鷽也又鳥部鶾鷽山鵲知來事鳥也淮南子氾論乾鵲知來高誘注乾鵲鵲也儀禮大射儀注引淮南作鳱鵲廣雅釋鳥雗作雅誤兼明書引鵲也乾雗皆从倝聲倝干音近鵲鷽音亦近雗鷽之与鳱鵲實一鳥也又案鄭氏禮注周禮天官司裘儀禮大射儀皆云鵠之言較較者直也案詩有覺德行緇衣引之作梏梏覺之通与鵠鷽一例是以爾雅有鷽無鵠也邵氏正義說亦同嫌未詳悉又引淮南有譌字故聊出之○說文鵠字注云鳱鵠也毛詩小雅賓之初筵釋文云鵠鴿也說文云即鵲也据釋文所引者知說文之義亦同今本鳱鵠殆非臧在東云鏞堂案當如詩釋文所引鵠鵲也与爾雅雗鷽山鵲正印合今本作鳱鵠也必係後人竄改正因古人屢言鳱鵠遂据以易許書矣

齧齒艾注云未詳元照案鳥名如竊脂剖葦鋪叔啄木之類皆因其性而爲之名此或有鳥喜齧艾者故以齧艾名之鳥名不著者闕文也齒即齧之下體誤分爲二耳鳥名齧艾猶蟲之名齧桑蠰齧桑見釋蟲臧在東云精極

鴽鴾毋鄭氏注儀禮公食大夫禮作如無毋毛本毋作毋注禮記月令作毋無毛本作鴾毋均不足据元照案牟無一聲之轉而毋字舍人本作無李巡亦音無鄭氏兩注互異皆不誤也禮記正義說之甚詳臧在東云鏞堂案公食大夫注作無

毋者誤倒也當依月令注作毋無牟毋一聲之轉○据說文則鶩當从奴
作鶩与牟毋之音相近
倉庚商庚注云卽鶩黃也又鶩黃楚雀注云卽倉庚
也又倉庚鶩黃也注云其色鶩黑而黃因以名云
元照案說文隹部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从隹离聲
䨤䨤黃也从隹黎聲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
据說文則倉庚楚雀實是二鳥然自來說者皆以
爲一鳥而異名故釋文一例作鶩遂無分別又案
高誘注呂覽仲春紀淮南時則皆曰爾雅曰商庚黎黃
楚雀也是漢儒此訓亦不盡与許同○五經文字
隹部䨤䨤黃也爾雅作鵹又火部黧黑也見爾雅元照
案石經於鶩黃楚雀作鶩倉庚鶩黃作黧較釋文
爲得之
釋獸甝白虎釋文云甝字林下甘反又亾狄反元照
案說文虎部甝白虎也从虎昝省聲讀若鼏則亾狄
反自是正音字林譌而爲甝故音下甘反从甘聲
也从甘不得讀亾狄反矣釋文載其音而不詳攷
其字體疎矣說文繫傳云甝今人皆音酣唯隋曹

憲作廣雅音云音覓錢先生云依字林音則當从甘依又一音則當从日䒕氏
兼收兩音而不辨其文之異又如左傳文十一年
錫宂哀十二年弋錫釋文竝音羊又星歷反上音
當从易下音當从易陸
亦不能辨也此類頗多
貍子隸釋文云眾家作肆又作隸隸卽肆之正體舍人本作
隸又肆修豪釋文云本又作隸亦作肆元照案此
數字展轉通借知其實一字也攷說文豸部無隸
肆二文玉篇廣韵有隸無肆唯希部云希脩豪獸玉篇云希
貍子也脩豪獸也則此二文竝皆作希其作隸者
假借字也說文長部肆或从髟作鬃案說文之訓髟
云長髮猋猋也鬃卽肆字从髟与脩豪之義尤合
此假借之最近古者玉篇本不盡從說文又爲孫强重定今本弁非孫本卽如
希字下既云貍子也脩豪獸也而又以貍字訓隸書中兩岐如此類甚多○希部有𢑚
字从二希堯典肆類于上帝孔辟古文作𢑚見說
文
猰貐類貙釋文云猰字亦作猰或作窫元照案說文
豸犬穴三部皆無从契之字此當从人作偰偰之
古文爲禼見米部竊字注高辛之字名偰見說文而史記
司馬相如傳漢書古今人表皆作禼說文禸部云禼蟲也从禸

象形讀與㑭同古文作㒸据此則當作㑭貐無疑
其訓㒸曰蟲者古人之謂獸為蟲也淮南覽冥狡蟲
死高誘注蟲狩也狩古通獸可證豸部貐字注中㑭字
繫傳本作貀大徐本作㺱皆係傳譌犬部新附有
㺱字徐新田云養原案稷㑭之㑭可作㒸㒸貐之㒸可作㑭是㑭㒸同字非直假借而已故曰㒸古文㑭又曰㒸讀與㑭同
釋畜小領盜驪郭注引穆天子傳而不釋盜字之義
葢不可得而詳矣說文繫傳訓盜為淺馬部驪下其說
無徵揣徐意因郭氏曾訓竊為淺竊盜一類字可
以移用不知竊之訓淺義存乎聲此漢儒之舊詁
郭亦本之說文也盜之与淺更無關合元照初校
繫傳曾辨其說之非臧在東云繫傳本說文勝於鼎臣本若小徐所自言殆一無足取者其引書亦不足準也繼見邵氏正義引史記索隱秦本紀
所引劉伯莊音義則与徐說同似徐說本之於劉
又以毛晉單刻本索隱校之則曰劉氏音義云盜
驪騧驪也騧淺黃色入駿既因色得名騧驪為得
之也其文与邵所引異邵所据葢明刻三家本毛
刻出單行宋本當得其真然就使邵所引者不誤

盜之訓淺終不可憑郭氏不為之說闕疑可也○
荀子性惡纖離綠耳古之良馬楊倞注纖離即列子
盜驪也元照案纖小義同離驪音近
四蹢皆白首初學紀廿九藝文類聚九十三引及石經皆
作首釋文無音知亦作首元照舊藏雪牕書院校
栞本作騚邵氏正義定作前云案玉篇云騚四蹄
白廣韵云騚四蹄皆白也是爾雅舊本作前後人
增加馬旁又因形涉誤為首也徐新田養原云初
學記藝文類聚皆唐初之書玉篇廣韵則宋初重
定殆未可援此以改字也攷此文之下即繼以前
足皆白騱或誤以前字屬上句併譌為騚耳夫騚
字既非說文所有若作前則与首同類安見前之
是而首之非乎
釋草有蔜蕿藸釋木又見釋蟲有密肌繫英釋鳥又
見郭注皆疑其重出元照案艸木蟲鳥之同名者
多矣莪蘿艸也蛾羅蟲也蟲之螒鳥之鶾皆名天
雞皆見爾雅茮茖馬舄艸木同名艸見爾雅木見逸周書說文皆此
類也又如艸名果臝釋艸蟲亦名果臝釋蟲見毛詩又鳥亦

2032328
8
Z121.5
15

名果贏廣雅艸名蘆肥蟲亦名盧蜰艸名蚍虾蟲亦名蚍蜉艸名天蘥鳥亦名天鸙艸名蒺藜蟲亦名蒺藜木名時獸亦名時槐爲守宮榮原亦名守宮皆見爾雅蠮螉名蒲盧中庸蜄蛤亦名蒲盧國語夏小正廣雅蟲名精列攷工記注鳥亦名精列說文廣雅鳥名鶺鷉說文馬亦名肅爽左傳艸名射干荀子大戴廣雅獸亦名射干子虛賦又如牛之黑脣者白馬之黑脣者皆名犉釋畜白馬黑脣駩孫本作犉見釋文雉羊雞之絕有力者皆名奮兔牛絕有力者皆名欣亦此類也不得疑其重出○正義云釋文引舍人本莖著作抵都樊光本著作層是舍人樊光俱不以爲重出之名

21101000483742